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〇册目次

杜工部集二十卷年譜一卷諸家詩話一卷唱酬題詠附錄一卷附錄一卷

〔唐〕杜甫撰　〔清〕錢謙益箋註

清康熙六年季振宜刻本

草堂詩箋元本序

余爲讀杜箋應盧德水之請也孟陽曰何不遂及其全於是取僞注之紕繆舊注之踳駁者痛加繩削文句字義間有詮釋藏諸篋衍用備遺忘而已吳江朱長孺若學強記冥搜有年請爲余摭遺決滯補其未逮余欣然舉元本畀之長孺力任不疑再三削稾余定其名曰朱氏補注舉陸務觀注詩誠難之語以爲之序而并及天西采玉門求七洲二條以道吾所以不敢輕言注杜之意今年長孺以定本見眎亟請鋟梓仍以椎輪歸功於余余蹵然不敢當爲避所者久之蓋注杜之難不但如務觀所云也今人注書動云

吾效李善善注文選如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缾瀉水今人餖飣拾取僅足當九牛一毛乎顏之推言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何況注詩何況注杜少陵間代英靈目空終古佔畢儒生眼如針孔尋撦字句割剝章段鑽研不出故紙拈放皆成死句旨趣滯膠文義違反呂向謂善注未能析理增改舊文唐人眨所比於虎狗鳳雞竄可用陶復蹈斯轍樊晃小集出於亡逸之餘初無次第秦中獨抱約略排纘有識者聊可見其爲事之早晚才力之壯老今師魯訾黃鶴之故智鉤稽年月穿穴瑣碎必盡改樊吳之舊而後已鼯鼠之食牛角也其觸愈專其入愈深

其窮而無所出也滋甚此亦魯訾之旨喻也余既不敢居注杜之名而又不欲重拂長孺之意老歸空門擯棄世間文字何獨於此書護前覆後顧視而不舍然長孺心力專勤經營慘淡令其久錮不傳必將有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則莫如聽其流布而余爲馮軾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孫遵王謀諸同人曰草堂箋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廟洗兵馬入朝諸將諸箋鑿開鴻蒙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昭揭萬世而今珠沉玉錮晦昧於行墨之中惜也致舊注以正年譜倣蘇注以立詩譜地里姓氏訂譌斥僞皆吾夫子獨力刱始而今不復知出於誰手儻也句字

詮釋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闕者可思若夫類書譾語掇拾補綴吹花已萎嚼飯不甘雖多亦奚以爲今取箋注元本孤行於世以稱塞學士大夫之望其有能補者續者則聽客之所爲道可兩行羅取衆目瑜則相資類無相及庶幾不失讀杜之初指而亦吾黨小子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非子之道人之論也因狥遵王之請而重爲之序以申道余始終不敢注杜之意虞山蒙叟錢謙益謹書

序

丙午冬予渡江訪虞山劒門諸勝得識遵王遵王錢牧齋先生老孫子也入其門庭見几閣壁架間縹緗粲然茶碗酒盞無非墨香知其爲人讀書而外顧無足好者一日指杜詩數帙泣謂予曰此我牧翁箋註杜詩也年四五十即隨筆記錄極年八十書始成得疾著牀我朝夕守之中少間輒轉喉作聲曰杜詩某章某句尚有疑義口占析之以屬我我執筆登焉成書而後又千百條臨屬纊目張老淚猶濕我撫而拭之曰而之志有未終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諒之而何恨而然後瞑目受含牧翁闔世者於今三年門生故舊無有過而問其書者予讀其書部居州次都非人間所讀本而筆陣縱横甲乙牽連目眯志荒不可辨别遵王裒衮誦之若數一二蓋牧齋先生投老晨夕棐几與閤後堂筦絃老門生則馮子定遠陸子敕先而其家族子孫雖冠帶得得其與之共讀書者則惟遵王一人以是牧齋先生所讀書遵王實能讀之凡箋註中未及記錄特標之曰具出其書其書往往非人間所有又獨遵王有之遵王藏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擿之而出以補箋註之所未具裝令幅縢眉目井然譬彼船釘秤星移換不得而後牧齋先生之書成而後杜詩之精神愈出人但知其能一弓而不知其成之者三年人但知其能三賦而不知其成之者十年後生輕薄喜謗先輩偶得一闕乃敢秉筆塗抹攻竄參臆退私號召於人曰我註杜詩矣是猶未能坐而學肄說未能立而學奔趨豈欲狂躁中風者之語亦不讀書而已矣嗟乎牧齋先生仕宦垂五十年生平精力搆古書百萬卷作樓登而藏之名曰絳雲一旦兆戒於火皆爲祝融取去挾劒拏闘文武之道頓盡而杜詩箋註巍然獨存於焦頭爛額之餘杜曲浣花拂水紅豆千載而下精氣相感黙相呵護有如是乎丁未夏予延遵王詣江南最剛刻曰長志若遵王又矻矻終月而後託梓人以傳焉噫斯幸矣牧翁著述自少至老連屋疊床使非遵王篤信而死守之其湮沒不可料理縱免絳雲樓之一炬亦將在白雞楔床之辰也謀於予則獲遵王眞不負牧翁幽冥之中者哉

康熙六年仲夏泰興季振宜序

諸家詩話

宋人方惟道兄弟纂錄唐宋以來評杜詩者號曰諸家老杜詩評蔡夢弼草堂詩話一卷悉[illegible]韻語陽秋之類尤爲猥雜今删補而存之

唐書一事

文宗紀鄭注言秦中有火宜興工以厭之乃浚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爲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升平故事故爲樓殿以壯之太和九年十月內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仇士良以百戲于銀臺門迎之

唐本事詩二事

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已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于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唐詩言作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illegible]）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illegible]）白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疏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劉禹錫嘉話三事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嘗訝杜員外巨顙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

茱萸二字經三詩人皆已道亦有能否焉杜公言更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稱插茱萸少一人朱倣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公爲最優也

禹錫嘗言白樂天若好余秋水詠曰東屯滄海闊南瀼洞庭寬又石頭城下作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自知不及韋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又杜少陵過洞庭詩落句曰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鄙夫之言有媿杜公也（雲溪）

（[illegible]議中山公評劉友曰嘗過洞庭數爲一篇惟杜員外落句云云鄙夫之言有媿于杜公也）

歐陽文忠公詩話一事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西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

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莫能到也

王荆公鍾山語錄一事

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即小兒語也無人覺來往疎懶與何長下得覺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也

司馬溫公迂叟詩話一事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為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明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

古今詩話一事

章聖問侍臣唐時酒每斗價幾何丁晉公奏曰唐時酒每斗三百文舉杜詩以證章聖大喜曰杜甫詩自可為一代之史也

東坡三事

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東坡王定國詩集序曰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于禮義以為賢于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蔡約之西清詩話一事

詩之聲律至唐始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而造語工夫各有微妙何遜入西塞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江邊小閣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雖因舊而益妍類獺髓補痕也

秦淮海進論一事

淮海秦少遊進論曰杜子美之于詩實積衆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

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所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與

王彥輔塵史一事

杜審言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雨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益有家法矣

葉夢得二事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至若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抛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吐吞山水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

詩話二事

隱居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夭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裾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婉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官軍何與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託無狀不足道也

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炟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葛常之一事

韻語陽秋曰老杜當干戈騷屑之際間關秦隴負薪拾梠餔餔不給困躓極矣自至蜀依裴冕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于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言其時也雨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榿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于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而爲詩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爲詩曰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貧窶之

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常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毋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爲節度叅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唐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

草堂者終始秖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

注杜詩畧例

呂汲公大防作杜詩年譜以譜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畧見其爲文之時得以攷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約畧言之耳後之爲年譜者紀年繫事互相排纘梁權道黃鶴魯訔之徒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其無可援據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爲之說其亦近于愚矣今據吳若本識其大畧某卷爲天寶未亂作某卷爲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亂失次者畧爲詮訂而諸家曲說一切削去

于[illegible]皆天寶以後之作而編詩者繫某詩某詩于開元仍年譜之謬也子美與高李游梁宋齊魯在天寶初太白放還之後而譜繫于開元二十五年故諸家因之耳舊史載高適代崔光遠爲成都尹譜以爲攝也遂大書于上元二年曰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適攝成都唐制節度使闕以行軍司馬攝知軍府事未聞以刺史也元微之墓誌載嗣子宗武譜以宗文爲早世也遂大書于大曆四年曰又復回潭州宗文夭按樊晃小集叙子美歿後宗文尚漂寓江陵也若此之類則愚而近于妄矣

杜詩昔號千家注雖不可盡見亦畧具于諸本中大抵蕪穢舛陋如出一轍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趙次公以箋釋文句爲事邊幅單窘少所發明其失也短蔡夢弼以捃摭子傳爲博泛濫蹖駁昧於持擇其失也雜黃鶴以攷訂史鑑爲功支離割剝罔識指要其失也愚余于三家截長補短畧存什一而已

注家錯繆不可悉數畧舉數端以資隅反

一曰僞託古人世所傳僞蘇注即宋人東坡事實朱文公云閩中鄭昂僞爲之也宋人注太白詩即引僞杜注以注李而類書多誤引爲故實如贈李白詩何當拾瑤草注載東方朔與友人書元人編眞仙通鑑近時人編尺牘書記並載入矣洪容齋謂疑誤後生者此也又注家所引唐史拾遺唐無此書亦出諸人僞撰

一曰僞造故事本無是事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傅以前人之事如僞蘇注碧山學士之爲張褒一錢看囊之爲阮孚昏黑上頭之爲常琮是也蜀人師古注尤可恨王翰卜鄰則造杜華母命華與翰卜鄰之事焦遂五斗則造焦遂口吃醉後雄譚之事流俗互相引據疑誤弘多

一曰傅會前史注家引用前史眞僞雜互如王羲之未嘗守永嘉而曰庭列五馬向秀在朝本不任職而曰繼杜預鎮荆此類如盲人瞽說不知何所自來而注家尤傳之

一曰僞撰人名有本無其名而僞撰以實之者如衞
八處士之爲衞賓惠荀之爲惠昭荀珏向卿之爲向
詢是也有本非其人妄引以當之者如韋使君之爲
韋宙馬將軍之爲馬璘顧文學之爲顧況蕭丞相之
爲蕭華巳公之爲齊巳是也至前年渝州殺刺史一
首注家妄撰渝遂刺史及叛賊之名而覃復證杜讖
得遂繫之于譜尤爲可笑

一曰改竄古書有引用古文而添改者如慕容寶樗
蒱得盧添袒跣大叫四字赭白馬賦用品藻馳騰爲
句而魏都賦觴以縹青一醉累月斷裂上下文以就
蜀酒一句也有引用古詩而竄易者如庾信蒲城桑
葉落改爲蒲城桑落酒陸機佳人眇天末改爲凉風
起天末是也此類文義違反大誤後學然而爲之者
亦愚且陋矣

一曰顚倒事實有以前事爲後事者如白絲行以爲
刺竇貞蕭京兆以爲哀蕭至忠是也有以後事爲前
事者如悲青坂而以爲鄴城之役雍王節制而以爲
朱滔李懷仙之屬是也

一曰强釋文義如掖垣竹埤梧十尋解之曰垣之竹
埤之梧長皆十尋有是句法乎如九重春色醉仙桃
解之曰入朝飲酒其色如春有此文理乎此類皆足
以疑誤末學削之不可勝削也

一曰錯亂地理如注龍門則旁引禹貢之龍門不辨
其在洛陽也注土門杏園則渠縣長安之土門杏園
不辨其在河南也注馬邑則渠縣雁門之馬邑不辨
其在成州也諸家惟黃鶴頗知援據惜其不曉決擇
耳

宋人解杜詩一字一句皆有比託若僞蘇注之解屋
上三重茅師古之解筍根稚子尤爲可笑者也黃魯
直解春日憶李白詩曰庾信止于清新鮑照止于俊
逸二家不能互兼所長渭北地寒故樹有花少實江
東水鄉多蜃氣故雲色駁雜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
此耳洪駒父詩話一老書生注杜詩云儒冠上服本
乎天者親上以譬君子紈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以
譬小人魯直之論何以異于此乎而老書生獨以見
笑何哉

宋人之宗黃魯直元人及近時之宗劉辰翁皆奉爲
律令莫敢異議余嘗爲之說曰自宋以來學杜詩者
莫不善于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于劉辰翁魯直
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
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奡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
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
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儁冷
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

之學杜者生吞活剝以撏撦爲家當此魯直之隔日瘧也其黠者又反脣于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鈎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横者并集矢于杜陵矣余之注杜實深有慨焉而未能盡發也其大意則見于此

杜集之傳于世者惟吳若本最爲近古他本不及也題下及行間細字諸本所謂公自注者多在焉而別注亦錯出其間余稍以意爲區別其類於自者用朱字別注則用白字從本草之例若其字句異同則一以吳本爲主閒用他本參伍焉

宋人詞話以獨人將進酒爲少陵作者蔡夢弼詩注載王維畫子美騎驢醉圖并子美斷句詩至于鄭虔愈瘧之説文宗斧臂之戲李觀貴士之辨韓愈擬遺之詩皆委巷小人流傳之語君子所不道也飯顆山頭一詩雖出于孟棨本事而以謂譏其拘束非通人之譚也吾亦無取焉

唱酬題詠附錄

登慈恩寺塔　　高　適

香界泯羣有浮圖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拂欣大壯言是羽翼生迥出虛空上頓疑身世別乃覺形神王宮闕皆戸前山河盡簷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盛時慚阮步末宦知周防輸效獨無因斯焉可遊放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李　白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一作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沙丘城下寄杜甫　　李　白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雜言寄杜拾遺　　任　華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何嘗一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爲勢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波似鼓蕩華嶽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箇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郎官叢裏作狂歌丞相閤中嘗醉臥前年皇帝歸長安承恩闊步

青雲端積翠屜游花匼匝披香寫直月團欒英才特
達承天眷公卿無不相欽羨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
安仁却爲椽如今避地錦城隅幕下英寮每日相就
提玉壺半酣起舞拂髭鬚乍低乍昂旁若無古人觀
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之乎而我不飛不鳴亦
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已亦曾讀却無限書拙詩一句
兩句在人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不能崎嶇倚朝市
且當事耕稼豈得便徒爾南陽葛亮爲朋友東山謝
安作鄰里閑常把琴弄悶卽携尊起躑躅二月三月
時花發千山萬山裏此中幽賞無人知火急將書憑
驛吏爲報杜拾遺

使南海道長沙　　侍御史唐　扶

道林岳麓仲與昆卓犖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雪二千
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淸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
帆掀卽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繁從客一衲
分若有蕭瑟兩岸吾能兒逢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
像心加尊稍揖焚香頗濃淚試與屈賈招淸魂荒唐
大樹悉楠桂細碎小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
女來懸千尺幡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暾
遲回雖得上白舫羈紲不敢言緣尊兩祠物色採拾
盡壁間杜甫原少恩晚來光彩更騰射筆鋒正健如
可吞

侯鯖錄云長沙道林嶽麓寺老杜所賦詩者沈傳師有詩押見于此此序云奉酬唐侍御姚員外道林寺題示姚員外詩不復見之今得唐侍御詩題云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

和　　湖南觀察使沈傳師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唐書沈傳師傳穆宗時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闕承旨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擢拜出爲湖南觀察使）爲
聞楚國富山水靑嶂邐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眷舊
謙抱自忘尊官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携手遊山
樊忽驚列岫晚來碧積雪洗盡烟嵐昏碧波迴嶼三
山轉丹檻遶郭千艘屯華鐮麗颿綺沙步大旆綵錯
輝松門樛枝競鶩龍蛇勢折節不沒風霆痕相重古
殿倚巖腹別引新徑縈雲根目傷平楚虞帝魂情多
思遠聊開尊危絃細管逐歌颭畫鼓繡靴隨節翻鏘
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予絶倒久不和
忍復感激論元元

道林　　崔　珏

臨湘之濱岳之麓西有松寺東岸無松風十里擺不
斷竹泉瀉入千僧廚宏梁大棟何足貴山寺難有山
泉俱四時惟夏不敢入燭龍安敢停斯須遠公池上
種何物碧羅扇底紅鱗魚香閣朝鳴大法鼓天宮夜
轉三乘書野花市井栽不著山雞飲啄聲相呼金檻
僧迴步步影石盆水濺聯聯珠北臨高處日正午舉
手欲摸黃金烏遙江大船小于葉遠林雜樹齊如蔬

潭州城郭在何處東邊一片青模糊長卿之問久寞
寞五言七言夸規模我吟杜詩清入骨灌頂何必須
醍醐

岳麓道林　　韋蟾

石門道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萬壑
間長廊詰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
經馬暖日斜明螮蝀深濕烟散鸂鶒鴛鴦北方部落
檀香塑西國文書貝葉寫坡欄逆竹醉好題窄路垂
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鬬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謂沈傳師裴休之書宋之問杜甫之詩也）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
離擾擾徒勸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illegible]同
入東林白蓮社

杜甫同谷茅茨（唐咸通十四載作）　　趙鴻

工部棲遲後鄰家大半無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
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什空勸舊山隅（萬丈潭在子美宅西鴻又刻萬丈潭詩）

栗亭　　趙鴻

杜甫栗亭詩詩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題紀今何有（趙鴻刻石同谷曰工部題栗亭十韻不復見蓋鴻時已逸公詩矣）

讀杜詩　　杜牧

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
髓無人解合續弦膠

耒陽　　羅隱

楚水悠悠浸耒亭楚南天地兩無情忍教孫武重泉
下不見詩人說用兵

耒陽杜工部祠堂　　徐介

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
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頹垣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
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
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
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
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
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
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裴說一首

騷人久不出安得國風清擬掬孤墳破重教大雅生
皇天高莫問白酒恨難平悒怏寒江上誰人知此情

孟賓于一首

南遊何感思更甚葉繽紛一夜耒江雨百年工部文

青山當日見白酒至今聞惟有爲詩者經過時吊君

杜工部集附錄

誌傳集序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元稹 江陵士曹時作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横槊賦詩其遒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于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

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予嘗欲條

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耳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荊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昔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陽之山前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舊書文苑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當在開元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新書云天寶十三載獻三賦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遺（新書云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按集自京竄至鳳翔當從新書）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新書云甫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然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新書云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新書云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黃門侍郎鄭國公嚴

武鎭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新書云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新書云武外若不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 [illegible]）甫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鎭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適自蜀入朝在嚴武鎭之前 [illegible]）

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illegible]）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曆五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陽時年五十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頭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特病懶未就耳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

十卷（新書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于文章愼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杜工部小集序

潤州刺史樊晃

工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至德初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年矣黃門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爲幕賓白首爲郎待之客禮屬契闊湮阨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漢之南常蓄東游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爲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君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類分爲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贈杜工部詩集序

孫僅

敘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靈于偉傑之人以涣發焉故文者天地眞粹之氣也所以君五常母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隅表乾裏坤深入隱奧非夫腹五常精心萬象靈神合冥會則未始得之矣夫文各一而所以用之三謀勇正之謂也謀以始意勇以作氣正以全道苟意亂思率則謀

沮矣氣萎體瘵則勇喪矣言葝辭蕪則正衰矣是三者迭相羽翼以濟乎用也備則氣淳而長剝則氣散而涸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也後之學者瞥寶鑿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是日誕月艷蕩而莫返曹劉應楊之徒唱之沈謝徐庾之徒和之爭柔鬬葩聯組擅繡萬鈞之重爍爲錙銖眞粹之氣殆將滅矣洎夫子之爲也剔陳梁亂齊宋抉晉魏瀦其淫波遏其煩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其夐邈高聳則若鑿太虛而嗷萬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峻整則若儼鈎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

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眞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爀世烜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於戲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顛沛寇□汩沒蠻□者屯于時耶戾于命耶將天嗇厥代末使斯文大振耶雖道振當世而澤化後人斯不朽矣因覽公集輒洩其憤以書之

王内翰序

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王洙撰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中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飢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負薪採梠餔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荊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

都自閬州挈家往依焉(子美自閬還成都武再鎮蜀時也原叔序誤)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柏貞節舉兵攻旰蜀中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子美避徐知道亂入梓州崔旰亂後自雲安適夔不復還成都矣原叔此序誤)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居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荊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録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爲踳駁(傳云試授京兆府兵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詩注云初授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胄曹傳云甫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所詩注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

逆東蜀依高適旣至而適卒据適自東川入朝拜右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舊云甫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遊湘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詩至多傳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詩及別題大曆年者數篇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敘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一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爲二卷合二十卷蓋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副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王原叔記

元好問□集云□師厭夫詩說云王原叔初不注杜詩予謂其孫彥輔彥輔不□詩非其大父注蓋彥輔不學見流俗皆讀僞注因而疑有可歎可歎今日見吳彥高東山集云元祐間秘閣校對黃本鄧忠臣字慎思余媿氏媿之夫今世所注杜詩乃惰思平生究竭心力而爲之名鐵板家標題遂以託名王原叔近歲得浙本杜詩見原叔之孫祖寧所爲前有序引備言其大父未嘗注杜詩兼夫彥高語可信故併記于此

後記　　王琪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掠句語迨所用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少數十句藏去矜大復自以爲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蓄先唐舊集及采秘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于記于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衆莫之遏也非原叔多得其眞爲害大矣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韈之句所謂轉石于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于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咸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于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瑑丁君脩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諸集聚于郡齋而參攷之三日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于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于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于世止作記于後余竊慕焉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槩舉以附卷終原叔之文今遷于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

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　　胡宗愈

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牴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攷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之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爲參謀武卒蜀又亂

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于耒陽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于石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凉略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于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守于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于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攷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杜工部集後記　吳若

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板也初教授劉亘常今當兵火瓦礫之餘便欲刻印文籍得府帥端明李公行其言繼而樞密趙公不廢其說未幾趙公移帥江西常今亦以病丐罷帥府倅吳公才德充察推王闓伯言嗣成之德充伯言爲求工外邑付學正張巽學錄李鼎要以必成踰半年教授錢詡朋者朋來乃克成焉葢方督府宣司鼎來百工夯走趨命不暇刀板在手奪去者屢矣一集之微更歲歷十餘君子始就嗚呼儒業之難與如此常今初得李端明本以爲善又得撫屬姚寬令威所傳故吏部鮑欽止本校足之末得若本以爲無假焉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刊及一作者黄魯直晁以道諸本也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不爲異饌所移者故世之出異意爲異說以亂杜詩之真者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爲異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此學者之所望也紹興三年六月荆溪吳若季海書

杜工部集目錄

病橘　枯椶
枯柟　丈人山
百憂集行　戲作花卿歌
入奏行　柟樹爲風雨所拔嘆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大雨
溪漲　戲贈友二首
遭田父泥飲美中丞　喜雨
漁陽　黃河二首
天邊行　大麥行
苦戰行　去秋行
述古三首

卷之五　古詩五十六首
觀打魚歌　又觀打魚
越王樓歌　海棕行
姜楚公畫角鷹歌　相從歌贈嚴二別駕
光祿坂行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陳拾遺故宅　謁文公上方
奉贈射洪李四丈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過郭代公故宅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
泛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短歌行送祁錄事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
字　山寺
椶拂子　桃竹杖引
寄題江外草堂　觀曹將軍畫馬圖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丹青引

閬州東樓筵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嚴氏溪放歌行　南池
發閬中　寄韓諫議
憶昔二首　冬狩行
自平　釋悶
贈別賀蘭銛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閬山歌　閬水歌
三絕句　草堂
四松　水檻
破船　營屋

卷之八　古詩四十五首

卷之十二　近體詩一百二十八首

卷之十五　近體詩一百四十三首

卷之十六　近體詩九十七首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春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江陵望幸　　江邊星月二首
舟月對驛近寺　　舟中
遣悶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
又作此奉衛王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
江南逢李龜年　　官亭夕坐戲簡顏少府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三十韻

哭李尚書之芳　　重題
獨坐　　暮歸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公安送韋二少府　　贈虞十五司馬
公安縣懷古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入蜀余下沔鄂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卷之十八　　近體詩六十一首

曉發公安　　泊岳陽城下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登岳陽樓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過南岳入洞庭湖　　宿青草湖
宿白沙驛　　湘夫人祠
祠南夕望　　登白馬潭
歸雁　　野望
入喬口　　銅官渚守風
北風　　雙楓浦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郎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韋迢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千秋節有感二首
酬韋韶州見寄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參軍
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長沙送李十一
重送劉十弟判官　　奉贈盧五丈參謀
登舟將適漢陽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送盧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韻
哭李常侍嶧二首　　哭韋大夫之晉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對雪　樓上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呈湖南親友
奉贈蕭二十使君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送魏司直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燕子來舟中作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
歸鴈二首　小寒食舟中作
清明二首　發潭州

迴棹　贈韋七贊善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酬郭十五判官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附錄
他集互見四首
哭長孫侍御　虢國夫人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杜鵑行
吳若本逸詩七首
聞惠二過東溪　舟泛洞庭

李鹽鐵　長吟
絕句三首
草堂詩箋逸詩拾遺
瞿唐懷古　送司馬入京
惜別行送劉僕射　呀鶻行
狂歌行贈四兄
右五篇蘇州太守裴煜如晦所收
逃難　寄高適
送靈州李判官　與嚴二郎奉禮別
巴西驛亭觀江漲二首　遣憂
早花　巴山

收京　巴西聞收京闕
花底　柳邊
送竇九歸成都　贈南部聞袁判官
奉使崔都水翁下峽　題鄭縣郭明府茅屋壁
遣悶戲呈路曹長　隨章留後新亭送諸君
東津送韋諷　客舊館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　愁坐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去蜀
放船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右二十七篇朝奉大夫員安宇所收
送王侍御往東川　惠義寺送王少尹

右二篇見王原叔本
避地
右一篇見趙次翁本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又送
右二篇見卞圜本
卷之十九　表賦記說贊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　朝獻太淸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進封西嶽賦表　封西嶽賦
進鵰賦表　鵰賦
天狗賦　唐興縣客館記

說旱　畫馬贊
雜述　秋述
東西兩川說
卷之二十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
文
祭故相國淸河房公文
為遺補薦岑參狀
奉謝口勑放三司推問狀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為夔州柏都督謝上表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祭遠祖當陽君文
祭外祖祖母文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杜工部集目錄終

杜工部集卷之一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注

古詩五十五首 天寶未亂時及陷賊中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波 萬里誰能馴。

韋濟 天寶七載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 紈袴 [illegible] 觀國賓 [illegible] 十載 [illegible]

下李林甫命尚書省皆下之，公應詔而退。元結喻友：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聵，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污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吏部。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 [illegible] 貢公喜 [illegible] 白鷗沒 [illegible]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一作共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一作并州兒 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一作大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歡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書記 舊書適傳：[illegible] 哥舒翰 [illegible] 崆峒 [illegible] 窮荒 [illegible]

之謀國不如忠嗣也捶楚邵氏聞見錄退之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箠身滿瘡乃知唐參軍簿尉有罪加捶罰如今之胥吏也高子勉見山谷云唐自六品以上請唐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吏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杖訖奏參軍簿尉不足道也見曾史有罪傳顏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毀湖州佐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太平廣記載李遜決佐尉勝杖十下則鎮尉果不免杖決也

武威 唐志涼州中都督府附武威郡屬河西道武德二年置涼州總管府天寶元年改爲武威郡乾元元年復爲涼州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一作糕飯，一作飢使我顏色好。苦乏大一作天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陳作然脫身事幽討。亦有一作未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青精飯 本草注陶隱居登真隱訣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䭀飯法䭀音迅䭀之爲言飯也謂以酒蒸染飯而暴之也亦作䭀內外諸書並無此字惟施於今飯之名耳皮日休詩半月始齋青飯

金閨彥 別賦金閨之諸彥注金閨金馬門也東方朔公孫弘待詔金馬門白供奉翰林故云按白以天寶三載召入翰林賜金放還遊梁宋齊魯因至趙陽訪道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此所謂脫身事幽討也

梁宋 唐書白傳白與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公詩在梁宋亦與白同遊適之詩所云是也

瑤草 江淹登廬山詩瑤草正翕絶李善注云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此與別賦瑤草之徒芳異義不同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一作靈籟月林散清影。天闕一作閱一作闚蔡興宗考異作闚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龍門 太平寰宇記闕塞山在伊闕縣北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故名又曰龍門左傳晉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服虔謂伊闕山也伊闕是也杜預云在洛陽西南元和郡國志伊闕在伊闕縣北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故名又煬帝登北邙山觀伊闕曰此非龍門耶何不建都

三十里又名伊闕俗名龍門又名闕口傳毅反都賦因龍門以

招提 增輝記云招提者梵言拓鬭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以拓爲招又省鬭奢二字止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翻譯名義集後魏太武始光元年造伽藍創立招提之名唐書武宗拆寺四萬餘所招提蘭若四萬餘所

天闕 荊公改天闕作天閱切余謂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此言龍門也水經注敘水曰漢官典職曰偃師去洛西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白虎通曰今雙闕門外夾建雙闕以應天宿是日天象也伊流中斷若天闕又云伊水歷其間北流相對此杜詩所謂天闕也宋人妄改之何必以故傷用修以孫詩爲大閱引步文無不取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齊魯 史記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陰陽 水經注言其山之高大如史記言盛崔嵬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

盪胸 張衡南都賦清木盪其胸廣成頌云洞盪胸臆發明耳目

曾雲 陸機文賦曾雲之峻

決眥 子虛賦中必決眥

前注射之巧妙決於目眥發衍曰言登覽之遠猶決其目力入歸鳥之羣也廣韻決破也今注是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李公序

東藩駐皁蓋，北渚凌清河。一作湖海右一作內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歷下亭 水經注濼水出歷縣故城西南城南對山山北水北爲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湖水引濼東入西郭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湖水上承東城歷祠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燕公私多在其上疑此即古歷下亭也今新亭之地也目新亭所以別於古也下注曰亭對鵲湖詩曰懷見清湖於則新亭基址亦可想見矣齊乘府城驛即內歷山亭上荷一作清河荷對皁蓋所謂荷想自昔也一作濟河西山背湖濟水也或云當作清河指濟水也或云當作濟濟新濟別名也

不如從青 交流 水經注…北爲陂謂之歷水與濼水會…水出歷城…所謂交流也 蘊眞 …謝靈運詩…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亭對鵲湖 北海太守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迹，曾冰延樂方。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高興泊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歌吉祥。

員外 吳若本題下注云天寶初爲歷城…北海郡太守李邕之方…

邑 樂方 三光 …詩…三光…

同前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嶽深。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蓽興，得兼梁甫吟。

海嶽之氣 遺堞 九宴 梁甫吟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東蒙 景 子午谷 玄都 王母 芝草 鐵鏁 福地

今夕行

自齊趙西歸至咸陽作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博塞 五白 梟盧

未如之何此豈非復文辭可了故直歎以答其詩云朝吟六歎嗟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柚天寒知遠遊況復雁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此詩用秦機之言而反之秦機以白絲喻文白喻而致譏于衣工之棄我以冀成之相薦公此詩謂白絲素質臨時終有香汗輕塵之污有開新合故之置所以深思汲引之難恐被棄損而忍于羈旅也

秋雨歎三首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秋雨（天寶十三載秋霖雨六十餘日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秋連雨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　決明（本草決明子生龍門川澤石決明生豫章[illegible]本草云決明主明目故有決明之名陶隱居曰夏初生苗高三四尺許根帶紫色葉似苜蓿而大七月有花黃白色其子作穗如青綠豆而銳）

闌（一作蘭）風長（一作伏）雨（一作風細雨）秋紛紛，四海（一云萬里）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一作木）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一作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一作抱）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闌風長雨（[illegible]）　同雲（[illegible]）　馬牛（秋水篇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　涇渭（[illegible]）　禾頭（[illegible]）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

后土（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

歎庭前甘菊花

檐（一作階，一作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醉盡醒（一作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一作埋）風霜。

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檐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鄭虔（舊書天寶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illegible]）

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

醉歌行 別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詞源（一作賦）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爲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一作見）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沱秦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皆（一作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陸機 晉書陸機少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與弟雲俱入洛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草書 趙注蔡書以遲爲工所謂忽忽不及草書是也以速爲難所謂一筆變化者是也 筆陣 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云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 詞源 [illegible] 排風 鮑明遠舞鶴賦 [illegible] 成珠 [illegible] 淡沱 [illegible] 渚蒲 [illegible]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一作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一云共宿此燈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一作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一作問答未及已）兒女（一作驅兒）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一作聞）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一作累）十觴十觴亦不醉（一作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驚呼 [illegible] 黃粱 招魂稻粢穱麥挐黃粱 [illegible]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即漢中王瑀 王徵士即王維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象（一作象）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滻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一作駒）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一作子）面超然懽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挂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隴西公 漢中王瑀 [illegible] 天漢 [illegible] 六尺馬 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嘉蔬 [illegible]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天（一作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一作壯）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一作是）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一作支）撐幽七星在北戶（一云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

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岳(?)巖[illegible]無貯水之所此夕迴從數偃
丈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系谿草樹一無所傷頃波濤洪湛若疏鑿
寒（七發捉旗幟寒）微綃（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劉淵林曰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曾祝豪
牛（穆天子傳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天子[illegible]河曾祝佐之祝沈牛豕羊又文山之人歸遺獻牲[illegible]有人[illegible]與之[illegible]牽牛）金蝦
蟆（酉陽雜俎有人夜見月光屬于林中如疋布尋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月者陰精后妃之象[illegible]為子母通背紫蝦蟆）
御嬪嬙和士開之出入宮內方此為妖緣城伏之獲[illegible]川餘長黃虹
又案是尚方諸蝦蟆之入井詩人之託論不亦殊而章乎
安祿山事跡玄宗嘗夜宴祿山祿山醉臥化為一黑豬而龍首左右遽告
之玄宗曰此豬龍也無能爲者祿山將入朝乃令于湯泉為祿山造宅至
溫泉賜浴玄宗計日幸溫泉以待十載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日後三日
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綿繡為襁褓裹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歡呼動地玄宗
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了又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笑玄宗
覩之大悅十三載祿山入朝歸范陽玄宗御望春亭解御服以賜之祿山
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驅出關至洪門順流而下所
至郡縣令船夫持繩板立于岸上以待十五里一換之日行三四百里十四
載玄宗遣中使馮承威賚御札召祿山日與卿修得一湯沐故令召卿至
十月朕于華清宮待卿十一月祿山起兵反[illegible]曰楊國忠言祿山必反
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祿山聞命即至見上于華清宮此祿山所見之由
故因披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也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

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之不聽雖國忠欲收祿山貴妃必不肯故曰金蝦蟆
願之笑王母不肯收也[illegible]道歸范陽祿山遂反豈非復歸虛無底化作長
黃虹乎

夜聽許十損（一本作許十一　一本作許十一損）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
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
誦詩渾（一作混）遊衍四座皆（一作俱）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
鳴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
推激紫燕（一作鷰）自超詣翠駮誰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間
夜寥闃

五臺（華嚴大疏清涼山即代州雁門縣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illegible]東北[illegible]四[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得（[illegible]雁門人也家近五臺山後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粲可（續高僧傳達摩傳慧可傳[illegible]可思可傳粲）捶鉤（知北遊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郭云捶者玷捶鉤之輕重而不失豪芒也）紫燕（昭陵六駿[illegible]）翠駮（爾雅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
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陀因（一作川）厚地（一作力）卻略羅
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一作露霜）白玉殿
莓苔青宮女晚（一作脫）知曙祠官（一作臣）朝見星空梁簇畫戟
陰井敲銅瓶中使日夜繼（一云日繼夜　一云日相繼）惟王心不寧豈
徒郎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
芝產廟柱好鳥鳴（一作集）巖（一作巖）扃高岳前嵂崒洪河左瀠
瀠（瀠玉篇同縈[illegible]一切無瀠音[illegible]篇韻皆俱無毛氏[illegible]此詩恐非當作瀠）金城蓄峻趾沙苑

交迴汀永與奧區固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
爭岧亭（一作亭）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王劉美竹潤裴
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遣辭必中律利
物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一作逾）青熒側聞夙恭化
秉德催璞銘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
客思迴林坰轗軻辭下杜飄颻陵濁涇諸生舊短褐
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
廨署（一作宇）容（一作客）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
俗累浩蕩乘滄溟

橋陵（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于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十七年十一月謁橋陵[illegible]雍錄長安志橋陵在奉先縣西北三十里[illegible]豐山封內四十里陪葬人子三公主三）象設（招魂象設君室注象法象）

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一作腹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
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洒送一作迭日月生逢堯舜君一云堯
一作爲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
陽物性固莫一作難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
大鯨輒擬偃溟渤以玆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
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
自適一作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
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一作能結凌
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瑤
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一云臣君留懽娛樂動殷樛嶱
劇作膠葛一作蟉蝎作寓嵑嶱一作膠嶱賜浴皆長纓與宴一作讌非短褐彤廷所

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一作達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
筐篚恩實欲一作願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
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
堂舞一作有神仙煙霧散一作蒙玉質煖客一云煖客貂鼠裘悲管逐
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一作內臭路有
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
又改轍羣冰一作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
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
廣不一作且可越老妻寄一作在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
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饑一作餓已卒吾寧捨
一哀里巷亦一作猶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

秋禾一作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一作嘗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迹猶一作獨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
卒憂端齊一作際終南澒洞不可掇

奉先 西魏新城縣隋同州開元四年改爲奉先縣隸京兆府以奉睿宗橋陵十七年升爲赤縣 [illegible]
驪山 [illegible]
蚩尤 [illegible]
鬱律 [illegible]
羽林 [illegible]
樛嶱 [illegible]
樂動 [illegible]

賜浴 [illegible]
天柱 [illegible]
官渡 [illegible]
澒洞 [illegible]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illegible]
堂上不一作中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卻
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

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
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一作坼）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
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一作恐）是蒲
（一作滿）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
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
（英華云滄浪之水深且闊）欹岸側島（英華云欹島側岸）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
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
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
小兒心孔開貌（音邈）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
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赤縣（劉爲奉先尉寫其邑之山水故曰赤縣圖）祁岳（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李嗣真畫錄云[illegible]空有其名不見蹤跡二十五人祁岳在李國楨之下岑參送祁樂還山東詩有時忽乘興畫出江上峯床頭蒼梧雲霧下天台[illegible]者唐仲元[illegible]其人岳之與樂偶爲之誤也）楊契丹（張彥遠名畫記隋楊契丹官至上儀同沙門法琮云六法備該殊豐骨氣山東體製允屬斯人品在閻立本下李云田楊[illegible]董展昔田楊與鄭法士同于京師光明寺畫小塔楊以簟蔽畫處鄭竊觀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勞障蔽楊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物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由是鄭深歎服）天姥（寰宇記天姥山在剡縣南八十里名山志曰山上有楓千餘丈蕭蕭然吳錄云登者聞天姥歌謠之響郡國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識春月樵者聞簫鼓笳吹之聲聒耳元嘉中遣名畫寫狀于團扇即此山也謝靈運詩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此遊詩歸帆拂天姥蓋昔遊之地故云悄然坐我天姥下也）若耶溪（寰宇記在會稽縣東二十八里水經注若耶溪水上承嶕峴麻谿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乘崖俯視猿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櫟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illegible]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耶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雲門寺（會稽志雲門山在縣南三十里水經注山陰縣南有五雲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疏山側基架林杪石凹門延流泉石之好前史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青鞋布襪（[illegible]之而不可得故曰我獨胡爲在泥滓草堂詩箋序于自京赴奉先縣之後）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天寶十五載五月作）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
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闃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
崇岡相枕帶曠野懷（一作迴一作廻）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遺
愁寂危堦根青冥曾冰生淅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
落石泉聲聞復急（一作息）動靜隨所激（陳作擊）鳥呼藏其身有
似懼彈射吏隱道（一陳作適一作遁）性情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
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爲我炊雕
□逍遙展良覿坐久風頗愁（一作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
丈蛟欻翻盤渦坼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脈煙氛（一作氣）
藹崷（一作嶜）崒魍魎森慘戚崑崙崆峒巔迴首如（一云知）不隔
前軒頹（一作傾）反照巉絕華岳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
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一作烟）積玉觴淡無味□□豈
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
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音敵）猛將紛塡委廟謀
蓄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來（一作未）釋欲告清宴罷（一作宴）
難拒幽明迫三歎酒食旁何由似平昔

白水（元和郡國志白水漢衙縣地春秋秦晉戰于彭衙是也後魏置白水郡南臨白水因以爲名寰宇記[illegible]）南縣（舊注南縣謂奉先縣也奉先在白水之南寰宇記[illegible]魏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以在白水之南爲名[illegible]元中改爲奉先縣白水則後魏所置縣及白水郡也公從奉先而來循其舊名故曰南縣云）仙伯（[illegible]人謂之[illegible]伯）雕□（宋玉諷賦爲臣炊雕胡之飯[illegible]設菰粱只注菰粱[illegible]一作[illegible]）相公鋒（[illegible]）三歎（[illegible]三歎何也）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古詩四十二首 避賊至鳳翔行在及歸鄜州發京師出華州作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翰一作傑開筵上日一作月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一作急觴觴為緩憂心搗一作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坐中薛華善一作能醉歌歌辭自作一云歌辭風格老近來海內為一作作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

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一作注盃如澠之酒常快意亦如一作不知窮愁一作未知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上日 尚書正月上日孔安國注上日朔日也

急觴 謝靈運詩急觴蕩幽默

山東 [illegible]

何劉沈謝 [illegible]

鮑照 宋書文學記[illegible]唐人詩天后名照[illegible]

晦日尋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尸一作户[illegible]行視天宇春氣漸

和柔興來一云得興一云乘興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一作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一作吹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一作歡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一作竹竹頗修修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尊愁未知天下士至一作志性有此不草牙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一作綺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一云高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一云與慰沈浮

雨過蘇端 端置酒

雞鳴風雨交一云交風雨久旱雲一作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一云他跡便一云便掃蘇侯得數過懽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秀一作秀牆隅草親賓縱一作絕談謔喧鬧畏衰老一作畏老況蒙霈澤垂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蘇端 卞圜曰端時有[illegible]

喜晴 一作喜雨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一作肅肅春增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一作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干戈雖橫放慘澹鬭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

未聆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一作滅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轗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一作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一作同咨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程攜酒饌相就取別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妄一作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一作中老柏青義動修蛇蟄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突不黔庶羞以一云嚴明朝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澁東風吹春冰泱莽一作泱天涯后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急

述懷一首此已下自賊中竄歸鳳翔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岑一作岑猛虎場鬱結迴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一作全

舊書十五載肅宗收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遺新書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上拜右拾遺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　唐長左拾遺誥襄陽杜甫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為宣義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張鎬齎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　右勅用黃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寶方五寸許今藏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　麻鞋吳曾漫錄王叡炙轂子云又南以草為屩左氏曰菲屨粗至周以麻為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為之宮中妃嬪皆著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一作敉遺甿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國中老一作闕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一作漫絕島尊前失詩流塞上得一作多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涼州漢置涼州河西五郡皆屬焉武德二年置河西節度使天寶元年改武威郡乾元元年復爲涼州族父至德二載五月以武部侍郎杜鴻漸爲河西節度使西極新書隴山亂吐蕃乘隙暴掠于從鄜取涼州及武威等諸州入吐蕃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

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一作蕭疏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生一作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氷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一作比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一作補闕入柱史晨征憩多想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迴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重一作重巘開局人荼半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一作別帝恨無匡復姿一作容聊欲從此逝

威弧天弧也漢中漢中古梁州之境唐留梁州天寶元年改漢中郡乾元元年復為梁州淮湖稅西都賦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通鑑第五琦見上于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

運至扶風以助軍七曜曆漢志顏注曰日月五星謂之七曜三軍勢張子秋隨范明友擊烏桓還大將軍問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子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送從弟亞赴安西河西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一作茫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疏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一作但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一作清海天軒輊一作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爾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一作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一作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論事舊書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涉學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之事至德初于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為河西節度辟為從事累授評事御史兵法藝文志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宗廟肅宗紀九廟為賊所焚上入長安素服哭于廟三日清海元和郡國志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流沙元和郡國志居延海在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即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者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武威漢武帝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四郡隴右節度使治於此居延海在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今河西五郡地勢西北斜出在南山之間隔絕西羌匈奴古謂之河西武威郡本匈奴休屠王地而河西獨安天寶元年復為武威郡其府治姑臧昔人謂河西五郡皆以武威為首石戴驛山有石戴土者謂之石戴黃羊爾雅注大羊也黃羊一名黃羊似羊而黃郭璞曰可以為裘之不羶蘆酒以蘆管吸酒也一作蘆酒飲之不醉也但力微多飲即醉蘆酒蓋牟無角色獨胡人取其皮以為衣杜有門人為蘆酒飲名蘆酒以蘆管吸酒也鼓車南史王融傳宋明帝時以駿馬駕鼓車若于蘆酒飲之以為駕鼓車

至聖上所駕鼓車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一作志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況乃□未滅控帶莽一作長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腳走馬仇池頭古色一作邑沙土裂積陰雪雲一作雲雪稠一作雪陰雲稠羌父豪猪靴羌兒青兕裘一作漢兵黑貂裘吹角向月窟蒼山一作嵩旗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

月周□□仍搆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彭衙[元和郡國志同州白水縣漢彭衙縣地春秋秦晉戰于彭衙是也故城在白水縣東北六十里] 閬于夫

北征[歸至鳳翔墨制放往鄜州作]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維時遭艱虞[一作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
華拜[一本作辭]辭詣闕下[一作]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
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
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一作路]猶恍惚乾坤含[陳浩然本作合]瘡
痍憂虞何時畢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一作]所遇多
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
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
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一作帶一作載]古車轍青
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
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一作]齊結實
緬[一作邈]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巖谷[一作谷巖]互
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一作梟]鳴黃桑野鼠
拱亂穴夜深[一作中]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
者散[一作敗]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墮[一作墜]胡□
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迴[一作迴]悲泉共幽[一作]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
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一作纔]過膝海

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一作短]褐
老夫情懷惡嘔泄[一作咽]臥數日[一云數日臥嘔泄]那無[一作能]囊中帛救
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
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
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
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
理焉得說[一作]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一作看]天色
改坐[一作]覺祆氣[一作]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一作紇]其
王願助順其俗善[一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
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一作]箭
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

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何[一作可陳浩然本作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
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歲勢
成擒□月□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
與古先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一作衰]
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
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
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
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北征[illegible] 鄜畤[illegible]
[illegible] 天
吳[illegible] [illegible]潤[illegible]

云狼藉畫劍淵泯爲偏女詞有輕髮擲抗淵將猶之句遊當時所向如此諺曰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回鶻 至德元載九月回紇遣其太子葉護領兵馬四千餘衆助國討逆肅宗宴賜甚厚命廣平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王爲兄同收西京十月從廣平郭子儀入東京唐書回鶻北口種隋曰韋紇亦曰回紇元和四年遣使請改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也 擒□月 酉陽雜俎祿山反李白製□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 誅褒妲 魏泰曰唐人詠馬嵬事劉禹錫則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樂天則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貴妃而則以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曰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云云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討賜妃子死官軍何與焉 陳將軍 許彥周曰瞻彼既作惟貴副當時誅楊若則不可支矣陳玄禮首議誅國忠太真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令且復之功故以陳許之今謂微倒人盡非猶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推許之至矣 大同殿 長安志南內興慶宮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唐書曰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呈進于大同殿圖之高力士外傳上在兩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云云 白獸闥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白虎殿王莽傳白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山堂考索開元中始爲集白虎庭本則唐亦有白虎之號也顏眞卿公廉使君碑文開元中崇文館太學助教遷博士白獸門內供奉崇文館學士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廻返無處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紫荊樹 陸士衡豫章行三荊歡同株

徒步歸行 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 一作心 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輕肥 時當肅宗播遷之後故曰不復能輕肥也 追風 古今注秦始皇七馬一曰追風 驃 說文驃黃馬發白色一曰白髦尾廣韻馬黃白色曰驃

玉華宮

溪廻 一作迴 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 一作竽笙 秋色 一作氣 正 一作光 蕭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玉華宮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詔玉華宮制度務從菲薄更令單隨二十二年詔曰仰瞻正思崇建宇卜舊文繪木不雕鏤矯飾首以荊扉變綺爲了甍綴地理志貞觀二十年置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北七里鳳凰谷永徽二年廢爲玉華寺寰宇記廢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西四十里貞觀十七年置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爲清涼勝于九成宮 鬼火 淮南子人血爲燐許慎云兵死之血爲鬼火燐者鬼火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廻 一作迴 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梁 一作宇 鑿翠開戶牖其陽産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 一作扶 長松倒 一作側 揭巘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爲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我行 一作來 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守 一作狩 太白駐馬更搔 一作回 首

九成宮 寰宇記在麟遊縣西一里本隋仁壽宮開皇十三年楊素于岐山北理山堙谷管宇相屬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尚謂不悅久之幸新宮遊觀乃宴貞觀五年復修名九成宮 土囊 風賦風生于地盛怒于土囊之口注谷口也 立神 神靈扶其棟宇 置官 地理志云周垣千八百步並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 雕牆 魏徵九成宮醴泉銘序九

成宮隋之仁壽宮也在山北巖絕壑跨池貯水架楹分巖疏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道遙百尋下瞰則峥嶸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 太白（吳若本注云謂肅宗至德二載次于鳳翔時也 地理志鳳翔郡郿縣有太白山 秦少府歌去作行宮當太白）

羌村 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一云喜）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一作走）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更（[illegible]）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一作多）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一作黍秫一作黍稌）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群雞正（一作忽）亂叫，客至雞鬬爭（一云雞正）。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一作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一作即）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一作餘）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偪仄行贈畢曜（一云偪仄行贈畢四曜 [illegible]）

偪仄何偪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一作是不）愛微軀（一云憚相訪），

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一云已令把牒還請假），男兒信（一作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一作又）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一作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偪仄（上林賦偪側泌瀄司馬彪曰偪側相逼也） 官馬（至德二載二月上幸鳳翔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 李廣琛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江華太守） 請急（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中以六十日為限 元云請急謂月有違 唐令諸京官請假職事三品以上給三日五品以上給十日） 通籍（元帝紀注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省案相應乃得入也） 相就（[illegible]） 三百（[illegible]元二年京師酒貴 肅宗以廩食方缺乃禁京城酤酒 建中三年罷肆酒斛收直三千 貞元二年斗錢百五十 真宗問唐時酒價丁晉公引此詩以對丁謂知詩而未知史也）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一作子），尤異是龍（一作虎）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一云時）輩伯。人間好少（一作妙）年，不必須白皙。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一作煇）赫。眾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一作二）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一作何）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閨（一作門）籍。小

也亚之東北有枯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illegible]花門在河西[illegible]此[illegible]乾元元年七月上以幼女寧國公主妻回紇可汗[illegible]公主辭決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illegible]

黃鵠[illegible]

沙苑[illegible]

大行[illegible]

[illegible]

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麟角一作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

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沈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靜如練。兼求富豪一作豪家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義一作味晚誰似，令我手腳輕欲漩一作旋。老馬為駒信一作總不虛，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吃飯，只願無事常相見。

前膠[illegible]

[illegible]老馬為駒[illegible]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南一作東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為地主，懶迴鞭轡成高宴。劉侯歎一作款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

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線。一云如霰

湖城[illegible]孟雲卿[illegible]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一云魚一云取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饔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蔥。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緣老翁。落砧何曾白紙濕，放箸未覺金盤空。新歡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馬

身無力可憐爲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眞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閿鄉元和郡國志本漢湖縣地開皇十六年移湖城縣于今所改名閿鄉鄉縣屬陝州府屬虢州閿古関字說文從門受聲趙傁曰公昔冬步春行歸自閿東至洛陽閿鄉初川道閿道也按濟岳西征賦發閿鄉而警策適黄巷以濟潼此即公往來道也未漁羅縣北有山謂閿城謂之澹前丘其下有穴謂之藏穴言潛通洞北達于河直穴有諸謂之鮪諸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味魚潘淳詩話韓玉汝云河中府三月是黄河唯此有味魚[illegible]味亦大杜詩味魚潮此碎雪[illegible]爲殺雖若散新輕隨風落及不[illegible]紅腹詩[illegible]散東南[illegible]安仁西征賦[illegible]人細切[illegible]刀[illegible]飛[illegible]折腹詩[illegible]也又平聲腹腴禮記冬右腴鄭氏曰腴腹下也說文腴腹下肥也

戲贈閿鄉秦少公陳浩然本作翁[illegible]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廻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北史崔瞻傳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方此[illegible]史語能潦倒猶言其醞藉如故也

李鄠縣丈人[]馬行

丈人駿馬名[]騮前年避[]一作賊過金牛廻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一作凡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一作龍鱗一作驊騮一作輪蓍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金牛元和郡國志梁州金牛縣武德二年分綿谷縣通谷鎮置取秦五丁力士石牛爲名漢水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所出銳耳齊民要術耳欲小而銳[illegible]耳欲得小而促狀如斬竹筒[illegible]

義鶻宋刻諸本皆曰義鶻行惟吳若本無行字

陰崖有蒼一作二鷹養子黑栢顛白蛇登其巢吞噬一作恣之朝一作貲飧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强不可制黄口無一作半存其父從西歸一作來翻一作飛身入長烟斯須領健鶻痛憤一云憤懣一云挽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一作噭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一作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一作擺飽腸皆一作今已一作以一云已皆穿生雛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一作皎然功成失所往一作在用捨何其賢近經瀟水湄此事樵夫一作人傳飄蕭覺素髮凜欲一作烈一作若衝儒冠人生許與一云討論分只在一云在交游顧盻間聊爲義鶻行用一作永激

壯士肝

老拳晉載記石勒引李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壯士肝漫叟詩話肝主怒故云永激壯士肝

畫鶻行一作畫雕

高堂見生一作老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一作卷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一作巧刮造化窟寫作一作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一作想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瘦馬行一作老馬

東郊瘦一作老馬使我傷骨骼一作骼硉兀如堵牆絆之欲動

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一作大非）印帶官字衆道三（一作官）軍遺路旁皮乾剝落雜（一作畫）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一作耐）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爲伴（一作侔）日暮不（一作未）收烏啄瘡（一云不收）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騰驤（西京賦仍奮而騰驤） 六印（唐六典諸牧監凡在牧之馬皆印印右髆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側以監名皆依左右廂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不用監名二歲始春則量其力又以飛字印印其左髀髆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其項左送尚乘者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左髆以飛字印印左髀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左右頰也） 乘黃（唐六典乘黃署令一人[illegible]） 終養（[illegible]）

[illegible]

新安吏

（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一作昨）昨夜（一作日）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一作聞）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一作卻）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一作至）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一作看）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一作盡）僕射如父兄

新安（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illegible]） 相州（[illegible]） 掘壕（[illegible]） 僕射（[illegible]）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一作備）還備□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一作大）人視要處窄（一作狹）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一作泰）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一作莫）學哥舒

潼關（寰宇記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爲名[illegible]） 桃林（左傳[illegible]） 哥舒（[illegible]）

石壕吏

今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夏日歎 五年天寶十四載祿山反 [illegible]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 一作經天 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作 一作為 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中街 舊注中街黃道之所經也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晷短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晉天文志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爾雅疏鄭注考靈曜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夏至則星辰北游之極日南游之極夏至之日日在井星當嵩高之上 號令 後漢郎顗傳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易傳曰當雷不雷號令緩也雷者號令其德生養 流冗 光武紀詔曰流冗道路顏[illegible]流冗散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 一作中 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 一作復 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青紫 [illegible]日時有軍興[illegible]以官爵賞功及清流之收又以官爵收散亡應募入軍者一切以金紫故日青紫雖被體也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蒸 一作熱 對食暫餐還不能 一作每 愁夜中 一作來 自足蝎況乃 一作仍 秋後轉 一作轉 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 一作短 壑安得 一作得 赤腳踏層冰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杜工部集卷之二

常熟縣錢曾遵王氏校

一來儀往與惠荀(一作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一作瑕)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一作蓋)暮把東皋衣嚬歔沅和中汝所思烟霞(一作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illegible]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一作山)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一作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已(一作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一作鬢)采柏動盈掬(一作握)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合昏[illegible])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喧[illegible]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花宿

赤谷(地理志秦州有[illegible]山在赤谷之西[illegible]赤谷[illegible]山在秦州西五十里在赤谷之西[illegible]西崦[illegible]秦州西十二里)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暖苦涉陰嶺冱惆悵老大藤沈吟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天寒鳥已歸月出人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疏影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泉(一作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潁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曚曨更越西南頂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腳衰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一作置)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黍(一作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一作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一作寒)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荊具茶茗逕(一作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龐德公水經注河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水南有習郁宅自昇升[illegible]蓋表盛遊于此常所止憩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一作欲出畏虎
狼仰看雲中雁禽鳥亦有行

遂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
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烟塵阻長河樹羽成皋間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
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遣興五首

朔風飄□雁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北
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騂一作駢弓金爪鏑白馬蹴微
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
節

銳頭春秋後語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觀武安君之為人小頭而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illegible]以當之 旌節[illegible]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沙道唐國史補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城東街名曰沙路張籍沙堤行云白麻詔下移相印新堤未成舊堤盡

蕭京兆李德裕明皇十七事[illegible]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
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于斯足以勸戒一作元

惡

猛虎此蓋指吉溫之流溫常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故公借以為喻

朔逢一作逢富家葬前後皆一作詣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
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練一作縛去亦得
歸山閒

束縛吳志孫亮殺諸葛恪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于石子岡

遣興五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湧神人身更長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扶桑頓轡劉向九歎緫六龍于扶桑[illegible] 日為陽精光照於天一夜入海所以[illegible]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
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一作狂）蹄齧間逍遥有能
事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
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黄冠歸故鄉
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一作）湖日凄
涼
清狂 知章爲禮部侍郎……

道士求還鄉里仍舍本鄉宅爲觀上許之
吾憐孟浩然裋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
清江空舊魚（一作舊魚美 一作稽美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
幾悲吒

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爲徵秦隴之兵赴交河而作後出塞爲徵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也……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交河 元和郡國志交河縣……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
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一作丈）岡俯身試搴
旗

磨刀嗚咽（一作呼）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
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騏驎戰骨當速
朽
嗚咽水 說文隴山天水大坂也辛氏三秦記引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一作同）苦
辛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
河見□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列（一作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
傷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
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
擄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單于 開元二十二年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張守珪使人誘殺其王屈剌及其大臣可突干傳首東都梟于天津橋之南天寶初王忠嗣北伐奚突厥突厥十姓拔悉密葉等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鬬爭況在□與□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一作固）
窮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安祿山傳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開元四年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天寶九載祿山誘奚契丹置酒殺之函其首以獻十載祿山討契丹大敗而歸十一載大舉以報去秋之役阿布思叛去遂頓兵不進十四載祿山奏破奚契丹是年十一月遂叛，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一作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鈎。

朝進東門營太平寰宇記上東門洛陽東面門也後又改為東陽門水經注穀水又東屈而逕逕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阮嗣宗詩云步出上東門者也胡三省曰此舊漢晉洛城諸門非隋唐所徙洛城也上東門之地唐為鎮按通鑑李光弼請諸將謂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夜半河陽石橋之地蓋即所謂東門營也，暮一作營上河陽橋亦曰富平津河陽縣古孟津後橋杜預所建元和郡國志河陽浮橋架黃河為之以船為脚竹簟亘之晉陽秋云杜元凱造河橋于富平津即此是也安祿山事跡祿山兵發范陽先令將軍何千年領壯士數千人先候于河陽橋封常清郭子儀保東京皆斷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天寶二年祿山入朝進驃騎大將軍誰，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一作日重高勳通鑑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割其兵多開邊塞先取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一作豆長雲。六合已一家，四□且孤軍。遂使貔一作熊虎一作武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馬羣安祿山事蹟祿山包藏禍心將生逆節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餘為己子又畜單于護真大馬習戰鬬者數萬匹已八九年矣通鑑阿布思為回紇所破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安祿山事蹟祿山誘奚阿布思部落其男女一萬口送于京師玄宗御勤政樓受之又遣其子慶緒獻奚契丹及同羅阿布思等生口三千人金銀錦罽駝馬奚車布于闕下玄宗大悅張樂以會將士日繼踵，兩蕃安祿山事跡奚部落以叛祿山方邀兩蕃之功以奏其役按通鑑上謂開元二十七年李適之鎮心將之東西二□稱其鎮撫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唐書嘗會典開元二十七年李適之語語開習海者云航海自二海可至平州開公州竹山驛其北海運使西溪意無雲可至平州城柱東行至平州開公州竹山驛其北海運使西溪意緣劉朝漸連糊以為石末未有此按杜詩云云其事可見兩九成糧耕天晴詩云云刑部時已有海運矣朱注特東行耳，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安祿山事跡祿山于諸道商□與販鬻財賄至則□羅拜于下邀福于天盛陳牲牢羣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自歸范陽逆狀漸露使者至稱疾不見嚴介士于前後歲備而後見之無復人臣之禮中使傳神威齋璽書召祿山辭以疾不起但云聖人安穩疏言祿山反者玄宗轉送祿山道路相目無敢言者奏還者皆言祿山反乃因十摘州將遂之爲祿山起兵乃赦之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安祿山事跡十一月九日祿山起兵反以同羅奚契丹室韋曳落河兼范陽平盧河東幽薊之眾號父子軍馬步相兼十萬鼓，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行西而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一作若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豆子雨一作兩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一作交，初欣寫胸臆。天長關塞寒一作遠，歲暮饑凍一作寒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一作昏黑。馬嘶一作鳴思

故櫪歸鳥盡歛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俱
衰年出處各努力

楊枝花嚴經頭陀冬夏坐禪結夏安居常用楊枝澡罐經各于身畢日初出時離宿住處方用楊柳或以楊柳爲齒木乃擊齧也豆子趙曰言詩公當春秋時寺主來秦州已見豆熟也宿於公房云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正一義浮雲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萬丈潭同谷縣作

青溪合趙曰鴻刻作含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
丈內蹻步凌垠堮側身下烟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
石大山危一徑盡崖一作岸絶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
垂澹瀨趙作澹一作湍黑如灣趙作濁一作知澴底清見光炯碎孤雲
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一作帳幄寒木累一作壘旌旆
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
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
擬何事一作當暑一作炎天過快意風雨一作雲會

萬丈潭趙曰此乃同谷縣之萬丈潭也杜甫同谷又過十四載西康州刺史趙鴻刻詩 又題杜甫同谷茅茨曰工部棲遲後鄰家大半無尚有遺道路白社寄孟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什空勒舊山隅鴻曰萬丈潭在公宅西洪濤蒼石山徑岸壁如日見之方輿勝覽萬丈潭在同谷縣東南七里通志在成縣東南七里垠堮西京賦前後無有垠堮淮南子出于垠堮之門許慎曰垠鄂端崖也澹瀨漢書音義澹瀨湍也漢書作濑澹回滾說文漢水帶沙往來貌澄澈玉篇滾聚流也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烟澹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鵾雞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
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
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一作門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

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
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
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
息樊本仲尼一聯在朝廷一聯下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
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
惆悵頭更白

兩當寰宇記鳳州兩當縣因界內兩當水爲名水經注云兩當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河池縣有兩當水西北自成州界入東南流入故道水縣取水爲名或云縣西界有兩山相當爲名吳侍御方輿勝覽吳郁兩當人爲侍御史以言事被謫居家不仕與杜子美交游唐章績畫藪異物李膺錄洛不測爲時鵾雞九辯鵾雞啁哳而悲鳴枉渚蒼梧士然詩通波激枉渚善注引劉發枉渚陳浩然日此詩枉渚以斜曲爲義非武陵湘濱之枉渚

發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十二首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
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一作水泉
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
求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一作云旅寓遠庶遂平
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
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一作大惘一作惆
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
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
道長悠悠

同谷寰宇記本漢下辨道地後魏置廣業郡後改爲同谷縣唐乾元元年改白石爲同谷縣屬成州公以乾元二年十月至自秦州乾元二年冬春之交發同谷至劍門公在同谷纔一月

階州八十里地志同谷郡成州成州與階州相去百餘里

秦州記曰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解凍雖復日天水地寒因府于同谷西同谷縣于秦寒故也 漢源 水經注常璩志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漢志隴西郡氐道養水出此注巴漢志漢 栗亭 寰宇記成州栗亭鎮與州東漢水水二源東源北縣之栗亭 ... 判史趙鴻刻石同谷曰工部題栗亭十韻今不復見 ... 曰杜甫栗亭詩人多傳 ... 李 ... 五臟久服輕身不老 ... 注云蜀道名亦良 崖蒼 舊云即崖蒼也

赤谷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一云亦未期）晨發赤谷亭險艱（一作難）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一云落零）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嗤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硤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垠（一作限）竹嵌空（一作孔）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一作稍稍慘）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

鐵堂峽 方輿勝覽鐵堂山在天水縣東五里峽有石筍齊整長者至丈餘小者可以爲杖蜀姜維世居此郡志峽有鐵堂莊四山環抱對面有孤冢相傳是姜維墓 堂隍 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師古曰堂無四壁曰皇顏注謂山勢如堂皇狀藏于兩山之間也 竹 秦州記隴西上邽縣北有利山川中平地有上高五丈生細竹聚茂殊常知隴西地多細竹也

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烟官作既有程煮鹽烟在川汲井歲搰搰（草木云云一作搰搰）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一云亦固然）

鹽井 水經注鹽官水南入漢水水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也元和郡國志鹽井在成州長道縣東三十里水與岸齊鹽極甘美食之破氣鹽官故城在縣東三十里在嶓冢西四十里相承營煮味與海鹽同 鹵中 說文鹵鹹池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三百 食貨志天寶至德間帝紀常因十道分道向中如淳曰遵勾利鹽池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爲使初變法盡榷之法盡貞元四年江淮斗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斗三百七十豪賈射利官收不能半以此例之蜀井鹽價從可推矣

寒硤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硤不可度我實（一作貧）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尋烟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鮮淨蕭摵寒籜聚回回（一作洄洄）山（一作石）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粲可數拄（一作杖）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一作敢）取

嬋娟 楚辭便娟之修竹 ...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一云登路）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迴硤角來天窄（一作穿）壁面削硤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一作和）風霜徵浩漠漠昨憶（一作攀躋）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蓮華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觀已謂殷（一作隱）寥廓突兀猶趁人及茲歎（一作谷）冥寞

魍魎（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嘷雨嘯昏見晨趨）隴坂（後漢志有大坂名隴坻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吳岳（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注吳岳也漢志吳岳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爲西岳元和郡國志吳山在隴州吳山縣西南五十里今爲國之西鎮山）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一作追）此短景急石門雪雲（一作溪）隘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馬屯成阜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龍門（水經注洛谷水又南逕仇池郡西與雄東西南入漢水漢水又東合濛水水北發洛谷南逕威武戍又西南與龍門水合水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横水會東北爲濛即水源也又南逕龍門戍東又東南入洛濛水又東南逕上禄縣故城西寰宇記龍門山在梁州三泉故縣西七十里）棧道（元和郡國志褒斜道一名石牛道張良令燒絕棧道即此道也水經注谷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詳見飛仙閣注）石門（水經注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又東南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劉都賦曰阻以石門斯之謂也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成阜（舊注晉安夷之兵屯于成阜而罷戍于此道中遥遠不相及也）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伐竹（一作木）者誰子悲謌上（一作抱）雲梯爲官採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簳（一作笴）盡無以充（一作應）提携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石龕（方輿勝覽石龕在成州近境）狨（本草狨似猴而大毛長黃赤色生川南山谷中人將其皮作鞍褥）梁齊（南河北用兵而箭簳取給于隴右也）

積草嶺

連峰積長陰白日遍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一作外）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一作東）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㨂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積草嶺（通志嶺在嶓天水同谷之間以積草爲名按舊曰謂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屬同谷西則明水也）明水（元和郡國志鳴水縣屬興州東至州二百一十里本濮沮縣地也後魏置鳴水縣）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一作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道途（一作路）永乃將（一云及將一云以此）汨沒同白馬爲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一作猱）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泥功山（寰宇記雷牛山泥公山五仙山三山皆屬栗亭縣界方輿勝覽在同谷郡西二十里梁書西□傳齊永明中魏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功山歸款元和郡國志貞元五年于同谷縣西界泥公山上權置行成州）青泥（元和郡國志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今通路也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爲青泥嶺）鐵驪（詩駟鐵孔阜爾雅馬純黑曰驪）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一作未敢出拔劒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一云歌遲遲 溪壑爲我迴春姿

吳若本注云此篇爲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載至自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陰候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帝遷西內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一作二十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發同谷縣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劒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況我饑愚人一作夫焉能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一作嘉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白一作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一作雖舊深偶然知窮老多慘慼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跡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

四行役夏發華州冬離秦州十一月至成州十二月發同谷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皇村季冬攜童一作稚幼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爲之暄遠岫一作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別一作更有他一作見山尊仰千一作看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閟虎豹闕屢蹋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一作斷艬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一作墟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木皮嶺方輿勝覽木皮嶺在同谷郡東二十里河池縣西十里杜甫發同谷取路栗亭南入郡界歷當房村度木皮嶺由白水峽入蜀即此黃巢之亂王鐸蒞蜀于此以遏秦隴路極險阻廢閣道水經注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其閣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自後案修舊路者悉無復水中立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檝杳窕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迴一作洄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散高壁抵嶔岑一作崟洪濤越凌亂臨風獨迴首攬轡復三歎

白沙渡方輿勝覽白沙渡水會渡俱屬劒州按水經注虞詡爲武都太守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詡使燒石以水灌之石皆碎裂因鐫去焉詩云水清石礧礧當即此地也

水會渡一云水洄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一作當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檝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一作烈一作冽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迴一作迥眺一作出積水一作石外始知眾星乾遠遊令人瘦衰疾慙加餐

水會渡水經注濁水又東南逕濁水城南又逕甘泉戍南又東逕平洛戍南又東入漢謂之會口漢水東南逕脩城道南與脩水合水

總二原東北合漢漢水又東南于槃頭郡南與濁水合𣸪水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槃頭城在興州長擧縣南三里下辨即今同谷縣

大江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一曰閬中水非也寰宇記嘉陵江去興州長擧縣南十里水經注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東歷上下二門注漢水又陟歷上下二門而至于龍下伏石鏘磕流屯激怒故有上下二門之名龍下地名也自白水下流則平川夾勢水隴廣沃利方三蜀矣自此溯流從漢爲山行之始

飛仙閣

土門一作出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一作微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疏林一作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一作爾曹

飛仙嶺方輿勝覽飛仙嶺在興州東三十里相傳徐佐卿化鶴於此嶺故名飛仙上有閣道百餘間即入蜀路又云飛仙閣在梁山郡大棧閣寰宇記斜谷路在梁州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一百九十二閣通志棧道在褒斜谷中飛仙閣即八十九閣險棧閣二千八百三閣也總名連雲棧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一云閣細俯映江木疏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巨一作臣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一作在豈若歸吾廬

五盤方輿勝覽五盤嶺屬利州太參皇上五盤詩平旦驅騎馬縣然出五盤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一作白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縈盤一作縈盤道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裊相拄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一云過飛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一作知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龍門閣元和郡國志龍門山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十二里出好鍾乳寰宇記亦名龍門山方輿勝覽龍門山在綿谷縣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爲龍門方輿勝覽一名龍門閣田穴其閣道雖險然在山腹亦嘗有徑可以增冠一說其閣直鑿斗立虛鑿石竅而架木其上比他處極險

石櫃閣

季冬一作冬季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回羣鷗暝色帶遠客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安一作由謝爾性所一作有適

石櫃閣方輿紀勝石櫃閣在綿谷縣北一里自城北至大安軍界有橋閣共一萬五千三百一十六間其著名者有石櫃閣龍門閣

桔柏渡

青冥寒江渡駕竹爲長橋竿濕煙一云竹竿濕烟漠漠江永一作水風蕭蕭連笮動嫋娜征衣颯飄颻急流鴇鷁散絕岸黿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高通荊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

桔柏峽程記虛合遂寧四州皆峽之郡自嘉江桔柏也渡江舊渡至此二百八十江會十峽前寰宇記唐書唐明二年僖宗幸蜀張延于祠見于利州桔柏津知爲利州也東流然不注桔柏及又州嘉陵二江合流處也東下入渝合通荊門矣方輿勝覽桔柏渡在昭化縣今昭化驛有

杜工部集卷之四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注

古詩三十七首 初寓成都及至閬州作

石筍行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一作街)上石筍雙高蹄古來(一云老)相傳是海眼苔蘚蝕(一作食)盡波濤痕雨多(一作來)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塚(一作冢)立石爲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筍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石筍 後漢書方術傳 任文公[illegible]武擔石折 任文公曰 噫西州智士死 我乃當之 太平寰宇記云 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 揚雄蜀王本紀云 武都丈夫化爲女子 顏色美好 蓋山精也 蜀王納以爲妃 無幾物故 乃發卒之武都擔土 葬於成都郭中 號曰武擔 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華陽國志曰 王哀念之 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 蓋地數畝 高七丈 上有石鏡 今名爲石筍 今本華陽國志云 蜀有五丁力士 能移山舉萬鈞 每王薨 輒立大石 長三丈 重千鈞 爲墓誌 今石筍是也 號曰筍里 未有謚列 但以五色爲主 故其廟稱青黑赤黃白帝也 梁益州記云 石筍二 在子城西門外 寰宇記 武擔山俗曰石筍 在郡西州城西門之外大街中 杜光庭石筍記 成都子城西曰興義門 金容坊有通衢 百五十步有石二株 挺然聳峭 高丈餘 圍八九尺 陸游筆記 石筍 其狀與箭不類 乃累疊數石成之 所謂海眼亦非妄 瑟瑟至今有得之者 海眼 華陽風俗記曰 蜀州之西有石筍 爲天地之堆 以鎮海眼 動則洪濤大濫 益州名畫記 孟蜀廣政中[illegible] 瑟瑟 酉陽雜俎[illegible]

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

趙曰此詩作于上元元年 是時李輔國輩用事 間兩宮 擅權蒙蔽 故賦石筍以指斥之

石犀行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草堂本注云當作五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一作西)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一作汎)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一作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終藉(一作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一作由)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安得壯士(一作者)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一作茫)茫

石犀 華陽國志[illegible]李冰[illegible]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illegible] 張儀樓 華陽國志[illegible] 灌口[illegible] 戶口[illegible] 凋瘵[illegible]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

新東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illegible]
擲與時興兒乃蹶頑臨事拙饑臥動即向一旬與[illegible]
何曾聯行結伴不見左右過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赤縣[illegible] 項領毛詩四牡項領注云[illegible]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一云與時名位豈肯卑微休

麒麟[illegible]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一作蓋偃蹙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一作日夜柯葉改一云[illegible]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一作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丹鳳[illegible]

病橘

羣一作伊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一作少酸澀如棠梨剖一作割之盡蠹蝕[illegible]采掇爽其一作所宜紛然不適口豈只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一作[illegible]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回風吹帳[illegible]閉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一作少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諭一云[illegible]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南海[illegible]

枯棕

蜀門多棕櫚一作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眾亦易朽徒布一作有如雲葉青黃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沈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一作能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一作形影摧殘沒藜莠

枯柟

楩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一作蒼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坼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為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一作[illegible]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

入奏（唐會要有劒南西山運糧使檢校戶部員外郎即此官也）迎風寒露（西都賦[illegible]承露[illegible]）繩橋（元和郡國志繩橋在茂州汶川縣西北三里架大江水篾笮四條以葛藤緯絡布板其上雖從風搖動而牢固有餘人驅牛馬去來無懼今按其制以竹為索闊六尺長十步輿地紀勝繩橋在維州保寧縣東十五里[illegible]長三十丈通蕃漢路[illegible]西蕃名長越橋[illegible]）火井（蜀都賦火井沈熒于幽泉[illegible]臨邛縣西南元和郡國志火井在臨邛縣南一百里[illegible]邛州西至[illegible]一百二十里）八州（[illegible]）三城（[illegible]兵馬悉付西川[illegible]相與酣酒[illegible]奴馬宴喜之至也）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柟一作楠）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一作古）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一作榦）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一云[illegible]）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illegible]）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度江灑（一作洒）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一作[illegible]）鐵，驕兒惡臥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一作[illegible]）亦足。

大雨（趙曰二詩皆上元二年作）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一作清）夏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水經注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寰宇記今謂左右有[汾?]湔內江外江）聲（一作大）怒號。流惡（以流其惡）邑里清，矧茲遠江皋。荒庭步鸛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隴畝，勸耕自官曹。四鄰耒耜出（一作出耒耜），何必吾家操。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一作日）明可把，水中有行車。秋夏忽泛溢，豈惟（一作唯）入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鼈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疏。馬嘶未敢動，前有深

趙傁曰此偶訪人之困而賦者王之罪侈如云不寶金玉之義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鶖後鴻（一作鶬）鶬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鶴曰吐蕃陷隴右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此云隴右河源不種田則隴右本盡失至廣德元年始盡取隴右之地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一作人）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一云千人去）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集壁梁洋四州皆屬山南西道寶應元年建卯月羌渾奴剌寇梁州建辰月党項奴剌寇洋州此詩當是寶應元年作）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一作南行）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馬將軍（馬將軍舊注指馬將大梁瑱以大曆十二年孛他遂州在涪江少南故曰江南蓋必死于段子璋之亂者）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一作搶）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漢節（鮑欽止曰上元二年段子璋反遂州刺史嗣虢王巨修屬郡禮出迎子璋殺之故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東（一作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一作用）固（一作因）其宜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一作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四百（後漢書獻帝贊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杜工部集卷之四

季振宜滄葦氏校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古詩五十六首 在東川再在閬州復還成都作

觀打魚歌

緜州江水之東(一作水)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眾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一作廻)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一作惜)，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緜州 寰宇記漢為涪縣屬廣漢郡即涪水上所經隋開皇五年改潼州為緜州以緜水為稱水經注緜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郪江也又言是洛水名水又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 赤鯉 古今注兖州人謂赤鯉為赤驥酉陽雜俎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決六十 杜寶大業拾遺錄緜郡涪水有大魚似鯉頭一角長尺餘鬣正赤從水出入橫渡逆流西北一餘里人過處果皆謂赤龍大鯉從潮而出此亦唐將興之兆 禿尾 詩義疏鱮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徐州謂之鰱或謂之鱅船所謂徐州禿尾也 槎頭 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肥美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為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六櫓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鯿一千六百頭 [illegible] 魴魚 [illegible] 洛陽伽藍記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素鬐 西征賦華魴躍鱗素鬐揚鬐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一作取)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一作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一作沙泥)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鬬未止(一云干戈格鬬尚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挺叉 西征賦垂餌出入挺叉來往注叉取魚叉也西京賦曰叉簇之所攙捔 山根 東京賦王鮪岫居山有穴曰岫其穴在河南小平山故有山根之句古今注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

越王樓歌

緜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越王樓 緜州圖經在緜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為綿州刺史日建李峴詩越王曾牧劍南州因向城隅建此樓橫玉遠開千峰雪暗雲下瞰一江流貞刺綿州本傳不載蓋史闕也

海椶行

左緜公館清江濆，海椶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一作目)是眾木亂紛紛，海椶焉知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左緜 蜀都賦于東則左緜巴中百濮所充舊注緜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海椶 唐子西遊治平院詩 [illegible]

姜楚公畫角鷹歌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一作稜稜)到幽朔。觀者貪愁(一作徒驚)掣臂(一作臂掣)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緜，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摶空上九天。

楚公（官至太常卿……）

相從歌贈嚴二別駕（一云嚴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廻首成都亂罷氣蕭颯（一作索）浣花草堂亦何有梓中（一作州）豪俊（一作傑）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一作騾）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一作火）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一作頃俄）膠在漆萬事益付形骸外百年未見（一作敢）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一作何）愁一軀交態同（一作真）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陳浩然本及草堂諸本題下並注云時方徐知道之亂吳若本無之趙曰崔盱之亂在永泰元年公已去東川若寶應元年徐知道之亂……往梓州作也題下七字乃注家妄添而後人不察以謂公自注也今從吳若本削去）

東川（元和郡國志梓州今為東川節度使理所）青螺粟（趙曰青螺粟相之紋也）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一作木）赤樹枝有鳥亂鳴（一作號）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一云何）擁隔

光祿坂（舊注在梓州銅山縣……）長弓（吳若本注云[illegible]多騎兄長弓子弟）

（[illegible]絕道路代宗[illegible]）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涪右眾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回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一作光）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才

山觀（輿地紀勝陳拾遺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左有唐趙儋撰碑詩廣陵……祭文）涪右（元和郡國志[illegible]）蔚藍（[illegible]）玉女（[illegible]）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一作宅）尚修椽悠揚（一作悠悠）荒山日慘淡（一作澹）故園（一作國）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一作超然）玉價郭振（一作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一作占）忠義感遇有遺編

（[illegible]彥昭[illegible]）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疏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

餘長者自布金禰龕只㲉如大(一作火)珠脫玷翳白月(一作日)當空虛甫也南北人蕪茲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碧褐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奉贈射洪李四丈(明甫)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邑(一作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寸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

屋上烏(詩傳寓人之宅屋烏所集也尚書大傳武王伐紂周公曰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孔叢子亦云愛屋及烏)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一作侯)侵星得使諸病人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達曙凌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汀洲稍疏散風景開快(一作怏)悒(一作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一作數)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俶裝(思玄賦簡元辰而俶裝注俶始也)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在(一作集)人遠鳧鳴亂登頓生曾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麗盡目(一作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一作加)時悼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歎

通泉(寰宇記通泉縣故西充縣地名黃蘚川崗嶺通泉縣通泉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壁絕二百餘丈小石山頂湧出下注涪江)亭午(天台賦羲和亭午要日在午曰亭午)

過郭代公故宅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衰冕直氣森噴薄(一本此下有[illegible])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群公有(一作見)慚色王室無削弱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一作跡)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草堂本插銳薄如在一聯在此下)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

郭代公(張說撰行狀云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調授梓州通泉尉落拓不拘小節常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不及私許之問蜀川之績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劍歌則天覽而嘉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先天二年知政事太平公主竊懷逆節結黨與蕭至忠崔湜等謀不軌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事起於承天門禍變危急宰相皆走避諸相皆竄公獨侍睿宗天門樓將侍睿宗開東宮兵至將欲投于樓下公親扶聖躬救衛乃止及上御承天門宿衛中書十四日得加實封下詔封代國公[illegible])

是何從與平章后之亂此
泥詩而不考古之過也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游梓州東還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膀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塡此行叠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張彥遠名畫記薛稷字嗣通河東汾陰人多才藻工書畫外祖魏文貞公富有書畫多虞褚手寫表疏稷銳意模學窮年忘倦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封晉國公竇懷貞黨之年六十九卒宋之問詩薛稷天后朝位至宰輔學書師褚河南時稱買褚得薛不失其節畫蹤如閻立本曾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相留請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佛一壁筆力瀟灑風姿逸秀曾張之匹也二跡之妙李翰林題讚見在張燕公撰州判蒲君碑公諱叔瑜考太師鄭文貞公公書于草隸妙絕時人以筆意傳次子華及甥河東薛稷世稱前有虞褚後有薛魏金石錄記名總曰薛稷書如鳳翥花[illegible]地記勝薛稷書慧普寺三字 陝郊 吳若本注公詩曰陝郊方徑三尺筆畫雄健在通泉縣慧普寺樂古堂 越陝郊北顧臨大河 垂露 金壺記漢曹喜字仲則工篆隸為懸針垂露之法後世不易 通泉 梁劉曰趙彥昭傳云與郭元振薛稷善郭傳云與薛稷趙彥昭同入太學結郭與薛稷為同舍後又會于通泉也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眞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鶊鄰高堂未傾覆常一作得慰嘉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眞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名畫記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其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名畫錄今秘書省有稷畫鶴時號一絕又蜀郡亦有鶴并佛像菩薩青牛等傳于世並居神品封氏見聞記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問為讚工部尚書廳有薛畫樹石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稷畫鶴皆稱精絕米芾有題所得蘇氏薛稷二鶴詩 青田 晉永嘉郡記曰有沐溪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所養 赤霄 七命排閶闔干赤霄之表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游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哀中流一作聲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一作流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過一作露霑人衣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一作興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騕褭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一作諸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尊前還有錦纏頭

董嬌饒 玉臺新詠宋子侯有董嬌饒詩毛晃韻新增嬈字與此詩作妖饒宜正之 纏頭 太眞外傳上戲曰阿瞞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 唐書舊制出錦三匹羅五十匹紗一百匹為千匱纏頭之費 御覽 舊俗賞歌舞人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享加恩借以為制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佩劍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一作已）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王司直（贈友詩官有王司直即其人也）仲宣樓（方輿勝覽在荊州府城東南隅張謨時高季興建）吾子（儀禮望吾子之教也注吾子相親之辭）

短歌行送祁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祁一作邢）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動（一作勸）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柂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爲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江樓（方輿紀勝在合州州治之前山學七山坐山俯其前下臨漢水）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陌（一作伯）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飈目存寒谷冰出塵閟軌躅畢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羈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

金繩（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爲地有八交道黃金爲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一作消）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一作人）昔如（一作若）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或（一作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一作亂）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迴首

青草湖（荊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周迴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以爲名一名洞庭湖南連青草洞庭湖西岸有沙洲洲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東湖也）東皇（隋志曰荊州尤重祠祀屈原製九歌蓋由此也五臣曰太乙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

山寺得開字章留後同遊

野寺根（一作限）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雖（一作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爲顧（一作賓）徒（一作從）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華臺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一作人）道苦自哂同嬰孩

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一作[illegible]）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一作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罷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曹霸（名畫記曹霸魏曹髦之後髦畫稱于魏代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江都王（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太宗皇帝猶子也多才藝善書畫鞍馬擅名垂拱中官至金州刺史唐朝名畫錄江都王善畫雀蟬驢子應制明皇帝府十九瑞應圖實造神極妙）乘黃（穆天子傳伯夭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以極西土前漢書[illegible]畫馬黃帝時人欲跡其德度似不可得而拳也若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真為耳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之馬未嘗如此特論其神駿謂大而今不知其形狀異也）照夜白（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開元記照夜白封太山回今陳閎圖之畫鑒霸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騂緋衣閣官牽照夜白）龍池（唐六典注曰興慶宮今上潛龍舊宅也宅東有舊井忽涌為小池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景雲中其沼浸廣蓮而洞為龍池焉）拳毛騧（長安志太宗所乘六駿石像在陵後在日本玉騧千[illegible]時乘有石真容自拔箭處贊曰月精按轡天[illegible]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有中九箭處金石錄太宗六馬其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師子花（杜陽雜編代宗自陝還命御馬九花虯并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九花虯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也額高九寸毛拳如鱗以身被九花文號九花虯亦有師子驄皆其類天中部獻杜詩注師子花郎九花虯也）新豐宮（唐志新豐有驪山唐志昭應本新豐有宮在山下）獻寶（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見[illegible]河宗氏天子沈璧于河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器玉[illegible]引水經注云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乃導以西邁矣[illegible]注周穆王自此歸而上昇蓋以比玄宗之升遐也）射蛟（前漢紀元封五年武帝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金粟堆（舊書明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三十里金粟山廣德元年三月葬泰陵）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一作衷）嗷嗷十載（一作年）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一作賢俊一作愧為力）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絲直當令（一作今）（一作豪俊）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一作難）已矣文彩風流猶（一作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一作晉末）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一作年）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一作颯颯）來（一作猶）酣戰先帝天（一作御）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一作夐）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一作狀）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一作盡）善（一作妙）蓋

白公私倉廩俱豐一作富 [illegible]實九州道路無豺虎晉作[illegible]遠行
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
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
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
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
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
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晉作淚江漢身一作長衰疾

明皇紀開元二十五年天下斷死刑五十八歲[illegible]鳥巢寺之獄上以推功元輔封李林甫為晉國公牛仙客為豳國公鄭芳[illegible]曆開元二十八年天下雖富京師米價斛不盈二百絹亦如之東由汴宋西歷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刃

冬狩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
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
落日廻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馲駝嵬峞垂玄熊東
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
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為見羈虞羅中
春蒐冬狩侯一作候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
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
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廻轡擒西戎草中狐
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
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舊書嚴武傳上皇誥以劒兩川合爲一道是時已廢東川節度使故章以刺史領留後事時云東川節度則沿其舊稱也時代宗幸陝詔徵天下兵無一人應召者故公賦激言之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一作中宮 一作中官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
翡翠稀復恐征戎一作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一作山動搖世
封刺史非時一作常朝蓬萊殿前一作殿諸主將才如伏波不
得驕

呂太一 舊書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縱下大掠廣州[illegible]代宗即位中官呂太一於嶺南殺節度使張休縱兵大掠端州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黃鶴曰考舊史宦官作中官呂太一師古注云拾遺有呂寧為太一宮使唐未有此官實太一郎人名也亦朝不云官寧按鶴注是所謂拾遺者即師古作家撰如鶴注之類

刺史 舊注太宗時溪洞來歸順者皆授以刺史不以時朝比于內諸侯姑務羈縻而已公兩川說八州豪歸心于其世襲刺史

箋曰此詩言唐羈縻之法溪族小動搖言其小小動觸遷置之不調也世封刺史非時朝不責以時朝之禮也如此則溪族懷降宥以來得生事于外口也蓬萊[illegible]禁[illegible]者而言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一作犬羊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
襄野揚鞭忽是過湖□晉作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
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
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一作令生江邊老翁錯料事
眼暗不見風塵清

揚鞭 世說王大將軍始下明帝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敦兵于湖陰故曰湖城吳若本注曰晉王敦舉兵內向元帝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事向唐以來皆謂故句誠故溫庭筠樂府有湖陰曲余陵地名有湖陰張文潛云微行至于湖何所

嬖孽 謂代宗不能誅程元振也

贈別賀蘭銛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荊榛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

老驥倦驤首蒼鷹（一作饑）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國步謂代宗幸陜初還也芋文選注卓氏云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卓氏之所以致富者也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口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颻適東周來往若（一作亦）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一作匪）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

賈侍郎（按賈至傳廣德二年為禮部侍郎）口星墜燕地（廣德二年史朝義縊死傳首京師）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一作雲）山白閬州城北玉臺（一作臺玉）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鬭且未歸應結茅齋看（一作向）青壁（一作嶂）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靈山寰宇記仙穴山在閬中縣東北十里南地圖云蜀山峰多崩樹古蜀王鱉靈帝登此山因名靈山山東南隅有五女壇漱石山頂有池常清有刻穴盤絕教有一小徑通　玉臺唐滕王嬰元嬰好遊之有滕王亭子　江色（一作山）　花出（一云閬山）　嘉陵水經注漢水又南逕閬中縣東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謂之嘉陵水又名西漢水又名閬中水寰宇記云水源出秦州嘉陵因名嘉陵水北閬中即閬中水亦曰閬江又曰渝水　閬中閬中山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閬中名山志云閬中山多仙靈遊集蜀方輿勝覽亦名錦屏山在城南三里蜀志郡云閬之為郡高深拌群藩之衛有五城十二樓之險據

三絕句

前（一作去）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齧臂時迴頭却向秦雲哭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畧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渝州殺刺史通鑑永泰元年段子璋反梓州殺縣陷劍南渝無此事也師古云吳為殺渝州刺史劉卞杜鴻漸討平之崔旰反於成都杜鴻漸請平其事在大曆元年與三年之間崔旰殺刺史崔寧之場于大曆三年楊子琳攻成都為崔寧妾任氏所敗何從討平閬州天寶亂後蜀中山賊寇路渝閬之亂史不及其詳而杜詩載之師古妄入因杜詩而附為之說殊可笑其事姓名皆師古偽撰以欺人也注杜者之可恨如此

駱谷寰宇記駱谷道在洋州興道縣北三百餘里入谷至長城即此谷道也此道廢久武德七年後開其北口在盩厔縣又西南入駱谷出洋州真符縣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一作此都適無
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一作斯須大將赴朝廷羣小起
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劒
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
漢殊西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
鏡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
爲魚唱和作威福孰肯一作能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
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一作流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
雨聞號呼鬼一作人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
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
難爲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
步屧一作屧步萬竹疏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一作我裾鄰舍喜
我歸沽酒携[]蘆一云提葫蘆大官喜一作知我來遣騎問所須
城郭喜一作知我來賓客隘一作溢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
腐儒飄飖一作飄飄風塵際何地置一作致老夫於時見一作是疣贅
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

寶應元年四月嚴武入朝七月劒南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反八月伏誅公携家避亂往梓州廣德二年武鎭劒南公復還成都草堂此詩云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謂武入朝而知道反也北斷劒閣隅謂知道以兵守要害武不得出也賊臣互相誅謂知道爲其下李忠厚所殺也王洙[illegible]健道皆以爲永泰元年避崔旰之亂而與若水于[illegible]成都之下注云郎楊子琳柏貞節之徒是時嚴武已沒公下峽適彼何當復歸草堂哉注家唯黃鶴能辨之鬼妾趙云鬼妾鬼馬如何加以亡者之妾侍鬼房祀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一作歲離立如人
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一作含秀發疎柯亦
一作已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掁直庚切撥損得
愜一作恢千葉黃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
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爲我起
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一作送老資聊待一作將偃蓋張我生
無根帶一作蔕配爾一作汝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一作相
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水檻

蒼江多風飈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
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如一作爲谷何傷浮柱欹
扶顛有勸誡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廈傾可以一木
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爲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
悲

浮柱西京賦時遊極于浮柱注三輔名梁爲極作遊梁置浮柱上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青溪上日傍柴門遊
蒼皇避亂兵緬邈懷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
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
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
甚一作如疑鬼物憑不顧剪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

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𠦑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薙葺衰疾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憇息歡

若面勢（雖十注若順也）

除草（吳若本注去𧂐草也𧂐音潛山韭）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露（一作雪）一霑凝（一作衣）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一作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釣舟（委曰周禮薙氏掌殺草若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以釣舟載而致之水此木化也）

揚旗（二年夏六月成都尹嚴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江（一作風）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一作四）馬入駛駛揚旗（一作旌）旌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一作衝）風颸急去擘山岳傾材歸俯身盡妙取略地平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州陷□□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

三州（柳芳唐曆廣德元年復遷劍南節度高適不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一作細）織成開緘風濤涌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一作魍魎）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裋（一作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一作縈）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一云已）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晉作真）阻兵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一作故）藜羹（晉闕一作晉闕）

織成（廣雅天竺出細織成宋書禮志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者皆爲禁物）李鼎（上元元年以羽林大將軍李鼎爲鳳翔尹兼鳳隴等州節度使二年二月党項羌寇寶雞入散關陷鳳州鳳翔李鼎邀擊之六月以鼎爲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來瑱（來瑱爲襄陽節度使代宗潛令裴茂圖之瑱擒茂于申江入朝謝罪廣德元年正月貶播州尉翌日賜死于鄠縣）

箋曰史稱嚴武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在武幕下此詩特借以諷諭朋友責善之道也不然甜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意乎此章當是鶴次于廣德二年在嚴鄭公幕中之作當從之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一作男兒一生無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一作烜赫）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文彩一作今）日饑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一作文移晚將末節交年少）當面輸（一作論）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一作莫）爭好惡莫相疑

末契（降機數邀賦詩末契予後上公將老而名客）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當（一作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一作音）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一云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一作上）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憑（一云憑逢）南轅吏（一作使），書札到天垠。

主人（趙云指郭英乂，鶴云指嚴武，為是。蓋英乂雖嘯奔，簡州為晉州刺史韓澄所殺，不當云薨城府也）

杜工部集卷之五

錢曾遵王氏校

爲客寛邊愁兆有四嶽明至理漢二千石眞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一作絲)裘霜雪迴光避錦袖龍虵(一作蛇龍)動篋蟠銀鉤紫衣使者辭(一作辤)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英華此句下有邊愁苦峻栗施耽七字)

裴施州(裴冕寶應元年以右僕射兼山陵使坐附李輔國貶施州刺史數月移澧州大曆中復爲左僕射兼御史以疾卒枚叙曰若二大曆四年冬詔復入相裴于長沙按詩作在大曆二年之間二年二月史可藏左僕射裴冕薨于施州但記其入相之年也史不書自施移澧不詳其後然以公詩考之冕當久于施州當北自澧移施也史于移澧先後如高適彭蜀等巴蜀之事多錯誤皆當據公詩考正之)

鄭典設自施州歸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愼所出(一作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一作遊)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草堂刊本木作天)登頓入天石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戚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一作甚)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敕廚倍常羞杯盤頗狼藉時雖屬喪亂事貴賞(一作當)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群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鉤森疏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求(一作來)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惜(一作借一作迹)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塞(一云寒)嶠穿蘿蔦冪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

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施州(元和郡國志春秋巴國之界漢爲巫縣之境巫縣今夔州巫山縣也後周置施州因改爲清江縣後漢隋縣皆仍之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夷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注夷水即很山清江也水色淸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淸因名淸江也 敕廚 雕好尚嚴及晉珍饌會賓友滋味品數生客有數千名者)

柴門

孤(一作弧)舟登瀼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彩没窮兆餘光散唅呀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鏃鋋滌濯秋色氣(一作氛)昏靈日車峽(一作陜)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巨渠決太古衆水爲長蛇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一云約身)身(一作約)不願(一作欲)奢茅棟蓋一床淸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一作賤)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于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上雲氣杉淸(一作青)延月(一作白)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

瀼西(水經注白帝山城東傍東瀼溪即以爲隍夔府志夔州大昌縣西有十瀼西頭也水分一南流爲東瀼溪一西流爲西瀼水方輿勝覽白帝城周圍泊永安宮南) 峽門(峽在夔之東自黔江至郎瀼西也北上二百八十里江會于坂前夾兩門都四百五十灘謂之三峽若郎明月峽巫山峽黃牛峽其有灘瀧頭懸崖之類皆不與三峽之數)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一作嘯)見我顏色溫並坐石下堂(一云堂下石一云石堂下)俯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

壁上朝暾自非脆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
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
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一云泯泯）濺我裳
悲氣排帝閽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臥江漢
但媿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起予幸斑白
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
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況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
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如過鳥
故里今空村

古信州（寰宇記夔州春秋時爲夔子國漢爲魚復公孫述爲白帝蜀爲永安吳大同三年立信州武德二年改夔州）

雷

大旱山岳燋密雲復無雨（一云雲如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
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
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
誰數暴尫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
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一云數然）堯
湯免親覩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
陽不猶愈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一作弩）復吹霾翳散虛
覺神靈聚氣暍腸胃融汗滋衣裳污（一云污）吾衰尤拙計
（一云計拙）失望築場圃

火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一作蛇）龍驚惶致雷
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昈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
（一作太）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
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棹（一作漢）騰（一作滕）煙柱勢欲焚崑崙光
彌灩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一云吼聲）纏猛虎神物已高飛
不見（一作共）石與土爾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
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
亭更深氣如縷

（昈 上天垂文彩似又明也[illegible]之處亦爲火所崩[illegible]者明也[illegible]西京賦[illegible]中央[illegible]以[illegible]也音戶火之焚山凍崩而嵐陰昈亦其義自明）雲氣（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河棹（[illegible]作河漢[illegible]）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
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
亭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晚風爽烏匼筋力蘇摧折
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一作供）旱
魃園蔬抱金玉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一作經）
衰歇前聖眘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
迴斡灑落唯清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
行列欻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胡馬挾雕弓鳴弦不
虛發長鈚逐（一作及）狡兔突羽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
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煉丹砂未念
將朽骨少壯跡頗疎歡樂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
難翦拂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

要詞鈔

烏匼 吳若本注匼𠴬武擬古皮弁裁縫用以為帽以色別貴賤皆咸和中制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官白帢二宮省官白紗帢作帢字書集匼字音恰 旱魃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世紀武王自孟津救 冠左旋右麾之渡河于武王自旁觀人于柳下而天下服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一作仙意一作竟難候此事終蒙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妝立龍駕具曾空世人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門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一作瓜果中初筵浥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姑舅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一云勿嗟丈夫雄

神光 荊楚歲時記七月七日其夜灑掃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為徵應 鳴玉 吳若本注當作禁 曝衣 宋卜子楊園苑疏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後衣登樓曝之 蛛絲 荊楚歲時記七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鍼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者則以為符應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大暑一作火運金氣荊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一作大轉不樂旅次兼

百憂螟蚳暮偃蹇空牀難暗投炎宵惡明燭況乃懷舊丘開襟仰內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修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興一作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驊騮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籌一云時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淒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臨池 金壺記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 東吳精 李頎贈張旭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一作尚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一作飛鞲上

馮紹正 歷代名畫記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八年為戶部侍郎尤善鷹鶻雞雉盡其形態嘴眼腳爪毛彩俱妙曾于禁中畫五龍

有蕃籬是缺是補截伐篠蕩伊仗（一作杖）支持則旅次[illegible]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㮇[illegible]（作搏）突夔人屋壁列（一作例）樹白菊（一作莉）鏝為墻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一作害）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一作文）誦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一作[illegible]）僕清晨飯其腹（一作腸）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成委積（英本作積委）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一云杖）苦（一云若）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脩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夔人（朱仲晦曰夔人以山谷為州人耳而山谷乃有黜川虎夔蕭之語此頌又用蕭騷按黜字見[illegible]光殿賦自為虬龍動貌元無翻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　賢府主（[illegible]）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作[illegible]）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一作谿）老傾筐蒲鴿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沈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一作兒）抱東陵（一作漢）跡蕪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信行遠修水筒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一作根）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一作食）貌赤媿相對浮爪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高麗本作佩）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方士符（神仙傳葛玄取一符投江中順流而下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　將軍蓋（古今注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為曲蓋將戰國嘗以賜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作偶注引[illegible]山而泉蔭偶字較甚字為是宜從之）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筯香飯兼苞蘆經齒冷于雪勸人投此（一作比）珠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又作[illegible]）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屠蘇（[illegible]木注云屠蘇庵也廣雅屠蘇庵也服虔通俗文屋平曰屠蘇[illegible]）露寒（上林賦過騁騕褭[illegible]注云在雲陽甘泉宮外）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一云枕大江）百頃平若桉六月青稻多千畦碧
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
斷岸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一作冊）
見（[illegible]）芊芊（一作芋芋，一作莘莘）炯翠羽剡剡生（一作向）銀漢鷗鳥鏡
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一作傳）傳白粲玉
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
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

玉粒（[illegible]）紅鮮（[illegible]）

（[illegible]）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趂制不禁喧呼山腰宅
課奴殺青竹終日憎（一作增）赤幘蹋藉盤案翻塞蹊使
之隔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一作未）歸問
兒所爲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一作苦）突過
觜爪還污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
自此均勍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一作損）損益明明領處
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戚其流則凡
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一作久）冰釋未似尸
鄉翁拘留蓋阡陌

赤幘（[illegible]）風雨（[illegible]）尸鄉（[illegible]）

（[illegible]）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傷
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清晨蒙（一作送）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
存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一作在）
中園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荊棘暗
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爲態何
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
羅紈一經器（一作氣）物內永挂粗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
避戎軒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苦苣（[illegible]）馬齒（[illegible]）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旭（一作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
崟曠望延駐目飄飄散疎襟潛鱗恨水（一作川）壯去翼依
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櫪遍天下水陸兼
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
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
歸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爲蘇門嘯庶作梁
父吟

山陰（陳浩然注山北曰陰時喪亂九州分裂號若山陰可以避亂也）石櫕（杜田補遺廣韻曰櫕音爪木名皮可食或云善本止是石）原十年（趙曰公以乾元二年入隴右至大歷二年爲十年）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一作村）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
夕蓬莠獨不（一作猶）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
時摘（一云采擷）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一作筒）午際
洗剝相蒙幂登牀半生熟下筯還小益加點瓜薤間
依稀橘（一作木）奴跡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飽食復何
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
年黃金且休擲
蒙瀨（[illegible]）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一作秏）稻向畢清晨遣女
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
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搰搰除草置岸旁
穀者命之（一云全生）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
常吳牛力容易並驅（一作去）動莫當（一云莫當勞）豐苗亦已穊雲
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堤防督領不無人提
攜（一作挈）頗在綱荊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
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
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
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
壞舟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
佇（一作倚）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
岑昏渾衣裳外曠絕同層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
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
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胸
襟焉得（一作能）輟兩（一作雨）足杖藜出嶇嶔條流數翠實偃息
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
頭上簪

雨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一作去）雨灑石壁
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一作山）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
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爲
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
山臺
翠龍（高唐賦蜺爲旌翠爲蓋）

雨二首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
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沈思情延佇
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一云寇在）復幾
許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迴風起清曙（一作曉）萬象萋已
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
白連檣荊州船有士荷矛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
役羣盜下辟山總戎備强敵水深雲光廓鳴櫓各有
適漁艇息（一作自）悠悠□歌負樵客[illegible]滯一老翁書時記
朝夕

晚登瀼上堂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
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壠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
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
所思注東北深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爲冗
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冢
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
斯人（蓋指房琯嚴武之流公所相期濟世者也）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一云北）
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
梁逝水自朝宗鎮名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
桑非關（一作北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
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
萬行龜蒙不復見況乃懷舊（一作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
熱中腸憂來杖匣劒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
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
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祖父塋纍纍
塚相當
蓐收玄冥（蓐收金神西方也玄冥水神北方也謂秋之時蓐收將退而玄冥方來喻長安漸凋敝而隴山方無望于是暢也）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爲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
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
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屨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
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悠邊月破鬱鬱流年度
鍼灸阻朋曹糠粃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
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尪羸愁應接俄頃恐違（一作遻）
迕浮俗何萬端幽人有獨（一作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
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
髮暮
宿留（從舊宿留謂上師古曰有所須待也）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
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荊扉
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或一云）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
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但此白屋
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爲爾
揮相攜行豆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

幾諦添軍旅用追此公家威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奔飛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靄而至潺潺石間溜汩汩松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皆(一作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我私(一云載穀)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吳若本注峽內鑿井取江水喫)

種萵苣(并序)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坼伊人(一作獨野)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轗軻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一作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于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雷欻奔命師伯集所使指麾赤白日澒洞青光(一作色)起雨聲先已(一作以)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苣兮疏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塞敗芝蘭眾多盛荊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耻登于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顏入筐篚

人莧(園雞莧實即人莧也莧有六種入藥者人白二莧) 宗生(吳都賦宗生高岡族茂幽阜)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一云歸舊宇)旁舍未曾嗔老病忌(一作恐)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一作日)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一作晚)來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荊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一作及)筋一步再流血尚經(一作驚)矰繳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

白鳧(古樂府艷歌何嘗行曰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群侶淚下不自知余用古樂府艷歌行四解之意)

杜工部集卷之六

季振宜滄葦校

杜工部集卷之七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注

古詩四十九首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高麗人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頴銳一云脫物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一作氣流沙磧未甚拔行間口口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飛兎不近駕鷙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肅一作蕭蕭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口馬繼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一作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王冊清河公房琯也時自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爲可收後效遂釋之天王拜跪畢讜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一作雲 一云飛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闢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撫禁暴清一作靖無雙一作靜爽氣春淅瀝巷有從公歎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帳望王土窄不得見淸時嗚呼就窀穸永一作空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一作蹟嗟嗟一作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鄧景山爲太原尹爲軍衆所殺

行間 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爲朔方將少習軍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爲押衙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周佖爲翰押衙 甲外 鮮于注甲外軍陣之外也 有遊騎掠軍聲什伍者 九曲 拔石堡城除右金吾衛將軍十二載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矣却喚何物 偏裨 哥舒翰爲元帥奏充元帥府馬軍都將每事獨與思禮決之 手格 安祿山事蹟翰至潼關津火拔歸仁帥諸將開門請降祿山翰自縶之欲下馬遂以毛縶于馬腹遂將其腳控撥出驛路怒指輾自縶其猴又被奪轡攏馬就乾祐送于洛陽 塞望 魏徵日言肅宗即位于靈武未聞之請以塞人望也 請罪 至西北潼關大行在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于纛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後效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賁新書云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效遣獨斬承光安祿山事蹟十六日玄宗幸蜀十七日至金城是夜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卽令赴鎮舊新二書記思禮叢下被釋與公詩合而通鑑載思禮自潼關至在次馬嵬驛之前又云卽授節度使恐當有誤 屯兵 爲副使與房琯便橋之戰不利除爲關內節度使尋遷守武功賊將安守忠等來戰思禮以其衆退守扶風賊游兵至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戒嚴上命郭子儀以朔方之衆擊之而退 金城 寰宇記景龍四年送金城公主至始平縣因改爲金城縣矣 太原 從廣平王收西京領兵先入淸宮還兵部尚書霍國公李光弼鎮河陽以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惟思禮而已 鄧大夫 思禮薨管崇嗣代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數月召景山代崇嗣思禮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景山以文吏見稱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爲己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軍衆怒遂殺景山

故司徒李公光弼 廣德二年七月卒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口一作氣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一作多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一云蘇 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

里初安帖青蠅紛一作徒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埽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一作數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叠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晉陽祿山之亂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奔蜀未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爲當關有以光弼爲雲中太守充河東節度副使爲關內守校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史思明等四僞帥率衆十萬餘攻太原拒守五十餘日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 河陽思明殺慶緒即僞位陷洛陽光弼率軍赴河陽大破賊衆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收懷州思明來救逆擊于沁水之上又敗之遂拔懷州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于闕下進爵臨淮郡王顏魯公神道碑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摯悉河北之衆萃于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于河陽南城之南彌亘數十里攻表裏交敵公設方分統襲其虛而大破擊軍擒其大將徐璜玉擊僞以身免思明心悸氣索烟火不舉者三日官軍大振 河汴實錄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于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鄆來瑱旋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自河中入朝復拜太尉出鎮臨淮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吐蕃犯都上幸陝詔追光弼率衆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初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恥成疾薨于徐州神道碑遂歷徐州因召田神功與同宴宿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俾先欽以竄之分尼下隷于其將翁鄉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輔將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上在陝州以公爲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于徐州將赴中都屬病疾增劇公知不起使使辭表奏辭廣德二年七月薨于官舍將吏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今爲不孝子矣夫復何言 槐里長安志槐里故城即大丘城在興平縣東南一十里即漢書所謂槐里環隄者也神道碑云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銘曰渭水川上檀山路旁檀山在縣西北四十里漢武帝葬在槐里之茂陵編錄霍去病墓去茂陵不三里光弼墓在焉猶在之接近槐里故曰槐徐槐里接 光彩國史補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營壘如也十卒也旌旗幟也光弼一號令之精彩皆變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永泰元年卒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

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一云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一作來勤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颻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一作見忠臣氣不一作未平密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一作至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一作市尚書無履聲群烏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荊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一作書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一作冀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無舊本作虛爲時本作虛橫橫字蓋公自況也馬融笛悵望龍驤塋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大賢後舊唐書中書侍郎挺之子神氣隽爽敏于聞見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生淡友誠嚴挺之於歷臺省亦有時名取裴晞之女嫉三久妾一人嚴武今與其父兄也求爲大人見夜虹而產嬰孩其狀端偉顯異常流舊注大賢後謂挺之之子唐詩紀事甫與武世契也官醉謂嚴子陵非也 小心登武床呼斥其父名而武不怍 河隴武在隴右節度使時翁奔充判官遷侍御史此云飛傳自河隴蓋祿山之亂武自河隴訪知天子所在趨赴劍閣然後玄宗遣赴行在也 謁帝舊書至德初武使節赴行在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至是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按公此詩則武亦如張鎬房琯以玄宗命赴行在者也房琯

首為之而旋生瑄黨語書與劉秩並列亦以蜀郡舊臣之故也當據以補唐史之闕蕭關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如淳曰匈奴傳入朝那蕭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寰宇記平涼府高平縣本漢高平為安定郡治蕭關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肅宗自彭原至平涼郡數日始回軍趨靈武武蓋于平涼謁見者也四登為京兆少尹拜成都尹遷京兆尹復拜成都尹故云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按舊唐嚴武傳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兩川併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詩所謂三掌華陽兵之而後三持節者是也惟史于武傳不記其遷拜歲月與兩川之分合新舊書志表與諸書互異莫能歸一余詳考之兩川之分始舊書地理志云至德二載十月玄宗駕迴西京改蜀郡為成都府長史為尹又分劍南為西川東川各置節度使新書方鎮表亦同而唐會要則云上元元年二月分為兩川會要誤也先是稱劍南節度至是更號西川節度兼成都尹乾元二年以裴冕為之令兩川分于上元則裴冕何得先兼成都尹乎武傳載上皇誥令劍南兩川為一道余謂合兩川非上皇語而分兩川始于上皇語蓋兩川之後上皇之誥不行久矣此史誤也圖經云至德二載明皇幸蜀始分劍南為東西兩川西川治益州東川治梓州此其誤也武以乾元元年六月貶巴州刺史未久而節度東川上元二年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奔成都武自東川入朝當在負前然則武之初鎮蓋在乾元元二之間也兩川之合也舊書志以為廣德元年新書表以為廣德二年唐會要則以為廣德二年正月八日蓋皆在武三鎮之時舊書武傳云上皇誥以劍兩川合為一道拜

杜集卷七　　五

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則合兩川任武再鎮之日余謂舊書武傳是而志表諸書皆非也按高適傳劍南自玄宗還京後于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疏奏不納後綿州副使段子璋反崔光遠不能戢軍以適代光遠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以適傳考之適論罷西川節度在子璋未反之前及子璋反李奐敗而光遠不能救制東川故朝廷用適前論合兩川為一而罷東川也光遠之罷也武實代之武召入以適代適失西山三州又以武代適實代武而武又代適謂適代光遠者誤也舊杜工部年譜記曰上元二年東川段子璋反李奐走成都崔光遠命花驚定平之縱兵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監軍按其罪冬十月恚死其月詔命嚴武此武代光遠之証寶應元年杜有嚴中丞見過詩曰川合東西瞻使節系曰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此武再鎮時合兩川之証也李奐雖重有節度亦不能久于東川何自負後直至張獻誠無一人除東川者乎故門舊書武傳是而他皆非也若大曆初復分兩川舊書云在崔寧鎮蜀之後而方鎮表以為元年會要及盧求成都府記以為二年正月按元年杜鴻漸表張獻誠以山南西道兼領東川至二年而始定此又當以舊書會要為是也舊書既失之不明多所牴牾而通鑑則尤疏略武之初鎮通鑑既失載而再鎮則載于寶應元年六月是年四月召武入朝二聖山陵為橋道使杜云六月出鎮七月徐知道反以守劍閣武九月尚未出巴故杜有何路出巴山之句而云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進何得謬之甚也胡三省泥于通鑑乃云武只再鎮劍南唐書蓋因杜詩致有此誤則箋釋更不可考矣讀書之以俟博聞者柳色張敞傳為京兆尹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遊俠傳城西柳市萬章號

云細柳倉有柳市三輔黃圖云長安大俠萬子夏居柳市馬融笛馬融長笛賦序獨臥郿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殷芸小說馬融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笛聲一發感得蜻蛚出吟有如相和出融別傳龍驤塋王濬傳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天寶九載卒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虯鬚似太宗色映塞外一作塞花
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
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一作退朝後或在風
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
駪駪詔王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一作人
回翠麟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人雖獲多天笑
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如馬

杜集卷七　　六

久上陳竟無銜糜虞聖聰一作慈朔多仁官免供給費水
有在藻鱗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
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
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
久狐兔鄰宛彼漢中郡王弟漢中王瑀文雅見天倫何以開一作慰
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
磨滅衰謝增一作多酸辛

虯鬚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虯鬚上可挂一弓酉陽雜俎太宗虯鬚嘗戲張挂弓矢主恩南卓羯鼓錄汝陽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音律隨遊幸頃刻不舍上嘗語花奴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花奴端秀過人宮更得公卿間令聲耳新書璡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猛獸張彥遠名畫記高平公鎮太原進玄宗馬射真圖表曰玄宗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遊畋必有繪事豈止雲夢殪兕楚人美

（旅甚之時唐陽浙數遊史稱楓盛之感王嗣陳同甚玄宗馬射圖）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一作淩）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一作澈）寶珠惠龍宮塔廟湧（一作涌）浩劫浮雲（一作雲浮）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眄睞已皆虛跂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一作惟）勸後世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一作藏多）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一作三）張勢衰俗凛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一作悲）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日斜鵩鳥入魂斷蒼梧帝榮（一作策）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一作行）夙擁文侯篲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敝（一作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嚌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一作捐）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一作雅）未甘特進麗（李嶠）是非張相國（燕公說）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挺（英華作關鍵正云鍵挺二字恐誤也）歘不閑倒（一作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悵慨嗣眞作（李大夫）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鯤鯨噴

迢遞坡陁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張柬之等五王泊狄仁傑六公）憂來豁蒙蔽

碑版（舊書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賙給（陳州之獄許州人孔璋上書救邕曰斯人所能拯孤恤窮救人之急積而便散家無私聚）獨步（唐詩紀事邕知名長安中孤天寶初自汲郡北海太守入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以文章獨步矣畢聽故有九臯鶴唳之句朝野傳誦詞賦甚稱玄宗言邕在陛下章書諭正直辭辨義烈皆過人時謂六絕）太常議（太常博士李處直議…辯日邕…）二張（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收張昌宗兄弟付法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璟所請孔璋書曰往者張易之用權人與其口而邕折其角…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會卓然起搶首…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于日昃敕使驟救之）放逐（初邕始以與張柬之善貶南和…又貶崖州召還爲姚崇所嫉出括州徙爲陳州玄宗東封回邕于汴州謁見累獻詞賦頗自矜衒張說甚惡之發陳州贓事抵死孔璋上書請代邕死貶欽州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洛陽獄（及休咎詞狀連引勅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年七十餘後漢蔡邕傳下邕負于洛陽獄范集曰以辛卯詔書收邕送洛陽詔獄）崔蘇（新書孝融蘇味道齊名朝野號崔蘇杜崔蘇者融味道也唐詩紀事註云崔信明蘇味道杜審言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崔融蘇味道杜審言李嶠也明誤矣）是非（張說曰燕公文思如懸河注水略之不竭既優于虞亦不減王王後信然媿在盧前謙也又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特以是）關鍵（老子道經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河上公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鍵可得開）嗣眞作（杜審言有和李大夫嗣眞奉使存撫河東詩）哀贈（唐詩紀事代宗時甫以其遺贈例贈秘書監）六公篇（趙明誠金石錄唐六公詩李邕撰胡皓書序二十八首八公名而不見其詩獨得石本其文詞高古其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爲一章董遊書遊云李北海六公詠今泰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序文竟不盡載遺佘荊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刻故得云今人想見其風采宜老杜有云余見邕所撰立極時至今讀之令人想見其風采宜老杜有云余見邕他文亦乙若是壯厲磐拔殆感憤而作故氣激于內而橫放于外者也序云邕爲荊州令新舊書皆不書）

箋曰論夕以下論其文也楊李從蘇遊同時文筆之士嘗之論文也嘆其
蘇之已逝伏盈川而口持進與燕公之論相合燕公首推盈川次及於李
世皆嘆其見亦之當何至于邕則相視不少貸甚許李已皆沒而邕獨與
說爭名說辨邕剌亦邕之爲才揚已有以取之盡識用所以致敗于于將
見秘也陽從然不附用老子道經之言也倒及以下論其時他邕之詩可
以接跡我朝六公之論可以追配劉與之作所謂補律備論懸與辭順追
遥也勝部之務也李嶠以下請加何武中一爲表上之則何了係
如從而已則其客從諸此所以皆今追古而不能自已者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一作偏徐兗讀書東嶽中十載考墳
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負米晚爲身每食臉必
泫夜字照爇薪垢衣生一作帶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
勞顯一作顯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一作辭幽人歸
來潛京輦射君東堂策射一作對策一作君東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
一作制未乾乙科一作已大闡文章日自負吏祿一作亦累
踐晨趨閶闔内足踏宿昔趼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
卷不暇陪八駿□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
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一作不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
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文苑英華云秘書茂松色屢扃雨塢曄前後百卷文校隸昔時書黏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玉作止木屢扃作所從篆刻作制作溟漲本末淺青
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剸反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
煌齋房芝事絕萬手搴垂之俟來者正始徵一作貞避嫌名勸
勉不要懸一作卷黃金胡爲投乳一作亂贙一作結交三十載吾與
誰遊衍滎陽復冥寞罪罟已橫罥音決嗚呼子逝日始
泰則終一作卽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
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餞

新書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
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
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
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東堂 寢也泰漢時前殿今稱太極曰
前殿東西堂亦魏制於周小寢也晉成帝咸康二年依中興故事
朔望聽政中堂按學廣記晉武帝詔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故
曰射策君東堂也蔡邕獨斷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有制
唐有尚書省東堂 制可 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制書 乙
科 唐令諸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以上經策全得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 足趼 音研舊注風
其由貧賤中也荀子云百合重趼 范曄 文選注范曄欲殺人言諸子皆不肖及其見誅曄乃泣其兒也
齋房芝 漢武帝時甘泉宮齋房中產芝九莖作歌 乳 贙 爾雅贙有力注曰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長安米 杜甫詩云今日萬錢以一斛
言之蘇鄭皆當卒于是年 漳水 劉楨詩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
故又曰尚闕一字似也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鶢鶋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一作入雕籠
養滎陽冠眾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況乃氣精
爽往者公在裴相公顯位鄭虔重素不相識早負才名將自裏閒後結忘年之契遂邇薦之天然生知姿學立
游夏上神農極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一作域名兵
流指諸掌公嘗著薈蕞等諸書之外又撰□本草七卷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癢
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牓
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宣一作寵鶴誤一
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
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一作記官曹突兀倚
書幌晚就芸香閣□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
滌蕩老蒙台州掾泛泛英華作遐泛浙江槳履穿四明雪飢

拾栖溪橡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春深秦（一作桼）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疏闊平昔濫吹（一作登）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一作收）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舊注今秘書監鄭君[illegible] 續論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兵流（新書虔早長于地理山川險易方輿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 常為天寶中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稾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 [illegible] 封演聞見記 [illegible]）

[illegible]（爲會稽刪訂 [illegible] 日披撥也 [illegible] 本或作披撥誤）圭泉

盛璠制無相而不協乎[illegible]作無徵而或 鍾兼兩（辛欣古來能書人名 鍾繇錄太尉書 達于水墨 鄭玄曰業古文泉假借字也 有三體一曰銘石書二曰章程書三曰行狎書 金壺記鍾繇工三色書章草八分最優 虞善祥謂故云兼兩也 金壺記又云吕總曰鄭虔書如風偃雲收霧能）三絕（唐詩紀事虔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四明（天台山賦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謝靈運山居賦注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栖溪（謝靈運山居賦 [illegible] 栖溪之峰 [illegible] 天台山 [illegible] 栖溪在臨海縣）阮咸（舊書 [illegible] 張彥遠名畫記云 [illegible] 東三十五里）

故右僕射相國（舊書有典江二字）張公九齡（開元二十八年卒）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一作漢）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一作上）階未遑等箕潁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一作勁力）歲崢嶸天地日蛙黽（一作威）退食吟大庭何心記（一作託）榛梗骨驚畏曩哲鬒（一作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一作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一作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一作能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箋誄任昉騁自我（一作成）一家則（一作則）未缺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一作宿）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烟艇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庭遂生九齡）白玉堂金華省（漢袁傳文帝時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 西都賦金華玉堂 注漢圖曰未央宮有金華殿大玉堂殿 揚雄傳上玉堂 晉灼注云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今本無 漢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 沈約八詠講金華分議宣室貫武帳分夕文昌）碣石（驪山在范陽 [illegible] 偏禪入奏九齡見之曰亂幽州者此口雛也）榛梗（本傳詩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林甫疾之以致意曰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蟬冠（唐六典注云侍中二人正六品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取居高飲清）右地（九齡為中書令恐為林甫所危因帶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帝雖優答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 明皇雜錄九齡自遂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雕挾兩兔俄而詔張裴為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怒目猶為左右丞相耶二人遂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視之不覺股栗）蘇耽井（[illegible]縣人也孤養母至孝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又曰年將大疫死者略半穿一井飲水可得無恙 九齡初以母老固請換江南一州數承許[illegible]後丁母喪歸鄉里故云痛迫蘇耽井也今郴州橘井也 井在蘇仙故宅）荊州（九齡傳[illegible]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賓客（孟浩然選襄陽張九齡辟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詩篇（[illegible]中書舍人[illegible]以風雅之道興寄為主一句一咏[illegible]時皆諷誦焉）徐孺碑（九齡徐徵君碣曰有唐開元十五年子[illegible]自牧[illegible]邦 風流兒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

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一作綺）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往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一作鄴縣）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一作爛）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一作未）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況（一作晚陳作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一作皇）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一作澒洞）動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一作蕭）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一作疾）

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曉音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于梨園自是音響逆不類人間諸公主泊號國以下競爲貴妃弟子每授曲之終皆廣有進奉時有公孫大娘者善舞劍能爲鄰里曲及裴將軍滿堂勢西河劍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冠時也又曰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准其頓挫勢也歷代名畫記開元中裴旻善舞劍道玄觀旻舞劍見出沒神怪既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劍器渾脫張旭見之因爲之草書[illegible]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往在

往在西京日（一作時）□來滿彤（一作丹）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解瓦飛十里繐帷紛（一作粉）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幪（一作㡛）城臣表逆節（一作帥）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一作戮）逆爲姦士黃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畫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楹桷欻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驅忝近臣景從陪群公登階捧玉冊峩冕耿（一作聆）金鉦侍祠恧先露（一作露）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葱朧前者厭羯□後來遭□□俎豆腐（一作膻）膻肉眾恩行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己（一云□□）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一作□）同中興似（一作比）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柏老去苦飄蓬

木主 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造主作廟于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于人間得之命作中書門下參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祿山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于街巷所司潛聚見在太微宮欲造小廟之內 錦幪 [illegible]山蝎子口京以蒙驅運御府珍寶于范陽故日散錦蒙言往改作錦幪非是 白間 [illegible]白間[illegible]賦皎皎白間離離列錢 濯龍 後漢后紀帝幸濯龍中後漢馬皇后紀置織室蠶于濯龍中續漢志曰濯龍園名也近北宮又前過濯龍門上 今[illegible]之白間 鏡奩 陰后紀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 西極 [illegible]

昔遊

昔者與高李(適白)晚(一作同)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一作共)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一作寰)開。猛士思滅口，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一作四)十萬，獵射起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盃。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一作君)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一云國)，傅說已鹽梅。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回。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

單父臺(元和郡國志單父縣古魯邑因縣十七年隸宋州寰宇記琴臺在縣北一里高三丈)碣石(水經碣石山在今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注曰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山海經注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三台(晉書曰時寵任群將僥倖邀功祿山領范陽節度求平章事也)商山(謂李泌于肅宗前請以上皇即日還京也唐人多以商山指明皇者李賀過華清宮云蜀王無近信泉上有芹芽是也)呂尚(似指房公恩樹後冊封清河郡公也言國已難封而梅羹則已矣楚山以下自傷其不遇也其文意似隱猶不可了所謂定哀多微詞耳)

壯遊

往昔(一作者)十四五，出遊(一作入)翰墨場。斯文崔魏徒(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以我似(一作比)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一作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芰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迴(一作池)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匕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一作日)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一作早)櫪(一作櫟)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一云落)臂落鶖鶬。蘇侯據鞍喜(監門胄曹蘇預)，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一作貢)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一作受)，痛飲信行藏。黑貂不(一作寧)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晚(一作換)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一作自)覺死生忙。朱門任(一作務)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英(一作吳)岳，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兵更陸梁。大(一作天)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一作毀)，下憫萬民(一作瘥)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床。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

世上名槃槃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欻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一作哀）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作水）一字偕（一作皆）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一作意）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永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飆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阻（一作沮）金印大興含滄浪（一作浪）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春陵行 有序　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卽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一作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飧是草根暮食乃樹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朴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迹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吾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爲遲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一作取）移亦云貴守官不愛（一作受）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有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殺掠（一云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一作）窮（一作歸）老江湖邊

顏魯公表墓碑家下武昌之樊口歲餘上以君有貧匱之家爲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容齋隨筆次山集中載其爲道州刺史上嗣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

擇木者八分有殊述書賦韓擇木作則八分中興伯喈如今兆和之矣若今
之孫昭刻石而成名疑神都之金蘭宜和書譜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
尚書官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之學之妙唯蔡邕
一人而已擇木能焉兵道云疏通世謂邕中興焉 蔡有鄰 述書賦蔡
有鄰功夫亦到工八分與大遵并有鄰濟陽人善八分本州刺至
天寶之間遂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跡君史會要蔡有鄰八代孫官至右衛率
府兵曹參軍工八分中興書 丞相中郎 丞相李斯也中郎蔡邕也李潮小篆自言
波頭騎曹蔡中郎書得妙者 [illegible]
不足言書斷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伯
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入妙

覽柏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
弟四美載歌絲綸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
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
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叶璵璠
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

奉公擧骨肉誅叛經寒溫一作暄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
翻每聞戰場說欻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
尊方當節鉞用必絕祲沴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
論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騫

柏中允茂琳與宗正卿云當作中丞詳家云即柏茂琳貞節也按詩有柏
集所謂柏府柏都督也按公有送柏中丞歸及杜鴻漸請以茂琳貞節爲
後此互與今合而考之爲邛州牙將起兵討崔旰者柏貞節也旰以茂琳爲
茂琳也以邛州牙將起兵討崔旰者柏貞節推爲兵以誅邛旰者刺西
兵馬使爲左軍郡嘉琳以節度使爲後軍而茂琳爲前軍是時都亦西山
都知兵馬使耳茂琳之官也三人節鎮而知茂琳貞亦又兵和貞節復
自邛州起兵與旰爲難柏氏實爲一職志是以得邦至緊谷節度茂琳爲
邛南防禦使旰爲西山防禦使以崔旰之功人成都又請授旰爲西川節
度行軍司馬茂琳爲邛南節度使貞節等爲本州刺史各令解兵方鎮
表云大曆元年置邛南防禦使治邛州升爲節度使不幾罷西
山防禦使治茂州未幾罷二使之額屬西川節度茂琳其後至邛州
牙將誤書茂琳又帝紀不書授邛南節度而鴻漸傳不書授茂琳節度故
先後點勘之邛南節度使歷史至書茂琳仍除官御史持柏都督于此上
表云執其小敎復分深憂深臣錦兩憂惡矣故節如彼今所節者可也

曰朝雨區區則絲綸南而明府可知也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節見此忠孝
門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奔公擧骨肉誅叛
經寒溫則皆指茂琳貞節出于一門同心討賊之事又有柏二別駕
將中丞命詩云遠傳五州防禦使治邛中兵馬都防禦使治夔州
夔州都督當兼領防禦使中丞其後官北方中丞歸及茂琳防禦使還夔州而貞
節自牙將起兵逆討刺史此詩言方當節鉞用必茂琳非貞節也史既不
詳而通鑑亦多闕
誤故詳辨之于此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裏
一作浮雲表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
如水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
盡死古來傑出士一作者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
天下耳

秦青列子薛譚學謳于秦青技 注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趨一作起下牢一作蜒牧出令奔
飛百艘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
我口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爲高翻風
轉日木一作大怒號冰翼雪淡傷哀猱鐫錯碧罌鸊鵜膏
鋩鍔一作鍔已瑩虛一作盤秋濤鬼物撇捩辭一作亂坑壕蒼水使
者捫赤縧龍伯國人罷釣鼇芮公迴首顏色勞分閫
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
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綫如針水
一作針 一作如木荊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
徒爲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庳不似長

劒須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下牢(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並蜀分野鶴曰夷陵縣有下牢鎮與江陵相近)鸊鵜(鸊鵜水鳥似鳧而小膏中瑩刀)龍伯(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蒼水(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芮公(吳若本注以唐書芮公考之恐是衛伯玉)荆岑(登樓賦蔽荆山之高岑)不庳(射蛟賦如輪如軒不高不卑注曰抑揚也卑與庳古字通用)長劍(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輿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大食(舊唐書大食本在波斯之西兵刃勁利其俗勇于戰鬭)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颯(一作瑟)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一作洌)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一作陷)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翠(一云鳥一云勇)氣二鷹猛腦徐侯穟(一作絛徐墜趙云徐侯穟殊無理義甫善本作絛徐墜于理或然)目如愁□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溪(一作谿)虎野羊俱辟易韝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狻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一作入)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梟鸞分

角鷹(酉陽雜俎曰角鷹等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擱籠雕鶚鶴二年之色也頂有角毛微起今通謂之角鷹)翠氣(鷹賦翠氣鳥之宛延著日言宮觀之高故翠氣宛延在其間而繞之)愁□(孫楚鷹賦深目蛾眉狀似愁□)十二翮(傅玄鷹賦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狻猊(爾雅狻猊如虦貓食虎豹注師子也)

狄明府(博濟一作寄狄明府)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

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叔伯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眉復天啓汝門請從曾翁(一云公)說太后當朝多巧詆(一作詆巧)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汙(陳浩然本作中)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冊請(一作冊陳作決冊)房陵前(一作朝)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列土(一作爵)食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為漂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抵(一作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巉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污衣(浩然本作黃污人衣)眼易眯

決冊(舊書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乃置中宗于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北海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別傳備載其辭)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柂牽百丈暖向神(一作成)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百(一作白)蠻中巴不曾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上牢下牢(唐志峽州西北二十八里有下牢鎮有古牢山志下牢鎮在夷陵縣西北二十八里)百丈(……)

（前略）丈南市（晉志蜀郡有神都……）神都（……）青羌（水經注……）白（……）中巴（……）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爲誰好早晚孤帆他（一作）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一云）雨蕭蕭滯（一云帶）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鋭頭將軍來何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濘（一云濘）漠漠飢鴻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憶（一云）昔范增碎玉斗未使吳兵著白袍昏昏閶闔閉氛祲十月荆南雷怒號

吳兵（……）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爲動主理信然我獨覓子神充實（一作精神實）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我（一作我待陳作來）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虎牙行

秋（一作此）風欻吸（一作欻欻）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氣峰巒窈窕谿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一作啼）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

虎牙（水經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銅柱（……）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待（一作作）錦樹（一作行）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一作蒼）草萋萋盡枯死天馬跂（陳作蹙一作跂）足隨氂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皆封侯（一作公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一作步）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犛牛（山海經荆山其中多犛牛……）

生男（……）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牴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燕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一作衙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孔雀 南異物志交趾郡人多捕孔雀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爲方物人拾其卵以雞伏之 淘河 本草鵜鶘一名淘河形如鶚而有嗉[illegible]云昔人竊肉入河所化故名逃河 蓮勺 [illegible]漢宣帝紀困於蓮勺鹵中 衛莊 見左傳成十七年 貴和 陳壽定諸葛氏集目錄凡二十四篇貴和第十一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甚記秦城老翁荊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長安雪 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踡跼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一作刷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一作暉三足之烏足恐斷一作三足之烏恐足斷羲和送將何所歸一作送之將安歸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昆崙天關凍應折一作欲折玄猿口噤不能啼白鵠翅垂眼流一作出血安得春泥補地裂

南紀 舊注巫廬二山南國之綱紀也唐天文志李淳風撰法象志以天下山河分為兩戒北戒自積石負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為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踰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為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

晚一作晚來江門一作遊失大木猛風中夜吹一作飛白屋天兵斬斷一作斬新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地軸不爾苦寒何太一作其酷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回軒一作何人得知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沒白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咏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洎一作泪乎

吾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一作蹙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一作喚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老罷 劉光集曰俗呼子為郎父為罷此云老罷亦戲用閩俗語也

寄柏學士林居

自口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樓載典籍蕭然纍露依（一作何）山阿青山萬里（一作嵩）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余（一作餘）到此古人成取子如何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一作風）雨赤岸楓林百舌鳴黃泥（一作花）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甚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天雞（爾雅翰天雞逸周書文翰若彩雞風雅翰雉亦有錦天雞楊文公談苑杜詩蜀州天雞若錦雞也）

寄從孫崇簡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騎馬（一作記）業學尸鄉多養雞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裹酒長携牧豎樵童亦無賴莫令斲斷青雲梯

青雲梯（謝靈運詩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一作秋）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淨（一作蓋）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斷蛇劍（一云國重斬邪劍）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一作戶）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冷冷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卧病識山

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西兩岸坼（一作岸兩坼）橫（一作橫）水注滄溟碧色忽（一作芒）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一作有）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一作季）女噀雨鳳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一作亦）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龍蛇尚格鬬灑血暗郊坰吾聞聰明主治（一作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一作天）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斷蛇（見前本注云斷邪用宋書事斷蛇恐非人臣所用按李賀詩擲斷蛇璇璫破之言白帝漢劍當飛上天唐人使事無容荆泥若此）

醉為馬墜諸公携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塘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一作再）嚲鞚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驔猶噴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明（一作朔）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携別掃清谿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盃中淥何必走馬來為問（一作不為身）君不見嵇康養生遭（一作被）殺戮

別李義

祁羌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一作及）舒國督（一作真）唯親
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丈人嗣三葉（一作業）之子
白玉溫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
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横乾坤子建文筆壯河間
經術存爾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已談論
淮湖奔憶昔初見時小襦（一作獳）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
我久疾䰟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
此當離樽莫怪洗盃遲我衰涕唾煩重聞子何之西
上岷江源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
如親故恩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
惟數盤飧猛虎臥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
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爲爾吞

十八子（鶴曰高祖二十二子衛懷王玄霸楚哀王智雲皆先薨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除衛楚故止言十八太宗有天下故言十七王也）

道國舒國（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舒王元名第十八子趙云詳味詩意則李義道國之稱孫而公則舒國外孫之外孫也錢注云公自言杜李同出所出[illegible]氏是何等語祭外祖祖妣文曰紀國則夫人之門而舒國則府君之外父外父者即外王父也公爲舒國外孫之外孫故云余亦忝諸孫趙注未詳）

宗卿（道王元慶麟德元年薨嗣子[illegible]嗣子[illegible]神龍初封爲嗣道王[illegible]宗正卿[illegible]元年宗正卿卒于[illegible]開元二十五年[illegible]嗣道王[illegible]官至宗正卿公詩所謂丈人嗣三葉者微也困學紀聞云義監微之子是也宗室世系表微下不載義[illegible]偶失之耳）

爾克（[illegible]作淵克）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驊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
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爲入雲霧
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
長卿消渴再公幹沈綿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
時見文章士欣然淡（一作談）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
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
騖西謁巴中侯艱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
顧拔爲天軍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
慕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柏猶臥天一
柱我瘦（一作病）書不成成字讀（一作讀）亦誤爲我問故人勞心
練征戍

赤雀（竹書春秋之中丹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

巴中（華陽國志巴子[illegible]閬中秦爲巴郡郡十[illegible]合三州同是漢巴郡之地）

天軍（天[illegible]天[illegible]天文志有羽林天軍）

君不見簡蘇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
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
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
魍魎兼（一作并）狂風

死樹（庾信擬連珠龍門死樹樹尚[illegible]城池之曲）

贈蘇四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
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
爲郎未爲賤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不得豁心胸
巴蜀倦剽掠（一作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
弓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

空肉食𨟖菜色少壯欺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

寄薛三郎中據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荆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余今委修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一作忍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漘君山可避暑況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枻視青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大覺高僧蘭若和尚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一作間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峯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

香爐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烟氣

杜工部集卷之七

泰興縣李元益三友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八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古詩四十五首（[illegible]）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枉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游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

青溪（[illegible]）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在今氣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污真。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鸞鳳有鍛翮，先儒曾抱麟。雷霆霹長松，骨大卻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申。歸朝跼病肺，敘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頗彌旬。我能泛中流，搪突鼉獺瞋。長年已省柂，慰此貞良臣。

族弟（[illegible]）　清江（[illegible]）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幺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一作作）白茅室，盧老獨啟青銅鎖。巾拂香餘擣藥塵，階（一作前）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佐（一作存，一作佐）。秘訣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一作收）願果。更討（一作覓）衡陽董鍊師，南浮早鼓瀟湘柂。

小有（[illegible]）　落日（[illegible]）　董鍊師（[illegible]）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illegible]）。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欃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吾為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露。鉤陳蒼蒼風玄武（一作[illegible]），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星纏寶校

名東萊注曰星類貫物各有所麗也顏延年赭白馬賦曰具服金組兼飾丹雘寶絞星纏鏤章注云以金組丹雘飾其具其如星者之飾又張平子東京賦龍輈華轙金鑁鏤錫方釳左纛鉤膺玉瓖注薛綜曰金鑁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髦前鏤錫馬面也鉤膺金以爲之詩鉤膺鏤錫所謂錫者此其目也重星之制殊耳又古樂府白馬金具裝横行遼水旁**天駟**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旁八星絶漢曰天潢**翠蕤雲旓**呂東萊注旓旌旗也[illegible]翠蕤雲旓皆[illegible]之旗子西京賦曰後鳴鳶曳雲梢[illegible]弧[illegible]翠羽爲[illegible]羽[illegible]**歌都護**[illegible]樂府[illegible]歌[illegible]所製云[illegible]北征[illegible]**鈎陳**[illegible]推淚如雨[illegible]世傳武王伐紂[illegible]鈎陳之宿主[illegible]詔兵陳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鈎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決禽敵是以聖人[illegible]天作鈎陳六星在紫微宮中後天子殿前亦有鈎陳所以法天也**玄武**漢志北宮玄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illegible]晉志營室[illegible]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臨江**

節士宋陸厥有臨江王節士歌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一作低）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烟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爲血哀今徵斂無泉客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劉淵林注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一作傷）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商於水經注丹水逕流南鄉南縣之間縣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絶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也鮑曰大曆二年二月[illegible]兵馬使[illegible]鄭寧討平之夢弼曰謂臧玠殺崔瓘也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一作作）老翁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一作日）莫波濤中鱗介腥羶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鶢鶋亦蹭蹬聞道如今（一作于）猶避風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下同本作顛）朱鳳聲（一作鳴）嗷嗷側身長顧求其羣（一作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一作勞心）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鶴云爲衡州刺史陽濟討臧玠而作其說迂矣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一云向公亦衛伯玉益兩字爲之誤）泣血洒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逆□冥寞隨煙燼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圖（一作畫）畫鴻雁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向（宋本作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尚書廣德元年衛伯玉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荊南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陽城郡王此云鎮荊州即爲伯玉也繼吾祖者杜預

以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也何贈者尚書將命之人也舊注尚書指向贈之父向又云向秀終杜預鎮荊州時人無所謂何贈者向秀在晉朝史稱其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安得有贈杜預鎮荊之事舊注無據何煩皆此類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英華作贈公安顏十少府）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爲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幘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爲歌行歌主客（一本云爲歌行歌主客英華同）

顧文學（餉顧八分文學也註以爲顧況誤）

夜聞觱篥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欻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一作舞）（一作滿）君知天地干（一作千）戈滿不見江湖（一作湘）行路難

觱篥（杜氏通典觱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聲悲東夷有以卷桃皮爲之者亦出南蠻府樂錄觱篥者羌胡樂器今亦名頭管有觱篥笳也）

發劉郎浦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晚（一作九）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劉郎浦（吳志孫權以妹妻先主納吳女處也此水際劉郎浦在荊州江陵圖經在石首縣）

別董頲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此子生日圖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到（一作別）我舟楫上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一作閭）望無令霜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當念著白帽（一作帽）采薇青雲端

小長安（光武紀破至小長安鶴曰詩云急風水逆浪蓋自漢陽泝流而南之時也又云老夫纜亦解公是時亦在行路之中也註總漢書南陽縣有小長安聚在今鄧州南陽縣南張叔卿流在州時同時送于小長安）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砅力制切說文履石渡水也）

我之曾祖老（一作姑）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糊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一作顧）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一作盃）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虯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左馮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卻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

飛走使我高若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
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廷評近要津
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泛上瀧舠家聲肯墜地
利器當秋毫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
（一作宗）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船千艘我欲就丹
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鰲或驂鸞騰
天聊（一作不）作鶴鳴皐

王珪 新書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後魏徵輩皆不與太宗相識太宗起兵玄齡杖策謁軍門如晦[illegible]則建成誅後始見召以史傳參考詩爲誤也[illegible]所載[illegible]之子矣是詩則珪之婦非其母李也且一婦人識眞主于側微其事甚偉史闕而不錄是詩載之爲悉世號詩史信不誣也容齋隨筆珪與太宗非素交唐書載李氏事亦染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朝[illegible]王者眞不可測也[illegible]曰珪與房杜同遊文中子之門則交友可知矣

肩輿 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illegible]年高特勅[illegible]子者不在此例

紫遊韁 晉中興書太和中郗下童謠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

上瀧 水經注武溪水又南入重山山名藍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阻巖嶺干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瀧水又南還曲江縣東

盧宋 大曆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阻洞爲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翃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十餘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詩所謂賢大夫者盖李勉也[illegible]以爲並指王砅失之遠矣

驂鸞 別賦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
嗟余竟轗軻將老逢艱危□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
河雒化爲血公侯（一作卿）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
飛萬姓悲赤子兩宮蒙袞微倏忽向二紀奸雄多是
非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
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苶苟懷策棲屑無所
施先王實罪己愁痛正爲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于
斯夜看酆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吳本作昔）
詞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暮
潛魚不銜鉤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
衣食相拘閡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千（一作[illegible]）里侵（一作凌）
江樹逆行少（陳作[illegible]）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
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爲
足名數多憂汙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
跋涉懼虎很窺中原焉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避世
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鶩羸瘠且如何魄奪
針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挂帆席天意
難告訴南爲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
展衰步

桂水 水經注郴縣也桂陽郡治也地理志曰桂水所出因以名也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illegible]曰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湘水自桂陽而來故云飄飄桂水

蒼梧 郭璞注云長沙零陵[illegible]遊公實未嘗到郴也蒼梧者總名其地爲蒼梧

葛洪 葛洪傳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後以年老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止羅浮山煉丹有山嶺[illegible]開卷

許靖 許靖志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既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靖與曹公書曰若荊楚平和王澤南至今得假途由荊州出得歸死國家沒骨九泉將復何恨

羅浮 羅浮山記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illegible]

雖二縣之境狀稍廣州記曰羅山際天惟石樓一路時有朗游者少得至山際大樹合抱殿之如蒼苓在地山之陽有一小嶺云蓬萊浮來著此因名焉
羅浮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
昔在開元中韓擇木蔡有鄰同贔屭玄宗妙其書是以數
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
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一作宗諸王鈎深
法更秘文學與我遊蕭疏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
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白首
不相棄驊騮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
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鄉者玉珂人誰是
青雲器才盡傷形體一作骸病渴汙官位故舊獨依然時
危話顛躓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
色少稱遂遠作辛苦行順從衆多意舟檝無根蔕蛟
龍好爲祟況兼水賊繁特戒風飈駛崩騰戎馬際一作險
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勸一作勉勉防縱恣邦以民爲
本魚饑費香餌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
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列一作烈士惡
苟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東觀餘論跋顧誠奢書嵩公碑後云杜詩顧八分文學謂誠奢也觀此遺迹乃知了又兆詭處碑之碑首側辭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尚云西嶽華語州呂公表呂諲撰元結撰而太子文學翰林待詔顧誠奢書 石經 蔡邕以博學以經術去聖久遠文字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

瑱塞街陌舊冊水經注作書丹洪氏隸釋水經注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誤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嘗豐碑在堂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晉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猶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洪論語云殘碑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然唐書以隸爲今字也觀趙禪字書之妙非小篆不能爲以其初後碑刻比之相去不書舊壞豈誠人乎可刻謂以八體爲隸三體 贔屭 西京賦曰靈贔屭者乃後人所刻儒林傳者謂篆隸二體者非也 贔屭注贔屭作力之貌也 御札 書苑唐明皇好圖書工八分章草嘗特統爲觀正殿學士獻詩明皇自于彩箋上八分書賞所謂御札流傳者此也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御書 學士金壺記明皇親書西嶽碑文刻于石色蓋以八分書之賞付院徵付箋隨手生姿入神變態勢如飛動如舊今書猶在亦且觀止矣但寫在香次柳氏舊聞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書其姓名置案上

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爲安得不皓首
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
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
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
孤舟亂春華一作草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葬聖者骨亦
已一作亦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
自取鬱沒樊作抑二悲魂蕭條猶在否崷崒清湘石逆行
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遠樊作遏回
斡明受樊作相授善一作益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
才何事獨罕有蒼蒼衆色晚熊挂玄蛇吼黃羆在樹
顛正爲羣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
論吞聲混瑕垢

上水 趙子櫟曰自岳之潭之衡爲上水自衡向潭爲下水舊注公以乾元二年入蜀大曆三年出蜀之楚至今五年恰十二年矣 中風走 朱叔元與彭寵書自遠猶中風狂走自損盛 九疑 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之山舜之所葬在長

沙苓陵界中鄒璞口其山九峯皆相似故曰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為蒼梧也文頴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和熊羆時教熊能攀援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也鄒子羆熊是熊之屬 何唐人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菜(一作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一作廿)縕袍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眾力亦不細呀坑(一作吭一作坑)瞥眼過飛櫓本無蔕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呀坑 夢弼曰呀坑乃灘口也趙曰呀坑者游坑如口之呀開者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檝敢不繫(一作辭)回塘澹暮色日沒眾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一作卒年)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趙云黔潭州游湘宿鑿石浦過津口至空靈岸宿花石戍過衡山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飛鳥數(一作散)求食潛魚亦(一作向)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一作與)揖讓崩迫開(一作闢)其情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津口 水經注江陵故城有江津戍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

次空靈岸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檝遲得盡所歷妙空靈霞石峻楓栝(一作枯)隱奔峭青春猶無(一作有)私白日亦已偏(一作)照可使營吾居(一作屋)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迴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

夢弼曰空靈當作空舲乃峽名耳水經注湘水東北有空舲峽驚浪雷奔濬同三峽十道四番志湘水至舲…水經注又云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空舲峽峽甚高峻即宜都建平二郡界也

宿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一作山)木雜今古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迴互茫茫天造間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策杖古樵

熱雲集聽黑（一作初 黲黲）缺月未生天白團爲我破華燭爛
長烟鵾鵬（一作鵾雞 一作鴉鶻）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
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鵾鵬（師古注子虛賦曰鵾鴉也今關西呼爲鵾鹿山東謂之鵾鶚鄙俗名鵾鵬爲錯落錯落者亦言鵾聲之急耳又謂鵾鶚爲鵾鵬皆其聲也）

清明

著處繁花務是（一作務繁花 一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
艷明眉爭道朱蹄驕齧鄰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
（一作逐 一作方）自罷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山簡愛將也）親近同
心事金鐙（一作鞍 鞍鐙同）下山紅粉（一作日）晚牙檣捩柂青樓遠古
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一作皆）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
干戈未息苦離（一作別）居逢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
祓除
齧鄰（魏志朱建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衣香驚齧帝膝帝怒即殺之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及至駕齧鄰驂乘旦鄰而行從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鄰）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
引風妒紅花却倒吹花困癲（一作顛）傍舟楫水光風力
俱相怯赤憎輕薄遮入（一作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一作折）濕
久飛遲半日（一作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
性（一作住）偷眼蜻蜓避百勞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
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一作佛）骨六時天樂
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
牆壯麗敵香（一作石）廚松道清涼（一作涼）俱（一作俱）蓮花（一作池）交響共
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
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
白身（一作將）奚適傍此烟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
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
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
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野（一作謝）客尋幽慣細學何（一作當）
顒免與孤（一作于）一重一掩（一作山也）吾肺腑山（一作仙）鳥山花吾友于
宋公（一作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一作待）老夫
岳麓（水經注湘水又北逕麓山東其山東臨湘川西傍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右臨林嶺環回泉澗傍有磐石每至嚴冬其水不停霜雪宗測稱曰南岳周迴八百里回雁爲首岳麓爲足元和郡國志岳麓山在長沙縣西南隔湘江水六里蓋衡山之足方輿勝覽又名靈麓峯乃岳山七十二峯之數自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峰疊秀下瞰湘江岳麓寺在山上百餘級乃至今名惠光寺下有李邕麓山寺碑）道林（迎寺有四絕堂係大中馬氏建翔沈傳師裴休筆札宋之問杜甫篇章治年間蔣穎叔作記乃爲詮次以沈書歐陽詢杜詩韓詩爲四絕）赤沙湖（水經注澧水木極南安縣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決口方輿勝覽赤沙湖與洞庭通）共命鳥（佛經釋氏書有共命鳥二首而一身）金烏（輿地紀勝金烏山在衡陽縣北六十里）橘洲（水經注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對橘洲或作吉字有橘洲子戍故郭尚存寰宇記橘洲在長沙西南四里江中有大小洲諸洲皆沒此洲獨存湘中記詩曰昭潭無底橘洲浮詩話何顒見淡淡禪師傅與是詩之義不須有作隔谷有何顒字）何顒（石林哲研長干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我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于鍾山西立精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公又曰何顒好不忘亦同此課也文選李善注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

公有闕題詩作蜀以蜀草堂寄林邨可憐乃于擬將當次來幸出爲著因名草堂亦號山英公以顏自喻言他出雖去爲兩司羅之與未忘也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一作名垂子孫不振耀一云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飢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一作野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一作貴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尚爲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游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游子悲侍婢艷傾城綃綺輕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碧贈于斯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一作見心事披寫間氣酣達一作達所爲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始兼一作無逸邁興終慎賓主儀戎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

別張十三建封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建首義龍見尚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晉爲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疏蕪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丱聯居諸

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晚友一作結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湖一作潮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豈稅駕大廈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

劉裴劉文靜時爲晉陽令過裴寂爲晉陽宮監因而結友引叙交于太宗得通大謀事見本傳　故人子張建封兗州人父玠少豪俠安祿山反令偽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玠率豪傑集兵殺之太守韓擇木方遊說未嘗聞玠流落江南不言其功公父爲兗州司馬嘗以幽庭之日與玠遊也　范雲雲本傳雲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畡善畡亡于官舍貧無居宅雲乃收斂還葬　嵇紹康臨誅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征南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應辟于觀察使幕之若爲參謀授左補闕兵曹乃不復更辟而去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綠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鬬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頹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

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一作墨）（舊作黝）白髮僊舞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烏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百斛酒（荊州記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爲酒酒極甘美水經注縣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酃酒歲常貢之湘東臨承縣有酃縣故治又酃縣有淥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謂之淥水口[illegible]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元和郡國志晉武帝平吳薦酃酒于太廟是也）初尉（此以天寶末[illegible]將尉[illegible]有劍俠裴虬[illegible]）[illegible]元年秦陽水象李賈八分書而裴虬作銘劉長卿有過裴虬郊園詩曰將侯印取笛羅紫綬緣年行見遷詔七年之間由尉而至于刺史也 郭欽（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劉毅（見晉書劉毅傳答武帝比桓靈語）定王城（水經注湘水逕臨湘縣故城東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爲長沙王是城即芮築也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爲王都此故曰定王城在長沙縣東一里隔連岡高一丈俗謂之定王岡）西第（馬融傳又作大將軍西第頌）

奉贈李八丈判官（曛）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騄驥人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篋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一作采）秉鈞孰爲

偶所親問淹泊泛愛惜衰朽垂白亂（一作亂離）南翁愛身希北叟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荊衡知音爲回首

南翁（庾敞佑高士傳南公者楚人埋名藏用世莫能識居國南鄙因以爲號著書言陰陽事）北叟（西征賦北叟頗識其倚伏 高允塞上公亭詩序曰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自門北行次之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遊之邑也公有良馬因以命之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氏祖其後也）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一作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一作鳥）汝休枉殺南飛鴻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一作聽）鉛錫和青銅刻泥爲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莫徭（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蜑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征役故以爲名常衮草江南西道觀察使制曰[illegible]莫徭江湖[illegible]不能徭劉長卿岳州臘日觀莫徭獵詩云莫徭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盧巽記湖州莫徭以獵採爲事）私鑄（舊唐書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令百官詳議以爲不便天寶數載之後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及高宗時詔侍臣私鑄過多如聞荊潭宣衢犯法尤甚遂有將船栰宿于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覺察公時按州[illegible]故作此詩）

人日寄杜二拾遺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一作堪）斷腸身在南（一作遠）蕃無所預心懷百

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一作此日知何處一
臥東山二一作三十春豈知書劍與一作老風塵龍鍾還一作還忝
二千石媿爾東西南北人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
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
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歿又六七
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
中王瑀一作樂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
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
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一作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
忽開一作明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
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略錦里
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傍黿鼉鄠
杜秋天失鵰鶚東西南北更誰一作誰論白首扁舟病獨
存遙拱一作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
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
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
誰能一作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

鼓瑟遠遊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補注上言二女則此湘靈乃湘水之神非湘夫人也長笛向子期思舊賦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并序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一作乃是不交州府
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
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
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
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于蘇至
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
乾坤幾一云渭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
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一作添黑絲昨一作來夜舟火滅一作拔湘
娥簾外悲百靈未敢一作敢未散一作教風破一作波寒江遲

蘇渙南都新書[illegible]渙本不平[illegible]放白弩巴中號為白跖商人患之比壯年後自知非變節從學[illegible]遷至侍御史在湖南[illegible]羅中丞遇害遂嶠[illegible]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所作變狀詠有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李公府人謂渙詩長于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余覽其詞氣頗如此固可見其胸中矣予[illegible]渙旅相遇乃[illegible]詩又以龐公比之乃過恃之譽也權德輿南兗郡王伊慎神道碑大曆中嶺南部將哥舒晃作亂見謀主蘇渙屯據要害詔公討之明年十月斬晃及渙傳其首以徇

過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
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
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舞風雩至
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
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閟
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邃

不特以牛肉白酒并俚山難之說矣然則元稹所謂旅殯岳陽者何哉而
四十年後嗣業所葬者又何據耶大抵賢者所作人各引以爲重不妨彙
陽自葬子美之遺骸亦不足置辨也又耒陽縣誌
墓祠在縣治北郭外二里宋江左所祠陽祠之西

杜工部集卷之八

吳中許氏校

其叛還是皆尙書試遂爲一人及第十一狀十一月林甫薨楊國忠爲右相此詩公尙政當在國忠秉國之後也 丹淳公孫弘傳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惟（一作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一作醴）來（一作求）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一作詞）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長（一作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

鳧雁宿張燈。花月窮游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簷動玉壺冰。瓢飲唯三徑，巖棲在百層（陳作層）。且（一作旦）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門有（一作下）客，終不媿孫登。

特進 漢雜事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汝陽王 舊書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郡王……天人 ……山陵 ……浮蟻 ……筆飛 ……鴻寶 ……丹梯 ……謂山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清（一作青）琅玕。春酒盃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誤（一作悮）疑茅堂（一作屋）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鄭駙馬 …… 洞中 …… 青琅玕 …… 鄭谷 ……

李監宅

尙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李監 …… 金孔雀 …… 乘龍 ……

重題鄭氏東亭（一作新亭）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水衣 ……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

河東賦

逆章書記赴安西

夫子欻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藉在，朱紱有哀憐。書記赴三捷（一作捷），公車留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蒼然（一作茫）。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何將軍山林

百頃風潭上，千重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膾，香芹碧澗羹。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行。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日離披。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拈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一作蓋）食單涼。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定昆池……白接䍦

九日藍田崔氏莊（自此已後詩十三首没賊時作）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一作終）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一云醉）把茱萸子細看。

藍田（長安志：藍田[illegible]）藍水（長安志：[illegible]藍田谷[illegible]秦谷水自秦嶺西[illegible]）玉山（[illegible]一名覆車[illegible]）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一作多）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一作好）松筠。

白鴉谷（通志：白鴉谷在藍田東南二十里，谷中有紫微，其地宜栗）青泥坊（水經注：泥水歷嶢柳城南，號曰青泥軍于城內，俗亦謂之青泥城。長安志：青泥驛在縣郭下）西莊（王維別墅在焉。水經注：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王維之輞川圖也。長安志：輞谷水出南山輞谷，北流入灞水。吳若本注云：王維時被張通儒禁在京城東山北寺，有所致思及云安祿山事。王維在賊中，拘于菩提佛寺）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迴風。瓢棄（一作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一云當）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一云鹿門攜行處，為道去無期），雁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一作東）歸免相失，見日（一作隨）敢辭遲。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北斗（三輔黃圖：初置長安城，本狹小，至惠帝更築之，高三丈五尺，上闊九尺，下闊一丈五尺，雉高三板，周迴六十五里，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漢舊京為斗城）郢樹（郢詩：長在荊門郢樹煙）朝正（兩漢會要：天寶六載敕中書門下：自今已後諸道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憶幼子（字驥子，時隔絕在鄜州）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一作惠）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一作即）睡，炙背俯晴軒。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卻（一作折）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仳離放紅蕊，想像顰青蛾（一作娥）。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一百五日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月中桂酉陽雜俎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青蛾夾曾曰謂嫦娥一作娥非是

杜工部集卷之九

季寓庸因是氏校

杜集卷九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近體詩一百二十四首（起陝右收京以後至秦州作）

喜達行在所三首（自京竄至鳳翔）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一作看）落日，心死著寒灰。霧（一作灰）樹行相引，連峰（一作山）望忽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行在：蒙字記，至德二載二月，肅宗自彭原幸鳳翔。[illegible] 岐陽：[illegible]鳳翔府，岐州也。[illegible] 連峰：[illegible]）

愁（一作秋）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一作霑）巾。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一作門）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司隸：[illegible] 太白雪：辛氏三秦記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不知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 七校：漢書，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越，內增七校。）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一云：去時憑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一云：終荷鋤）。

奉贈嚴八閣老

扈聖（一作從）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客禮容疎放，官曹可（一作許）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閣老：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元老，兩省相呼為閣老。[illegible] 黃閣：[illegible] 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illegible] 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illegible] 嚴武以門蔭策名，至德初，肅宗行在，房琯以武名臣子，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二。）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郭英乂）

詔發西山（一作西山）將，秋屯（一作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燀（一作赫）赫舊家聲。鵰鶚乘時去，驊騮顧主鳴。艱難須（一作思）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一作悲）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和□猶懷惠，防邊不（一作敢）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一作示）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一作贖），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一作啼），王子白衣行。宸極祆星動（一作大），園陵（一作林）殺氣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饑烏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江總年十八解褐仕梁少有名侯景之亂崎嶇累年至會稽郡總下龍華寺日猶任總以總任尚書令陳亡入隋年七十餘矣總自梁入陳自陳入隋歸尚思南不知過入隋年七十餘矣甫之不學可笑如此總後有自梁南還寄草堂詩云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轅轘還家尚黑頭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一作色正相親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共一作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群雄一作雌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一作逸足日月繼一作掛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一作石馬汗常趨松柏瞻虛一作靈殿塵沙立暝一作暗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昭陵唐會要太宗謂侍臣曰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聳迥絕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志昭陵因九嵕山爲陵在醴泉北五十里未始聖中武功旁師據云昭陵今已毀壞葬諸臣碑川十七八九因刊龍說千太宗號獨夫大之遂夫如新王之勃興龍鳳質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從移之忽失所在因採其言以爲名堯典高祖諡曰神堯其遜位如堯禪舜故曰尊堯典往者群中欲天人致誅六合相賊恭項之災猶不克中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于聖皇勅有司之虎也因遜王化之盜盜因之賊序建武克命之虐衆二百言此詩隱括以二十言王衣王莽傳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于外堂上良久乃委地來恐亡捉大內前繁露引三輔故事非是鐵馬

唐會要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于陵司馬北門內又刻石爲常所乘破敵馬六匹于闕下也安祿山事蹟潼關之戰我軍既敗賊將崔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突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逼之須臾又見與乾祐鬭黃旗軍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李義山復京詩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韋莊詩興慶玉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蓋詠此事也鐵馬當從英華作石馬虛殿唐會要開元十七年玄宗謁昭陵猶彷彿見太宗在于御座儼前及嚴宮開室中陵之旨襄曰往者災猶降天寶之亂乃暗末之災而降于今日也指麾盪滌頓收衍之功也舊本誤在天寶初安得有事昭陵石馬之事乎蓋誤以郭氏千北衍之後當從之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一作書五雲飛

陵寢唐會要陵在醴泉縣因九嵕層峯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爲玄宮傍巖架梁爲棧道懸絕百仞繞回二百三十步始達玄宮門頂上亦起遊殿五雲瑞應圖景雲一曰慶雲非氣非烟氤氳五色謂之慶雲舊唐書斗樞天子孝則景雲出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時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爲矞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一作騎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一作平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一作擁豹韜前軍一作軍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戈鋋開雪色弓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滿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鑪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illegible]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舍人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明宮 （長安志東內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 [illegible]） [illegible]

五夜 （衛宏漢舊儀云晝夜有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illegible]） 仙桃 [illegible]

同前　王維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

同前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微微（一云霏霏）承委珮鑪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好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宣政殿 （長安志 [illegible]） 左掖 [illegible]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迴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媿比雙南金

洞門 [illegible]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問夜 [illegible]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相國製文）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司馬 [illegible]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illegible]長短終身荷聖情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爲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

[illegible]

酬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更長一作[illegible]愛燭紅相逢難一作難[illegible]衮衮告別

莫怨忽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奉贈王中允維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illegible]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綠樽雖一作須盡日白髮好禁春石角鉤衣破藤枝一作梢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illegible]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一作非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一作偕贈白頭翁

[illegible]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常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內一作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

望岳

西岳崚嶒竦處尊，諸峰羅立（一作列）如（一作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一作回）路，箭栝（一作筈）通天有一門。稍待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得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憶弟二首

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床。

秦州雜詩二十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

淹留

秦州山北寺，[illegible]勝跡隗囂宮。[illegible]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馬驕珠汗落，胡舞白蹄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illegible]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來獨鳥遲。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鬭，迴立向蒼蒼。

[illegible]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旌疏鳥獸稀。那聞往來戍，恨解鄴城圍。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獨長望，衰颯正摧顏。

[illegible]

名不夜城名呈子[illegible]冢西夏殺至其地因得名今秦州有之後人因相沿而爲名也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迴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隔何時郎國聞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一作客向一作向河源烟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淨正閉小蓬門

崑崙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八十里杜佑曰長慶中劉元鼎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一作眼臨衰厭一作見鼓鞞

山頭南一云東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邊一作前俛仰悲身世溪風爲颯一作蕭然

北流秦州記天水縣界有水[illegible]一派北流入長道縣界 清渠秦州記入水郡前有湖水冬夏無增減人水取此名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近相報但恐失桃花

東柯東柯在秦州東南五十里有杜甫故宅今土人呼[illegible]工部舊宅[illegible]東柯谷[illegible]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作當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仇池辛氏三秦記仇池山上有百頃池[illegible]仇池山本名仇維[illegible]左右悉白馬氐水經注[illegible]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illegible]上有平田百頃[illegible]上流者[illegible]

本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illegible]山棠之所[illegible]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一云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疏懶一云休鑷鬢毛斑

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峰群落日邀雙鳥晴天卷一作養片雲野人矜一作吟險絕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兒童未遣聞

邊秋陰易久一作夕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墻鸕鷀窺淺井蚯蚓上深一作高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鸕鷀本草衍義[illegible]鸕鷀今人謂之水老鴉[illegible]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一作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迕一作近天威

外甥開元十八年吐蕃[illegible]外甥[illegible]金城公主[illegible]不敢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峰一作烽峻懸軍幕一作莫

井乾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入一作）議築壇

鳳林（水經注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illegible]北名鳳林川川中 林關在黃河東[illegible]鳳林縣[illegible]金城郡鳳 [illegible]）

幕井（[illegible]）北庭（[illegible]）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幸（一作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一作憶）仇池為報鴛行舊鷦鷯在一枝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作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一作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一作避）況乃未休兵

宿贊公房（京中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一作久）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寧違（一作遠）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東樓

萬里流沙道西征（一云行西征）過北（一作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一云但添征戰骨不返死生魂）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一作）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雨晴（一云秋霽）

天水（一云外一云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一云草）柳行疏翠山梨結小紅（一作紅小）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

天水（[illegible]天水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遠水風從萬里而來而集乃作天水此秦州郡名[illegible]）

寓目

一縣葡萄熟秋山苜蓿多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一作烽）烽燧胡兒制（一作掣）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山寺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亂石（一作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秋毫（一作纖）

麝香（本草圖經麝香出秦州文州諸蠻中尤多）鸚鵡（[illegible]）懸崖（[illegible]）

[illegible]千餘丈

即事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卻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思拋雲髻（一作鬢）腰支（一作肢）勝寶衣群凶猶索戰回首意多違

渡河（乾元[illegible]）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一作清）水淨樓（一作橋）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輒（一作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一云當 一云偸）永夜清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初月

光細（一云常時）弦豈（一作初 一作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一作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一云團菊叢）

歸鴈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色豈相訪（一作誤）衆雛還識機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一作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床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放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蒹葭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沈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翦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除架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疏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沾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illegible]

夕烽

夕烽來不近（一作止）每日報平安（一云…）塞上傳光小（一云…）雲邊落（一云數）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平安：唐六典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

秋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清商：宋玉笛賦吹清商之流徵…　發聲：…）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

（北庭：[illegible]　鄴城：[illegible]）

不歸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一作秋）風草又生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天末：[illegible]　魑魅：[illegible]）

獨立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飄颻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羌婦語還笑胡兒行且歌將軍別換馬（一云…）夜出擁彫戈

（烏尾：[illegible]）

空囊

翠柏苦猶食晨霞（一云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晨夜[illegible]一錢[illegible]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沈吟。[illegible]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illegible]

銅瓶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非寒甃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illegible]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急始如神。

[illegible]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送人從軍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烟。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illegible]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示姪佐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佐還山後寄三首

[illegible]

山晚浮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村黑鳥應棲。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疏懶叔，須汝故相

柳

白露黄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衿行細頗覺客來遲

味豈同金（一作）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

匙

綠葵（[illegible]）

幾道泉澆圃交横落幔（一作慢）坡葳蕤秋葉少（一作小）隱映

野雲多隔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

（一云）意如何

從人覓小□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鬪若駭（一云驚）為寄小如

拳預哂愁□面初（一作何）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

應顛

秋日阮（一作院）隱居致薤三十束

隱者柴門（一云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

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筯頭衰年關鬲冷味煖併（一作腹）

無憂

（一云）泰州見勅（一云除）目薛三璩（一作據）授司議郎畢四曜除

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

韻

大雅何寥闊（一作廓）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

靈二子聲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一作奧）奥（一云遷）

擢潤朝廷仵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相

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心（一作不）寧棲遑分半菽

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一作）妖氛忽（一作杳）冥獨慙投

漢閣俱（一作）議哭秦庭還蜀祗無補因梁亦固扃華夷

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

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亂（一作）高（一作）長驪甚建瓴

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群公若會星

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棲鳳朝廻歎（一作）聚

螢喚人看騕褭不嫁惜娉婷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

硎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

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

坰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一云小）將盈邊鄙元勳溢

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一作）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

類鶺鴒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

突奥（[illegible]）半菽（[illegible]）淑

景殿（[illegible]）棲鳳（[illegible]）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

參三十韻

故（一作古）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一作）盡秋來興

甚長物情尤可見辭客未能忘游內知名士雲端各

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

接混茫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

命可傷諸侯非漂擲半刺已翱翔詩好幾時見書成
無信(一作使)將刀見行處是客子(一作闕門)身旁將旅推賢聖
沉綿抵咎歎二年猶掛疾一鬼不(一作未)銷亡隔日搜脂
髓增寒抱雪霜衫然潛隙地有魃屢鮮妝何太龍鍾
極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
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
白洮雲片片黃彭門(一作劍門)劍閣外號略鼎湖旁荊玉簪
頭冷巴牋染翰光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
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更得清
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一作歸淳)唐濟世
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

祆氛靜(一云靜祆氛)論文暫裹糧

高岑 [illegible]

富路 [illegible]

十剌 [illegible]

三年 [illegible]

一鬼 [illegible]

[illegible]

十韻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一作利)謫宦兩悠
然(一作悠)開闢乾坤正(一作大)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
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
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
劍三千畫角吹(一作秦)(一作宮)旌頭俯澗瀍小儒輕董卓
有識笑苻堅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
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巔亂麻屍積衛
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
佳氣拂周旋貔虎開金甲(一作甲開)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
仗廄馬解登仙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烟衣冠心慘
愴故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

來春得（一作給）水衡錢內蘂繁于纈宮莎（一作沙）軟勝（一作縈）綿恩榮
同拜手出入（一作出入）最隨肩晚着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
齊兼秉燭書枉滿懷牋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
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翩禁掖朋從改（一作）微班性命全
青蒲甘受（一作）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
（一作）虔師名謙木逆鄉當傲何（一作）先昔好腸堪斷新愁
（一作秋）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一作）賈筆論孤憤
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一作好）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
織朱絃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地僻昏炎
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棊度日應用酒爲年典郡終微
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去去才難
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翻投
跡漁陽復控弦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
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迍邅多病加（一作成）
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一云公如盡雄俊何事有）
（頗樊云如公盡雄俊何事負騫）

賈至（鶴曰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新舊史皆不書舊書載乾元二年司馬若正……）李廣 張騫 小儒 陳倉 八川 登仙 賈筆 嚴許 治中（揚州治中離……）

（……廣德元年……從……節度……中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臥嵩陽（一作）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
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群凶彌宇宙此物在風
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
新靜者心多妙（一云好）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苦（一云甚苦）詩
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
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一作）託所親寧聞倚門夕
盡力潔飧晨疏懶爲名誤驅馳喪我眞索居猶（一作）寂
寞相遇益悲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
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
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騎行白
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即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
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覿渺無因自古皆悲恨浮
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
關山信月輪官場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瑟
論兵地蒼茫鬬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
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迴首望松

考之天寶三載杜在東都四載在齊州斷其與高李遊之日乎李杜二公先後遊跡如此年譜紕繆不可以不正段柯古酉陽雜俎載堯祠別杜補闕之詩以謂別甫則未入已知其誤矣

杜工部集卷之十

錢曾遵王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十一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近體詩一百四首 [illegible]成都作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祠堂 [illegible]

錦官城 華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城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 [illegible] 錦官也今號錦城猶在

卜居

浣花流一作之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一室

一室他鄉遠一作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巴蜀來多病荊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王粲宅 [illegible] 王粲宅在襄陽 [illegible]

梅雨

南京西一作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一作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疏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

南京 至德二載 [illegible]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一作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有客 草堂本作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藥欄 [illegible]

狂夫

萬里橋西一一云新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萬里橋 [illegible]

若憶荊州醉司馬（一作謫官）樽俎（一云）定常開九江日

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

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

九江（[illegible]）一柱觀（[illegible]）

江村

（詩云舊說江[illegible]親初疑神化求）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一作歸）堂

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一作成）棋局稚子敲

針作釣鈎多病所須唯藥物（一云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

更何（一作無）求

畫紙（東晉[illegible]）敲針（東方朔七諫以直鍼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得）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易拔（一作拔）船

頭

野老

野老籬前（一作邊）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

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

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illegible]）東郡（[illegible]）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

衰疾江邊臥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望鄉臺（[illegible]）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一作衣）血梳頭滿面

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

時（一云期）

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皐

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

明府（[illegible]）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粟（一云栗）不全貧慣看賓客（一云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一云添）四五尺野航

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一作山）暮（一作路）相對（一作送）柴門

月色新

航（[illegible]）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斜景雪峰西

故國猶兵馬他鄉亦(一作)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一云千里)口騎長驅五六年(一云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河陽 [illegible]

光弼 [illegible] 詩 [illegible] 下燕趙亦此意也

寄賀蘭銛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寄楊五桂州譚 [illegible]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

桂州 [illegible]

送唐興劉主簿弟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劍外官人冷關中驛騎疎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唐興 [illegible]

和裴廸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illegible]

何限(一作)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一云佛)日隨意宿僧房

新津 [illegible] 王侍郎 [illegible]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一作秋)鷹愁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

鶴曰此明府當是唐興宰王潛也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盡(一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一作)寬君聽鴻雁響恐致稻粱難

建都十二韻

蒼生未蘇息口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荊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牽裾恨不死漏網荷殊恩永負汶陽畎遙憐湘水魂

海尚風塵

客至 喜崔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遣意二首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脈脈斜。野船明細火，宿雁聚圓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眉老，知予懶是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喧。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鷀鸂鶒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旁。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村夜

蕭蕭風色暮（一作蕭蕭色）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獨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隤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瓶中得酒還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一云酌罷）散千憂（一云一酌散人憂）

獨酌

步屧（一作屐一作扶杖）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一作蕊）行（一作行）蟻上枯梨薄劣慚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徐步

整履（一作屐一作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蕊（一作粉）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忘賓有醉如愚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一云邀）皆去鄰家問（一作鬧）不違地偏相識（一作失）盡雞犬亦忘歸（一作機）

高柟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

（鶴曰[illegible]樹爲風雨所拔歎柟上[illegible]蓋青故知[illegible]此樹也）

惡樹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枸杞因（一作同）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者（一云木）生長漫婆娑

石鏡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冥憐香骨提攜近玉顏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石鏡 華陽國志成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留之[illegible]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遂作史邪之歌龍歸之曲[illegible]及既歸倒有一折石長丈許云是五丁擔土擔也）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琴臺 [illegible]）

開斛斯六官未歸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荆扉深蔓草土銼冷疎烟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

杜田云若木注蜀人呼釜爲銼[illegible]鈔云老杜多用方言如岸[illegible]蜀人語

遊修覺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一云深)縈帶川雲自(一云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

禪枝(庾信安昌寺碑禪枝[illegible])

後遊

寺憶新(一云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捨此復何之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池水觀爲政廚煙覺遠庖西川供客(一作遠)眼(一云聊)唯有(一云偏愛)此江郊

江漲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魚鼈爲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

雨雪流(蠻夷[illegible]山名[illegible]蜀漢之[illegible]流[illegible])

晚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沾夕陽熏細草江色映疎簾書亂誰能帙盃乾可自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

薰草(一作賦詩 上草薰)

朝雨

凉氣曉(一云晚)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鴛(一云鶯)藏近渚雨鷺集深條黃綺終辭(一作投)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一作宵)

江上值(一作置)水如海勢聊短述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老恥妻孥笑(一云老被妻孥笑)(一云愁)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一作君)曹東郭滄江(一云滄浪)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迴首興滔滔

青城(元和郡國志青城縣因山爲名[illegible])

底([illegible])

賒

進子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一云)場。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念衰疾，書疏(一作)及滄浪。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蕊，欲發照江梅。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媿，肯重款柴扉。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迴。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臥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媿無鮭菜，空煩卸馬鞍。移樽勸山簡，頭白恐風寒。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二首

伐竹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卻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把燭成橋(一作橋成)夜，迴舟坐客(一作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迴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群。已傳童子騎青竹，總擬橋東待使君。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瓦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近體詩一百二十八首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暇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算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白帽還應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譚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峽傳雲深驃騎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旅客時寄錦官城

絕句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覺鶯語太丁寧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似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

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腸斷春江欲盡頭一作欲盡一作頭 杖藜徐步立芳洲 顛狂柳絮隨風去 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 呼兒日在掩柴門 蒼苔濁酒林中靜 碧水春風野外昏

糝徑楊花鋪白氈 點溪荷葉疊青錢一作錢 筍根稚子無人見 沙上鳧雛傍母眠 稚子 [illegible]

舍西柔桑葉可拈 江畔細麥復纖纖 人生幾何春已夏 不放香醪如蜜甜 蜜甜 梁宋呼[illegible]

隔戶楊柳弱嫋嫋 恰似十五女兒腰 誰謂朝來不作意 狂風挽斷最長條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 無處告訴只顛狂 走覓南鄰愛酒伴 經旬出飲獨空牀[illegible]

稠花亂蕊裹一云畏江濱 行步欹危實一云實怕春 詩酒尚堪驅使在 未須料理白頭人 料理 [illegible]

江深竹靜兩三家 多事紅花映白花 報答春光知有處 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烟 百花高樓更可憐 誰能載酒開金盞一作 喚取佳人舞繡筵

少城 元和郡國志少城一曰小城在成都縣西南一里二百步 寰宇志[illegible]李膺記與大城俱築唯西南北三壁東即大城[illegible]少城接乎其西

黃師塔前江水東 春光懶困倚微風 桃花一簇開無主 可愛深紅愛一云映淺紅

黃師塔 [illegible]

黃四娘家花滿蹊 千朵萬朵壓枝低 留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肯一作欲死一作不是看花即索死 只恐花盡老相催 繁枝容易紛紛落 嫩蕊一作葉商量細細開

三絕句

楸樹馨香倚釣磯 斬新花蕊未應飛 不如醉裏風吹盡一云[illegible] 可一作何忍醒時雨打稀

門外鸕鷀去一作久不來 沙頭忽見眼相猜 自今已後知人意 一日須來一百回

無數春筍滿林生 柴門密掩斷人行 會須上番去聲看成竹 客至從嗔不出迎

戲為六絕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 凌雲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 不覺前賢畏後生

庾信 [illegible]

楊王〔王勃〕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
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
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風騷 [illegible]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
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翡翠 [illegible]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
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
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祖述 [illegible]
笑曰作詩以論文而題曰戲為六絶句蓋寓言以自況也韓退之之詩曰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
自量然則當公之世羣兒之謗傷者或不少矣故借此詩以發其意
嗤點流傳輕薄為文者皆指當時之人也一則曰爾曹再則曰爾曹正退之
所謂羣兒也盧王之文劣于漢魏而能江河萬古者以其近于風騷也況
其上薄風騷而又不劣于漢魏者乎凡今誰是出羣雄公所以自命也蘭
苕翡翠指當時研揣聲病尋摘章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
彙萬狀兼古人而有之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五

意者
鮮矣
江頭五詠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疏花披素豔
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丁香 [illegible]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一作〕好顏色多漫
枝條剩〔[illegible]〕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重〔[illegible]〕
却怕有人知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一作相〕
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
波
梔子 [illegible]
鸂鶒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
六翮曾經剪孤飛卒〔一作早〕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
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階前每〔一作〕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
明不覺羣心妒休牽衆眼驚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

六

先鳴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一云半年）落日低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門（一云逕）遲從榛草無心走馬蹄（一作待）

遣遊

賤子何人記迷芳（一作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歎嗟似聞□騎走失喜問京華

野望

西山白雪三奇（一作城）（一作年）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一作自）蕭條

三奇（舊史與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泉歷傳語入將陳拍等出三奇西南備邊蜀所謂三奇警報所從[illegible]作三奇以見按西山三城列于吐蕃為蜀邊要害處見杜詩正不必作三奇此身鑿之過耳）

官池春雁二首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鸂鶒亂為群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矰繳絕須防

水檻遣心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一作林）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祗老病何得尚（一作向）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屏跡三首

用拙存（一作成）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個個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一作圍）野色舍（一云山）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衰顏（一作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一云猶酌且歌一云猶酌甘井泉）歌長擊樽破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鵔鸃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一云馬）馬終須（一云應）重（一作直）到使君灘（使君灘[illegible]）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一作賞)阮籍焉知禮法疎狂沐(一云休)旌旄出城府草茅無(一作荒)徑欲教鋤

[illegible]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絶奉荅二絶

雨映行宮(一作官)辱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一云元戎徒動野人知)江邊老病雖無力强擬晴天理釣絲

行宮[illegible]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先(一云洗)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倚(一作拄)杖穿花聽馬嘶(一云鳥啼)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謝相開嘗騎從馬軍)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草堂本一作[illegible])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illegible]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滿(一作列)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陽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

[illegible] 松州(元和郡國志[illegible])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南圖迴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鼎湖[illegible]玉帳[illegible]丹地[illegible]

酬別杜二　嚴武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儀未効風霜勁空慚雨露私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一作[illegible])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渦水惜歸期峴樹還相憶江雲更對垂試迴滄海棹(一作[illegible])妬敬亭詩祇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渦水[illegible]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得心字)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窗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江樓[illegible]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illegible]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萬井逼舂容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胸巴西[illegible]南江[illegible]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illegible]

巴嶺答杜二見憶　嚴武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

九日奉寄嚴大夫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

寶應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illegible]巴通鑑載六月以武為西川節度使[illegible]當以此詩正之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illegible]

懷舊

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illegible]

所思[illegible]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所傳為農山澗曲臥病海雲邊世已疏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斸龍泉

不見 近無李白消息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頭白好一云好歸來。

匡山 唐詩紀事杜集舊本天寶彭明逸事[illegible]……[illegible]於此聞[illegible]……匡山[illegible]……錦之彰明太白生焉[illegible]……杜詩補遺[illegible]……爲之以附會杜詩也

題玄武禪師屋壁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一云畫滄洲瀛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水流。錫飛常近鶴，杯度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玄武 寰宇記玄武山九州要記云一名宜君山舊圖志云一名三嵕山在玄武縣東二里其山六屈三起方輿勝覽大雄山在中江有玄武禪師屋在此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卷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illegible]

客亭

秋窗猶曙色，落木一作木落更天一作高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衰一云翁。多少殘生事，飄零

似轉蓬。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盃。雪嶺獨看西日落一作落日，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一云好開一開。

袁紹盃 [illegible]……劍門 [illegible]……[illegible]日落而已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烟對浦沙。狂歌過于一云形勝，得醉即為家。

○野望

金華山北一云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凄凄。山連越嶲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

金華山 方輿勝覽在射洪縣 涪水 寰宇記涪江在郪縣西二百里自涪城縣東南合射江今射洪縣南有此水二十里北逆遂州水經云涪江水又東流入射洪縣界合中江東流入射洪縣界 越嶲 寰宇記嶲州越嶲郡本西南外夷地漢武帝以爲越嶲郡有越嶲水故名越嶲郡 巴渝 寰宇記巴州北水一名巴嶺之地爲越嶲郡有越嶲水皆出 渝州今隸巴縣三巴記云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謂三巴 五溪 寰宇記黔州治涪州入蜀江五溪謂西辰巫武沅等五溪水經注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夫溪悉是蠻左右所居故謂此蠻爲五溪蠻 射洪 元和郡國志梓潼水與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涪江口蜀人謂水口爲洪因名射洪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一云收兩河

劒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一作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余田園在東京）

寶應元年十月官軍破賊于洛陽進收東都河南河北史朝義走河北李懷仙斬其首以獻河北平此詩公在梓州聞捷而作也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云心）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花遠（一作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一作惜）鬢毛斑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棲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天畔登樓眼隨春（一云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一作留）柳更能存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荊門

荊門（袁守記荊門本虎牙皆楚地荊蜀之要衝）

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野花隨處發官（一作宮）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郪城（袁守記梓州郪城縣）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遲日深春（一云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莫浪傳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一云二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一作忿）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一作如）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桃花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淚逐勸盃下（一作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情

東津（打魚歌潼州江水之東津口也 紀勝在郪縣東四里濱涪江水）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啼鶯切移時獨未休

牛頭山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一作浮）山外天

河宿（蔡作没）殷陰傳燈無白口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迴看不住心

上兜率寺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白牛車遠近且欲上慈航

兜率寺（兜率寺前臨郪城拱北知盡依北東山[illegible]大小有十二[illegible]其南[illegible]東與兜率勝此[illegible]寺閣在南山）何顒（何顒當作周顒[illegible]見前注）慈航（般若經[illegible]之慈航）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一云動）閃閃浪花翻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清盥（一云與）罷隨喜給孤園

甘園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頃園青雲羞（一作著）葉密白雪避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金門（太真外傳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天寶十載秋結實宣賜宰臣）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曲二首贈李（草堂作詩者分[illegible]）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一云）

白日移歌袖清霄近笛牀翠（[illegible]）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度曲（[illegible]音大各反一音徒故反[illegible]）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一作南）谷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寄（一作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一云寂）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送何侍御歸朝（李梓州泛江[illegible]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一云遠）寥落寸心違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一云[illegible]）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沙晚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

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一作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香積寺（寰宇記香積山在涪城縣東南三里北枕涪江）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有戲述）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一作飛）螢忍斷杯中物祇（一作秖）看座右銘不能隨皁蓋自醉逐浮萍

漢中王（舊書[illegible]）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

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頭

蜀酒（水經注魚復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出美酒）雁池（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園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一作[illegible]）警策猶記（一作[illegible]）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枚（一作[illegible]）叟在應念早升堂

魯衛（開元十四年十一月[illegible]）徐陳（[illegible]）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滿（一作[illegible]）天東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一作訣）那免白頭翁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一作燭）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棲北（廣德二年吐蕃入大震關）漏天（杜詩補遺云大小漏天在雅州朱晦菴云當作漏天恩請仍作漏字為是）丹竈（列仙傳[illegible]丹竈而不顧）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能迥留門月復光雲行（一作[illegible]）遺暑濕山谷進風涼老去一杯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迴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筍迎船出日日（一作日日）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一作頻頻）勸酒盃

大家（東征賦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大家曹大家也曹世叔妻班昭[illegible]作東征賦）竹筍（孟宗事見楚國先賢傳）江魚（姜詩事見東觀漢記姜詩與婦傭作養母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夫婦常力作供膾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出雙鯉魚以供母膾曰曰日[illegible]作日日[illegible]列女傳）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一作[illegible]）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illegible]）

悲秋

九日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遣憤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請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一云兵）。蜂蠆終懷毒，雷霆可振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箋曰回紇既助收兩京……[illegible]……此詩蓋深憂之也……此事也）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凉字）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盤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爲難離別（一云難爲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尹，青史無勞數趙張（一作張趙）。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迴首大江濱。

陵州（[illegible]）　武臣（[illegible]）

（以武將兼領刺史……[illegible]）

薄暮

江水長流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西山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羌兵助井泉。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西山（[illegible]……一云成都……[illegible]）

（嶬絕……[illegible]……蕃州……[illegible]）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

（廣德元年吐蕃……[illegible]）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蠶崖（[illegible]）　灌口（[illegible]鎮在導江縣）

[illegible]西六十里方輿勝覽淳熙五年胡元質奏曰唐之季年吐蕃入寇必入黎文南詔入寇必入沈黎吐蕃南詔合入寇必出雅口沈黎兩州去成都尚千里關隘險阻足以限隔惟雅口一路去成都止百里又皆平陸朝發夕至威茂兩州前當日之藏障

薄遊

淅淅一云淅淅風生砌團團日隱牆遙一云空秋雁滅一云滿半嶺暮雲長一云張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一作月眼今夜復清光

贈韋贊善別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荊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送李卿曄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寇車駕幸陝李曄[illegible]

晉山[illegible]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踏青[illegible]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一作動水茫茫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出巡守早晚徧遐荒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爲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杜工部集卷之十二

休寧縣朱名門石鐘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十三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近體詩九十六首（起閬州[illegible]至成都作）

傷春五首

天下兵雖滿春光（[illegible]）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路急御宿且（一作）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

（廣德元年[illegible]）

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捲幔草碧水通池牢落官軍速蕭條萬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日月還相鬬星辰屢合（一作屢）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一云問無衣[illegible]）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執法（史記天官書南宮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illegible]）大角（[illegible]）鉤陳（[illegible]）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一作）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一作得）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

奪馬（[illegible]）

蕭關（[illegible]）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一作）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illegible]）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一云筇杖柱）冬要錦衾眠不作臨岐恨惟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

陳公（[illegible]）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一作）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illegible]）有骨羣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鵠失侶自（一作吟）哀號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一作天自在坐穩興悠哉

寰宇志閬州蒼溪縣[illegible]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迴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一作懷抱向誰開

廣德二年正月武以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此云大夫[illegible]

奉寄高常侍 一云寄高三十五大夫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代宗以廣德二年[illegible]

奉寄章十侍御 [illegible]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迴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

[illegible]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一作蜀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迴首仲宣樓 [illegible]

奉寄別馬巴州 [illegible]

勳業終一作歸歸馬伏波功曹非一作復漢蕭何 [illegible] 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一作鳧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功曹 [illegible]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一作悲愁

有逕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宜一云有下鳳皇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滕王亭子 在玉臺觀內王調露年中任閬州刺史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

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錦石一作石 傷心麗嫩蕊濃花

滿目班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滕王 [illegible] 修竹 [illegible]

犬吠 [illegible]

玉臺觀 滕王造

中天積翠玉臺遙一云遙 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

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

烏鵲橋更肯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漁樵

玉臺觀 [illegible] 馮夷 [illegible] 中天 [illegible] 玉臺 [illegible] 吹簫 [illegible]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千騎 [illegible]

玉臺觀 滕王造

浩劫因王造一云起 平臺訪古遊一作遊 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

留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此一云北 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一作用 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一作 魚龍偃

臥高渚花兼一作 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

見一作是 汝曹

喜雨

南國旱一云早 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灑迥已紛

紛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

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干戈滿江邊歲月

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 [illegible] 為問南溪竹一云 [illegible]

抽梢合過牆 [illegible]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

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

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丙穴 [illegible]

有穴仰而穴其口向西因以爲名[illegible]大西山小西山在[illegible][illegible]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

竹寒沙碧浣花溪[illegible]菱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豈[illegible]藉荒庭春草[illegible]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一作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秖憑黃閣老衰顏[一作容]欲[一作付]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錦官[一作城]城西生事微[illegible]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爲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別房太尉墓[閬州]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對棋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房太尉[illegible]

[illegible]

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

汩汩[illegible]避群盜悠悠[illegible]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長林偃風色迴復[一作首]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卻尋溪何日干[一作于]戈盡飄飄愧老妻

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狖鼯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山館[illegible]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迥[一作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諮議諸昆季

馬首兒盤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一云翠]春郭水冷冷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

寰宇記盤亭縣因井爲名後改山在縣西一里高二里自劍門南來過綿州入縣[illegible]

倚杖[嚴武]

嚴君[illegible]

看花雖郭內[一云外]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一作野]鷗輕白浪[一云]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豉化蓴絲熟刀鳴鱠縷飛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

房公[illegible]

西湖[illegible]

舟前小鵝兒[illegible]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一作過]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官池[昔在官池即房公西湖]春鴈[illegible]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一作如]雲鳳凰池上應迴首爲報籠隨王右軍

答楊梓州

悶到房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青溪不相見迴船應載阿戎遊

[illegible]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一云流]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玉壘[illegible]

梁甫吟 水經注[illegible]

春歸

苔逕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倏忽[一作歸到]又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爲家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一云[illegible]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一作向北飛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愧此身不關輕紱冕俱是避風塵
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奔走為黃巾
子一作[illegible]去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
鶉恐懼行裝數伶俜臥疾頻[illegible]曉鶯工迸淚秋月解
傷神會面嗟黧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
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消中一作[illegible]祇自惜晚起
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有漢臣鴛鴻不易狎龍虎
未宜馴客則[illegible]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

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幸
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
大卷書勻漰口江如練蠶[illegible]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巘野
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一作江海人追隨不覺晚
款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何煩一作棟宇鄰山陽無俗
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參一云席珍重遊先
主廟更歷少城闉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脣送終惟
糞土結愛獨荊榛置酒高林下觀棋積水濱區區甘
累趼稍稍息勞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蓴長一云歌
敲柳癭小睡憑藤輪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
難去食良會惜清[illegible]入暗今王德教淳要聞

除猰貐休作畫麒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
膠漆地萬古重雷陳

蔗芋 蜀都賦瓜疇芋區甘蔗辛薑 漰口 水經[illegible]
柳癭 [illegible]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一作[illegible]却背五
繩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
蕭條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污辱月窟可
焚燒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
嫖姚落日思輕騎高一作天天憶射鵰雲臺畫形像皆為

掃氛妖

君牙 [illegible]

牙帳 [illegible]

赤霄 [illegible]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
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
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

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轗軻畢景羨沖融
喪亂形仍役凄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
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壺公 [illegible]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illegible]

名參漢望苑職述拱題輿巫峽將之郡荊門好附書
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闊那堪野館疏
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
悶能過小徑自一作日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
除宿陰繁素柰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
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

弊廬

題輿 [illegible]

歸來

客裏有所過 [illegible] 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
乾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 [illegible] 憑誰給麴糵細酌
老江干

壁魚 [illegible]

王錄事許脩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 [illegible] 久待無消息終朝有

底忙愁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一作埃外誰知
酒熟香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illegible]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亦休一云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
陵求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堂總帷在淅淅野
風秋

鶯入非傍谷鷗歸祗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多慙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公詩有走覓南鄰愛酒伴注云斛斯融吾酒徒

立秋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

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
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溼風涼進江喧水氣浮
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

軍城早秋　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一作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
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奉和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 [illegible] 雲間
戍更奪蓬婆 [illegible] 雪外城

[illegible]

收的摘錄蓬婆元和郡縣志維州城西面臨江[illegible]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一作堪)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一作今)吏隱名

到村

蔡夢弼曰此公有不樂於幕府者也明年正月遂行歸草堂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一作去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思江漢疏頑(一作疏頑)惑(一作忒)町畦稍(一作蟬)酬知己分

還入故林栖

引子 [illegible]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一作桐)寒獨宿江城蠟炬(一作燭)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祇合在舟中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欹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不上官通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窮露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乾甕即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駑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南江 [illegible]

曉入 [illegible]

[illegible]

送舍弟頻(一作潁)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

諸姑 [illegible]

碣石 [illegible]

嚴鄭公階下新松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illegible]來近床廉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

答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
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流（一作臨）中座岷山到（一作赴）此堂白波吹（一作動）粉壁青
嶂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
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蘂亂拂
黛石蘿長暗谷（一作谷暗）非關雨丹楓（一作楓丹）不爲霜秋成（一作城）玄
圃外景物洞庭旁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
太傅丘壑道難忘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湍駛風醒酒船廻（一作迴）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
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爲伴宿青
溪

摩訶池（[illegible]名摩訶池舊有摩訶所置在[illegible]摩訶池在州中城西）

[illegible]

乖[illegible]戍太窄歸休寒色[illegible]
林日有習池醉愁來有[illegible]
心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
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
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金谷（[illegible]金谷[illegible]）銅駝（陸機洛陽記漢鑄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頭夾路相對）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藥許鄰人斸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敝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
把酒宜（一作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
源跡忝（一作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
爲門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
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賤（一作淺）生理飄泊到
如今

乾坤二句（鮑明遠詩[illegible]）

迢遞來三蜀蹉跎有（一作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
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無限景恣意
買（一作貫）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赤管（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著作之工［illegible］）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一作俱）晚計幕府媿羣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

翠盜袁王發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illegible］）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illegible］人坐郎［illegible］也出盛弘之荊州記又云［illegible］宅今為［illegible］廟北種柏猶有存者出處稱之柏樹記雍陶張紘故宅下繁苕並在襄陽井亦尚存）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一作鶤）雞

藹藹花蕊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椶葉（［illegible］）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逕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一作到）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illegible］）塹北行椒卻背村（［illegible］）

喫松高擬對阮生論（［illegible］）

欲作魚梁雲復（一作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藥條藥甲（［illegible］）潤青青色過椶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慚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杜工部集卷之十三

宜興縣陳維崧其年氏　同校

李公［illegible］希［illegible］氏

鶴元和郡縣志[illegible] 都[illegible]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旅夜書懷

陸[illegible]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illegible]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漫楚客唯聽棹相將

新亭[illegible]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脈脈去人遙冬熱鴛鴦病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奉漢中王手札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荊門峽險通舟過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朱邸雪朝傍紫微垣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薄俱崖口東西異石根□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犬馬誠為戀狐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樽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飁定山桂低徊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官聯辭冗長行路洗欹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沈鐵鳳闕教練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己公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一作聞）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萬里橋南（一作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一作故傍旅人低）

吳曾漫錄蜀魏[illegible]許謹楊子[illegible]厚永州遊山記云多秭歸之禽秭歸[illegible]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史記曆書秭鳩先滜注秭音姊鳩音規子規鳥也名鵜鴂乃知子規作秭歸者為無本矣按酈道元水經注乃此之名秭歸以屈原姊得名[illegible]非也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春盤[illegible]高門[illegible]

漫成一絕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

靜（一作起）船尾跳魚撥（一作潑）刺鳴

撥剌[illegible]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裹花發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賜筆[illegible]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群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眾海鶴堦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開州[illegible]

寄岑嘉州（州瀕江外）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疎（一作自疎）謝脁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

按杜確岑參集序[illegible]詩當在元年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一作色）放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夔州（寰宇記夔州[illegible]巴郡[illegible]魚復縣[illegible]白帝城[illegible]）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晨鐘雲外（一作岸）濕勝地石堂煙柔櫓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一作微）微映空搖颺如絲飛堦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眼邊江舸何忽促未待（一作得）安流逆浪歸

舞石（水經注石鷰山其山有石紺而狀似鷰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雷風相薄則石鷰羣飛頡頏如真鷰矣[illegible]）

不必很[illegible]飛去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要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霑濕好醉於馬上往

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傷險行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逕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鸛鶴追飛靜（一作盡）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繩稀門鵲晨光起（一作突）墻（一作檣）烏宿處飛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

檣烏（檣烏刻木為烏於檣上以候風之所向又謂門鵲指門端刻鵲者也）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江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一作高）著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蘂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沲朱檻濕萬（一作方）慮傷（一作簷）簷楹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住（一作任）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一作阿）人

（舊注深何言[illegible]令乳別乎[illegible]人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一作練飄）石壁斷（一作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臘炬銷早鳧江檻底雙影漫飄颻

霜鐘（[illegible]）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一作非）自心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病（一作疾）謝知音哀世非（一作無）王粲終然學越吟

相命（[illegible]）越吟（[illegible]）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過調（一作凋）碧柳蕭索（一作颯）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一作豪）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

含香（漢官儀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事[illegible]）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依依（一作音書）漫寂寥

星河（天官書[illegible]）臥龍躍馬（[illegible]）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瀼西寒望

水色含群動朝光切太虛年侵（一作深）頻悵望興遠一蕭疎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瞿塘春欲至定卜瀼西居

瀼西（[illegible]）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愧遷次春酒漸多添花亞欲移竹鳥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

奔峭（[illegible]）赤甲（[illegible]）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

山半（一作抬）頂梳頭白過翁拄杖班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

漁復浦（[illegible]）　瞬齊山（[illegible]）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歸州（[illegible]）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炙背（[illegible]）　郗岑（[illegible]）

卜居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游碧海著處覓丹梯雲障（一作暗）寬江左（一作北）春耕破瀼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

此邦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群

異人江北草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

封君（[illegible]）　巴渝曲（[illegible]）

三年（[illegible]）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一作晚）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壯年（一作春）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未息豺虎鬬空慙鴛鷺行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床

園

（[illegible]）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飧

豎子至

楂梨且（一作綴）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奈香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欲寄江湖客提攜日月長

榿（[illegible]）木（[illegible]）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豎子一作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群

[illegible]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一作荒寒江動碧雲繫舟蠻井絡一作路卜宅楚村墟棗熟從一作行人打葵荒欲自一作自鋤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井絡[illegible]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此一作北山薇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仄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紅翠駐屐近微香

蜜房[illegible]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

青女[illegible]

被[illegible]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鷺群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

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迮一作窄又作笮地秋竹隱疏花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迴霑葉落一作露乘月坐□牀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illegible]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泄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

眾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一作成泥薄俗防人一作狸面全身學馬蹄吟詩坐一作重迴首隨意葛巾低

籬弱門何向沙虛岸只一作自摧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倚杖更一作獨徘徊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雜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寒雨歇籬中秀一作香色畫屏紆桃蹊李逕年雖故一作古梔子紅

椒艷復殊鏁石藤梢元自落倚一作到天松骨見來枯林
香出實垂將盡葉蔕辭一作離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
貸清霜殺氣得憂虞衰顏更一作動覓藜床坐緩步仍須
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猨僻在楚山隅
雲閣[illegible]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疏籬野蔓懸清一作蒼琴將暇日白首望霜
天登俎黃甘重支床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
川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爲花

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頹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
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東屯[illegible]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爲稻
畦市喧宜近利一作麻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賸
客迷

賸客[illegible]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
枕帶一作席還相似柴荊即有焉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
年
高齋[illegible]
半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臥病楚人
山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鴛鷺迴首憶一作想
朝班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
袂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種
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映渠碗自有色如銀
房州[illegible]山南道 伊闕[illegible]有伊闕在焉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
青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鬭跡月挂客愁村
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聞雀噪暫睡想猿蹲
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寢無夢寄[illegible]歸
魂

東屯北崦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一作不）人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迴白首戰地有黃塵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一本東屯下有茅屋二字）

峽（一作山）內（一作裏）歸田客（一作谷）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峽險風烟僻（一作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斂積一學楚人為

短景難高臥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一作新）在眼田父實為鄰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落杵光輝白除（一作餘）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庾（一作庚）慰飄蓬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疏落（一作潤）木旭日散雞豚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上白帝城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一作望）女墻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城峻（寰宇記荊州記云巴東郡峽上北岸有一山孤峙甚峭巴東郡據以為城水經注云白帝山北緩馬逕援赤岬山北附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又東傍瀼溪即以為隍西南臨大江闞之眩目惟馬嶺小差逶迤猶斬山為路羊腸數轉然後得上故記云[illegible]為險）女墻（釋名城上垣謂之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公孫（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賦斂強（一作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愁（一作愁）畏損神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慚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白帝廟（方輿勝覽白帝廟在奉節縣東八里舊州城內有巨石[illegible]）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一作古）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武侯廟（方輿勝覽在夔州城中[illegible]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illegible]一合祠西少陵所謂西郊諸葛廟也[illegible]）南陽（[illegible]）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八陣（寰宇記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里水經注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作八陣圖[illegible]）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彝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一作江遠結飛樓日出清一作寒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鹽山水經江廣溪峽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土人見其高白因以名之方輿勝覽在城東十七里[illegible]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昃一作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臥一作睡江清日抱黿鼉遊扶桑西枝對一作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扶桑山海經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弱水[illegible]西北水又西流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臘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去年梅柳意還欲攪邊心

陪諸公上白帝城一作頭宴越公堂之作

此堂存古製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堦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盃氣心傷艷蕊梢英靈如過隙宴衎願投膠莫問東流水一作水流生涯未即拋

越公堂[illegible]投膠[illegible]投膠漆中[illegible]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一作淨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一作若在眼却望峽中天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欻憶吟梁父躬耕也一作起未遲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欹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闢多一作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

天池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雁序萬里狎漁翁一作更是無人處誅

淒其岫被杯泉滯生逢酒賦欺文闕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議（一作意）慚紓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汎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一作靈嚴）寢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口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一作兇）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帷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荅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

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議（一作樂）堂猶集鳳正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釣瀨疎墳籍耕巖進奕棊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纖絺豺遘（一作媾）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越藻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勳業凡百慎交綏

雲夢（後漢韓信傳高祖偽游雲夢執信。然質漢官儀尚書人在上下）受遣（肅宗別傳肅宗疾彌留越王係始引太子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始行監國之令代宗即位韓朝儀為尚父宗臣切受遺指輔闥也肅宗以丁卯日崩代宗始發喪於兩儀殿宣遺詔故曰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遺指輔紀質以）膠漆（吳語本注用膠漆所以為弓矢之多則用文以為求其堅也示漢也）蒺藜（東萊注鐵蒺藜所以禦馬所布蒺藜於地而行人避之）總戎（東萊注總戎代宗也時為元帥）西爽（此指之謂代宗初）書帷

東方朔傳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雲夢（代宗即位復授來瑱襄州節度瑱令裴茙以上書自訟有曰來瑱所收降人則淵罪不赦且不至貶其罪謂道節度諸不疑瑱近關邪臣數人盡皆不至資其中官魚朝恩素不協程元振亦自公信其言人心乃來瑱不復還矣代宗以詔數賜瑱死而）休風（對部聽詩相臣之孫賦竹書詔曰以賜其人不欲瑱落鎮者張此所謂落蔡欲邵陵曰處府公會總者為元部遂以其有所正處而獨殆其斷獄而議事以其市議以為如是下言臣最盛讓其其不言藏其）元龜（東萊注言欲求治以正觀為元龜）蕭車（舊唐書蕭何傳南郡江中多盜賊拜何為南郡太守上以也有中蕭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奇入盜中受策）財遘（于榮詩西京賦其錄財虎方遇思孕塗楚花業作叠漢賦也）遊睢（文選遊雅詩者禁城之稱賦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有睢水源小鄉淡二水出文故次有銘勸織錦日月華蟲以）南宮（後漢書朱浮傳作書乃以奏入宗廟御服其南宮乃殿名二十八將於南宮下於文云）文綏（左傳左右名選罪為敏奈侍志未能堅戰雲陣其本軍前後收則多和東傳說經部也又皮訓為交兵不欲在退取則言兩退以交叶則兩不罪故以為兵名李衛公曰綏六藝總也謂宜不戰但交綏而退猶云交兵而退也東萊注此兩句謂戒大臣及諸將欲効成功但當以交綏為誡勿輕進一不堅而後可也）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友（一作女）得錢留白魚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一作商）陵故驛樓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一作遊）

西陵（水經注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會稽志云西陵城在蕭山縣西十二里謝惠連有西陵遇風獻康樂詩吳越改曰西興東坡詩為傳鐘鼓到西興是也浙江通志西陵城又越既為西陵驛故有驛樓天寶後之浙西陵驛見寶云州故畫處一點白應是西陵古驛亦謂西陵猶有驛樓秦皇東游之會稽水經注會稽山東至此即西興耳）東游（有禹廟太禹廟上有禹穴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會稽志云晉宋人指會稽湖中皆曰東如是太白傳云湖猶遊東是也公詩亦云東游雲求）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一作依）今日南（一作東）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一作袁）州（今鄭監審）

秋瓜（長安城東門本名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又名青門門外有瓜青以阮籍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東陵侯邵平秦時故侯也秦亡為布衣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袁州（鄭監作袁州剌史瓜州必袁州之誤也）袁州（舊張）

變二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唐書云貢荔枝驛以進方暑而熱經宿輒敗

紅顆酸甜曲江云夜果味之有五此其甘也蔡之不一擧天寶云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蔟甘如醴酪皆言其甘也蔡君謨云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子美所食者夔涪間荔枝也故有紅顆酸甜之語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曲江賦云有欲爭於體露何比數於甘橘以蒲萄以見擬亦古人之深失甘橘蒲萄猶不堪比擬況張梨木李之比果乎公詩申明此意謂諸果不異枝蔓而荔枝以遠生獨別其張薦之狀甘芳之味不下於京華使人以此果相題目士之孤遠進世不能自拔於流俗正若此耳若其精英猶足以與上四果枝蔓無異特以生於遠方世莫貴之耳於此又言凡果乎抑亦抑而下之以爲不應貴於凡果乎又甚過矣至此極矣

側生野岸及江蒲一作浦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駘背死勞生重一作害馬翠眉須

左太沖賦云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支曲江賦全反其語故曰嚮者蜀人歷乎側生之流者非實為荔支也此詩云側生野岸及江蒲正曲江所謂側生見疵也左氏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預注蒲楊柳可以為箭或又引劉熙釋名以蒲為蒲昔曲解可笑也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一云遠虎跡過新蹄野鶻一作鶴又作鵑鴨翻窺草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昏鴉一作鴟接翅歸一作歸來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月生 李義府詩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逕老恐失柴扉

金絲鏤一作縷箭鏃皂一作早鵰一作雕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何曾盛于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話一作笑覓封侯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前一作好此物棄沙場

弩張 南越志龍川有營澗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黃雕鏤取之若久而後得父老云越王弩營也此材官蹶張如淳曰能腳踏強弩張之屠嘉以材官蹶張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一作角契作捉榮華

翔麟 唐會要貞觀中骨利幹獻良馬百匹其中十匹尤駿太宗奇之各爲製名曰十驥九曰翔麟紫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

江淮 鶴曰唐自天寶之後與地半爲盜區所賴江淮之地不失備計可謂知爲國矣史言唐得江淮財濟中興之語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

賞魚 會要蘇氏記曰開元八年中書令張嘉貞奏日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爲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禄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鬭戰欲何須

箋曰河北諸將歸順之後朝廷多故招聚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惟名論臣羣僚而已故書其入朝而作詩首舉以示其懷以周宣武勸勉之以孝子忠臣而末二章則數臨淮汾陽以爲美懷其守節深意如此題曰狀首曰彼告從子有餘悲矣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
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雜種（舊書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史思明本名窣干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

喧喧道路多歌（一作謠）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一作皆）是乾坤
王室正却交（一作教）江漢客魂銷

（大曆二年正月淮南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三月李光弼使田神功來朝八月汾陽守遣郭英乂使李抱玉入朝）

不（一作北）道諸公無表來茫然（一作茫茫）庶事遣（一作使）人猜擁兵相
學干戈銳使者徒勞百萬迴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靜妖氛
氣聖壽宜過一萬春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爲心小一身燕趙休矜出佳
麗宮闈不擬選才人

（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駿馬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請却之不聽此詩稱頌聖帝實則諷諭代宗當却諸道之進奉也）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
子草奏何時入帝鄉

澶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桉抱青丘苞茅重入歸關
內王祭還供盡海頭

山東（十道志有河北無山東唐制山東者長安由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削成（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郭璞曰方如削成其形上大下小）

（安祿山傳作詩段則削成）青丘（史記青丘在青州千乘公有司子羽吸千青丘則是也）

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一作氣）共和紫氣關臨天
地潤黃金臺貯俊賢多

遼水（水經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又玄菟也）滹沱（[illegible]）金臺（[illegible]）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闕
舞雄豪復遣五陵知

五陵（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侯俠俊之城衣冠所興）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雖老（一作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
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舊書李光弼傳[illegible]入徐州田神功遣將[illegible]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人疑其有異志[illegible]疾而薨公則以諸將入朝歸功臨淮以白頭赤心許之[illegible]臣將來洗鍋[illegible]以居中自保李以在遠受疑[illegible]李郭並稱[illegible]）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興
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海黃河卷塞雲北極（一作樞）轉愁（一作深）
龍虎氣西戎休縱□□羣

（鶴曰舊史大曆二年九月吐蕃寇邠州靈州十月靈州破吐蕃二萬通鑑十月路嗣恭破吐蕃于靈州城下唐志靈州在入州與盛州相近）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一作尚）煙塵朝廷忽用哥
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

因學毛開明皇以僕致詞故少陵以倫殺所之祝

覆舟二首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沉舟。羈使空斜影，龍居（一作宮）悶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

鷗。

沉舟（張儀傳舫有沉舟）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聞斬蛟劍，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竹宮（漢武故事祭太乙令人從甘泉宮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者……竹宮望拜） 桂館（郊祀志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長安作飛廉桂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 姹女（……時龜掘河閒姹女上簽）

垂白（一云白首）

垂白（一云白首）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

詩。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久（一作夕）露清（一作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慚小婦，飄泊損

紅顏。

無地（頭陀寺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王原叔本作桃地作）

江月

江月光於（一作如）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滅燭（一云燭滅）翠

眉嚬。

高樓（吳均沙……詠月詩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魏文帝望月詩高樓上徘徊月照中思殺人故杜云高樓思殺人） 錦字（別賦織錦曲兮泣已盡）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蔡弼曰故國謂長安也高堂謂杜陵屋廬也□雛指祿山也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疎（一作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

途。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迴鞭急（一作至）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

蹊。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飧。負米力（一作夕）葵外（一作夕），讀書秋樹根。卜鄰慚近舍，訓子學（一作訓一作先）

覽（一作門）

吾宗（注文不清）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有歎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鬬（注文不清）江東客未還窮猿號雨雪老馬怯（一作怯）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冬深（一云卽日）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一云…）寒水各依痕（一云流）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不寐

瞿塘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沈霧輝輝星近樓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和（一作知，一作多，或作容）愁多（注文不清）滿山谷桃源無處求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一作松）發萬里共清輝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綺疏（注文不清）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

神女館（注：…巫山縣西北二百五十步有陽雲臺）

秋清

高秋蘇病（一作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畫扇（一云羽扇）久客掩荊（一作柴）扉懶慢頭時櫛艱難帶減圍將軍猶汗馬天子尚戎衣白蔣風飆脆殷檉曉夜稀何年減（一作滅）豺虎似有故園歸

白蔣（注文不清）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疏落木荒戍密寒雲歲月蛇常見風飆虎或（一作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

羣盜兒登哀柝矛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鵝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卧病復高秋

耳聾

生年鶡冠子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

鶡冠（劉向七略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為冠故號鶡冠子［illegible］鶡冠子曰楚人也居深山衣弊履穿以鶡為冠因以名其書［illegible］）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一作清）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煖老須燕玉充飢憶楚萍□節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燕玉（趙傁曰燕玉婦人也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illegible］）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月會兼風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白狗（［illegible］）

遠遊

江闊浮高棟（一作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巂風雨暗荊蠻鴈矯銜蘆內（淮南子鴈從風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illegible］）猿啼失木（淮南子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

夜（一云秋夜客舍）

露下天高（一云高天）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一作到）鴈無情步蟾（一作簷）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步蟾（［illegible］）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常吹千里風沙上草閣柳新闇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鷺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一作上）草紅見海東雲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迴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一作峽）峽過密作（一作［illegible］）渡

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鬬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
陽臺

月三首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指一作想照西
秦

併照一作點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棲愁見裏一作愁裏見二十
四廻明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
玉繩橫

萬里瞿塘峽一作月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
天爽合風襟靜高當淚臉懸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
邊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一作去仍
廻蛟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
臺

晚晴

返照一作晚照斜初徹一作落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一作近飲峽雨
落餘飛鳬鴈一作鳬鴈終高去熊羆覺自肥秋分客尚在竹
露夕一作久微微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一作秋涼侵閉戶江滿帶維
舟通籍恨一作限多病為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
宣樓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
羣公蒼玉珮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一云滯此
留

蒼玉六典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珮一品山玄玉五品以上水蒼玉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才有地峽外絕無天
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悅遲暮不敢廢詩篇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
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
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
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一作那似兒童歲風涼出舞
雩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臥歸林鳥却迴
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一作雷空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
開

瀘水水經注瀘峯最為高秀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益州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疏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
秋日新沾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得一作濕擣香
秔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沾物冷今日過雲遲
上馬迴休出看鷗坐不辭高一作石軒當灧澦潤色靜書
帷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霏
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一作[illegible]故舊短書
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
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
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閶闔白首壯心違
閶闔水經注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為閶闔門閶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逆一作折旋隨
雲暫起柴荊色輕沾鳥獸羣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
分

反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浦也不盡白鹽
孤山也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僮僕既夕應
傳呼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
鶴下雲汀一作河近鷄棲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
終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高峰寒一作[illegible]上日疊嶺宿霾
一作未收雲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荊扉對麋鹿應共爾
為羣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
卻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妒雲雨霹靂楚王臺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煩相向纖絺恐自疑
煙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甲子年譜通鑑大曆二年正月辛亥朔十三日甲子諺云春甲子雨赤地千里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
鶻無聲過饑烏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一作林疏黃葉墜野靜白鷗
來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

雷

礎潤淮南子山雲蒸而柱礎潤江淹詩山雲潤柱礎

晚

杖藜尋晚巷一作巷晚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一作未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憶江東鱠兼懷雪下船蠻歌犯星起空一作重覺在天邊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杜工部集卷之十五

三原縣孫枝蔚豹人氏　同校
常熟縣毛扆斧季氏

杜工部集卷之十六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注

近體詩九十七首 居夔州作

宗武生日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月生自從都邑語已伴(一作律)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一作分飛)片片(一作片飛)涓滴就徐傾 (宗武小名驥子曾有詩驥子好男兒)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羨(一作帶)紫羅囊(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至今以爲朝服 [illegible])假(古雅切)日(登樓賦聊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游江漢羈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柏邛(一作卭)山路(元和郡國志邛州南據邛來山因以爲名一統志邛山在偃師縣北二里子美先塋在洛故有是句)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迴首淚縱橫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爲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長葛(元和郡國志本漢長社縣地屬許州)

社日兩篇

九農(一作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効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雁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

社日(兩漢紀... [illegible])九農([illegible])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一作水)童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鷺迴金闕誰憐病峽中

九日五首(闕一首)

重陽獨酌(一云少飲)杯中酒抱病起(一作獨又作豈)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

竹葉(張協七命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 [illegible])白雁(古今詩話北方白雁秋深乃來來則霜降謂之霜信)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愧菊花開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迴茱萸(一作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一云泛泛花香)坐客醉紛紛野樹歌(一作欹)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漠西北

有孤宴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一作哭）後，今日幾人存。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一作尊）。佳辰對群盜，愁絕更誰（一作堪）論。

素滻（[illegible]）

九日諸人集于林（一云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采黃花剩，新梳白髮微。漫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葉（一作蘂）紅。年年小搖落，不與故園同。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一作不亦難）。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寒。蒸裹如千室，焦糟（一作糖）幸一柈。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夜郎（水經注[illegible]）蒸裹（[illegible]）

孟冬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為。破甘（一作柑）霜落爪，嘗稻雪翻

匙。巫峽（一作[illegible]）寒都薄，烏蠻（一作沙）瘴遠隨。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螭。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邊（一作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一云[illegible]）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一作是）三秦。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一作文）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一作破）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小至（[illegible]）

添線（[illegible]）

覽物（一作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迴首一高歌。

憶鄭南玭

鄭南伏毒（一作寺）寺，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滄浪（一作[illegible]）外，龍蛇只自深。

人情乏卜傳神語翁田與火聲（一作耕）是非何處定高枕
笑浮生（須放目奏涉皖覽同谷縣山游蜀留都下亭山也）
青羌坂（水經注青衣縣故有青衣羌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又天漢四年罷沈黎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粔籹（相粘故餅有餘粔籹蜜餌也與謂之膏環餅餅也粔音巨籹音汝）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
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
情見乎詞

爾到（一作過）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
憂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
憂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一作人）
意（一作竟）苦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一作議）
歸秦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
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一作愁）絕始星
星

烏鵲（西京雜記陸賈曰乾鵲噪而行人至）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兩篇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雁同來
東望西江水（一作永）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
杯

北戶（爾雅觚竹北戶注觚竹在北北戶在南此戶部日南郡是也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

楚塞難爲路（一作別）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
秋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
樓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
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羇棲見汝難草黃騏驥病沙晚（一作暖）鶺鴒
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
乾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一作共）清
秋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
求（一作遊）

啼猿樹（盧照鄰巫山高云莫辨啼猿樹）蜃樓（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
內鶺鴒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
穩流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沙頭（方輿勝覽沙頭市去江陵十五里元稹詩鬭咽沙頭市玲瓏竹岸窗）嶢關（嶢關即藍田關路有上雒十…）穩流（峽江冬寒水落其流穩也）

馬度（一作渡）秦關（一作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
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剩欲（一作數）提攜如意舞喜多

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一作近）梅花笑冷蕊（一作藥）疏枝半不禁

如意（王戎好作如意舞）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似邵平瓜比年（一作四）病（一作腸）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庾信（九域志宋玉宅庾信所居）羅含（羅含傳含為荊州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材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安如也渚宮記安成王在鎮以羅含故宅借錄事劉朗之朗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撫節而立朗之驚問忽然失之未及還朗之[illegible]人謂有神羅含宅在江陵）蔣詡（[illegible]州王莽[illegible]陵城西三里庾信亦嘗居之[illegible]疾歸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illegible]如杜陵蔣翁此句正用杜陵故事與邵平為偶[illegible]也）箋曰庾信羅含有宅謂江陵之寓居也春來秋去[illegible]居杜陵一居東陵皆老[illegible]長安皆也弟勸兄酬[illegible]言歸秦之樂也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闇闇塞（一作發）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一作闊）限西東

張聰曰夔有瀼水橫通山谷間謂之瀼公又自赤甲遷居瀼西則鄭居瀼東也

王十五前閤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鱠出江中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俊味（藝苑雌黃杜詩俊味亦有來處本草茼注云此物煮為羹臛極俊美）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味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途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

韋有夏（潘淳曰顏魯公東方朔碑陰有朝城主簿韋有夏名斯人耶）生衣（趙曰生衣者生水衣于其上也）

東坡云沈佺期回波詞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橫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

鸚鵡（酉陽雜俎[illegible]宴觀使[illegible]鸚鵡酒勸陳昭假而酒不動[illegible]）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一作鐃）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曾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夾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句作觀奉節真也）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棋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
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黃姑渚古歌詞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illegible]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一作)遮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
華清動盃中物高隨海上杳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
紗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聽猨驚白髮笑舞拓秋窗
尊蟻添相續沙鷗竝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一作共)心
降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烟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

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過客相尋
窮老眞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
挂壁移筐果呼兒問(一作間)煮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
廬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岸通秋屐胡牀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攜
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藉糟[illegible]汁滓[illegible]
柳司馬至
有使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
設備邯鄲道和親邏些城幽燕唯鳥去商洛少人行
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
邏些城[illegible]
鶴曰大曆二年九月十月[illegible]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疏
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曙(一作暗)風江颯颯
亂帆秋卻爲姻婭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散愁
瀼西[illegible]公又移居東屯故以瀼西草堂借吳郎也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

此祇緣恐懼轉須親卽防(一作知)遠客雖多事使(一作便)插疏
籬卻甚眞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西隣前漢王吉傳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此句蓋用其事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
菊哀壑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
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
足年少今(一作曾)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堦
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送覃二判官

先帝（一作皇）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荊衡。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潘岳秋興賦蟋蟀鳴於軒屏），早聞黃閣畫麒麟。

（杜鴻漸以大曆二年六月入朝）

（張璁曰捨舟策馬言蜀地用兵水陸不得並進也自注韶比聚閬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illegible]）。未息豺狼鬬，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幕（[illegible]）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迴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燕辭楓樹日，雁度麥城霜（一作空）。（[illegible]）強。

麥城（[illegible]）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荊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少（一作已）沙頭（[illegible]）。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illegible]），為仗主人留。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一作吟）笳（一作發）聲，蕭條別浦清。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明（一作情）。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藩。祖帳排（一作陳）舟數，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為政，他日有殊恩。

琳琅（[illegible]）

寄杜位（[illegible]）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一作[illegible]）為客恨，江上（一作並）憶

君時天地身何在（一作在）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灑裛新詩

奉寄李十五秘書二首（一作李益）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一作之）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畫舸莫（一作且）遲回（一作遲）

竹枝（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於貞元元和之間）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子（一作稚）處處待高人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一作遙）水國秋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宋玉宅（水經注宜城縣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也西溪叢語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注宋玉故宅在江陵其城北三里故宅也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杜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庾信居之杜甫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又有江山故宅空文藻之句歸州亦有宋玉宅也）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江山憔悴人

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歷雲山問無辭荊棘深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別蘇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猶塌翼絕倒為驚吁消渴今如在提攜愧老夫豈知臺閣舊先（一作先）拂鳳凰雛得實翻蒼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宇宙南岳據江湖國帶風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趨贈爾（一作）秦人策莫鞭轅下駒

存歿口號二首

席謙不見近彈棊畢耀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一作事）白楊今日幾人悲（道士席謙善彈棊故曰玉局）

彈棊（梁冀傳注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古今詩話彈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高士鄭虔善畫山水曹霸善畫馬也）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一作小）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不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處處鄰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

翁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
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
歷職漢庭久中年□馬驕兵戈闊（一作間）兩觀寵辱事三
朝蜀路江干（一作干戈）窄彭門（一作湖）地里遙解龜生碧草諫獵
阻清霄頊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氣候猛士
塞風飆井（一作湖）漏（一作渤）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自多暇
（一作假）隱几接終朝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
墜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之官方玉
折寄葬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河漢橋夫人先即
世令子各清標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
白歸興日蕭蕭

渥洼（渥洼清陽今汗河夾橋陽夫人舊往甚孫）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
冷復亂簷邊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
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吹笛

吹笛秋山風（一云風山）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
和切月傍（一作倚）關山幾處明□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
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一作榴一作花）落何得愁中曲（一作原一作故）
盡生

□騎（世說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越石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騎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之賊並棄圍而走）武陵 楊柳

孤雁（一云孤雁後飛）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群（一作聲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
重雲望盡（一作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一作聞）野鴉無意緒鳴
噪自（一作亦）紛紛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雪暗還須浴（一作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
蕭

猿

風生（南越志江鷗一名海鷗在海渚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必風）

褭褭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見（一作隱見）顧如
知慣習元從眾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
離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
筒桶（一作筩）相沿久風雷肯為神（一作伸）泥沙卷涎沫迴首怪
龍鱗

杜工部集卷之十七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近體詩五十五首（大曆三年正月起峽中至江陵及湖南作）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與出金銀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

元日示宗武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柏酒（一作寒）衰病只藜床訓喻青衿子名慚白首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弟五弟豐獨在江左近無消息）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荊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疏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自汝到荊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一作何）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國春近岳陽湖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飛鳴還接翅行序密銜蘆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一作不）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正月喧鶯末茲辰放鷁初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家有因歌野興疎殘生逗（[illegible]）江漢何處狎樵漁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臠去東床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音泊）張渥水出騏驥崑山生鳳皇兩家誠款款中道許蒼蒼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闇藏餘寒折花卉恨別滿江鄉

禁臠（晉書袁崧欲以女妻謝混王珣曰卿莫近禁臠）

人日兩篇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久無勞比素絲

人日（[illegible]）

白水（[illegible]）

紫山（[illegible]）

州太甲王勃益州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西陽雜俎燕公常讀王勃夫子廟堂碑頌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公言北斗建于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碑無位聖人虛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附學綜聞首人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旨然未有考證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

臥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違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借光輝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煩一作須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微一作還青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松滋縣本漢高成縣晉咸康三年以松滋流戶僑制立松滋縣興地紀勝江亭在松滋縣治後杜子美孟浩然俱有詩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濟江元自闊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槳春鷗懶避船王門高德業幕府盛才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泛愛前

古城[illegible]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令弟雄軍佐凡才汙省郎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宴胡侍御書堂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歸字韻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闇闇一作暗暗春籍滿輕輕花絮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歸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水一作月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霜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遮莫舊注俚語猶言儘教也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花蕊亞枝紅欹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一作蕊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有喜留攀桂無勞問轉蓬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坼台衡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昔一作舊相傳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

台衡[illegible]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北道未磷緇玉府摽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甚衆多推瀟灑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辰微事業南紀赴恩私卿月升金掌王春度玉墀熏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尊前江漢闊後會且深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韻）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尊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佐

中丞問俗畫熊（後漢輿服志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轓）頻愛弟傳書彩鷁新遷轉五州（舊[illegible]上四年夔州爲都督府督歸夔忠萬涪渝南七州至德元載於雲安置七州防禦使詩云五州[illegible]按方輿表乾元二年置涪忠夔都防禦使治夔州原領夔峽忠歸萬五州故曰五州也）防禦使起居八座（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爲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報與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illegible]）

醉酒楊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烏臺俯麟閣（六典秘書[illegible]）長夏白頭吟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爲棣華晴雨好綵服暮春宜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子美）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芳）翟表郎官瑞鳧看令宰仙（或）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子美）數語歡（崔彧）紗帽高文擲彩箋（之芳）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彧）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子美）客居逢自出爲別幾悽然（之芳）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illegible]）

郊扉俗遂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夤緣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雲升思霑道暍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魏都賦[illegible]明帝九龍殿前[illegible]如新東京賦於南則有[illegible]謻門冰室門也[illegible]）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篦

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
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一作答亂離
啼童稚頻書札盤飧詎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
齊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鼙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
鷖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攜蹉跎長泛鷁展轉屢鳴
雞嶷嶷瑚璉器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
齎支策門闌邃肩輿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
棲巨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端
倪贈粟囷應指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
溪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陽城郡王衛伯玉也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
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
紫誥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
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
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騏驎

鶴曰伯玉大曆初伯玉丁母憂朝廷以[illegible]代之[illegible]起復再任則此詩當作于伯玉封上母[illegible]人[illegible]大曆元年前作按通鑑伯玉丁母憂見大曆五年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望幸歘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
風烟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有[illegible]周日[illegible]終期漢武巡

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一作節恩波起涸
鱗

肅宗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illegible]以為江陵府[illegible]二年罷都是年建卯月又詔[illegible]南都[illegible]改江陵府以[illegible]為尹[illegible]萬人以遏吳蜀之衝廣德元年冬東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illegible]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等使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一作渚向來
澄映物連珠斷絲空一鏡升徐光隱一作憶更漏況乃露
華凝

金波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謝莊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

江月辭風纜一作帆江星別霧一作露船雞鳴還曙一作曉色鷺浴
自清川歷歷竟誰種悠悠何處圓客愁殊未已他夕

始相鮮

歷歷古樂府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剎青楓外朱樓白水邊
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鉤簾獨未眠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臥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
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祗應學水仙

水仙[illegible]

遣[illegible]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
一作暑 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
芒螢鑒緣帷徹蛛絲罥檻長哀箏猶凭几鳴笛竟霑
裳倚著如秦贅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
囊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略世亂跼文
場餘力浮于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
忘

秦贅 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 曰言其不出家財亦猶人身之有贅者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
賦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窗宿霧濛濛
濕朱栱浮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
餘清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
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唯鎮靜曳裾終日盛
文儒白頭授簡焉能賦媿似相如為大夫

舟 一有中字 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 審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
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
雨洗平沙靜天銜闊岸紆鳴螿隨泛梗別燕起秋菰
棲託難高臥飢寒迫向隅寂寥相呴沫浩蕩報恩珠
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
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 一作值 江南好
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雲溪友議明皇幸蜀[illegible]李龜年奔迸江潭杜甫以詩贈之曰[illegible]
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又唱風清月白相思詞皆王
右丞所製至今梨園唱焉歌闋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掩泣明皇雜錄樂工
李龜年特承恩遇于東都通遠里大起第宅僭侈之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晉
公移于定鼎門南別墅號綠野堂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
遇良辰勝賞常為人歌數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泣而罷 岐王 舊書岐王範好
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又多聚書畫古跡為時所稱開元十四年薨[illegible]
曰開元十四年公年十五見時未有[illegible]岐王也按崔九亦
以開元十四年卒未知何作何解 崔九 [illegible]注云崔九即殿中監崔滌
通鑑開元二年正月[illegible] [illegible]之弟也傳[illegible]滌亦素
與玄宗狎密用為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
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後賜名澄開元十四年卒 江南 [illegible]南地[illegible]
[illegible]江南[illegible]江南在江湘之間[illegible]
流落江潭故曰江南[illegible]云天寶後子美不當至江南誤矣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
不返青絲鞚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袞職陪
揚鑣 一作鑣 隨日馭折檻出雲臺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
開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
來九鑽巴噀火三蟄楚祠雷望帝傳應實昭王問不
迴蛟螭深作橫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
哉琴烏曲怨憤庭鶴舞摧頹秋雨漫湘水 一云秋水漫湘竹 陰

脩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
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滻偏
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重題

涕泗不能收哭君余（一作餘）白頭兒童相識（一作顧）盡宇宙此
生浮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減
應劉（李公歷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
井逕（蕪城賦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注凡天為井逕上有[illegible]）

獨坐

悲愁（一作秋）迴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
清滄溟服（一作根）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
翮輕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
皎誰家擣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一作溱）川
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
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一作詞）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
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一作[illegible]）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
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鬬傷弓鳥雀饑
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清襟（袁紫芝王儉詩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一作書）數
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
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烟
逍遙公（宰相世系表韋夐字敬遠後周逍遙公號逍遙公房至嗣立更號小逍遙公房張說[illegible]）
（應拜公逍遙公）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
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詞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
佇鳴南岳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
過逢聯客位日夜倒芳尊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
百年嗟已半四坐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呂蒙營（[illegible]）
劉備城（[illegible]）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鳴
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夢弼曰晉肅李賀之父見韓退之諱辯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思一作意緒寬不才甘朽質高臥豈泥蟠

汎愛容霜鬢一作髮留歡卜夜閑一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戎馬今何地鄉園獨舊山江湖墮清月酩酊任扶還一作山

夜闌 [illegible]字乾窮下闌字就為闌耳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蹋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杜工部集卷之十七

泰興縣張茂枝因　万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十八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近體詩六十一首 自公安發次岳州及湖南作

曉發公安 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一云生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入蜀記公安縣治 公安詩云水驛 [illegible] 沙村白雪 [illegible] 月熟白落 謂此也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泛

楚岸朔風疾天寒鶬鴰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壚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岳陽樓 [illegible]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

南征 [illegible]

過南岳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翠牙穿裛槳一作 [illegible] 碧節上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壤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回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曾公屈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

洞庭 湖 方輿勝覽在巴陵縣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 [illegible] 土記曰灃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滙于洞庭至巴陵與荊江合 山海經注江長沙巴陵縣西有洞庭陂潛伏通江水經注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湘水沅水灃水微水西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國策秦與荊戰取洞庭五渚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于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 赤壁 水經注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方輿勝覽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江夏之說為近 帝子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水經注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又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故民為立祠于水側焉荊州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于廟以旌不朽之傳矣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青草 荊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因以為名 [illegible]

銅官 水經注湘水右徑銅官浦南右湘水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故亦謂之雲母山也湘水又東合瀏湖口水出西陂東通湘浦方輿勝覽銅官渚在寧鄉縣界三十里西上有銅官故名 水耕 漢武詔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北風 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爽攜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沈沈在，凌寒往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途。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隅。

新康 水經注湘水又北逕新陽縣南舊名新陽元和改曰新康

雙楓浦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

雙楓浦 方輿勝覽在瀏陽縣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能典一作農州。蒼生今日困一作起，天子嚮時憂。井屋有烟起，瘡痍無血流。壤歌唯海甸，畫角自山樓。白髮寒常早，荒俗農復秋。解遵遺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一作倦，潁川何以酬。塵生一作彤管筆，寒膩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別離同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徙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

信州 梁大同三年於巴州郡理立信州唐武德二年改巴東郡為信州二年又改信州為夔州 尉佗 南越王趙佗也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祇瘦，長夏想為情。滑憶一作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一作盃罌。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迢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韓文韋氏夫人墓誌銘丈夫迢以都官郎為韶州刺史贈同州刺史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韶州刺史韋迢

江畔長沙驛一作，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鵩，天炎畏跕鳶。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一作極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憑雷殷，長空水面一作原文。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黃。

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群臣得，金吾萬國回。衢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千秋節 [illegible]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襪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內樂 [illegible]

走索 [illegible]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覲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校老，膽力爾誰過。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鶱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

長沙送李十一 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媿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西康州 [illegible]

李杜 [illegible]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枝淩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豕韋 [illegible]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illegible]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丈人藉才地，門閥冠雲霄。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遙。鄰好艱難薄，氓心杼軸焦。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時清非造次，興盡卻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

休傳鹿是馬莫信鵩如鴞(一作鵩)未辨依依袂還斟泛泛
瓢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鷦鷯辭(一作以)負滄洲願誰云晚
見招

自出(鶴曰公祖母盧氏即所志范陽大君者)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
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
塞雁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漢陽(元和郡國志武德四年分沔陽郡于漢陽縣置沔州又改漢陽為縣)漢陰(一作漢陰有浪于漢陰城在漢陽縣北)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水閣蒼梧野(一作外)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

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一作但)憫(一作憐)敝
貂裘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
韻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
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
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待禮無違
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機
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
但促(一作從)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
圍萬姓瘡痍合群凶(一作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

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對揚期特達衰朽再
芳菲空襄愁書字山中疾采薇撥盃要忽罷抱被宿
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
時飛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
短日行梅嶺寒山(一作江)落桂林長安若個畔猶想映貂
金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
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發揮王子表不愧史臣詞

哭韋大夫之晉

淒愴郇瑕色差池弱冠年丈(一作大)人叨禮數文律早周

旋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翛
然貢喜音容間馮招病疾纏南過駭倉卒北思悄聯
緜鵩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
懸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沖融標世業磊落映時
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關(一作開)樹頂飛旐泛
堂前帘幕疑風燕笳簫急暮蟬興殘虛白室跡斷孝
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
詩篇誰寄方隅理朝廷有諫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
雙全

郇瑕(水經注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一作弟）
朔風吹桂水朔（一作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
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
君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一作開）葉帶雨不成
花金錯囊從（一作徒）罄銀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
昏鴉（何遜詩城陰度 黑昏鴉接翅歸）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戀闕勞肝肺論（一作掄）材愧杞楠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
潭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還鄉南客瀟湘外西戎鄠杜旁
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
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
（大曆三年八月吐蕃寇靈州邠州九月又入寇京師戒嚴）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
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
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磷緇爲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
盧綰（[illegible]）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
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一作早）見
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
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
淫鼓迎非（一作祈）祭鬼彈落似鴞禽興盡纔無悶愁來遽不
禁生涯相汨沒時物自（一作正）蕭森疑惑尊中弩淹留冠
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爲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
所欽吾安藜不糝女（一作汝）貴玉爲琛烏几重重縛鶉衣
寸寸針哀傷同庾信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
楚戶砧叨陪錦帳座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遇忘機
陸易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花
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瘞夭追潘岳持危
覓鄧林蹉跎翻學步感激在知音卻假蘇張舌高誇
周宋鐔納流迷浩汗峻址得嶔岑城府開清旭松筠
（篁一作）起碧潯披顏爭倩倩逸足競駸駸朗鑒存愚直皇
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
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
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
成涕作霖
首二句（[illegible]）
半死（[illegible]）

尊中琴風俗通應郴爲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于盃中形如蛇宣畏惡之及飲得疾後郴知之延宣於舊處設酒指謂宣曰此弩形耳宣病遂瘳梁簡文因疾詩云沉痾類弩形牽裾辛毗諫文帝徙冀州士家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數粒鷦鷯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一行藥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注云因病服藥行而宣導之杜詩行藥病涔涔漢書霍后傳云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乎瘞夭西征賦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黃鶴因瘞夭一語疑爲宗文之故年譜遂大曆四年四月宗文卒則妄矣潤州刺史樊晃叙杜工部小集云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則宗文之亡其在工部歿後也周宋莊子說劍周宋爲鐔悄險子琳乘虛襲據成都府寧弟寬攻破子琳收復成都四年子琳收遷瀘州招聚亡命得數千人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擊走守將忠州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荊南節度使衛伯玉欲結以爲援以夔州許之爲之請於朝朝廷許之公孫欲指子琳也千里井玉臺新詠劉勳妻王氏詩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今太白平曰將近長詩云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李濟翁資暇錄云諺云千里井不反唾蓋由南朝宋之計吏泊傳馬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遂飲不憶前所棄草草結于喉而斃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反唾劉禹錫卽此時耳葛洪晉中興書葛洪上羅浮山中煉丹在山積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嶽書云當欲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書狼狽而往洪已亡顏色如平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時咸以爲尸解得仙

許靖蜀志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靖與從弟劭俱知名有人倫臧否之稱交州與尚書令都惑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一陳之耳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爲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清塵嚴嘗領成都余復參幕府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是聊暫出蕭雉只相馴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鄰聯翩匍匐禮意氣死生親嚴公沒後老母在堂使君溫凊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太夫人頃逝發書又致奠棹於州門之側不敢忘恩之情今言嚴公之兒可知矣張老存家事嵇康有故人食恩慚卤莽鏤骨抱酸辛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塤篪鳴自合金石瑩逾新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

霑巾曠絕含香舍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雁五湖春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起轍中鱗

蕭雉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入門飛鳴車側見張老而訊之張老曰善矣物備矣志在于注張老晉大夫張孟張老晉趙文子冠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崔偉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荊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烏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句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斯一作期共不一作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一作夜將

選曹唐會要上元三年勅桂廣交黔等州都督府所有人補擬見任官簡擇宜准舊制四年後差强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使選補仍令御史同往注擬三湘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是爲三湘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爲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論交翻恨晚卧病却愁春出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一作屋）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illegible]）益霑巾

同豆盧峰知字韻（[illegible]）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爲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漫通經術光芒刷羽儀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倡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元（一作無）浪語愁寂故山薇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飯（一作飲）食猶寒隱几蕭條帶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虛霑焦舉

（[illegible]）爲寒食實藉嚴君賣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

賈傅井（盛弘之荊州記湘州南寺之東有賈誼宅宅之中有井井旁有石床可容一人坐形制甚古傳是誼所坐床穆序湘州城內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局腳石床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床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焦舉（後漢周舉傳[illegible]春中寒食一月老少不堪今則三日而已）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旅雁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一作鶯）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一作春）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鞦韆（古今藝術圖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或曰自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

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高名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褚公永徽末貶此州）

廻棹

宿昔試（一作世）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爲客費多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巾拂那關眼瓶罍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裛沉綿（一作痾）強飯蓴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一作怯）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寺

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一作功）異魯連篤節何所獨送朱

夏及寒泉

蒸池（水經注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邪薑山東北流至重安縣逕蒸水縣下武水出衡武安縣南東流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于湘謂之承口漢地理志承陽在承水之陽又名蒸水蒸陽縣湘東郡國志臨蒸縣有臨蒸水其氣如蒸故以為名今在衡陽城東傍湘江北背蒸水）漢水峴山（[illegible]）家碑（杜預刻石為二碑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illegible]）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illegible]）時論同歸尺五天（俚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煙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洞庭（此謂楚之洞庭也陶朱公家在南郡[illegible]）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

黃帽（[illegible]）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illegible]學擬[illegible]不與不如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

松醪（[illegible]）

酬郭十五判官

才微歲老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花枝（吳曾漫錄梁武帝春歌曰[illegible]春心一如此情來不可限[illegible]子美花枝照眼之句）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衡州（舊書大曆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

附錄

他集互見四首

哭長孫侍御

道為謀（一作課）書（一作詩）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一作近）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文苑英華云杜甫哭長孫侍御詩今載杜甫集中按中興間氣集又玄集[illegible]）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一作金）門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illegible]）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甘一作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盃君不見醉一作都已遣沈冥

英華辨證其有可疑及當兩存者如楊齊此詩及司空曙杜鵑行今並載杜甫集洛濤詩落濤遺唐韻附集詩選二十卷盡錄當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詩山谷壩任弱道見古石刻有序入請以老杜酒渴愛江清爲前人答賦一詩

杜鵑行見陳浩然本亦見黃鶴本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英華作翔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貌一作白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隳英華作隤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饑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

此語亦足爲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英華作嗁咽若有謂注云謂平聲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英華作欲以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教學傳遺風英華作相效傳遺風乃知變化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嬪嬙一作如左右如花紅

文苑英華作司空曙注云又見杜甫集

吳若本逸詩七篇

聞惠二過東溪特一送

惠子白驢一作驢瘦一作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一作白山杯一作柸竹葉新柴門了無事黃一作雞綺未稱臣

李祁蕭遠校書云陳恬叔易傳東坡記此詩云右一篇劉斯立得於管城人家册子葉中題云工部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甫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桃李今搖落安得愁中却盡生也草堂本台一篇見洪駒父詩話劉禹錫

左市言嘗收得唐人詩篇詩册有之

舟泛洞庭一作過洞庭湖

蛟室圍青草龍堆擁一作隱白沙護江一作世盤古木迎櫂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一作回檣帆一作畏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草堂作湖水與天遠作欲泛仙槎

右洪玉甫云有人得之江中石刻王直方云此老杜過洞庭湖詩也洛濤云元豐中有人得此詩刻于洞庭湖中不載名氏以示山谷山谷曰子美作也今蜀本已收入

李盬鐵二首後一首題云李監宅在第九卷中

落葉一作葉落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一見能傾產一作座虛懷只愛才盬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春心一作晴已撥形骸累真爲爛熳深賦詩歌一作新句句穩不免一作覺自長吟

絶句九首前八首在十三卷中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草堂本云行道一作遠城猶有山

右五篇乃蘇州太守裴煜如晦所收見舊集補遺

逃難（見顧陶類本）

五十頭白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寄高適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尊

送靈州李判官

口口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材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與嚴二郎奉禮別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尚娩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群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奉禮（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轉驚波作怒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半愁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腳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漂泊猶杯酒躊躇此驛亭相看萬里外同是一浮萍

遣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一作遺）宮室焚燒何太頻

受諫（謂代宗避京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也）臨危（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遣使就韶州致祭……）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日（一作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春（一作香）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容（一作客）鬢催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一作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回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群臣安在哉

收京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尅復成如此安危（一作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

風

巴西聞收宮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
劒外春天遠巴西勑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花底

紫萼扶千蕊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
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
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霸上遠愁人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
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
梁獄書因上一作穢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謗能
深即出黃沙在何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
心

奉使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
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頻問訊一到一題詩

題鄭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爲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
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
濕白鷺羣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
盃寬惟吾最一作君醉愛淸狂客百遍相看一作過意未闌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
絕葷終不改勸酒一作醉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
詩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怯別酒頻添
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客舊館

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
風幔何一作前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一作客月
冥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聞道王喬舃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
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舅意淒然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月水昏

葭萌氏種迴左擔□□存（一作也）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葭萌（十道志曰利州益昌郡土地所屬與文州同春秋時爲蜀苴侯封漢葭萌縣地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地曰葭萌）左擔（任豫益州記江由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于成都爲西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擔也鄧艾束馬懸車之處華陽國志云降蜀千左擔七里）

陪鄭公秋晩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往金盤小逕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晩旗紅盃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摇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卿事（一作參軍之）歡娛到薄躬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世（一作身）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一作何）必淚長流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逗同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寒村荒（一作荒村）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淰（吟上聲魚駭水貌）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何人在（一作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闊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沒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爲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銓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鑪從容拘（一作詢）舊學慘淡閟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瘧病（一作病瘧）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右二十七篇朝奉大夫員安宇所收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爲況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倘憶江邊臥歸期願早知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峰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闌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晩鐘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右二篇見王原叔本

避地

避地歲時晩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僕且旌旄

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右一篇見趙次翁本題云至德二載丁酉作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一作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又送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一作送）客杯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一作州）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右二篇見卞圜本（[illegible]）

滹南遺老詩話批判杜詩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惟瞿唐懷古呀豁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爲杜無疑其餘皆非真本蓋後人依放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蹈襲至于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竇使君等尤爲無狀吾舅自幼爲詩便知工部嘗與余論及新添之詩則攝鼻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杜工部集卷之十八

晉陵縣儀沅楚殷氏校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表賦記說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天寶十年作）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吳本作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雖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及府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吳作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寖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傺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新書本傳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呂汲公年譜呂東萊注三賦並云十三載皆誤舊書玄宗紀十載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朝享太廟賦曰壬辰既格於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有事于南郊賦曰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與舊書甲子併合則為十載獻賦明矣趙子櫟年譜考明皇紀十三載二月癸酉朝獻太清宮甲戌親享太廟未嘗有事南郊當以舊書為正按甫書戒上三禮賦並承新書本傳之誤然獻賦自在大禮告成之日鶴以謂九載預獻則非也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勤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晁來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閶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虬捎熒惑隳旄頭風伯扶道雷公挾輈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礧砢萬山颼飀欻翕于長樂之舍覺入乎崑崙之丘太一奉引庖犧左（文粹作在）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閟宮之崔萃昕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刺牆撫流沙而承霤紛照珠而陷碧燿波鰯而浪鯖森青冥而欲雨絕光炯而初晝於是翠纛俄的蒸耤舒就祝融擁火以焚香溪女捧盤而與漱羣有司之璧幸辨名物之難究頊獲自開於冢盛羽客先來於介冑爍聖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救王喬以視履積昭感于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肸蠁而有憑肅風飇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維城於曾巓孔（文叢作）蓋款以颯纚中瀧縱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僭號于五代復戰國于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所愚鑿齒其俗窫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呴喻曆紀大破瘡痍未蘇尚攫拏于吳蜀又顛躓於□□縱羣雄之發憤（一作憤）誰一統于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一作殊）比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犧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底績之大備上方采庬俗之謌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且間之於里日昔武德已前黔黎肅條無復生意遭罹亂之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衮服紛紛朝廷多闕者仍亘乎晉魏臣竊以自亦猜之衰歇曠于戒而無其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育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一作名）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美上辰既格于道祖乘輿仰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具禮有秩六官咸秩大輅仍出戎黎元不

知豐年則多而僅啻甚實既而太尉祭乘司僕息蹕望重闉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黙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斎宿翠華於外戶曙黃屋於通衢氣淒淒於前旒光霏霏於旅架階有賓作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王相生逆擊揖之初覺鈞天合律筍簴佗以磈礧于咸宛而姿姿靴鼓頻佗爲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容系孤竹貫之多八音脩（一作簫）通既比乎旭日昇而氛埃滅鵝鸛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峥嵘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剡爚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歆美休成之既製璧玉儲精以稠疊門閫洞谿

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恭而克塞羣心翼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允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勳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高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哲皆胡有數四名亞克絕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賢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鈐載其刀筆與啖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觀乃直于王孫丁初誓幽金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維時克貞符以肅合酌以茅

明報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珍其瑞神姦妥帖不敢秘其精而撫（一作僻）絕輓亭鴻名者矣于以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斝沛枯骨而破聾盲施飛胎而逮鰥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顧祥可把曾宮獻欲陰事儆椎薄祠煙於嵩湖之山（一作部）餘響於蒼梧之野（一作下）上（一作本）窅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自勝職牙旗而獨立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遜聽而（一作以）思凝於是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涖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微如此之

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宣
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勸稼穡所以報本反
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一作列）
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黼之飾
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
先王之丕業纘起信可以永其彤甽肸蠁之備祭在
斯示有以明其覲戚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
奏以進退韶夏濩武朱之於訓説鉦石匏絶其之於
梗槩變方形於勁梃聽官微於砰磕英華發外非因
乎筍簴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一作靈鼓）之大既而腓
（一作□）嘗柱骨柴燎篇塊駢靑犖赫葩斜觸潰雹纓颻升

雪颯星碎拂勿侹淡眇溟從淬聖慮卒敉玄黃增霈
蒼生顒昂毛髮凊穎雷公河伯咸騷駭以修聳霜女
江妃乍紛綸而晻曖執綏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
金支翠旌神光倏欻祀事虛明於是衿灑乎渙汗紆
餘乎經營浸朱暹而灑朔漠洶暘谷而潚若英膏丈
涕而童子僊叢棘圻而猩犴傾是率土之濱單酺醵
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浹汙乎無
極殷鷹鷫繆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
有作不逆寡而雄成兩乃孤卿侯伯雜登儒三老僟
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㠯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
知（一作和）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朕閉於厥初以

未傳于摅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兹焕炳而愈僖
秦失之於狼貪糅食漢綴之以虵斷龍戰中荼茫（一作茫茫）
夫何從聖哲縮曾不下怍伏惟道祖祀生歲之磔裂
醜害焉之蹄齧附五精之思眉考正氣之無敝協夫
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眾聖昭洗中祚觸厥氣慘
贖乎胎夜之妖孽廻薄乎龍虵之孽伏惟陛下勃然
憤激之際天閼（一作閼天）不收旅拒鬼神爲之嗚咽高獮騰
塵長劍吼血尊卑亂夕縣綱押紫極之將頹拾清汾
於已缺鑑以之（一作□）仁義鍛以之（一作□）賢哲聯祖宗之耿
光卷口狄之影撤蠢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
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禼于斓近古而不軌天聽貞

觀以高揭蠹兩羌僣燹然優劣立其課寄於空積忽
徽刊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觀數統從前八音六律而
惟新日起莫外一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
命（一作帝）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是用素樸以守于
嗟乎麟鳳胡爲乎郊藪□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
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爲鶉鷇道以萬物爲芻狗今
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於周
漢之餘緩步闊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益其人
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周之又
周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
碧鷄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紱奉郊廟以

斯符三公自以龍以求册禮久於唯天寶末册尚國忠爲司空是歲太
財于俄復行册禮玄宗御製西嶽華山碑六十有一載高又亡月符纂前
下久數報德之願
未暇崇封之禮

封西嶽賦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太原還于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爲王者之禮告厥成功止于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昆侖親射蛟於江水始爲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況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慙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執玄祖醇濃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爲難上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矣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曠路風雲碑版祠廟終幺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二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何也其可忽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土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有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浴厥郡國掃除曾嶺雖翠蓋可渡乎蒼穹而緹介不減於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嶽賦以勸賦之義頌述上將展禮焚柴有實覬聖意因有感動焉爲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都見金天之王既刊石乎岱宗又介符乎軒是茲事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蹸略佁儗崩騰陖離唯君所之然後拭翠羽之飾開日月之旗撞鴻鐘發雷轄彌節澤之衡突大河洪之淋漓激天狼之威弧摩魍魎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寓侍衣山靈束鉞而踉蹌海若搜騶而參差風馭冉以縱蠖雲蛸綷而踶蛇地軸軋軋殷以下折原隰瑋不儼而東飛岐梁閃倐涇渭反覆而天府載屬侯之玉尚久具左驕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鑾輿儲精湛慮至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扃巻山而仞宿屯斾覽之滿路既蹂大陰宮岸象碑兀戈鋋悉率嚴嚴高高滔滔如也於是太一抱式玄冥司直天子絕宿夜齋眺谷陟騈參虬超間才尺語秘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金乎蒼青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浩然延降天老與之相識閱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道則颯拜節以徘徊撫八紘而駭黑忽風翻而抃倒滂沬狀而異色冏若褰袪開帷下辯宸極者久之雲氣翕以

迴複山峰業而未息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下闕以中休覲羣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州芬樹羽林莽不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騏驎蹶蹶而在郊鳳凰蹌蹌而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彼震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激越乎遐陬泰山爲之相峽萬穴爲之倒流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閟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爲王者成功已纂終古嘗覽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參闕亦所不取惟此西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瘳斯玉府考乃鏞鼓是以覲嶽於諸侯錫神

以茅土豈雖壯設險於何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遊乎四海發軔匝乎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泰華最爲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没罕聞以余在位發祥隤祉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刻予殊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歆歆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爍乎眞天子之表奉天爲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華清

進鵰賦表 天寶十載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文粹作明主哀憐之明主文粹無此二字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

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鵰者鷙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鵰賦

當九秋之淒淸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爲己任橫殺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逍遙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鷙鳥之累百敢同

年而爭長此鵰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潏風雲亂起雪冱山陰冰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椓杙待弋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雌姿之所擬欻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令[illegible]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檻於巢用壯旅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昔皆落摯之榮觀棄功効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孤三窟狡兔恃古冢之荊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惑我往來趑趄我場圃雖有青骹[illegible]所自[illegible]卻[illegible][illegible]矜跨而俯臨飛迅翼而遐禽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果兒近[illegible]迭屢攪之而精腕[illegible]有若於神助是以[illegible][illegible]具[illegible]飆爽其應纔下鞲而[illegible]縱尚投跡而容與[illegible]咸逞[illegible]施巧無媒力跋跪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大向今獲有勝昭若風昔多蹤[illegible][illegible]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鶬鴰鴇鶂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彼壯夫之慷慨

假強敵而逸趨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文粹作[illegible]）聚忽隔天路終辭水濱擊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巽風凜冽雖趾踦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畏必使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虛墜豈非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搶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巖巘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闕廷莫試鉤爪空迴斗星眾鶻儕劉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扃

天狗賦 并序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一作捷）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莽蒼淡漠而山殿戌削縹與天風蝠乎迴薄上揚雲旓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狻猊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欹而金鎖斷兮事未可救瞥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兮性剛簡而清瘦斂於一擲威解兩鬭終無自私必

不虛透膏觀予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
脚滑戟涇提挈丘陵與洧山川旋而慢倒若裂實貐
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羣援乾坤之
翕習兮塗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提來發目兮乙頓
六軍之呇黃兮勞萬馬以超逾材官未及胃野廣木
及和閒靜矢與流星兮闔要害而俱破消于踏之迸
集兮始抑怒以相賀負雄姿之自異兮已脈塊而高
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廿以爲大既而發行畋昨
勢爭劍裂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亂晶由股
而有榮兮紛嚬彼而何述似爪牙之使禿兮無缐嵬
以自助各弭耳低徊閑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田日御
東中百獸啾蹌以皆從兮四猛佗銛銳乎其間夫靈
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帝而往還惟昔西域之
遠致兮聖人爲之旅迎風虛露寒讚忝物帆金盤仞
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犂公與之俱觀宜其亢閶闔
而叱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君之玉輦兮
近奉君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羊䐹彼
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關仰于門之峻帽兮豈
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哀落兮驚歲月之忽邪僶同
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技猴兮尤兕
疑於蹻捷此乃獨步受之於人兮詎知俊材之所不
核且覽身之蕭條兮遇從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
未愜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已兮寧久破斯人終日
馴狎已

唐興縣客館記

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惸
獨而和其封內非徑術不興除病而行而一谷于
官舘亭吏于眾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
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客四方賓賓其謂
我何改之重勞我其忍人何成曰迎步至濟厥蔵則
詰觀丁大壯作之閈閎作之堂楣以永圖崇高廣大
踰越傳舍通梁而走亮將陳帳幕袪上承安若泰山
而傷序開發洩霜露潛觀深矣步欄從萬瓦在後
匪丹雘爲實疏達爲迴廊南注又爲複廊以容介行
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
挾右階于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
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則人不待于來定不待方中
矣宿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亡天子之使至則曰
邑有人焉某無以采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
也予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予既某多矣敢辭
贄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
也何以侈予徒見賓館之近大厚不知其私室之甚
薄糲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於館
之醯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廄君豈爲

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玼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解罟之禍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自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巳（一本云解罷之禍也府君之德也府君之德也解罷之禍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諸曰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說旱（初中不減公節制劍南日夜此[illegible]）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月旅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爲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

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爲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存雨滂足仰惟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遂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爲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

畫馬贊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褭清新魚目瘦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骨蕭筋逸態蕭疏高驤縱恣四蹄雷雹一日天地御者閑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歌燕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illegible]）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進賢賢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颷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飯飽吹（一作他）（吸吹）曾不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

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山天乎有命乎雖巫子
蔣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塡爾逆旅請酒詩浮名
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益也
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遵辭
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
我爲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雖守常
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崒以高泗水瀰瀰瀾以清
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
我爲兄

秋述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

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
州府而楊子雲草玄寂寞多爲後輩所褻近似之矣
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
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
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葢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
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
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
於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
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
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
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既縫裝旣聚糧東入怵惕

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
乎無述而止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
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羌堪戰子弟
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衛蠻使掠卬雅子弟
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焉陵
本自足支也權量西山卬雅兵馬卒仮援形勝明矣
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
此輩見關兵馬使八州蕃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
卒自屬裨將主(作御)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而

衆隙隨之矣況軍須不足姦吏減削未已戰恐以爲
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
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羌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
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羌各繫其部落刺史
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
在一羌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羌之豪族發源有
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落之誠於中肆與奪之
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爲本式
遏雪嶺之西哉比羌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令
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道擬倚何王尹之
獄是矣由策嗣羌王關王氏猜覘西道族城高怨望

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
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
壯部落無語或縱一部落怨猜某部落悉無爽如此
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買勇復取三城
不日矣幸急擇公廉素諳明了將正色遏之盜賊內
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
昨聞受鉞旁縣隨之令開已小動爲之奈何若不
先招諭也殺貴人愁春事又沮邊耕種即發精卒
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偷度兵馬但驚動
緣邊之人供給之外不見免劫掠而還貸其地豪族
兼有其地而轉富獨之土肥無耕之地流亡之並近

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
蜀也大抵秪與兼并家力田耳但約畝薄斂則田
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
非蜀仍禁豪族受質隱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
家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
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雖小見面不
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
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
借在進退聞上而已

杜工部集卷之十九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節地若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于下而東郊猶小梗犬羊未賓闕總以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道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益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河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況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騖於騰驤敝帷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騶騑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士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啟之理疏莫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爲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亦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蓄聚國儲未贍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使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積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鍤復擁填淤之泥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烟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臨時之要挺賓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庠旌斯可用矣況兹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視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聘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鬭亭午放其休謀乃救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勞來之餓羸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
唐侯者巳昔帝舜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
十登爲天子者巳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
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
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
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之聖哲未有不以君
唱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者
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夔夔然事親
如有闕外則悴悴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
庶官但恭巳而巳殘孽未平外徼之至數也倉廩未
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

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引正詞氣高
雅則遺浸滋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
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禼驅蒼生於仁壽
之域反淳朴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爲體
恥然坦途利往何願子有說否廢復見子之志豈徒
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問孝廉取備尋常之對
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求以徵事君
成凡側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
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愉爽後
契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殺
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

有千鍾之藏荷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
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以繫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常
寶不敏仁遠乎哉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

文

石髓老放神乎始清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
馭乎風凞凞然登乎空蓮而俯乎雲林退而極乎延
閣見龍虎日月之君亘千味粢粢丁尚壁肖者鬣者
晳者黝者覩遇之間若泯歲敝者巳伊四司五帝天
之徒青節崇然綠輿駢然仙官泊鬼官無央數衆陽
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

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巳而左玄之
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始繢事前柱下史河東柳
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受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涓蒸
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槩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
曰若人存恩我主豫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
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
君之後德隱懔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
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于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
于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務祥也惡乎寢而廟詎
仰而先生藐然若往頹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
亂於河獸亂於山是畢弋釣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

邀退摽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呼嘷流血不
乾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口率服
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
氏萑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兹茂德困矣矧
賢主邈之而不及庸主闇之而不曉澆漓崩壞數千
古哉至使世之仁者高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
主誅干紀康大業物尚兆癘戰爭不息必揆當時之
變日愼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勅
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歛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
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攸百其有漸天下洶洶何其
撓哉巳登乎種種之民含大哼哼之意是巍巍乎比
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寢默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
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類肖翹之物蟲驅
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髓老畢
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
貳問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
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蓴鯽之奠奉祭故相國
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既散聖人又殁苟非大
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群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
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隳故實百餘年
閒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犯
闕王風寢頓神器圮裂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
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
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祲沴國有征伐車駕還
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
折貶官厭路讒口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闊
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命明明我公可去時
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
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卧内因循寢疾憔悴無
悔死矣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既折安仰翊戴地維則
絕安放夾載豈無䕫彥我心忉忉不見君子逝水滔
滔泄涕寒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墳日
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欲以素帛付諸蓬
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
入日月其慆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歎罕聞知
巳饑者書札筆公再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先帝松
柏故鄉枌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
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
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
身愧恥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
邑自守鼙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
痛氤氳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

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尚饗

為遺補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　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閤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　甫

左補闕臣韋少遊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巳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舍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猾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袞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觀琯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畫一保大素所蓄積者已而琯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閤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董庭蘭 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為房琯所昵數通賕謝為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云庭蘭游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閑體和撫絃韻琴可以感鬼神矣天寶中給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余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為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後為相豈能遽棄哉又賕謝之事吾疑譖琯者為之而庭蘭朽耄豈能辨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貶蹟漢庭蘭流之公無慍色唐人有詩云七條絃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簡以琴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其言必信伯原琴史千載而下得庭蘭實此惡名自其所誤不傳耳惟史之謬誤可以補了天之關矣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覬其偷飼相率降款蓋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雖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至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

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
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
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
繼至實爲乎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
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必竟縱若
爲一秩路河縣草竊伏戒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
冀等軍鄭州西北渡河先衛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
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
軍邐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擬在相魏衛
之州賊用仰魏而紛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
則請謝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廻戈
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和縣等軍蘇嵐馳屯據林慮
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炅等軍進渡河
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
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
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愼固之守輕
議擒縱之術抑臣之蒭蕘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
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為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内顧殞越
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效勳力爲無一補罪三
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懼誠
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撫
臣子不遠之過就其小効復分深憂察臣劒南區區
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鎭守要衝如此勉勵
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
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歛終之以教勸然後平禁
將士之暴弘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
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内救悴獨外攘
師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
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悲臣
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迫詣對無任兢灼
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
罪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
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略周禮王者内職大
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益所以
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其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難形管之
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行一揆稽女史之華實
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僃大精選淑妃學一作姓
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尚封而於赫有光伊玄祖
樹德于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

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緩冕所與列爲公侯古有皇父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微猷展肅維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巳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粤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在春宮之日詔諸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石崖岸津潤結穠而金印相糾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己畢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奈何況妃亦旣遘疾怙如處往上以之服事最稱佳人難得送藥必經于御手見寢始廻于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掌景向夕澄華徽陰風驚碧樹霜垂青岑天子悼履

棊之撫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于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巳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賛道中壼肅事後庭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事所須並宜官供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淸門華胄積行累功序于王者之有始有卒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歿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晋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于滎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爲榮何晏兼關內侯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缺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遂來之深鞏縣有松檟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閟寢之風烟尋常洟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及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閥游夏入文學之科兼敘哀傷頗謝有后妃之誄銘

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先人後已上下敦睦懸磬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有謝氏先小郎之才於娣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周給不礙於親疎泛愛無擇於良賤至於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毎詞於飛來幼童亦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為心遏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自十載已還黙契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倫袞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脾食滑甘之美縱結縫線之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爬補合猶取則於垂

成其積行累功不為薰修所住者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洇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有心定惠豈近於揚搉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于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殯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蘋蘩脩色骨肉號兮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長子曰朝列次朝英比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次関氏皆累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唯長子長女在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胷氏之元巾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斂吾起塔而葬裴公自以

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深遺意益闡但褐衣在斂而幽隧爰封其所厭飾咸遵儉素眷茲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兒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為報也甫昔臥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閒女巫至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為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

無文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鶴曰甫昔臥病於我諸姑公之妣早亡而育於姑也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

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塋車芻靈設祭置銘之名
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
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遺奠之祭畢一二家相
進曰斯至止將欲啟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
廞飾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
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
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
左右僕妾洎厮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或
一哀所感凡百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
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遲陰教之名數求女儀
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

子適曰某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次曰升幼卒報復
父讐國史有傳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
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
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
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
至於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
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乎準
孝謀之名於當世矣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
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撝卒常熟
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
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適諸孫子三十人內

宗外宗寢以疎闊者或玄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
若以為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視而家人亦不敢以
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訓儀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邑邑之都
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殁而猶視
升復父讐[illegible]唐書審言[illegible]吉州司戶參軍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而死并亦為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審言由此免官還東都自為文祭并士友咸哀其孝[illegible]蘇頲為墓誌劉允濟為祭文[illegible]

舊說此系曰母盧氏生母[illegible]氏其敢為謬妄耶此

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
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
當陽成侯之靈初陶唐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
德降及武庫應乎虯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
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祲清東吳建侯于荊邦于南
土河水活活造舟為梁洪濤奔汜未始騰溢春秋主
解稾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莽若孤潛獨出高
頂靜思骨肉悲憤心胸峻極于天神有所降不毛之
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誡焯乎前

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予以采蘩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承薄祭尚饗

武庫晉書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朝野稱美號杜武庫　虹精晉書預前在荊州時遊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吐聲竊窺于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造舟水經注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杜預造橋于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晉書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illegible]君此橋不立也　春秋晉書預[illegible]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illegible]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孤墳晉書預[illegible]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illegible]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于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陘山晉書作邢山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太后秉柄內宗如緩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君以生居貴戚衆結狂瑩雖伏罪棲雄鳴折羽憂心惙惙獨行踽踽悲夫景分飛怨聞于鳳皇呲彼讒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遭禍氏母妃之下室深狴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布裙屝屨提餉潛出昊天不傭退藏于密入成凋瘵溘至終畢葢乃事存于義陽之詠名播于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偏往測戀光輝漸浥相扶居諸造微幸遇聖上願發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列樹風烟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晴天春草萋兮增緜頃物將牽累乖木遂欲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矣捧奠踟蹰迴炯心依局庶多感之流涕循茲辰之晚

一作蹰

紀國[illegible]鄭州刺史[illegible]遇吉中興[illegible]錄同殺寺唯有崔氏女屏履布衣[illegible]容曰為動者按碑時公之孫同紀王之孫義陽之女故曰紀國則夫人之門又曰名播于燕公之筆[illegible]

盧氏其舍傳為之誄[illegible]以冠[illegible]同盡西南[illegible]昭應新書又誄紀國之女[illegible]既歸[illegible]八子[illegible]神龍初[illegible]可依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清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康於斯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劍南自用兵已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狀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

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頗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相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瀕瀕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甚艱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人速以親賢出鎮袞龍入以安反仄犬戎侵軼余盜道何爲可遏矣而三蜀大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不卹爲之臣竊恐猶□得恣瘁割甘質爲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

在近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有德有略經久與事允愜不隕穫于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整頓理體剗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藩府取給彼獎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州爲犄援是重斂之下免至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勞資多軍應須選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臣於所守封界迫接梓州正可爲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

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劍南諸州亦困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遞西川分蠹以杖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假擾臣竊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已來長望生還僞親信于贊普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錚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蒙臣兄承訓憂國家綠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屏身蠻□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將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薦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出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道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隕廹蓋增尸縣寄重之懼痛深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以聞

杜工部集卷之二十終

錢遵王季滄鐘校

許文穆公集六卷

〔明〕許國撰　葉向高等輯

明萬曆許立言等刻本

許文穆公集序

太師許文穆公自
上臨御以來以史官侍講幄積官
至少傅吏書殿學士在密勿樞機
之地者三十年是時
上虛心垂拱委事大臣而公奉魚

水之懽目睨古今治亂安危為
上開說中間彌縫其將闕補繆於
未兩者未易指數大氐於講授發
之新以書傳之公既不欲語人〻
繇少有知者晚節
上冊儲命未下懷姦窺伺者四出

公謂是其可以緩因露章極言至
疏五上力以去就爭之
上憒公不可奪雖聽其去而中不
能無動之何　國本定而姦謀沮
海內乃歸公回天之力而其精忠
直道亦曉然暴白於天下顧非公

意也公胸次如地負海涵渾〻浩
浩人鮮窺其際浮薄陰躁之人譏
而卽之若不知其與常人異者退
而考其大方所謂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者繳公不足以當之以彼一
節自耀如爝火然皆公之棄餘淺

之為丈夫者耳何足道哉始節惠
將仟門人輩計公當何謚少宰朱
公謂公之博大人所知也其介特
人所未知也當江陵相奪情畀者
曦附髙者鷙擊公丟不為第潛徃
力沮之不從乃已頃之者請留病

請誇勢之所毆如風偃草獨詞林
不與徒以公在耳嘉易名莫文毅
宜議上
鄉筆定為文穆嗟乎
甚知公深遠矣公少好學有文宗
操力砥拯六秇之指要蓋溫厚爾

雅蔚然有德之言非支詞綺語類
也今殉未久求其遺編僅得一二
豈公有所重而不甚屑意於世歟
古之君子事業文章亦體乎自然
而行於不得已誠不得已則事固
不足以名公況其它乎詩若干

篇子立言彙為六卷門人諸校而
序於簡端
萬曆辛亥夏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脩撰儒林郎
直
起居注纂脩

國史

東宮日講官門人瑯琊焦竑撰

許文穆公集目錄

記

卷之三

奏疏

表

箋

頌

校閱姓氏

門人福塘葉向高　燕山方從哲
吳興朱國禎　清源李廷機
蓀城朱國祚　興化林堯俞
崑山申用懋　錫山高攀龍
古吳徐應聘　瑯琊焦竑
會稽陶望齡　華亭董其昌
長水岳元聲　豫章劉曰寧
武林虞淳熙　昭武湯顯祖
金壇王肯堂　廬陵鄒德溥

雲間朱正色　湘南莊天合
四明王佐　郢都孟養浩
姑蘇王士騏　古越錢養廉
宛陵梅守峻　海陽邵庶
新安洪文衡　羅應鶴
後學畢懋康　金聲仝纂
男立德　孫志才　曾孫芳
立功　志仁　萱
立言　志寧　蓮
立禮仝輯　志宜　芩等重梓

許文穆公集卷之一

門人福塘葉向高
燕山方從哲纂輯
瑯琊焦竑校閱
男立言
立禮編梓

序

送周以方館丈奉使荆府序

明興以來衆建諸侯王鎭撫天下葢荆湖之間封者八王而　昭皇帝第六子自建昌徙蘄是爲荆王蘄

襟江帶淮控南北之衝三國時所與爪分而爭歲無寧日荆王開國百數十年江淮晏然受茲赤社世爲藩輔間得割其旁郡分建諸子弟日益廣矣又其山川最勝余讀黃樓赤壁諸賦瘖寐耿然想見其處皆在今荆國郡界中以方出　承明著作之庭持節而南絶大河略中州抵江夏致　天子明命賓於王所因屬車騎覽勝竹樓泛舟赤壁倚洞簫問玄鶴弔蘇長公乎煙波水月之間葢其風流文釆尚英英焉照暎山川也以方內文明而外樸愿耳目所涉輙存乎心習當世之故余數從叩之其應如響專對四方豈辱命哉以彼聲華藻雅固不減長公異日者藝苑歸音儻復爲蘄增一故事用資荆客之遊談未可知也往余又數聞度支之吏蒿目而憂大都悉中土之賦不足以祿藩封今宛洛而外諸侯王衆者莫如荆湖百聞不如一見以方故善心計行矣且目擊之儻復有賈生主父之策爲國家建萬世之安者乎歸朝而圖上之亦未可知也

張以敬舘丈奉使贈言

漢諸侯王長沙奉藩最謹最小最完賈生自漢庭出而與之才三數年耳至今長沙乃以賈傅得名一井

宅之遺過者低回而不忍去賢者之所在其光重如此賈生少年負異才疏政事之急諤諤萬言天子且待以公卿之位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則投賦問靈均彼其心寧詎忘漢庭之上哉今　睿皇帝別子吉簡王國長沙其形勢固不異漢巳巳四月主上繼長沙之封詔以敬奉册行以敬起家而仕五年不出國門母太夫人春秋高數遣人以安車請不可以敬深念且自請之而未有間既奉　明詔得徃來道其家喜沾沾色動向余謂行日何以贈我余曰唯唯古今一長沙耳賈生以適去公以使行意之得

不得可知也公才如賈生而蘊釀以學清而不激和
而不流余不知生當時有此否生以氣凌公卿公卿
忌擠之去今公卿往往喜留公不聽公去其遇與不
遇又可知也臣子之情古今豈異哉生外則懸禁闥
其行也黯然以戚公內則慕庭闈其行也躍然以忻
蓋公與生其忻戚殊而精通乎前古文采表於後世
一也余不佞何以贈公聞之贊者在君側無忘親在
親側無忘君公何以處我以敬曰聞之居家無愧寂
水立朝無愧簪紱余曰然則行無愧符傳使無愧軒
車還無愧里閈勉之哉今茲行也明漢長沙之義激

諸侯王之忠附余不待言卽以賈生方而論之

送鍾樂華館丈督學覲省序

樂華鍾先生出館閣爲直指使者視鹺瀛海按行燕
齊間登岱宗南望飛雲徘徊太息曰夫燕粤萬里背
親而遠遊如倚門白首何趣駕還報　命乃杜門謝
客疏陳其情會留都督學使者缺言官建白選文行
卓舉者往爲都人士楷式非鍾先生不可　詔先生
行先生躍然起拜命曰某卽淺薄無以式都人士吾
聞留都故有邸第得將母從事從南海至留都道平
近且吾南下得道吾鄉奉母輿以行蓋天假之便也

是時故與先生同館閣者安成張以敬毘陵周以方
吳興陳體乾武陵陳惟錫濟南沈子靜雲間李元實
漁陽成君廸暨國八人醵而餞之郊國以齒當祭酒
乃前觴先生曰世傳邛崍九折之阪迴車者孝叱御
者忠夫忠孝豈二哉丈夫生而志四方寧得沾沾奉
遺體相守蓬蒿之下或言母在身未敢許人此任俠
者言未可概於中庸何則君親等耳生我者日夜冀
以爲君用察其才能常恐不足顯庸於世稍長而習
之學成有以用之豈非父母之心哉既有司爲才薦
之　天子嘗是時業許君此身矣險夷惟命安得友

顧曩起家被褐而來一儒生耳今還入里中衣繡乘
軺負弩在前執斧在後　璽書在堂觴幣在門先生
函象服登堂再拜爲太夫人壽太夫人黃髮擁諸孫
而臨之里中旄倪相顧歎詫夫非　君恩耶先生則
何報之且茲行也先生試內計何以爲太夫人權卽
太夫人問曩者視鹺奚若今而督學奚若則安所置
對請爲先生籌之先生曩與余輩共業嘗竊觀先生
操牘心無滯思手不停揮不移晷而文成矣未嘗不
服其才之敏思之奇及先生執法殿中擇言而發發
必中機宮闈隱事社稷大計智巧所諱利害莫測抗

疏深論往往留中力能回天先生未嘗出諫草示人也又未嘗不多其識之宏意之厚先生文行卓犖若此太夫人有先生譬如良賈之有珍貨彼其心固欲售之豈今其終身韞櫝哉夫治國如家太夫人卽問先生何以視鹺苐對曰如母所以理醢鹽問今何以督學如母所以訓子婦太夫人必喜何者其心得也太夫人春秋高先生違膝下五年歸而奉顏色不異曩時天錫之祉使觀先生成先生今歸視曩時敝貂蒯緱而歸太夫人孰忻孰慍蓋不言而可以意逆矣方．皇路清夷宦遊者鳴鑾綏纓委蛇翱翔先生又

秉衡鑒集衿佩高議文墨之事非若九折之阪乘畏道而驅之也昔周盛時四牡勞臣猶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安得乃以王事將母如先生今日乎先生行矣明忠孝之義以教都人士思報　主上恩德爲太夫人忻其素所蓄積蓋不在承顏朝夕間也於是以敬等乃以次起徧觴先生屬國書其事以授御者國曰敬諾

少傅陳先生致政歸蜀序

上初卽位今少傅陳公以　潛邸舊學入直　內庭與淮南李公新鄭高公江陵張公內江趙公同心輔政四年於今．上方倚用百寮仰德海內嚮風公始及耆乃屢疏求去中朝薦紳大夫莫不愕然疑公太遽　上旣數留不可　優詔加秩隆禮遣官護行又予其子太史告得扶侍歸蜀馬於是薦紳大夫莫不榮　上之恩高公之義徤公之决以爲　君臣始終方於漢世疏傅咸有贈言而四公者率詞林諸君子餞之郊屬國受簡國不佞雅辱公知亦頗自謂能知公夫漢疏傅獨其都門供帳道路嘆息似公耳何可方也國請遠引周召近述宋司馬君實事以明公心古大臣受上知遇身任天下之重日惟宗社大計家

靡而不敢懷年及而不敢引何者彼其於國重而不暇身圖也然聞之書周公明農召公告老當是時周業方盛明光勤施迓衡底績率而行之可承敘萬年故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又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卽令公去其所爲用公者固在也此周公之心也君奭固曰時我惟周公旣克有正廸前人光施偶王作極則有公在公在猶奭在也且俊民旣章今固丕時讓復何後此召公之心也今公遘　聖明侍帷幄有年及於新政再疏條列法已施於國家又四公在足任天下事與戮力共濟斯非周召明農告老時邪

郎　天子留公明禋休享不啻成王而四公者閔天越民豈敢君奭之多誥然公獨際其幸自周召所不能遂者公得遂焉雖然公棐廸篤心罔不若時其去也寧詎不永念而猷裕哉聞之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重所適而可不必在朝昔司馬君實旣屏居洛與韓公潞公輩觴詠以遊蓋洛社衣冠中朝隱然倚以爲重而君實尋復起洛元豐之治至今頌焉其蓄之愈厚而發之愈光也今公忠悃結於　上心上豈遽忍釋公重違公意與之休息行且召公矣岷山巴水間何如洛社誠有公在山爲益高水爲益深繼自今耆

生之望必西矣都門之綣綣不能釋公者獨中朝薦紳大夫已耶屬公車遄發不及文稍次其語以告御者

贈肖湖戚君請告就昏序

余讀詩至韓奕迺知詩之盡人情而足以風也蓋首述王命次及覲錫次及餞贈次及親迎燕譽之事而以職事終焉極人情之所歆愉外觀之所炫燿而一歸於正故其細及於旂章鞹幭之儀殽蔌籩豆之數微及於室家男女之私以爲人情不出此也而本其所自則曰纘戎祖考王親命之故一覲一錫一餞一迎一譽皆上所賜也侯氏歸而與姞共之者也嗟哉王恩宜何如報矣故從百兩則思任載鳴八鸞則思驪駽顧諸娣則思奔奏慶令居則思奠安墉壑訟籍夙夜虔共侯氏之所當自效者是風之也肖湖戚君弱齡登第觀政刑曹蓋古所謂童子郎者無何疏其情請歸而昏焉　詔許之其事大都與韓奕相類方其垂髫被褐而來固非有介圭之入祖考纘也業已擁冠蓋乘傳而歸矣都門之外爲顯父者幾人乃其籩豆殽蔌與車馬旂章赫奕道左觀者榮之討其歸時見而親迎鸞鑣響應娣姒雲從鏘鏘靳靳爛乎

盈門當亦與侯氏等矣卽不獲傒其家世汾王蹶父之云及其初所爲相攸者何如顧以人情推之其燕譽可知也古士昏禮乘大夫車馬而服其服謂之攝盛曰盛者其攝之也乃如戚君尚安事攝哉然此皆遭際得之非戚君所素有故曰　上所賜也夫大昏者人道之始於禮不賀爲其人之序也然昏者率命於父母而戚君獨命於　君命於君榮矣乃又在服官之初車馬章服不攝而盛抑又榮矣亦不足賀乎而余猶有所願效於戚君者戚君雖少而式弘大人而有休朱之服出而有民社之寄此亦侯氏之位非

可以儆而居也夫婦之際道實造端昔之試政者於此乎觀焉故儀法自閨門而家邦以御此隱微幽獨之説雞鳴昧旦之所爲兢兢者也戚君歸乎人道自今始矣又況君子居則以家爲國仕則以國爲家施於有政卽百姓其妻子耳門内之治嗃嗃則睽嘻嘻則吝百姓亦然故妻子治而百姓治矣吾於家道得國政聊於戚君之歸卜之也君其思夙夜虔共無忘主上之賜圖所以報曠蕩之恩異日者推封表懿室家亦與有榮耀焉頃余與戚君俱以毛詩出宮允陳先生門下故爲陳説韓奕之旨借往事爲喻而又自愧不能如古風人作誦以贈君行如韓奕之盡人情而足以風也是序

送陳素翁年伯東歸序

陳伯求試館之明年使使迎其父素翁翁喜曰今吾尚強吾固當以其家往於是乃浮江絶淮泝河達於京師行三月而至至未旬日趣駕且歸伯求跽而請曰兒重違膝下大人乃辱幸臨於斯不遠數千萬里行三月而至至而席未暖也卽不肖無以當大人心大人不少留敢請其過翁曰不然吾適吾志耳夫越舃代馬性習固殊風土之便不可強而相能吾適吾志耳而以吾爲就養來邪而翁有負郭之田足供朝夕而季弟在足侍養飱且汝業以身許人矣尚安得依依膝下效兒女子之情乎伯求跽而固請會方暑卽緩頰説曰大人卽欲歸此炎蒸雨潦之時豈宜道路哉且從者病矣無已則俟秋而可翁恚曰吾行觀於呂梁飛流懸注噴薄數千里使人毛灑骨淅吾浮於江俯清冷之淵風露凄然當夏而慄吾惡知有暑哉吾第挾一豎子而往足吾事矣且汝不欲適吾志邪伯求懼不敢請退而爲許生道故曰家大人不可強留柰何許生曰然蓋古有之矣此乃所謂養志者也昔人有言京華信美何如故鄉夫朝市山林各適其適今必使舍山林之樂卽朝市之囂炎氣塞衢緇塵染袂無乃與翁之素志違邪夫留而志違孰與歸而志適子姑適翁之志以成翁之高不亦可乎伯求曰諾敬聞命矣乃卜日戒舟約同館諸君共祖餞翁都門之外屬許生受簡書焉

贈光亭李先生司理河南序

辛酉光亭蓋與余輩同上春官乙丑對公車又幸與光亭同籍以故相習驩甚有頃光亭奉　詔司河南理刑有日矣諸君討所以贈光亭行者屬余受簡余

按圖籍河南天地之中古帝王所更居也故其民多衣冠舊族雍容閭巷有渾朴安舒之風焉夫五方風氣剛柔緩急各緣其方南習寛柔北袵金革或過或不及罔協於中刑者所以制中也善用刑者因其俗而輕重布之故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以方而論則平康正直河南有焉故其刑省而易平余嘗讀周召二南之風喜其優游而和濟蕩而適若芣苡騶虞之倫皡皡乎王風也哉即有訟者譬之鼠有牙雀有角不煩聽而白者也君今憑軾而入其境省問其風俗涉兕宜之野訪甘棠之遺顧誠于古何如願無忘周

召之所以致理者此制中之本也曩余竊觀時政見法官議法少所平反往往希　上意旨而鍜鍊周入之豈爲法官者固當爾邪然而去古之刑遠矣君固長者要之不煩第有臨轄於其上者君得無希意旨而議之否也夫河南之民一也周治之則爲周秦治之則爲秦顧君與安決耳今天下之罔密矣　上本好生草木虫魚并令得所而衣冠之民乃有向隅者非　上意也郟鄏定鼎之地昔致刑措厥道何繇且今河決徐沛工役繁興河南近境賦斂必急民不堪命抵罪固多在君推廣　上意而輕重布之此其時也君行矣古今風土同異與制刑之中否將於是乎觀焉

送查君子警司理德安序

德安故楚漢東之地往以　親王鎮撫其中蓋其地固重而民力亦稍稍殫詘矣夫民窮者不可槩繩以法以法繩之則罔愈密而奸滋多誠得寛厚長者爲理而與之休息固可以不勞而治于是查君子警司理德安余聞之曰德安之民其幸康乎客謂楚俗剽悍君非法家者流子何以言之余曰然楚俗剽悍而君非法家者流此德安之所以幸康也不見夫御馬

者乎馬有踶跑者窮其力則佚習其性則馴君固長者而以御德安與之休息所以習之也然君又聞道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人肖天地之貌含萬物之性古今一體已私鬲閡是以胡越生於家庭寇敵起於軫轂爲上則驕爲下則悖不聞道之故也於是下殘而上不恤上令而下不從意氣不通情誼不接相役以名相驅以法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矣以此求治是將適楚而北持其轅也曰我御善我馬良然而去楚益遠曩余幸習於查君知君深矣君爲人溫溫無異然見之者率知其君子也

葢久而與之居而卒未嘗見其遽色疾言白人之絀焉且君居鄉見鄉人疾苦者不待其控告閔閔焉冐嫌疑而直之若其家也即令君佐郡見郡人疾苦者亦不待其控告閔閔焉冐嫌疑而直之若其鄉也此一體之心也夫君聞道久矣今固其愛人之時矣故余未試而知其宜於德安矣客曰固也君能不罰而治乎余曰否夫有道者其仁民也若疴癢而抑搔其刑民也若疾痛而鍼砭故膚髮細微莫非愛也藥石瞑眩莫非養也造父信善使馬豈能不操筴而御哉會舍君將之德安聞其家大人以郡中高年受爵一級而已因得間歸而稱觴也過余謁行曰何以贈我余爲具論云云且曰君之歸也尊公必喜問君何以治德安君第對曰大人勿憂兒願無忘大人所爲念兒輩教筲之者以念德安德安治矣

贈同年柳坡馬君司理池陽序

葢古內廷外郡卒置平馬豈以刑者民之司命爲人主所重哉今制郡有理官是已夫郡理官以長者則稱職以法家則舞文此非法於法者之難以法求情者難也故郡理官往往以授進士之試吏者彼初試吏耳而遽以平刑授之豈古重刑之意邪葢有說矣天下長者多屬文儒非其性異人也士平居誦法古昔一朝釋褐出而臨民學道愛人其素所蓄積也彼其於法比未深故往往以情用法而法合法家者流知有法而不知有情出入輕重一以法斷之則哀矜惻怛之意盡忘於鍛鍊周內之中矣此刑之所爲不平也故曰非深於法者難以法求情之難然深於法者不可以法欺以法求情則又有深情者矣人餙其情以售欺得伺隙而巧中之則法梶不行五方性習各以方殊佻黠者以術用豪猾者以賂行上以情求下以欺售案牘蔵奸耳目增惑情安可得求乎幸而其情得矣理官佐守而守得制其便宜法可而守以爲否法否而守以爲可法安可得平平故池樸而守賢理官之資也柳坡馬君與余輩俱中乙陳先生所取士也余故習知君長者又池陽新都接壤而池守尹公故余試吏刑曹時官長也池陽志稱民稠而訟不嚚賦穰而徵必集其地樸矣彼尹公不棄余之不肖況如馬君才賢者乎傾葢而相知必有合矣尹公德長厚而練習事情其在刑曹最稱平允即君不自多其能受筴而行無不可者夫君固長者即無所憑藉持法必平又況守賢而地樸天與之資乎君行勉

矣池陽自今且刑措矣

送余君汝化之任江山序

故事六郡鄉先生宦　京師者約爲會會有行者屬其同郡爲文送之於是余郡授縣令行者二人而汝化得江山地小而僻故不以授甲科以甲科授者自宛陵徐汝贊汝贊行時余有贈言大要謂江山多卓詭異常之士往往自負其奇以傲睨有司故有司者能當其心之難而以甲科授者彼又高覦而求多爲故于卓詭異常之士尤難有以當其心者吾方釋褐試政其邑中利𡚁既未得親其處將從其邑之先達

官於朝者受成以行是故邑之先達公其令以爲民則易私其令以自爲則難令近民而秩卑彼以爲吾固得請置之也稍稍從中制焉鮮不爲其家役矣江山令固難爲乃今所以易者本其邑人毛公守少宰也少宰以桑梓故重江山之選始得汝贊而喜汝贊既以憂不之官頃又得汝化而益喜汝化與汝贊俱一甲科士也𡥈齡而高才如太阿出匣莫有攖其鋒者今之往也知必有以當江山之心矣少宰以識鑒聞天下乃其所取於汝化者汝化豈負之哉會汝化捧檄且行而鄉先生使數輩來督余言余又冗不能擇言即余有言固無出其所以贈汝贊者矣於是對使操牘書其總所贈汝贊者而以爲汝化贈云

送俞君原道之任廬陵序

俞君原道既授廬陵令許生覩其眉睫悒悒然常下于帶即持觴弗權也因問其故曰君薄廬陵耶俞君曰否夫試官者莫難於令吾初試而得廬陵然邑又大且郡下邑也吾是以懼其弗稱也許生起再拜而賀俞君俞君蹙蹙曰吾方懼弗稱何賀焉許生曰懼弗稱乃所以稱也此吾所爲君賀者也君見夫馭馬者乎側身而度卭郲九折之坂蓋其執轡甚恭也已

而馳乎康莊一不戒則轡委而馬逸夫九折之坂可度而康莊反逸焉何也則其心有懼不懼也君操懼心尚何有於廬陵俞君曰吾嘗讀史慕歐陽六一文文山之爲人庶幾一見之顧異世不可得然兩公者皆廬陵人也今吾幸得入兩公之鄉過而式其閭問其遺風即吾下車必求其後而優禮焉子以爲奚若許生曰治莫大於風而俗吏忽焉風者彰往而訓今者也使民無訟在風之而已矣皇皇於簿書常恐不能獲上者俗吏之務也皇皇於風教常恐不能化民者循吏之心也夫兩公廬陵之表也君誠有意優兩

公之後是風之也君可謂知治體矣俞君曰雖然願請益焉許生曰昔有學御於泰豆氏者泰豆氏曰子知太行之坂乎曰知之曰使爾馳駟馬於太行之坂而爾之心惴惴乎無一念不在乎馬足也即使爾執策而太行常在前而御善矣君固長者持大體吾無以益君願無忘今茲之所爲懼者而已矣于是六郡鄉先生以君行宜有贈言屬同郡許生受簡爲論次其矜所爲賀君且規之者如此

送馬映臺之分宜序

始分宜公柄政時凡令分宜者其得也有自其陟也有求故其爲政知有分宜公不知有民當是時雖有賢令矻矻乎難哉然而士之狹中淺植者爭趨分宜分宜公以罪去適今 天子即位濯磨宇内開廣制科夢渴賢才綜核吏道在位公卿輔弼之臣悉贊悉公彌綸倖門有如貞玉而予同年映臺馬君以是時當令分宜分宜析自宜春亦袁之巨邑也映臺以才贊得之可以展布四體而無復俛仰牴牾之慮出乎身加乎民可即行否即止無所不如志蓋天下之士不復爭分宜不數十年之間所謂矻矻乎難治者亦消磨盡矣乃天下稱分宜之賢令者於君乎覩始可不謂幸耶雖然其勢易治也其民之根本膏肓實難治也今夫股肱之間有毒癘焉歲久不治其禍蔓延方其未人知憂毒癘而已一旦决其根而滌除之其爲血氣心腹之患可忍言哉分宜公之以賄敗也當事者無深識繩引枝連無辜之民蕩其家室者十家而九人知分宜公之去爲分宜之幸而不知其民之甚不幸也映臺在吾鄉素稱愷悌君子彼民望之如赤子新離水火而入慈母之懷雖溫之以敝絮沃之以糜湯猶不啻如先春之煖大牢之味也而況沐以春風潤以甘雨有如映臺之賢藹然有仁人長者風乎然則人之所謂易治者吾猶以爲難吾之所謂難治固映臺之所易也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是在勉之而已予其行書此以贈使分宜之人聞之則愛戴父母非復如曩時之有司而亦使天下之人聞之知分宜公之害一至於此也嗚呼士之立身行道者可以知所决擇矣

贈光祿仙里王君之粵南序

宛陵王君以珍羞署丞出領觀察幕得粤南不欲行其姻都水趙君說之行曰君從光祿出爲外遷且極南萬里又創夷彫敝之後微獨君不欲行雖善政亦

謂君可無行然斯直以世俗待君耳必以官薄乎汲不淮陽蕭不馮翊耶彼孰無禁闥之願也必以地遜乎今仕者皆不出國門誰扞牧圉且既委質縣官則身非吾身也東西南北惟所命之此而不行是棄君命也抑力不任乎前此者豈異人任耶君任其內亦任其外根盤節錯利器之資也今皆卻間理解何必善刃哉君職膳羞請以味喻夫衆口所適莫善於甘君甘可專一安用茶蓼又安事膳夫之調故茶蓼者所以和甘而濟其味也官味亦類之君行矣王君不應都水退而語國國曰否王君有母在年老矣遠則

不得將是以憚行也先王之體群臣也往往探其情所必至而發其口所欲言故四牡來諗念及征夫采芑爲憂不遺戍卒用能使人懽忻鼓舞而忘其勞如指梅而津談炙而咽蓋以此行王君且云君之守斯署也意爲親也蓋曰幸少須吏官滿而上計得徼一命以榮父母足吾願矣然行尚有覬幸者不行則否王君得無意乎以彼其才即遠外益有以自見守大內徙所就孰多王君聞之有行色謂都水曰雖然汝涵終不忍倍老母而行都水曰老母賢母也欲君樹勳於四方不欲君晏然於家君姑捧檄而歸意母氏必命之行君姑應其命即君負奇器越明載且大比比而得雋君其白諸母氏曰今已有代之行者吾可以處矣母氏許焉此時投檄未晚也王君曰敬諾

送方大夫奉　詔審刑畿郡序

天子哀矜元元横罹于法有司莫與白其寃率五歲遣理官十餘輩奉　璽書分行天下所至及部使者會郡縣長吏出繫囚錄之大辟獄疑者閱實奏　聞讁遷以下遞減一等當笞釋之頃又令刺所部吏賢否還白內臺銓司如部使者法命重矣而京師諸屬郡實首四方　天子尤嚴重其選于是方大夫以刑

曹長被　命且行國從鄉先生餞之郊酒酣鄉先生起觴大夫大夫避席曰何以教之鄉先生曰大夫欽斯大夫守刑曹積勞深矣　天子以公長者且練習故事首　詔公以畿郡公今即何以稱　上意旨哉夫辟飲於堂有一人向隅而泣則慘然爲之不樂今天下一家京師則天子之堂也京師八郡一州一鎮蓋古燕趙之地其民故忼慨輕生往往負其鷙悍之氣而以無知抵法此其情有可原者而獄吏所鍛鍊衆而文致明得無有如昔人所云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哉故其獄詞不可據獄詞所當報

而遞減之不必其情即馳咫尺　赦文朝夕可及于
天下然　明興以來　天子慎赦而遣官審刑何故
哉此其意可知矣豈不以獄詞不可據而官能求其
情邪天道好生　君奉天爲生民主其德亦好生故
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
之求其生不得然後致刑焉此　主上意也往有以
陰德賀大夫者大夫正色曰幸得受成于　上即有
平反乃　上之德臣豈自謂能余嘗以此高大夫之
義謂于公不及也今大夫行矣旣奉　詔審刑又兼
刺察所部吏蓋古使者采風之意且所部吏賢否吾

得制其權而後阻撓鮮焉無非爲民求生者　主恩
如此設大夫不能奉宣謂生民何且何以復于　天
子哉　今上仁聖天覆群生其明日月無不照也威
則雷霆無不震也澤則雨露無不被也乃畿輔諸郡
實在　輦轂之下日月所先照雷霆先震雨露先被
者也大夫承日月之明布雷霆之威廣雨露之澤其
獄之得情與否與民之樂生與否蓋　主上罔弗知
而四方觀焉語未卒大夫再拜盡觴曰敬聞命矣諸
鄉先生顧國使授簡書之以授御者

部大夫鄒公視榷清原期滿還朝序

博平爲京師南畿清原當其孔道中綰永濟會通二
渠南通江淮江淮之貨委集于此兗冀間一都會也
其民畝賦什三廛賦什七舟車輻輳闤闠鱗次皆四
方操奇贏游者漢世選遷充奉陵邑今直以通漕來
焉北土荒莽人煙稀少俗多椎魯清原以此獨紛華
靡麗不異江淮閒商故有征　明興制法稽放周官
門關之賦以待膳服　敬皇帝始著爲令歲出部大
夫一人主舟車之筭居一歲而更鄒大夫以　改元
中夏出及今滿歲矣清原商者不忍還大夫念留之
不可則抵史國受辭贈大夫行國聞鄒大夫而未習

也謝弗能言而清原大半皆新都人介親故抵國固
請國即未習鄒大夫乃習商清原者不可終謝則復
之曰大夫以何道得民余不能知竊以其行觀之吾
聞大夫蒞清原也居者安于市行者歌于途令且行
矣清原人德大夫望望然若虞其去而不可復者厥
胡繇榷者國之利商者榷之本欲課之足要在通
商欲商之通要在緩課斯蓋反而相成其說也名曰
于之商殫屬而至矣課乃更以盈其急也名曰取之
商累足而逝矣課乃更以詘故馮生棄券而收薛知
予之爲取也倪令負租而最績知寬之爲急也于以

爲取故見德寬以爲急故亡怨得民不亦宜乎吾故
以大夫之行覲太夫也　天子方務節儉省科征與
民更始知大夫長者首屬以榷務意固在通商以布
德也非欲其朘而取之以歛怨也國家富有海內豈
顧乏此數萬緡哉清源清渠之總會畿甸之襟帶北
迫邊關虜騎之可疾馳而潜窺者也土廣勢衝匪藉
四方物力誰與爲守故通商者所以控要害重京師
昔人不願繭絲願爲保障蓋其計深遠矣繇斯以談
即寬數萬緡以收清原之心無不可者况其筭固在
也嗟乎大夫此與掊尅吏所得課孰多耶史氏傳次

當世名賢鉅公何必身親見之要以述商意而觀來
者即未習于鄉大夫特書可也

送中翰少山宗丈祇　命留都便道歸省序

夫臣子之情古今一體顧有不能兩遂者邛郲九折
之坂陽則回轡尊乃驅車登隴望雲喟然太息微獨
後世古亦有之風有陟岵雅有北山周之盛時四牡
勞臣曰王事靡盬將毋來諗仕者之情大都如此旣
已委身于國即其家有不遑顧者焉先王體而勞之
此其所以感人心也蓋古者分土而治仕者不出國
門率數十里而至游宦列國遠者不過千里又率以
其家徃唯獨行役無之先王以爲奪人子之情故歌
而勞之方今天下一家仕者或自吳粵遠涉燕代相
去萬里倍親而游其文墨侍從之臣徃徃彌數十年
不得歸即得如安車迎養而南北風土多不相習使
夫垂白之親萬里遠涉辛苦不怡豈稱人子承懽之
意哉故　令甲親老得請告或　天子矜憫爲量移
其官其尤便者得以使事取道抵家蓋古有王事則
悲不遑將今之遑將者顧反以王事則古今異宜而
兩遂臣子之情莫使事若也余宗中翰少山君以揮
毫侍　明天子出入　禁闥有年矣其先大夫方伯

即世而太夫人在焉少山君頃念其母不置男疏願
改官而南以便養事疏入　天子憫其情會留都歲
造制軸未上出君督之官不必南而烏烏之私得展
此所謂臣子之情一舉而兩遂者也夫勞于王事不
得顧其私昔人所爲望雲而悲驅車而度自周盛時
四牡所爲作歌而來諗者　今上之體臣至矣余故
幸君之遭焉乃余亦有丘壠之思而未及請且桑梓
同姓邸第相依唯余及君而君行矣都門分袂回首
悽然遂不暇飾曼辭而爲論次其情如此

送某出守外郡序

今世仕者率輕重于內外出入之間豈不悖哉自古與天子分國而治者獨諸侯耳諸侯之國其官屬典章視天子等矣其分尊其任重建官六典由天子下逮一國之治即天下之治也今天下以守易侯名雖不同而其分之尊任之重與古侯者無異故六曹掾視六官屬邑視大夫郡博士視國學而守則朱旛熊軾儼然而臨之其分不亦尊乎郡中兵籍以問倅稅籍以問判刑籍以問推而守得專焉其任不亦重乎是舉一郡而天下之理可知也已矣且守也下而千里之封四境之內望之上而御史大夫御史臨之政

之行也朝布而夕暨矣夕晝而朝聞矣上所惡者下未必以為可也下所便者上未必以為便也守居其間亦難矣哉處世之難當何如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以其分之尊任之重如彼即臨蒞以齊之詎曰不可而何豈弟樂只之云也守者親民者也親汝爾之[illegible]民所好好之即方上弗彈也民所惡惡之即宣上弗屑也此父母之道也西漢良吏為盛縣令觀之龔黃之寬和趙張之神明豈可同日而語哉君今乃自內出而守郡蓋世俗之所謂輕君子之所謂重也皆 天子之國孰見其出夫易二多譽四多懼乃與俗見之異則君豈必以 禁闥為願輦轂為榮吾今乃歎不得當一郡以身親天下之務且志易及民也君行矣

明野吳先生擢判臨江郡之任序

君子之仕無論內外崇卑要在得行其志志之不行侍從輕也若其得行簿領重也夫任偏則志不行勢轄則志不行調拘則志不行此恒法也非所以論于法之外也以余所論乃與俗見之異夫仕者誠與才合則志行匪才不行徒才不行何則任之偏以有長也勢之轄以有監也調之拘以有銓也匪才則無以

自効于長若監而銓者薄其能志不可得行矣才則無以自信于長若監而銓者疑其能志不可得行也誠以主之才以濟之二者相成若操割若刄與手應若蹈濟者形與水忘以此守官長且與畫諾何任之偏以此報命監且與便宜何勢之轄以此派聲銓且與破格何調之拘故曰獲上有道此之謂也獲乎上則志可得而行矣明野吳先生發身國學奏最司成銓曹以為誠且才也乃擢判臨江府蓋先生之志之行已小試于此矣或謂先生昔雖卑內也今雖崇外也佐郡與專城孰偏遠轄與近監孰多而其調如故

余以爲先生誠與才合者也誠立則有以自信于上而心不見疑才通則有以自効于上而能不見薄如是而志行志行而内外崇卑無論矣先生始亦内副而其長宜之知外之長無以異也頃亦内屬而其監宜之知外之監無以異也且臨江善地地僻而民淳非若　帝城之有不可問者先生能于　帝城乃獨不能于臨江邪今之銓固昔之銓也先生既擢未行會　今上即位圖新厥政與天下更始部臣議銓法惟其人不惟其資以求異等于　制科之外令仕者人人奮也鄉人善先生者徵許生言贈行許生乃前

宣言曰吾聞得時無怠嗟嗟時乎時乎先生亟以自奮矣

送徐華陽先生之江山序

江山故有江郎之秀峰石揷天其間故多卓詭異常之士夫士之卓詭異常者往往自負其奇以傲睨有司有司者一政之施一令之布稍不當其心即各以其見議之故其治之甚難然有司者苟始至而其所施布輒有以當其心使皆相顧駭愕而所謂卓詭異常者且各輸其能以求效于我而惟其政令之聽則又未嘗不易也江山故小而僻銓司故不以甲科往而甲科者亦不屑往　今上方留意吏治而江山之在銓部者始爲其鄉請甲科于是得華陽君夫曩不以甲科而今往焉彼所卓詭異常者必且謂甲科者固非恒有司比也望之過厚而責之太苛即一政一令罔不當其心猶然夷視之而願求所謂赫赫聲者故其治之愈難然甲科者即不自多其甲科而循恒有司之跡日烝烝焉上之操三尺以督群吏者亦必優視之故其志易行而其聲易起也彼下之人見其上之優之也必且聳然環視而不敢玩而惟其政令之聽此所謂可藉之資也夫如是則亦未嘗不易也

夫士之吏于其土者視其土之官于朝者以爲難易故官于朝者公其令以爲民則易私其令以自爲則難夫令近民而秩卑而以朝之赫赫尊顯者從中制焉鮮不爲其家役矣政施也而或格之令布也而或撓之彼以爲吾固置之者也是以朝違命而夕得譴此其治之愈益難然其縉紳先生之請置令者曰我爲一邑也非以爲吾家也誠開之利弊而假之便宜其耳目之習知者坐而授之成蓋不出國門而其民之風土之俗固已瞭然形于胷中而可坐策矣此所謂天與之助也故曰未嘗不易也夫徐君者妙齡而

巍科固卓犖非常之士也而少宰毛翁得之以為江
山僻小而君才固優即彼卓詭異常者知不足以難
君矣而又挾可藉之資獲天與之助譬之太阿出匣
塗以赤堇運以渾脫陸試犀兕水試鯨鯢有迎刃而
解耳會徐君且行于是鄉之同年進者屬余贈言為
具論其難易之故曰吾欲于君之行也而卜之

贈新川朱君之安福序

余讀韓昌黎藍田壁記謂丞嫌于貳令不敢可否事
第對二松日哦其間竊以為過矣夫官無崇卑塞稱
在人人不能其官即人以官重人苟能其官卑官以

人重人以官重雖公卿不為崇官以人重雖卑史不
為卑顧人于丞何如非丞之負人也夫丞既以貳令
不敢為簿以下又以轄令不得為則一邑之事令所
不及兼孰為之者且何以丞簿為也干將之器不以
割雞非不能割謂不稱其器也徂徠之幹不以斲題
非不能題謂不稱其才也安福于古為長沙東徼賈
誼嘗遷其地夫誼之才固將陵轢漢庭公卿而嬰撫
之者何有于長沙然誼竟以遷繇今觀之絳灌等咸
泯泯然艸木腐矣而長沙一傳皦焉與白日俱懸至
今談者尚追惜漢庭之不能用生長沙何負于誼哉

余竊謂漢庭固當借生為重生不借漢庭以為重也
非生之不幸而不得公卿乃公卿之不幸而不得生
也今朝省清明選隱畢照即一命之士盡心職業無
論資格且不次陟之矣新川自視顧誠于賈生何如
耳寧憂不遇哉日月在天無幽不燭聖明在上無微
不達丞與令相可否即無敢干令柄誠竭情盡慎得
令之懽心信而不疑敬而不瀆安有崇不得施用者
余聞安福曩有東郭鄒先生聞人也其風化在焉海
內嚮往之久矣君今往而蒞其地問其遺俗高山足
仰景行非遥君即善為吏無庸遠宗此其模楷也嘐

嘐者何必賈生新川行矣勉之毋曰縣有蒙閒之秀
株木蔚然吾可日哦其間也

送游君順之改南刑曹序

游君順之舉進士高等授倉曹郎無何疏陳其情曰
臣幸得釋褐備員郎署依日月之光臣自謂榮遇此
乃臣感激致身之秋也伏念臣獨子父母俱垂耄待
臣而食即得以安車迎養南北相去萬里其風土不
相習且以垂耄之親萬里遠涉於勢不可乃臣又有
霧露之疾重惟二親白首倚門日夜深思心怦怦不
自知寢食之廢也竊見　聖明一體群下不欲以靡

監之故奪人子私情例得量移便地令不牽於內顧
得一意供職以圖報稱且臣所謂報親之日短而事
主之日長者冒昧以聞惟　陛下幸察疏入　天子
憐其意　詔改南刑曹余曩與游君同舉於鄉又同
進士游君之行也余從鄉先生送之都門因謂之曰
爾行勉矣夫君親豈異哉自周盛時四牡勞臣猶曰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母安得乃以王事將父母如爾
今日者乎蓋　主上之恩厚過成周遠矣往昔賢豪
士謂有父母在未敢以身許於人而今既已許人矣
夫居則慕親仕則慕君臣與子一也今仕且丞忘而

親矣寧獨後其君哉從新安抵留都陸則資車水則
資舟不旬日可達因盡挈其家往猶比隣也獨計海
內清明無犬吠之警余輩得拖紳揚佩委蛇中劬不
至憂其父母乃父母亦得優游祿養歲時釃酒登堂
為壽盡懽以樂其餘年此誰之力哉豈非　主上賜
邪藉令以而所為念父母者念吾　君朝夕恪恭無
時而忘即在倉曹念父母所為蓄育我者以蓄育其
民即在刑曹念父母所為教咨我者以教咨其民吾
君之恤民不啻如父母之保子爾行勉之哉爾職誠
盡即爾父母之心愈益寧矣又有進於祿養者矣游

君再拜謝曰謹奉教願侍史書焉

大納言通方趙公奉使魯藩序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睦族展親覃敷　恩命隆慶二
年夏四月封天下　宗藩慎簡諸臣以祗使事遵成
憲也故事侍從給諫之臣則命藩服間遣一二卿佐
必以暇局清班未有輟樞機之重以蒞厥事者若我
大納言趙公以端慎清直之德夙夜出納王命特被
簡任奉使魯藩是役也豈直重惇叙之義已乎所以
宣　上德而達下情者于是乎在焉不佞獲從二三
大夫之後竊嘗有言竊惟古者大臣有使事于四方

必也諮諏善道采察民宜而獻之明王亦慮聰明之
不偏于宇內也望其臣以博訪疇咨詠歌其志而遣
之即四牡皇華詩什可覩矣公之奉　命蒞封是使
臣也諮諏之任也而以大納言往是近臣也古獻納
之司也夫事限于職守則言有不得謁而見有不值
今公之職耳可以周度于國封之外目亦可以獻納于
九重之上是惟無聞聞即可言亦惟無言言即可達
其允而納之者乃其所采而陳之者也故曰宣上德
而達下情莫大乎茲役也　天子之命公得無意乎
且夫魯少昊之墟周公孔子之故都而禮義之國也

本朝建省山東包絡滕邑獨以一邑當南北舘餉之衝歲有河渠築浚之勞車馬舟楫之所輻輳加以水潦不時歲供不給而又以待　天潢繁衍之需嗚呼今之魯非昔之魯也亦可以與觀風之感矣想公奉王節拜紫符慨然攬轡而思清天下也顧乎蕪之蒞蒞豈無黍稷之念瞻仰宗之裒哉豈無闕宮之想臨大海之洋洋豈無畎畝之氣駕駱馬之駪駪豈無淵塞之思觸目感心皆足以發公之蓄積而效之將肆者也雖然願籌其大者夫歲漕潞縣斯二者皆　祖制也以京師根本重地倚給于數千里之外轉輸又

與黃河爭衡決之利歲費不貲而聽其通塞于莫測之天此國是之大存之而不敢議者也以宗支綿延其麗不億而仰給于歲供必不可增而祿制又曰必不可減裁其源不開其途因循文法以幸一旦之無事此亦國是之大存之而不敢議者也入亦有言學古入官無輕議制蓋昔王者因時而立制亦與時而推移不大革者不久通必曰制當然也而循習以入于弊或者又非法意也公官居獻納責在諮詢字內之事莫非王事過魯之墟而問焉魯中諸生猶有知周孔所經天下之意者乎采擇群議以獻　當宁則國家萬世之利其必有賴乎此矣敢次第其言以附四牡皇華之義

贈林大夫出守荊郡序

林大夫以吳才簡司馬署中頃從右司馬吳公出按邊吳公歸言大夫于　朝謂大夫有文武才可大用于是大夫累勞久次當副臬臺矣會荊州守缺荊州者上相張公鄉也異時江水大溢漂田廬千里為浸民用轉徙相君念其鄉急將起畧墊而祗席之非異才不可則以大夫行或謂大夫薄此且怏怏持不平大夫曰夫三十而專城此於紹不薄矣謭陋不足以

奉大藩相君直以為才而使之誠得當其心大善否且柰何方惴惴焉懼荊州左吳右蜀四戰之地自昔良將重兵所虎據而爭忠臣才士所凰覽而游蓋蒙營羽壘宣樓原宅在焉生平慨慕其地固願一至乃又沾沾焉喜是行也喜懼交于中何怏怏為于是故與大夫同舉主者十人習大夫相與道荊之故為盛欲以觀大夫治荊季元服曰三峽湍急舟者摧顏雲夢廣饒田者倍利大夫曰敬諾請寬以和民李元實曰瑤席玉瑱所以愉上皇芳洲杜若所以為下女大夫曰敬諾請禮以隆耆碩接大夫士陳懋修曰鷹臺

之擊孰與鶴澤之舞拔河之戲孰與垂幄之談大夫曰敬諾請無摘發見風采韓雲卿曰千里之觀麗于一枉百里之洲濚于一水大夫曰敬諾請包荒不遐遺以齊屬邑王汝藩楊業甫許公甫曰巴東之鐵冶而爲劍不以鑄鉅石夷陵之竹刻而爲矢不以射纖縞大夫曰敬諾紹雖非才請無輕用方允治戚世秀曰巴人下里之歌從者如雲引商激羽之曲和者彌寡大夫曰敬諾請無急聲譽既已吏國曰善哉大夫六言而其應如響率此以往荆民之袵席有日矣抑相君之舉也爲其鄉也非以自爲也夫任善書者不

使人掣其肘任善琢者不使人操其斤大夫毋亦念相君所以任之無自委斤而戾肘焉大夫無失其才相君無失其公右司馬無失其明不佞亦有微言願效之大夫於是大夫父母重被　明恩會春秋六十矣大夫且以之荆之間奉　璽書過家上壽也吏國曰遡江者知岷山遡漢者知嶓冢言永既大夫再拜曰紹幸徼福于家大人服其明訓以有今　上恩貽父母今名古之道也雖不能至敢不祇承吾子之嘉貺

贈海寧別駕許槐庭先生序

往督學使者行縣拔郡士三人李君王君及先生聲聞郡中矣先生于郡爲著姓世家東塘東塘當邑孔道先生父朴軒公雅好客車轍交于門先生童時業從縉紳遊縉紳大夫無不重之先生家又世贊科無不謂功名可立就先生亦喜自負謂且芥拾之也顧屢困弗第其後李君王君繼第顯于　朝先生乃竟弗第而入貲爲國子生隆慶四年先生來待次天官天官試諸待次者置先生高等授寧海別駕不佞先生宗人也聞之造先生賀焉會先生邑人與俱則私語先生事先生以彼其才使得對公車握符專城豈足道哉當事者繼試而前先生不可謂不知先生矣

然無如調何　今甲歲申董長吏長吏所可否諸爲貳者禁不得上[illegible]以爲當然即先生才高且何以自見不佞竊聞之　國家置貳分長吏之祿以祿之非所爲冗員也亦將分長吏之任任之戮力共舉也乃今長吏所可否貳者不與焉置一長吏足矣何以貳爲不啻因循之過而以爲法令使然甚之不任者率以此藉口顧安可以目先生不佞聞先生家居篤孝友敦信義淑身約躬臨財廉于族故族稱先生特賢其婁者不責息久之知不可償輒焚券族人爭小忿或累歲不解先生倡以和讓多所感勸其于家如此夫

寔者爭者非已也即委于不關諸昔先生者乃其心
惻惻然不忍蹈之憶昔得當一州寧得抑于長吏哉
語曰莅官視家蓋先生已見于家矣寧滯刑侵發姦
有寧事焉貳州者職之不佞以此觀先生文武俱足
且孰與王君李君第不第非所論也

荷池程氏重修家譜序

程氏受姓蓋于廣平肇自周大司馬伯休父其在東
晉太守公持節新安以民留賜第新安遂有程氏十
四世至梁開府族益昌衍派分南北而在予邑所偏
六邑滋繁不啻星列而槩置依于郡程焉者始在唐

助防驅使遷河西則爲河西程在宋知宏公遷東關
則爲東關程其遷荷池者則自天民氏始天民丁勝
國季運戈甲蠭起民罔有定極天民偕兩胤子拮据
勤家創廬舍建宗廟乃基命焉由天民于今歷世十
一歷年二百三十有二其閒雲仍相繼隸譜籍者幾
八百而在生齒聚族而處者則三千餘指荷池遂爲
郡中甲族歲丙申程仲子解其家譜成則以屬予序
諸首簡曰不肖某辱在韋布無能表樹光厥祖重貽
厥祖羞獨念先世所遺譜實授筆赤城葉君而未卒
業茲且不自諱謭劣續成一書欲上昭祖功而下授
宗人以誌不忘唯相君一言籍不朽予覽閱嘆曰昔
哉斯譜也與之觀往蹟則太守公惠政在焉忠壯茂
烈廟食百禩煌煌乎偉伐哉乃徂征安南平定五猜
捍寇鄉邦亦庶幾教武前功也與之觀行誼無異論
其自應壽而下代不乏碩人具在諸縉紳列傳抑何
多彥耶與之觀節雖幕之內稱未亡人者廪廪烈泉
下匪一蓋女德足述焉其最堅且苦者節婦李氏乎
與之觀士以明經起家者爲良二千石至縫掖而遊
成均者纍纍服青衿而蜚聲黌序者纍纍布衣工鉛
槧而精古文詞者纍纍益材藪也與之觀世系若官

若字若昭穆若婚姻若祠祉若丘墓若婦若女婦若
爲人後若後人掌記備焉與之觀 制大哉 王言
褒及厥躬及厥父母及厥婦其不爲家之寶乎與之觀
著述洋洋灑灑哉筆皆實錄也其自 國朝諸名家
代有撰記天下文章盡在是矣與之觀訓上述諸儒
下採列譜撰之典則陳之藝極著之語言垂此將百
世稱斯其嘉謨哉觀止矣仲子復進曰斯譜也敘自
赤城君彼寔謂親親之誼不閉美不彰惡故名氏之
下即槩其素行繫以予詞某也不敏弗敢削也蓋猶
然仍赤城君之意將無訾此譜爲諛乎予曰否否夫

國有史家有譜其于以昭法戒均也楚史檮杌義取
紀惡豈楚也而無賢哉所戒在此所法在彼意互寓
矣隱惡揚善固性聖矩矱剜在同宗且人寔有善而
我抑之將焉示勸則斯譜之以善紀也猶楚史意也
俾宗之人纓組者鏡其祖宦業而慄然思章綬者鏡
其祖文行而慄然思以至搢紳白徒怙侈驕于鏡其
祖之勤勞藉瘁而亦慄然思又甚而垂髫蒜勝之倫
箕箒之婦鏡其祖妣之芳節懿行而亦慄然思相觀
以法有善可書無惡可載斯不亦淳風嫩俗哉予固
善斯譜也其事核其序秩其義遠也其凝他族實訂

宗盟請將式此豈惟程仲子避席曰相君之言百世
之利也其自先世弁來嗣實嘉賴之敢弁諸譜首

許文穆公集卷之二

門人福塘葉向高
燕山方從哲 纂輯
瑯琊焦　竑 校閱
男立言
立禮 輯梓

序

壽諫議祏山馮先生序

隆慶元年春　册立禮成　頒詔中外祠部員外郎馮君竣事以歸壽乃翁祏山先生于堂上于是先生年六十有九矣明年壽乃七旬而祠部君當以明春復　上命夫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人子之情也四牡騑騑不遑將父人臣之義也君今祗事得便道歸省父子之愛曠五六年而綵服來旋抱孫相見焉此人情之所樂鄉邦之所榮也卽今某日爲懸弧辰可以稱觴膝下矣何必明年于時門生沈某亦將入奉大庭之對遂以是日賀七旬焉敍曰古稱七十杖於國養之上庠壽難也卽壽未必皆康寧寧矣未必世富貴富貴亦易得耳未必世好德又未必多子孫以此論先生有一之未備者乎雖然福思其初德怯其始

當先生論劾權奸時寧知有今日哉先生仕嘉靖間給事黃門當權奸擅朝臺諫待罪之日誰復能批怒鱗而排閶闔也先生抗疏爭之自謂必不免然疏直切而存大體由是權奸解柄去而先生亦得以寬恩謫外當是時使念計後福爲今日富貴之圖則必不爲此矣使果不爲此而浮沉世路伴食大官卽今七十而致政不過三十年忤福耳何以爲壽先生哉世嘗謂天不可必人不可知而天之定也必與善人之定也必與賢方今顯忠遂良公道肆張士論方追誦賢者之遺事而先生身履天下之備福高隱林泉觴詠自如榮名壽考綿茂無量天之報施何如也豈獨人重綱常乃綱常不重人耶祠部君有經世才而砥愼名行先生馳書勅之無以權門利路爲戒于此見忠孝之家學而君之所以壽其親者從可識矣予辱先生門墻與君有兩同年之雅故述其德之宏鉅者使鄉之人興起焉其著于宗族鄉郇者可無論也

少傅松谷陳公六十壽序

夫天將純佑國家佐無疆之運則必賚之良弼使之壽考且寧與　明天于相爲後先此其生固非偶然而已是以三代碩輔類多永年而詩人歌之後世推

本其事或以爲列星嵩岳應期而降蓋理之常無足異者若今少傅松谷陳公豈非天之所以保　天子而生者哉隆慶四年庚午公甲子一周九月二十日其初度辰也中朝士大夫豫相戒以是日爲壽公閣之謝客而翰林某君某等故讀中秘書爲公門下士頃又與公之子某爲寮僉曰是不可已相率詣余乞言夫公起蜀巾江漢之源岷嶓之秀所鍾蓄厚矣公爲人屹然山立凝然淵停聲色不動而運天下其忠誠悃愊望之者莫不言而悚然起敬焉歷官禁近以經術侍今　天子於潛邸啓沃爲多　上既正位宸

極遂以舊學之臣入贊密勿數披忠悃而疏治安皆正始格心之論至於條列天下事詳明剴切可施於世每奏　上未嘗不虛已嘉納之日與大政多所匡贊．天子端拱國家尊榮海內向風四夷效順生民陰受其福外廷莫得而知也今年甫及耆以古之大臣爲國元老東面受餽公卿操杖車駕就問者視公尚在壯盛之年正　當宁所倚毗天下所仰望則諸君子之壽公固非以公爲耆老要以介將來無疆之壽於公而綏其後爾　主上春秋鼎盛萬壽無疆天所大奉而全安之豈公一人獨勞於上公既黼　天子而生必且與之後先以引以翼永承　一人之休命古者少事長賤事貴舉酒必祝率稱萬壽有溢詞焉況　天子之大臣澤被於天下天下誰不欲其壽者余讀尚書周公之所以告召公稱商之六臣以爲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夫六臣者德格於天而天與之壽故殷陟配天而年所多歷以六臣之壽也康公命畢公亦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唯時成周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周之諸公皆佐人主致太平同心一德是以澤被生民四夷咸賴人主既永膺大福而諸公亦享壽祺不衰以余之寡德叨被知遇獲與今三

四公同居論道之地自懼其力之不逮而厚德如公固所慕愛方日孜孜以求同寅協恭之盛如商六臣周三后俱躋遐壽助成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余亦庶幾有賴焉抑又聞之大臣事君不獨其身而享壽也不獨其年公既有子承家學接武於朝如公筮仕時而某君輩咸出門下列交戟之內彬彬盛矣爲國樹人以貽他日大用公之德及天下寧有窮已時然則其所以爲　公壽者又在諸君勗之而已矣

封大夫劉公暨配李宜人七十壽序

丙子冬十月封大夫㩦崖劉公始稱老踰月而其配

李宜人亦偕老公有子大夫世守守天官郎嘗令涇
是時大夫去涇七年矣涇人士光祿丞鄭君欽戶部
主事蕭君良幹山西參議查君鐸等尚思大夫以及
其親也則從史國受辭以爲公宜人壽具言公事親
孝臨財廉與人忠守巳約宜人德稱是以爲宜壽也
國幸從大夫公車後爲通家子又介旁郡雖未悉公
宜人之質行以大夫之爲涇知之夫公宜人之父母
大夫猶大夫之父母涇也大夫以豈弟親民而喚休
之以德禮保民而訓廸之訟聽於田野賦政於鄉社
桁楊不陳于庭苞苴不及其門公宜人猶日臨大夫

而督過焉曰情無緩與行無逸與元元無傷與　上
德意無負與大夫出視事則奉命惟勤入視膳則言
狀惟謹故大夫之遺愛公宜人之遺愛也於是涇人
士又具言大夫今守天官而公宜人老不得問歸侍
膝下爲壽也居常念焉國從大夫後又幸同　朝雖
未悉大夫之情思以涇人士之德大夫知之大夫方
在涇涇人士詡詡焉適也亦澹澹焉忘也既去而有
餘思焉曰涇安得終借大夫願大夫萬壽以永庇我
涇耳故大夫在涇德不及天下而大夫在朝德顧可
及涇涇人士不得私大夫而大夫顧得私公宜人乎

昔大夫令涇也公宜人既督教之曰爾惟既厥心毋
我念既移天官則又曰爾毋我念惟毋忘厥初志在
天下不私其家此公宜人之心也蓋古有養志者矣
大夫在朝公宜人有餘懽焉壽豈必常膝下哉獨奈
何以兒女子之情易志養也於是涇人士又具言聞
之大夫公私書戒子吾兩人者幸偕老德薄不足以
辱當世名公言吾終不效世俗夸詡懸書詫里中也
國不佞竊高公之義重違公指請以涇人士之所以
事大夫以事之大夫之爲吏所謂悃愊無華者也其
去涇也嘗戒父老德薄不足辱俎豆閭以煩父老然

而涇人士竟俎而豆之不置也故不欲效世俗夸詡
懸書詫里中者公之義也徧于當世名人以闡揚偕
老之盛美者大夫之情也亦涇人士之情也吾黨公
車士昔具父母者幾郎具矣十餘年往尚偕老者幾
郎偕矣及其子當途用事身被　上恩者幾國不佞
雖非名人然旁郡通家子也固願效不腆之辭從涇
人士爲壽於是大夫僚宣城徐君元太聞之亦自以
旁邑通家子也情無異涇語不出許生矣願從爲壽
遂書以貽大夫

陳令游年伯八十壽序

人子賴親以有身親有願欲苟其身可自致者豈敢愛之願有所深願至欲於親乃其身不可必致者豈非壽哉於是旦暮竊竊焉仰天祝之稍及中壽以上輒又竊竊焉喜戒里閭速故舊率子婦治觴以爲親壽焉誠幸之也或又繪圖作歌則往往稱引蓬萊安期羨門長生大藥諸耳目所不經之事以爲祝蓋其心假使蓬萊可至安期羨門之屬可求長生大藥可得人子豈憚出其身爲吾親致之此其事誕也而人子之情則眞也余以理論人子之身可致於其親者二日養志爲上養形次之夫養形者貧則菽水富則

牲腯養其外者也徒外養而中不怡焉饜足之戕生與饑渴等耳夫養志者豈𢜬形而不養哉蓋承懽之謂也余聞養生家言人之所生者神所托者形神動于中形耗於外夫人孰無願欲常困於不得遂乃其中戚戚焉瘁矣何形之能固乎故人子之事親也先意而承之度親所願欲於我者謂何第令其願欲畢遂不見有拂意之事其中常怡怡焉用是以全其天年養神完而形以固壽之道也于是游隱翁春秋八十矣隱翁有子曰某辛酉與余同舉於鄉頃之又同舉進士某之舉進士也始以翁春秋高又獨子無兄弟不欲就對余輩强之就對既舉進士高等例得内補今仕者皆榮内補乃某又以翁春秋高隔絶數千里不欲内補察其眉宇時惘惘有不樂之色余爲具述前語曰子之壽翁也將養其志耶抑養形者耶翁父事伯兄子撫孤姪偕配而老訓子而成居家盡理矣所不能得者田野之質無以與衣冕之榮門内之治無以究廟廊之施方以責之子矣藉令而朝夕菽水不離翁側乃志抑而不伸名闇而不揚翁樂之不耶今爾志既伸爾名既揚矣即倍親而仕違離數千里外通籍中朝翁樂之不耶此養志之説也會郡中

同舉進士者聞余言謂可書以壽翁令受簡書之

年伯岸南陳翁七十壽序

嶺南故多瑰偉不羣之士不獨樹勛巖廊蜚聲藝苑乃其長林幽壑之中避世逃名湮鬱而不稱者蓋多有焉若新會陳岸南翁非所謂瑰偉不羣者哉翁既甘林壑不競世資有子曰某舉進士與余同出中允陳先生門下及試吏又同刑曹出則幷轡居則聯榻如是者累旬蓋相得甚懽也余故習聞翁質行云翁性剛方不解與時俯仰乃其起家勤儉見推里中竟亦不用奇勝居常課僮種樹養魚此外無他嗜好庶

幾古所謂恬澹寡欲以全其天年者翁子某數爲余道其詳余蓋竊爲私幸焉某既以行人使蜀會翁七袞計得間歸爲壽過余謁行余覩其色喜曰君乃不聞蜀道之難喜者何也因爲余道故余曰嗟乎世所爲稱觴爲父母壽者直兒女之情耳丈夫志四方乃復沾沾喜此者何也昔相如使蜀過其里中守令以下郊迎負弩里中豪率獻牛酒爲懽當時固以爲光寵矣卽令傳其諭蜀難蜀之詞蓋君子羞稱焉藉令君如相如誠得一當翁否耶世俗所歆艷者翁澹然不入其心卽翁不欲君爲兒女子之情槩可知已

天子廣置宗藩以鎮海内今諸侯王蜀最富又險固而久安頃稍稍聞潢池赤子有弄兵其間者　天子誠念之君今持節往臨其地試以便宜宣　天子威德問民所疾苦及蜀中一切扼塞虛實之處又其道自燕略楚涉三秦經棧道觀古帝王所更居及漢人所還定者雲霧草澤之間又安知不有逃名避世瑰偉不羣如翁輩者乎卽不能還上於朝君之歸也符節在前車馬在後設翁喜而欲徵入蜀以來所見聞要以備翁之顧問可乎翁平生所爲冀望君者不苟阿世俗彼其意遠矣翁身有處士之義今君自致青雲之上意固知君能任且弛其負擔以任之耳設君能任乃官行於四方所歷于掌示陳於家庭所應如響答卽望翁之腹油油然喜可知也此之爲壽寧與盛騶從詫里中以爲光寵者等哉語曰欲知其父視其子翁固不願求知而世亦鮮有知者然顯揚在君可令瑰偉如翁乃竟湮鬱而已邪君行勉矣今而後使嶺南知有翁者必君矣古人高義有子而益彰君誠有聲於藝苑巖廊然後翁益有聲於林壑是君之所爲翁壽者也

壽六弟五十序

華麓汝者余同堂弟也於兄弟行六故稱六弟六弟美風儀善談吐以一命通朝籍有千駟萬鍾之容以牢籠倚市門有金穴素封之氣以布衣表閭里有陳遵朱家之槩而其貌恂然如欲下人其躬僂焉如不終日至於衆口囂囂折衷之難而咄嗟以定衆力竭歷趨赴之難而指顧以紓衆謀紛紜排解之難而談笑以釋凡所爲決大疑營大役雖在他人不惜以身任之葢余之所兢兢而不足者皆弟之所翩翩而有餘者也故自余通籍以來六弟多從左右相余所不及余甚愛之曩余念先人久厝淺土乞歸奉丘壟詔

予祭養命余仲子代行門內外嗷嗽終歲莫決賴六弟歸而襄事以安余心頃余謝政歸六弟亦送余還里莵裘初營百務紛冗余爲之力固不勝而六弟既自爲之又出其餘以助我弟之於余不啻同胞余之於弟眞若左右手矣今年某月日其生之辰行年纔五十耳古人五十始服官政六弟才勝余十倍諸子君孫森然玉立余何以壽六弟哉惟思聰明才辨養之以晦英毅果斷出之以重六弟今乃服官政之時涉世應世余願弟之用晦而重發也昔有與同里言者無論美惡多譽詞無他疎之也至與同室言無論

美惡多戒詞無他親之也余與六弟同曾祖於情爲親故爲之壽也不頌而規亦同室之義也自茲以往即躋大耋猶相與箴警竊比於抑戒云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則知非之說也六弟誠以伯玉自處則諸子之壽其親雖終身誦之可矣

竹坡鄭翁六十壽序

蓋聞子有善歸於其親親有善觀之其子豈非古今之通情天性之至理哉故子即顯榮有詫之者曰非台小子顯榮惟家大人之慶子即才賢有譽之者曰非台小子才賢惟家大人之德此人子之心也至夫同籍而升幷鑣而遊未知其父幸習其子其交相舉也曰余未知若父之德即而才賢是已其交相詫也曰余未知若父之慶即而顯榮是已此交遊之心也故人子之心無有窮已非不知南山東海人壽不可與計量也顧恒曰願吾父爲山爲海又非不知王喬赤松人生不可與等期曰願吾父爲喬爲松乃爲其交遊者或繪爲圖作爲歌詩極人情之所歆豔而頌且祝焉又罔不曰願而父如喬如松如山如海夫固亦知人生之非可以喬松期壽非可以山海量也乃其心則無已也山與川至陳諸雅什萬有千歲溢乎

頌聲夫臣之願其君與子之願其父有以異哉心愛之不足故觴祝之觴祝之不足故圖繪之圖繪之不足故詩歌之余輩之與鄭君行義者友也所謂幷同籍遊幷鑣者也行義家世武弁乃獨以文事興顯榮矣然又才且賢有詫而譽之者行義率以歸其父竹坡翁余輩即未得操杖屨從竹坡翁遊然幸習知翁子行義翁子行義奇偉倜儻重然諾好施予富而不溢貴而不矜即翁可觀也自昔素封之家紈袴之冑其後鮮有聞者多財損志世祿敗禮固矣而翁身有處士之義視其子自致青雲之上此豈與世之豢畜

貲雄者等哉行義既受任之官而翁春秋六十計得取道歸而爲翁壽也其交遊因繪圖賦詩致喬松山海之祝焉余爲論著其無已之心且告之曰夫子之願其父與臣之願其君有以異哉行義誠貧於父以事君移於家以爲國異日者功被蒼生光流罔極若天保閟宮諸臣即子之歸善於其親與人之觀善於其子者又有大焉蓋圖所不能繪詩所不及歌翁術不必喬松而長生祚不必山海而閎遠矣

上五叔父六十雙壽序

夫天所樹者非獨王公貴人蓋亦有布衣之俠焉夫

布衣之俠者非必如朱家原涉等散金收士結黨以樹名者也正身立乎閭里閭里之民藉之以排難解紛無約誓而信不符綬而尊環郡邑數十百里之區莫不志其氏名質其爭訟若陳仲弓王彥方之倫可謂振世賢豪者矣此其人在國則勢得而勛流在鄉則聲蜚而衆附豈與泯泯虛生者等哉天既樹之以爲鄉國則又予之以驩合燕喜之資而厚錫之壽祉故仲弓彥方其室家子姓且勿論至其年壽率七八十以上此非偶爾以令竊度其鄉人之心有不願兩公壽祉者乎即不能致必於天此乃其左券矣慶建并肖而妻不著鴻光皆隱而子無聞史雲困約束度中年固知得全之難也然而有可必者仲弓彥方是已自余先人而上家世長厚高祖士聰公以行誼著於鄉鄉人爲不善者相誡無使聰公知其少年博徒往往聞公杖聲輒引去至今長老尚能談之今余五叔父蓋頗有士聰公之風焉叔父狀貌魁梧音吐宏亮即未嘗事章句乃其論議儒紳弗過也即未嘗習法令乃其智慮刀筆弗過也故不出戶而甯用饒庇七子及九族而充然有餘假郡中有不平事無問識不識率來叔父所質平叔父見郡中有不平事無問

識不識輒爲平之蓋有不之官府而之叔父者叔父即纓冠褰裳而往弗之憚煩也此惟天所樹不虛矣畢孺人端靜勤女紅閫以外一切置弗問第恩勤爲叔父育七子七子今皆有婦而業儒者儒商者商此所謂天與之資者邪夫今而後叔父壽余安能知然余以仲弓彥方卜之彼固其徃轍也會乙丑春月冬月爲叔父母誕辰余既羈薄宦不得與稱觴顧惟叔父與余同高祖俱出士聰公後乃余先人善叔父余又善叔父子滂沖滂沖視余猶兄弟也余視叔父母猶父母也即余所願欲於叔父母者寧異諸弟哉奈

何以地陽而縻稱觴乎故爲稱引古仲弓彥方以爲
叔父母壽且俟夫觀人風者采焉

一源程翁七十壽序

余讀方使君所爲程一源翁壽詞詳哉乎其言之也
使君文士憤疾世之芬華故言倚市轉轂非吾身所
珍余意不然士顧其居身奚若耳誠知所處卽倚市
轉轂何爲不可自古倜儻閎偉之士往往寄跡煙塵
闤闠間如計然陶朱之倫可勝道哉以彼其材使得
依託風雲縱橫馳騖相時度勢事有成畫策無遺算
亦如是賈矣資弗逢世而猥有所寄以一發其奇表

見其緒餘蓄積著平準與均天下國家其智一也不
階尺土不愛私殖俄而累鉅萬俄而散之俄而又累
又散內之起家立名外之輔義濟物此非有豪傑大
過人之才不能也獨其攘攘紛紛竭神敝形不合養
生家之旨故志者弗居以爲長澆僞損醇朴于理或
然而亦未盡夫枳渡淮而化蓮出汙不染蒲柳望秋
而零松檜淩寒不凋物各有性天不可移苟其中無
所以自樹者藉令浮游方外木石與偶亦枯槁之流
其速朽等耳誠有以自樹卽倚市轉轂何爲不可蓋
陶朱計然之倫能逃千乘而不能不致千金能遠朝

堂而未嘗離市肆君子賈以運其才智小人賈以役其
機巧才智自運不害其逸機巧所役不勝其勞故術
同而養異失養異者此枳蓮蒲檜之喻也豈必鮑焦
爰旌目之是而計然陶朱之非乎新都故稱善賈賈
者滿天下蓋方使君所云古昔先王責天下以不緣
南畝今新都地僻以口計畝不啻什一無南畝可緣
其勢不得不轉於四方都會輻湊之地然則豪傑閎
偉之士安知無寄跡其間者耶程氏托山最著名其
者號一源翁余未習一源翁其所居身與其中所自
樹者余不能知乃其槩具方使君語中使君於世少

許可乃其高翁如是卽翁平生可知也賈者多壟斷
纖嗇翁既以義居利不苟與分外耻壟斷之爲又稍
稍入其貲曳裾王門又爲第其某君入貲使叅京衛之
幕異以業自顯非纖嗇者如翁雖賈安得以世俗槩
之翁既釋業歸且杖於鄉其第某君率翁子某某持
方使君詞來屬余嗣使君以爲翁壽翁家方以貲雄
郡中擊鍾鼎食速客稱觴極一時之炫燿力皆可爲
余方有史事旦暮交戟之內載橐從長者時又不暇
爲然翁家來請者踵接於門車屬於道豈其心固不
安于賈欲聞所謂長生久視垂不朽者哉爲余歸語

若翁翁誠有以自樹不染不淈卽居身所珍固亦在
倚市轉轂閒耳古陶朱計然之倫安知其非羽化者
乎今煙塵闤闠中如翁輩者安知非閎儁豪傑之士
彷彿於陶朱計然者乎不邪

王太夫人壽序

乙丑王子敬與余同舉進士而余與其弟子欽辛酉
又同舉於鄉以故有通家世好之誼於是王太夫人
春秋七十有六矣子敬奉詔司理建寧且行念其母
平生辛苦逮祿養因得閒歸而與其弟稱觴也乃
持其舅氏督學公及同邑歸熙甫曩所爲太夫人壽

者屬余論次其後余受而讀之詳哉有味乎其言之
也太夫人平生在熙甫語中不具具兩公之言久而
有徵者曰昔范文正歐陽文忠皆早孤力學竟爲名
臣今王氏世有舊德太夫人貞淑後宜有顯者勉之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督學公之言也曰回思曩時
若涉大海顚頻於洪波巨浪之中舟人束手相向號
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適乎洲渚舉酒相酹此
太夫人今日得以少安而子敬兄弟所爲自幸者念
之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熙甫之言也兩公爲壽在
太夫人艾耆時距今二十餘年事太夫人春秋日益

高而子敬兄弟功用日益起繼自今烝烝乎其未有
極也方太夫人寡居而撫二子長者十齡幼者在娠
耳太夫人曩自以及見二子冠昏爲幸寧詎知二十
年後子敬兄弟乃復以次樹鴈行俱奮自致青雲之
上如今日者乎世儒言天人之際往往闇于倚伏之
幾至謂爲善弗報疑天道之遼遠余觀太夫人蓋若
持左券焉王氏有太夫人是天所以幸王氏而不棄
其孤也太夫人有二子是天所以顯太夫人而使食
其報也夫今乃太夫人食報之秋矣家難既平譬艤
舟及岸卽乎安車蔽茀鳴鸞惟御者所命之文正文

忠之論舅氏所以待二甥者意良不淺子敬兄弟庶
幾夙夜要於無忝以報所生之恩勤亦惟勉之念之
無忘兩公之言而余尚安有他說也

封太孺人陳年伯母六十壽序

余善陳伯子故習知伯子母賢伯子舉進士高等改
庶吉士官給舍母就養舍中會　今上嗣位加恩近
臣於是母封太孺人太孺人春秋六十其生之日適
與封會伯子喜甚謂其友許國曰今者吾母壽適會
其封世之人以圖繪壽今吾乃以冠帔壽國再拜賀
伯子伯子曰斯非某之能惟母孺人之德母孺人卽

弁襦者流頗讀書通大義御羣下寬甚而教子則嚴
事姑如其事父母事先大夫如其事姑先大夫爲儒
不問家事乃一切倚辦母孺人母孺人食不厭疏衣
不厭敝獨旦暮執女紅無少暇暇即覽圖史其慈孝
儉勤葢天性也假令母孺人列于冠珮之倫而課其
功固當稱最顧于小子何能獨能承母訓耳國再拜
賀太孺人申之以辭曰賀伯子者以有母也賀太孺
人者以有子也子母之相成久矣國幸與伯子同進
同封而父母不逮誰與爲榮伯子即不逮其父而逮
其母母在猶父在耳夫始封而壽封以壽享始壽而

封壽以封光是日也璽書在堂觴幣在下子婦羅拜
於室賓客旅進於門生人之至樂何以加焉且今弁
襦之懿不出於梱有賢如此往往湮沒於帷簿之中
者何可勝數也伯子雖才藉母而蚤成母孺人信賢
得伯子而益顯頊伯子授官得出入青瑣批鱗引裾
言天下事將益廣太孺人之德以匡世樹功令天下
想聞伯子風釆而推本其所自太孺人之榮名寧有
旣乎與日者壽愈益高封愈益進伯子則愈益喜幸
曰世之人以冠帔爲壽今吾乃以榮名壽豈不偉歟
伯子曰謹奉教於是槩與伯子同庶吉士者王君某
等二十六人儼然造焉國不佞亦溷其間遂介國之
言而以爲太孺人壽

鮑太母黃孺人六十壽序

余與鮑太翁同爲諸生時雅辱交好及舉進士又辱
知於尊太翁司馬公公有曾孫嫡女諸華閥爭求之
莫適與也一見兒立德即指曾孫而盟焉太母聞之
曰是族也世世稱善良後宜有興者吾孫其有托乎迨
兒婦入門奉宗祧賴天之靈克昌胤祚余待罪政府
每退食諸孫環膝分甘目前未嘗不德司馬公貽而
感太母之意太母與余同甲子八月廿九日其設帨

辰也當余初度令子郁林君不遠四千里馳介稱觴
意勤厚矣今太母之壽余子婦引領南望莫由修慶
則區區不腆之觴無能之辭喬所以致之筵几何可
後也在家人利女貞而二與四相家則也初與上治
家則也太母自夫所天屏翠茹素足不踰閾目不窺
庭者廿餘年可謂貞也當司馬公時婉婉以事尊章
敬戒以翊夫子閫庭之内翻獨以順聞二無遂中饋
四富家大吉太母有焉及其獨持家秉束以義方子
婦侍終日秪秪栗栗不少假辭令僮僕斤斤如也廩
廩如也唯謹則又以嚴聞初閑家悔亡上威如終吉

太母有焉家人有嚴君太母之謂哉是故穀誨之方顯於賢𥙷士女之貽及我婚姻孟母啟鄒國陶母啟長沙未或專美矣繄人情之所祝願者願其有令德也願其有壽耇之祺而長也願其子姓之昌而熾也今太母爲婦而婦爲母而母庸詎非令德之光耶行年六十而媞媞晏晏康寧壽祉庸詎非祺長之徵耶初當戶唯一子一孫太母以爲念乃今振振競爽且見曾玄矣庸詎非昌熾之休耶夫躬有令德而又祺長以載之昌熾以綏之天其殆將嗇於翁豐於母以坐撫兩姓而閱數世因斯以譚福未可量也遂書之爲太母祝

都閫鐵山陳先生五十壽序

明興統一海內既刻符封勳臣矣乃命武功爵爵自百夫千夫長至萬戶侯萬戶侯得服金紫出入從騎開幕府治文書名號出郡刺史上千夫長以下踞而受約束葢佗然至貴重矣承平燕熙之時兵革不試士大夫席恬養尊持文墨議論雍容樽俎之間以謂弓矢戈矛不可以飾太平材官蹶張不可與共吏事一切厭戎士而輕武弁故自萬戶侯不敢與銅墨綬比而持斧四出之使往往暴摧折之常戎服受事車下負弩矢先驅呼叱唯諾小不如意指則被譙讓去一坐文法按事輒取拄行箠楚之辱畢集其甲疵賤簡如是故武臣常輕自視而畏事人即有勇悍趫捷之資魁岸蔚藏之氣輒薾然澌盡銷歇武臣常擯弗用即用亦弗效其漸靡然也今天下之需材急矣明天子至拊髀而思懸格而求士能通騎射以上輒應令出文武大吏稍推擇材者試之事而責其成故昔之甲疵賤簡者稍得陳勳見能斤斤以自立功名著于當世豈非時勢適然上作而下應之之驗邪余常識潤州鐵山陳君君今之所謂材萬戶也曩歲島夷入掠數覆寧蹶將攻圍城邑吳中諸武臣率慄慄不任事兩臺檄君使守練川君日夜擐甲登埤賊偵有備不敢過邑入德之至今已而數與賊遌身所格殺首虜甚衆功中賞率得遷都統軍而會河決沛上別穿渠數百里以漕漕累百萬不以時至大農簿責有司亟漕司顧獨計曰潤州漕實首江南非材武臣莫足任材莫如某者于是更檄君領漕而潤州之漕常先淮南至舳艫相銜轉輸不乏君之績爲多君既領漕之三年爲隆慶己巳年且五十遂益厭事自重將上書謝歸於門告余謂之曰今武臣率患弗材材

慝弗用君既材且嚮用矣頃疆埸訓士郡邑督轉餉
益兩詘而俱急此非干城腹心奮臂策功時耶即古
之人身不跨鞍柎髀流涕傷功名之不立也擄騎顧
盼自示可用雖老矣猶趯然有邊疆之思獨柰何身
未及年而從兒女子希韝奉觴自爲娛樂已乎君所
以復余則謂百里召犒未晡求息焉吾誠馳驅兵間
上下乎風濤數以身試不測吾故直倦而休焉吾安
所及年矣余聞而瞿然味乎其言君豈深乎老氏之
旨知榮而守辱者耶知止足而不殆者耶且非獨材
抑亦似知道者士大夫有識君而禮于其廬自今萬

戶侯益重矣

封編脩胡太翁老先生暨配徐太孺人八十序

今上改元將臨辟廱會大司成缺乃馳　召我師劍
西先生于南京先生至未及用已乃嘿然而深惟曰嗟
乎自昔　天子親屈帝尊禮三老五更于此蓋以孝
先天下吾父母春秋高吾旦暮念之不置自吾立交
戟典文衡橫經而爲人師往來南北且垂十年三過
吾鄉而不入意吾父母亦且念之不置夫拱辰陟岵
臣子同情比馭向車意各有適今耆舊並起坐而講
道寧詎無人明時希遘自古幸之如吾親白首何乃

屢疏乞終養　天子憐其情予之告先生旣歸其明
年會封編修公暨配徐太母並稱上壽先生意甚得
書來報其門下士歲當上計待　詔畢會京師聚而
謀所以爲壽者使國援使者辭國曰世非無顯者往
往不逮其親即逮未必父母偕偕矣置身廊廟未必
無遠膝下故曰一日之養三公不易焉國請前爲諸
諸大夫第觀得一當翁若母心否乃希韝鞠跽奉觴
而進曰使者從燕趙來燕趙之雅好劍客望氣而求
之斗牛之墟豫章之野得石函二龍淵太阿在焉將
發而眎之邪令終韞而已邪諸大夫曰是固不可終

韞發而眎之矣國曰然發而眎之華粹如芙蓉鈲爛
如列星光渾渾如水溢于塘斷巖巖如瑣后才煥煥
如冰釋顧世無薛燭莫之識也五色並見且以爲毫
曹金錫和矣且以爲巨闕此于龍淵太阿亦微有損
乎曰無損也即操而用之忽如記塵解若切泥引而
麾之風雲廻薄江水折揚稽弟今用非其所使剸鉅
后而試之鋒將試之邪寧善而藏之邪曰固不如善
而藏之夫剸鉅后無論傷劍且亦何當于用故不如
善而藏之龍淵太阿固在也獨柰何輕試之且吾聞
利器雖藏其精必見神物雖離其竟必合故徹雲漢

之間者其精見也羅延平之津者其竟合也故用之則虹吐而颷行藏之則適靈而辟祲卷舒惟時無所不可以斯爲翁若毋介無疆之壽焉諸大夫其謂之何于是先生門下士皆起避席再拜曰嗟乎斯固先生所爲嘿而深惟歸而意得者也庶幾哉可以當翁君毋心矣國乃不讓操牘書之從不腆之幣以授使者

方田吳太親翁七十序

余竊觀里中曩先君行者老成長厚與項時異曩長者多樸茂勤治生適百里內則擔簦躡蹻徒步行今

策肥乘堅猶以華不華較信詘曩布衣單行今出則統綺擁騎從猶以多寡論勝負曩恂恂禮讓即班白見父黨隅坐肩隨務折節下人今乃爭先入里門不讓與長者抗曩婚姻讌會朋尊二簋日而會日高而罷促坐話桑麻生事竟席無違禮焉嫁娶問家世不問財帛今遂藿寠士輒羞與婚會則擊鐘吹竽絲竹滿坐讙呶竟日又繼以燭爲長夜之飲主倦而賓不休也嗟乎嗟乎豈復念疇昔哉余束髮奉先君教求里中長者尊事之當是時先伯父朴翁與先君吳太翁最善朴翁家居數過從先君即家事與先君許吳太翁之善朴翁猶朴翁之善先君也三人者蓋同心一體云吳太翁子上舍君與余善朴翁謂先君吳許世婚姻其以而子孫女女吳於是余長女爲上舍君婦歸吳三年今復抱子矣余頃官京師感念先人祿不及養先伯父德不及報獨吳太翁在吳太翁猶吾先君伯父也吳太翁勤治生布衣單行恂恂禮讓宴會無違禮尚存長者遺風不與時陸沉初余在博士舍中居無一椽食鮮宿舂傷哉貧也吳太翁曰許生積學何患貧竟納吉婚焉嗟乎此豈可與世俗論財帛者道哉詩有之淑人君子心結儀一胡不萬年正

是四國余方幸太翁在祝翁萬年以爲里中楷式而上舍君書來報翁七十將率子婦爲壽遠徵余言余不可辭則爲論次曩昔先君行老成長厚之德及余所以尊事太翁之心使里中觀焉又傷余不及先君伯父之存得侍几杖奉觴爲太翁權也君太翁諸子君孫雲蒸龍變事在他日者不具論云

梅岩先生七十壽序

夫梅岩邢先生者蓋所謂卓犖瓌奇之士哉邢之始祖肇晉末南遷卜居中山之薛城世載其德今其族且千百指永樂初曰興者以辟舉仕至紹興太守數

傳而至鳳岡封君封君積而能散躬仁義之行監司
嘗以其濟荒事上　詔表其里封君壽踰大耋丈夫
子五人孫及曾五十有四人里中人咸以實燕山稱
之乃封君何有於燕山郭汾陽不能辨群孫第頷之
庶幾哉當封君矣梅岩先生封君第三子也少有文
譽既卒其業成均久之不第則歸而延天下知名士
教子若孫嘉靖丁巳投牒銓部授司城徼京師之東
于時　奉天殿災先生有救護功自是大工繁興先
生有程督功已乃擢雲南永昌別駕以內艱歸復起
為山西潞安別駕自先生在事凡十餘年分宜華亭

兩相國若大司馬蒲州楊公大中丞上海潘公南昌
萬公錦衣太保平湖陸公並推轂先生稱為幹濟之
才屢蒙　上褒賞又以司城最得　貤封焉藉令先
生蚤擬一第其所表樹遭遘計無能益是矣世謂科
目不足盡天下雄豪士信然哉先生在邊郡久不能
任朔寒懇曰當垒歸則闢家園畜魚于頭種竹千挺
與諸兄弟消搖其中彈棊弄卮笑語酬暢間乘小舫
泛後石湖擬之岑家渼陂王右丞欹湖云縣長史禮
為鄉大賓謝不往于是歲己卯先生壽七十矣史氏
國曰先生壽當益巍子若孫當愈益熾也先生敭歷

三任多德治吏僕未易數余最所稱慕者時為爪牙
肘腋之臣持獄寬平多所縱解　輦轂之下無冤民
倅潞安則蒞西潞偏老等處甚要害地也會虜大舉
入寇陷石州城先生身率百金之士捍虜虜少卻又
乘城堅守虜不得志去城賴以完所全活數十萬人
夫兩者見先生之鉅節于公治獄廉范保雲中何加
焉余是以謂先生壽當益巍子若孫當愈熾也先生
子六其一繼本辛酉與余南北同舉于鄉兩國子生
孫十人其二甫勝冠督學褚公奇其才廩之學宮即
無論異日者今其楚楚羅膝前跽而稱觴遺履亦足

監乎

五經正文序

聖賢垂世立教莫備於五經五經者天地自然之文
生人日用之具其常明若日月其常行若江河秦火
以來若暫堙蝕而其本在人心其用在天地亘古亘
今與五氣相為終始者固在也莊周闢其所道楊雄
著其所辨自荒唐之士偏駁之儒尙猶崇信而莫之
或違故五經之道明則諸子百家之說不啻如鼎分
神好鏡照妍醜權設而不可欺以輕重繩陳而不可
欺以曲直於今所賴以見聖人之心者獨此而已漢

興諸儒搜廢補逸區區綴葺於秦火之餘此其功固不可泯而註疏遞興人自爲說家自爲師五經之道反更堙蝕且其卷帙浩繁童而習之白首紛如遂倂經文廢閣不講故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談經而經絶故註疏之興經文之累也更宋九儒折衷芟正而考亭朱氏集其大成於是五經之文皆有集釋章列句標毫分縷析足以羽翼聖經於不墜而漢儒綴葺之功亦藉以有傳　昭代崇文薄海內外家藏戶誦五尺童子高談幽眇遠慕濂洛彬彬乎盛矣則宋之集釋似亦與五經相爲始終而不可廢者雖然五經非他皆吾心所固有也吾心所固有者散見於天地闡發於聖賢而備載於方冊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日月所以明江河所以流二帝三王所以爲君五臣十亂所以爲相孔子所以爲師宇宙萬類之所得繫命者孰非囊括包舉於五經者乎古昔聖人蓋先得我心以垂世立教故五經之文若天所設而人力不與焉夫人心應物紛紜變化天則秩然固亦有無文之五經矣以吾無文之五經而感觸於聖賢垂世立教之說則知五經之文皆吾心故物而宋儒集釋亦吾心之出諸身者耳今天下學者類知誦法五經宗本諸儒卽其講業之言似不詭於正義蓋有孔門高弟所不及聞而初學之士輒能言之者然要之章剽句竊耳入口出記誦勦襲之習盛而沉潛體驗之功疎此朱子所譬鸚鵡能言效人聲者耳故雖經學大明而人心反若堙蝕者求經於宋儒之集釋而不求之吾心也昔人有適燕者其山川道里皆身歷之以按圖經無不合者今直據圖經以談燕言之雖詳於我何有哉故不若屛圖經而自適者之爲有得也然則苟得於經雖無宋儒之集釋亦可矣嗟乎末學支離多岐爲患獨抱遺經君子嘆之余欲學者反求於五經而自以吾心爲註釋也故爲校正五經白文刊之以俟夫學者之自得焉

文章正宗序

自古輯文章家杜虞而下漢有選唐有粹然卒採華忘實而不軌於正義及宋眞希元氏總統前代裁正六籍爲文章正宗余愛而讀之既卒業撫卷歎曰廣哉淵乎上摭左遷下錄韓柳旁及魏晋列爲四目彪然備矣六籍不論春秋以來立言之士往往與德功幷傳乃其體代變末流寖溢雜乎多岐悖其本始彫鏤傷樸纂組傷素多方乎藻麗之華而漸遠乎情性

之實蓋言人人殊遡其所宗固已支離而失其正矣
士之所托不朽者獨文辭哉要以窮理而致用也理
窮而德純用致而功茂蓄乎其所自得發乎其所不
容已然後勒成一家言懸照穹壤光之罔極使後世
循其說者修之則聖措之則王如布帛雖非絺繡弗
得弗溫菽粟雖非膏粱弗得弗飽此經之遺而宗之
正也故古之文與德功爲一今之文與德功爲二若
希元氏所輯誠懼士矣其宗言詭於正故非明義理
切世用體淳而指遠者卽工弗錄也此其與統鉉之
用心殊矣辭令本乎訓詁議論發乎都俞敘事做粤

稽之史詞賦沿賡載之音獨引六籍之繩墨以折衷
百家扶植世教其嘉惠來學甚厚嗟乎文亡於俳故
建安以下不一載焉詩亡於律故五七言近體不一
載焉惟獨表章偉長論敬之旨而中唐乃帛柳存耳
茲其微意可識矣今統之選鉉之粹盛行而是書窂
覩焉學者何自識源流之正以遡六籍而闡宗軌乎
去希元五百餘歲時一披閱實獲我心爰爲正其訛
舛完其缺略以與好古之士共焉始知古人之文乃
其德與功之餘緒而今所嚮往當又有進於文者若
徒誦法以爲文辭而已則非余心且非希元氏之心
也

二程全書序

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明天下學者泛濫於辭章浸
淫於老佛歷千有餘年而二程先生始出其學以仁
爲宗以敬爲主合內外本末動靜顯微而渾融於一
心蓋自周茂叔之傳以上遡孟氏之統而下開來學
於無窮者也二先生往矣乃其遺書語錄散逸而弗
全識者恨焉於是有裒而爲全書者後學之士始析
然若接其儀刑而聆其講論聞風而興得門而入其
所嘉惠亦多矣夫二先生之道卽孟氏以來百王千

聖之道萬古人心之所同若日月江河莫得而堙晦
之者而近世上下所以表章而崇尚之非不勤也乃
其傳竟弗廣何故哉余觀二先生之書通顯微貫動
靜該本末忘內外主於敬以成其仁故言天德王道
而要於愼獨言灑掃應對而極於入神言居處執事
與人而達於不顯篤恭無聲無臭之妙天地萬物以
爲體而非虛也操存涵養以爲功而非寂也其所言
者中人之所能而及其至也雖神聖亦若是而已矣
今道學大明而人心反溺卑者習於訓詁高者騖於
玄空蓋名爲學二先生之道而或不免竊佛老之緒

餘以淆雜其間此其害又有甚於辭章者故非不知天地萬物爲體而其內則空疎亦非不知操存涵養爲功而其實則禪寂彼于二先生之道不啻反戈而助之攻也二先生之道明然後百王千聖之心可見而末學之支離漫漶者不得以亂其眞故二先生之書乃與四子六籍相爲羽翼所當家傳人誦而不可一日廢者也先生之言曰聖賢體道垂訓切于日用如耒耜舟車然一不具則生人之用缺然則二先生之書又惡可缺乎哉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由書以求二先生則可泥書以觀二先生則不可當時伯

子益不欲立言語文字而叔子亦曰吾兄弟近日論說太多以是知全書之集或恐亦非二先生之意也夫又何重刊之有顧二先生之所言者非外也皆吾心之故物在人反而求之耳今有遺珠于櫝者見櫝而不見珠有發而覼之其珠固在也吾人亦有珠焉二先生既發而示之矣茲幸其書具在吾欲備生人之日用以俟夫自得之者故重刊而布之以廣其傳云

潘象安詩序

往余在詞林而象安客李文定相舍因與言詩朝許生而夕潘子也因得象安爲人象安爲人忠信孝友與人恂恂姁姁所至敬而愛之文定信如同室文定諸子親如同胞至今絶無間言余既重象安爲人又喜其稱詩象安之稱詩也其言曰近世士人操筆爲韻語往往古稱選律稱唐尚矣夫選未易言即其宗唐是也而所以爲唐者非也今夫唐二南十三國風以爲宗比興以爲體景物以爲材商羽以爲節沉涵以爲度隱約以爲思嘲謔以爲變優柔委宛以爲致和平雅澹以爲歸鏡花水月以爲態其妙解在悟其渾成在養此之謂唐音今之爲唐者不然恠幻以爲

奇餖飣以爲博艱深以爲古儇佻以爲巧生澁以爲新强拗以爲蒼呌嘯以爲豪綺靡以爲麗刻削以爲工狂誕以爲遠玄禪以爲高一贊述也不必諷詠寓規而佞官族須知遍以爲切一登眺也不必感慨寫景而摭昔遊採舊蹟以爲勝一贈別也不必黯慘興懷而嘆飄零傷遅暮以爲眞此之謂新聲嗟乎以新聲爲唐去唐遠矣余觀象安所爲詩本性情超世俗質之唐音良然昔人論詩謂材趣自別非關書理者象安近之其五言逼孟襄陽其七言類王摩詰其古體歌行浸淫乎高岑之間乃其幼作諸律率自古選

中來又若駕軼唐人而超其上者蓋象安髫齔而矢口成聲其天性哉余欲後世知象安爲詩因知象安爲人且以知李文定之知人而不佞知言與否則未敢自信也若其讀南華經諸作余守史官業序而刻之今附載集中

少逸山人詩序

穎易生曰余觀少逸山人詩頗類其爲人恬澹雅適蓋有超擧絶塵之思焉其讀南華經諸篇求之前代則陶徵士讀山海經其倫也雖吡洸洋之詞檃括以繩墨令可諷可歌往往百數十言約之以數言音諧而旨彌暢奇矣奇矣或言蒙莊遺世故不然彼其于世故習矣第不以滑其中善讀之即事物情狀幾徵纖悉羅然如睹千載妙解山人有焉至山海經其載率譎詭恍惚耳目所不經事徵士抱用世之才悼生之不辰乃托以寓意隱約幽眇蓋其旨與山人異要以鎔範古昔煉精搆質語不繁而議該則伯仲之間耳山人著述大都本原古選其天趣逼陶西子素粧鉛華盡剷以有別刻故不具論

癸未會試錄後序

夫士之在比也其猶掄材簡乘乎匠氏始求之隴西之坂得異幹焉以爲桷然瓌材也已合羣瓌而掄之則又有瓌之瓌者矣圉氏始求之冀北之野得逸足焉以爲桀然駿乘也已合羣駿而簡之則又有駿之駿者矣方內生民之秀無慮數億兆比而得其十一以登於校校士之秀無慮數萬億比而得其十一以登於鄉鄉士之秀無　數千萬比而得其十一以登於天子之廷蓋希遘哉斯亦所謂瓌之瓌駿之駿者乎夫樸樕不任斧斤見他山之翹翹千章也而喜歎段不任啣筴見中路之翩翩千里也而喜幾得易之爲快臣國竪儒耳始因緣此途進深惟朽材下乘不適於用爲匠師圉長羞　上幸以章句微勞猥錄而蹴置之令陪銓曹守宮袞討論　歷朝舊典會比天下士又令輟業從大學士臣有丁後臣私心竊竊然懼知任之不勝乃又沾沾然喜庶幾得士而籍手焉士之任亦臣任也頃士上春官蓋四千六百有奇而錄者三百五十若曰醇駁盡是矣顧所錄者文耳臣安敢謂足以盡士乎令甲率以三歲收士數百列之庶官非爲其明經射策而厚祿寵榮之也爲得其人能任天下事耳自昔聖王受天明命綱紀人羣則必拔其人之賢儁者與之共理宇內宇內事孰非人所

爲者人所以爲者神識也神識不足則聽上而治神
識有餘則助上而治神有濁清識有小大經綸萬端
惟所用之用之文章則文章用之政事則政事夫士
也政事未親故以文章觀焉意在其人不在明經射
策然非明經射策則其人之神識無由表見往士習
敝矣甲者庸庸無所發明高者務奇詭逞浮夸而無
當於問學政亦宜然甲者庸庸無所樹立高者務奇
詭逞浮夸而無當於事功蓋薰而習之一切骫骳與
俗俛仰以希時好故宦而循之風靡波蕩比周和同
而鮮特操嘉隆以來歲當比士曷嘗不兢兢申飭功

令哉　天子德意有司不能勤宣積習不可亟反以
迄於今餘二十年文體近正文體正矣然後可以幾
得其人夫　國家之求人也急於求法人者法之所
由以廢與也明興草昧　高皇神聖碩儒者士如雲
相與折衷前代以垂萬世　列聖謹遵而潤色之臣
不佞竊從史局伏觀會典纖悉靡不具何論周官士
起布衣第信守勿失毋患不逼當世之務規規循繩
墨而行視創制孰難乃國初文詞若不足而事功有
餘今文詞若有餘而事功不足何也三尺具在理道
未臻豈法之過哉故以功實論士僅得一二不爲少

以浮淫論士雖累千百不爲多士固偕計而來今所
計吏卽曩所比士也服官未幾已挂吏議士旣目擊
之矣得無慨然惕惕乎哉夫才品不同心各自盡心
苟盡也隨其神識以效於國家才無鉅細皆爲實用
才不必杞梓楩楠要之堅好馬不必騂騮騄駬要之
馴良故納之繩墨則棨梲可與欂櫨同功範之馳驅
則駑駘可與騕褭並駕有如濩落中蠹跅弛不羈以
棟則撓以駕則蹶雖瓌材駿乘無所用之矣且有司
所爲甲乙者非甲乙也士固自有甲乙焉由今而遡
設科之初褒然爲舉首列在高等者豈少哉或閱沕

無聞與爲世名臣者非必皆有司舉首高等也則士
所自爲矣臣不佞嘗典試順天於海內士閱十之一
及司成舊京閱十之五而未盡也乃今而得盡睹海
內士之大全夫舍明經射策而求士士固未可知也
由明經射策以求士士亦未必得也昔匠石與其弟
子之齊至曲轅有木焉其大蔽牛絜之百圍高十仞
而後有枝弟子厭觀之匠石不顧曰是散木也無所
可用伯樂使九方皐求天下馬得之沙丘反報曰牝
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或以讓樂樂曰否皐所觀
天機也今以文登士其栩然棨然者形耳無乃得之

傚百圖而失之散質得之驪黃牝牡而失之天機士
幸勉之毋使臣爲匠石九方皐所笑哉

巳丑會試錄前序

萬曆十七年巳丑春天下士待試禮部者四千四百
有奇尚書臣朱賡侍郎臣于愼行臣田一儁以　請
上命大學士臣國學士臣弘誨典試事臣國猥以章
句日侍旃帷尋至孤卿忝陪容勿中更贊關造士不
效四方士習未盡歸淳乃又奉校士之役臣蓋嘗三
與校士矣始禮闈分經次鄉論秀最後副禮闈皆受
成事而折衷於主者乃今總全經校天下士士得與

不得皆在臣無所他諉臣爲此懼始入闈卽與諸執
事約約所取士文不得滅質巧不得斲樸奇不得揜
正百家二氏不得用以緣飾六經令既具罔敢不共
比竣事歷二十有一日錄士雋者三百五十人文優
者二十篇以獻如故事臣當序簡端風示以入官之
誼臣惟諸士進而服官亦惟是大府之憲象魏之典
是訓是行無所俟臣言而臣受　命薦士第序所以
爲士之意竊見　上夙夜憂勞天下明教化一統類
頃下　詔至再至三期於平康正直之路夫自三事
六列下逮一　命何莫非士正朝廷正百官宜無如正

士而士奚從正語曰作於心害於事作於事害於政
正之於心未有徵也正之於事於政則已晚夫惟文
章立於心術政事之交而可以爲徵正天下必自此
始蓋成弘之際士風嘗樸茂矣樸不足以見才則厭
而趨繁繁不足以存體則厭而趨簡簡不足以標異
則厭而趨奇由奇入險由險入頗江河之變至是而
極焉人情所之既厭則反其始今亦其剷雕反樸時
也臣竊謂正文體宜自今日始前此六十年亦爲巳
丑其所首舉士文固無異至今慕效焉天道一周往
而復反臣受　命適當其會則兢兢於知人之難而

嘆士之求知者非其路也今有人於此吶言質貌踈
節直幹於事未必便也世必以爲無他華言飾行宛
轉繁縟於事未必不便而世且嘗其能疑其巧以爲
不可知也夫士徒以空文自託於不可知之地而臣
又不敢以其文之奇險頗僻者遽信其心術政事士
操不可知之術以求庸臣操不敢信之心以相士是
臣與士兩失之也漢去古未遠天下藏書未盡出當
武帝時尚苦百家殊方欲絕其道勿使幷進今修辭
之家滋益多所稱殊方者何啻百倍漢時而天下學
士大夫浸淫二氏糟粕以爲聖眞神解蓋漢時憂儒

與百家并立而百今乃憂百家與儒參入而一此文章之極獘而心術政事未有所歸也夫論文必以尺幅而士之才者或軼於尺幅之外故臣今日退之毋敢失才進之毋敢失體不得已寧失才毋寧失體而要之於才未爲失也冲和平澹雅士之恒操也易而實是奇險頗僻才士之極致也難而實非士乃舍易而就難舍是而就非者無他意固欲因此以見才而主司者亦斤斤無失才士耳夫才士也天下推以爲鋒而望以左右袒彼見上所申命如彼登進如此將謂反正之心不勝其憐才之心往往持兩端何以使

人不惑臣終不敢以憐才故而使　詔旨不信於天下故寧失才無寧失體體一失遂沿而不返若士而才則終不失也南宮之闈更三歲而闢卽一不見收未嘗不復進也士能洗心滌慮一軌於先民作者以應　詔旨必且收於異日夫置之此而收之彼固一人之身耳使失奇險得冲和失頗僻得平澹所得孰多庶幾以此成天下士何名失士哉臣不患失士才而患不得士心術與政事不得其心術政事而徒操咫尺之牘無爲也人有相馬者求之絕塵追風自以爲得天下馬及其鳴和鑾範馳驅雖復一日千里無所用之千里馬非世所常有有之亦不可以備法駕夫不可以備法駕者臣不敢以程士馬之有轡銜也木之有繩墨也農之有畔也士之有六籍也治天下之有典章也此世所常有夫惟世所常有者乃可以正天下正天下必自士始矣

武舉會試錄後序

臣不佞猥以校書侍　上東宮　上旣御極再蒙恩至今官備在講讀遭時熙洽北胡保塞南粤奏功海內宴如　上日御便殿陳經史引儒紳誦說其義臣嘗從末行前說漢文帝顧問馮唐拊髀頗牧事退

而深惟今南北稍寧其在成周則桑土之時也有如上問爾第如漢馮郎擧所知卽臣安所置對是秋會兵部請校武擧士　上命左中允臣應期偕臣往臣竪儒不足以奉指使然竊自幸馮郎在漢他無所表著徒以擧一人而適史氏志之今臣乃被　命校天下武士視唐所擧孰多士旣錄錄其策若論優者以獻如故事臣手其籍三復而嘆曰是其中顧安得盡頗牧也者而效之臣聞弓試而後知勁馬試而後知良士之能否未可以空文見也假令魏尚不試于雲中安知其能今臣之以多士進也且意此若干人者

人人而頗牧矣異日者試之行事臣又安能必知有十之一而頗牧者乎何也庸試而後舉臣舉而後試也夫士之遇不遇固有命漢文帝以一言復雲中守聽如轉圜至李將軍親見其衝陷折關之能而不用曰惜乎子不遇時夫時者人主之所爲也此之不遇而誰遇哉世之沉鷙雄略之士往往伏於草澤即世家子安知不有負才氣無雙如廣者乎方其未遇人固未嘗奇之士獨自知耳乃今間歲搜材武士與入比士等士即椎魯少文得攝弓馳馬挾筴而進于有司稍稍見騎射之長曉孫吳之緒亟收之矣今攘臂者當斯時且褎然爲舉首國家何負於士哉昔人有言遇以國士報以國士此市道耳多士平生所自許報國者謂何　累朝休養士生息其中雍容緩帶從其所好冠貂之胄罝兎之夫幷得屈首修業蓄而待時不以注意於文少緇爲天下無事士抵掌而談疆埸豈不抗慨憤厲竊附於先憂以釁伏於南孽緼於北有鳴劍請纓吞胡蹈粤之氣哉所藉而獻者具矣顧臨事何如耳今微獨士求遇於時即有司亦求遇於士夫以李將軍不得於漢而士顧得於今時遇矣執此以往誠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而無食言是有司之遇士也臣安能知之史稱李將軍口悛悛不能道詞使坐而操筆宜不及多士然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而家無餘財彼其忠實心信於士大夫非徒勇也雲中守上首功不應雖註誤宜及于法然以家人子力戰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今武臣所患不獨慓悍觀望在黷貨而冒功黷貨則浚下冒功則蔽上此兩者足以滑忠實之心而銷抗慨憤厲之氣奪其平生臣願多士之戒之也　上神武天縱何論漢文頃以四方小警督過諸大吏孜孜帷幄中意未嘗忘閫外也繼今以往皆多士自效之地願以身試用毋以身試法使異日者按是錄而誚臣郎署長一舉一適今數十舉而不一適也則臣懼矣幕府分兵遣戰軍正必責狀焉以持其後其效則功券也不效則罪券也臣進多士多士能則臣任不能則臣不任今任而券功惟多士不任而券罪亦惟多士臣今上狀矣

記

重修廣平府學記

主上臨御益文道化益新天下郡國靡不興起於學廣平爲　京師右輔首善之地盖余曩遊其間省閭

其民俗率豪俠負氣有古慷慨悲歌之風焉乃其學宮歲久而圮榱棟蠹蝕丹堊剝落道蕪不除鞠爲牧場亡以稱　上意吉觀化下邑余喟然興嘆與一新之顧力未能也癸亥會大水垣舍盡欹而上黨崔公某來守其地始從諸生問學宮久廢狀多以時詘爲辭公奮曰夫所爲民惜費者謂其事固得已也學宮造士政之首務柰何以時詘巳焉且用無贏詘視其制用何如耳今神祠梵宇孰非糜費民者而獨於玆惜哉於是白其事請之上官皆報曰可乙丑季春役乃經始八閱月而告成其財取於其郡之贖而民不

知費其役董於其鄉之良而民不知勞爲區若干則殿廡堂齋以至井逕庖湢罔弗嚴爲器若干則簠簋罍爵以至鐘鼓笥篋罔弗飭葺其所巳頹增其所未具其宮墻足以陳俎豆之容其舍館足以列絃誦之聲煌煌哉備矣昔有漢良吏爲盛史獨首文翁者以蜀地僻陋而翁能興學也今廣平京輔固非蜀比而其學崔公業興之矣夫民生有恒性而氣習以方殊齊魯嫺於文學燕趙高於節槩斯豈其性哉則氣習使之然也嘗竊惟燕趙之士往往重然諾輕死生蓋欲不能溺物不能遷其賢豪有足多者然而不協於中行誠以其慷慨悲歌之氣而發之乎忠孝之間則足以扶天常立人紀而竟以俠名惜也故此一節然也善用之則爲孝爲忠不善用之則爲俠學與不學之所繇致相遠也不見夫宮宇乎修則巍如翼如久而常新不修則圮故學宮敝而修復之者有司責也氣習敝而修復之者諸生責也余既以文翁與崔公又知廣平之士自今興於學者當不下蜀地而余之舊遊而興喟者因得遂其心焉會其郡中縉紳先生書來屬余記其事如此

河間府城南橋道碑記

河間城南滹沱水自南而下歲多漂溺異時尚寶少卿徐某言於朝請濬河爲橋梁亡何御史言濬河不便爲橋梁便制曰可亡何徐卿罷去郡守某乃與諸寮議曰稱詔意修王道利行旅在此役也乃各捐餐錢若干又募富民之好義者捐私錢若干屬郡倅江某縣令夏某經歷呂某主簿吳某建小橋七公署一坊二堤五百九十六丈肅寧縣又修堤五百六十四丈經始萬曆十四年三月落成十月其明年河水漲沒小橋三於是卽故橋增飭之橋五洞者增爲七三洞者爲五又修堤三百一十丈於是守某告成於不

佞使爲之記夫橋梁之制天官家以爲象東井兩河
天闕間爲關梁鄭國僑乘輿濟人軻氏譏其不爲橋
梁夫鄭小國耳卽不爲輿梁不爲徒杠所病者涉耳
非有四方輶軒王事之往來又溱洧小水可亂流而
渡所病幾何豈其時介於晋楚二大國之間徵兵徵
賦徵會徵伐疲於奔命之不暇物力有所不逮故國
僑念不及此乎河間爲 京師孔道四方朝會之所
取道乘軺之使聯鑣之客繹騷不絕商賈之所湊泊
五方之人由焉比地則郡視鄭國爲要較害則滹沱
視溱洧小水爲悍度利則橋成視徒杠輿梁僅免厲

揭者爲大今天下太平無事顧瞻周道如砥如矢守
臣得以其間修國僑之所不及卽軻氏與之矣夫彭
城橋梁郵亭不修薛宣知其不能陳道茀不可行單
襄公知其必亡不佞以此卜政於河間矣漢三輔建
橫橋以法牽牛置都水令掌之重可知也當特不無
耗中都官錢今河間於 國家爲三輔顧未嘗借財
於官郡邑守令自能其職緜所煩都水令可不謂勤
民乎晋武時杜預爲河橋孟津至勞六飛臨會帝舉
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 明天子嘉意元元海內
平由蕩蕩平平之政有如以入覲者方之政課績於

守則以治行勸勉當不在孟津河橋下矣守某錢姓
冠縣人與予同舉進士他惠政多不及書

績溪縣題名記

績溪縣創置自唐末徽中至於今千年奉 天子明
詔綰銅墨爲百里生靈主者卽其人有賢否治有隆
汙職有稱不稱大都皆 天子所置吏民之所係命
先後相沿不可無紀元宋而上大半湮滅弗可考先
代無論 明興二百餘年按郡志歐令而下三十四
人其間固有逸其字者有缺其鄉籍及所繇發身者
有莫知何年任及所遷去者有併無所見而僅存其

名者績溪爲郡東出道顧荆榛崎嶇縣陋而貧一切
規制多所未備故無城自郁侯始有城城既具故無
題名之石詢前令氏名十數年以上多弗能知郁侯
顧瞻廳事慨然太息曰嗟乎孰先余而居此者乎今
昔無窮溪山如故而宦遊何常遠者三數年近卽朞
月此直其傳舍耳要以 天子所選擇而付之一方
者今猶昔也生民所仰戴而父母之者今猶昔也繇
今以至於無窮猶昔也夫嘗受 天子付托爲民父
母倐忽轉眄已爲陳迹其父也詢之而莫知其氏名
則何以存往昔鏡來者他邑廳事故有題名豈以兹

壤褊小而獨闕也且余聞之吏治其槩有三今題石於此邑中父老士民過而覩之其良者不必覩其德蓋悚然改容忻然爲心徘徊咨嘆恨弗及見若慶雲瑞星迸石而出更千百世其德猶新也其否者不必覩其然髮上指眦欲裂憤然若將剜其石恐或汙之更千百世其怨猶新也其無怨無德者若秦人越人邂逅於途相顧以目不復知其爲誰即且氏名焉能爲有無彼其平日所爲工容悦樹聲華自謂且垂不朽未幾而煙燼盡矣此三吏者久遠定論乃在人心今昔同之乞曹殿最吏傳衮鉞不與存焉然而衮鉞

殿最辛亦不越乎此吁可畏也余不佞從諸公後且將置名其間後世謂何余不能知然鑒於往者亦可以思矣遂礱石題　明興以來令茲土丞簿尉以下附焉遣使走京師屬史國爲記俟名氏鄉籍載下方其治績在民心不具論云

竹石先生像祠記

先生名文林字郁秀市隱人也練江東下梴石爲梁水懸注竹木翳其上有濠濮之致舟車輻輳廛市櫛比遡流而縮其口先生手一編坐而賈焉自稱竹石生生平孝友儒雅喜吟數以佳辰結客觴咏竟日夕其志不在賈也配孺人畢氏絶賢生子璇又嘗脫簪珥爲先生置妾生琬孺人視琬與璇等稱難夫婦矣璇世父業爲廉賈以信義行市中不出闤闠而遠近歸之如流家益大起璇念其父母有隱德世鮮知者爲集先生詩刻之既稍稍有聞矣會宗人父老方議廣祭田號於衆曰孰能出其貲而佐置家廟田者乎吾且像而祠之璇起應令曰不願吾像願像吾父母而寄思焉父老敬諾屬宗人國記其事國聞之禮自仁率親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而下之至於禰祖禰之相及也仁義存焉世之人乃以遠邇爲親疎失

其本矣今吾身從何出耶父也父之父爲何祖也祖之祖爲何等而上之至於不可勝窮譬之枝附葉著其麗不億而本則一也吾既賴宗廟之靈以有其家即家非吾有也是先世之遺業耳以先世之遺業奉宗廟籍令父母而在詎非其心哉推父母之心以及其祖而又以尊祖之故及其父母夫爲父母以爲祖者仁也爲祖以爲父母者義也是仁與義交相成也璇而得之矣雖其父母無可稱而有是子孫亦足重矣况其質行如彼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像祠不亦宜乎璇所應令出者千六伯緡錢易田產若干畝

祠左二像同龕幅巾蒼顔而深衣鉤履者先生笄總而衫襦者畢孺人也

嚴州府推官陸侯生祠記

由新安東走浙則嚴綰其口郡在山谷灌莽中地磽民稀新安民溢而東占其籍者什二出其途者什九故新安人視嚴如其郡中也曩時島夷作難兵興之費不訾民用大匱椎剽鼓鑄之姦作告訐繁興新安人苦之稍稍引去頃乃益集余奉使道其處蓋殷殷一都會云新安人爲余言自吾弛其負擔幸及于寬政蓋今之嚴非昔之嚴也磽者辟稀者息文事斌斌

告訐之俗易自吾所聽睹蓋數十年來乃始遘令司理焉令司理者華亭陸侯其與余同舉乙丑進士者也因問陸侯何以爲政人曰往司郡理者非不䊮然才也始至而視嚴之郡在山谷灌莽中也率以狙獷待其民而以礁斧行其令故其民駭而刑煩侯曰夫機萌于心則鳥不下孰非吾民乃一切破觚削雕推誠而與之訟者至庭侯咨嗟而進之惴恐蒲伏則親而拊之謇吶不能言則從容開之降色而審聽之發憤不平者柔下之恣睢者目攝之有冤色則徐察之無深文無苛責不若者威焉疑者讞焉悔者予焉及其成也雖强有力者弗奪也故其訟也如子之訴於父母無不得盡其情也其當也如就見之無不得其意之所是非也其不得已而法之也如父母之笞子無不諒其愛也侯又以其閒興文學均里甲平輸兑飭兵防制令行事皆可施于後世是以地辟民息盜賊屏迹而文事斌斌也歲錄大辟郡無一人麗焉此設誠而致行之之效也余聞而嘆焉隆慶中陸侯既以治行卓異

詔入爲給事中嚴民借之不可相與貌侯而俎豆之今上即位侯由給事中遷尚寶卿是時侯去郡久矣

其等復走幣數千里屬余書其事千石余雅善侯知侯之爲人又惟新安人視嚴如其郡中也問其等侯所以爲政與嚮所聞合報曰敬諾銘曰

郡綰桐江保介山谷其民樸鄙在昔稱睦越轍近世治乃皷朴蝮鷙爲能黔首重足於惟陸侯明允篤誠右儒左吏約已厚民煩苛蕩滌居以廉平禁罔疏濶囹圄肅清骫骳容奸選耎多忌侯不其然長慮深計養莠柰何傷此嘉穗誠一警百獄是用希庶幾刑措大辟罔催所居遺愛所去繫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著于金石以詔後來

進士題名記代作

今上嗣承 寶命肇恢 鴻業 紀元以來 留意
中外安攘之務數延群臣條具方略釆而行之二年
戊辰始策天下貢士以務本脩備機要所在可裨寔
用者 上御文華殿親第甲乙賜羅萬化等四百三
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天下士畢集禮部 上命臣
某典試事及對 大廷臣某又與讀卷之役至是釋
褐太學禮部以 題名 請 詔臣爲之記蓋臣於
玆舉也實先後焉伏讀 制策仰窺 上意所嚮往
要在民盡歸農邊無牧馬中順外威華夷各得其所

建太平之業垂于亡窮意閎廓深遠草莽士其何以
承之臣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王者間
興則名世出焉天人遘會自古而然 明興設科待
士士題名者數矣乃隆慶所題則今始也 天子應
期撫世嘉與宇内更新宇内士莫不砥礪一心以承
初詔惟 天純祐我 明則亦豫儲良弼賚之側席
之初以供 上任使代 宵旰之勤者玆舉也得無
名世者出其間以應 聖人之典乘風雲之會者哉
竊伏私念曩所題名士其卓犖自樹光流穹壤者固
不乏人而泯泯無聞恒十而九也抑或僨國事黜官

常爲世所指訾愧其科名往往有之以觀前代靡不
然者臣是以懼士初上禮部臣所薦也 制旨閎深
臣不卜其盡解玆奉 詔有言願益相與切磋究之
上策諸士不以經史前聞而咨世務何也夫士所貴
者不獨誦述古昔蓋適用之難矣漢法續食偕計來
者曰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則篤古
明當世之務則通今篤古而不通今譬則敦彝陳廡
下端甫紓金華間無所用之所謂明當世之務者試
令操觚而熟數之與廢補偏中機合宜若其素習使
當事而踐其言若持左劵取償于其身靡毫髮爽焉

顧今諸士所竊許自負者謂何上繹 制旨明時度
勢投其所甚便若省括于度斯謂機彀節疏目標其
所甚約若屬綱于綱斯謂要并力竭思聚精游慮游
其所未然奮其所必至義急公上不遑有其身謀先
社稷不遑有其家斯謂寔未有寔至而機要不得者
也未有機要得而安攘之務不舉者也此上之明示
意旨以發諸士也頃者言官建白州縣邊鄙諸長吏
宜悉進士請廣 制額需之 報可人情重內輕外
以偭墨爲卑錢穀甲兵爲俗夫才志之士不然業已
通籍鉅細夷阻惟所 命之無施不可且今南畝未

緣北邊時警夙夜焦勞以勤　當宁諸士即伏草莽
感激時艱豈不慨然思得一當事而効平生邪即其
機與要非親其事固難豫言第操是以往無忘其所
爲慨然者實心具矣夫今乃諸士自効之日也臣聞
古之賢者之在州縣則巡行阡陌勸課農桑在邊鄙
則援枹鼓立于矢石之下以先士卒彼其素盟諸心
者寔然也是以爲國名臣垂聲竹帛至于今不朽諸
士豈不然哉況又有不啻此者乎夫士脫䠞屩一旦
立　天子庭被　綸音渥　恩賚亦云顯矣又爲樹
石而題其名顧謂其異于庸衆他日建立必有所以

重其名者故標表之以觀後來也名之輕重視其所
建立設諸士能卓犖自樹雖州縣邊鄙重也其泯泯
無聞而已雖館閣輕也　上方寤寐英賢佐安攘以
寧宇內　聖作物覩千載一時臣不佞誠願諸士畢
以名世自期無負其所遭會使後來者得指而志之
曰斯隆慶戊辰　天子所首錄其名而題之太學者
也　明興得人於斯爲盛即今者題名之石不以諸
士重乎而臣獲先後其間者不與有榮幸乎謹勒諸
石以俟

重脩太僕寺記

隆慶己巳秋八月大僕寺卿顧公某言　陛下卽
遐聽使臣待罪僕卿領　國家閑牧之政自京師三
輔及藩省凡地產馬若牧馬編戶暨州縣主馬之吏
咸供職賦如令臣得假國威振公署而莅之又賴
陛下仁聖振卹黎庶貰民當出馬者徵其錢寺以故
多藏錢主守出納臣咸與有事夫受任　輦轂下臨
郡國委簿牒實帑藏其中係觀視不細而直堂牖門
垣之間經十數歲不治示天下庳陋傷國大體臣誠
痛之又故事寺百需咸仰贖鍰自項節縮佐縣官僅
僅所有不足以便費臣請掊寺所轄州縣贖鍰未入

者入大司馬以其羨葺公署上無厚費而下令寺易
觀甚便　制曰下大司馬大司馬霍公力主其議
制曰可乃以某月某日庀匠事撓腐者易之頹壞者
築之上漏旁穿者瓴甓之爲室若干楹爲垣若干丈
用毀爲堅因故爲新役不逾時費不及國越若干日
告竣公將勒貞石以示來者屬國記之按　國初置
太僕與馬政北平故開行寺部諸監苑上駟以實北
邊　文皇帝旣定鼎詔升行寺爲北京太僕與南滁
比　睿皇帝朝始定今名盖百有四十年於茲卿以
下故設兩少卿十二丞丞各部督郡國馬自　天子

用言者言損丞員大半存其三令主調充而益少卿一人逓領京營驗印寄牧之事以故丞選益輕無能有所預而少卿咼其職于志不得輒行卿又高秩率遠者一歲近數月遷去不暇謀寺事以故視廨宇若郵傳然即傾圮不治漫不加省而塡士大夫又重費遠嫌掇靜約之譽以相尚稍排衆議有所更剏則譏姍繁興危以文法故任事益希噫其甚矣昔衛文公國于楚丘新集耳乃定中營室至椅桐梓漆畢具而詩人論歌文公之德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夫惟懐忠篤慮久遠故能附衆立國富有于秉其效可覩巳

今國家方制萬里庶府百司各奉職以聽方將崇論竑議度前規而修後觀乃區區冏寺顧逡巡苟簡不復議葺治丞曰吾位卑而言高不敢少卿曰吾任劇而責分不能卿曰吾旦暮且去不暇即是心也巳不能懐忠篤慮久遠而欲善于其職致乘馬之富得邪公初在先朝以切諫杖謫徼外直聲震天下會　主上臨馭召起三遷而至今官則脩廢剔弊求政之所亟首上書重丞選均恊恭咸秩庶事巳卒就茲役以庇後人其秉心若事事可書巳公蹶言廐盛時比屋充盈縑易一馬往往歸功監牧稱張萬歲王毛仲安

知今世無若人者乃顧貴耳賤目懐材異代乎蓋自謂也國三復其言甚壯公之志故備著之使後有興焉贊公議者少卿李君某張君某阮君某丞王君某趙君某法並得書

魏縣新建尊經閣記

徐侯爲魏魏故有思誠書院侯閣從魏諸生親講業其中嘗謂諸生知所以思誠乎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善胡以明則五經其戸牖也

當世以經術論士著在功令令諸生誦法孔氏人業

一經蓋其專也人肖天地之貌懐五常之性故身函心心函理變化無端應感而起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則心之爲也是爲五經之紀古之儒者誦說措施一禀於五經五經終古乃與日月並行五氣俱運萬物所以立命缺一不可昔者周衰道缺百家萌芽孔子析衷上古黜墳索而敘典謨放鄭衛而正雅頌監二代而從周筆削十二公行事成一王法蓋晩讀韋編至於三絶乃翼而贊之於是經成而教始定於一當是時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至於戰國百家爭鳴而私淑者猶得尊其業而潤色之以學

顯於世遭秦絕學漢興收集餘燼廣獻書之路藏書之策遺謁者博求天下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於是易田何書伏勝詩申培轅固韓嬰禮高光生春秋胡毋董各以專門名家立于學官然當是時兼通者蓋鮮而太史談列六家中尉歆奏七畧異說紛然淆亂無論諸子即諸家訓故日滋益多志在藝文無慮數十百家皓首窮年所不能竟唐因採摭以爲辭章精義罕聞矣及宋諸君子芟蕪蔓咀英華探討聖真發攄理與於是諸訓故家廢而經之教始定于一繇斯以談秦絕學病寡故漢罔羅放失兼而存之漢兼存病

繁故宋儒是正不遺餘力及宋而大明矣近世君子尚復求多焉彼家藏人習耳目玩狎以爲此家人言耳於是厭棄正學浸淫百家而奇衺詭異之說中矣嘵嘵然曰吾且超詰頓悟惡用此詹詹呫呫寸累銖較爲也一切猖狂直覃視五經而糟粕之理不必稽于古昔要在獨知行不必軌於先民要在自信左圜右方貴通賤守則是五經不必作孔氏不足師也詩之甚矣夫人必有所尊治尊則君教尊則師弗尊弗信弗信弗從五經者律令也律一成而不變故舞文者誅經一成而不變故異說者斥今天下庠序皆爲

閣以尊經何則自上貴之也曷貴乎經實理也律不實不信於民經不實不信於士是故官尊律士尊經尊之斯奉以周旋誦說措施非經弗用此之謂思誠書院故在縣署之側其右麗譙巋然而左空缺形家者以爲非稱是宜閣初侯業購經史若干卷給諸生誦習而未有所貯計且庋其中爲尊經閣拓地程材矣會入爲天官郎則遺俸金九十曰以待來者因謂諸生知所以尊經乎藏而弗誦之謂棄誦而弗行之謂食行而惑於百家異說之謂畔惑於百家異說而土苴吾經之謂謗推輓百家異說以附麗五經之謂

侮藉口於經以陰濟其詭異奇衺之行之謂賊誦說措施一稟於五經信如日月終古而不可易之謂尊下邳有言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遵何可委曲從俗以苟富貴而違離道本譁衆取寵則史所謂辟儒者也諸生自今儻亦有受業身通如七十子其人乎其籍而庋之閣也諸訓故以發經則庋諸論說以暢經則庋諸儒先以翼經則庋諸史記世變協經則理悖經則亂以證經則庋非此類也不在庋閣閣有臺臺甃石高一丈二尺廣周六丈閣高二丈有咫交疏綺牕周垣環之蓋徐侯去魏六年而李侯至竟成

其事徐侯宣城人名某乙丑進士李侯應城人已酉鄉進士兩賢相爲終始以嘉惠畿諸生乃其爲畿則古以經術餙吏治者也丁丑閣成學諭吳某訓陳某吳某使諸生梁九德來屬吏國爲之記

順天新置督學公署記

順天故無督學公署有之自侍御賀公始賀公之督學也布功令明約束以文學行誼廣厲學官弟子學官弟子斌斌嚮風矣亡何疏曰臣一桂備員執法仰承
德意興餙學校待罪
輦轂之下畿輔諸郡即以單車巡行乃歲時上
萬壽朝正迎至諸大禮猶得與從事葢強半在京師今諸郡巡行皆有公署而順天獨無則歲以官鏹僦諸民間顧民居囂隘而臣從有胥史庋有案牘就試有學官弟子無所防檢易緣爲奸非所以嚴體勢清弊原也先年直指使者順天亦無公署頃乃得請置署臣今請得置署比直指使者臣竊計度創置之費約三百餘金不過費僦金十年而足矣民不科擾而事易舉
制曰可於是即

京師某坊置督學之署焉經始于丁丑仲冬落成於戊寅初春凡三閱月而畢匝以周垣外爲重門而屬於中堂翼堂爲兩廡以待學官弟子試者堂後爲連欐交疏屬於退食之堂左右爲阿房二分案牘貯其中胥史執事各有司存秩秩備矣賀公同年進者許生雅相善而生故守史官因屬記其事許生曰昔漢宗臣垣室不治及其爲公官又何壯麗也爲家與爲國道固殊邪公私之情舒約之義于是焉在今仕者往往治垣屋不遺餘力官署則否彼謂垣屋當長子孫而官者傳舍耳前人安之吾何患無居與其勞身首事以遺所不知者何人孰若仍舊貫也猶可以博節省之名嗟乎賀公意念宏遠矣慮始者勞樂成者逸勞孰與任逸孰與享一勞永逸無我無人異日者任天下事亦如是署矣充斯類也文學則先儒所未發可以心師行誼則先世所未有可以義起寧獨一署哉余故推其意以示學官弟子且以告來者居斯署也其無忘賀公之勤

庶吉士題名記

國家設天綱以羅群俊後開延閣以儲才賢進士及第之外爰有庶吉士之選蓋自洪武癸丑舉啟其端

迨永樂甲申廼定其制　列聖相承按爲故事一切供具咸出尚方而又間被　特恩寵賚周渥　天子數親臨幸校定其文時賜休沐則內侍與俱海內榮之無不爭願爲庶吉士者庶吉士得人蓋居多焉誠一代盛舉也已　今上臨御益久壽考作人寰宇熙和賢才輩出頃緣一二臣工招權納賄遂致中輟十有二年本原既清天運廓開乃復掄選如國初之制其竊惟諸司自丞史以上咸有題名而庶吉士獨缺焉恐轉徙不常陳迹易湮非所以備觀省垂久遠於是卽館中隙地樹石勒名爰自國初以迨今茲咸列

而載焉復惟前代館閣之地號稱儲材兩府闕人取之兩制兩制闕人取之館閣其來尚矣古人有言士不素養無以重國仰惟　祖宗錫名甚嘉優禮甚厚此其意非直欲其博經史習文辭而已也爲將稽古正學修諸其身而施之於世也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惟君子命媚於庶人書曰亦行有九德彰厥有常吉哉故克常厥德動罔弗吉今之吉士卽古之吉士以膺命使而媚君民非有二也古人德業具在典籍炳炳可稽百司庶府皆有常職茲獨優遊文苑衣食大官抑思所以塞稱矣乎上之則啟心祇德補袞職而運斗杓次之則草制宣綸裨呈猷而潤鴻業內之則載筆蘭臺紬書金匱外之則彌縫王德糾劾官邪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俾觀者得指而評之曰某也爲名宰輔某也爲名卿佐其以論思著聲某以著作馳譽某能秉勞而肅朝綱某能攬轡而清國紀庶乎志立功就九德備而命使宜遠不負　祖宗勅厲之旨近不孤　主上儲育之恩優禮之厚不爲素餐錫名之嘉不爲虛美而今茲所爲樹石而識者亦永有辭於後世矣故登進之初官擇其人則人以官重養成之後人稱其官則官以人重是今之題名蓋與所題之名交相重也乃於石之上方併記其本末俾後來者考焉

許文穆公集卷之三

門人福塘葉向高
燕山方從哲叅輯
瑯琊焦　竑校閱
男立言
立禮輯梓

奏疏

辭免内閣辦事　恩命疏

萬曆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准吏部咨傳奉　勑吏部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
國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内閣同時行等辦
事知勑奉行欽此臣聞　恩命不勝感戴不勝驚悚
竊惟　東閣崇嚴内垣密勿參成鼎足之象並列春
卿之銜隆棟易傾公餗易覆蓋官不必備待其人故
員亦無常重其選詎云　特簡遂及微臣伏念臣學
本迂疎年將衰暮姿先蒲柳望秋而欲零才下駑駘
後時而不進猥從載筆兼理校書幸逢　震出之期
叨與泰征之彙自茲佔畢日侍　黼帷章句僅守乎
師傳啟沃罔裨於　聖聽洊從坊寀出典留廱尋陟
宮端入修　國典浮沉史局徒碌碌以因人左右禮

曹毎悠悠而曠事偶承人乏借貳天卿宮專視篆之
閒典觔成編之望已知才力無所短長方竭蹷以自
圖寧覬覦於非分况匪由推挽不假先容知遇獨出
於　宸衷掄拔專裁於　乾斷此蓋　皇上過念講
臣之微勤不忘　潛邸之舊恩錄其前勞責其後效
豈臣薄劣所能仰副淺器已盈深恩莫稱將以備
顧問識未通方將以演　絲綸文非華國　朝章未
習何以決觀望之二三時務未諳何以佐平章之萬
一不惟下失量已之智抑且上傷　知人之明伏望
皇上鑒亮鄙忱收回　成命俾仍守舊貫督以成書

庶金鉉靡覆餗之虞瓊構鮮橈棟之懼　聖恩無負
愚分得安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得
旨卿性行端慎學識宏深内閣重任特茲簡畀宜殫
竭猷爲以襄治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乞辨邪正以消黨比疏十一年四月

臣本迂疎腐儒不諳世務猥以章句微勞誤辱　主
知不由左右先容擢參　密勿尋進　宫保俾直
文淵　恩寵屢加尺寸未樹臣自誓此身捐糜莫報
苟利　社稷生死以之竊見近日以來士習險詖人
情反覆國是動搖蓋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之專恣乃

在下僚昔之顛倒是非肆言無忌在小人今之顛倒
是非肆言無忌乃在號爲君子者彼以其發於感激
動於意氣干冐刑誦搏擊權豪偶成一二事自負以
不世之節非常之功持此以立赤幟號召一等浮薄
輕進好言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　上行私公卿大
臣動見掣肘一不快意便攘臂而起每詫於衆曰某
所建白　上所聽信不必下部也或又曰某嘗進言
於首相渠不見聽將乞歸也以此挾制六卿決裂紀
綱臣之聞有此風久矣第與大學士申時行等仰奉
德意示以公平付之罔聞冀其悔悟不欲使有比周

之名以爲清明之累不意彼乃揚揚自謂得志無敢
阻撓日甚一日如御史江東之給事中王士性御史
李植同日三疏聯袂而上譁然群攻吏部尚書楊巍
并及大學士申時行橫口詆排期以必勝此何爲者
哉蓋其事起於御史丁此呂受給事中王亮指使借
科場事以傾給事中戴光啓而波及諸臣歸重於侍
郎高啓愚出題一節其舜禹禪受之語出自誠意伯
劉世延亮曾疏荐世延爲士論所不齒會世延謝疏
中誣揑有司長短光啓劾之語侵王亮亮深以爲恨
遂相與密謀徧扯先後場屋諸臣而摘禪受事以實

世延之言而聳動　上聽夫人臣謀逆大惡重誅裝
居正已死無可證矣指不可証之事而中人以不可
測之禍而巍據事𠫊論謂此排陷可乎言官效忠雖
死不避譴責投荒昌言臣若今處一妄言丁此呂謂
之巧塞言路可乎凡人所阿附必其怙寵擅權假竊
威福者也今威福在　上時行妄干與否　上所洞
知有何可阿附而巍阿附之乎臣竊謂剛方端亮如
巍固非阿附之人而公清愼正如時行亦非人之所
可阿附者也前時御史朱璉鐫剌播弄搖動閣部大
臣賴　上聖明深燭其奸旋行斥遠而國論始定方

今之事何以異此夫正人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
正人爲邪惟在辨其所以爲邪正之實而已古今治
亂之幾實決於此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安有調
停邪正之間而可以爲治者顧　聖明留意乖察臣
碌碌伴食初無他長恐負　愚私靦顏就列望輕不
可以服衆才短不足以率人獨耿耿赤心何敢自昧
若知賢而不能保知不肖而不能遠臣死有餘辜自
且不瞑故敢進其狂言伏望　皇上將臣先賜罷斥
以謝言者然後徐議諸臣孰是孰非孰邪孰正孰輕
孰重惟　上所去留若　聖鑒已定臣言不爽乞將

温旨勉留申時行楊巍二臣以存大臣之體仍調丁
此呂於外以安大臣之心切責科道官令後務虚心
平氣分别人品先公義而後私怨毋緝緝翩翩以搆
讒毋翕翕訿訿以立黨各守職分務期共濟庶以定
國家之議而消黨比之私臣卽填溝壑無恨一言或
妄萬死不辭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得
旨覽卿奏具悉忠猷讜論朕知道了卿爲輔臣正當
主持國是表率庶寮豈得遽爾求去宜卽出贊理吏
部知道

乞休致疏十一年四月初二日

先該臣奏爲乞辨邪正以消黨比事奉　聖旨覽卿
奏具悉忠猷讜論朕知道了卿爲輔臣正當主持國
是表率庶寮豈得遽爾求去宜卽出贊理吏部知道
欽此臣伏讀感激至於涕零非常　知遇莫酬萬一
況承　温諭敢復言去但臣私念主持表率　皇上
責臣以大義敢不夙夜勉圖祗承　德意顧揣已量
力稱塞甚難前所謬陳正爲此故論似讜而寔顙忠
欲效而寡猷徒以犬馬微誠冀動　天聽臣之不職
已見於此矣兼之年近六旬身嬰百病頭搖齒豁耳
聵目眵步趨不前痰嗽時作精神虚耗恍惚健忘寖

勿縈幾何能贊理徒妨賢路恐負　恩私伏望　皇
上鑒臣悃忱原非矯飾容令休致特放歸田别簡名
流俾參政務主持於上而國是定表率於下而庶寀
從啓衆正之門錫和平之福俾臣得優游畎畝歌詠
太平自茲以往有生之年皆　上之賜也臣不勝懇
切籲祈之至得
旨卿恪慎忠貞朕方倚任昨奏朕已嘉納了何再乞
休宜遵旨卽出贊襄化理吏部知道

再乞休致疏四月初四日

先該臣以衰老不職懇疏乞休奉　聖旨卿恪愼忠
貞朕方倚任昨奏朕已嘉納了何再乞休宜遵旨卽
出贊襄化理吏部知道欽此臣一介豎儒行能無似
徒以講讀之舊過蒙　特達之知　親發綸音拔置
左右此在　皇上爲非常之恩在古今亦非常之遇
也自分披肝瀝膽碎首殞身不足以仰稱　恩私圖
報萬一茲奉　温諭奬臣以恪愼忠貞慰臣以倚任
嘉納而責臣以卽出贊襄臣雖至愚政不祗承　德
意顧臣衰病前已備陳其頭動目眵痰嗽喘急内侍
所親見聞至於怔忡健忘則腹心之疾臣不敢謾言
以干罔　上之誅中自省循寔不任是非甘媮惰求

便已私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臣求去本緣不能卽令復出豈能襄贊夫力所能爲隱而不盡以負國恩罪也力所不能爲靦顏就列以妨賢路亦罪也臣欲逃罪故不憚屢陳伏惟　皇上矜憐俯賜允從放歸田里臣情迫詞促不知所裁赤子哀號侍有父毋在上而已干瀆　宸嚴無任戰慄惶悚之至

得

旨果有旨趣卿卽出何又上疏求去殊負朕眷倚宜卽進閣視事愼勿再辭吏部知道

衰庸不職自致人言乞賜罷免疏六月十二日

本月初九日臣出到寓偶閱巡按宣大御史陳性學論臣不知其中所言何事伏念臣一介豎儒遭逢明聖行能淺薄學術迂疎備數詞林叨陪　講幄通籍以來忝二十年矣荐被　知遇擢置樞機謀猷不稱其官　寵榮已過其分頃以　國是搖奪　朝議混淆萬不得已一效悃忱再乞休致致必犯乎衆口而志亦決於引身矣伏惟　主恩無量臣節未酬乃數慰以　溫綸又　特勤乎中使謂臣言去何忍萌此心故臣感泣不遑恤其後非肯庸保祿之計寔區區戀　主之情然見幾不明爲謀已晚竟被口語固亦有由詎敢尤人乃其自取伏望　皇上俯從哀籲特　賜矜憐深鑒愚衷先行罷斥仍將陳性學所論宣示在廷如果臣身別有罪狀形迹顯著公議不容竊伏斧鑕以待誅譴臣不勝戰慄俟　命之至得

旨卿啓沃贊襄忠勤端亮朕眷倚方殷妄言的已有旨了宜安心輔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再乞罷免以謝人言疏六月十三日

先該御史陳性學論臣衰劣不孚輿望奉　聖旨輔臣國忠誠直亮朕所簡注近屢疏求去已特頒諭慰留了前有旨不許附和求勝陳性學如何又來奏擾

姑罰俸半年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臣自陳衰庸懇恩賜罷免奉　旨卿啓沃贊襄忠勤端亮朕眷倚方殷妄言的已有旨了宜安心輔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奉職無狀致被人言方恐罹席藁以聽處分敢望　聖明曲加恩庇褒逾華袞溫溢春陽灼知附和求勝之情慰以安心輔理之諭臣何功能徼玆　寵遇伏讀流涕百身莫酬竊又因言警心撫躬思過臣頃以邪正混淆是非倒置而冒昧具疏乃以邪正混淆是非倒置而反責於臣是非邪正竟何所歸此在人心自有公論臣不暇辯既奉　明旨慰留

大學士申時行尚書楊巍而調丁此呂於外蓋　皇
上未嘗不過聽行臣之言而臣本意惟欲定國是正
人心亦未嘗忌嫉諸臣而必欲排之去此或其疑誤
亦不足深辯第其狀臣衰劣昏眊頭搖齒落體儒神
疲不顛則仆卽使臣自狀無以易此又謂大臣難進
易退宜懇疏求去不俟終日乃猶遷延顧望於兩月
之間此雖未必知臣之心而其義則正伏望　皇上
律臣以大義而削臣使歸田里果如陳性學之言臣
一日罷去卽可以定人心安正人振治化也是臣之
去爲倍於留也　皇上又何惜一衰劣昏眊之臣而

不早爲國家計也再照言官論列乃其職守縱有過
當亦在優容　皇上濬哲寬仁求言納諫卽有犯
顏觸諱亦不深罪今乃爲臣而重罰言官則臣之心
愈不安而臣之罪愈不解矣伏望　聖明併加原宥
臣雖褫職跧伏草野心無所憾得
旨卿協恭輔政朕方切倚毗豈可遽以浮言輒自引
避宜遵旨卽出佐理以副朕慰留至意不必再辭吏
部知道

三乞罷斥以杜讒害疏 六月十五日

昨該臣再疏乞身奉　旨卿協恭輔政朕方切倚毗
豈可遽以浮言輒自引避宜遵旨卽出佐理以副朕
慰留至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章句末流
叨備　旃幃法從自詞林坊局洊歷清華驟登密勿
由頂至踵孰非　皇上生成大恩自顧此身雖碎爲
微塵何能仰答萬一頃緣衰劣橫被人言再疏陳情
伏待黜削過蒙　溫諭勉留再三身非木石能不感
動忍復言去以負　眷懷顧臣今日有萬不得已者
皇上推赤心遇臣眞如父母區區私情不卽披露更
復何待頃來臺臣比黨爭勝恣行胸臆無論是非一
經指摘不去不止謹按　憲綱一欵內外大小衙門

官員但有不公不法等事須要指陳實跡明白具
奏若係機密重情實封　御前開拆並不許虛文泛
言若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又一欵凡
糾舉官員生殺予奪悉聽　上命若已有　旨發落
不許再劾載在　會典昭如日星今乃任意橫行全
不遵守如陳性學在差本當由通政司封　進其所
論臣撥拾舊事已經　明旨處分又非別有不公不
法等事及機密重情也乃徑遣人役從　會極門投
進縉紳傳聞無不駭異然則各處本章皆得直達而
通政司可無設矣臣雖衰劣荷蒙　皇上屢次慰留

又　特遣中官　手勑宣諭不但有　旨發落而已
尚敢玩視倡言再劾恬不爲意彼私黨已成氣燄漸
盛稍侵其類則群起交攻或居中密圖或揚言鼓衆
不得于此事則藉口于他事不得於此人又假手於
他人蓋有鱗可批顏可犯而言官不可少指者　命
可違法可亂而彈章不可少議者將來大臣拱手聽
命重足屏息人人自危接迹求去又不獨臣一人而
已故其黨公言政不宜在　宮闈不宜在閣部而惟
在臺諫爲宜夫政自　上出卽　宮闈閣部且不可
干況臺諫乎何肆言無忌如此彼陳性學人役徑自

請　闕而所司不敢問舉朝不敢言誠畏之也臣若
不去誠恐衆侮朋譏一倡群和後來者紛紛且煩瀆
聖聽雖　皇上優禮大臣能保全終始而臣愚積被
汙衊亦何施面顏區區一身不足惜將　內閣之體
日益輕閣體既輕而　朝廷之威重不無少損矣伏
望　聖明矜允削籍放歸庶免醜詆以至辱國仍
詰問通政司是日陳性學本曾由該司封　進否然
後知其橫恣交通之狀及臣愚萬不得已之情干冒
宸嚴無任惶恐得
旨卿忠猷直節朕已眷知豈人言所能讒害宜遵屢
旨卽出贊理不必介懷陳性學本是否由通政司封
進都察院查看了來說

乞休致疏六月二十三日

先該臣橫被人言三請罷斥未蒙　俞允屢奉　溫
綸　皇上或以　帷幄舊人章句薄伎不忍遽棄俾
圖後功而臣才微恩重福過災生復蒙　矜憫賜假
調理臣因得杜門靜攝問藥延醫數日以來脾泄稍
止而元氣虛憊精力衰頽恍惚健忘怔忡少寐積痰
時生眩暈右臂幾成痿痺徧詢醫生徐春甫江應宿
等皆言病在腹心非旦夕可效竊念　政本重地

密勿繁幾卽使臣少壯堅強而淺中狹器尚不能仰
贊萬一況今衰病如此若復怙寵私便伴食苟容誠
恐上孤　聖主之恩下妨賢俊之路外速患得患失
之誚內傷知足知止之明將來鄙臣者日益甚摘臣
者日益多　上雖存舊錄勞欲保全其終始而不可
得矣故敢不避煩瀆昧死再陳如蒙　鑒體愚悰
特准休致別簡名碩共佐休明令臣優游田里獲保
餘年則自今以往尺寸之膚皆　皇上之賜臣無任
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碩望素孚忠勞茂著輔理重任朕眷倚方殷

已屢有旨慰留如何又引疾求去宜亟出視事不允
辭吏部知道

又乞休致疏六月二十六日

該臣具　奏以疾乞休奉　旨卿碩望素孚忠勞茂
著輔理重任朕眷倚方殷已屢有旨慰留如何又引
疾求去宜亟出視事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誤蒙
知遇拔置禁帷已踰一年未樹分寸有何譽望有何
勤勞敢當　慰留敢當　眷倚伏讀流涕寢食靡寧
安臥則疑於偃蹇以孤　上之恩嗣陳則嫌於煩數
以瀆　上之聽臣雖至愚亦知分義已起而又仆欲

出而復止展轉累日神魂若驚前疾愈增夙心愈苦
竊念微臣仰負　委任蓋非一端而言者尚未之及
也敢遂言之大臣之義在定國是今黑白混淆紀綱
紊亂國是如此而臣不能定一宜去大臣之義在正
人心今流言廣布讒說肆行人心如此而臣不能正
二宜去大臣之義在保安善類今用一人朝賢暮佞
持一議甲是乙非大臣數見詆排老成皆無固志善
類如此而臣不能保安三宜去其他纖細不可枚舉
則臣不堪輔理之任而有傷　皇上知人之明亦審
矣是以思日益深懼日益切臥日益久曠日益多雖

言貌食飲亦猶夫人而精神志慮盡失其故無病之
形有病之實日復一日深而又深此昔人所謂伏在
膏肓扁鵲望之而走者也伏望　皇上察臣下情原
非矯飾憫臣餘齒漸迫桑榆假臣以既衰之年與臣
以自全之路在微臣審已而處既遂長林豐草之思
在　內閣得人而重可免黨近堂卑之誚且臣之去
留何足輕重假令　國是果定人心果正善類果能
保安則終朝三褫臣不爲羞衆口交攻臣不爲辱不
然雖使臣終身鼎足寵絕百僚猶爲頑頓無恥隽詬
無節者耳豈不貽天下萬世之譏爲近日言者所笑

臣昌昧呼號無任激切戰慄之至奉
聖旨卿爲國忠誠朕已洞鑒正賴一心協贊以匡維
治理如何又有此奏宜體朕屢旨眷留至意即出視
事毋得再辭吏部知道

恭陳謝悃疏

本月二十九日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齊世臣
等一本爲申明大臣之義懇乞　聖明　勅賢輔速
出佐理以重政本事伏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大臣
係朕股肱倚托甚重不宜以言語小嫌固求自便科
道官朝廷耳目言事須秉公據實審辨是非不得任

意叅言遑私求勝以傷大體輔臣國已屢有旨慰留
還着鴻臚寺官宣諭朕意即出輔理該部知道欽此
本日該鴻臚寺卿楊宗仲等到臣寓所恭宣　聖意
臣謹力疾望　闕叩頭訖除次日報名　赴謝外切
念臣先以人言乞罷繼以病假乞休並荷　温綸屢
加慰諭正擬亟趨　上命仰副恩私豈謂申勑所司
復勸　宣諭　聖眷優渥何有豎儒蓋意股肱之誠
良廉有級而益遠且思倚托之爲重身近罍而難投
故藉　寵遇之隆以存　內閣之體　寢衰或出於
此愚臣則非其人聞召命不俟駕而行揆分義敢就

家而臥但知臣者信不知臣者疑待　宣諭而後出
見以爲僨蹇而有所要聞　宣諭而即出見以爲貪
昧而未肯決自非　聖明安能洞燭　天威咫尺形
跡不敢自嫌　天語傳宣　恩眷不可辛負寧拂初
志勉須後圖誓捐百身莫酬于萬一甘冐九死豈憚
夫再三念微臣之去就何足重輕顧善類之屈伸有
關理亂伏望　推廣德意保惜老成大臣猶楩楠也
取其閱歷多年而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欲其流
通無阻而息其風波試觀九列濟濟師師庶幾弘治
之盛更察群言瀹瀹訛訛永鑒小旻之非臣無任激

切感恩之至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見幾不決再致人言懇恩休致疏七月十九日

昨該文書官劉愷傳到文書內有南京禮科給事中
伍可受一本叅論臣靦顏固位撫辯不經乞賜罷免
臣不勝錯愕不勝悚懼如臣居鄉頗知自好雖五尺
之豎莫敢或欺在月旦之評有何不滿至與權奸相
忤此則中外共知即襲于奉親之諱止避其名縱鄙
夫趨勢之深何嫌其號况當未柄先媢何爲怙恃寵
榮平生深恥不自意猥擢樞機之任遝蒙　特達之

知伴食無聞覆餗是懼頃緣　國是不定冐昧有陳
以致衆口滋多詆排不置頻瀆尚承于　天寵慰諭
不替於人言欲去復留方卧强起身非貪慕乎祿位
心實顧戀乎　恩私坐此謗議叢生咎在乞身不早
豈曰傲狠良亦贛愚疏中偶引　憲綱意欲申明法
紀匪伐言者安用生疑自反信然奚暇置辯竊念臣
資稟素弱精力寖衰振厲不前昏耗日甚心所謂正
者彼目爲邪心所謂非者彼目爲是言一出已不厭
乎衆心身復留豈能勝乎衆口况　內閣非優老之
地輔臣非竊祿之官若苟且歲時無裨於　衮職即

自甘頑鈍有玷於班行故不愛其身以徇國者臣之
分也然不失其身以重國者臣之義也與其久處非
據以妨賢俊之途孰若勇退急流以安止足之分該
科所言不爲無見亦愚臣近日屢疏懇求之本心也
伏望　皇上察臣才品本屬凡庸憫臣控辭原非矯
飾　特允休致放歸田間庶使玉碎瓦全之誚可解
於人言而排善亂政之憂不見於他日矣臣無任激
切懇悃之至奉
聖旨卿竭忠持正近累疏引退爲朕勉留眷倚方切
這誣善游詞何足介意宜照舊安心輔理不允辭吏
部知道

乞容休致并宥言官疏七月二十二日

本月十九日該南京禮科給事中伍可受具疏論臣
奉　旨輔臣贊襄密勿朕簡任特尊若無大過重情
豈可輕言妄詆許國屢乞休奉旨宜諭慰留纔出視
事伍可受輒又摭拾浮詞肆行排斥姑着降一級調
外任用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臣具疏乞休奉　旨
卿竭忠持正近累疏引退爲朕勉留眷倚方切這誣
善游詞何足介意宜照舊安心輔理不允辭吏部知
道欽此臣感激　恩遇優渥殊常謹望　闕叩頭伏
地流涕竊惟　人主以任相爲明亦以容言爲大人
臣以致身爲義亦以揣分爲安臣束髮受書徒知章
句至於世務之浩繁人情之機變素未諳曉通籍以
來稍稍學習而迂疎顓拙終不改其愚心比在經帷
史局教胄翼　儲猶得自掩其短旣陪　密勿叅任
樞機上之不能匡扶　主德以助隆平下之不能表
率官僚以成寧一又況鎮定觧紓調劑茹納皆非其
長譬之駑才跛足步千里塗不蹶則仆矣以故言一
出而衆輒譁身一留而議滋起如是不去誠恐譁者
益衆議者滋多使頑鈍無恥之人備員左右則　朝

廷辱使師尹具瞻之地數見醜詆則輔弼輕薄劣如
臣固不足惜而關係國體深可惜也伏望　聖明深
鑒悃誠　特准休致則在臣旣免於煩瀆而在人自
息其浮言矣再照自古哲后無不優容言官故言及
乘輿尚爲改容況事關臺閣尤當待罪今伍可受責
臣不去義亦非過乃其風聞有誤心或無他昔唐太
宗嘗謂執政亦宜受人諫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今爲臣而降調可受是　皇上寬仁臣不能受諫非
所以厲群臣而廣言路也其伍可受合無　俯從矜
宥俾復原官或量加薄罰以示警戒則保全大臣之

體與優容言官之度兩得之矣臣不任激切願望之
至奉
聖旨朕眷倚忠賢優崇國體已屢旨留卿如何固求
休致妄言的已從輕處了卿宜即出輔理不必再辭
吏部知道

再救言官并乞休致疏

本月二十一日該臣具疏乞　容休致併　宥言官
奉　旨朕眷倚忠賢優崇國體已屢旨留卿如何固
求休致妄言的已從輕處了卿宜即出輔理不必再
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本迂疎腐儒備員章句遭逢

明聖致位台階閱歲以來輔理無狀其不諳世務不
達人情豈惟一二鄉曲一二言官以此量臣而臣亦
以自量矣近因人言累疏乞身　眷遇非常數蒙
慰諭臣竊自惟　天寵優隆涓埃未報䩄勉以即出
臣何忍負　天威咨邇震驚靡遑既戒以毋辭臣何
敢違況屢乞而復留屢留而復乞疑臣者不以為欺
謾則以為要求譏臣者不以為固位則以為患失然
臣心自信亦何所避但念臣雖不才列在　左右官
雖不稱號為孤卿猥遭詆排勢難展布有靦面目再
玷班行一發言輒玩而若罔聞百執事或侮而相竊
笑曰此夫卿曲某某之所鄙薄者也此夫言官某某
之所譏彈者也豈不褻　朝廷之尊損　內閣之重
乎至于伍可受降調臣愚意以為重而　聖心猶以
為輕是　皇上難以去臣故易於處言官臣愚不惜
一身欲以申言官之氣　皇上乃不惜一言官欲以
安臣之心自古明君優禮輔臣未有如我　皇上而
遭逢幸甚亦未有如臣今日者臣伏讀稽首詢知出
自　御筆改定仰見　聖心萬倍　眷注不覺涕淚
之交下也顧中外臣工未必盡知則謂臣飾虛詞以
眩觀聽非其本心使臣心愈不安而疑臣者愈衆是

以不避煩瀆再為申　請儻從薄罰准復原官則臣
之罷去為有名而　皇上之聖德為益光矣且臣之
留也旅進旅退曾無補於國家而臣之去也雖進易
退或有關於風教是臣屢乞休致非敢潔身以為高
亦期不負　恩眷之厚以圖報答於萬一而已臣不
勝感激悃款之至奉
聖旨卿疏再救言官具見雅量朕知道了大臣以君
命國事為重卿勿堅持去志宜即出輔理以副眷懷
吏部知道

冐罪陳悃引例乞休疏二十七日

畔該臣三疏乞休奉 旨卿疏再收言官具見雅量
朕知道了大臣以君命國事為重卿勿堅持去志宜
即出輔理以副眷懷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伏讀頻
首不勝感戴不勝驚懼 皇上之尊天也其威命雷
霆也今臣屢疏瀆不即 譴斥乃蒙 褒以雅量
戒其堅持且謂大臣以 君命國事為重雖父母之
諭子未有溫于此者臣雖至愚極陋亦有耳目心胷
顧敢負 恩方 命違 天而干雷霆哉然而臣區
區愚心有萬不得已者蓋 皇上之命臣非徒以祿
位寵榮之也欲其任事而已大臣之任事非必能奔

走躬親之也欲其率人而已今臣數被詆𠼪既已不
能率人縱使再列班行又何以能任事竊覩同事二
臣皆寬裕有容恪勤無懈足任國事獨臣淺中狹植
蠢質褊心力弱難勝氣麤易動每有所觸輙任其愚
偏及於中跛蹇於外怔忡眩瞀頃刻健忘流涕太息
對人訐語自昔所謂清狂不慧方今之所目笑而譏
者也以為棟則撓以為輿則折雖纍千百何足重輕
久處非據適足以誤 朝廷而速官謗耳故臣非不
知順 命為恭趨事為急但其自知甚明自量甚審
假令有分毫裨益臣何愛於髮膚然而不能也及今

臣罪未著 上意方殷不以此時披瀝悃誠引分求
退至於力索計窮氣壹行曠辱 君命僨 國事然
後褫臣之官削臣之籍庸有及乎況今耆碩在位賢
俊滿 朝藹藹吉人惟 上所命使任國事者不患
乏人如臣衰病庸劣譬之江湖渤澥乘鴈雙鳧其飛
與集不為多少是以俯揣分義仰恃 恩私奉 旨
愈溫而陳情愈切不自知其戇且數也查得 大明
會典內一欵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隆
慶中大學士陳以勤年僅六十疏請休致荷蒙 恩
允 優詔歸田今臣德望雖不敢妄擬前人而其年

歲實與相類伏惟 聖明特照前例以 豫耆之遇
以勤者遇臣則 國家登庸輔弼既非具數而臣卧
優游畎畝亦有餘榮矣臣不勝惓惓私願奉
聖旨卿累疏誠懇朕非不體悉但樞機重地和衷共
濟倚藉正殷豈可獨遂高尚冊禮在邇卿宜亟出將
事毋得又有所陳吏部知道

辭免殊常恩命疏 九月

本月初五日准吏部咨節奉 勅旨國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餘官照舊廕一子與做中書
舍人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仰惟

皇上以雲南獻俘加恩内閣優叙首輔誤及愚臣臣
戴　德如天置身無地竊念積年逋寇一朝蕩平機
宜本斷自　宸衷文武咸遵乎　成筭即封疆力戰
之士不敢言勞豈　帷幄持議之臣所能與力况如
臣者才品庸劣學識迂疎承乏自慚致多口之交訾
伴食無狀方乞身而未能僅守章縫詎聞軍旅分毫
莫效　寵賚奚堪孤保以兼　官銜　掖垣並躋
殿直秘書延賞華衮　錫褒萃此榮名濫乎涯分竊
恐器之小者難以大受福之過者或至災生僥倖何
安神靈所忌且衣　御府食大官孰非　上賜雖涓

髮膚披肝膽莫能仰酬報稱已難　忍施彌厚將使
戰士解體徒令信史遺譏伏望　聖明鑒察愚誠收
回　成命俾仍舊職勉爲後圖庶名器不輕於假人
而分義可安於知足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得
旨平夷獻逆捷功殊常卿協忠運籌茂著勞績加恩
眷酬已有成命宜欽承勿辭吏部知道

再辭恩命疏

先該雲南獻俘　皇上加恩閣臣　特賜秩䕃臣具
疏辭免奉　旨平夷獻逆捷功殊常卿協忠運籌茂
著勞績加恩眷酬已有成命宜欽承勿辭吏部知道

欽此臣捧到部咨恭請　明旨益增感戴益增悚惶
竊惟秩䕃　天寵也臣敢不對揚　批答天命也臣
敢不祗順但莫大之福不可以僥倖非常之數不可
以冒叨臣承乏　閣直僅及歲餘事每因人居慚伴
食滇雲之事尚未知其顛末　帷幄之功豈得分其
勤勞藉　九重之威靈從二臣之提挈會逢其適坐
觀厥成决策運籌既不可與二臣同論功孤卿世䕃
又豈可與二臣俱受賞矧臣行能淺薄衰病侵尋撲
忠自守　上心或信其無他屢疏乞休人言尚責其
不去時以　宮闈授　冊又當　聖壽之[illegible]儀

山陵戒行宜在　扈從之列力疾强起初志未忘豈
以欲辭之舊秩尚稱塞而未能乃於非望之　新恩
敢冒昧而輙就則引疾求退前時之數　請徒爲虚
文而固位妨賢衆口之交議皆有實據怙　寵若此
貽誚謂何且臣居家不能教子顓蒙失學騃稺無知
向齒冑於成均已爲過分今任官于秘省尤屬濫
恩使臣既慚負乘之招尤又懼家門之履滿伏望
皇上察其誠懇　允其控辭所有　内閣加恩將臣
獨　賜停免庶使器量無溢而功實不淆臣無任激
切祈禱之至得

旨覽奏具見謙愼但敘功加恩　先朝彝典卿弼贊
忠勞宜膺殊眷勉承朕命毋得固辭吏部知道

旱災乞罷疏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竊見去冬不雨至於今夏三時亢旱仰厪　聖慮齋居引咎步禱　郊壇心極勞瘁身被布素主憂如此臣義謂何復以守令貪殘黔黎愁苦前席幄次親發德音臣等伏覩　皇上敬　天勤民眞切懇至然又躬行節愛匪事空文虛已聽言轉圜從善如停內操減歲造蠲租稅錄謫遷中外之所傒志而想望者一朝實見諸行事萬民鼓舞歌誦　聖明夫人心悅則

天意得而膏澤尚屯罪在臣等漢世遇災異則策免三公良以燮理所司官不必備應災脩政當自近始今　內閣諸臣如大學士申時行王家屏及新起王錫爵皆能祗德同心仰贊治理獨臣以庸劣濫備樞機每懷伴食之羞徒貽竊位之誚況衰病侵尋精神恍惝朝以忘夕力匪從心向嘗乞身屢有陳請　主恩無量欲報未能茲當恐懼脩省之時豈是優游苟安之日且今新補將至舊德在茲寬宏精密臣不如時行敦厚篤誠臣不如錫爵剛方正直臣不如家屏藉令臣在如一羽之有無何足爲多寡語云和致祥乖致異臣本迂疏上之不能體　一人之和德以迓天地之和次之不能協二人之和衷以倡朝野之和何以使大小相信議論不煩氣脉流通形迹無間今者乖異意臣致之雖伏斧鑕亦無所恨　皇上儻以備員　左右曲賜矜憐亦乞薄示褫奪放回田里別簡名賢俾參　密勿庶幾燮調有賴災變可銷臣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得
旨卿輔弼重臣協恭持正旱災脩省正宜匡朕不遽豈可引咎乞休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謝賜衣帶疏十月十二日

臣仰荷殊恩不勝感激伏念臣碔砆下品章[illegible]庸流慚負圭璋特達之知誤參絲綸密勿之地頃陪　法駕再閱　壽宮幸叨有事之榮敢望非常之數恭惟皇上神謀獨斷　睿覽旁通折盈庭之論於片辭定卜世之符於俄頃詎臣愚陋所能贊襄而　虛度弘恢　謙光下濟再承　晝接備極　春溫仍　軫扈從之勞特出尚方之賚乏一絲之助而服被七襄懷三褫之虞而圍橫萬鎰龍腧同列優比元臣番則有餘安而且吉敢不益堅砥礪矢竭彌縫七尺尚存雖捐縻而不悔十籌可效即頂踵其奚辭伏願　愼節

起居永綏壽祉　信王命如綸如綍一成而不可
移審官材爲瑜爲瑕兩形而不相掩　環四海以
爲帶所在效珍　撫萬年而垂衣無庸補袞臣無任
激切感戴之至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辭免恩命疏二十九日
本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給由事奉　聖
旨許國簡任密勿匡贊忠勤茲一品考滿勞績茂著
着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照新銜給
與誥命欽此備咨到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臣聞虞

廷三考黜陟幽明周官六計旌別淑慝故功伐不可
以虛冒寵幸不可以屢徼伏念臣猥以豎儒備在
帷幄謬叅　密勿之重叨承　簡任之隆竊自省循
實難稱塞論功伐則三載于茲雖協寅恭莫資謀斷
何者可以弼　主德何者可以佐民生有何忠勤有
何勞勣此之謂虛冒即殫愚誠所效者薄矣論寵幸
則三載于茲致位孤卿藉名館閣或以宮闈之營構
或以疆埸之捷音上晉穹階下延懋賞此之謂屢徼
即輸微勩所酬者奢矣夫功薄而厚饗必召天殃寵
奢而儉報必速官謗況自保而傅兼德義之司由子

而孫叢齒胄之靡榮華益盛保持益艱此愚臣所以
傴僂循牆戰兢集木俛躬跼蹐而籲　天控辭也語
出由衷情非矯飾如蒙　皇上鑒察悃誠收回　恩
命黜幽別慝請自臣始使苟安愚分稍仍止足之常
庶警惕人心丕振勸懲之典臣無任屏息待　命之
至得
旨卿忠誠直亮輔理勤勞考績加恩乃國家彝典宜
遵成命不允辭吏部知道
辭恩請卹并乞歸葬疏九月初二日
昨臣具疏懇辭秩廕奉　旨卿忠誠直亮輔理勤勞

考績加恩乃國家彝典宜遵成命不允辭吏部知道
欽此臣伏讀感泣　君命至重臣雖愚昧何敢悖違
顧臣父贈少保大學士鈇臣母贈一品夫人汪氏淪
謝有年未襄大事萬不得已至情請爲　皇上陳之
臣家世貧寒朝夕不給生稟孱弱疢疾夙嬰非臣母
十年乳哺無以有生非臣父十年教訓無以有知乃
臣父母幸及見臣之中式而不及沾臣之祿養辛壬
兩歲相繼云亡于時地無卓錐舟鮮助麥倉皇藁殯
依寄祖塋至今兩喪尚在淺土而臣淹留　京國二
十餘年屢奉　褒章未遑卜兆終身飲恨負罪何言

惟是春秋窀穸之事若有待于　九重一命之恩者
頃歲臣妻累封恭人贈一品夫人汪氏早共艱難中
復捐棄向當存日曾受　誥封若不揣講讀之備員
或亦可覬　特恩之故事然而趦趄不敢請者正以
情事未及伸耳夫以父母之故不敢請于妻又豈忍
以身之榮不念及于父母茲幸臣滿得叨　上恩仰
稽彝典既不可以固辭竊比移封或亦可以曲請伏
惟　皇上以孝治天下以仁體羣臣乞囘　恩光用
賁泉壤以榮臣之生者而哀死以裕臣之後者而光
前存歿皆安幽明並感雖禮所未有固可以義起而

情所欲窮尚得以變通臣又聞惟送終可當大事惟
親喪自盡乃心遠有輔臣給假之例臣不敢妄援近
有首臣歸葬之假臣不敢僭引獨臣犬馬之齒巳長
馳驅之力不前衰病相尋精神益倦即使立朝　君
恩固難以盡報儻容還里子道庶免于全虧更望
皇上深憐迫切之情　特准休致之請庶使必躬必
親子情既畢而知足知止臣分亦安九原有知當自
效於啣結七尺尚在何敢後于捐糜臣無任皇恐待
罪之至得
旨卿辭恩爲親請卹具見孝思卹典准給與恩命勿
辭大臣義先憂國家事宜令卿男代理豈可遽自引
去所請不允該部知道、

辭恩請假疏九月初四日

昨該臣奏爲辭　恩請　卹陳悃乞歸以畢子情以
安臣分事奉　旨卿辭恩爲親請卹具見孝思卹典
准給與恩命勿辭大臣義先憂國家事宜令卿男代
理豈可遽自引去所請不允該部知道欽此臣庸何
功能冒茲　榮遇有加無已所　請輙從既　曲體
臣情以厚臣親之葬復　容令臣子以代臣愚之行
眞同父母之仁慈備悉家事之周至雖摩頂至踵莫

報　恩私獨所懇辭未蒙　俞允臣　寵如故臣心
何安竊惟篤於父子之親者不可易以榮名明於君
臣之義者不可動以罔利臣雖愚不肖嘗奉教于先
君子矣區區私心豈不知秩廕爲華　綸璽爲重然
必辭彼而取此者爲父母故也今旣徼不可必得之
恩以施於不知所報之地　澤及枯骨　光照下泉
臣父母榮君更生死且不朽卽世世子孫皆拜　皇
上之賜也而臣復濫名器叨世延旣遂其妄祈且
不失其所欲避是其始而求之也得秦望蜀蓋可比
於乞墦饜而受之也取熊兼魚賤何殊於登壟借此

餌彼兩利俱收如握奇籌如索美價始謂辭賞以博
卹今並賞而取之是欺　君也欺　君者不忠始謂
乞身以畢葬今得葬而安之是忘親也忘親者不孝
非忠非孝不可以爲人臣何而目立於天地之間何
顏色列於班行之上如此心慚愧何如天下後世皆
議何此臣所以碎肝裂膽萬辭而萬不敢承也伏望
皇上察臣誠悃准臣辭免行臣之初願以全臣所以
爲人臣生當隕首歿當結草所有乞歸一節已奉
明諭森嚴未敢急遽陳瀆但臣三子一在襁褓見承
恩廕實惟二人長立德受業胄監次立功守職秘書

俱屬嶄家尚疎閱歷典章世故多所未諳相卜經營
豈能如式固須臣一親往庶得自盡乃心茲承　郵
典謹遵　聖裁令臣二子先行剪萊定域鳩工聚材
預諏合壙之期用待躬送之　請彼時伏惟　憐准
許告暫歸庶一朝休沐之暇可畢生平桑梓之思而
九原長瞑之蒐可贖累年暴露之罪矣臣不勝懇悃
哀鳴之至

疏入上遣文書官宋坤賫傳　聖旨不允緣輔
臣蒙累大學士申時行等因題　皇上優厚閣臣
特踰常格郎在臣等亦有光榮豈敢代爲陳情仰
體　德意但臣子分義以寡取爲廉　國家彝典
有虛施爲通例臣因前疏意本爲親因有所辭故有
所以陳令既備賞其請而又不聽其辭斯請者涉
于過求辭者嫌于矯飾即臣等旁觀尚爲踧踖豈
臣國身受爲而自安必且再疏控陳上煩　聖聽
臣等竊謂　誥命廕子應　准辭免加官仍令欽
承庶爲允當謹擬票進　覽得
旨卿屢辭恩命具見廉讓誥命廕子准辭免加官
宜勉承須勿再辭家事已有旨令卿男代理亦不
必預請給假吏部知道

爲子乞假疏九月

先該臣奏爲辭　恩請　卹事節奉　聖旨卹典准
給與家事宜令卿男代理欽此續該禮部題覆前事
奉　旨准照贈官品級給與祭塟欽此臣不勝頂戴
不勝感激除已報名　廷謝外竊念臣男立功見承
廕　恩備員中舍雖居文史之末局亦列　侍從之
清班在臣男固不可輒離在愚臣亦不得輒遣爲此
展轉仰佔　恩私雖守官方及一年例難給假然代
理已奉　明旨事出　特恩冒昧懇祈未敢擅便伏
乞　勅下吏部查照放回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得
旨卿男准給驛去該部知道

乞襄事以重特典疏十一月二十七日

先該本年九月內伏蒙　聖恩賜臣父母一品祭塟
又蒙　聖斷令臣子給驛代行　眷遇優隆　體悉
周至臣非木石寧不感激　國事爲重家事爲輕

君命爲重已私爲輕臣雖犬馬亭不通曉緣臣長子
立德頗習詩書稍知世務夙耽山水旁識堪輿故臣
安心付以家事臣子之行即臣之行也不幸方在束
裝遽成永訣幽明隔世悲痛切心次子立功奉　命
獨歸尚未諳歷兆宅之吉凶何從裁決管卜之緩急
無所禀承以臣親二十年越在淺土一旦蒙　恩若
不能相一抔之吉仍置之不得其所使水泉螻蟻侵
其體膚則臣於親爲不孝其苦情一也臣父毋一草
野布衣棄捐年久仰賴　聖明特遣近臣齎　九重
之命超越常格視一品之喪用　勅有司畢春秋窀

穸之事　恩禮如此閣宗事體如此重大而臣乃輕
率潦草付之稺孺不一親行委　君命于草莽滯使
華於原隰則臣子　君命不恭其苦情二也頃臣
請假又奉　明旨以閣務繁重令速出輔理臣伏讀
流涕豈以一子之亡妨廢閣務之大即強起辦事適
遇　壽宮遷梁吉典臣竟以私戚不及一陪元輔恭
詣工所而虛冒　重賜即此一事其他　閣務曠廢
可知蓋臣方寸已亂精力益衰七尺雖存百病交作
竊恐終無以報　聖恩適足以妨賢路庀家之事小
誤　國之罪大其苦情三也伏望　皇上察臣樸衷

憫臣多難放歸田里俾躬承　盛典則丘隴之游魂
既有憑依別簡賢才以自襄大政庶密勿之重地可
無虛曠矣臣無任迫切哀懇之至得
旨前旨准卿次男代行如何又有此奏閣務重大卿
宜專心贊理所請不允吏部知道

大察自陳疏　十五年正月

該吏部題奉　欽依六年一次考察京官四品以上
俱令自陳此明例也若臣之所陳請則非直爲例而
已蓋臣先以屢疏乞身未奉　俞旨　上罔責臣以
大義見謂廢公務而狥私情臣故不敢復言今當計

吏之時正　朝廷行法之際而臣於公務分毫無補
雖及四載靡所短長筭計見效徒然伴食譬之黔驢
技止此耳有臣如此將安用之夫大計者計其功能
而去留之也有功者留無問崇卑有能者留無問遠
近今臣擬崇依近而功恥能薄若復靦顏就列是法
行於卑遠而遺於貴近也不獨臣心未安又何以服
人且人之知臣固不若臣之自知數年以來奉職無
狀　聖明洞燭之大小臣工備悉之矣乃昏昧迂疎
健忘恍惚精神知慮盡失故常耳目手足不堪役使
此則人不及知而臣自知之者律以考察之條老疾

不及臣皆有之槩觀在　廷諸臣幽而當黜莫有過
于臣者伏望　皇上察臣遜避本出於誠心討臣僥
倖有妨于公典將臣罷斥別簡賢才人將曰居崇如
某尚不得以無功素餐處近如某尚不得以無能竊
位則人心益惕　國法益明時賢之路旣闢而夾輔
弘多政本之地自清而樞機增重矣臣不任惶恐待
命之至得
旨卿輔弼重臣誠愼端亮茂著忠勞朕倚任方殷豈
可引例求退宜益殫猷爲賛成治理不允所辭吏部
知道

再辭加恩疏 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昨該臣辭免加　恩未奉　俞旨更荷　溫綸不勝
感戴不勝惶懼竊惟哲后懋賞酬功以示勸也志士
感恩報效以明義也故必量其前功事果稱也而後
敢承計其後效力有餘也而後敢承若臣同事二臣
所謂前功能稱後效有餘者也乃臣則無之先該臣
以從一品歷三年滿于時褒寵已渥勳秩已崇澤及
幽冥光生封樹臣兢兢夙夜懼無以對揚　休命乃
又重以　隆施異數臣恐叨冒愈盛則報稱愈艱伏
念臣本衰病之人入春以來痰嗽不止方欲乘休沐
之暇乞不肖之身今縱未能乞身而又何可受賞且
臣時行日賛　萬幾止兼閣學五品之俸臣錫爵協
恭兩歲始進　儲宮三太之銜而臣由宗卿遽躋宰
秩官稱首于九列位並次於元臣蓋所取視二臣已
奢矣況二臣及時有爲事　主之日長而勛望方來
臣過時云邁報　國之日短而伎倆已盡臣如朽株
駑駕何敢望二臣故在二臣似不必辭辭亦爲過而
臣未可同日語也又念臣自庚辰南廱　召入卽與
故大學士余有丁朝夕同事竊見諸曹事務煩冗紛
雜一切芟潤大半悉經其手今有丁旣已先逝不在

敘錄之中而臣國乃以倖生獨被　恩命之重臣勞
何有臣心何安伏望　聖明察臣朴衷憐臣悃欵無
已則除所加　殿直不敢再辭外容臣止以舊官仰
承　新命其吏部尚書職銜特准辭免使臣明無人
非幽無鬼責是臣之感　恩更深于受　命也于瀆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得
旨覽卿奏辭具見謙讓吏部尚書准辭免以成卿美
其餘宜勉承勿辭吏部知道

救言官馬象乾疏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今日發下　御批三本傳示到臣內有御史馬象乾

本奉　旨馬象乾這廝見同類參本未允輙逞私臆牽及輔相好生無理着拏送鎮撫司打着究問了來說欽此臣不勝驚愕不勝悚懼夫言官言事乃其職耳　祖宗以來尚許風聞雖誤不究況據事直陳又何究乎臣爲講官時曾見　朝廷爲張居正奪情撻辱言官于時天地晦冥風霾四塞臣心痛憤徒以非臣職事不敢輙言豈以今日從居正之後乃復蹈其覆轍如天下萬世譏笑何費山有言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折辱之乎自古言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

事關臺閣則宰相待罪今日正臣等待罪之時豈可使負職之名又加以愎諫之罪復何顏面立於　朝堂是　上欲留臣適以驅之使去耳夫欲其入而閉之門人何從入故臣寧伏斧鑕以死不欲罪及言官卽落一級奪一俸尚猶以爲過況下鎮撫司究問乎彼言得其職有何可究近日論張鯨疏不知其幾上悉置之不問今乃獨爲臣等　發憤究問言官是使臣等得罪於天下萬世又甚於鯨也　上勿謂明旨已出不可復改先朝封還詔旨往往有之此無損於　皇上之明益足以見　轉圜從善之美矣今日此舉乃臣等去留之幾伏惟　聖明亭察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輔理無狀乞賜罷歸以懲失職疏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臣本愚戇誤荷　恩私簡置　左右垂及六載優禮隆遇逈異百僚區區一念本圖致　君堯舜使一毫訾議不得而及焉此臣之心亦臣之分也昨廷杖李沂一事臣備員輔弼旣不能潛消衆議調護于先事以清　主上之聽又不能披豁徵誠挽回于臨時以霽　主上之威致使　聖心焦勞外觀震駭而臣一詞莫措一籌莫施是且得罪於群臣遺譏於萬世失

職之罪莫此爲甚伏望　皇上將臣罷斥別選忠賢列在　樞機共濟治平宣揚　盛美臣雖竄伏田野猶仰瞻　闕廷也臣無任精藁懇祈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多年忠勤端亮正賴分猷弼違豈可遽自引退宜出輔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衰病乞歸疏十六年十月初六日

先該臣九月中以病　請假伏奉　欽依隨遣中使齎賜猪羊酒米等物臣不勝感激懼負　上恩亟欲趨命自是以來徧訪明醫迄今閱月調治無效兼之痺怖重以脾泄怔忡麻木視昔轉加如夢如醒

日復一日耳益聾而不能聽目益昏而不能視頭益
搖而不能正足益蹇而不能行徒具人形無復生意
此在平時尚難支撑况當多事豈堪輔弼蓋臣等
帷幄親臣二三僚友如鼎三足一折則傾如屋四楹
一欹則壞而臣時行身居元輔幾務專資臣錫爵臣
家屏時方茂齡謀猷協濟三人缺一不可獨臣以一
衰病參其間鼎折一足屋欹一楹得無傾且壞乎試
以犬馬齒計之長時行者八年長錫爵者七年長家
屏者九年乃又一技無他六旬餘老始而衰也生其
病既而病也成其衰病日益衰衰日益病此非調攝

之所能回醫藥之所能治也夫政本非臥病之地孤
卿非優老之官使臣居位分毫無補於 國家聽臣
歸田萬一有關於風化惟 上所裁之誠以爲偃蹇
倨傲不共 上命生死在 上臣無所逃罪奉
聖旨卿精力未衰偶疾易愈機務繁重朕方切眷倚
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自省曠職再乞休致疏十六年十月初九日

昨該臣以衰病五疏乞休奉 旨卿精力未衰偶疾
易愈機務繁重朕方切眷倚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
允吏部知道欽此夫 上不允臣辭意將有以用之
而臣自揣實無可用者臣故經生以經事 皇上於
帷幄聞之古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師道之
教訓傳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此輔臣之職誠不易
稱嚮臣謬以豎儒叨歷保傅二少之任備 青宮之
師待罪孤卿之地迄今八年算計見效可考而知也
試數其一二古平章之臣或與聞宮中起居至使人
主當遊樂而遽問其知否以存警戒今咫尺違 顏
宮門萬里臣從三臣之後竟不能贊一辭日懇懇以
起居爲請以保 聖躬甚慚於言終疏至者其不堪
輔弼可知也古并副之流尚能規其君早朝晏罷以

成中興之名今 斧扆罕御 旒扆久虛臣從三臣
之後竟不能贊一辭日懇懇以 朝講爲請以昭
聖德甚慚於永巷脫簪者其不堪輔弼又可知也古
山林之老尚能一出而羽翼皇儲今 皇長子年將
就傅 主器及期臣從三臣之後竟不能贊一辭日
懇懇以 國本爲請以副人望甚慚於商山采芝者
其不堪輔弼抑又可知也他如災害荐至戎狄橫行
朝議紛紜 國是搖奪諸如此類不可勝計此揆之
往者既無所効即責之來者復何能爲夫人之所運
用者精神也而神之所蓄養者年力也臣年已衰矣

神已耗矣惟神日益耗故病日益深　上蓋覩臣之
貌而無由悉臣之衷故以為未衰察臣之標而無由
究臣之本故以為易愈而衰實甚也愈實難也摇摇
靡定忽忽若遺東行而迷其西前瞻而忘其後旦夕
之不保何能贊襄　萬機身家之不治何能表率庶
寀即使捐軀可以報國臣固甘之竊恐徒捐其軀而
於國又無分毫之益適為天下笑耳故　上方以繁
重而不棄臣者此機務也乃臣則以繁重而恐負主
國者亦此機務也且臣目前所欲自効而未能者保
聖躬勤　朝講定　儲貳獨此三事關係最大而臣

奄奄餘氣瑣瑣樸忠惟願　皇上先行此三者而次
及其餘使臣之說行是臣含哺擊壤有以自盡臣雖
去猶留也若臣之說不行是臣衣御府食大官而不
得自盡臣雖留猶去也惟　宸衷所裁擇焉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愛卿既欲報國自効何又屢疏
求去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恭謝天恩兼陳愚悃疏　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伏承　聖諭朕倚任閣臣贊襄治理所賴分憂共念
一德相成頃者西陲不寧煩嘵沸起一切妄言朕悉
置不省昨已從首臣所奏命廷臣會議軍國大計正
須卿等主持至若冊建元儲倫序已定少待時日候
旨舉行亦須卿等決策乃卿等杜門不出交章乞休
但知潔身其如致主何今特遣鴻臚官宣諭卿等尚
念股肱之託共圖羽翼之功勉為國留亟出任事勿
復疑阻負朕眷懷故諭欽此該鴻臚寺卿楊宗仲等
齎捧到臣時行臣錫爵及臣寓所以次宣讀訖臣力
疾伏枕叩頭流涕不勝感激不勝惶懼顧臣何人敢
煩　天語原無疑阻況切　眷懷禮宜亟趨行不俟
駕緣臣犬馬之疾迄今浹月有餘形體徒存神魂已
散奄奄待盡忽忽若遺無復留意人間事矣即授一

職且不知作何狀況能從三臣之後贊　萬幾之煩
哉臣前冒昧具疏謂報[illegible]効宜早定　宗社大
計臣之愚戇願矢愚心[illegible]去就今言不當　聖心
而身留如故也由前觀之[illegible]去而先言去未免要
君之嫌由後觀之言去而竟不去自蹈欺　君之罪
一去就之間尚孟浪如此況死生禍福之際倏忽趨
避復何所據臣何以為人　皇上亦何用臣為哉故
臣謂寺臣不必遣　宣諭不必行但今及冬春之交
兩三月間禮官奉有擇日具儀之　旨則　諭中所
定果待自處而賠擾之罪群臣無所逃臣何敢不出

若　上屢言之而候　旨如故也是臣爲無義爲求
榮爲離間爲歸過爲買直爲沽名爲悖逆爲激　上
疾爲邀人心爲圖身家爲虚文塞責臣如此雖投魋
魅固所甘心又何以臣之出爲哉臣感激　恩私因
謝疏中畫披衷曲無任待罪席藁之至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册儲事諭旨甚明卿疾調理
日久豈宜堅臥還遵諭即出輔理副朕眷懷吏部知
道

請假疏十月二十七日

同官臣家屏親到臣寓所傳示　聖諭并將下臣陳

謝本奉有　明旨臣伏讀流涕不勝感愧既　示以
曉諭聒擾之意又　定其册儲出閣之期　皇上披
腹心以待臣等如此臣等敢存形迹敢愛髮膚區區
愚心第以　儲貳天下本方今　宗社大計第一要
務所恃以繫屬人心莫急於此早一日則速副天下
之望遲一日則愈滋天下之疑竊不勝其欵欵之愚
爲　上激切言之玆蒙　昭示意旨原無溺愛偏執
少待過十歲册立出　閣一併舉行仰見　聖志先
定無事群言聒擾臣復何求縱或稍遲亦不出一歲
問即當徧諭百官傳示萬姓以慰企望之素不勝踴
躍不勝所忭謹伏枕叩頭爲　宗社慶甚至責臣等
自生疑貳欲以此去留之術要挾於　上非人臣大
義臣等驚悸萬死無所逃罪夫要君者無上自古所
必誅況術之一字豈可施於君臣間臣實無此情而
冒涉此迹一念樸忠赤誠　天日共鑒刳心頓首所
不敢辭秪緣衰年綿疾急難就痊及聞　明諭灑然
若脱奈精神久耗筋力尚疲轉盻徙忘怳如隔世飲
食日減眩瞀日增誠恐顛越失儀以駭觀聽伏望
聖明仍寛旬日使近醫藥稍勝拜起敢後摳趨臣無
任懇悃顒祈之至得

旨卿疾未平宜慎加調攝痊可即出輔理吏部知道

竄穸事畢恭謝天恩疏

伏念臣險釁孤生单微遠族一經晩達二澤先違夙
昧形家重違治命多徇青烏之拘忌遂令丹旐之遷
延竊食大官莫致消埃之報戀情淺土徒淹逢累之
期忠孝謂何哀慙莫比頃緣再考敢布私情冀假祠
息之軀少盡樹封之事　皇上仁隆及朽義切推心
追帷蓋于先臣既以慰臣之微慕付松楸於弱息復
以代臣之自行給小駟以還家從大行而卜兆不意
曲全之恩重遂令求退之詞窮凡在同朝咸驚異數

謂□賜魚得地服章不啻□生存列執紼有孫附掃
可期乎誠信萬分體卹曠世褒崇臣自省何人輒膺
斯典雖蓼莪之恨莫慰雖冤而京兆之阡已閟窀䆫
感深暴露懸　天語以昭蘇剝其剝黥頹　春溫而
福息自非木石敢悖　生成即令父母之有知必矢
子孫之共報而臣樗姿天限華髮日衰資父事　君
徒自盟於方寸立身行道終不逮于初心祇以效薄
鴻毛　德崇鼇首姑緩旦夕首丘之請冀代先臣結
草之圖顧末路之難籌毎中宵而永歎即筋罷狗馬
猶屬意于箕裘庶骸乞山林或有顏於墳墓臣無任
感激屏營之至

邊事牽及乞罷免以謝人言疏十九年七月初二日

本年七月初二日早該文書官劉宣將下文書內有
遼東巡按御史胡克儉本論總兵官李成梁出塞首
功非實夫功之虛實自有巡撫閱視諸臣在臣無與
焉因牽及首臣申時行與臣國各曲庇成梁謂不可
抑以邀功當寬以文法寬之一字臣誠有之先是克
儉曾以書詢臣臣答云遼東無邊以戰爲守與他鎮
不同惟直指稍寬之以作其敵愾之氣幸勿以出塞
爲罪也如何是亦泛論非有所專托蓋爲遼東邊事
也非爲一成梁也又云近日邊事周壞於邊臣之欺
蔽亦壞於輔臣之調停使非輔臣調停而言官得行
其說則欺蔽無所容而功罪明賞罰當此言誠是臣
等待罪　密勿於九邊事固須與知然不過採之風
聞出之臆度而被臣親歷其地耳而目之居中者止
據勘疏與部覆稍加票擬取裁於　上當其勘時又
誰捉克儉之衿掣克儉之肘而必以調停爲也今其
疏中株連蔓及若閣若部若督府若省閣無慮八九
人乃其間文者武者賢者能者有器識者有幹濟者
可爲柱石者可爲于城者一槩詆訶又何有於臣愚
尚何暇辯獨愧愚蒙幸依　未照起自　帷幄列于
樞機片善無聞寸絲莫報俯叢詬病仰負　恩私方
朝一日則增一日瘝曠之憂歸田一日則解一日負
乘之誚伏望　聖明特加體察憐臣無他聽臣自便
薄削朝籍別選時賢不惟物情得安於止足將使人
望可重於更新臣愚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遼鎮孤懸卿等體悉邊臣謂宜寬以文法此自
正論況功罪俱憑御史勘奏酌量處分何爲曲庇卿
宜即出佐理毋得介懷吏部知道

請慰留首輔并處僉事李琯疏十九年七月十八日

臣等於本月十六日入閣忽見首臣時行上疏乞休
深用驚訝竊謂時行已六疏俱奉　旨勉留感激
聖恩方出未幾何又有此奏詢之乃知福建僉事李
琯有本攻時行時行內不自安不得已而求去也臣
等不知琯所言何事但念近日以來人習傾險俗工
揣摩以爲非排當事大僚不足以成名非招同好私
助不足以取勝此唱彼和一鬨衆咻如此擾亂豈成
政體況內外相維自有紀綱以一按察司官而糾論
閣臣是外制內而政柄倒持也今琯本既未處分則
時行奏宜先　批發若留中日久則　上意淺深旣

未可知而首臣去留無由自決不獨大臣之心疑而
利口之徒亦疑畢朝縉紳皆疑莫知是非之所在臣
等終莫能承　德音持　國是亦有去而已矣伏望
聖明即將首臣前奏　特賜溫旨慰留其李琯以被
察司官糾論內閣首臣　祖宗二百年來有無此事
併下部科參看則　乾綱振而　國體尊矣臣等無
任激切控籲之至

請發僉事李琯疏疏　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今日文書官劉宜將下文書內有首臣申時行乞休
本蓋爲僉事李琯詆誣疏尚未下故其求去甚力臣
等看得首臣在閣十四年事　上最久受　知最深
以感　皇上高厚之恩不宜求去即今時事多艱邊
患尤亟以大臣委身徇國之義不宜求去即頃　溫
綸褒答　手敕慰留不啻再四昨　傳諭部院令其
申敕庶官各修職業雖槩爲國體實專爲首臣以
皇上信任眷留之切不宜求去乃今屢疏乞休堅臥
不出者豈忍負　皇上恩而忘臣節哉蓋緣比來世
道傾危　朝綱頹壞即首臣爲人　上所素知翼翼
小心孜孜爲　國忠誠廉介周慎包容而浮薄之士
乃益恣萋菲之奸附和之徒遂競成鬼蜮之黨屏未

燹而遽撤戶方闚而又窩其受侮亦已甚矣其情事
亦良苦矣至今琯疏尚未發下竟不知其疏何言所
言何事臣等已爲憂疑莫決憤惋不平竊念人臣北
面而事　君雖無論尊卑內外但　朝廷之上自有
紀綱位宁之間自有體統以時行之事　皇上與琯
孰深以時行之總百官與琯孰重若琯可以言則何
人不可言琯之言可信則何人之言不可信雖　皇
上照臨如日月不爲浮言動搖　涵納如滄溟不使
讒說流布而羣小工於窺伺易生揣摩彼見不蒙
處分愈加輕侮則時行雖有戀　主之誠欲不去而

不可得矣伏望　睿鑑忠議早賜裁斷將以首臣爲當去乎宜　明示保全之旨以完　君臣始終之義將以首臣爲可留乎將李瑺本特　賜檢發使人昭然辨其罪狀之有無曉然明其心迹之邪正則彼讒夫妬口妨賢病國固宜削籍褫秩大則伏斧鑕之誅小則亦嚴夷裔之屏以昚　朝綱以明　國是不宜泯泯沒沒已也臣等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懇乞罷斥以謝人言疏 十九年九月初二日

昨臣在閣與同官家屏辨事接得禮科都給事中胡

汝寧揭帖論臣與首臣時行不協彼此相戕宜　諭以和衷速令省改臣讀之不審所謂不勝驚愕臣自辛酉與時行同鄉舉先後登　朝歷三十餘年同年同館同官同志無纖毫嫌隙無絲縷猜疑獨因舊年因爭論西事頗有異同然心實爲　國非有私怨昔人虎爭不失和氣私心慕之論罷歡然此閭里所知也亦縉紳所知也正不知汝寧從何見聞謂臣不協指何形迹謂臣相戕卽昨揭帖一事臣以　聖諭明春冊立造辦及期而時行抱病未出恐緩不及事有誤　大典故有揭署名以　請未暇爲時行慮也特行具揭自明亦以時方卧病乃臣等署其名不及與知亦未暇爲臣等慮也各疏俱當　皇上批答先後各發該科訖蓋　冊立國家之大事　綸綍臣民所共覩豈有他意而至指發抄之一事爲擠排之隱謀臣不知其何說也夫　冊立盛典臣之揭欲請　皇上之斷以早慰神人之望爲　國本計也時行之揭恐激　皇上之怒而愈緩　冊立之期亦爲　國本計也汝寧乃置疑其間自後閣臣議事必一無異同而後可是天下不復有臣紀與交誼矣臣與二三輔臣愧乏房杜相資之才頗有丙魏同心之義中外臣

工共知共見汝寧何心乃忍於厚誣一至此也近日世路險巇人心澆惡種種有之汝寧此言或自有說獨臣以輔弼之臣托肺腑之重乃物望輕淺事必待於自明孤立無援人思與之爲敵其無濟時艱有玷政本固已甚矣伏乞　皇上鑒臣之無他賜憫臣之有衰疾早賜罷斥以終餘生倘得優游田里歌詠太平則自今以往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臣不勝惶恐懇祈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亶亮遇事輙言不存形迹朕所鑒知正賴謀斷相資共圖康濟豈可偶因疑謗遽此求歸宜

卽出輔理愼勿介懷吏部知道

感恩乞歸併請冊立以信王言以謝天下疏 十九年九月初四日

昨該九月初三日臣因人言無端辯明疑謗具疏乞歸伏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遇事輙言不存形迹朕所鑒知正賴謀斷相資共圖康濟豈可偶因疑謗遽此求歸宜卽出輔理愼勿介懷吏部知道欽此臣本戇愚冒茲疑謗重蒙形迹之察過被忠亮之褒仰戴明恩伏讀感泣項者 皇上明春 冊立已有定期誕後舉行乃其初意而臣誤隨小臣之後竟忘首臣

之規蹈激聒之煩犯遷延之戒上干 聖怒遂改前期以致首臣不安多言競起羅大紘移怒於時行而有醜詆之疏胡汝寧歸怨於臣國而有戕陷之疑皆臣愚所自取致釁孽之滋多千指有餘萬悔無及雖橫分碎磔不足以快天下之心雖遠竄窮投不足以泄天下之忿而況褫章服屏蓬蒿薄示懲創者乎伏望 皇上察臣言之偶誤憐臣心之無他毋以一夫之輕言遂妨 九廟之大計仍復明春之定期勿改誕後之初意以慰四海普天之望以安首臣危疑之心臣卽伏斧鑕流荒裔固所甘心昔漢高帝英主也刻銷印章天下不以爲戲玩而益明聖人之無我宋趙普賢相也補綴奏牘人主不以爲瑣屑而終稱爲士之得人況我 皇上之英明又高出漢宋君臣之上者而何難于轉移何嫌于改正惟 聖明幸察臣無任恐懼戰慄之至謹昧萬死籍藁具 奏以 聞伏候 勑旨奉

聖旨卿前次誤隨小人之後以遲大典今又煩激意實何也可卽出贊理不得以此挾君托故吏部知道

自劾進言過激三懇放歸疏 十九年九月初六日

臣于本月初四日再疏乞歸奉 聖旨卿前次誤隨

小人之後以遲大典今又煩激意實何也可卽出贊理不得以此挾君托故吏部知道欽此臣方席藁待罪掌 皇上不加誅僇責之贊理臣感 恩省過之不暇又復何辭但臣之一念有不得不自明者敢爲皇上陳之昨 冊立一事累奏 明旨决無改移臣日侍 帷幄乃不諒 聖意之久定 成命之將行輙隨小臣冒昧瀆 奏臣之罪也然臣受 皇上之委任甚重恩遇甚隆非諸司遠臣可比凡有見聞義難隱默況 元子冊立及期講讀未備臣上感 皇上之眷知下迫縉紳之詰責故不避煩言冀回 天

聽亦臣自效之職分也臣之寸心天日可鑒寧敢有
他意哉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固不得越俎而生事端
亦不得括囊而虧職業區區素心以此自誓若挾君
者無上托故者自私此人臣之大僇盛世所不容臣
雖至愚非特不敢亦有所不忍也獨念臣齒髮向衰
心神潰亂語言無序致觸　聖聰夙夜惴惴不知所
出倘復顧戀不自引退是臣但知高爵厚祿之為榮
不顧竊位素餐之可恥其為自棄名教有辜任使罪
益大矣懇乞　聖明察臣悃誠言無矯飾速　賜罷
歸以為人臣不能奉職者之戒臣無任激切懇祈之

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因冊立之事卿乃不諒成命有期誤
聽小人進言聒激以致朕怒閣務繁重宜亟出入閣
辦事弗得推諉遂謀身之計以副眷懷吏部知道
恭謝天恩并乞寬假疏
昨臣冒昧進言忤觸　聖聽隨疏乞歸伏候　明旨
聞該吏部尚書陸光祖傳　諭到臣責以協和保國
示以　父子至情且謂四方多事期與共成康濟恩
義深重　訓旨嚴明臣伏讀深思一字一涕齏方寸
之赤不足為鑄竟犬馬之年不足為報即當竭歷趨

命　朝見不遑緣臣衰病積有歲時頃來形神日耗
一日耳目手足皆非其故間復恍惝益以耗昏指東
忘西瞻前失後兼之氣滯寒結左臂不仁骨銷如鐵
髓痛如刺方欲請告值　首臣家卧閣務叢冗勉強支
吾暫忘困憊乍及休息百病旋生伏望　皇上稍寬
旬日之期冀獲調攝之便臣平生愚戇不敢詐欺
天日鑒之毫無假托戰慄待　命謹具奏　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既陡患痿疾准暫假調
理數日即出佐理吏部知道

四懇休致疏　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本月初四日該臣復奏　宣諭具疏謝　恩併乞寬
假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既陡患痿疾准暫
假調理數日即出佐理吏部知道欽此隨聞御史鄒
德泳論臣年邁當去臣心服其言且謂臣心常善恩
名為伴食濫寵踰溢坐待褒身此其知臣甚真其愛
臣甚至雖使臣自陳亦不過此顧臣揣已量力欲乞
骸骨之日久矣然猶貪戀　盛時未忍遽去者蓋以
受　恩之日久報稱之義薄思得一當少自塞責此
臣之素心亦職分也頃　國本尚虛　大典未舉臣

恩時事無急于此故自朕言之冀以勉竭愚忠上裨
恩造而積誠未至　天聽尚高其餘區區又何云補
是臣學不足以洛心才不足以圖事筭計見效居然
可知乃猶追逐時賢叨塵政府謂之伴食夫復何辭
況臣年踰六十血氣向衰無驚能之老詎有師丹之
忘事卽犬馬之心未忘自效而力已不能矣竊念忠
臣事主以身狥之不如行其志明君愛臣以恩縻之
不如用其言倘　皇上俯察微誠放回田里將前鄒
德沫疏特賜施行是臣雖去猶甚榮于臣之留也冒
瀆　宸嚴俯伏待罪不勝戰慄之至奉

聖旨冊立之事朕自有定擬小臣激阻卿爲次輔正
當調停處處反爲附和朕一時之怒言語急迫爲人
臣者宜當忍受如何屢次求退以致庶政壅滯卿旣
稱痿疾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病痊之日撫按官具
奏名用該部知道

謝辭疏　九月十一日

臣昨自分衰庸四懇休致蒙　聖旨冊立之事朕自
有定擬小臣激阻卿爲次輔正當調停處處反爲附
和朕一時之怒言語急迫爲人臣者宜當忍受如何
屢次求退以致庶政壅滯卿旣稱痿疾准回籍調理
着馳驛去病痊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名用該部知道
欽此竊以　上恩曲諭雖極丁寧下愚不移猶然瞀
擾合加顯僇敢冀　矜從豈謂　聖度優容　仁慈
惻隱謂臣言雖激諒臣意無他着賚以服御而不遣
駑馬以施隤而興感恕臣狂簡　賜之生還且憫其
道路之難尚令乘傳期其疾病之愈許以　賜環使
閭巷咨嗟共識　聖君之念舊縉紳感悅咸希直道
之有終豈惟愚臣獨蒙　恩造臣無任感戴慚悚之
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辭闕疏

臣頃以疎愚自名罪戾蓋由衰病交攻精神顛倒心
懷報　主年不待人輒忘瀆　上之嫌屢貢乞骸之
請蒙　皇上俯矜蟻悃曲軫　天慈　俞旨下頒已
遂首丘之願　恩綸載錫更叨乘傳之榮望其生全
期之名用非臣譾劣所能堪處竊念臣立朝始三十
年贊政且六七載自頂至踵由初逮終孰非我
上之恩私孰非我　皇上之陶鑄而　雲天一遠就
望無階卽犬馬有戀主之誠獨微臣無酬　恩之日
此所以且感且慕不自知涕之無從也惟願我　皇

上研精政務順養天和勤朝講以通上下之情明賞罰以作邊陲之氣至於是 國本以慰臣庶公 內帑以薄征輸尤望 聖心特爲加意則臣違 天顏於伏枕之日雖莫效於啇環而觀德化於扶杖之餘尚得游於擊壤臣不勝感激眷戀之至

歸田謝恩疏

臣於本年八月偶因病疲屢疏乞身仰賴 聖明特賜疎放更給以驛由體其私且聽臣子中書舍人立功給假護送雖犬馬之誠未及伸於 禁闥而麋鹿之性已自適乎山林蓋臣幼而蠢愚老而惛眊不識

忌諱徒有朴忠 上初自出閣以來臣已備校書之數從 龍而往仗馬與俱謬謂腹心之舊臣欲披肺腑之深計羨黃綺能羽翼而不知其疑於要聞赤松可與遊而不知其嫌於托心存致 主力莫回 天乃猶亮其無他予之乘傳由燕抵越自秋徂冬歷時踰五六旬浮家涉數千里一廩一餼一舟一車孰非隆恩尚有餘 眷既攜妻及孥而返其初服將摩頂至踵而莫能仰酬萬疊雲深幸下嚴陵之瀨 九重日遠難忘 漢闕之瞻伏願 順百官萬姓之心重宗廟社稷之本急其先務及此良辰 掄厦時覲斧扆日御愛民節用納諫任賢使臣跧伏草野扶杖而觀德化之成歌詠康衢擊壤而樂唐虞之世臣回首戀慕揮涕彷徨不勝感激 天恩之至

表

賀元旦表 代作

伏以 青陽首祚肇 昌時百福之端 紫極長春當 聖壽一元之會氣轉而鴻鈞播淑 齡增而鳳紀編遐萬象惟新群生具慶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道合玄元一德運而文武聖神延曆眷命五事修而雨暘寒燠備叙休徵遂使神麴偃麗紛綸坰牧嘉禾

靈草爲奕圖詮霏霙應禱以凝華熒縞隨禳而順軌乃者曆承人統歲合天符丙象離垣助丁神而啟曜寅標震位配卯德以長生支干弁協於 虹辰木火增輝乎 皇度五百載而聖人出適際昌期六十齡而甲子週重開景運禮崇上日樂圖條風閶闔天開瞻 九重之佳氣蓬萊雲擁爛五色之祥光越茲四十五春文明益盛爰及百千萬禩獻辰常新臣等職忝成均恩叨覆育睹光輝之及物共傾葵藿以向暘忻壽考之作人竊擬椒花而頌 聖伏願 箕疇衍慶 軒筴迎庥 壽域啟而萬國熙泰階平而六符

朗陽之氣生于復而生臨生泰以成乾道隨陽長天
之數統于元而統會統運以經世祚與天齊臣無任
瞻　天仰　聖踴躍鼓舞之至

萬壽聖節賀表

伏以　瑶圖啟　聖載逢震夙之昌辰　瑞莽齊
天肇撫豐亨之丕運　龍飛適逾乎四紀景命常新
鳳歷垂及乎六週元神彌固介　萬齡之始壽膺一
歲之發春幽兢嵩呼明申華祝恭惟　皇帝陛下渾
涵三極妙契重玄心精運而屬役百靈道脉傳而統
承　列聖　端居於清穆之表包舉乎覆載之間密

禱雨賜建皇極以錫福普施汞餌體天道而好生肆
壽域之弘開致殊祥之駢集緋桃先降乎　宮苑恍
霜毳之孕奇金芝繼產於　廟庭儼星華之耀采超
鴻濛而罕邁卜億萬以斯徵迺者赤奮標年斗牛實
紀乎靈曜自招司令日月畢會於壽曜偕生十莢僊
蓂庭獻千秋瑞鏡河清自昔果符中土誕　聖之占
邦靖於今已越高宗享國之數五紀既全乎衍策九
餘復合乎乾爻蓋自　臨御以來固已邁漢唐而獨
擅其祚粵茲艾耆而上殆將窮元會而莫竟其期比
極正太微之垣東華授長生之籙金莖承露玉屑調

霞千官盛　闕下之朝儀重譯馳海隅之賓貢天闕
符而地合契岳修貢而川效琛誠　宗社無疆之洪
休　聖神有道之盛際也臣猥叨侍從久荷　生成
銜列清班覬乏九齡之錄職司彤管敢陳　萬壽之
詞伏願　洪眷茂申　玄禧永佑閱蟠木六千年之
花實弁兩儀而常尊歷靈椿八百紀之春秋後三光
而不老

賀瑞兎表

伏以　玄修肇舉　瑶壇獲明視之奇　景慶將臨
玉毳獻長生之瑞登皇穹而錫祉假靈物以告徵祥

不虛生時如有待恭惟　皇上心涵太素道合穆清
參贊功全而蒼蓋黃輿各安其覆載中和德致而瑞
動喙息咸遂其生成蓋有知之類莫不尊親而可致
之祥亦已畢至頃者　宸居鼎建　儼甲輪周恭奉
將以祈　天忻帀壇而享　帝美茲玉兎馴彼丹丘
[illegible]屬卯辰適符　虹誕體兼五色分斗衡以孕精質
化千年吸月華而變彩供　九重之淸翫如濯而來
應　萬壽之昌期匪羅而獲　天呈禧地毓滋素於僊
源瑞獻醫工欲和丹於神杵是用納諸靈囿簡彼珍
群淸廟登歌光　祖宗之遺德泰壇展采酬　高厚

之洪私物待　明王生而祝釐之始適會其逢天使
聖人壽而旋曆之端昭示其意上六六符陰陽之數豈
偶然哉億億載　聖壽之徵端在是矣臣某列銜東
省兼著西清濡毛穎以梭文素飡何補獻周冝而作
士絳帳徒衛考祥取證於圖詮傳信待書於史冊伏
願　遐齡天保　茂祉日升　六位時乘而河馬洛
龜再闡圖書之秘四靈為畜而文麟威鳳承陪　禁
籞之遊

賀瑞鹿表

伏以　聖王握乾符玉曆衍長生之祚　上天申晉

錫瑤光表瑞應之徵嘉祥疊見於堯封皓質載馴於
文囿兆　一人之有慶介　萬壽以無疆虎拜祈天
嵩呼動地恭惟　皇上凝神宥密受命溥將雲行雨
施而品物咸亨日紀月畳而四靈為畜等百王而上
君道獨隆越四紀以來天休滋至睠茲玉鹿曜彼金
方法承先聖則來瑞圖非爽壽滿千齡而白異記可
徵況地屬平陽遠沐動華之遺澤乃山名姑射夙傳
綽約之神資貢自西番侁君獻環之使陳諸　北闕
儼然薦璧之儀適　誕聖之昌辰致殊禎之騐集兎
呈鴋曲已來月窟之珍鹿獲交城復降斗樞之瑞一

時弁聚千古稀逢臣等幸際　雍熙忻瞻靈異爰陪
麟鳳般般率舞于虞韶於樂沼臺濯濯期賡於周雅
伏願　六龍永御萬象長春　壽兼乎三皇五帝之
隆而河馬洛龜繼出道通於九夷八蠻之遠而戎狠
越雉咸賓

又

伏以　皇穹錫祉瑶光分列宿之精　聖曆增齡玉
質表應圖之瑞堯都闡出文囿載馴頌聲式獻於冀
藩喜氣交騰於魏闕恭惟　皇上心涵太素道貫重
玄　帝德茂而山川神祇以寧　皇澤深而鳥獸魚

鼈咸若肆丹陵之啟　聖覲白鹿之呈祥沖和含粹
古之淳精明潔麗高秋之正色擇地而產毓靈於弁
冀之舊都應期而來表瑞於　勳華之盛世況潛光
姑射凝冰逈應乎仙姿乃化質斗樞繞電適符乎
聖誕音諸百祿徵　靈貺之騐蕃獻出諸藩明懿親
之恭順陪外庭而率舞共聽笙鏞入　內苑而游遊
永依臺沼是誠兆　一人之有慶介　萬壽於無疆
者也臣等忻覩　鴻庥恭隨虎拜式效麥丘之祝聊
申　嵩嶽之呼伏願　軒曆洪綿　箕疇茂衍道脉
延於五帝而洛龜河馬再闡圖書化工贊於兩儀而

威鳳文麟弁遊郊藪

箋

册立皇太子命婦賀中宮箋

伏以　乾兩明而作離蚤正　青宮之位　坤一索而成震茂延　紫掖之禧集大慶於長秋宣　重光於函夏恭惟　皇后殿下　承天效法　配地含章遡　神胄於姚源協好逑於潙汭麟趾應關雎之德螽斯發樛木之祥是啟　元良聿彰　聖善　西清渙命咸推夢日之功　東序升儲共仰俔天之助重宗廟而蚤建雖有司預請於外庭在禖禖而夙成乃自哲先貽於　中壼　國本爰定　母儀益尊四海謳歌幸塗山之有子六宮權忭祝渭涘之斯男某等私淑　壼音闕觀　鉅典　前星霄耀占寶婺之增輝　內寢晨嚴想班輸之頻至伏願　金甌式固遐昌祚衍於萬年　玉牒載繁敷錫本支於百世

恭賀皇長子開講箋

恭惟　皇長子殿下　岐嶷之資固本於性成　溫文之度寔由於學殖茲承　出閣之命始開　講席之儀廣廈細旃左圖右史疑承輔弼擁衣冠於後先禮樂詩書對聖賢於朝夕豫教將成於　出震　聖功先正於　養蒙此　祖宗列聖佑啟之心寔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伏望　緝熙于學能自得師　折節下賢　轉環從善養成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拆法師模爲麟趾爲麟定國桑榆暮景蒲柳弱姿魏闕青蒲空有股肱之號商山皓首慚無羽翼之功道路傳聞山林蹈抃具箋稱　賀聊攄悃忱

頌

聖主登極頌有序

天祐下民歷選列辟惟曰克肖其德乃全畀所覆惟皇紹天罔不在厥初自貽哲命越我有明　神聖肇基世纘厥緒至於茲九葉肆我　皇考乃聰明明威惟　天時憲以覲我　烈祖之耿光越享國四十有五年道洽政治用嘉靖於萬方丙寅冬十有二月辛丑狄設綴衣道揚玉几末命迓元嗣於東門之外延入宅宗甲辰公侯卿大夫士暨庶民奉箋勸進　天子辭讓至於再至於三丙午爰始　命宗伯草儀史諏日有司除道陳鹵簿百官戒乃昭告於　天地宗廟　社稷壬子厥明受終於　寢殿日既中　皇帝被衮冕御玉輿鳴鼓鐘陟踐　大位樂縣不作諭羣臣毋賀誕　詔多方撤罷瀆之祠停土木之工

正方士之誅釋言官之罪明禮肅朝修舊起廢剔蠹
縮浮捐逋免施惠肆生月而萬姓悅服臣始通籍式
遘嘉會丕冒重光乃拜手稽首曰休哉兹惟 明明
后新服厥命惟新厥德愼厥終惟其始允協於 先
皇成德惟億萬年無疆之休乃作頌曰於昭有 明
惟君萬邦 九葉配 天穆穆皇皇爰及 昭考道
久化光有那其居四方爲綱 帝命惟新肆我 皇
是承如龍斯潛三紀遹升 昭考曰咨惟汝嗣訓
天其寵之四方民罔不丕應民曰俟 后后讓未遑
帝命弗可違遺言孔彰乃類 皇祇乃徧 宗廟乃

命有司肆于昭告嗣歲發春丙寅之冬吉日惟壬大
明方中 天子乃被衮冕乘飛龍肅肅羽衛喤喤鼓
鐘践 太微之法座負斧扆而臨群工群工稽首
皇曰毋賀於皇時命宗伯是播湛恩汪濊覃被四遐
滌舊布新與物光華敷天之下哀時之對用丕成
昭考未命罔有遺悔猗歟休哉 帝道明昌小臣瞻
望庶見陶唐惟不懈於位受福無疆式歌且舞抒此
頌章

壽清宮頌有序

恭惟 皇上誕膺明命統御寰宇四十五年于兹歲
在丙寅寔惟億萬甲子一輪初周之期而壽清宮適
成先是 上命司空即西内所御玄都殿新焉卜日
鳩工庶民子來百神幽贊爰始經之不日成之古稱
靈臺未足以踰其速也備哉煌煌草圖創規侔乎造
化鴻名嘉義裁自 宸衷天下臣民仰瞻忻躍咸願
天子萬壽與 天無極永寧厥居臣竊惟天有紫垣
奠兹北極營衛外環勾陳内拱帝座焉惟天垂象
聖人則之乾元統天得一以清宮曰壽清葢其義也
開明堂以集萬靈則紫極峙其前衍洪疇而歛五福
則福康翼其後夾以群和瑞寧之掖標以昭禧綏祉

之門巍然煥乎營衛之環紫宮勾陳之拱帝座也燕
寢斯在神明與遊夙夜昭事亹亹翼翼齋心九重潛
運四海意嚮所指龍見雷聲不越階序而天下治矣
繼自今 上帝顧懷靈祇呵護 聖壽無疆諸福畢
至延及群生施於方外群生壽域 皇則開之四海
永清 皇則錫之臣不勝慶幸昔周宣中興斯干考
室攸芋攸寧而頌聲作矧兹法宮遠邁京鎬棫弘詒
謀達孝也宥密基命永業也統和神人至仁也修禮
謁欵咸秩也不豐不嗇中制也成不逾時大順也謂
宜正列其義莪飾厥詞鋪張懿鑠以示罔極臣舊叨

侍從謬典邦禮頃荷恩私復陪賛直思竭管窺仰摸
乾象顧雕鏤之技豈能美　盛德之形容聊用抒衷
素而備採擇云爾其詞曰惟　皇建極爰始經營家
視六合庭接萬靈德昭治聲玄符黄瑞岳貢川輸應
期紹至祚逾四紀曆轉初輪週而復始如歳發春
帝曰　元子基命宥密百度維新况爾家室義和練
日伯禹度基制侔乾坤技獻斑倕恢彼玄都創兹紫
極中曰壽清福康後翼鼛鼓方動丕搆聿興峨峨龍
榜奕奕鴻名仰觀玄象中烈紫垣斗運元氣斟酌其
間有赫　皇居上與天通皇極五福天門九重福壽

康寧箕疇洛範妙契睿謨昭回雲漢於穆緝熙道合
太清惟乾得一我　皇以貞惟是法宮　元聖所御
對越神明無時逸豫遐述　祖則躬奉　天經端居
龍見淵嘿雷聲廣成納陛浮丘詛廬煥若列宿中環
天樞瑞氣欝勃榮光充塞多福聿懷　皇心以懌蕩
蕩壽域熙熙春臺　皇宅其中四方畢來四方來賀
回首面内有巍者宮遐邇共戴微臣瞻望目眩魂搖
蓬萊僊闕閶闔神霄　宸蹕遊衍靈祇呵護壽考且
寧天保孔固於萬斯年有那其居　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

又

葢聞玄穹垂象北辰統列宿之尊皇極凝禧東華授
長生之籙法紫垣而奠位奉清燕以頤神葢自合宮
以來未有不由斯軌者也昔者軒轅訪道升崑崙以
拓基放勲格天作咸陽而垂具是皆塗墻摩木不盡
不雕游睿思於太清肅宸居於冲穆恭惟　皇上道
超三五德侔古初鏡純粹之至精統幽明而立極玄
符黄瑞雲遁川涌和氣曼羡旁魄四塞懷生之物靡
不涵育於春臺昭登乎壽域矣粤歳丙寅景輪初度
　元載始百度惟新剏是法宮昕夕所御於是　上

命司空諏日戒事鳩工飭材恢弘舊業肇兹崇搆因
和會子來之衆成經始不日之功爰及昌辰揭以新
額鴻名嘉義裁自　聖衷殿曰紫極前開明庭而接
萬靈宮曰壽清中嚴燕寢而歛五福葢我　皇上奉
承天地統和神人夙夜昭事翼翼對越是用精誠旁
格馨香升聞上帝顧懷明神呵護嘉祥靈貺應期紹
至日盛月益基隆寖昌臣愚仰鉅嚴之速成欣天人
之交助伏念斯干考室詩詠攸寧靈臺稱名光流罔
極乃如今日遠軼成周壽推嚮五之疇清寓得一之
義立名有以遐祝不虛恭拜稽首美厥形容雖不能

鋪張奕舃如二雅之閟深亦庶幾謦咳悃誠示萬方
之表極云爾其詞曰於赫我　皇統天御極躬奉天
經遐述　祖則旣飭明堂乃正法宮鴻名曰麗丕構
雲崇曰惟玄象內列紫垣鉤陳繞座辰極居尊亦有
洛疇壽先五福得一以淸仰模乾轂壽淸中揭六寢
森嚴福康後翼紫極前瞻祥和瑞寧昭禧綏祉旁被
重門東西夾峙峩峩帝居上與天通萬靈拱護諸福
來同我　皇緝熙基命宥密夙夜如臨小心翼翼端
居對越日與神游何煩揭欵以登介丘泰起祈年漢
築甘泉郊祠太乙樓致列仙豈若玆宮新規舊貫趾

因禁籞勢翔雲漢侍臣跂望目眩心搖蓬萊仙闕閶
闔神霄安期宜盧容成納陛炳朗榮光鬱紛佳氣七
旬就緒億載膺圖小臣獻頌式效嵩呼

敬一亭頌有序

恭惟　皇上紹天闡秘開世覺人契虞廷之精蘊衍
執中之要旨爰作敬一箴頒布中外臣在學校業嘗
莊誦佩服之矣惟是翰院之陽鴻構嵬峩輝以金碧
龍章烜赫勒以貞珉璇題軒揭緣以周垣盍以昭示
聖謨垂之罔極也臣頊蒙　遴拔叨與甄育荷　天
地之大造依日月之末光承休式訓視曩尤切而是

亭與講業之堂南北相向晨夕瞻依注目警心時復
紬繹益窺霄者莫竟其廣測淵者莫殫其深伏念隆
古聖神垂統立極凝神滌慮敬則爲之樞久道成性
一則爲之榦乾坤得之以淸以寧王侯得之爲天下
貞斯明哲之茂範上世之遐軌我　皇之所迄用而
有成臣民之所訓行而近光者也猗歟休哉矧是禁
籞密勿之地侍從論思之儔沾被特深薰陶伊邇而
臣幸與游息其間對揚　光訓如覩　天顏日[illegible]
之惴惴焉懼或怠肆其心二三其德仰負　聖皇垂
教盛心又惟前代繁臺別榭徒奉逸游猶然播之詠

歌游揚後世而奎章寶謨二閣稍聚翰墨至今爲光
乃今亭以敬一名卽道脉所係而　聖製在焉寶遠
紹陶唐非前代之比昔　皇祖作觀心亭先臣劉基
宋濂互爲咏歌臣之愚陋豈敢妄擬先臣然竊觀盛
美願抒悃愊焉謹拜手稽首作頌頌曰木天之南有
亭翼如高棟棲霞層宇切虛中樹貞珉　龍章煥敷
匪曰游觀昭玆　聖謨　聖謨伊何敬一作箴虞廷
咨命千古傳心則天之明爰錫民極孚言孔彰是彝
是式朝式惟寅以聚厥德時乃日新動罔不吉我
皇緝熙恭默垂裳百工允迪近　天之光薄海佩服

纚纚洋洋雲漢昭回日星垂芒六籍相炳典謨是匹
顧瞻亭宇榮光充塞奕奕煌煌上干東壁昔我　皇
祖觀心有亭心何以觀敬一乃清憲　祖紹天統承
聖眞於惟茲亭先後輝映陋彼前代紛華是競天祿
校讐石渠講論本原未窺聲華徒盛豈如　昭代載
揚大訓刻是翰苑密邇　紫躔洪輝四被薰炙獨先
綠圖朝覽青藜夜然仰茲巍構息焉游焉玩茲　睿
旨踐焉修焉我　君我師茲亭式瞻惟敬惟一　天
子萬年

平倭頌有序

聖明御宇四裔咸賓薄海內外梯航畢至蠢茲島
項迫歲饑乃乘礴吏弗戒猖狂竊發假擾東南時宇
內承平兵革久偃烽烟卒起遠近繹騷稍得肆螫遂
樵泉深入蟻引蜂屯刼燒城市蹂躪禾稼所過為墟
守臣告急　天子念東南元元國賦所出而橫罹鋒
刃弗寧厥居謂民生何乃發　明詔下虎符簡壯猷
之臣總熊羆之師北徵河朔南檄嶺廣暨諸召募土
兵分道并進協力勦除　天子曰某某爾惟守臣各
守爾土用相犄角無輕陷敵曰某某爾以御史大夫
御史督撫朕師曰某爾惟司馬其往視師節制諸將

得專決以便宜從事將士不用命者論如軍法於是
司馬暨諸臣誓衆一心仰體　聖皇綏靖東南至意
肅紀運籌招其雄黠因以為媒弋諸海上越厥渠魁
以次就縛乃遂縱兵擣之火其巢壘邀其歸艦覆之
海中羣醜盡殲焉露布以聞於是東南不聳民樂更
生雖本將士戮力併奮克剪兇虐然皆受成　廟謨
恭行　天罰非徒兵力所能及也臣竊惟漢有鐃歌
唐有皇雅皆用宣布武功昭示罔極而周平徐方常
武作頌考諸金石以為天子之功微臣謭陋雖愧漢
唐諸臣乃　聖皇之鴻烈其過周宣遠矣勉竭愚思

對揚盛美謹拜手稽首獻頌頌曰於赫　聖皇天覆
遐裔奉翔獻琛爰及日際島夷匪茹騷我東南踉蹌
揮霍豕突狼貪乘潮出沒倏如颷舉焚蕩虔劉哀此
士女　聖皇曰咨咨爾下民罹茲毒螫曷胥以生
皇赫斯怒乃奮厥武乃命虎臣建牙開府恭承　明
命肅將天威仗鉞於征秉旄以麾吳楚材官閩廣技
擊咸檄以來桓桓趯趯先機制勝伏險設奇媒弋梟
獐餌引鯨鯢妖黨外携迷魂內伐天網四張覆彼巢
窟禽搜草薙隻艦不遺吳門越甸飽歌而嬉海波不
揚京觀斯築民樂其生　皇錫之福惠此南國遂荒

天東式遵成筭將士何功小臣稽首載歌江漢　天
子萬年河清海宴

賦

聖駕臨雍賦

天牖民之孔易寵君師於四方厥綏猷其惟后治時
夏而陳常於我明之十葉戢干戈而矢德建首善自
神京中四方而作則惟　聖皇之嗣服紹　烈祖而
崇文席久道之遺化徽五典而作新既建極以敷錫
復隆樹其風聲歲初元之丁卯月載紀乎王春　皇
諏吉而釋奠應天地之文明於是宗伯草儀金吾除

道青衿望幸喜色相告　天子乃服皮弁乘玉輿駕
翠虬驂文螭鑾和鸞之鳴樹日月之旂虎賁後翼龍
驤前驅都民擁道而夾觀紛紛總總其承輝司成悉
率六館髦士公卿世冑遠夷侍子舉踵喁喁望風迎
拜聆警蹕之嚴聲睇芬離之華葢從簪笏以周旋間
俎豆而萃繚烝烝皇皇濟濟蹌蹌北面肅揖祇謁素
王戟門動色芹藻薦芳霓旌羽葆容與登堂五更三
老饋珍酳觴博士橫經鱗次鴈行　天顏穆穆衿珮
鏘鏘燦如星麗煦若春暘於論皷鐘於樂宮墻環橋
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莫不舉手加額祝　皇壽以
無疆猗與盛哉昔在三五重道崇儒粤我　祖宗文
教緝熙忻曠典之復覩見從官之威儀章縫增氣自
上作之抃舞欲應風行化馳始自畿甸達於華夷朱
崕鐵勒負笈如歸譬彼設的射者競趨甲漢帝與唐
宗空拜老而增舍猗璧水之蕩蕩照鸞旂之千邁俊
乂咸造謨訓適新僉曰休哉　天子作人鉅禮告竣
綸音申勵六龍旋軫千騎迴旂遵輦道以言復垂衣
裳而致治迄四時之絃誦鬱五雲之佳氣家禮樂而
戶詩書挾煙霞而偃燧燧抽毫作賦光于世世亂曰

璧流縈迴環宮墻兮棫樸敷文育群良兮翠華涖止
師道光兮肅雍展謁黃幄張兮聖有謨訓炳琳琅兮
昭回雲漢爲天章兮青衿咸奮佩無忘兮載戢載櫜
肆陳常兮沛然德教軼陶唐兮

許文穆公集卷之四

門人福塘葉向高
燕山方從哲纂輯
瑯琊焦　竑校閱
男立言
立禮輯梓

議

擬上　孝懿皇后尊謚議

伏以興儀貞厚承蒼蓋以發生素魄涵輝並朱曦而朗耀故美舜華之協帝必稱溈汭之嬪而崇文祀以配天亦遡洽陽之合義實通於今古事豈隔於幽明恭惟　孝懿皇后夢月通靈俔天表瑞慶鍾華族夙閑圖史之規芬播彤闈首應飛梁之迎歸我　先帝作之元妃秉恪慎以飭躬含柔明而事　上巽姿有淑坤德無違采藻采蘩薦筐筥而展孝爲絺爲綌躬綺組而忘華鳴玉自閑脫簪申誡險詖不形於請謁宴私無介乎容儀若乃志在進賢和自宣於琴瑟仁惟逮下恐不起於衾裯傳施魚貫之恩竟啟螽斯之慶斯尤德躋周姒美冠虞皇纂女史以流聲述王風而成化者也[illegible]龍軒未炳缺正位于長秋　鸞馭先昇慟歸眞于脩格惟　先帝留情故劒睠蘭宮之大號已崇今　皇上灑泣靈椒乃桂殿之芳聲尚闕匪薦隆名之爲奕曷揚厚德之輝光臣等仰體　孝思俯詢輿論宜　天錫之曰　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上配尊稱于太室下垂令範于中闈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治漕河議

臣聞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　國家挽漕東南以給　京師率由江淮經徐兗導汶建閘浮衛以達謂之運河所慮爲遡河之害者則黃河而已自黃河數決運道數淤而徐沛之間爲甚今夏秋水溢自沛至徐百二十餘里平原蕩爲巨浸漕渠淤爲高阜不獨生民魚鼈而　國計艱阻臣謂防河與防虜等然虜固難防未若河之難防之甚也何也虜雖叵測其疆弱猶可以意料其緩急猶可以諜知而河則倏來倏去乍長乍消非可以意料而諜知者也昔人謂兵難遙度臣以爲治河亦然欲疏上流以分其勢恐持久而計遷欲開新道以引其流恐創圖而力倍故不若仍其舊而議濬塞之二策夫挑淤之與鑿渠孰易築堤之與疏泒孰便臣不得而知語曰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國家曩時之所以治河者其已事可知也陽武之役宋尚書用夫一十六萬五千濬之凡九月而成滎陽之役徐武功用夫五萬八千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金龍口之役白康敏用夫二十五萬劉忠宣用夫十二萬有奇塞之凡二歲而成先年趙皮寨房村等役雖經略不同亦惟濬淤塞決計無出此二策者矣顧其孰爲當濬孰爲當塞用夫之多寡刻期之遠近必身歷其地然後能酌其詳大抵審地形相水勢權利害之輕重量工費之盈縮上求無負於國下求無病於民斯計之得也濬塞既定

然後循河北岸別築長堤一帶以禦泛溢而防再淤至於上流之可分別道之可改乃可徐議之耳　累朝以來用財靡億萬而不敢以爲費役夫經年歲而不敢以爲勞何者爲其事誠大而其功誠遠也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乃今勞費屢矣而寧佚之效卒罕覩焉豈人力竟無如何抑諸臣尚有遺策耶夫治兵者既專其事權必假以便宜而不從中制焉治河者既專其事權亦必假以便宜而不從中制焉昔神禹治水尚且八年於外而今人治水乃欲朞月成功臣不知其計所出矣若夫定謨以祛河患

通運以濟國儲與夫濬洫之制六抑之法則有先臣徐恪胡世寧周用劉天和諸疏在或可采而行焉臣不具論謹議

保甲議

謹按保甲之名昉自熈豐世儒所詆皆以爲敝政而不欲行者愚謂不然法有宜於古不宜於今者卽三代良法在今亦敝政矣非政之敝與時違也苟適於時雖管商所建吾安得而廢之且必懲熈豐而廢保甲則前此內政固無足論而周之比閭伍兩亦非耶況徒襲其名而不盡沿其實以古之法行今之意其

誰曰不可今海內乂安百姓樂業間有不逞弄兵潢池隨卽殄滅似無庸慮也已然桑土之防古人愼之夫天下兵籍在衞所民壯籍在郡邑保甲之籍在鄉閭互相表裏萬全之道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驟發其端鮮有不病其擾者愚以爲保甲之行有三善焉今有積貯于此將令官守之耶募民守之耶抑與其家人戮力而守也故衞兵者官守之者也民壯者募民守者也保甲者與其家人戮力而守者也今第令十家爲甲甲有長各鄉有保保有正鄉大者或析爲數保鄉小者或併爲一保保統甲甲統戶有司督之

而司其長若正之廢置如綱屬綱如臂使指仍令家籍壯丁幾何丁備衣糧幾何應用器械幾何保自爲稽整甲自爲守望家長教成屬之甲長甲長教成屬之保正寇至在一甲則戶相應援在一保則甲相應援在各鄉則保相應援犴量其遠近列其規條明其賞罰著爲定約不如約者保正白有司罪之有司第時以遊兵犄角其間如此則緩急有濟寇難卒犯一善也且寇往往負山阻江憑恃巖險以爲亡賴浮民淵藪而其出也潛城匿市偵伺虛實又卒籍其鄉里亡賴者以爲之鄉道今保甲既行令各開其丁男之

數與其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家懸於門卽有遊惰作奸犯科曉然可稽二善也又商肆旅邸朝夕互察稍涉可疑其審詰之否宜連坐卽有奸細無地可容蹤跡易稽三善也故保甲之法可行甚明天下無事則相與屬衆讀法勸善規過申說　高皇帝諭詞略如周官黨正遺意以成禮俗而消訟爭有事卽軍令寄於內政師徒出於比閭此其與調遣召募之紛紛相去遠矣第其弊也有司不舉其實保正以朘于民久之法廢而意失其初乃至編保甲之丁以爲徭移保甲之費以爲賦又或調以他役假以別需鄉豪自署漁獵下戶敝且無益於民而反以滋弊者則有司不善用法之過也昔韓魏公剌陝西義勇初亦謂聽民自便無復他用其後遂籍以配邊愚嘗嘆韓公之未有以持其後也然亦未如之何矣夫民雖至愚皆願保其家爲民而動雖動不爲擾今　朝廷至意本將爲閭閻赤子計亡窮也謂宜懸書公門要以必行明示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惟治以法而不與其事至於各部事宜亦且聽民自陳其便而度可者疏行之慎保正之舉重因循之罰庶乎其可然非良有司亦莫任其責者是使韓公之弊復起於今而法與

熙寧無異也故法一而已周公以王管子以霸熙豐以弊此其故何哉當事者可以深長思焉謹議

京營兵制議

古之王者尊居九重而控四海薄海內外靡不環向而歸命者此無他故焉惟其有以握天下之重而天下之命制之在我今夫猛獸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故王者收天下之精兵萃之京師此所以蓄威而握天下之重也今京營兵制是已昔　高皇帝提劍滁陽芟刈群雄擊逐胡虜混一區宇乃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曰五軍營盖以此屬取之卽以此屬守之當是

時五軍之士皆百戰之餘內衛京府外備征討桓桓趯趯不待征發調募於郡國而此五軍足矣其後　文皇帝起幽朔以胡騎三千入清內難因而營之曰三千營後征南交得飛鎗流矢因而營之曰神機營三千神機與五軍而三此三營之所自起也海內承平武備設而不用營兵浸墮正統以來稍稍因事補僘於是始抽三營之精鋭團爲十營其後屢廢屢更及成化初定爲十二團營之制而以四武四勇四威分隷三營此十二營之所自起也夫天下之事不能無敝敝則不能不變而通之變而通之以不失其舊此其

爲善守法者也自三代聖王未有百年不變之制所貴乎承之者在善體其制法之心而不必拘其故古者天子六鄉六遂所以重內也六鄉六遂是曰六軍六軍之衆七萬五千有賦役而無征戍周制然也顧其制與井田俱壞久矣漢踵秦置材官於郡國而京師南北軍衆不滿二萬以故叛者四起光武中興始罷郡國材官而後內外之勢均則內軍之重不重其明效可見于此矣漢制然也唐府兵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亦所以重內也故三代而降論者善唐之府兵且以爲兵農既分之後而猶得寓

兵於農迺遺意葢周之農卽兵也漢之兵離乎農而未嘗聚也唐之兵聚而無事則亦農也故不惟以自贍養而又以廣縣官之儲唐制然也若宋則既欽郡國之精鋭以隷京而復出京師之禁兵以戍郡國兵既不得爲農而農又病於給兵徒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此其內未嘗不重而其國則空虛矣宋制然也今之團營固漢之南北軍唐之折衝府宋之禁軍也其取之也以世卒則非漢之番上矣其養之也以坐食則非唐之力耕矣其用之也以調征則無異宋之出戍矣獨其重內之意所當世守而不容以輕

變者愚請言之周漢之沿革遠矣不具論論其近者唐府兵始非不善也周寓於農而不知有兵唐調於民而卒歸於農漢亦以調而宋則以募獨我朝世卒世卒有定數而募無常數然今以謫爲軍至以相詬欲軍之强制胡可得也吾嘗論周以來兵制莫善於唐府兵葢漢有外兵無內兵卽京師南北軍皆郡國所番上而已宋有內兵無外兵卽諸州府兵皆部送之餘而已惟唐制天下兵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既得臂指權使之勢而又不失其輕重之宜今衛所之兵星羅碁布於天下而獨以三營握其

威重于中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固亦唐人制府遺意然唐之制非不善也不數傳而變易盡矣此其失不在於制而在於人當府兵之始壞不過更代失宜衛士亡匿而已誠按其故籍修其廢補其缺府兵固在也奈何苟目前之便而棄經遠之圖遂使宿衛募于白籍番役變爲長從此議法者之過也若今團營之名雖分於十二而實統於其三統之者所以握其重而分之者所以致其精兵精而勢益重則十二團營者乃所以肆夫三營者也而實未嘗改其舊也何者府兵調於民而營兵定於軍調於民者二十而役六十而免故其兵不待簡而精定於軍者且世相繼焉故其老弱者半此其勢不得簡於是抽精銳於十二以團操而退老家於三營以供役且分領而迭校之則其技易精而力不勞意至善也故曰十二團營者所以肆夫三營而非改其舊也然而今之京營卒不能復　國初之舊者何也吾以爲統御之非人虛名而鮮實也夫三營兵額在　文皇時無慮數十萬至正統已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始有團營團營至弘治時又纔數十年耳當時北伐拔之不滿三萬今按揭散糧一呼而集者其數固不減於十二萬時也及出而團操則已逸其半矣假令有急而拔用之即三萬衆吾尚不知其可卒具否也夫既簡於團營業已別於老家矣然又不免於簡而簡之又不足四之一則又何以團營爲也宋人嘗閱諸軍驍勇者升爲上軍優其廩給而異其名號故人樂於自奮今團營之兵朘削於將領占役於勢豪徒具尺籍之名而無校練之實遂使今之列於團營者亦無以異於老家則又何以團營爲也　祖宗收天下之精兵萃之京師後世又抽京師之精兵歸之團營而團營若此設有奸宄且生其心此非所以强幹弱枝銷禍亂制夷狄之術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總戎務者其圖焉

條上弭盜方略

臣聞唐虞之世畫衣而治然寇盜奸宄以命士師咸周之盛刑措不用兵偃不試而詰奸禁贊周官載焉故雖堯舜文武在上不能必天下無跳梁之民而白晝大都剽吏奪金漢文時有之亦無害其富庶所貴乎長人者在弭之有道使不逞之徒不足爲我良民之擾即不得已以生道殺民而其究也竟亦不失其

拜生此古帝王所以恢弘天心而親為海內蒼生主
也且盜亦吾民不幸迷繆弄兵潢池自遠其可生之
途上誠有以開之彼豈無人心者故御失其道卽民
皆為盜御得其道卽盜皆為民惟上所使之今天下
承平而枹鼓時起川廣具越狐鼠橫行羽書頻至咎
在有司不能體　上撫御生靈至意先其未萌日寢
延蔓以廑　宵旰此漸不可長者龔遂虞詡一守長
耳尚能布德宣威令羣盜解散良民獲安出方略以
衛一境今詎無其人哉臣越人也習越之患桑梓荼
毒憤不及折箠鞭之然推越而天下可知已愚昧不

足以識時務謹據所見聞冒開四事惟　上裁擇一
曰先撫字夫今之為盜者固非北籍胡南籍粤其初
皆吾郡縣之民郡縣之民蓋亦有家室墳墓一旦乃
肯捐棄為此何故哉意豈有迫之者乎人情迫於不
得已則激而生變有冤而莫伸有貲而見奪皆驅之
為盜者也然又有市井無賴及惡少亡命者吏不能
養其民以至遊惰失業蕩而無歸方其平居若宴然
無事一夫不逞旦暮狂呼草澤之間則踉蹌四顧而
起者皆此輩也故野有遊民盜之資也今閭里小民
遊蕩失業者十室而九居常側目於殷富之家嗷嗷

思動有日矣貧者莫能必其命富者莫能保其貲豪
猾而有力者為之淵藪譬諸縕火蓄而未發發且燎
原有司第知高城深池以禦外寇而家潛戶伏者固
已起城池之內矣臣故謂有形之寇易制無形之寇
難圖宜及今令撫按諸臣嚴察吏治去其貪暴愼選
賢良責之拊循輕徭薄賦平刑勸課與民休息仍先
自　朝廷停不急之務罷可緩之征蠲積久之逋節
無經之費明示內外百司以意嚮所在夫以法行者
牽文墨以意行者速置郵此本原之論也二曰明節
制今盜有犯鄉邑者則鄉邑之兵調募策應不出其

境是有司之守也無庸論已然又有介數郡者其調
募策應有司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兵憲然又有介
數省者其調募策應兵憲又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
督撫督撫總諸省而兵憲分焉兵憲總諸郡而郡有
司分焉不有分者則地廣而勢不給不有總者則權
散而志不協無事而兼設則官多而增擾事至而請
設則討晚而無及故量遠近而開府隨緩急而署銜
其法善矣然武弁司衛而外又有叅遊等官分地而
守則又聽於督撫以備馳驅者也總者宜居中以握
其樞分者宜畫區以專其力今握樞者或不勝提兵

之勞而偏顧兵隅專力者或不量接應之勢而兼跨數道此所謂紆也且用兵機宜變在呼吸而文移上下動見掣肘今但明節制之權假策應之便令郡有司得先檄旁郡兵而後白兵憲兵憲亦得先檄旁省兵而後白督撫檄非其宜者以擅調論檄而不應者以逗遛論陷城失地者其旁近擁兵不救則連坐如此總者權重分者力舒而又度天下要害扼塞之處及道里之中富省者省富增者增務使應援可及聲勢相望而民不擾然後節制明而地方有賴矣三曰團保甲保甲之法今有司固有行之者矣然率虛文

鮮實又其行者去而繼者未必行也故其效罕睹焉今誠宜布　朝廷德意以明示有司稍定其約束而兼假其便宜令十家爲甲各鄉爲保大鄉析之小鄉併之保具柵壁戶籍壯丁丁備衣糧器械時自校閱而有司督之且第令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第治以法而不與其事寇至甲則戶相策應保則甲相策應邑則保相策應而有司第以遊兵犄角其間一甲被掠則旁甲連坐一保被掠則旁保連坐寇入掠而能奪其所掠者即以予之仍均其賞否亦責償其所被掠者仍均其罰又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

出入遠近之期懸之門互察其遊惰者及所舍無匿奸匿奸遊惰者有罪旁舍不舉者與同坐如此即有奸宄無地可容又保置樓守望懸鼓其中見寇則鼓之旁保聞鼓則應之衆鼓則集隣鼓則援四起環嚮寇安所逃暇則分曹角射有司者課以給賞贖罪此二策者古人已試之明效故鄉有保甲即比屋皆兵無異父子兄弟相與戮力而守者也第保甲之法其行在保長其敝亦在保長其驅民也以連坐其病民也亦以連坐誠使保長得人而調停其連坐之宜則法行矣是又在良有司加之意而已四曰散脅從今

爲寇者往往依山阻海招集亡命爲之淵藪所至率又藉其鄉里無賴者爲之嚮道乃又有迫脅而從之者即有驍雄非衆何恃衆聚然後勢成弭盜者散其聚而使之無成今民已陷於盜而我又窮治之是塞其可生之途而堅其從亂之志所謂櫜兵而資盜者也宜令有司宣布　朝廷明旨揭之通衢仍給木牌令反正者執以爲符聽歸勿問有能斬其黨以降者視級論如軍功斬其酋領者十之斬其渠帥者百之陳金於廡懸爵於幕以待來者自非據險首亂擁衆拒命咸與維新如此將見烏合之衆且互相疑貳其

黨既散其勢自孤此昔人以盜攻盜之術也至夫開
誠以結其心愼謀以防其詐則專閫者宜自任之耳
語曰君行令臣行意嗟乎今獨患不得行意者耳尙
何憂寇盜哉

宗藩祿糧議

謹按　宗藩祿糧　上嗣位以來霍韜等諸臣屢有
建白頃又采科道部議下各王府令其條奏會諸大
臣參定特請　上裁爲　宗藩條例　頒之各府不
啻詳已愚復何議愚竊觀古帝王待宗藩之厚者莫
如我朝然宗藩之衆亦莫如我朝其在于今爲法愈

詳爲弊愈甚持議之臣殫智竭忠而竟無以善其後
者亦莫有如　宗藩者也天下賦稅有限而　宗支
藩衍無窮今戶口田賦不加於國初而　宗藩則已
日盛一日視昔且數百倍矣各省存留之賦曾不足
以給　宗藩歲支之半繼今而後復當何如此愚之
所爲國遠慮而日夜切心者也愚觀周漢以來待宗
藩者情厚而法畧今用情之厚遠過周漢而其爲法
則已詳矣畧故似疎而勢易辦詳故雖親而勢難給
周分茅土如大國地方百里卽其支庶之祿固取給
於百里之中矣上未嘗籍名而衣食之也漢啟郡國

如元王王楚卽元王之子孫皆衣食於楚而已上未
嘗計口而賜之祿也今生而請名葬而請封以至婚
姻之資儀仗之費冠服房料至纖至悉孰非　上所
命者夫世家鉅族不患宗派之繁而患生計之窘誠
使士農工賈各有分職而人自爲生則易必欲家給
而人予之則難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槩禁不得自爲
生今皆待我以生及其勢不能給而嘄呼請命又以
越關罪之是塞其自生之途而投之必死之地也曩
所爲優　宗藩者適以重其困耳　聖明在上昆虫
草木皆欲其得所而況號爲　天潢之親者乎昔漢

患封國過制賈誼亟陳而見迂晁錯驟行而召禍至
於勢窮獘極而後主父偃以一言收功然已晩矣愚
以爲漢之患在不分分則易制今之患在不合合則
易舉顧所以合之之策要未易言也且今婚嫁儀仗
冠服房料等裁革盡矣祿糧舊額本色什三折色什
七矣三又不足則議淸冒濫之封革儀賓之祿矣嚴
保勘弛禁防二說爲目前急務卽今不行後固當有
行之者愚以爲其計必出于此第今保勘之行徒爲
文具有司固難悉其隱微　朝廷孰從稽其冒濫此
在責長史以詢察之實假按臣以糾劾之權嚴左右

以懲蔽之律重　宗藩以黜削之罰而期在必清固
無沮已前代宗室五世而外仕進營爲皆得自由至
如漢更生宋汝愚皆功在社稷爲世名臣此陳恩所
以不甘圈牢之養物而表求自試者也今　宗藩中
豈獨無其人乎有若南陵王所云立宗學以崇德化
設選科以省祿費其策固善而亦目前可舉者農畊
工賈雖非所以處　天潢愚聞今將軍中尉等歲給
不足業已有匿姓名而充賤隸者矣農工雖卑不猶
愈於賤隸乎假令召而諭之曰吾將止若祿寬若禁
必且忻然喜若使坐而待哺則有汪然大戚者矣此

其情可知也人情非有大不得已者寧詐惡逆而好
勞哉以爲坐而待斃固不若勞而得食者猶可以苟
旦夕之生故耳　朝廷本以祿食優　宗藩而其獘
也　宗藩乃至有求爲農畊工賈而不可得者是豈
法之端使然哉然今即欲爲農工等何以爲貲且士
者必俟學成入官而後以其官祿之耶則方其學之
未成與其學成而不偶者顧安所自給哉此不可以
不熟計也愚請先均各府之祿量貸　諸王之貲不
識可乎所謂均祿者天下親王郡王之祿固未嘗逋
唯獨遺其將軍中尉者耳故將軍以下或儲無擔石

而怛諸王之富往往不嘗富者徒以耆聲色之娛而
貧者輾轉溝壑彼獨非懿親耶何爲至此今但通計
各府每歲本折色實支之數去其虛額與國賦并徵
而均其盈縮大約親王五郡王郡王倍鎮國將軍以
下遞減其二中尉以下遞減其一賦盈則與同其豐
賦縮則與同其約親盡服竭者開禁之後猶以是給
見封者之身而其子則否所謂貸貲者請先以　璽
書徧諭　諸王明示以不得已而通之意且爲其子
孫計亡窮也　諸王有樂善好義願振支屬之窮者
千金以上　賜勅褒嘉表厥宅里以爲親親勸即以

其貲置田於宗學假本于農工商此所謂以羨補不
足者也他若　藩府請封例以十歲十五爲限似亦
大蚤第令少緩以十五二十爲例即所省亦多謂宜
與清冒濫之封華儀賓之祿并行亦一策也嗟乎天
下無難事行之在人若今所頒定　宗藩條例可謂
無遺策矣而各府竟未見有實舉行者何哉豈其行
之固有漸耶愚以爲長史之選太輕而遷轉之望已
絕無惑乎其苟而已也莫若重長史之選擇外官有
才望者爲之而許其內遷且責以咨訪事宜大有建
白則擢以不次偷安苟祿則斥謫勿貸而又使撫按

者斜察其間誠得數十長史傳相　親王而　宗藩
之事舉矣迂疏不足以知大計惟元老其圖焉

防邊議

今之患邊防不修者非其邊防之弛也又非將無其
人兵不足也失在邊備之不充失胡騎憑淩如風雨
之至我單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即有城堡星散四布
各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主帥
往往挑以自衛列卒而守番休而更大約數星而一
人然且老弱疲餓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胡譬猶驅
羊而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率數十萬合為

一屯我以數千之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即有
倉卒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射獵與匈奴同
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即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鎮者
特苦於無資豈不能用其衆何敢議召募乎夫將之
所以能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且必賞給而
後罰可行今即聚兵而練之分曹角射勝者有賞不
勝者有罰射即中勝矣亡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
勝者而鞭箠之豈人情乎況又有大者幸得當虜出
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
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

情乎于是則以賞之不充而并廢其罰矣賞罰并廢
三軍解體尚安得用之且世之驍雄跅弛之士多不
閑于禮法入則鬬雞走馬出則斬將搴旗是安得以
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首轅下哉今邊將既束縛
於文吏能不得展衆拜伏謁稍不如禮即以失律當
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如曩時豪橫態
且欲彼恂恂如書生邪則烽燧矢石之地將安用之
用之烽燧矢石之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安可得用
也將莫先於用間今使人深入胡地而得其情控弦
之所駐鳴鏑之所向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

頃者虜或薄郊闕而諸鎮未聞也穴墻圍堡突入壘
下而主將不之覺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譬之垂餌
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
故曰非邊備之弛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失在
邊備之不充邊備充然後可以用其衆矣愚又聞守
邊者守之塞下不聞其守內輔也自庚戌之警有
詔徵各邊歲遣兩班入守薊鎮班三千人各選其精
者此一時權宜之策非謂可長久行者也今薊鎮晏
然無故而役各邊之兵非但靡費亦且蓄患何則鎮
兵既不滿萬且無以備城守而又入其精者入者三

千盡矣未幾而又遣六千人者是各邊無故歲遣六千精銳往來道路也而鎮城虛矣此役不止久之各邊精兵盡爲疲卒益在道有往來之勞於薊無分毫之益薊之主者又謂其無益也兵至第令執土功愈益勞矣如此衢之精銳有不盡耗者乎是徒以一薊而銷各邊之兵也愚故曰非但靡費亦且蓄患竊以爲宜募他兵實薊而止各邊無遣兵誠使各邊之勢全則薊益安矣謹議

論

曾點漆雕開見大意

夫人之以事功自期者其識度恒有所限求其無累而超然者惟不役心於事功得之昔者嘗觀曾點春風沂水之樂與漆雕開吾斯未信之言若不攖情世故而自處以無能者適夫子獨嘆而深悅之益恍然有悟焉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誠知夫子與而悅之之心也何者君子學求用世故欲各就所長以自表見然有所長則必有所短而執著一事則其所遺者必多矣且人肖形天地夫地之量冲然賾然而萬象森然畢具其閒感遇聚散生成變化之迹皆其固然豈待物物而安排布置之哉此心之大上下同流太虛與偕萬物吾度其閒禮樂刑政兵戎教養之事亦其端緒節目之形見雖吾心無所不有而實未嘗有者故堯舜蕩蕩巍巍之績非萬世下所望而震焉者哉先儒比之一點浮雲太虛蓋堯舜之業堯舜之粗迹耳彼其中空洞寥濶包絡宇宙統括古今故能大造乎唐虞而涉而不留爲而不宰雖謂之無所作爲亦可也斯堯舜所以心同天地大之至也苟有一毫虧欠間隔則其心蔽有一毫倚著意必則其心泥是以聖賢之學有不自知其同類而殊科者由求之政事赤之禮樂非不斐然成章即一旦而試之

非不卓然其有效也自聖人觀之勇功智名與夫黼黻文章之美皆器也譬如天地之五行四時人之五官百體各司其運皆可適用而不自知其已分職於太極統役於天君矣是未觸乎天地萬物渾淪一源之妙而但得其聰明才智之近者也殊不知聖人有聰明而不炫有才智而不任誠見此心本然之體無內外無物我浩然無際而充然太和天地自變化草木自蕃暢何物非吾性命所關何遠非吾度量所及其退藏也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其形著動變也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如水之止風起而文煥焉如鑑之空

影至而妍媸焉如衡之平物來而低昂焉如化工元氣之隨形賦色相忘于莫知其然之天其視巍巍蕩蕩且如無有何規規于事爲之末者足以動吾意願期必之心哉點與開之學未及乎此也而其識則已至乎此故視奇偉隆赫之功漠然無所動于中方融融然樂其所眞樂而亹亹然求信其所未信夫宇宙無窮盈虛有數吾心與造化本無一息之間何爲不與物而皆春一理不臻其極一物不得其所吾性缺焉則頓悟未徹之故此之不及汲汲而何以仕爲也蓋其眞識所及已底乎與天地萬物流通脗合之意誠

獨得其大意而不暇以外慕遷焉者也是意也體之有餘廓之無外點也終身樂而不窮開也求信之心久而彌篤若達便是堯舜氣象而可幾聖人之全卽三子何有焉其所不足者精詣而力踐焉耳夫天地之道大無不包者小無不貫聖人之學全體渾然者泛應曲當故糟粕煨燼皆教動靜食息皆養禮樂名物皆學是以氣象恢廓而脉絡分明外不滞隘而内不空疎點與開也語上而遺下合之大而析之則未精究爾言之三子不及點開之大點開不及三子之實矣是故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者體驗擴充以識其大而又存省踐履以豫其本則窮入而失其居者鮮矣

剛毅木訥近仁

仁者心常存而不放心之所以放者中無以自樹而奪於外也夫物欲之交引世習之易移皆生於形氣之私以吾形與物接與世交而氣又奔潰從之往往志蕩而不能自持此其心之所以放也而去仁遠矣蓋有得其性之所近者剛毅木訥是已故曰剛毅木訥近仁言其資固近之而非遽以此爲仁也由是四者以進於仁其必由學乎昔者夫子蓋未嘗輕以仁

許人如閔子之忠陳子之清由求赤也之爲國皆以爲不知其仁然則所謂仁者何哉夫仁蓋難言矣凡可以言舉者皆其事之一節者也事之一節者亦莫非仁而不可以言仁仁則直指本體不落方隅故惟德性用事心純乎理而忘其有我之私卽其事有萬殊紛紜變化而不可典要者皆仁也指剛毅木訥以名仁仁豈如斯而已乎仁者德性用事而剛毅木訥猶氣質用事然而四者近仁者也何以言之德性氣質本不相離而天理渾然會於吾心每麗質而存乘氣而用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引於其中愛憎毀譽

成敗利鈍之故揠於其外皆足以役吾形而氣從之志苟不立乃其中無所主亦且逐逐焉俯仰於世而與之浮沉歆美於物而與之馳騖此其於仁何啻千里夫子嘗曰吾未見剛者而於申棖則曰棖也慾焉得剛故剛者制慾者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故毅者致遠者也夫子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故木訥者巧令之反也知狥慾之非仁則知剛之近仁知致遠之爲仁則知毅之近仁知巧言令色之鮮仁則知木與訥之近仁何者彼其中有以自樹而不奪於外也今試觀世之柔曼頹靡如脂如韋者

其基不立其守不固如是而心有存焉者寡矣又試觀世之輕浮敏捷便辟便佞者其器不重其幾不潛如是而心有存焉者寡矣仁人心也心之不存仁之所以遠也故心有慊者非仁剛則無慊心有閒者非仁毅則無閒心有外者非仁木與訥則無外如是而心存心存而仁近矣疏曰剛毅不屈欲木訥不外馳愚以爲二義亦相因世固未有屈於欲而不外馳者也亦未有外馳而能不屈於欲者也慾卽外也屈斯馳矣竊嘗觀剛毅者多木訥木訥者亦多剛毅夫有爲有守多屬幾潛器重之倫而悃朴無華沈默不露

此豈柔曼頹靡者之爲哉繇斯以談則剛毅木訥四者其致一也皆仁之資也吾第持剛毅木訥而以與世交物接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果得引之否乎愛憎毀譽成敗利鈍之故果得奪之否乎形氣果爲之役心志果爲之蕩否乎則其近仁也審矣然而不遽以爲仁者何也則以其出於氣質而未純乎德性故也且世非無剛毅木訥之人而仁者不少槩見何謂哉盍觀六言六蔽之說德雖美不學斯蔽譬玉雖良不琢無成故剛毅木訥近仁者也學者成仁者也學爲而得其性之所近則剛毅固仁而溫柔者亦仁木

訥固仁而謇敏者亦仁何者其心之不放一也徒有其資而不知學則博陸之任事亦類剛毅絳侯之少文亦類木訥如仁何蓋在聖門克伐怨慾不行此亦可爲剛且毅矣而夫子不許其仁至於居處恭作事敬又若不專於木訥者而皆謂之仁卽是可以知仁矣求賜而下聰明才辨不爲不多乃其學或自畫或頹息而嘿焉如愚退焉似魯者語之而不惰任之而不辭然後知木訥者必剛毅剛毅者可成學而聰明才辨德之累也心學不明氣質亦壞蓋有剛毅木訥而用之亦不善者是故悻悻以爲剛硜硜以爲毅木以

藏其詐訥以揜其愚而去仁益遠嗚呼仁者吾不得
而見之矣得見剛毅木訥斯可矣

知人安民

夫欲民之被其澤在於審官欲官之得其職在於清
心君心者治理之原而哲與惠者心之用也心清則
明通明通則公溥明通者知人之哲公溥者安民之
惠而哲又所以成其惠者也故一心清而天下之治
理得矣此皐陶陳謨之意也蓋嘗論之君受天命爲
生民主民心有願欲疾苦而不能自遂者莫不紛然
待命於我而典禮命討則所以總一海內整齊萬民

者此其具也忽焉而不爲之所民何賴於君屑屑焉
自爲之所即君亦勞矣故君者主其事于上臣者行
其事於下君得臣以爲用而後其惠流臣協恭以相
濟而後其事懋匹夫匹婦澤不與被則君之心惻百
司庶府鮮克欽承則君之惠窮故曰安民之惠本乎
哲者也夫人之情僞不齊而才之短長亦異使售其
所僞則匪其人而職虛或投其所短則枉其用而才
棄語有之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必廸知忱恂
九德咸事而後典禮命討庶績咸熙故曰知人之哲
成其惠者也顧有本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
足與閒也然則何修而可蓋非行政之可以無閒謂
所以閒之者不在於政也亦非用人之可以無適謂
所以適之者不在於人也人君居九重之上而運四
海之外將必盡天下之民家詢之戶賜之乃始爲安
民乎則民之願欲疾苦何限也必將盡天下之人事
試之言考之乃始爲知人乎則人之情僞長短何限
也故有覆天下之仁而不在於博施有周天下之智
而不在徧訪者則清心爲要矣運謀發慮孰非此心
惻隱是非孰非此心燭羣情體萬物孰非此心哲非
此心何者爲哲惠非此心何者爲惠心猶水也撓之

則濁矣心猶鑑也蒙之則昏矣或蔽於近習或誘於
聲色或蕩於玩好皆心之所由以不清也心苟不清
則人何由知而民何由安雖曰察察而非哲也雖曰
煦煦而非惠也何也非吾公明之本體也心苟清矣
則人自能知而民自能安雖不逆不億乃所以爲哲
也雖不費不庸乃所以爲惠也何也是吾公明之本
體也故曰心清而天下之治理得矣此非愚意也皐
陶意也亦非皐陶意也帝意也皐陶不曰允廸厥德
乎帝不曰精一執中乎君人者有精一之學踐允廸
之謨則心明且公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兩得之矣

兵食

天下固有無益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使人環視而不敢動者則兵食是已　高皇制天下之兵內有六郡外薄四海府司衛所棊布星列將以壯　國家之勢爲萬世安慮至遠也今六合一家方內晏然靡犬吠之警九州貢賦纚輓歲至輸如江河積如丘山然而國用數屈者兵耗之也夫兵既荷干戈隸尺籍其勢不得自食故賦農以食之今欲無食兵乎必去兵而後可而兵固不可去也乃今兵又苦於無食矣坐而待哺兵固厲農力作不足以供餉農又厲兵蓋

兵與農交相厲也兵農交厲此其勢不可久且今歲支不足給所在噪呼蜂起而戕主吏者豈非兵乎有司憚於激變往往束手置不問顧反啗以甘言姑息如此法令非行也即欲行安得償其所逋彼且有辭故今之養兵如養驕子子驕則家敝兵驕則國敝當事者猶尚泄泄然熟視而不敢動謂國計何理國如理家家無常業惟遊惰是安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彼積習之久以爲父固當食我也食而不給則怨食而給則益惰惰則益匱匱而益無以給之至其枵腹而號尚安得施其鞭撻哉今之名爲兵者曰國家以死

力驅我豈令我枵腹而從事也然今京師之兵自工役外邊地自守堡外內地自兌運外實一無所事而內地最甚稍有寇警有司憚於折兵顧反籍民以衛之小急則召募有直大急則徵調有齎其懸賞之費不與焉夫無事既賦民以養兵有事又反籍民以衛兵平時徒爲耗蠹緩急一不得力猶尚施然若有所負者此所謂驕與惰相成者也昔之養兵本欲以備不虞豈顧令其無事而食則有司之計過也蘇子曰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今令甲諸郡衛卒什三而守什六而屯屯兵二可給守

兵一而自食其餘行之而效即天下之屯足以盡廩天下之兵縣官無所與其費策至善也然勢又易行而督屯之臣乃卒無爲　國遠慮者坐視其廢而莫之舉也夫屯政之廢繇將領掊剋與豪强典賣掊剋急故貧卒稱貸而棄田典賣久故勢家併兼而占業及使者行部奸吏輙與爲市設詭詞以售其欺部使即才能盡察乎故第徵子粒弗問亂疆虛名固存而恒產盡廢矣竊以爲屯田不復兵食未可足也誠得任事之臣將咫尺之　命分行天下按籍以淸其舊稽額以廣其新不出數年可使兵盡歸農乃即於屯

營之中稍行番休之法揀其精銳時其教閱二十從
戎六十免役略如唐府兵之制如此不惟兵食可足
而士氣不驕緩急有恃此萬世之計所當蚤定者也

大臣慮四方

夫臣之任於天下也以身而大臣之任天下也以心
心者役身者也任天下者總其任於天下者也役身
故其身尊總其任於天下故其任大斯其爲大臣也
已矣表記曰大臣慮四方所謂以心任天下者也今
夫爲巨室者聚材於斯令衆工職之職斷者斷職削
者削職礱者礱而工師獨引繩墨居其間量材授工

審曲面勢乃顧指衆工而麾之曰汝斷汝削汝礱顧
其身一無所與焉室成則主人以爲工師之能雖衆
工亦罔不能工師者何者彼固以心慮之也故大臣
者其於爲天下以心運不以身親者也是故無爲而
無不爲無不爲而實無所爲位居巖廊之上而志周
閭閻之下形依禁闥之內而神存裨海之外君者四
方之極也思以格其君者大臣也民者四方之守也
思以保其民者大臣也一雨一暘稍愆其序則悵若
負咎匹夫匹婦或失其所則恥若納溝藪澤之遺佚
何以招徠遐荒之距遠何以馴服蓋雖端華冕被赤

舄而委蛇之際已兼舉庶務矣蓋雖侍清讌陪都俞
而寄勿之中已包括九州矣故列典建官各有司存
而大臣者無分職剖壤置牧各有事守而大臣者無
分民故曰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坐而論道勞心
者也作而行之勞身者也勞心者任天下勞身者任
於天下此大臣與羣臣之別也故大臣者不爲而爲
譬則工師然不斷而斷不削而削不礱而礱彼固有
以慮之也嗟乎大臣言慮是其心無一息不運於天
下慮云四方是天下無一事不入於其心斯其爲大
臣也已矣書曰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大臣慮四方之謂也

士之品有三

嘗謂人品之高下視乎其習士習之隆汙視乎其志
夫志也者終身之事業關焉志輸而輸志衰而衰百
工且然而況於士乎記曰當官先事士先志故其志
定而後其習專其習專而後其品辨矣是以君子貴
立志也今夫人之稱爲士者豈徒然哉上之爲天立
心下之爲民立命前之而繼絕學後之而開隆平萬
物以爲體不私一身萬事以爲度不局一藝萬世以
爲期不狃朝夕是故論是非不論成敗計可否不計

榮辱道德尚矣功名且猶羞之而於富貴何有哉今之列名士籍者類知先道術而後事功貴德行而賤利祿也然志不立而習不端夷考其實往往汨沒於聲利之場馳騖於僥倖之途枉已者無問尺尋乞餘者不羞饜足盞功名之士吾見亦罕矣貴富之習成而道德之實亂此孔子所以嘆息於鄙夫而世道所以漸淪於叔季也嗟乎嗟乎志而不於道德與無志同士而不為道德與凡民同天地生才固將寄以斯世之責而士君子所為自樹立於天地者抑將何所適從乎竊嘗論之紆朱懷金連鑣結駟謂足以榮親

戚而詫里閭矣然而功不見名不立則富貴者浮雲耳矣藉令功見名立光流天壤即富貴者何以稱焉上翊明主下庇蒼生謂足以勒鍾鼎而垂竹帛矣然而道不明德不修則功名者粗迹耳矣藉令道明德修統承聖眞即功名者何以稱焉故夷惠不以窮阨終身而損聖顏孟不以名實未加而貶贊伯禹之功名不溢於吾常周公之富貴無與於所性道德者內也本也功名者外也末也富貴者時所乘也遇所適也而非吾有也非吾有者皇皇求之乃舍吾固有而不知求斯惑也已况夫溺富貴者功名必虧狗功名

者道德或薄世未有道德而不著於功名者矣即不著焉而吾之天職固在也亦未有道德而不亨於富貴者矣即不亨焉而吾之天爵固在也又况功名之成否天也我不得與焉富貴之予奪人也我不得與焉夫道德者幾本在我而效可立致者也士亦何憚而不為也誠先定其志以端其習而功名富貴皆不入乎其心然後道德立而無愧於為士蓋一念初分間若毫髮而上達下達遂以千里此人品之所以分可不愼歟雖然富貴無論已而功名可槩言哉功名出於道德者德性用事無所為而為也王也功名不

出於道德者血氣用事有所為而為也伯也故九功惟敘未嘗不言功而一匡天下者非功也令聞不已未嘗不言名而一鄉稱愿者非名也此王伯之幾也立志者辨之

心如穀種

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心乎心之所以為心者仁乎仁者天地之生機也生機在人其名曰心故心非以形用以神用者也舉天下之萬有渾涵於虛靈昭曠之中而觸之斯覺覺之斯應生機盎然隨在盈溢塞乎天地之間而卷之退藏之密此心之所以為神如以

形用則與衆體無異矣而何以爲心易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夫天地者浩乎無方穆乎無朕何以有心
又何以見於復也盖嘗求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
生之機乘氣闔闢凡宇宙間流行發育充然可掬雖
一草一木若欣欣而自足者此何物也故天地無心
以生爲心生者天地之仁也而一陽來復其機微矣
以形求之則無有以意測之則可見此亦天地之神
也天地之神專一而直遂翕聚而發散故碩果不食
乃其本體此穀種之說也種者生生之名外生性以
言種不可心者亦生生之名外生理以言心可乎自

古聖賢以人言仁以仁言心此其意固可推矣草木
之實其皆謂之仁盖剥落之後繁枝縟葉蓬然勃然
者斂而歸於一實故即此一實之中而繁枝縟葉蓬
然勃然者無不具焉漬之而甲折培之而勾萌要非
有假於外也此可以觀心也夫人之初與萬物幷生
萬物之生機斂於一實而人之生機斂於一心心者
管乎體者也體者從乎心者也體以形用心以神用而神
又附麗於形則心又流貫於體故視聽言動皆心也
非專指夫神明之舍以爲心也專指其舍則亦一體
而已生性不具不足謂之種生理不具不足謂之心

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備於我者此心之本然則達
於物者此心之固有非二也何者天地之生一物即
其生萬物之理故即此一物而萬物之理固已盎然
於其中此穀種之說也嘗試反而觀之定靜之後虛
明之時希夷冲融淳和瑩徹含括兩儀包舉六合牢
籠萬彙宰制千古生機內蘊日與天地相爲周流而
宇宙相爲寥廓此非所謂仁體者哉應感而起則牛
之觳觫何與於我而爲之惻隱惻隱之心即其保四
海之心也孺子之入井何與於我而爲之怵惕怵惕
之心即其運天下之心也彷徨周浹蟠際上下而仁

行矣有出於心之作用者乎故仁者生機也穀得之
以爲種人得之以爲心謂心與仁爲二而求心於仁
之外者是謂穀種與生性爲二而求生於種之外也
豈理哉雖然穀斂而後種具人靜而後心存生機本
貫乎動靜而主靜所以握其機吾今乃見心於復矣
雖有美種棄而不漬漬而不播播而不耘耘而不漑
其生機亦息矣故始學者漬也力行者播也克己者
耘也持敬者漑也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考

屯田考

孔子曰足食足兵必不得已而去則先兵夫兵何可去也以爲有食則有兵未有食不足而兵足者也古者兵出於農兵農分而後有屯田屯田誠與兵食乃定夫井甸侚矣其次莫若府兵府兵之所以善者有事聚而食無事散而耕二十而役六十而免今天下兵不府而田可屯兵屯之制前代不具論　明與
高皇帝躬擐甲冑百戰而有天下其於兵習矣干戈甫定瘡痍未起先　命諸將分兵屯於龍江等地其後內自錦衣等衛外自留都中都　皇陵及天下衛所皆有屯田田數載在會典蓋八十九萬七千七百

二十餘頃有零廣矣歷年以來間有游荒亦往往增置其損益畧相當天下兵衛不下千數百人以十分爲率則守者三屯者七多者什九寡者什五要之什七其凡也分屯之軍每夫五十畝歲收正糧十二石餘糧六石正糧足以自給餘糧率二夫足廩一兵上地或廩二兵下地或僅自給要之二夫自給而其廩一兵其凡也督屯之官始都司衛以偏將軍所千夫長百夫長旗校其後南北直隸歲遣御史督之各都司屬所巡行御史會臬司督之又其後各臬司率增設僉事或副使或增藩參專督焉後又令南北都御

史兼督屯間遣部郎巡行邊屯然屯田亦自有專司矣洪武三十年令曰軍少壯者守老弱者屯餘丁願屯者聽三十五年令曰御史察所部屯官歲終上籍司農不及數者論　奏罪之當長將分田有數置屯無限其意欲俟後來推廣行之令兵皆受田番休而耕如府兵制百數十年後天下兵盡歸於屯升斗之餉不煩縣官意至可睹已其後永樂中更置紅牌載規條其上具爲令熙宣以來兵食殷足海內無事正統初令陜西旗校餘丁屯五十畝外畝賦五升二年又令軍舍自應襲外及家人贅婿每五丁視一夫受

屯八年又令屯田自開荒者畝賦五升有零屯法日密弊端漸生因以饑饉抛荒侵廣所司不爲區畫第坐見屯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尺籍爲虛今各屯有三則之田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課斗二升則紅牌舊額也改科減其半新增徵銀又減其四五愈益輕矣屯賦視民田既輕而軍又多乏軍乏故便稱貸民利其賦輕也往往以稱貸典鬻其田輾轉相易冒爲世業有司寖不可稽歲止收其餘糧而屯軍亡者過半矣天下屯所徒尺籍存耳正統十一年令各衛屯者

其四履及頃畝予粒付有司按籍而稽弘治十三年當事者疏　請定占田之律軍調邊衛民發徵外屯官不舉者罪之著爲令有司奉行不至民占田如故拋荒之弊在成化時屯所歲饑則借常平倉穀賑濟屯軍自後饑歲時有而積貯久虛不復聞賑濟矣軍旣流亡其拋荒之地　上嗣位以來有司一嘗召佃顧辭有應者國家屯法軍五十畝其田錯出一軍或跨數圩一圩或分數處今召佃者稍耕一二畝屯官弗問輒索全糧墾田之卒即欲兼領地遠勢隔力固不及當時議者謂宜聽其擇便開坐畝段量給戶出

不拘全分亦一策也其三則之田嘉靖初都御史杭淮等疏請各衛淤荒田畝淤沒者與除豁拋荒者爲改科所缺額糧則於新增田內畝加徵銀計所加徵粟不及升而原額以足上下便之邊地之屯始時與鹽法並行恃邊備而安堵此三者本相待爲緩急成化以前委開中於邊召買人輸芻粟其地酬以鹽利而輕其直是時賈人至者踵接於邊自以其貲募遊民耕曠野家自爲伍以捍虜騎與戍卒相望外以固邊內以積粟戍卒屯者無蹂躪之虞耕穫得盡其力且商貨貿通粟有所糶屯卒益勸其後邊地屢豐斗

米三十錢尚書葉淇建議請更鹽法賈人得輸銀太倉開中內地不復涉邊芻粟積于無用耕者撤業而歸邊地荒蕪粟價騰踊斗五百錢屯戍之卒失守望之助虜騎時入春蹂其苗秋掠其穗各邊屯種徒爲敵資邊士不復議屯而拋荒尤甚弘治中議者謂三邊不可屯王文恪鏊曰今獨不得趙充國葤重華爲將耳誠因高山遠望之便塹壘木樵枝聯不絕或出賊罪吏給耒耜牛種又益募人爲屯就高爲堡即東至遼陽西逾雲州所在皆屯外威羌虜內省度支此非往事之效邪何謂不可屯哉正德中胡端敏世寧

議廣屯種大畧謂邊屯不必皆軍墾田不必皆稅自先朝明詔拋荒田土聽民開墾永不起科第令邊有積粟藏於民間卒然有急百萬立具尚何憂兵食之匱乎此邊屯之說也內地之屯今民間有田往往召佃率畝歲課米一石有餘佃無逋戶畝無失業者督察至而豐歉均且得視佃者勤惰而更置其人佃者莫得私其田畝故也今屯田在官與莊田在民何異歲收屯糧畝斗二升視民田課僅什一輕矣其失在官覈賦不覈田賦論額不論歲夫賦不論歲故軍以追徵逃亡官不覈田故田以典鬻占冒逃亡累賠於

各戶占冒奪軍之自給此屯政之弊不可不察也徵獨內地今內外屯大抵皆然誠使各衛屯田量擇平曠合爲一區隨其險易以爲多寡畧倣古井甸遺意每區皆先爲室屋具田器在邊地則又具藺石布渠荅爲中周虎落畧如晁生備塞之策各衛守屯兵卒每十歲屬撫巡諸臣簡閱升其精壯者爲上軍使坐食而守餘盡歸屯十歲又復簡閱如前守兵六十而願歸屯者聽擧強壯代役如此則番休而耕與府兵何異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余故論次　明興以來屯政本末與屯者以覽觀焉

鹽法考

國家鹽政本以濟邊非利其歲課之入其行之要在恤竈通商不專於私販之禁而今日之所當講求者莫先於處置餘鹽謹按各邊主客兵饋餉歲不下數十百萬而窮荒絕遠之地民力難於轉輸故以內地鹽課開中於邊使商爲之飛挽則民不勞而邊用足然商本牟利非重利無以驅之國初屯政修擧近邊之地芻粟頗饒商既易於上納其富厚者往往什伍其家僮開墾荒蕪疏理溝洫力耕積穀以待國之中納之事於是粟益饒而價益平又稍稍得藉其什伍

溝洫以助邊守策至善也若夫國中經費登有賴焉蓋洪武中邊商開中每引納銀八分而竈丁煮鹽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伍百文所取於商甚薄而所給於竈甚厚取之薄故商樂於報中給之厚故竈勤於煎辦商竈兩利而國課常足然要在於外實邊儲內便民用國家無所利之乃其利常在焉當是時竈有實惠商有餘利邊有餘蓄而民食賤鹽獨私鹽之禁甚嚴當以絞刑而明著於律若是者何也夫竈丁既給攤場草蕩盤鐵而又有工本則其鹽皆在於官而其餘者又給官鈔以收之如此而私相販賣一是原額

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鹽何說之辭今之鹽法業已屢更而非國初之舊蓋其敝在於無以處餘鹽而何惑乎私鹽之壅正課也考之立法以來其始敝在占窩已而敝在守支已而敝在　奏討已而敝在折納今　朝廷之上處置得宜數十年來不復聞有　奏討占窩者矣法令邊商齎引照支雖親屬不得冒名代之於是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既許其分撥通以買補而守支之弊革矣自葉向書疏　請運司招商解銀戶部於是開中內徙邊儲不支今既修復舊額量收本色而折納之弊獨

矣顧於通商惠竈處置餘鹽尚猶有可議者大商中
鹽引其始納銀八分永樂時輸粟二斗五升成化間
納銀四錢嘉靖初納銀七錢其後減爲五錢不啻數
倍矣既齎引以來宜取償於官而又令買補餘鹽餘
鹽既自買之又令納價於官如正鹽之數則又倍矣
然又有割沒之鹽有違於限之罰有賑濟之例其他
需索盤剝諸費不與焉抑又倍矣是所以通商者未
盡也竈辦鹽課其始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可易米
一石正統後始勸借各商易鈔爲米弘治後復勸借
各商易米爲銀今鹽一引止給賑濟銀五分矣然又

侵漁於官吏剝削於總催而其所賑者或空名鮮實
矣竈種民田止於賦稅無他科差今則詭寄者多而
竈亦雜差矣攤場或衝於海潮草蕩或併於豪強而
正課間又使之納銀矣是所以恤竈者未盡也商之
引價既增曾無升斗之給顧反勸以賑濟重以割罰
竈之工本既微曾無俯仰之資顧復僉其雜差取其
折色至於額辦之餘苟不爲之收買而更禁其私相
販賣然則竈何以爲生商何以爲利哉正統十三年
將餘剩糧米收買餘鹽此以官收之也弘治二年令
守支客商收買竈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此以商收

之也不在官不在商則必入於私販矣顧官收之則
羨米無從出商收之則影射易爲奸吾以爲影射之
弊在有司之嚴防而買補之令實變通之長策故官
收之煩不若令商自收之之爲便也今天下鹽課淮
兩淮最多而鹽課之弊亦惟兩淮最甚他不暇論姑
以兩淮計之淮鹽正額七十二萬餘鹽乃至三百萬
官既不能一一收之而又禁商竈之貿易則此三百
萬者適以資鹽徒之私耳故莫若廣買補之意著爲
今日凡商人在場但先報名於官而聽其自買雖千
萬弗禁惟以正鹽一引附帶餘鹽三引給以照票掣

放而行不必盡納正鹽包中但多一引者盤出以私
鹽論役勿贖如此即三百萬餘鹽盡屬於官商而竈
亦有所資以爲生且人人勤煎辦矣鹽數既多然後
減其納價之半以利商而增其納賑之半以優竈不
亦可乎又必寬其期限緩其割罰清其場蕩免其科
差庶幾乎商竈兩利而餘鹽得所處也或曰餘鹽多
則正課壅固不若盡舉而開於邊此亦一說也頃歲
加工本引三十五萬則兩淮正課百萬有餘而各帶
餘鹽本未適均然議者業已病其壅而欲革之吾以
爲鹽之壅否不在於是假使盡鬻其三百萬之餘以

賫鹽徒卽私鹽盛行而正課亦壅壅則均耳棄之私
者固不若收之公者之爲得也第增引則鹽利歸於
邉附餘則鹽利歸於部存工本則歲滯三十萬引於
是引賤而邉商困去工本則歲滯三十萬鹽於是引
貴而内商困較其利害亦畧相等吾欲變私鹽於官
商故不惜遺利于商而謂官可以無禁欲藏國課於
竈丁故不惜遺利于竈而謂引可以無增且鹽法之
初立惟其足以濟邉而國無所利之也今之言利析
秋毫矣多方之費鹽課需焉旣入於部者寧遽能盡
返於邉乎雖其名亦曰解邉然十之二三耳至於邉
之關中則兩淮兩浙又配搭以山東長蘆使商人一
身三方支給萬里轉搬而内商分撥者得以此邀其
賤直況復加以工本之額利益微矣夫商以得利而
來必以失利而去竊恐異日關中且有觀望而不赴
者其他事宜在嘉靖十四年部臣疏中可考也

說

原文

夫載之方策而炳然可考者文乎曰文不在方策書
之鉛槧而斐然可傳者文乎曰文不在鉛槧然則孰
爲文曰惟昔玄黄未判爰含汤漠形色旣且厥始萌
芽高出乎九天之上深徹乎九淵之下大包乎渾元
之外細入於毫芒之内方策載之曰文可也而方策
非文也鉛槧書之曰文可也而鉛槧非文也不見夫
刻山者乎目其所刻窿然山矣而刻非山也不見夫
繪海者乎指其所繪茫然海矣而繪非海也故曰觀
文以成化又曰博文以約禮夫聖人之所爲觀且博
者方策云乎哉鉛槧云乎哉葢古有六籍之教矣卦
爻未畫先有陰陽典謨未述先有政化風雅未作先
有性情義例未裁先有名分度數未制先有容聲夫
陰陽之屈伸摩盪政化之淳渾灝噩情思之權忻憀

怛名分之隆殺崇卑容聲之俛仰抑揚皆天之所爲
非人之所設也故萬類卒未嘗異形而同形卒未嘗
相肖一同一異相爲經緯一經一緯錯而成章自有
生物以來而文固已具矣故宣意之文其文在意未
有無其意而能宣者也紀事之文其文在事未有無
其事而能紀者也是知文者昭察三靈黼藻萬彙彪
炳無極寧以繩契未易而無彫組旣工而有哉然則
六籍非文乎曰文者經緯之名神理之會而心精之
流也經緯者理之自有神理者心之自來心者含性
而統物者也錯綜變化性之靈也高下散殊物之則

也夫文者闡發性靈而宣叙物則者也夫能闡發性
靈宣叙物則即不離乎鉛槧方策而謂之文焉可也

尙友說

或謂今之所誦且讀者蓋與其人而俱往矣而好古
者以爲尙友亦有說乎余曰然井鼃也固不可語於
海夏蟲也固不可語於氷今之人也固不可語於古
何者其所見不出於今之外也習狃之也夫天地一
體古今一息君子不出戶庭而浮遊海宇不離朝夕
而超契鴻濛恃此心在焉是故伊尹可以樂堯舜周
公可以兼禹湯孔子可以夢周公友也者非必傾蓋

而遊接席而居也蓋有心晤而神會者矣心神旣合
形迹俱忘即九州之外猶比肩也百世之上猶接踵
也故五方殊矣吾以意通焉萬象遠矣吾以數測焉
古人尙矣吾以詩書論世而友焉聆其謦欬若與之
議想其風采若從之遊夫是以謂之尙友也然誦讀
而論者可以盡古人乎彼其得之心而不可傳者非
方策之所能載也然則廢方策而專求之心不亦可
乎曰何可廢也古人先得我心而寄之方策吾以心
求之以方策證之而古人可友矣吾懼夫曲士狃今
而昧通方之旨迂儒好古而遺斲輪之譏作尙友說

孔門四科說

聖人敎人如天地生物均此日月雨露而物之生也
類各不同梗楠得之以長其材榛栗得之以成其實
蕙蘭得之以發其馨桃李得之以滋其華自人觀之
則區以別矣而天地何心焉照臨之以日月無異光
也涵濡之以雨露無異潤也不爲鉅幹加隆不爲纖
條加嗇無有私覆無有私培然而或以材長或以實
成或以馨發或以華滋者則物之自爲也所謂因而
篤之者也嗚呼夫子之道大遊其門者皆學焉而得
其性之所近是故顏淵閔冉得之以爲顏淵閔冉人

曰此德行也子賜得之以爲子賜人曰此言語也由
求得之以爲由求游夏得之以爲游夏人曰此政事
也此文學也夫子何心焉然而德行者夫子之德行
也言語者夫子之言語也政事文學者夫子之政事
文學也二三子者各以此肖夫子則可即以此盡夫
子則不可謂學聖人而各成其科則可謂聖人設科
以待學者則不可此夫子之所以大也雖然德行者
具體而微者也言語文學政事者有其一體者也徒
有言語政事文學而不出於德行則末矣故德行者
本也此顏淵閔冉之所以爲賢也合之可以見夫子

故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然則學亦多術乎曰吾道一以貫之

讀狄梁公傳

史稱仁傑蒙耻奪志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此蓋耻其事女主而謂借功柬之矣愚以爲梁公不事女主則周之臣孰當爲唐謀者且其功不在柬之誅逆之時而在返廬陵東宮之日若帝在房州雖百柬之何所藉以爲功廬陵既返中外知之天下固唐之天下雖無柬之之舉可也且如柬之等所爲假令萬分一不克濟即武氏有詞將置廬陵於何地固

不若以子毋天性從容關説令哲婦自悟余以爲柬之等乃借梁公爲功耳嗚呼無梁公之心然後議其事女主可也

蜡祭解

或問蜡之説曰此農事之祭與藉田相爲始終者也藉以率之蜡以息之勸農之道備矣且一張一弛緣乎人情而報本勵功意亦在焉纖細不遺而舉措必當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先蜡後臘臘者接也去故接新也蜡者索也合物索饗也蜡以息老幼臘以息民皆歲十二月之祭也漢人不蜡而臘故註周禮者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如蔡邕獨斷則直以臘爲蜡矣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註曰蜡也大司樂六變而致羽蠃鱗毛介衆物及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示天神註亦曰蜡也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註亦曰蜡也夫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則可必以方社山川天宗先祖等弁八神而蜡則不可蓋八神者皆有功於農事者也不專於農事者不與茲典吾讀陳氏禮書而質諸郊特牲曰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故先嗇一司嗇二祭百種以報嗇也故百種三饗農及郵表畷禽獸

故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迎貓虎而祭之即所謂禽獸者也曰禽獸則祭不止貓虎矣祭坊與水庸事也故坊七水庸八其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神而祈豐之辭也冀八神饗之使水土平而昆蟲草木之害息也鄭玄乃不數百種而數昆蟲夫昆蟲本欲其毋作而又何祭也既祭昆蟲豈獨遺草木哉王肅去昆蟲而分貓虎似矣然貓虎皆除田害同功者也郵表畷不分貓虎耶其後沙隨程氏又附鄭玄而不得其説乃曰并祀昆蟲祀夫能去昆蟲者也遂併郵表畷坊水庸皆本其始作之人

言之然則古所謂五祀者直亦祭其始作者耶且又安得去貓虎者而迎之也故八神之說吾以陳氏禮書爲當而漢註之兼他祀則泥于合聚萬物一語然不知萬物者槩舉非一之辭如百種而下皆非一物故曰萬也後周因之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蜡於五郊唐因之爲百八十七座百九十二座宋因之爲四郊東王日西王月南北乃王神農諸實亂不經者本漢註誤之也夫圜丘方社王宮夜明幽宗亦既有所矣而今併列于蜡然則蜡王日月天宗耶王五帝耶又惡在其王先嗇也明堂位曰秋省而遂大蜡天

子之祭也郊特牲亦云天子大蜡八是知蜡者天子之禮歟至仲尼賓蜡子貢觀蜡黨五屬民則諸侯之國庶民之鄉亦皆有蜡矣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蜡者通乎上下者也王者統御幽明論功報祀用以勞農而休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蜡其有功於田者而他不與焉既以勞農又以勸功也其有功於田雖貓虎之微坊庸之細且猶錄之年不順成卽先嗇明神亦不得以無功而饗明乎此者可以勸功矣今籍田僅存而蜡祭未備吾故爲辯其說而存之以俟夫力農修古者攷焉

信順堂慶壽說

蓋易有之天助順人助信壽之言祐也助之爲祐而其道則在信與順矣夫闤闠駔儈之藪也故信難閨闥燕昵之地也故順難非信順之難難乎其爲信順也何者利欺信恩欺順信欺則罔罔不可倖順欺則亢亢不可久天人棄之其與幾何非壽類也故君子之言壽也其服食不以丹砂黃金其居養不以嬰兒姹女存不必戊巳守不必庚申澹乎其若拙乎頹乎其若訥乎苨乎抱一而無離乎瞠乎居後而爲雌乎以此涉世雖處闤闠不可滑以利雖潛閨闥不可狎

以恩無天損無人非信順之道得而祐助之理明矣自余先大夫雅善東陽伯兄伯兄世受一廛郡中粥粥訥訥覗之若無能至其操奇贏逐低昂趨時鷙發若炬鷹而籌計也取與不二價質劑不再諾故言出若持券而衆赴若流水草野布素而深藏若虛良賈哉故稱信焉嫂氏居室門內莫覗其形門外莫聆其聲夙若警夕若惕坐若齋行若畏衆紛獨寂衆囂獨默夫遜與遜夫壽與壽聚無遺言雖無愠色良婦哉故稱順焉先大夫蓋沒世稱之顧小子國愼毋忘世好及伯兄新構則余小子以信順顏其堂焉蓋先大

夫之志也嗟乎伯兄不以余爲不肖使得繼先人之好余小子獨安能無意於伯兄哉余小子守官則伯兄遊都下市朝伊邇而不得繼見萬曆甲戌伯兄杖於鄉鄉人同遊者謁言爲壽伯兄固辭曰吾何德以煩吏氏其明年乙亥嫂氏偕老同遊謁言如初則又辭曰吾夫婦何德而以煩吏氏今世都邪登少有歟訖於里中何知信順以嚮其利爲有德兄德若茲猶退然如不勝長者乎長者乎余言故無更端第本其所以論信順之意而推言之如此葢聞之先大夫云項伯兄又以孝旌父沒而不忘終身之慕也孝固順

德伯兄若嫂既以教家矣子良頑良稽秉父德而世守之用光啟後昆競爽發祚施於有政以斯壽親寧有既乎余小子之於二良猶光大夫之於伯兄也爲推此意具言豈惟先君之好是繼且俾余後人觀焉

書

與友人論學書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執事與於絕學之後能不牽於世俗一切詞章功利之習慨然有志於學患不斂縮願就正焉今世號稱士者童而干塾長而干庠非不日孳孳焉曰吾從事於學也至叩其所以學者憒然不知爲何事葢習俗之溺人久矣其父兄之所責望與師友之所程督日授一書焉曰熟此可以摛文也日課一文焉曰精此可以干祿也未及論其人之何如第學而得富貴則以爲學成學而不得富貴則以爲學不成嗟夫古聖賢之所以學者豈徒以媒富貴而已哉愚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故學莫先於善利之辨爲己爲人之間孔孟道德伊周事業皆志也學以充其志而已矣執事試觀今世學者其心之所志善邪利邪

爲己邪爲人邪窮年皓首手不釋六藝之編口不離性命之談乃其心固已漸染沉迷於利欲之中終其身逐逐爲人而莫知所底矣學術不明則事功盡謬此人心之所以寖失其初而世道之所以日趨於下也間亦稍稍有以事功自奮者雖其立朝之節卓犖可觀如漢唐諸名臣猶不免爲血氣用事況其下者乎頃一二有志之士遂欲併誦書著文而廢之亦悞矣君子固不待誦書著文然後爲學而誦書著文亦何嘗害於學哉愚觀古聖賢之學未嘗不誦書但其書之誦非以爲傳也未嘗不著文但其文之著非以

為工也夫務傅求工皆為人為人也即利也聖賢食不廢膏粱而自不累於味衣不廢文繡而自不累於華君子之於學如饑之於食自飽而已矣如寒之於衣也自煖而已矣於人何與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由教之謂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學也者亦不可須臾離也以人知而學以人不知而輟焉非學也何者其心在人知也以名成而學以名不成而怠焉非學也何者其心在名成也譽之而加修毀之而加阻非學也何者其心在毀譽也稍有所得而矜稍有所喪而悔非學也何者其心在得

喪也故不獨狥利者為利而遠利者亦未必不為利不獨爭名者為名而讓名者亦未必不為名此心術之微在立志者辨之志苟不立疑似動其中芬華奪於外有能卓然自信而卒成其學者吾見亦鮮矣孔子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執事誠以其所從者何心而所志者何學哉此可以深長思矣世習橫流利根深痼殆非一日茲欲起而振之不笑以為迂必疑以為矯幸執事與我同志故敢冒世俗之譏而發其所欲言如此執事所自得者固不在辭說之煩然此學天下之公人心世道所繫自孔子猶以不講為憂而吾人當何如也願執事有以復我

與友人論時政書

僕與足下誦法古人有日矣足下平居自許蓋謂出而匡時令以其時則可矣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僕非敢謀政也顧惟古人方其起長沙出隆中疏陳治安如指諸掌畫荊益大討若身嘗試之此何修而然哉豈非其素所畜積者豫耶自古以來天下未有百年無變者今海內晏然二百餘年可謂極治矣朝廷清明非有內外干政之患百司體統如絲聯臂使非有漢之七國唐之藩鎮也夷狄內嚮重譯納款

又非若宋之倒懸也似無他可慮者然而識者深憂焉何也今人有疾者貌固榮也膚體自若也言笑食飲無異也乃其中固栝然居常不自知亦莫可指而狀者此其病不在四肢而在元氣今天下之弊何以異此外有壯盛之形而內有耗蠹之實無漢之七國而宗藩之祿糧不支無唐之藩鎮而卒伍之驕悍莫制無宋之夷狄而南北騷然枹鼓數起古之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民室懸磬而公府無半歲之儲古兵強則悍今兵悍而又無可用且只籍半虛矣古封國過制故勢不能給今宗藩至無以為生而勢仍不給

古衛霍之徒往往横行匈奴中故以夏制夷今幸其不侵足矣乃若反制於夷者諸如此類卽有強力之士才智之臣率環視而不敢動以為無可柰何聽之而已故為臣之難莫難於今日為臣之易亦莫易於今日非臣之難任事者難也夫任事者方上則訹遠聚則慫慂之則不和行之則中阻天顏萬里而城狐社鼠又肘腋其間動與浮議外則弭筆之臣持憲之吏交目而覘其徒蓋端緒未見而指摘已及矣此任事之難也若第令遠避嫌疑不必任事蓄奥積患以詒後人內則周旋人情以酒食相徵逐外則善事上官以簿書為大故玩愒歲月眘及而遷此亦何難之有僕嘗旅從縉紳之後稍談及時事俯仰竊嘆輒為杜口類皆顧望推託絶無有扼腕奮袂毅然肩之者天下之事僕安知其所終斯非元氣之病昔人所謂養亂者邪故天下非有必不可為之事所患無任事之人有任事之人而後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傳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及今蓄之計亦非晩顧足下所為自任者何如耳非俞跗秦越人不能生死人非生死人不足以見俞跗秦越人之技病在腹心而區區鍼砭其手足此所謂庸醫者也

狂夫之言惟足下擇焉

許文穆公集卷之五

門人　彙輯
校閱
男立言
立禮輯梓

墓誌銘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端松谷陳公墓誌銘

萬曆丙戌六月十九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松谷陳公卒於家公
之謝政歸在隆慶庚午迄於丙戌十七年往矣當公
乞身時年僅六十聰明強健猶壯也　先帝睠惟舊
學可任肺腑倚藉方殷功見言信朝評士論亡不與
呂而著蔡之而同事者興化李公悃悃守和新鄭高
公共事　裕邸之日久江陵張公則公所舉士內江
趙公爲鄉人四公者又交重公非有纖介瑕纇枘鑿
齟齬也而公健而引疾眷而乞休無郤而先遯未厭
而遽止葢公之稱曰夫酒有闌而驩有極使主人意
倦而客留連或酗酒罵坐而後去孰與威儀秩秩一

辭而退者乎自公去後而內江以他事與新鄭左明
年興化以言去後三年新鄭以罪去最後江陵乃敗
一紀之間政府若奕碁然而公巖居川遊以坐觀勝
負詘信之變諸公先後淪謝而公老白首無恙優遊
商羊于南岷西水之間如鳳翔千仞而松栢鬱然後
凋也公有子曰學士君初以史官扶侍公歸已自請
帷奉　上賜歸爲壽既晉學士念公不置方圖歸養
而公訃至　上聞嗟悼輟朝一日贈太保諡文端諭
祭十有一壇給水衡錢遣官治葬事葢　君臣相得
父子相成上壽完名終始靡間云公諱以勤字逸甫

號松谷一號青居山人其先世自閬中來居南充之
水西里始祖曰彥良更數世有興祖者當元至正間
爲公八世祖興祖生思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皆
受晨平生紀始用儒起家爲博士弟子而紀之子衡
貢爲訓導衡之子信貢爲太學生皆室於蒲氏以禮
經世其家信四子大道大策大學大猷大道正德丁
丑進士終慶陽判大猷貢爲宿州學正而大策室王
氏是爲公父母自公父母而上至訓導公三世幷以
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室俱一品夫人而公母王夫人身公時夢

有星如月光燭庭階俄有神降授以研癖而生公公
生穎異不好弄伯父罡之曰吾陳三世爲儒鬱而未
顯其在孺子乎公益發憤與季父相師友銳志經術
年十八爲郡博士弟子才名籍甚丁酉領鄉書辛丑
第進士選庶吉士癸卯授翰林院檢討乙巳代 制
草充會典纂修官丁未分校禮闈尋請急侍父歸己
酉居母喪壬子復除是秋充 裕邸講讀官丙辰遷
修撰戊午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初 兩邸
并建而位號未定群小窺隙搆釁動搖百端公憂之
密勸 穆皇變藩邸規左右戒 屬垣多方調護之
一日分宜子致公及新鄭屛人語曰稍聞 殿下有
惑志謂家大人何新鄭故爲譎語公正色曰安得此
言夫 國本固默定久矣乃生而 命名從元從土
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故事 諸王講讀幷用檢討
今間一編修獨異他邸以示崇重相意也 殿下每
謂尊公社稷臣安得此言分宜乃安侍 裕邸九年
穆皇嘗手書忠貞二大字及啓發弘多四字賜公庚
申聞父喪 賜祭賻及綵幣路費癸亥復除仍代
制草甲子遷侍讀學士掌院事總校永樂大典亡何
遷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事乙丑擢禮部右侍郎尋改

左明年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教庶吉士小子
其以此得執經門屛間竊步趨公乃無行不與二三
子雖不廢課習非其重也 穆皇登極召見賜賚有
加是時天下想望太平而公自以舊臣首上謹始十
事定志保位畏天法 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
聽言比于姚崇要說云丁卯遂 詔公以宗伯直文
淵閣參機務總裁 世廟實錄同知 經筵事會大
典成加太子太保直武英殿尋以 大慶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戊辰 今上五齡正位東宮出遇輔臣於
馳道勞苦之公仰見 膚姿退而額手曰 宗社萬
年慶也時華亭徐公當國而新鄭用事兩家門客乘
其隙交章相攻朝士或左右袒公獨中立無所附竟
二公去私議不及公公嘗自言 朝廷置輔設參李
爲協心體國安草羯羠乃或專愎不受言或引嫌不
盡言皆非也故執政在政府若金石相宜塤箎共和
及當大事決大疑正色昌言不爲首鼠兩端又言執
政者第虛心潔已奉 一人威福聽百司公議絜綱
維黜煩苛進忠賢抑躁競愼守 祖宗憲令罷一切
紛更恬然而天下理矣自古賢豪功名蓋天下而無
功名之心心喜功名天下始多事蓋公相業未竟乃

其樞槩在數語間隆慶初法令畫一海宇敉寧公所
匡維調劑之力多焉公又以時政尚恭默希所裁決
而近侍多緣內降得橫恩於是疏言厲精修政四事
甚切至　上心寤已有　詔令司禮監設文書案視
先朝如公指竟罷之疏亦留中論者惜焉庚午公以
從一品滿蒙羊酒鈔錠之賜蔭一子中書舍人而是
時新鄭內江外相引重而中矛盾江陵因搆其間公
燭其微固有歸志然猶上疏陳愼擢用酌久任處贓
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六事其秋遂乞骸骨　上
諭留甚溫疏四上始得請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

仕　賜璽書嘉獎給驛歸遣行人護行有司給廩役
陛辭之日　上目送之而諸縉紳為公祖道者車馬
塡溢瞻望咨嗟以學士君與俱即兩疏東都門事未
足後談而後新鄭得罪獨乘牛車旁皇去國嘆曰南
充眞聖人也公立朝三十年歷館局卿貳以及宣麻
一務直己守義奉公履正上結　明主而下盡物情
某嘗燕見問應事公曰行其初心得失勿問某領略
至今絃韋斯言抑以是想見公平生公貌古氣清與
人交表裏洞徹不設町畦而其中有介然不可溷者
議論愼重不破的不發生平獨好古法書名繪彝鼎

至其奉身羸耦之食澣濯之衣泊如也其學以倫紀
為大宗撩修為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勤小物愼
一介始故居恒不輕取予即燕褻衣冠危坐見世儒
聚談性命掩耳不願聽曰儒者於學譬食飲裘葛耳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
人有迂公自笑之者公曰作法於迂其獘猶通作法
於通流汚何極或又誚公此不近名乎公曰夫無實
而外自標幟者電光蜺采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
自古所為垂簡編勒鼎彝皆是物也奈何弗好公為
文初宗馬遷後頗尚曾子固既叅大政不復修詞人

業獨手錄古今名臣批患扶傾解紛應變之蹟口誦
心惟設身其地而懸車以後乃喜佛書時與高僧遊
葛巾羽氅婆娑小園中更不問戶外事至聞端人者
碩進用色動眉端有不當未嘗不嚬蹙也庚辰公七
十　上出尚方綺幣寶鏹命學士君持歸賜公且令
兩臺使者存問海內艷之平生少疾晚歲兒齒眉豪
寸許面有嬰孺色偶以暑月痢下遂不起公雅數夢
日星河漢卿雲鸞鶴幡幢狀人曰公殆從列宿間謫
也卒之前日有大星自西南墜一郡皆驚蒸與丹夫
人夢徵合公生正德辛未九月二十日卒年七十有

六室王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側室賈氏智氏辛氏
賈智俱先卒有弟曰以勛國子生蓋推子蔭予之子
二長于陛卽學士君辛酉戊辰以家學魁其經婦左
都御史王公廷女封孺人贈安人繼婦馮安人次于
明生十一年夭皆賈出女一　適福建左布政使王遵
子庠生揚之智出孫男二長先謨生十三年夭次光
謨孫女三所著有青居山房稿若干卷學士君卜以
戊子年三月十七日葬公於某山之麓介大司馬張
公所爲狀屬予小子銘余小子寔師事公受公異知
又心服公沉毅有大節近世大臣去就之際先幾勇

決未有如公者銘何敢辭銘曰有嚁列星淪精少傳
夢而公生墜而公仆天啓我公篤我　明祚衆圓獨
方人趨我駐　潛龍在淵如翼斯附　飛龍在天如
霖斯雨矢其謨謀去其娟妬羨和樂諳牖納巷遇示
我師表式我王度朱紱方來歸田蚕賦明哲煌煌靡
有他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西水逍遙濠濮同趣
帝念舊臣乃眷西顧養羊上尊載沾異數令名考終
全昌後裕羔袖狐裘傾輌載路先幾如公誰與并驚
穹然者封鬱然者樹巢有鳳凰穴無狐兎於萬斯年
亦孔之固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毅鳳磐張公墓誌銘
蒲坂張公諱四維字子維嘗讀書中條之鳳鳴山學
者稱鳳磐先生其先世居解州鹽澤元季遷於蒲遷
蒲後五世秀公是爲公高祖秀生孟儒公寧寧生首
陽公誼誼生嵋川公允齡公父也以公貴六拜封命
累贈三世皆如公官而曾大母雷大母王繼解母王
皆一品夫人嵋川公內操儒行外託什一以遊而王
夫人爲少保鑑川公姊有家法以嘉靖丙戌五月十
二日生公公甫能言解夫人膝公微問所志亢聲曰

願得一當明主康濟天下解夫人大驚當是時已心
知公非凡兒矣年十五舉茂才高等試輙冠諸生後
九年鄉舉第二人又四年癸丑成進士以庶吉士第
一讀中秘書每念　國家待士厚堇堇工肇帨以取
世資是自薄也於是叅究　累朝典故儀章詢考四
方利獘興華務當於實用嘗侍徐文貞公語及國計
文貞公曰此叅政他日憂也當是時公已隱然負畀
敍之望矣乙卯授翰林編修無何奔母夫人喪戊午
起家特寵賂滋章公獨有以自守泊如也壬戌重錄
永樂大典公與分校隆慶丁卯書成陞右中允兼編

務值經筵日講予五品服尋陞左諭德兼侍讀代
制草清武貴戊辰請告寧親 賜銀幣給驛歸庚午
陞翰林學士掌院事詞林獨學士不署講讀最重班
僉都御史上時久虛其銜一旦以授公人以此覘公
旦暮且大拜也是歲陞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尋轉
左明年又引疾請告 遣中使問疾賜羊酒蔬栗久
之予告歸會 簡東宮侍從起公協理詹府尋掌府
事教習庶吉士無何復引疾歸 肅皇帝在位久實
錄浩繁開局編摩竟隆慶之世青未殺也 今上萬
曆甲戌再起公以原官爲副總裁乙亥進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叅與機務初江陵公手自筆削嘉靖
初紀僅及十年而公接其後事公故博洽有史才討
論潤色悉當江陵公心於是更出初紀屬公定焉再
踰年書成加太子太保進直文淵閣賜鞍馬 大婚
禮成賜金花銀帛服色加少保進直武英殿廕一子
秘書 耕籍以公率諸卿終九推焉庚辰一品滿賜
寶鈔羊酒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國子生
明年以遼左捷功進兼太子太師予武廕世錦衣百
戶公之初拜也 上手書一德和衷四字賜焉時江
陵公當國壹務嚴刻狹登進廣誅戮嚴關傳崇催科

惡聞災傷喜行聚斂最後筭緡履畝法令煩苛海內
囂然苦之公居其間邑邑不得志壬午會江陵公卒
是秋 皇嗣誕生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符
丞公乃密疏宜下寬大之詔因擬上詔書條格以次
罷諸政事不便者民懽若更生而故江陵公私人號
稱楚黨者益目攝公矣初江陵公病亟而楚黨大懼
失勢乃詐爲江陵公遺疏薦起新昌以自代而謀去
公先因權璫保所親信者徐爵結保爲內應而外嗾
三御史伺間交章排公也於是一御史先論罷王太
宰嘗之一御史因重劾太宰連及公 上曰少師忠

臣安得爲此言持其章不下而 手詔公出視事最
後一御史再疏則褫官三等出之於外公引咎乞身
請宥言者 優詔不許而楚黨陰謀者更被劾去當
是時 上已心嚮公而嚮故用事者無所發怒日望
外廷彈章而他御史密測 上意交起抨擊先論爵
逋匿禁地交通不法事尋乃論保歷數保大罪十餘
上大怒曰奴輩盜我威福久矣下爵詔獄論死安置
保於南京籍其家或追論江陵公與保表裏爲奸狀
上益怒欲併籍江陵公逮其諸子公力解之事以故
暫已當是時楚黨坐斥殆盡他御史氣益發舒引繩

批根猶抨擊不止公乃言於　上治道去太甚耳宜
略苛細存大體從之時六卿半易省署爲虛公請詔
舉者碩端亮前時所損壓者期月間人望畢收朝宁
改觀焉公當國未匝歲而遭父喪　上嗟嘆惋惜計
奪情不可則賻卹有加　慈宫潞邸各致襚焉　面
辭文華殿東室勸　上淸心勤政節財愛民愼終如
始因泣下　上爲動容命乘傳賜道里費遣行人護
行公行病疽渡河創甚踰月乃抵家　上以閲定壽
宫選賜銀幣復蔭一子國子生公歸而兩弟繼卒後
母胡又卒比終制竟以身從焉乙酉十月十六日也

享年周一甲子訃聞　上輟朝一日賜祭十三壇遣
官治塋贈太師謚文穆復官一子符丞公爲人孝友
篤於故舊人有德一飯不忘故人遺孤往往待以舉
火公初在詞林與新鄭江陵二公爲莫逆交二公繼
在政府有隙新鄭去國而公適赴　召命從獲鹿取
道會新鄭於彙城江陵公知之迎謂公曰　上方震
怒安得私見罪人公曰疇昔事高公猶事公也一親
一疎謂交道何江陵嘿然俺酋款塞朝議籍籍鑑川
公力持於外而公居中爲陳便宜鑑川公嘆曰成吾
事者伯玥也楚守臣募卒討五闗叛酋酋平議散遣

之公曰有事用之戰事已奪之餉後何以使人會滇
南有警卽命將將此屬以往募卒感奮迄用成功其
善謀能斷類此公立朝三十年登政府者九年當國
僅期月耳壬戌乙丑分試禮部者二丁卯典順天試
一丁丑典禮部試一是歲曁庚辰癸未讀　大廷卷
三主會武宴一春秋代祀先師三　幸太學分獻一
圜丘方澤分獻四他以扈從　郊陵閲武賜蟒衣鸞
帶麒麟斗牛服繡綵伽袋燧壺諸物不可勝計夫人
王氏儒官恩之女初封孺人晉宜人淑人而封一品
者三焉生子男六甲徵庫部主事泰徵儀部員外郎

皆進士定徵秘書久徵元徵國子生皆任子獻徵早
卒婦楊次孫次楊次羅次楊女三長適武選郎馬櫏
餘皆殤孫男四女二甲徵等將以丁亥年三月十七
日塟公於其所自卜之風陵鄉而奉大學士王公狀
屬余爲誌銘納壙中甲徵余癸未所取士余因憶辛
未從公供事　大廷受諸士卷輒口相雌黃公正色
曰　天威咫尺奈何戲豫小黃門往來偵之　上
所矣楚黨排公時余燕見公輒曰久病當去思引天
下賢者自代其在公乎如是者再余跼蹐不自安無
何謬被　簡命意公或數言余於　上而人不及知

也公又爲余言欲自新鄭寃請䘏而未得聞今以遺
公余出新鄭門下深愧其言三事狀所不及載者銘
曰中條之陽爰有鳳鳴是鍾名碩蔚爲國楨於文毅
公夙稱博雅篤古濟時如宋司馬秘紬石室草潤蘭
臺始終四紀文直事該　黼幄橫經綸扉補衮道先
啓沃民瞻師尹蕩滌新法幹旋乾坤斗杓潛運大寒
陽春內淸奸慝外散黨比蒐羅巖穴布列庶位老癃
扶杖思見治成化瑟弘張海宇廓淸惟晋有才五百
年後萬曆之功比於元祐荐遭家難殉父以身倏乘
箕尾莫返蒲輪鳴烏不鬪千秋窀窆鳳德非衰著玆
樂石

明故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同麓余公墓誌銘
按公門人沈少宰所爲狀公鄞人也鄞諸余皆祖宋
太保天錫天錫者理宗微時舊人有翼戴功官至叅
知政事典鄉郡卒贈太保謚忠惠其後散處非一或
在邑或在郊在郊者曰旗山曰馬鞍山在邑者曰東
門小江里父滙塘公永麟以鄉舉士爲學官歷浦江
崑山翟判蘇郡未行卒後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少
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母王氏贈

一品夫人滙塘公以上莫知所自出而其生也穉而
育之小江里故今爲小江里人公旣貴當贈三代喟
然流涕曰孤不天不能明其出顧微夫夫也安有吾
父恩罔極詎敢忘於是贈滙塘公所後父懈懈父
鏜皆如公官懈夫人丁鏜夫人王若李皆一品夫人
謂以此爲滙塘公報兩世而吾後子孫獨祖滙塘公
可矣滙塘公二子長有壬先卒次郎公公生嘉靖丁
亥故名有丁字丙仲甫一歲博記善問父母大奇之
稍長日誦數千言文多閎蓀試輙冠諸生名日益起
家日益落而廣陵郝翁豪長者好奇節雅遊縉紳間

會所善周侯來守公郡翁書抵周侯此菰蕭中有異
才可以禮致者乎吾孫得師事之公方喪母家居周
侯以公往是時翁年七十餘一見握手驩若平生益
公居郝氏三歲郝氏竟貲公遊太學以順天辛酉鄉
舉上春官與今吳門申公婁江王公幷及第授翰林
院編修三公者日以文行相砥礪後先相　今上幷
稱名臣　明興以來及第者所未有也公嘗代　制
草曰是惟　王言奈何私諛人又因以爲利於是戒
門者謹謝客而詞務簡重乙丑戊辰皆分校禮闈所
登進者各三十二人而歸太僕沈少宰與焉歸太僕

者崑山人也初公童時從父之崑山將執經其門不
果其後歸名大著毋上春官校士者爭欲得之以爲
重而公手一卷古色黯澹意必歸君已而果然人服
其識故與沈少宰同學相友善竟首錄沈二君皆大
雅不阿時好自是舉子業爲之一變士依聲慕古以
成先資本公得二君力也公初持父喪歸自崑山輙
行營高敞地旁可樹松檟萬列石像生豎穹碑爲神
道者人莫之信也於是塋同畢而自稱同麓子以志
思云第後四歲乃請告歸葬母畢窀穸之事郡中人
遠近來觀其所謂高敞地者咸嘖嘖稱歎曰公固非

大言隆慶初充　實錄纂修官又充　經筵講官辛
未陞國子司業壬申改洗馬兼修撰侍　今上東宮
會　登極改左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無何移疾欲
歸當事者不可而公請益力遂以左庶子領南詞林
得便道之家公雅有山水癖買山東湖中得古洞初
扣之鏗然已發之谺然浮石四垂乃疏峰披道分流
抗丘匝樹其側厰歸來之詞名其莊曰五柳樓曰舒
嘯齋曰覺是臺曰矯首而總之爲舒園慨然若前身
之在柴桑者有司勸駕强起一之　舊京萬曆甲戌
陞南國子祭酒令諸生以什伍相保連坐竟公去無

犯令者而督梓二十一史在歲久漶漫公手讎是史漢
及齊梁書重梓之以惠來學居二歲丙子復移疾歸
臥東湖日讀滌園書充然有得手疏之爲若干卷藏
於山戊寅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領詞林未至陞太
常卿管國子祭酒事己卯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
士仍充　經筵講官庚辰改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尋
改吏部明年解部事仍掌詹府充　會典副總裁會
三品滿　賜羊酒鈔貫蔭一子國子生無何陞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壬午六月也時江
陵新故公與蒲坂吳門共事凡憸人橫政去泰去甚

次第更始常憂之帝所手一戈逐巨璫以俘于帝於
是實贊巨璫之獄中外快之會浙兵大譟陵犯制府
度不可解則跡也而攫於市　朝遣左司馬張公以
節鉞往過公閒計公曰是窮獸也且致死爭旦夕之
命奈何以徒手搏之張公遽問計將安出公曰閩河
南人徐景星者有機略舊領此軍今失職待事薊門
張公呼至挾而南景星身居其間亟諭以禍福諸軍
故信景星爲縛首事者詣軍門謝梟九人於市浙兵
乃安是歲九月　皇子生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廕一子秘書庚辰癸未皆典禮闈二時

海內名士蒐錄殆盡居一歲從　上定壽宮加少保
改戶部他官如故甲申以遼東出塞大捷論贊畫功
力辭世廕賜銀幣麒麟衣先是蒲坂以憂去吳門當
國子從公後鑒於前之務相矯者冀存大體而江陵
既敗言者尚齮齕不已乃至言舜禹之事以撼　上
心太宰楊公曰不可是欲爲於口語文字間起大獄
邪因覆奏語侵言者言者譁然詆楊公爲倚阿吳門
競請斥罷于私心憤激以去就爭之疆二三大臣亦
多抗疏引去明言者非是獨公內直爲　上調劑之
奏牘滿几日應接不暇居數日乃密疏言言官可任

孰與諸大臣今以一言官故而使諸大臣側足求去
非盛世事有如聽其去則臣愚亦有去耳　上見諸
大臣爭欲去意動于是遣二中使齎　手扎詣申公
及子邸諭意而太宰亦復位諸大臣始安公有力焉
是時公及吳門子三人者同心輔政天下喁喁想望
太平無何而公病矣公病咽逆飲食輒留不下是秋
在告　上所遣存問診視者相望于道會滇南大捷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廕一子秘書令卧受
固辭不許已三疏乞骸骨又不許竟卒長安邸第甲
申十一月十七日也享年五十八歲　上遣中使視

喪內出金幣疏布米麵諸物賻之有司給喪具　諭
祭九加二贈太保謚文敏仍廕一子秘書爲輟朝一
日以祠部郎護喪歸木部郎往營葬備典罔缺而公
配一品夫人水氏以壬午卒公嘗疏請預營兩寢俟
他日至是合焉葬東湖之隱學山前創一菴守僧奉
祠給田若干頃公遺命菴曰乘化蓋取陶詞與舒園
終始云公素達生生時奉養甚備所居一日必飭亭
榭蒔花木以自娛善飲喜賓客客常滿座非大故不
廢絲竹毎對客詫東湖之勝口津津未嘗一日置也
平生不設城府與人多可少忤言輒披肺腑相示遇

事輒任任亦無成心長老言海上有金塘大榭諸山
延袤百餘里今爲甌脫誠使人耕牧其中可資兵餉
以寬內地公曰諸以屬有司有司慮擾民不可公曰
本爲利民而顧擾之諸君謂不可則不可耳其心無
適莫類此公四子某某三孫某某其嫁娶皆名家語
具狀中葢以乙酉年十二月七日葢公與子皆丁亥
生而公長子者四月先後詞林輯典校士公多子偕
全幸從客勿朝夕公而公已矣覽狀泫然悲涕因掇
其大者爲銘銘曰公家太保忠惠發祥文敏繼之賾
代相望奕奕文敏苴莽崛起何自降神冊山赤水嘉

隆之際龍蠖詘信爰及　今皇爲楫爲霖寅恭者誰吳門蒲坂暨予小子左右推輓如羨之調如樂之諧汛掃攙搶登于泰階有呼脫巾授計定亂樽俎折衝廟廊成算定亂猶易靖譁寔難訛言繁興撼公如山片語密陳倏回　天聽散彼比周以寧庶政國是爲定僉曰惟公同底於道式和民衷保衡可希歸來何暇存以舒嘯沒而乘化有淼者湖有森者丘公體所藏公神所遊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諡襄毅鑑川王公墓誌銘

明興驅大虜而還之沙漠內難既靖　三駕徂征至窮幹難河南瞻北斗僅乃柔服已已以來虜數闌入嘉靖中胡馬飲易水烽火照平臺　天子爲之旰不食穀轉海內以濟軍興文武大吏駢首伏鑕計不知所出蓋其部曰俺答曰老把都曰永邵卜曰哆囉土蠻曰吉能曰切盡黃台吉而俺答者最爲雄桀黠因俺答以致諸部交臂屈膝納欵稱臣則隆慶初少保鑑川王公力焉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公薨于里舍守臣以聞　上爲輟一日朝念公有社稷功詔贈太保諡襄毅予祭九壇遣中書舍人營兆域而

公家乃以其外孫楊檢討元祥所爲狀來屬余誌而銘之按狀公蒲人諱崇古字學甫鑑川其號也嘉靖辛丑進士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爲安慶郡守癸丑改汝寧乙卯晉湖廣副使部署常鎮兵事常鎮之有兵備自公始以倭故已未改鄜延兵備辛酉晉陝西參政壬戌晉陝西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隆慶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侍郎兼僉都總督陝西三邊以功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其年獻俘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副都辛未貢市竣晉太子太保又逾年加柱國在鎮五年以協理京營戎政　召還明年三貢禮成加少保乙亥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亡何告歸歸十二年而薨公歷事　三朝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以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董俺答事則其在宣大山西時也俺答王庭直大同先是我畔民趙全等亡虜爲虜繕城郭勒兵陣而自占古豐州屋居田作招納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虜數入塞會我急全等懸重賞購之無應者虜閒益驕又易公新至因悉精銳寇五堡嘗我我兵相持數日伏流矢中虜走其秋公駐懷來土

讟聲言犯薊　詔趣公入關公策東虜欲入必先西
糾今西偵虜無東意遂按兵不動虜果散去公次左
衛而把漢那吉者俺答愛孫也以內郤挾其妻叩關
請降公喜曰虜人吾彀矣疏聞廷議譁然私詢公不
當受把漢降啓事端且虜情叵測公曰拒虜易耳顧
千載一時機不可坐失乃畫三策上之虜愛孫投我
殆天授非人力請厚撫之令隔絶虜虜必勒兵坐索
則許執全等以贖策一有如虜必强索則嚴兵固圉
示碪斧于所愛以制其命策二如竟弃不顧則我傚
漢人置屬國以居把漢使異日者與老酋嗣子分部

角敵策三又必計令重購全等得一人賞千金封十
萬戸誠即其一以款把漢老酋雖悖計必不以流人
易孫子便執政是其議下部覆請　詔官把漢那吉
爲指揮使而予公便宜而俺酋者不勝憂憤遂與全
等合謀召諸部兵分道坐索公堅壁清野不與戰而
伏兵伺其前虜稍稍引去我爲左右掖尾之虜進無
所得退爲奇兵所乘一日七戰所殺傷虜過當小酋
中創虜氣大沮知把漢不可以戰得又恐遂因殺把
漢也先使一人來曰歸我孫矢不近塞已復一人來
曰歸我孫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計全等本以

虜嚮導習虜虜厭戰則全等輕今不得全等款塞未
有期乃設方略盛陳兵出把漢示之則把漢者已易
曼胡曳金緋揚揚無歸意公指謂虜使曰此几上物
我固生之彌反速其死耶夫結怨中國重爾酋罪者
全等不執無以謝過且全等與把漢孰親因遣偏將
軍田世威偕虜使往諭意俺酋感泣如公言願貢馬
通市世世稱外藩公爲請於　朝虜果執全等九人
易把漢去旣俘獻　闕下乃議封貢時欵者獨俺酋
耳他部尚多羯羠俺酋使人來言吾第能保大同如
約此外非所知公度俺酋力能制諸部故緩其奏令

悉要老把都以下各酋左袒傳檄而定然後奏乃以
辛未會奏復陳八事言者爭以爲不可章數上最後
集議於廷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獨執政任其言可必
用也會　進講面奏之計遂决是夏　勅封俺答爲
順義王各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威德定約
東諸夷羅拜奉表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市馬
贏牛羊十數萬馬大半陝西馬附宣大入其市准宣
大一一如公前策事竣祭告　郊廟　御正朝宣表
受賀當是時匈奴保塞自附於一家恢弘無外之略
雲朔以北悉主悉臣自昔所未有也公仍留鎮因敵

變化不可端倪虜實欲奉佛因而許之杜殺端黃台
吉實跳梁欲敗盟因而諜間其父子使各自爲備黃
台吉失所部兵實內困請降因陽撫之拒不納也終
其身亦亡他其操縱諸酋類如此公雅持風節由部
郎歷方鎭督府所居有聲在郎署嘗繩中貴人麥福
部校福銜之令邏卒日伺其門無所得分宜中貴溪
以危法獄具而公不署名以郡守會訊伊藩法其左
右歸所侵田大盜師尚詔橫行計戮其魁四郊安堵
在常鎭創海防條議躬披甲往來淸江柘林間出海
殲倭奴二百餘級臬使下車而奏疏家兒跋扈公語

長史吾奉三尺來治此輩不難難者株連耳王聞
使使謝爲歛手在寧夏上秋防六事遂城守起花馬
池至平虜城因與諸將約毋私其家丁令與卒伍同
險艱人人感奮虜寇淸水營遣大將吳兕擊走之又
招降卜兒丈三百餘人乃以其間引河水溉田而構
揆文書院集諸儒生緩帶講藝焉虜憚公東徙榆林
潰兀渣梁殺大將公提兵救之存其危城絕口不言
功功故不錄先後斬首虜二百五十四級繕邊三萬
七千二百餘丈所鹵獲營構稱是其督三邊也以强
兵弱虜爲務上十事及延寧八事覈實行焉未期月

而旌旗壁壘皆變二歲中虜三薄塞遣大將趙岢董
一奎雷龍擊走之又遣龍等出長城二百里至白城
子擣其巢又度虜且入令白允中伺擊於靖虜衛軍
聲大振虜咋指曰公天神自是不敢近塞矣又剿平
桑園流賊以寧兩河先後斬首虜七百六十七級繕
邊六百餘里所鹵獲營構稱是蓋陝西功較寧夏不
啻三之而宣大山西首虜止四十六級鹵獲僅比寧
夏時而繕邊至一千六百餘里招降者凡五千人則
以貢市修而漢過不先也始至鎭陳六事其最切者
曰備內郡華紛議在鎭凡四報邊工墾田八十餘萬

畝邊人賴之旣釋邊事爲部尚書時傅御史應禎言
事侵江陵　詔論戍公爲司寇曰　朝廷置言官罪
不言不罪敢言此干法不當戍臣法官知守法耳忤
旨切責旣改司馬且一品再考而言者因承望詆公
上猶持其章公浩然三疏歸矣蓋公歸而行給傳月
給廩歲給役恩禮未衰也平生以功遇　主誥封者
五特敕獎者一益俸者二遣中官卽其第賜者再任
子錦衣衛正千戶晉秩世者一國子生者五幷身後
而六銀幣蟒緋因事賚予者不可勝計後俺答黃台
吉挾力克三世襲封每見中國使者輒問王公無恙

上因思舊勳公未八十　詔有司存問蓋異數也公
豐頤魁岸慷慨有奇氣望之若神嘗指數晉中先達
心慕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之爲人嚮往之
隆萬中晉有兩襄毅楊公與公先後爲督府司馬陰
雨綢繆之功多而張文毅者公甥也貢市議興以籌
畫往來執政間竟成公志焉初萬虜雲集塞下日跂
朝命而文墨之臣方且踟躇顧望首鼠兩端把漢卽
關或疑其詐以爲老酋實使之及歸把漢又慮如維
州暴尸境上囮後來內附之心至虜請市又稱引嘉
靖中擁兵挾軍吏朝登壟而暮寒盟如漢金繒如宋

歲幣徒以辱國搖動衆心莫能堅決獨公定紛肩重
冠帶名王屹然以身任之不惜關天下之口此其中
必有以自許而　上每鑒公忠誠格羣議從公蓋亦
有以知公者至今九塞塵清歲省司農水衡錢數百
萬邊氓保首領室家完好乘障之吏偃烽卧鼓享太
平之福者且三十年繇此言之其功烈可勝道哉公
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一日距其薨得年七十有四
其先世出龍門文中子　國初由汾陰徙蒲王大父
孟華公榮爲鄉飲賓大父敬齋公馨鄧州學正父素
菴公瑤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王大母張大母張母孫皆一品夫人配
張累封一品夫人子二長謙丁丑進士爲職方郎娶
史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孫六曾孫三所著山堂等
稿及諸奏議若干卷藏於家謙等以庚寅十月二十
七日葬公於郡東十里峨嵋原　敕建新阡公事業
在國史孝友高義在家乘不具論而貢市最著故詳
誌之按誌爲銘銘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亦越元
老壯猷是毗維汾之陰漢祠出鼎我有鼎臣公則天
挺文武爲憲綏急可托建授節鉞山衞蔡藿師旣頻
克鎮且屢易乃繕亭障乃開阡陌有翩者鵻懷我好

音先聲所格來威獻琛虜有愛孫回面來投天誘其
衷人運其籌決疑士畫惟公是藉言折盈庭謀成作
舍戀深舐犢悔極噬臍戢彼左衽歸我中行五餌方
施九關不閉驟裹雲騰旃裘麋至仰迂漢策兼收魏
利慕義嚮風及茲三世約束不解貢市彌誠公雖去
鎮世稟法程迄今塞上鳴鏑不驚匪徒鎖鑰亦曰干
城久乃休公佩劍曳履正色立　朝縉紳所倚當機
首鼠敗類營蠅寧知公也鴻擧冥冥　帝思股肱先
時存問惟是一老胡天不憖萃夷軫慟山河改色勳
載太常聲標絕域冢象祁連石勒燕然此石可泐此

銘萬年

吏部尚書夏松泉公墓誌銘

嗟乎任事之臣豈不難哉事有纖鉅夷險才有短長具兼才者又或以賄敗即不敗或不能不動于毀譽榮辱之故能不動矣而世又往往撓之事孰與任余觀尚書夏公所謂任事之臣非邪公名邦謨字舜俞號松泉涪人也其先廬人而徙蘄水已又徙蜀璧山凡三徙竟家涪之黑石里高祖朝佐朝佐生友綸友綸生彥策公父也與大父俱贈戶部尚書母夫人郭氏公生而不羣弘治甲子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士

除戶部主事監德州倉改吏部考功稽勳謫出爲兩淮運判轉同知通州陞僉事督貴州學歷雲南參議湖廣浙江江西副使參雲南政以福建按察使轉廣西右使貴州江西左使進右副都御史督蘇松賦兼撫江南出入南北戶部侍郎尚書改吏部尚書中外四十二年宦數十轉皆簿書錢穀甲兵之任又數往來西南夷間即得善地乃又輒值其多事公爲人廉直視國事如其家不避疑怨毅然肩之初監德州廒廥出納則躬閱鈞槩羣吏歛手在吏曹持論不阿同列嚴憚之猥以考察出公欲撓公所爲既謫兩淮兩淮故爲利藪四方豪賈窟其中時權璫黷貨諸豪借勢橫甚有司莫敢問公一切繩之以法即豪曰何公竟莫得其隙在通州布條格平徭賦歲省萬數又計擒黠盜民勒石志思焉督學貴州貴州學故無廩增等名獨以年次貢會　朝議邊學亦以文第其等名貴諸生爭言不便有司持數歲莫敢決公至則以文之優劣稍參年之淺深爲之等而諸生帖然攝巡守官普定有桀虜二屢逮不獲公計獲其一邊儲久蠹莫能清公力清之參議時會嘉靖初革金齒中官參將塡者更置永昌府羣小大譟飛語撼當事者公搜

惡黨悉論如法竟定永昌副使時湖北盜屢撲復熾延蔓餘十年檄公討之公諜賊所負險突兵亂而以奇兵分批夾擣殲渠魁十二俘其黨五百餘湖北以平遭母喪起補浙尋喪父補江西涉雲南諸任有聲而福貴未及任督賦蘇松親磨勘賦額悉如周文襄故所參定法大倉塩徒秦璠王艮等嘯聚海上　詔操江都御史王學夔總兵湯慶提兵勦之而公足餽餉以使兵公則與戮力援桴而先將士遂梟璠艮斬獲賊黨釋其脅從提再奏弁　賜金幣增俸一級焉在戶部時戶部歲入百四十餘萬而　藩祿邊餉且

十倍其入勢寖不支公殫心計追逋搜羨裒權徵贖
多方籌之用賴以不詘既總吏部益厲清白重杳訪
日被　殊眷每春秋祈報及　永明殿帝社稷壇
諸大祀數　詔公代拜會考察　上以屬公不
聽公辭公與衆搉别諸所去留悉當人心而招權者
忌公媒言官論公短于風采公遂致仕嗟乎如公而
短于風采邪天下不患多事患無任事之臣夫臣幸
而在事孰非所宜任者今官卑事鉅則曰非所及官
崇事纖則曰所不屑當其夷曰無閒釁當其險曰難
幹旋實諉之曰余有待稍及于口曰如掣肘何則事

無時而可任也若公者今何可得邪今世以考察謫
者未有能自振者也而公卒所樹立如此豈苟而已
哉公自涖官終始一節既歸則杜門絶請謁獨嗜翰
墨以詩酒徜徉人既高公出處而聞其卒也沐浴衣
冠戒輿從如之官狀徧召所親訣分布家事進觴徹
酣坐而瞑夫死生之際亦足觀公矣它在家乘者不
書公生成化甲辰十二月十九日卒嘉靖甲子七月
十三日年八十一夫人魏氏先公卒子男三某某孫
男二某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公嘉州之原奉譚大夫
喙狀來丐余銘銘曰矯矯夏公爲世名臣木直而伐

蠖屈以伸人將謂公一蹶不振公無卑官其氣逾勁
自玆敭歷臬藩臺省鉅細攸宜文武惟允官之失德
由寵賂章公爲太宰氷清鑒光操以終始葢其天性
事國如家失得勿問　帝眷固殊憎口玆厲優哉遊
哉聊以卒歲出處之際公亦有言出吾禹稷處則顔
淵公言可復公逝不迷死生尚爾有何譽毁人臣任
事於公爰式拜公墓者請視玆石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文僖

龍白陳公墓誌銘

隆慶丁卯冬南京禮部左侍郎龍白陳公以王事卒

於鳳陽撫臣以聞　天子震悼遣官諭祭營葬事已
復贈尚書謚曰文僖茂恩異數荄章赫一時云公諱
陞字晉甫世爲餘姚人十三代祖仲德當宋宣和建
炎間著禦寇功官武功大夫京畿都統領高祖孟雍
贈吏部文選郎中曾祖雷封彰德府同知贈湖廣左
叅政祖廷敬蘇州判官累贈湖廣左叅政父煥光禄
寺卿母胡氏累封淑人公生有異質善屬文弱冠補
邑諸生試輙高等聲名已彰徹里中嘉靖庚子舉於
鄉辛丑與仲兄墀同舉進士自浙之名豪暨海内士
喜譚說禮經者無踰公以故兩試俱褎然爲禮經冠

聲光益殷殷起項之改翰林院庶吉士當是時諸吉士類多奇儁公雅自負館師玉溪張公深器許之後二年授編修復充纂修會典官無何奉 命往册立德王燕享外所遺餽幣公一無受王甚敬焉庚戌同考會試逾年丁父光祿公憂服除遣任久之滿九載遷侍讀丙辰復同考會試戊午又主應天鄉試隨試能精鑒別所取知名士甚多錄文爾雅足式天下尋晋左春坊左諭德晋侍讀學士掌院事復擢禮部右侍郎未幾轉左其始推禮侍也銓部別有擬上公名在次 先皇轉超授之已而命閱殿工攝祀事賜賚

甚渥癸巳虜犯薊東仍 敕守皇城旬有數日其簡注若此僉謂行柄用矣乃復丁母淑人憂偃息丘園者久之今 上即位知公賢召起家以舊秩居留都會典鳳陽 皇陵工公率屬往與所司相規制程物力復之壽春等王墳亦如之其往返涉歷勞甚不自知事竣遂嬰疾暴卒時十月二十日也公寬厚廉靜不喜為崕岸斬絕之行以峙名守官兢兢畏謹不挂於過失事親至孝兩居喪皆盡禮尤篤友愛伯兄其以早世以仲兄子鐺後之厚推其產庶弟壁太淑人鍾愛也能體其意教之彌至遇事深沉不欲先自輙

决徐徐露鋒穎無不中機宜間有拂逆事必權所以處之罔有無聊意至于與人交款款若恐不盡其禮苟有過絕口不一言之可謂篤行君子矣顧入仕幾三十年而功名弗獲大著以死嗟乎世稱鴻才之士樹勳烈於天下率蹈煩歷委始見若禁林侍從依光日月之側第持文墨議論優遊禮樂之署則何所藉以垂尺寸旂常間乎宜公之樹立見於人之耳目者僅僅止此可慨也公生正德辛未十二月初九日距卒享年五十有七配徐氏贈宜人繼趙氏封宜人子四某某公以某年月日葬於鴈嶺之新阡余與公同

舉進士又從遊館局久相知固莫如余宜銘公遂按南渠公狀為之銘銘曰於皇造士敷求瑰碩爰躋玉堂摛華休辰為黼為黻蔚然其章言承 帝簡晋式秩宗委蛇廟廊經綸未究歛志以殂藝林摧傷德譽燿宣如珠淵沉而輝孔揚姚水瀰瀰鴈山窿窿千載斯藏

明故封刑科右給事中述齋邵公墓志銘

余謝政歸過公仲子諫議君所因謁公几筵瞻遺像修眉廣顙古貌美髯儼若神仙中人曰是且百歲不啻柰何止此盖公生正德乙亥初夏晦日歿萬曆壬

辰中夏不盡六日得年七十有八此在世人亦足爲
壽而未足以盡公也諫議君因出所自爲事實及憲
副沱君狀屬余書其美門之石余既得諫議於春闈
而諫議又女因與余孺子立言嗣爲婚姻通家也即
又棄筆研何可辭志曰述齋公邵姓諱棠字汝思世
家休之西門其先睦人已由睦遷務東再遷邑西遂
家焉公生而穎朗好讀書師事金栗齋少府少府器
之授毛詩業既通會父喪棄去時公逆婦甫三日即
率之手紉衰絰終喪不內也時重闈在堂公每聞慟
聲雖雪夜僵而侍戶外往往達曙母雖毀絕慮傷公

爲罷哭大父母雖慟亡子而子之子善事我亦爲罷
哭是時天祥公葬釜南門且往省謁會淫潦水侵壙
下公號泣土爲滋後卜封山躬負土墳成而始即安
奉寡母五十年母老公曲意承懽日不離左右夜則
集諸孫論古昔詰難置對用解母頤終婦之身三十
餘年未嘗由房對案食也婦殁而諸孌事母一不當
意輒麾遣之終不以孌故觖母懽小恙則問藥行禱
衣不帶解母以天年終公年七十老矣尚孺子泣也
忌日縗素齋居語及二親未嘗不嗚咽流涕其篤孝
如此始遷祖墓湮沒且百年公按故跡披荆榛求得

其處首義建大宗祠三年乃成巋於土木不憚時紬
創爲祠規以貽來者嘗道淳安考求宗祏上遡始新
本邵之自出爲譜牒計其不忘先世如此平生務收
族振人之急衣食其孤者娶者羔雁修脯其婚者學
者室其老而獨壯而鰥者脫贖其罪而孥者質成其
忿而爭者至割已貲爲之解不自任德也即有德我
者謝罷之其陰行德類如此雅善談論而莊持無譁
見者起敬不欲以盛氣加人好揚人之善然性質直
亦復不能容人過嘗賓飲于鄉彊一再往竟謝不赴
宗父臬憲公嚴重之目公古君子以孤託焉孤殁而

公爲求所以後孤者以祀臬憲公從弟橋蚤卒而孤
孫且腹也其妻夏以哀死公憐其節爲撫成二孤及
諸孫宗人子孝廉燕篤學古行公亟獎成之卒以孝
旌季姑適劉而夭其家貧再世倚辦焉居常慷慨急
公如繕邑城橋藍渡築學宮文峰諸大繇役率以身
先之嘉靖中邑令議加賦力持其議竟寢其任俠好
義如此初公承父貲自御澹薄而洗腆於賓祭又所
貸婁人往往折券棄之坐是家落中年爲群豪齮齕
至出居以避之已而豪敗公業烝烝起往事不校也
復爲陰解其困其報怨以德如此心知諸子所長而

善任之課長君以世業而仲叔以儒時手一編家塾中丙夜不輟數指臧否以示諸子申勸戒焉其後伯季克家仲舉進士選讀中秘尋遷刑科右給事中叔舉順天戊子鄉試公之教也公就仲養省中數月輙歸歸無何而公以仲滿封如其官母贈孺人會仲有使事過家奉　璽書覲公油然樂也庚寅仲以都諫得　請歸子舍侍公歲餘會壬辰公生之日諸子徵歌舞浹旬爲壽居頃之忽呼酒集諸子于庭若爲訣別也者詰朝不起奄然如寐而公逝矣公之逝也諸子環牀呼公張目正色曰而大父僅及強今倍之吾

復何憾而曹若第思報　國恩無忘家業而公瞑矣語不及亂子男四人伯杰仲諫議庶叔孝廉兼季樵冢婦金氏別駕尚爰女仲婦夏氏儒官懋賢女叔婦汪氏處士淵女繼程氏太醫吏目閣女季婦程氏處士齊女女三人長壻金鎦太學生次蘇正晴郡學生季夏應辰辰病心先卒女季亦卒孫男十八人女八人曾孫男二人女五人婚姻皆名家語具狀中杰等卜以癸巳四月廿五日葬公查石之陽使來趣銘因序其世銘曰厥初坦公仕晉啟族爰令始新卒官留睦梁越台部司戶參軍繼信有子舉宋明經教授歙州是曰文肇乃遷務東休南之兆我　明伯華西郭是遷世家斯土亦越四傳大父廷珂父曰天祥母家竹林厥姓惟汪公之蚤歲負大人志學儒而孤業成乃棄於惟南播始祖之墓孰披草萊封樹其處於惟西郭大宗之宇孰陳俎豆聚食其所無論德怨無論邇遐不遺餘力振急解譁繄公之孝重傷親志親亦恐傷之繄公之仁都忘已德人亦與忘之始新司戶明經繩武公雖布衣式穀簪組克成先德光于烈祖黟水可涸素岳可騫終古允臧查石之原

處士訥菴蕭公暨配畢孺人墓誌銘

涇世族澄湖蕭最著其始祖千三公由歙徙也諸蕭故親歙人余辛酉及今戶部君良翰同舉於鄉已而游涇則諸蕭來親余而今給諫彥在焉乃後辛未余以檢討與校士則余得給諫它舍得戶部君戶部君之文與給諫兄弟也後六年兩君同　朝先後以憂歸給諫既屬余銘墓而戶部君歸也則數千里走使奉給諫所爲狀書抵余曰先處士訥菴公葬有日矣母畢孺人祔願得比叔氏請銘按狀訥菴公三歲而孤育王父母所王父母憐苦公而命之曰鬱長而見公魁梧重之更名曰汝金而字世用公父鼐鼐父臻

臻父容容父能世爲農家而公獨以推擇爲郡從事
非其好也諸從事率舞機智巧索人錢公獨急人之
困咨咨若不及爲從事數年會郡有所上文書御史
臺御史摘其中小誤將笞之公曰汝金願罷不願笞
竟罷歸歸而家蕭然壁立也公故輕財有餘輒美衣
食好客樂施不計匱比匱則斂手坐若有待然竟無
它慮慕嘗有穀數百斛時歲饑穀貴公悉出以貸饑
者貸者多亡去無所償公困更從人轉貸貸乃又悉
以貸貧者其家人難之公曰嘻貸不於貧者而誰貸
既往收責見貧狀輒空手歸曰嘻彼貧奈何以此大

困公既貧甚見諸兄弟以貧來告者輒解所衣衣或
內出簪珥令轉爲資雖負不厭盖其性也公爲人坦
夷無適莫孳孳爲善不知有利雖誤涉坎窞不知有
害害亦竟免不逆詐不記怨畢孺人者處士裘女也
小字佳年十四歸公公貧不事生產孺人日辟纑資
公事太姑余務洗腆至自奉則糟糠不厭焉長君榦
爲諸生孺人自操作資長君厚遇長君所往來往來
者不知長君貧長君亦自忘其貧性警敏公及諸兄
弟數從孺人晝筴筴多中孺人嘗夢朱衣象簡者言
畀而帶三而可去矣孺人益晚而有子三心惡之病

革呼長君曰憶余夢乎二季未成成之幸無忘而母
困時益推衣食衣食人而母瞑矣遂卒嘉靖癸亥九
月十五日也距生正德乙丑十月四日得年五十九
公繼室以余氏女長君始舉進士爲戶部郎公念畢
孺人不及見泫然泣下無何余卒戶部君歸畢喪以
公老躊躇公趣之行曰而父雖老善飯毋吾以也戶
部君行數月公病病寖已久之公晨起櫛沐登堂稍
聞欬聲竟不語卒萬曆丙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距
生弘治己未七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八公三子良
榦娶朱即戶部君良軌娶董先卒良韓亦娶董爲邑

諸生一女嫁爲訓導吳篤妻八孫思似思修思倡思
偕思傚思作思微思伸二女孫其婚姻多貴族語具
狀中墓在花山之原負癸面丁去其舍二里而近葬
以戊寅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給諫曰世嘗言無懷葛
天之民不識作何狀今觀公質行近是乃畢孺人固
亦丈夫行也戶部君既貴里中語善慶者必以公孺
人爲口實云余習戶部君而信給諫其言不虛爲之
銘曰世人戛戛競寸尺也相與目笑何揭揭也公履
坦坦步不失也疇知險易任所適也雖拙謀身工樹
德也天篤女士作之匹也譬則絅衣美錦襲也施于

後人報竟食也彼何人斯自貽感也乃鑿混沌竅爲
七也毋矜機巧視貞石也

贈君近溪邵公暨配汪孺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癸未余校士南宮得公之孫庶庶選讀秘書給
事省中其明年甲申給事君舉女又明年余季男生
而余兩家遂爲婚姻於是近溪公歿五十餘年矣汪
孺人不及孫鄉薦僅間一年而給事君奉父命將以
某歲某月某日扶孺人櫬合葬封山之原念近溪公
遠不詳其行事乃手掇一二附張宮洗所爲汪孺人
狀屬余誌而銘焉誌曰近溪邵公名天祥字子奇其

先有宋省元蘿山公者教授歙州遂家焉後遷海陽
東門洪武初榮一公爲營田使徙邑西世爲西門邵
氏自榮一至公七世父廷五公珂母竹林汪太君呂、
中汪邵皆閭右著姓世世爲婚姻而汪之裔有出後外
氏者因冒程姓至文禮公五世矣文禮公受室於吳
有女早慧因太君之親爲擇壻于邵得近溪公近溪
公生而岐嶷屹有巨人志居家孝友少與伯兄僇力
治生以懽奉庭闈孺人既歸或謂是習華腴且不任
爲婦而孺人顧能婦門內宜之公善心計從伯事鹽
筴孺人出橐裝資公曰努力什一無問爾家亡何家
日益起而孺人恭韝主饋朝夕舅姑日月娣姒歲時
覲社咸庀無缺已舉兒身自乳之兒能言口授孝經
稍長遣就經師講業時公客游久于外一切脩脯倚
辦孺人兒學既通而公迄無內顧公與伯分常取少
既益以內資常捐之佐伯曰莫非廷五公子得失何
擇焉公之卒也尚在中年孺人痛欲絕上念衰耄下
顧藐孤乃強起稱未亡人壹以持戶保孤爲事孤有
婦舉四孫而蚤世孺人咸母之察仲若叔有異禀令
兒釋業以授二孫而擁爲家督里有橫逆者兒勃然
起我則非夫也而魚肉我手孺人聞之陰召其人與

之金曰此輩利吾財耳嗟乎吾豈以掌珠抵雀哉孺
人好施有以困急來赴者爲欷歔泣下至脫簪珥相
救或稱貸以益之同居千餘指人人德孺人以爲親
已尤善視癈者敭以靡他問遺不絕至其自奉顧反
纖嗇孳孳夙夜終老無勸勤盖曉而及抱曾孫旦夕
稱觴四世咸在則爲誦述古二十四孝撫而詔之孺
人七十有鳩巢于屋哺雛甚蕃人以爲瑞應云公歿
嘉靖癸巳九月十二日距生弘治甲寅十月四日春
秋僅四十孺人歿萬曆辛巳八月十八日距生弘治
癸丑正月十二日春秋八十有九子一曰棠婦汪氏

邑南門處士榮女孫四孟杰娶中市金氏別駕尚愛
女仲即給事君娶南門夏氏儒官懋賢女叔兼舉戊
子順天鄉試娶竹林汪氏處士澗女季樵娶西門程
氏處士齊女孫女三長壻太學生金鏞次郡學生蘊
正晴次夏應辰曾孫十五士章士彥士元士光士登
士充士新士亮士晃士毅士先士芹士蘭士達士葛
曾孫女六婚嫁皆名家而給事君嫡次女則許字余
季男立言者也銘曰遐不顯名是留其成以貽厥孫
遐不介壽是啚其受以益厥偶十一在內十九在外
嗟嗟征邁二十婦順五十母儀嗟嗟耄期再世而興

仲叔競榮孰如其名式穀爾後永言不朽孰如其壽
奕奕高原封樹蔚然屹其新阡孫子萬年

崇藩左史劉公暨配宜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高陵劉公相　崇藩事　莊王及今兩世先後三十
五年歷金緋鏤紫年八十三卒官　王曰嗚呼安得
愛君憂國如先生者既遣官奠賻護其喪歸又爲建
祠汝上　王若曰先生有勳勞於予家中外是賴又
爲予定儲甚力也以身殉國歿無餘資予爲之歛爲
之葬即所樂游置祠祠春秋令其家往來視祠命曰
崇左史劉公祠以示余睠睠餘意爲王官未有如公
之乆優禮傅相至歿不衰亦未有如　崇藩之厚者
可謂君臣相得始終兩全矣公諱遷字于喬號南嵐
其子蓮使君自化乙丑同余舉進士而孫武選郎復
初余癸未春所舉士也以故知公公天性坦夷恬靜
隨寓有以自安長沙膠東世所厭薄也公曰苟稱職
何官不可且吾不嘗令武鄉判保定乎率危苦不利
又何如散局之適也宦遊人至老白首則桑榆念重
公曰苟稱心何地非家且吾自筮仕高平以及今去
故鄉五十餘年同時親故幾人在居汝南三十年來
吾兒長於斯吾孫生於斯交游朋好如膠漆而骨肉

者聚於斯孰謂他鄉非故土乎且　王待我厚受恩
最深未忍以老故便捨去也往　莊王性行嚴急前
此者多不合獨敬重公賜鞍馬文綺甚厚公嘗進三
札一曰邁種德二曰式古訓三曰杜社鼠悉見嘉納
軍校擾民者立收付有司民以安堵　今王冲年嗣
立公又條上餙躬純學崇德數事所以嚴事之者一
如莊王乆之王感心疾居宮中不視事事事倚毗公
公一切任之中外無間言公數告老　王輒勉留宮
中聞之皆泣嘗一假歸則以中人伴行惟恐其不來
也　王之子泰和王封世子甍其子又殤而次子南

陽王應立乃中齟齬公爲多方調劑竟得請於
上公曰國儲大事乃令得所以報　王矣公爲左史
六年　王奏請加四品服俸十九年加三品服王官
得階三品蓋異數也公以嘉靖丁酉舉於鄉明年試
春官不第遂選爲高平教諭待士有恩義甚得士心
擢武鄉令時虜犯山西公至數日而虜殘武鄉於是
使者察狀劾罷諸邑令公與焉奏上
肅皇帝怒虜殘破地方其大吏皆安在乃徙以令塞
責遂逮諸大吏及廉察使者置令不問公感
上恩殫心奉職當凋殘後一意拊循務與民休息邑

土城迫河易圮公易以石至今賴之甲辰大計尚以
前故改教南陽教南陽逾七年擢保定通判晉紫荆
關事癸丑虜犯浮圖峪佐巡關使者綜理戎馬經七
晝夜虜望見軍容跳去會援兵至擊敗之捷聞
上論功賞而公得賞金若干未幾有左史之遷人爲
公不平公怡然安之迄以壽考令終身見其子若孫
顯仕然則向之逸公而不盡其用者豈非欲留其有
餘以遺後耶此詩人所爲賦泂酌也李宜人從公汝
陽先七年卒年七十五以公秩封宜人改元
覃恩復以運使君官戸部郎加封宜人初宜人適公

時舅氏亡逮事姑未幾亦亡而家甚窘宜人執勤槩
窮嚴事冢婦如其姑佐南嵐公學公少貧代兄警夜
令鄧君夢白虎卧鍾下求之得公勸令敏學公從市
肆借書手抄且炊且讀每夕宜人爲向鄰家乞餘光
照讀且紡績伴之又嘗剪所衣布衣爲履履公迨南
嵐公仕及運使君父子同爲三品官而宜人居家所
操作不異曩時公以祿不及親每衣錦食肉輙西嚮
而悲予兄弟三人皆親所遺吾安忍獨豐則迎兄選
暨其子若孫養之官會叔彥章夫婦老而孤子事之
終其身宜人亦父母事其父孟釗母墨媼諸女甥十

餘人生養婚嫁皆在任中他篤舊睦親推心賑乏率
與公同心不爲煩費也公生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卒萬曆十七年正月十一日宜人生正德三年
十月二日卒萬曆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宜人先葬高
陵於是運使君奉公之喪歸焉公之先河南衛輝人
有仕於關中者因占籍高陵世力農善良曾祖清祖
繼本父彥成母王氏以公貴贈父如其官毋宜人子
一即運使君自化娶墨氏處士希禮女封宜人又從
子封淑人女三長適墨詔次適吳三省季適郝曜皆
名門孫男二長即武選郎後初娶蕭氏叙州府知府

自脩女故贈安人繼娶胡氏南京操江都御史嘉謨
女亦故繼娶喬氏兵部員外郎因羽女湖廣提學世
寧孫也封安人次復祖娶文氏冀州學正運開女孫
女一適萊蕪縣知縣宋完子一韓運使君將以十九
年正月五日啟宜人與公合葬乃以文選員外郎趙
南星之狀授余曰自化不德無以報父母敢徵銘於
相公以圖不朽銘曰　國有大耋秩視陪卿歷相
二王躬秉　國成盡瘁留餘貽爾子孫爰及厥配娩
美同藏丘首高陵廟食汝陽祥發于秋神游兩鄉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
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石麓李公暨配一品夫
人徐氏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
大學士石麓李公諱春芳字子實其先句容朱塘村
人也後乃渡江再徙而家興化家興化自公曾大父
樂易公季始樂易公子旭號朴菴朴菴公子鏜號永
懷公永懷公娶于徐以正德庚午季冬之望生公自
樂易公至永懷公世世田間質行醇謹俱以公貴贈
封如公官配俱一品夫人公初名果垂髫穎異邑令
見而奇之爲易今名嘉靖辛卯以詩舉於鄉偕計罷
從南雍受業增城湛公吉水歐陽公家故貧歸而教
授江淮間以自給然遇貧交疏昆弟輒傾橐分予之
丙申上春官不第顧多吉徵兒時出入每見一老叟
護持一日日中引手向空指若見空中鼓吹迎狀元
乎公仰視叟因忽不見驚以爲神旣久不第夢見一
緋衣人手象簡導至一便殿見　高文二祖公蒲伏
殿下徵聞　天語如交慶得人者已乃降座目公我
家大事以屬若其他兆甚多乃心獨喜自負丁未春
瞿文懿公分校士首錄公旣　廷對有密報公及第
者公方對客還坐如故臚傳果第一人授翰林修撰
代　制草授中貴人書庚戌丙辰再與分校以滿得
封其父母居十年而父母始耆公請告歸爲壽會
肅皇親簡詞臣秉筆待詔齋宮而公與焉無何超遷
翰林學士故事詞林官獨學士最重虛數十年不授
一日授公時分宜柄國不知也尋進太常少卿已未
典武試柄臣子色迎公若將有請公徑去不顧分宜
以此心銜公然竟無以中公以　上特知故庚申進
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尋還部已改吏部左侍郎
癸亥進禮部尚書率歲一遷由少卿至宗伯俱兼翰
林學士又以學士陪祀　帝社稷　賜騎禁中少卿

服二品緋衣左侍郎祿正二品與讀　廷試卷皆異數云諸斗牛麒麟金綺種種匪頒他儒臣莫敢望焉公為宗伯念　宗藩日益盛常賦莫能供則為約以禮制清其冒濫服室有度妾媵有數請報有期要以如式諸擅婚野合生者等於宗庶第與名糧一一臚列條故事上之　肅皇稱善賜名宗藩條例著為令至今有司得奉三尺以繩諸藩無敢譁者自公頒行條例始也士上春官雲集棘闈下門啟披裘挾册一擁而入雖有千掫莫可誰何公乃為約束令士魚貫聽所偕計序次列卒夾道以次譏呵傳唱乃入至今士軌于繩墨無敢譁者自公乙丑知貢舉始也是歲以宗伯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與華亭徐文貞公同心輔政承分宜濁亂之後力持雅道以厲世風一時中外若滌而清丙寅政吏部尚書宮保大學士如故是冬受　顧命奉　穆考踐祚逾年丁卯以翼戴功進少保會有　詔趣建翔鳳樓時文貞公詣山陵獨公在直驚曰天下苦工役久矣當新政初縱不能勸成節儉獨柰何又開修端啓疏力陳不可狀上感悟而止竟隆慶之世土木不興府藏盈溢自公疏止樓工始也是歲以公同知　經筵總裁　世廟

實錄而前所校　永樂大典適成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尋以一品滿進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戊辰與禮闈收士四百是科所得國士最多至今中外咸賴其用文貞公謝政公為請月廩歲役　上雅信倚公既當國自幸遭際知無不言如取太倉羨金增江南織造徵牙簟珍異諸物皆封還內降力為勸止當是時言路發舒爭有獻替間不稱旨見謂賣直沽名公輒從中宛解之絕口不以聞於人嘗曰濟濟名碩建節在廷吾第以職事還之為提衡平章足矣於是百司各展其意無復承望之習或謂公不以此時顯揚知交之賢者而伸厥淹抑乃徒聽其進退以明無私恐不應古大臣義公笑曰然其人賢者耶無所用吾私不賢者耶吾安得而私焉然公不以私中一人世以此多歸公　今上在東宮八齡公疏請出閣講學諸所定儀節及所簡置官僚多自公一品再滿進柱國少師兼大學士祿再廕一子中書舍人初薊遼守臣以虜數闌入請建戍臺文貞公主其議去而有陰撓之者公曰守邊先候望暫費永寧何謂非計力持前議咸之至今虜無南牧稱金城焉薊故有南北軍分闒不相隸公曰是欲為犄角

適府競端不如隷一帥便乃隷一帥帥有勇畧能扞
圉者出尙方所賜文綺勞苦之曰爾有功吾當推轂
有罪不爾蔽愼毋剎爾致命士而筐篚我於是各邊
將士感激致死虜稍稍遠塞乃有欲襲虜邀功者公
謝罷之曰固吾圉足矣會虜酋所愛孫以內郤來奔
而虜酋憐欲得之因欵關求市請歸我叛人以贖
詔下廷臣議言不便者十九或謂此前代和戎覆轍
柰何循之公曰不然前代歲致金繒約婚姻惟恐不
當虜心制媾在虜今天以虜愛孫畀我爲餌虜願聽
要束惟恐不當我心制媾在我柰何比於漢唐或又

謂無乃爲宋歲幣如辱國何公曰不然虜今受封號
我臣妾之漢肩遺單于且不敢方我獨柰何乃比
於宋則又難公卽不辱費且不貲公曰爾度貢市之
費與軍興之費孰多則又曰是誘我也有如虜得孫
而不如約柰何公謂虜酋老厭兵而愛孫異甚孫歸
必厚德我當不背約一虜雖去留何足爲我重輕殺
之適以激憤而啟侮則又曰是狃我也虜以無用竊
馬空我帑藏覘我虛實一旦而出不意柰何公謂固
然我外與和市而內修備士有餘力而虜不擾斯亦
閒暇綢繆之計也乃條講閒率同官前畫其便而奉

宸斷眾議乃定至今虜更三世垂二十年稱臣保塞
是爲外藩自公排廷議贊　廟謨始也虜酋既受封
號俘我叛人　廟獻而市戮之　上以爲公功晉中
極殿大學士益尙書祿䕃一子尙寶丞初公在政府
務退讓推政文貞公既代文貞公而諸同事者爭欲
得政莫窺公際以爲易與耳每一疏下人各有心斷
如聚訟或有憾於文貞公嗾儿家上書公愀然曰異
時後先政府者遞相禍也私心痛之敢效尤乎吾在
事終不忍爲公所爲吾歸矣於是同事者欲併去公
伺之無所得會公弟齊芳移參南京中督府軍事言

者附和指以爲私　上信公無他眷遇如故而公固
心念父母高年亟疏乞身至六七上逾留逾懇　上
不得已賜乘傳歸遣行人護行有司月給廩石六歲
給輿役八　璽書褒美稱引宋馮京王溥故事謂公
以及第執政類京以執政歸養類溥兼子古兩盛云
公歸則以歲時紆蟒曳玉率子姓數十輩前爲父母
壽如是者十餘年益公父母亦蟒玉而安公得養者
後先餘三十年公顧子姓曰昔仲由恨負米曾參悲
千鍾今賴　王恩多於曾仲二子天假我厚矣居久
之父母以天年終公老矣猶孺子慕公冲夷有度接

引天下士雖後進遇如曹耦身雖貴與人如布衣時
避遠權勢惟恐爲忌府乃其中有介然不可涵者方
公秉政以休休涵煦天下天下若忘公賜者及去而
代者稍用其私臆挾威福以行天下乃益思公萬曆
甲申公年七十有五矣時里中有病者忽忽如過一
殿宇謹封識以待王者問之爲董允後自與化李公
又有絕而甦者自言見一朱衣奉錦詔自帝所召公
是年三月十九日公薨訃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賜
祭十三壇使使治葬贈太師諡文定又廕一子尚寶
丞所著有遺安堂集十二卷藏於家配贈一品夫人

徐氏長公一歲以巫㚇再旬有六日生歸而食貧被
疏素操井臼佐公及貴如初逮事公曾大母大母母
三世皆老人易恚夫人承顏順志務懽適其心公內
直夫人竟夕俟公寢乃寢客至命酒一呼立具若
辦者善遇諸側室而子視其子有小星樛木之風初
公爲弟叅軍輸國子生不中貲夫人脫簪珥佐之公
每將父母於邸輙出所賜金綺俸薪陳于前跽請所
與以中分其弟叅軍不槖留人以此難夫人能與公
同心亦以此難公能使夫人同心嘉靖甲子夫人年
五十有六矣是年八月十六日先公卒公八男子某

其孫十六人某某婚姻皆名家語具狀中初徐夫人
卒也公以父母在未有所請公薨孤茂材等乃請卹
勑有司營葬句城塘之阡是歲十月七日諸孤乃奉
公喪啟夫人竁合焉仵來以公門人大學士晉王公
狀屬予銘其墓予故出公門下雅辱國士之知又從
密勿中檢公遺草知公甚悉乃次其行而銘之銘曰
自昔名世降嶽秉箕緋衣錦詔於公何疑　列祖付
託明神護持晚而遇　主特受異知槩公體國寧負
恩私營構內停科條外釐明明藩令自公定之赳赳
邊籌自公運之盈庭道謀折其參差入嶇嘉告畫其

便宜勇于善勞怯于伐施衆躁我靜衆雄我雌自役
者先自規者隨爲季受謗爲親請耆鼎養三紀頗承
十朞經國有體比家有儀雙璧同埋句城之垂是惟
故鄉冕冕樂思　恩光下燭幽石在茲

上林苑監良牧署署丞端峯孫公墓誌銘

自古高世之士其初本有志用世既與世相違然後
放情詩酒山水之間而卒亦未嘗忘世也若今上林
丞端峯孫公是已公名鏊字文器端峯號也孫之先
顯於唐者曰三司使招討大將軍岳由睦州遷姚之
梅川家焉顯於宋者曰燭湖先生應時以理學從祀

學宮顯於元者曰山陰教諭原褒拒僞吳張氏召命
國朝凡四傳而顯者曰忠烈燧是爲公祖忠烈公舉
丈夫于三都督堪尚寶舜宗伯歷世所稱伯仲季三
泉先生者也尚寶生四子而季爲公生而直宗伯鄭
舉張樂於門祖妣楊太夫人喜曰吾得是孫乃興家
慶會五歲而從母鄒宜人如京師舟中病疹危禱於
家所奉觀音大士者忽遇異僧呪盂水灌頂而起之
已就外傅屬騎語應聲而就稍長通博士家言好古
文詞摹晉唐諸法書間代撰應　制語典麗稱　旨
已歸就婚補邑諸生尋改郡諸生已又進卤於太學

時宗伯公爲大司成公以適子率諸胄子毋敢越尺
寸諸胄十若孝廉爭願交公名自此起然屢試屢詘
而諸兄弟南北試皆遄取捷去公乃厭薄制舉益修
先秦兩漢之業從尚寶公省封樹歸侍鄒宜人病飲
食藥餌萬方中其懽爲罷乙卯試不就而會邑鄙中
倭患當事者議歛兵入守公策賊驕矣出其不意簡
師由間道搗之必遁已而果然督撫胡公延致幕府
資方略迄倭平公長謝不受功已居尚寶公喪哀毀
逾禮畢以母命謁選得上林苑監署丞而會宜人病
奔歸及喪宜人如喪尚寶公畢喪如京師待次未及

尋使楚藩歸闢小隱洞讀書其中有終焉志壬申補
良牧署典毛屬兼理所部民事而部中富室挾內豎
爲奸利公曰上林者　天子之囿丞雖卑職守在焉
若中貴人與豪民爲政安用丞爲且職之不共丞之
罪也宜以間丞至於民事爾曷與焉既捐貲以新丞
署乃申約束毋徇中貴人請撓法民有詣中貴人訴
事者以越訴論歲辦牲課有程毋敢屑越毋入奇羨
毋納饋遺嘗草疏申明國法以示司禮監且移之書
內豎撓法司禮弗禁嘗　奏聞左右失色自是稍戢
從苑抵京師所過富室輒奉金幣郊迎因邀至其家

置酒侍坐以爲寵公悉卻之曰此曹安得假我顏色
而旁近僧寺歲以端陽作佛會男女雜處公禁之會
有訟其子者公反覆諭以慈孝遂爲父子如初有殺
人者前兩丞捕之久不獲公至自詣服益公視事嚴
明吏役凜凜奉法不似他丞寬假取文具而已以故
署治民甚德公萬曆初　詔修　兩朝實錄令諸司
各編送吏館苑以屬公會　恩公得請移封而父尚
寶卿始進大夫公間過諸昆弟談江南花事浩然有
歸志曰柰何令江梅笑人而適戶部劄公督浙賦比
行署民遮留者以萬數公爲停驂定均輸法戶有三

等課牲以是爲差公既抵家而中貴人忌公中之外
遷膠州州近海海氣成而或謂公意得公揮手不顧
蓬萊隨地而有何必膠州作夢登蓬萊閣賦竟疏以
死職致仕築堂於東園稱大隱焉公貌豐頎胃有黑
子如芡大眉間紫氣徑寸鬚髯瀟洒長尺餘侃侃于
貴顯者而山人野老則欵曲盡懽自奉菲薄而攤客
則務洗腆澣衣節用以居而陶寫歌舞絲竹客至則
更進以爲樂既脫屣五丰慨然慕淵明之爲人倚東
郭臨蕙江作五柳莊疊石爲山引泉爲沼蜩巖爲洞
跨壑爲梁樓臺軒榭之類以百數皆取歸去來辭中

語命之名莊園擅邑之勝爽朗潔淸亟僅十而透迤
曲折可竟日遊也歲時花開召客高會每遊人入杖
履戞摩與主人相錯曰天地間景物吾與衆共之或
坐修竹臨江拔襟以當荷風曰此何讓北窓下種菊
五色興至獨往雪後登臺四顧以爲瓊山玉野㸌然
在軒几間也嘗生卜兆於蟠龍山枕大江席曠野曰
是寄邇莊園吾百歲後神鬼樂此且與嚴陵墓相望
得從客星遊足矣公即超然高世而躬行厚於人倫
晨起肅衣冠率子姓謁家廟畢乃食出入必告時物
必薦而後嘗敬事濕臚兄甚篤歲時助之推產以業

其幼子比歿而見其所衣袍敝也爲解所製新綈衣
以斂莊事嫡妻陳孺人家世淸白而陳能操勤儉佐
其家有餘則以治莊園待賓客公甚德之嘗置妾京
師陳以爲望旋出之誓以不娶報治家嚴甚諸子姓
肅然毋狎見即幼穉無敢譁立家約約束族人爲閭
里率中表故舊待公推解而火且士者甚衆凡一再
尋忠烈公祠修邑城隍廟而建淸白堂其後以爲齋
所莊之北天地水府諸神有觀文昌有祠漢壽亭侯
有祠左爲樓以奉舟中起生大士日焚香徧禮以爲
常又北築土擬嘯臺曰吾家故事也公少而明習當

世事謂勛業可指取已不得志有司乃縱心物外馳
騁翰墨徧交當世賢士大夫居鄉則從呂少傅本楊
山人珂稱詩有漆園社居京師從文博士彭徐秘書
中行歐郎中大任何太史洛文結社有金臺社遊白
嶽而從汪司馬道昆郭山人第有白榆社草慕江湖
散人而造遊舫弟司寇鑛以尜蘚茘名其舟而爲之
記有尜蘚茘咏入京有北遊梓歸而園居有東園漫
稿有舒嘯軒稿有嘯臺咏遊招寶山西湖有四明遊
覽編有虎林襍咏皆灑灑成一家言其書法出入宋
元諸名家而自運筆意遒勁俊逸尤長於大草署書

請乞者無虛日冢宰楊公博司空朱公衡中丞唐公順之張公住徵皆負才望慎許可雅推重公而公意不自得也居常深念吾家世忠孝而　國恩未酬顧諸子曰而翁遺世樂生以所齎志託爾曹小子勉之公故強辛卯冬忽患痰疾謝卻醫藥壬辰元日衣冠而坐屬諸子若孫進栢酒曰吾先世年不及指使今比老于乃翁足矣爾曹第毋廢先世而善視諸故人吾長往矣因偃卧有頃息漸微恬然而瞑距生嘉靖乙酉九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八子男三伯如游舉進士仲如漸季如潢皆太學生游婦徐氏興化守紹卿

女漸婦韓氏商城令鏊女潢婦胡氏陝西憲副維新女女一嫁爲諸工部大圭子太學生士彥妻孫九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婚娶皆名家前余司成南雍而伯子寔以孝廉負笈來至是歲嘉平月二十七日游等奉公喪塟蟠龍山與陳孺人合乃念舊遊不遠千里屬不佞誌焉跡其行事儻所謂初本有志用世而卒亦未嘗忘世者非耶古稱逸民非必盡閭巷編氓蓋亦有冠珮之倫如公可稱逸矣爲誌其墓而系之銘銘曰於赫肇始忠烈遺祉邺立者于於昭德門忠烈樹惇林立者孫猗與公季終濕且理

允文洵美家世巖廊爲珪爲璋疇曰署郎爾職爾舉身當強禦誰吐誰茹薄言歸休營彼莵裘曠然天游奕世忠貞有志未伸以俟後人厥惟冢嗣資適逢世其成公志山爲龍蟠巖陵相望卜世其昌

墓表

贈承德郎直隸淮安府通判劉公安人蕭氏墓表

隆慶二年　天子以建　儲　覃恩天下詔曰外有司三薦者得贈封其父母如今官於是聽松劉公歿三十六年配蕭歿二十四年矣始以其子長公貴贈公承德郎蕭安人云是年長公報政擢南京刑部山

西司主事將奉　制詞告墓樹石墓道使使以誌狀來屬史國表之國之舉於鄉也出長公門下雅聞公安人平生按誌狀表焉公劉氏諱某字某廬陵人也父翼齋公惠終邑庠生翼齋公父永雪公獻以鄉薦終肇慶教授教授公父寒緊公芳桂寒緊公以來世業儒然弗大顯公承家學益務砥行立名善說詩業詩者爭禮致之公講帷外履相錯也乃益與諸名俊約爲會諸名俊咸推轂公公益矻矻終歲諸名俊咸以次登用而公獨困弗大顯公母李孺人早卒繼王孺人公事之孝御史大夫行部以束帛旌焉公廪邑

卒四舉未第年四十有四遽卒蕭安人比公卒時年
三十有八耳二孤幼弱而翼齋公春秋高安人含哀
侍養翼齋公益忘其子之戚也逾年翼齋公卒安人
謂二孤曰第力學毋墮乃祖父志吾自持戶不以累
君二孤有婦安人御之嚴一切先以儉勤門內肅然
盖十有三年猶君聽松公存長公曰毋殁而後覺吾
父之亡也悲矣悲矣嗟乎士屈首受書明當世之務
習先聖之術藉第令數奇功名不著於竹帛即才抱
晁董義弁由光往往湮沒弗稱抑或內德茂其志節
行能視古圖史亡少異俄而露晞星隕非有所附何

以托不朽哉聽松公雖蹇訓有子而伸安人不逾閫
閾而幽德彰聞　璽書褒美色動里閈光流天壤聲
施後世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于天言微之必彰也
長公服訓績官文行卓越追古名臣烝烝自南曹起
矣貽親令名寧有旣乎

勅封鍾太孺人墓表

史國曰母德稱慈尚矣土沃民淫慈過驕生不勝恩
勤以隕厥名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嘉慈母之能勞
作鍾太孺人墓表初贈侍御近素鍾公失其元配黃
孺人也繼室以長岡劉氏隆慶改元以子侍御君繼

英貴封太孺人稱鍾太孺人父愛蘭翁母姚氏愛蘭
翁爲任俠以貲雄里中諸所顧指里中嚴憚之矣太
孺人生有父風又習其家殷盛旣歸則益操下凜凜
門內無敢譁者當是時姑庚在堂太孺人奉之謹而
黃孺人所遺子女三又仲氏二姑女太孺人咸子之
歲時黃劉兩家及諸姻問遺疏數隆殺無不當近素
公意者近素公以此知其能而親外家內事一切以
屬太孺人外事以屬愛蘭翁而獨身客江湖間貲大
起無何倦遊歸歸而食指滋益多自太孺人身所舉
子佐傑偉侃儆傳侍御君暨前子每人人浸長有婦

矣麼貲且不給近素公以爲憂太孺人曰吾覩諸子
皆克家季且太吾門即不分一錢何憂焉爲好語寬
之太孺人則躬儉勤以佐近素公夙夜操作見一遺
草棄末輒俯拾曰柰何暴殄絲帛在前必曳素布韋
餪在列必設鹽虀曰此家常物柰何寘之比諸子各
有立家益大起太孺人則儉勤如初弟語近素公克
家之言微乎近素公則呼酒引滿大噱以爲歎也太
孺人遇諸子婦嚴甚諸婦稍不當意輒變色臨之然
務爲覆護不令其夫知也侍御君於諸子最少又早
孤多病太孺人尤憐愛之然不爲姑息毎就學歸必

問所誦習出必問所從稍不當意輒變色臨之既而
數曰向固謂而大吾門也今何以見而父地下侍御
君益感激務學卒成進士讀中秘書擢雲南道御史
簡命督學留都侃侃爲時名臣里中以此稱太孺人
賢母有知子之明卒能成其子焉史圖曰余讀侍御
君陳情疏及春暉燕喜集未嘗不欷歔太息也嗟乎
太孺人所爲督屬諸子者稟稟有丈夫之槩卒成季
君天錫壽母以祚鍾氏既耄不衰侍御君不愛繡衣
縫幄之榮抗疏竟歸希韝上壽可不謂燕喜乎迫慈
命曾嚴程遄顏七月而訃至夫人子得奉親終豈非

天哉胡不令須臾毋行也侍御君益傷之甚既免喪
還臺手誌狀示余願圖所以不朽余悲侍御君之志
爲表其大者監后墓道令鍾氏世世以覽觀焉太孺
人生成化壬寅九月十九日卒萬曆癸酉四月念九
日年九十有二以甲戌閏十二月合葬贈侍御近素
公窆其子姓婚姻語具誌狀不表

贈承德郎南京中兵馬指揮方田吳公暨安人楊氏墓表

嗚呼是爲方田吳公暨配楊孺人之墓方田公名琛
字良用郡之閣右獅山里人也父鑑一公母江氏鑑
一公生四子公其次也逐歲鑑一公察公才釋賈事
任之公代父賈牽車千里冒暑雨涉冰雪甘勞如飴
不以有兄弟諉也每歸則奉橐中裝于父所而後退
入子舍貲大起鑑一公老以分給諸子念公久勞欲
厚公公讓不可曰身爲大人服勞秋毫皆大人耳兄
何有焉敢因以爲利乎伯兄璉嘗以詿誤逋官輸吏
捕之急公罄其貲代輸免弟玹爲州倅歸而飲公出
歡驩公正色曰而兄不鮮覩此卒謝罷乃坐愛季瑀
尤篤季在襁褓則公子字之長而相敬不衰公貌瓌
梧善心計慮事深遠居常呐呐片言而四座盡傾性

恬淡布衣食蔬然不爲纖嗇即班白見丈人行偶坐
却步跼蹐如也家閧鬭中出則踽踽闌闠中少年嚴
憚之公顧善遇諸少年深揖款語少年無不意得者
或犯公公第引咎不與較犯者愧謝生弘治己未十
月二十二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三日得年七十六配
楊孺人父彥鎰公母何氏孺人年十九歸公與公娣
德公代父賈則孺人出槖裝以奉于舅姑公急伯兄
之難則孺人中從臾之公篤愛季而孺人寔拊哺之
如子也蓋終孺人之世門内無勃谿雖娣姒芬華滿
前而疏布不改生弘治庚申四月二十四日卒萬曆

乙亥九月二十七日得年七十四子四文宗太學生
文察郡庠生文宏文寧俱太學生女二婦婿皆名家
孫十三孫女五曾孫四曾孫女三始國守諸生困甚
公謂伲子宗曰安有如生而久困者以孫萬成婚國
長女比卒國守史官又謂宗曰敬謝太史公不及見
矣太史知我其爲我書墓上之石萬曆二年十三月
四日宗等葬公問政之賜與楊孺人合書抵余表其
大者勒石監碑

行狀

明故奉議大夫大理寺右寺丞徙所黃公行狀

公姓黃氏諱應坤字惟簡余同里人也自余有知聞
里中父老亟稱古灘黃公長者古潭公仕嘉靖間爲
名御史生三子公其仲也伯應乾季應震兄弟弁補
諸生古潭公在南曹公從之邸歲除尚請業同舍郎
心異之年十九娶於吳三月而古潭公卒公孤貧以
講業自給試輙高等郡守相廉其行益多黃生講業
者爭迎致之余從公兄弟里中爲文會獨心重公溫
雅隆慶丁卯公舉于鄉其明年第進士除浮梁令終
母喪補新淦萬曆乙亥由新淦入爲雲南道御史余
時守史官同朝兩家遂約爲婚姻丁丑公以御史出
按上谷雲中兼督學政己卯按晉辛巳按齊魯皆會
大比士而公東還也携李就室京師甲申二月公遷
大理寺右寺丞是月余季女于歸甚土閱月而公捐
館舍矣公才固精敏已試爲吏益習民事未出都門
輙從其邑縉紳問所疾苦籍志之既至則按以覈實
與民與除罷里甲供應出入簡易人不知其令君也
虛已以待訟者爭辯盈庭公徐聽之竟日無倦色務
盡下情兩造皆服而後已囚非重辟不繫囹圄爲清
邑中士民相戒無敢犯浮梁故以賽神競渡鬨而抵
死譎發者無虛歲上官莫能禁公曰法之不行教不

豫也乃先期懸令邑中申令既熟乃屬諸父老各歸
訓子弟謹守約束有犯令者罰無赦諸父老相謂令
君是保吾家子弟犯者必而撻之遂止及去而民遮
去幰擁車不得行已乃像而祠公志去思焉及爲新
淦數往來道浮梁民奔走遮道如其初去時新淦有
蕭郎中者白首繫獄公力請於部使者出焉部使者
以獄詞徧示諸邑諸邑皆服自以爲弗及　召入內
臺一日有掃門者問之曰浮梁百姓也思令君故來
謁耳公曰勞苦遠來欲賞乎予之錢不受有冤欲白
乎曰冤則有矣令君在不至此然業已往不欲白也

其得民如此御史出按部與監大夫多不相能又諸藩臬皆先進以職事關白未易當其心公既練達而出以謙和諸同事者皆服監大夫武有所聚事與公各面書相聞已而發由皆合楚方司馬蜀高中丞趙王中丞還朝皆亟稱公自以平生所遇未有如黃使君者初按行雲中上谷甚三出塞塞夷脫帽頂乳酪羅拜馬前公微取嘗之諸部懽然謂譯者我等往聞部使者如在天上不意今日忽覩此乃肯降顏色而親我公令譯者諭以　上恩爲具言互市之利皆稽首願保塞長爲外臣公念市者本以羈虜今歲請歲

加加者不減請者繼至大牟無厭何以待之第與虜約不裁其已加而節其欲請稍爲限制邊乃久安疏入識者韙之既得代郄羨金不受時政方急有以決囚不如數爲罪者公按塞歸臺長目公顧安得如黃君行部時囚當出者先平反以　聞何至得罪按晉有高姓者爲其子求舉介公宗人子行三千金賂公公發其事寘高于法監大夫欲按某州守未及發而公行部至某州廉之賢者也謭直無逢迎亟移書止監大夫其後監大夫亦廉得其賢狀語人曰微黃使君幾失某州守矣而公所臧否如貌其人時以爲傳

神晉濬分部公次當按浙請易以閩臺長曰君必嫌壤接乎閩不足煩君左輔重地今屬君矣按齊魯所錄多知名士甚東省第春官者趾科爲盛焉公親癯不勝其衣至當煩劇未嘗憚也山東西兩省獄最煩案牘山積公自檢對或至夜分傴僂嘔血可謂盡瘁以仕矣公之爲大理丞也故事廷尉錄囚對簿左右丞謹濡筆待署無敢言公曰苟如此安用丞爲徐出片語詰囚語皆竅囚多立服廷尉大以爲能公爲人惆惆不與物忤而介然有立事無大小應以凝定卽紛糾不爲亂晚年病屛自號毅齋已顧名私念坤承

乾健遂更健所皆相濟之義居常訓諸子儉朴養福憂勤進業甚身教云宦遊逾一紀不問家嘗與余共邸一觴一豆靡不與偕每深夜促席有不家語而語公者公亦爲余披心相視莫逆是秋公內子吳病公憂之無何公病病少間會　萬壽禮官爲請纂公不自安強起上壽病遂革病之革也余視公卧內公目瞠神光溢出余始大憂有頃公自言見黃袍署其名帝召我邪行矣仲子從旁徵問神亂乎何乃爾公曰否死生有命語不及家事遂瞑八月二十七日昏時也距其生壬辰八月十六月享年五十有三歲里中

父老稱公質行類古潭公父子相繼爲侍御里所希
有而古潭公終刑曹郎公終大理丞皆五品云古潭
公父贈侍御志禮公志禮公父文輝公文輝公父仕
積公諱在家秉中公母方宜人配吳孺人皆以公貴
封男子四懋郡學生娶吳節推孫女機娶汪氏女校
娶方中丞女采國子生余壻也女子四男孫五女孫
四公歿時吳孺人病不省獨仲機季采侍公孺人病
已仲季輿母以公喪歸葬而伯懋奔訃及于途僃閩
來請狀曰知先大夫者莫如相君今奉母告几筵來
不得請無以復先大夫且見於母氏也余悲其意揮

泣而爲之狀故不能文

傳

孝廉顧先生傳 代作

孝廉先生者嘉善濡風涇人也諱熊字汝美顧氏爲
風涇望族而先生素篤倫品有君子長者風鄉之人
稱孝廉顧先生又比之曾閔二子或者稍過然孝廉
遭遇之難雖謂之難于古人可也先生甫十四喪母
陳夫人父可梅翁初弗欲繼納婢焉而婢陸氏者固
狡黠人也始甚韜藏不敢自比於妾先生以父婢視
之久之耆伺翁意翁加愛始欲自比於妾先生遂以
父妾禮之已而生二子益媢事翁又善押闔其術以
鼓舞翁意肆然有卽正之心焉翁以愛故卽正之意
遂急而弗可顯言乃日以事困先生先生知弗可諫
泫然曰彼固婢也父甚宜之又生子事婢敢不如事
母竟以母禮事之而陸氏者固起自賤微無遠識於
是米炭之賜孔棘矣先生時踰弱冠士大夫高其行
競徵爲塾師補邑庠弟子每試在高等文行日有名
又競徵爲經師當是時弟子輻湊每歲贄金至百餘
金乃先生夫人荊裙不完也先生純固不敢私一金
可梅翁視之亦不甚顧惜乃陸氏猶日夜陰嫉翁以

爲乃子之贄金固有私之而不發者在也先生又純
固太甚無別賜遇翁弗給又於贄金外潛貸於主人
翁以補其窘乏翁由是益入陸氏語見先生必忿顏
厲色以待先生下色婉婉踦蹰數四乃敢祇事入見
苟得一語相及如獲夜光明月而歸也當是時先生
方負時譽俯仰仗先生父子之愛特在一絲耳如是
者幾三十年而先生孝敬如一日不少替又加恪焉
其後翁日衰先生代家政爲具書贄請二子就外傅
爲備資幣與二子合婚始以餘力置田一頃屋數十
椽陸氏以爲先生遂將私之也請析焉產屋惟弟取

器用惟弟取且美其名曰是祖遺也了無幾微介意鄉黨以此益賢之既而可梅公卒陸氏求去就養二子先生泣留之曰吾少喪母不能盡一日養爾善事父父之所愛亦吾母也吾豈以存亡易心哉乃以父所遺物悉委諸弟陸氏遂留至於今終養焉始先生之事可梅翁也天性誠愨曰益謹畏而陸氏固日益自大兩弟日益驕惰可梅翁既卒兩弟日就淪落先生上事婢母下恤貧弟寒素之力亦庶幾乎黽勉無餘矣嗟乎難哉予家去風涇不數里而近知先生習固爲之傳以風示鄉閭云贊曰閔曾二子事繼母母

不慈子不失孝可謂賢矣抑事婢如事母古之人未嘗有也父存加敬父没不衰焉可不謂孝乎薛居處異母弟舊産引其瘠者婢僕引其老者曰吾固欲之也今觀先生事又與古人幾不異嗚呼先生眞孝廉哉

華亭楊氏婦何貞女傳

他日過華亭聞楊何二姓有家範楊氏蓋有兩節婦而何貞女特著云越日何氏子謁余而請曰余女弟貞女者楊氏允修所聘也允修未婚而夭女年十有七持服往哭之盡哀遂不復歸因出董君所爲傳讀之見其當舅亡叔幼徙介庶姑丘氏以守遠嫌思永斷髮毀容扃鑰十餘年所謂艱難而正志者也及倭夷逼近郊謀厝允脩之柩立嗣子入城郭造次不失其正氷蘗之貞於今垂三十年豈不善始善終卓然古之遺烈哉余於是泫然悲太息而謂客曰余覩何貞女事重傷乎臣之不烈也夫人性必有義則必無二心自有天常以來誰得而易之女無論醮凡受聘者有夫婦之義焉臣無論任不任凡策名者有君臣之義焉一念所屬已先許之其可得而易乎是以葵藿傾陽梧桐待老鴛交頸以雙逝鴻孤征而無群此

天地萬物之恒性而萬世事人者於是有不二心之戒其所從來遠矣吾悲夫不二心之戒自管夷吾魏元成壞之也後世臣子臨難不自裁者何其紛紛乎人人自比於管夷吾魏元成而臣紀墜地久矣嗟乎孰謂重闈粉黛之姿乃皎然若是烈也且舅亡叔幼二不可守父貴兄弟有依年方妙齡三可嫁而詩書所稱者又不過曰既與之醮終身不改而已即使貞女通孝經曲禮其所見聞當不至是況父母甚愛之以三可嫁二不可守之說款款孰陳於前利害之私不待明決也而貞女慷慨從容若是嗚呼此念何從

而發耶烈女不更適忠臣不二君非出於天常之自然而何也世之謬迷天常惑於管魏之徒者亦有說矣其說曰忠不必烈從時者順義不必死建功者明仲尼褒管仲與子封朝鮮所謂中行而達節也夫紂之君武之聖箕子斷然不臣周朝鮮之行亦首陽也管仲見錄於仲尼蓋曰姑以救世云耳如曰與仲之不死則女之事人者可以再醮也歟哉必不然矣今夫聖人之法曰女之既醮者臣之受封疆社稷之托者不可易而志此所謂以常法待通人非所以論忠烈之天性也天性失眞異論從而蕩之管夷吾學箕

子而失步者也猶可說者曰桓兄也魏元成學夷吾而濫觴者也猶可托者曰太宗功也後世臣子學元成而潰堤不止者其將何說而何托乎邪誠中人惨於戈戟其害至於今未已故辨之不得不詳客曰子之言妻道也臣道也萬世而下事人而懷二心者其將聞此而惕然矣乎遂書之以復何子之請

江母傳

史國曰夫爲子婦事尊章人道之常輓近則不然或以門第貲裝驕估而恥爲之下彼徒以異姓合弁非所生也故以子概婦誠雖然子固有私財不顧養者何論婦德嘉江母之能爲婦作江母傳以風焉江母者楊氏彥綱公女也年十六而嫁爲江處士燦妻姑性至嚴諸婦事之惴惴鮮當意者母在介婦中獨能當姑意處士父喜賓客客至則令處士治具具鮮潔處士父喜謂處士才而處士乃心獨多母之助已也姑嘗病劇處士以身禱母曰令姑可代也妾何愛微軀請嘗之夜中共禱忽異香滿室逾時不散姑尋愈里中以爲孝感處士傾貲急仲兄之難家以故貧母無怨言及仲殁而衣食其諸孤爲之婚嫁與已子等曰吾與仲氏比肩事姑此孰非姑孫也已乃悉出其

嫁時裝貲處士西入浙以鹽筴起母爲家佐以儉勤稍稍復其故業處士客遊所至而甘毳歸屬母以奉姑姑食而問其餘則母悉以進自母歸江事姑二十四年無少懈姑老且病久母侍湯藥數身自浣除糞穢或曰母豈無侍子乎母曰吾寧自爲之甘心耳姑且卒顧謂母曰惟是死者之無知也死而有知吾無以報若且抱送侄兒子君矣歲甲辰母夢姑以兒來口喝喝語曰以此報若乃舉東鳳嗟嗟乎事亦奇矣東鳳爲邑諸生溫雅有文天其以元江氏宗邪母今年七十江氏宗人謂母見婦事母如母事姑蓋母之

食報不虛也論曰始余睹傳記中言孝感事魚躍冰笋迸雪疑之今覩江母身禱而室中異香詎不信哉彼皆丈夫子至今閭巷猶以為美談又況笄總為婦者乎身浣厠牏目萬石君家不再見而母甘心簣籠不以委侍子覩郎中令尤難乎孝通神明宜母之有後福也無論高年矣余奉使過里中江氏楊氏故同里閈里人為余道其事

祭文

祭故少保兵部尚書胡梅林

嗟乎嗟乎公往年海上戰功東南之人類能言之

天子亦既知之久矣今公之被逮而來也　天子方待公以不死而公竟死乎自古倜儻瓌瑋之士負其飄忽魁岸之氣往往建非常之功而不免遺俗之累蓋公以此成功亦以此得過無足恠者方島夷竊發海波振揚東海之勢譬若飄風震陵震電奄至而公徒以一旅之師提孤劍橫塞其衝當是時也棄其身於生死榮辱之外矣而今尚何說哉而今尚何說哉夫生而無樹不若有樹而死榮而無聞不若有聞而辱嗟嗟乎公亦既有樹且有聞矣曩海上所稱渠魁雄桀者非王直徐海哉公既禽直以弋海復屠海以

猶直從容談笑乎杯酒之間而嬰撫二酋於股掌之上建牙擁纛坐鎮東南使虜自為鬬非公也而誰辦之此之為烈寧以榮生而較著辱死而闇沒乎且夫慷慨立功之臣遭時不遇至於扼腕以死莫能自明者自古非一也公之心迹白矣即死不猶愈於扼腕者哉假令以法吏之羅墨而約公則公誠不能然公所建立要自有大者寧為寸朽不為尺檴此公之志也嗟嗟乎某等竊于公傷焉昔公開府海上援枹而鼓之鋒鏑如林矢石如雨蓋公自誓以必死而人亦為公危之以至釋兵家居謂可幸無他然公卒不死

於鋒鏑矢石之交而乃死於此命也夫命也夫今公之來其私心固曰　天子明聖願乞一言而死死無所憾嗟乎嗟乎公今亦何憾哉死而有以自明得保室家完好至願　主上之賜矣即身膏斧鉞公且甘之況其以天年終乎某等覩公生平毋風塵時起則撫劒四顧耿耿乎寢食未嘗忘海上也今其精爽不散必且舒為長虹激為颷風掃攙搶而驅厲沴清海島以攄生靈不遽泯泯而已設奠都門引領東望山川雲霧之間猶若見公之戈戟旌麾駿駕靈輀以翱所為公欷歔嗚咽而不能已者又非獨以交遊之私

桑梓之故也公其尚鑒而享否耶

祭大理丞健所黄親家

嗟嗟乎以公之才之敏之識之練謂生之非偶不謂其奪之速也以公之神之王之力之強謂詣之必遠不謂其蹶之促也學同里閈公年後于余謂致身之日早不謂其淪五旬而奄忽也仕同京朝公第後于余謂報國之日長不謂其陟五品而顛覆也再綰銅墨所至以愷悌稱寃寃有知豈樂彼俎豆尸祝也三持斧繡所至以神明稱風采如在豈依彼岱岳河瀆也問醫前五日尚強起而存鄙人今鄙人猶故而公胡不復也易簀前三日尚強食而憂內子今內子無故而公胡不淑也孔懷胥遠諸孤半從惟仲若季以奉公終燕越相望首丘安在柰何一朝而捐此鄉族也昔余季女爲公季子婦托此葭莩惟公季子之故桃菊有華春秋幾何柰何遽令倚廬而稱不穀也伊余寡昧胏腑焉依歲時觴豚匪公不懽深衷密語匪公不披嗟余失公如失左右手悵此孑遺几筵羅列賔從交錯揮淚陳詞九原可作公柰何的的去此而之冥漠也

祭良源許公

嗟乎孤既與翁同譜乃又與令子生同年也郡縣同舉秀異卯酉同領賔興而今又同憂矣慶門弔廬自古所嘆翁以稱觴之歲爲易簀之年孤以報捷之辰爲奔訃之日翁與先君教子而望有成也同心孤與令子欲養而親不逮也同恨往令子哭先君亦以哭翁也今孤哭翁亦以哭先君也嗟乎嗟乎翁享令子之名也七年先君聞孤之報也十日公之疾也二子在側藥親嘗粥親沭得以盡其心先君之疾也二孤不在側藥不及嘗粥不及沭不得以盡其心翁昔商游令子迎歸天君以壽速之合先君家居而孤就試天君以名驅之離翁則可以自慰矣孤尚何以爲情哉令子青雲驥足絕塵而奔孤誠駑劣莫能攀附然才與不才各言其子繼自今各承親志同上太常連轡並驅勉求無忝知翁與先君且待此於九原往令子以慰孤孤今又以慰令子也頃令子以狀相屬孤旣以先君之懃懃翁又以令子之知知翁不敢辜負翁其鑒哉

祭朱邑翁

嗟乎天道其可測焉否邪可測則可必嗟乎天道其可必焉否邪謂才者必興以公之才而跛躓于符丞

謂仁者必壽以公之仁而竟不逮耆壽謂賢者後必昌以公之賢而爲之後者遺孤六尺孑于繐帷之旁嗟乎傷哉天道茫茫胡報施之有定紛倚伏其難量方公之掌綸秘省遴羽儀曹載尚符璽身依雲霄去桑梓而遠遊豈徒以爲名高乃其冲襟雅蘊固將効尺寸于清朝忽中路而遭蹶悵君門之既遥今其已矣冤不可招嗟乎嗟乎公雖外遷存嬐庶幾奪公之亟遽渥厥施且婺者釋者旅貧而無以爲歸也旦暮號于中庭行道爲之孔悲矧我同鄉幸文同官月奉樽俎與公爲懽自公之逝惠好寥闊二三君子星移雲沒涕出無從有綠可脫樽酒在茲公不可作

祭大叅毅齋杳友

嗚呼毅齋其至斯耶雲霞罷曜瑚璉毀華鄉邦之慼朝野之嗟憶昔從公期同皓首隱顯中睽於我心疚矧茲一朝未耄先仆公行具飭細大不愆公學何游聲臭之先能嬰兒乎其天乃全一登諫垣名成身立顒顒其聲碩碩其實引古匡今袞職是力霜落之林隼擊鷹高摩空戛雲群鳥遁逃公獨扶善不樂傾搖中更臬藩馳驅晉粵凋瘵回春姦萌逆折百城晏暇吏士以悅厥用未究釋綬懸車朱丹者轂有脩芬如豈虞殆辱止足自居尚冀公艮百齡天授胡然顛隮弗階上壽位不滿材年靡德偶能知公者孰與予多處必並遊出則同科聞訃心惻雨淚滂沱惟古達人晝夜生死混合空虛奚彼奚此公道有聞予哀何鄙一官匏繫執紼莫由撝管摛詞以告九幽公其來歆不在醪羞

祭門人王維材

歲在壬戌爾來就學涇西杪歟繄爾嶽嶽郡守都試郢人操斵裒然舉首時方總角爾年少小爾動卓犖從二三子橫經披幄終日不違藏珉於璞爾則如愚我非先覺爰及嗣歲交契彌篤若膠漆投若軨轝祝乃自穎源載遷台谷鳥道禪關暮燈晨牘雲居棲身烟嶺寓目於時同心金斷蘭馥查焦師友蕭趙伯叔孰非圭璧相與磨琢越乙迨庚先後甄錄衆皆雄飛爾獨雌伏爾步爾趨余信余宿余匪邯鄲令爾匍匐爾學無聞余顏有恧乃公棄官返其初服吉水歸舟那堪爾哭爾父事余余慚子蓄適亡我兒爾爲之續嗟嗟短命載胥不淑云誰爲慟一往不復天寔喪予人何能贖掌眴隮珠櫝毀荊玉終古所悲高天爲踴溪毛可羞山泉可掬萬里織冥冥我心曲

門人福塘葉向高
燕山方從哲 纂輯
瑯琊焦竑 校閱
男立言
立禮 輯梓

詩

大祀 方丘應 制

律應蕤賓曉漏沈瑤臺杳靄翠華臨方鋼不盡無疆德黃玉先陳未薦心 帝祉萬年瞻泰運咸池九奏洽靈襟泰封漢禪何堪數願祝鴻仁大地深

恭陪北郊禮成有紀

良辰屬朱明祠官肅方澤 天子禮皇祇羣工助精白景風應幽鍾高燎揚廣陌上公秉黃琮太史奉素册六變樂初成萬靈馨具格 熙朝重殷典微臣叨服役趨蹌從顯牲舞蹈依緋席始侍空桑鳴終裸白茅藉展寀偕有司齊心保無斁賚生荷弘載美報感疇昔虞類合圜丘周禋分泰圻今古殊儀文虔恭自朝夕汾陰空樓船雍疇已陳迹納履下紫壇稅冕蔭蒼栢賦擬獻甘泉才慚執戟

代 御製勸農歌

四民首天職嗟農獨苦辛所以古哲王巡省及茲辰簫鼓吹幽詩訓廸良諄諄東郊土脈動好鳥鳴芳春桑園拂其羽催耕一何頻秉時播嘉種原隰何匀匀念茲民所天珠玉安足珍一日苟不作饑寒將立臻勿惜沾體勞但憂年歲屯沾體勞尚可歲屯傷我民憶昔 先皇時端居軫郊圖載賡憫農咏丕揚 烈祖仁禁死藉千畝雨暘雩百神玉食豈不足貴令四海均 九重高結念况爾謀其身古人有良言歲計在於寅豈伊公家賦婦子亦相親春風正發育萬物皆鮮新勉以東作力佇見西成禋

大閱應 制

鑾輿宵駕鳳凰城羽仗晨臨虎豹營閃日旌旗通御氣殷雷笳鼓雜春聲千夫盡是幽并俠七萃俱傳衛霍名蹀躞銀鞍大宛馬陸離金甲曼胡纓屯來雲鳥渾爲陣練後林猿總識兵隊隊穿楊呈技絕雙雙超乘闘身輕比庭咫尺降封豕南海須臾斬巨鯨又見軒車馳涿野豈如漢艦集昆明椎牛競奏軍中樂飲馬讙歌塞上行全勝古來惟不戰願敷文德洽昇平

慈寧宮產瑞蓮應 制

爍爍金蓮瑞氣浮蓮房中更起重樓花神仰獻 慈
闈壽湧出金仙太乙舟

又

金蓮原自出仙家况復葳蕤吐異葩卅六道 今皇是
虞舜故將重葚應重華

高山流水 以下五首俱應制

光華瞻日月諷詠託絲桐列嶂清溪合懸泉碧樹通
壤邊忘帝力弦上穆皇風和曲從來寡知音不易逢
峩峩情自遠浩浩思何窮願借南薰便高飄達 聖
聽

古松群鶴

古榦寒仍秀仙姿逈不群玄裳灑蒼雪丹頂照彤雲
跂立窺霄漢軒騰絕垢氛素心三島在清響九天聞
渴飲金芝露歸遺玉柱文幸陪鵷鷺侶長奉 聖明
君

杏花春燕

常隨春社至偏向上林飛亂掠輕紅過頻穿積翠圍
芹泥堪采掇花雨正霏微幸得巢金屋毋令點玉衣
雕梁時自語綺石靜相依披對思瓊苑當年 賜宴
歸

花石雙猫

珎異今無畜恬嬉爾自任方春開御苑長日傍花陰
石几甲疑伏霜毛怒並森依人情似媚託社勢將擒
殊技留莊策幽音入孔琴魚餐與氈坐應識 主人
心

玄兎

上林休羽獵內府啟瑶編黯黯素綃裡爰爰丹扆前
乍披凝 御覽允觀介 皇年巧豈騰山得辨應舞
鏡傳玉衡台緯約金兔影嬋娟淡草秋烟淡低枝夕
露偏桂宮侵月白藥杵染霜玄食有千齡杞圖徵
萬壽詮濡毫生色動拂練瑞光鮮願奉周南化長歌

昰兎篇

次韻 長陵韻

當年 宸蹕開荒甸此地玄宮闢朔天自起寢園臨
大漠長留弓劍鎮全燕水引萬靈朝日夜山橫千嶂
觸烽烟只今 陵後親巡地 三駕餘威尙赫然

次韻 景陵韻

宣宗黃屋閉青山十載雍熙想像間 睿藻同來全
匱秘 宸遊長罷玉泉閒蒼林廻合春流斷紫霧冥
濛畫殿關始信霸陵留儉德試看皆土點苔班

次謁 永陵韻

佳城鬱起七陵東松檜新培輦路同王氣直疑通鄗上白雲猶似出封中地分珠嶺蟠靈迥天抱驪宮搆勢雄悵望青霄 龍不逮小臣空自泣遺弓

次陳春宇上 陵韻

載筆辭清禁聯鑣出近關寢園修歲事車馬半朝班萬木斜陽外諸 陵積翠間鼎湖弓劍在髯墮不能攀

次遊碧雲寺韻

幾年陪禁直今日復山行暫謝鵷鸞侶重尋泉石盟

廻峯堪駐馬深樹不聞鶯頓覺塵襟豁琳宮接太清

其二

坐愛桃花水偏依梵樹林烟霞供客興泉石照禪心帝苑餘春色人家半夕陰曠然天地外高眺遠山沈

上 陵

曉禁分朝列春郊慘客心雨衝官道阻雲望 帝陵深劍舄猶天地鶯花自古今年年寒食節淚滿侍臣襟

恭謁 康陵有述

石路通山遠環城倚碧峯深林藏虎豹古木偃虬龍

紫殿青霄迥重門細草封瑤臺明月夜何處響山鐘

憩張荆山山房

一榻深雲裏空亭萬木疎門開青嶂合月上碧簾虛幽鳥啼仙木童兒摘野蔬秋風何處起落葉滿山渠

送陳春宇太史 册封魯藩

歌罷皇華不可留都門樽酒結綢繆身持玉節觀周樂 詔發金函拜魯侯泰嶽雲生滄海色孤槎星湧大河流千秋講業遺風在君去何如司馬遊

詩成又云榮岷二府非魯府也再賦

君去王程在故鄉赤車將命倍輝光過家長吏先除

道受簡諸侯盡獻觴路夾桃陰迷洞戶雲開山色見衡陽誰知司馬南遊後更有風流玉署郎

送陳太史 册封岷藩

出關初建節立馬暫踟躕北望懸雙闕南窺盡九疑衡山今若礪漢水昔為池槎泛星河入郊迎弩矢馳列侯王子表神女侍臣詞湘竹留餘色沅蘭結楚思聽歌來里巷釃酒奉庭帷遲旭軺邊得薰風絃上知板輿開賦處宮錦晝遊時莫滯家園樂王程自有期

送少司成王君之金陵

兩度雲霄上討書鳳池虎觀果誰如正逢載筆抽金

履何事傳經下玉除舊日交遊三舍在故都文雅六朝餘吳江楓落秦淮月想見高談擁翠裾

又

豈厭承明舊直廬才名當日起公車青編就草留金匱絳帳傳經下石渠客思正懸吳苑夢　主恩容著秣陵書亦知綸閣還虛席莫以江鄉久索居

通山令柯君移教南陽賦贈

使君爲邑似文翁　明詔傳經淯水東桃李在門官不冷圖書滿座道非窮卧龍岡近春城雨嘶鵬堂開曉帳風誰謂吏情君未諳漢庭典學首論功

同館陳太巖謫遷送別

津亭欲暮解行舟風盡長河天際流吳會雲飄孤客思長安日遠逐臣愁高才賈誼空垂涕多病相如故倦遊此去著書能自見何時宣室定相求

又

薊門春樹藹停雲春鳥嚶嚶秩忝分清禁疎鐘朝載筆高齋寒月夜論文悲絃欲向鸒邊絕廻雁那堪別後聞想到江南梅可折年年梅發悟思君

送嚴都諫請告歸省

聖朝無闕諫書稀尺素陳情願不違深禁暫辭青瑣直故鄉遙指白雲歸雪添河水隨輕舫花滿湖山侍綵衣想到錢塘春酒熟觀濤應得奉庭闈

宛陵趙丈以汶博復除仁和

著書聊復乞錢塘望裏雲山卽故鄉濤白海門鶩自釣天青江閣鶴初翔篋中牘貯新裁賦汶上重過舊講堂爲道　今皇崇儒術會開金馬待東方

卧病送郡錄汝南胡先生之任

燕郊柳色過含情新捧除書出　帝城桑梓幾年勞夢到壺觴今日送君行一春花鳥驅車過繞署溪山入幕清想見郡樓堪坐嘯汝南孟博久知名

余挽虛丈之豐城丞余起儒家兼精醫術贈此

蚤歲詞場已擅名更從方伎學長生羣將絳帳橫經老聊爲丹砂乞縣行壯志不隨華髮改仙姿自覺吏情輕石函久散雙龍氣君到通應傍斗明

司寇毛公歸江上代作

中朝耆舊未應閒　明詔優勞賜杖還宦跡天涯看白首　主恩江上借青山名高北斗懸秋署傳擁春風出漢關屬吏自慚知遇切清塵瞻望過難攀

陳大理玉叔出守淮陰

公車當日滿豪英羨爾橫金早擅名千里分麾虞牧

伯幾年執法漢廷平風沙書條淮陰而灌莽春深海上城行矣撫綏　明主意下車先合問蒼生

送陳太史玉壘扶侍還蜀

休沐初蒙　聖主恩安車萬里奉晨昏啼猿尚憶巴西路匹馬先辭薊北門兩傳賢聲當世重諸韋相業一經存斑衣想見承歡處綠野新開獨樂園

送黃別駕之靖州

秋風一劍下燕臺萬里南遊亦壯哉湘外驚心飛雁盡黔中到日瘴雲開孤城罷戍馴椎結遠徼行春變草萊不向深溪聽吹遂誰知別駕自雄才

送大郭余丈之任內黃

灑水初分墨綬東疏移俄就右扶風郎依紫極星偏應地抱黃圖天故雄王程御苑蟬聲外官舍漳河卿色中共道　君恩還禁闥且從三輔試成功

列侯盱山公還金陵

鍾山甲第倚雲高歸去樓船擁節旄門下指揮三署士樽前談笑五陵豪天廻龍虎盤宮闕地坼江淮控轉漕不獨舊京須保障更看盟府續勳勞

慶源潘明府自舞陽移詔安

花縣有潘郎河陽是舞陽移官仍墨綬分部得清漳

真氣臨關紫巒煙接海黃莫言山水僻聊作著書鄉

又

漲海浮應穩甌夷陋可居世途今尚爾吾道信何如嘯月清枹鼓觀濤了簿書漳臺尸祝在臨眺一躊躕

李二丈出參留都中闈扶侍太夫人南還

燕山鴻雁楚江雲南北移官總美君出入黃扉稱介弟指揮白羽佐中軍潘輿不為閒居賦萊彩新從禁寓分亦念重霄懸慕切晨昏莫惜驛書聞

送李諫議南還

浮雲世事豈堪論萬死憐君叩　帝閽抗疏自為宗社計生還仍荷　聖明恩風霜半改憂時鬢烽火偏驚去國魂誰念途陽城上月夜隨飛夢到金門

送詹侍御歸閩

抗疏應吾分清時可自沉言將史魚直憂更賈生深去國猶今日回天獨此心艱難兼遠別悵望意何任

又

綠鬢能憂國丹心耿不渝如能除敝政敢以惜微軀落日千門遠秋風一劍孤生還　明主意行矣莫躊躕

屛峯張先生由國學轉屯曹

東江蒲葉未勝鞭報政誰寬盱郡年十載風塵雙綠鬢一官南北總青氈張衡詞賦傳京邑趙過聲名起代田莫以為郎嘆遲暮明光視草

賦得麗澤書院贈余先生司訓金華　王恩偏

梅溪溪上讀書臺曾擁名賢講幄開一代文章高北斗至今花鳥識東萊雲蒸后氣春多雨風送灘聲晝起雷誰解溪流自相麗孤舟君溯紫陽來

少司成屏麓年丈之金陵

太史南遊興故豪橫經況復領時髦橋門清亦疑廷尉官署閒仍舊馬曹（初在廷尉遷南司成）紫氣晴添鍾阜色彩毫秋捲大江濤知君回首雲霄近贈別無勞解佩刀

寄題歐文學苜蓿齋

廣文官舍故蕭騷苜蓿闌干海日高襆後可能容女樂門前一任滿蓬蒿陰招叢桂山中侶臥對秋風海上濤僅有俸錢堪自給五陵裘馬為誰豪

送江近山南還

昔年與君何處游曲塢春花小閣幽今年與君何處別旅舍秋風吹落葉人生聚散那可期葉自飄零花自飛一回相見一回老百年能得幾時好管鮑交情世有無全交要在心相孚心疑頓起一方怨出海千重隔座隅君不見道旁伏謁車中嗔布衣往往能驕人三千門下爭彈鋏食客誰言薛邑貧請君棄置勿復道有酒與君且傾倒薊門秋迴雁南翔朔漠風塵異故鄉君隨南雁且歸去遲我黃山丹竈旁

送潘少逸南還

曾聞虛左禮侯生長揖看君匹馬輕薊北清秋彈鋏思江南白首倚閭情雨荒舊徑菊花在日夕衡門稱子迎國士由來知己重更將肝膽向誰傾

送喬中翰水心還雲間

子雲疲執戟自有草玄廬莫以尊羹故空令筆橐疎江濤雲樹遠霜落塞鴻初亦念全門迥塵生鳳閣書

送行口占

高槐蔭廣庭亂雀恣喧聒獨坐對畫簾幽懷誰與豁

又

樽酒故人別車馬何匆匆朝發燕臺月夕敢易水風

送王生維材南上

仲實棟梁氣徵材集舊邦法門吾不二國士爾無雙炬檠分夜席匹馬渡秋江莫謂繞驪貫終童已建幢

送塑師朱仲仁

馮君彈鋏去豈為食無魚絳帳夜飛夢青山人倚閭

書留綠鬟在琴掩綺窓虛莫以絲麻故都忘菅蒯初

寄陽谷李山人

結屋雲根深復深幽懷長對薜蘿陰江清石瀨堪垂釣月滿山溪獨抱琴湖海有情還縱飲乾坤何處不高吟天涯甚日重相見醉倚春風話此心

贈族兄

寶馬纓胡纓翩翩西北征自言良家子仗劍遊燕京丈夫志四海耻爲兒女情燕京多通侯云是鼓刀人一朝備行伍橫金列要津冠蓋何翕赫甲第連青雲上結 明王知下冠卿子單顧弓遠行役豈不辭苦辛結髮受素書願將獻 明廷炎海紛羽檄東粵方戰爭 廟廊有勝筭統禦無高勳出門不一顧立馬野屛營伊吾可鳴劍南粵誰請纓左彎抱明月右發如流星功成報 天子寧爲負平生揮鞭從此去儻得酬素心

庚午生日和各友人兼示兒輩二首

休沐逢初度吾生四十強炎風親羽扇溽暑避牙璋載筆慚清禁開樽憶故鄉秖應與朋好耕牧政山陽

爾壯能當戶吾衰只備員多慚犬馬齒欲廢蓼莪篇鍾釜嗟何及蓬桑意惘然雙吁久違曠心折舞衣前

竹溪篇爲溧陽鍾年伯雙壽有引

往余道溧陽邑綰都會地稱陸海民多素封其富鉅者則擊鐘與食家僮千指歌吹日爲壽俗故豪奢乃有竹溪翁者不事家人生產獨手一編竹溪之上竟日吟玩雅善章草興至揮灑淋漓自適所居環堵蓬蒿滿逕屢空晏如至其急人之困往往傾囊赴之配高孺人相以儉勤布袍借隱郎古梁孟何以加焉子井陘君能讀父書恢所未究自致青雲之上著聲清白最績循良將來顯榮沛乎未艾翁少高孺人一歲會俱六十徵言稱觴甫望遐祝余與井陘君同舉於鄉有昆弟之義爲賦此篇因以風翁鄉人明士之所爲凌厲霄埃者在此不在彼也

君不見豪家金谷園子莚萬卉趁芳天翠屛雙倚錦筵敞手酒十千羞萬錢驕歌艷舞歡不極步障曲房春可憐自言行樂長如此寧知萎謝隨流水憶君愛竹兼愛溪獨向溪邊竹裏棲聲颯寒吹流雲和色濯滄波宿霧低數竿赤暑時孤往一卷玄經手自携興來長嘯俯空碧輒向苔磯觀鳥跡採擇成編編尙青灑墨臨溪溪半黑門前冠蓋一何多溪上誰能看竹

過紅塵四合歌鐘起知向豪家醉綺羅躬耕亦有鹿
門耦灌竹浣溪同白首布袍蔬食不厭貧急人且罄
囊中有竹嶼何年長鳳毛琅玕啄盡思雲霄一飛下
集鑾臺樹五采炳煥聲簫韶晰書遠寄金陵道爲報
溪邊春色好釀溪爲酒祝長春六十年來此偕老木
蘭之枻沙棠舟歲暮天寒溪水頭請看金谷豪華盡
竹自青青溪自流

張給諫父母貤封

才名青瑣重　恩命紫泥新壟樹忽生色庭萱長自
春哀榮　皇眷切優渥子情伸終始成親意雲霄報

主身

某氏世醫以所幕封

昔受長桑術今參細柳營瘡痍應自起謀畧爾兼聞
世業存孤劍天書下五雲倉公徒絕技未策漢庭勳

謁同館李元實繼昏十絕

瀛水原通牛女津鸞驂不待鵲橋辰莫嫌偃蹇乘龍
客好是龍頭第二人
此去仙源路果賒麻姑何得降君家波凌素襪三千
里洛浦飛仙敢向誇
驪馬朝回導翟車揚揚高蓋擁通衢車中姊姒窺簾
語莫是東齊晏大夫
別館長楊裊裊垂薰風紈扇正當時水晶半捲琅玕
潤幾度催粧幾度詩
芙蓉繡幕隱鸞凰金屋佳人玉署郎將去洞簫分月
色著來宮錦帶天香
銀燭金屏向曉開高堂親侍板輿來合巹宇掩雙蛾
出鞠跽同稱萬壽杯
花滿氍毹月滿輪玉堂今夕可憐春亦知宴爾歡無
極莫道新人勝舊人
纖手新裁雲錦奇意中長短試偏宜着來爭美天孫

巧壁下殘機有斷絲
黃金臺逈月華孤向月吹簫鳳有無信是眼前雙倚
玉莫忘掌上一遺珠
錦帳流蘇掩洞房向來侍女夜添香只今王母親開
宴可許雙成近瑟傍

陳春宇館素馨花

朝回別館散幽襟陰罷凊尊對素馨亂葉離離交翠
羽繁花細細簇黃金風飄半入芝蘭氣露檻全傾蒸
藿心會剪蓬蒿開一徑幸分半握小墻陰

同館夜集王太史宅賞芍藥次陳春宇韻

太史家園春未闌自公多暇共追歡却憐遶座花如
玉始信同心味似蘭東省書翻瑶砌近西施暮濯錦
江寒醉中老眼燈前態莫作淸平調上看

又

長夏風塵並玉珂開尊遥憶舊松蘿花前但覺幽情
愜醉後其如狂態多燭散穠陰交座滿酒蒸芳氣拂
筵過吾徒不是高陽侶爲惜韶華一放歌

月夜集余太史宅觀白芍藥

水姿綽約照人寒錦席淹留盡客歡上苑名花春後
得美人遥夜月中看高歌脱帽狂呼酒半醉移燈數

倚欄明日還來可乘興莫教風露瘁摧殘
神兼姑射態兼湘雙玉亭亭倚夕陽不爲緇塵移素
質更教明月助新粧一庭淸露疑無色四座微風覺
有香翻向瑶階應得句絶勝紅藥省中郎

夏夜偕同館張以敬周以方陳惟錫沈子靜戚君
廸讌集孫宮諭宅時張周二君使楚且行孫丈出
其同郡鄭圃倡和之作見示因次其韻

公餘高會荷淸時長夏開軒晚更宜家有名園供蒳
席人如仙苑對瓊枝風流敢謂追先達觴咏何堪别
所知暫聚無勞占太史雙星明向楚江湄

又

朝回載酒郊關外結客尋春鄭圃賒幽賞未緣分筆
札高吟猶自足鶯花屢酬故里多名士文雅中朝獨
世家車馬即喧心亦遠地偏何處不烟霞

余太史席上咏菊月

良夜開芳宴燒燈對菊叢影斜三逕月香散一簾風
仙掌露華近故園秋色同酒闌餘興在淸夢落籬東

又

遶席花三匝窺簾月半痕芳香凌酒氣淸冷逼詩寬
暎坐人如玉浮餐秋滿尊中宵飛蓋集莫擬是西園

晚秋對菊同陳廷尉楊儀部集李秀巖白雪山房
二首

置酒虛堂夕追遊四海親寒花尚秋色高調且陽春
賸有尋幽興偏宜送酒人深期拚一醉莫問漏聲頻
西第軒楹敞黃花晚正多人俱物外客詞復郢中歌
不學淵明飲其如秋色何看君多逸趣應許重來過

重陽後一日飲陳五岳宅分得開字

九月九日風雨惡今宵下榻正花開尋幽不減陶潛
興弔古還登郭隗臺露綴金莖秋色冷風高紫塞鴈
聲哀相看總是天涯客取醉消愁有幾回

雪夜飲楊雲浦客部宅分得遊字
仙吏有清暇招邀總舊遊瑤華當座滿陰靄傍簷浮
風急催宮漏鴻哀迷戍樓翻憐此景絕永夜故淹留
諸丈夜集得同字
高城日已暮搖落起秋風追歡惟故侶對菊向寒叢
月夜聞悲角霜天下塞鴻相逢不盡醉孤負賞心同
野眺
並馬出城隈蒼茫野色開晶花隨地有山鳥向人來
曲徑通雲塢迴溪滿綠苔群峯亂烟樹何處是蓬萊
大慧寺假山

載酒招提境環山薜荔陰溪邊烟樹合洞口暮雲深
僻徑稀人跡春風只梵音平生耽險絕殊不厭招尋
登真覺寺塔
寶塔千尋迥凌空眺望賒晴開平野樹遠見赤城霞
迢遞青山暮崚嶒石磴斜塵緣那可息縹緲憶天花
城隅竹園
探奇興不絕落日更名園問竹穿蘿徑臨風坐水軒
閒中烹細茗花下倒清尊何事樊籠客朝朝車馬喧
元日試筆得春字
元朔鳴珂散紫宸九衢雪霽歲華新虛窓忽見梅花
發綠酒何辭栢葉頻眺望蓬萊雲樹曉徘徊金闕漢
宮春抽毫一試驚雙鬢題柱無能愧此身
九日
惜陰方朔闕應節強依臺地遙雲霄近天清鴻鴈來
囊萸傳漢殿採菊罷陶杯徒負登高意慚非作賦才
又
玉樹秋容淡黃花應節開他鄉烏帽客內殿紫萸杯
水落河魚蟄烽消塞鴈來高登傳往事作賦愧非才
九日
年來重九日不見故園花況復朋知隔其如客思遐

秋光疎草木朔氣慘風沙羨爾南征鴈迢遞獨向家
喜晴
歲華看欲暮禁苑喜新晴雨過圖書潤風傳劍佩清
空亭山翠入寒沼水紋生此日暄堪負真懷獻 王
情
喬木甘棠卷題贈東園朱中丞
周召昔分治甸宣自陝中二南昭聖化四國洽王風
有美明時佐千嗟異代同鋒鏑方薊北綱德復江東
朔雪隨驄馬吳雲擁畫熊披章三輔動王氣兩都雄
坐見煙塵掃還深邑里恫系麻一水盡杼柚萬家空

上意憐淸堅循行錯鉅公無論假枹鼓所冀起疲癃
旱甚思霖雨春回發斷蓬漢江流惠澤蔽芾想遺功
道出陵陽郡重逢竹馬童新謡堪採貢舊國是岐豐

為李寧遠題所藏呂祖圖

邯鄲客舍塵夢足一枕黃粱炊未熟淡黃襴衫烏角
巾脩髯廣顙人如玉咸通之中曾射策雲房邂逅傳
丹訣願言混世遊人間掃蕩妖魔三尺鐵坐依盤石
蔭長松知在蓬山第幾重黃鶴九霄驂日月青天一
片開芙蓉浪跡風塵弄雲水紛紛幻化傳人耳有時
吹簫起滄浪有時賣藥來城市朱門繡戶狎侯王酒

樓茶肆伴淸狂對面誰知回道士舉頭空望呂純陽
壁間山高澄水濶昔年華表空歸鶴虎帥依稀是後
身龍泉拂拭猶新鍔只今四海淨烟氛閒坐青山玩
白雲匣中飛劍無勞佩邊廷為有李將軍

題章給諫雙壽承恩卷

白頭自耦鹿門耕有子青雲起令名佐理棠陰留鄴
郡匡時疏草滿承明　天書並借庭闈色人瑞爭傳
里閈聲海上未須求大藥　君恩不朽是長生

題錫山顧翁重封雙壽卷

梁鴻長者重吳鄉市隱相携得孟光白首同歸高士
傳紫泥偏映萬年觴花明曲巷安車並泉釀名山春
酒香不有仙郎題漢柱空令偕老薜蘿裳

題傅侍御母劉節孝卷

帷空堪夜永花落任春徂腸斷千行淚身依五月孤侍御生五月而孤　繡衣供舞䄂華髮被　恩殊想見霜臺栢
慈巢反哺烏

為鍾侍御題金臺遊祝卷次李滄溟韻

一從游宦去庭闈幾度看雲對夕暉臺栢正堪浮壽
酒塞霜誰為授縫衣稱觴勝日偏情動問寢中宵有
夢飛莫向承舉美青鳥高堂黃髮世稀微

又

觀風海岱迥澄淸攬轡遲回五鳳城天北星辰排閶
氣日南烟樹倚門情簡書自切明時異花誥真貽壽
母名知是懷歸歸未得臺端夜夜哺烏聲

題蔣職方榮封卷

吳地桑麻接水雲躬耕何意漢庭聞青山自結著英
社白首猶耽道德文篋有陰符傳令子函分丹詔荷
明君由來高士俱名世何必麟臺乃策勳

上林春曉圖

漢家三十六離宮彩霞濛濛隱碧空草裛露華分曉

色花含日影動春風靈池玉館芳菲裏丹水黃山杳
靄中莫向畫圖誇巨麗 君王樂事萬方同

羣龍圖歌

吾聞明盛世帝沼升黃暉服前安得有雲海神物擾
擾拏空飛雄姿瑰狀不可以迫視恐有風雲座中起
五采眞成芒碭文雙睛似躍延平水神靈變化固莫
測天地相視忽改色驤首疑噓霧雨流騰身欲奮波
濤擲乘雲上下御者誰如騄帝輦游天衢虹光繞翼
伏華蓋蒼甲浮河開瑞圖空羣龍爾何窟瀛海蓬山
珠宮貝闕恍惚變動蟠泥蘿淵 聖王乘之飛而御

天蒼生望霖飈父振策軒牖冥濛煙霄咫尺披圖如
對禹門峯那知亦有人中龍恩波似海應同沐嘉會
自天不易逢却憶春雷蟄初坼多少揚鬐還點額彙
征已入承明廬妙選仍通列仙籍隆中高卧王佐才
魚水既合雲生雷莫言葉屋空圖畫會有眞龍吾首
來

瑞蓮歌 己未半池蓮花盛開中有並蒂者有重樓者鄧侯殷公命工圖之勒石紀瑞焉

傳士宮前丈五池歲挺紅芳冒碧漪香風特入蒲絃
誦疎雨乍過清韻惟關西夫子來作守政似文翁世
希有淑氣橫蒸萬疊霞靈根下結千年藕今年花事
果太奇並蒂重樓三兩枝霏紅沓翠高低簇亞莖歧
莖左右垂宛如雙妃步湘水凌波襪窄玉肩倚又如
孤標出漢宮承露盤高金掌重五馬臨池再三玩與
人侍子俱嘆美聪翩狎獵各有情疑從玉井峯頭見
諸生采擷薦壽觴使君色笑登華堂花驕欲共青衿
語葉舞仍隨皂蓋翔天生瑞物豈無意同心似結芝
蘭契新都自昔稱多才況復橫經我侯蒞紫陽山高
齊際天英才輩出理固然山中草木爲開先君不見
泮池蓮

桃源圖歌得煙字

何人掃此桃源川披圖滿紙生蒼烟回溪曲徑通芝
田青蘿紫卉紛相連石梁流水清且漣萬樹桃霞春
正妍沿流深步擷芳荃回首岩是何處天仙踪殊境
方自憐忽覩人家翠微邊遥聞雞犬聲相延爲驚野
客來相牽胡麻雞黍仍周旋歸來縹緲孤鴻騫草渚
沙汀鷗鷺眠度橋復見釣魚船數聲啼鳥垂楊前雲
渺渺兮水潺潺空聞澗底鳴幽泉此事茫茫已無傳
誰能航跡尋仙緣

和賈至早朝

北闕蒼茫動曉鐘五雲遥擁大明宫千官劍履星河

上夾道旌旗煙霧中天近御筵花欲瞩日浮仙掌氣成虹由來寡和陽春曲鳳沼揮毫思獨雄

雪後早朝追次岑嘉州韻

春色先從禁樹歸玉階仙杖照寒輝重門露合沉嚴鼓便殿風傳召尚衣漸壓殘雲沾委佩微消初旭上端闈亦知授簡慚鄒馬幸屬清游扵宴稀

入朝口占二絕

凉旭澹鬚眉輕飈送馬蹄聽鐘長樂觀緩轡鳳城西

金鞭五花驄蹕蹕御溝路巍巍漢宮闕隱隱在煙霧

鳴琴玉堂陰

綺疏蔭嘉樹絲桐流繁音妙手理明徽高張清素心泠泠輕颸逝淡淡孤雲沉堦前雲鶴舞座上猗蘭森御溝清其波禁烏罷其吟引商復激羽聽者慘不禁伊昔龍門枝托根河水潯上有霜霰摧下有湍波侵寂寞甘棄置歲月一何深美人幸我顧提携玉堂陰洋洋瀛洲水峩峩閬苑岑若無鍾期子誰與諭幽襟

瀛州亭納凉

談經暑月慚供帳退食幽亭俯芰荷仙署池臺當晝爽　御溝草樹傍城多泠泠風色生金砌靄靄雲陰度玉河况是翠微　宮闕近南薰時聽五絃歌

對芳樹

憑欄散幽思巻幔對芳林白晝亭臺蔭青霄雨露深飛香臨翰墨流翠上衣襟却憶蘭池曲空傳漢吹音

還友人楞嚴經

浮生莫非假所假終當歸還君貝葉函令予發深思大塊假之形動如偶發機汝身亦非汝何况身所須虛窓梅雪映隱几爐煙微了見給孤園慧毫揚玉暉自得妙明心始悟前塵非種種各有還無還非汝誰投筌魚已得舍筏川不迷天龍座中護雨花空際飛澹然忘持誦與爾常皈依

紀異

元日日食食將半元夕月食既且甚嗟嗟二曜惟天之明其行有常而變難諶春王履端曰惟正陽日月交食于何其臧皇皇下土樅金伐鼓仰瞻横騖曷有寧所謂天蓋高其聽則卑顧之不言陰霧霏霏屋鳴者梟梁跳者狐始焉扉藏終執與圖厥終是圖亦克蓋愆日月之更光復體全嗟嗟乎昊天

長歌行

明明雲間月灼灼園中華月盛及望盈華盛及春和良時易蹉跎忽如東逝波逝波不復返太息將如何

折檻行

安昌侯長安令平生於爾何讐憾尙方劍佞臣頭上書欲斬且復休咄嗟小臣廷辱師傅但恐蔽皇聰寧知解皇怒檻可折志不降願從逄干游地下不願與爾同班行

去婦詞 送陳給諫懋脩還嶺南

自瘥貧家女不謫富家故富家工織縑貧家工織素疋縑尙如土尺素詎堪御賤妾自薄命棄捐一何遽上堂辭尊章下堂理裳衣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傷心白頭唫淚下不可揮

結交篇

種樹不成陰不如爨下薪結交不得力不如行路人路傍共休息欲去還逡巡柰何轉盼間不念平生親平居接杯酒自謂雷與陳一朝事相涉化爲越與秦緩急固時有所貴相憐振安用空綢繆愧彼伐木聲

塞上曲

居庸關南草秋彫居庸關北胡馬驕胡兒飲馬長城窟翻身仰天射雙鵰漢家將士凌秋發萬里揚旌事征伐殺氣朝橫絕漢雲笳聲夜撼祈連月塹戰交河落日黃大風吹塵沙礫揚后隊宣傳下高闕前軍爭縛左賢王歸來奏凱未央殿 天子臨朝頻召見爲報燕山已勒銘俄聞瀚海猶傳箭男兒有志靖胡沙匈奴未滅敢言家胡中晝夜常飛雪塞上風烟不見花右挾忘歸左繁弱戍樓夜看毛頭落從來報國誓捐軀腰下吳鈎雙電耀誰言老上焚龍庭獨有嫖姚畫麟閣

碧雞篇

嚴龍洞邊雙碧雞何年失侶但孤棲花潭照影浮煙燗竹逕啼春帶雨僂白石青莎蹋距跡乳泉丹穴淨毛衣西池仙鳥堪同使上世靈雞擬共揮顧我徘徊

如好客近人吟笑亦忘機山童分飼追隨久埜老相傳得遘稀伐木乍驚林響墮穿崖更拂酒筵飛

題台山雲龍書屋

嶙峋石勢壯神龍五色霏雲擁玉峯天下文明成變化原來靈氣此山鍾

謁闕里廟

躡蹻來青嶽摳衣謁 素王平生瞻闕里此日見宮墻古碣苔堪讀空壇草半荒惟餘手植檜特立意蒼蒼

又

從周開大業覲魯見餘風日月懸遺像山川抱閟宮
登堂絲竹杳窺壁簡編空異代瞻依在千秋俎豆中

闕里檜

精靈應有托閱歷不知年手澤留　先聖膚文鬱左
旋孤根疑化石老幹欲生煙理亂看前代榮枯豈偶
然

孔林

猶傳尼阜禱誰謂泰山頹叢有靈蓍在巢無雜鳥來
依然築室處想見罷琹哀萬古今長夜玄臺何日開

嶧山

孔林南下訪秦碑側疊玲瓏萬石奇回首重雲看日
觀泰山登罷嶧山卑

登岱山贈州大夫

泰山東道王枌社故鄉人岳嶺九州牧花行五馬春
官廚分素饌仙路借朱輪遍歷登封地因知畏壘民

遲賢亭 斬八公仙蹟

黃鶴黏仍好青陵瓜正肥設餐臨道曲款客駐驂騑
十字留仙訣孤亭掩夕暉還同令威去千載一來歸

靈巖寺

廻合千峯一剎開參差雲樹間樓臺登封路接泰壇
近香火人傳晉室來地擬化城霞作幛衣留累劫鐵
生苔巖泉試酌甘如露却憶金莖首重回

鐵袈裟

西來曾表信東國此皈依片鐵留僧舍銖金作佛衣
草生煙縷細苔蝕土花微已付南能去遺踪果是非

泰山六首

清齋十日謁人群野服翩翩出紫氛手翳瑤華朝岱
嶽身隨絳節禮元君秦松半化蒼崖石漢草虛傳玉
檢文欲訪登封何處是夜中光景晝中雲 其一
磴道縈廻入太清長風吹客恣天行即看玉女飄飄

下似有蒼龍夭矯迎萬壑懸泉爭噴薄千崖飛霧乍
陰晴由來靈境非人世夜半峯頭海日生 其二
湧地千峯列翠屏橫空一嶂敞明庭天門日月懸雙
觀御帳風雲護百靈探策莫教論往事授圖還擬佩
真形他年五嶽浮游遍願乞茲山守石經 其三
岧嶤絳闕綠雲垂中有天孫帝女祠總爲登封標岱
嶽遂令香火擅明時松間躑躅千年鹿石上琅玕五
色芝絕頂秦碑無一字人傳秘祝到今疑 其四
登封壇上接仙靈洞府高寒石扇扃雲臥衣裳當夏
冷峯懸樓殿入空冥忽看檻外滄溟白不盡尊前齊

魯青此去神霄應咫尺儻從天老問黃庭其五

東臨日觀倚天風寂聽天雞徹遠空地迥河光低樹白夜分海色照巖紅半規吞吐重陰外萬象浮沈元氣中倒景漸看成五采銀濤湧處出銀宮其六

故山驛望泰山二首

長安不見日冥冥回首浮雲此驛亭萬古獨留齊魯色煙霄一點岱宗青

名山五嶽岱爲宗草木泰封與漢封惟有盪胸雲好在長依北斗挂芙蓉

茌山驛

客行長夏倦風沙小憩郵亭卽是家一榻短墻高樹裏綠陰冉冉下窗紗

謁子房廟有感

羽翼冥鴻不可求商山何事肯從遊誰知挾主能安漢自是帷中第一籌

多病年來思辟穀東歸海上卽丹丘赤松有托君休問不愛人間萬戶侯

長清道中

客子蓐食乘夜涼東方明星行趣裝月懸馬首山蒼蒼一山過盡一山出馬蹄奈此山路長

黃花洞

碧霞宮北有仙家石轉松廻鳥道賒縹緲雲端逢玉女殷勤洞口進胡麻重來只恐迷前路記取緗桃幾樹花

黃河阻風

雄風俄動地濁浪莽浮天去國身無繫思鄉意與懸亂堤分野色疎樹隔人烟誰謂世途好波濤日復然

京口阻閘

艤舟京口渡不爲石尤風潮汐洲邊樹晨昏江上鐘乘桴空自嘆浮海竟誰從舊識金山月隨波到短蓬

沙河道中

深秋匹馬出郊坰風起霜林木葉驚沙磧斷橋橫水渡夕陽古寨野雲平孤城幾處梅花落遠塞頻看去鴈鳴遥望　諸陵翠微裏山靈萬古護神京

朝鮮王挽詞四首以下俱出使朝鮮詩

憶昨軒弓墮攀號萬國同東藩頻涕淚北望灑雲空

縞素道相屬精誠天與通那知龍蹕遠猶自挽髯從

入境初聞政停車忽報哀黃麾猶在道　紫詔爲誰開雲暗扶桑色天摧屛翰才　宸衷應悼切歸賵特恩來

二紀寧荒服三年棘素衣慈闈難再返仙馭竟同歸遺澤留冠佩悲風入羽旂所嗟穉　寵命不及接容輝

慰使音仍在酬賓席已空漢江餘夕照邸殿起秋風仙氣蓬山近　恩輝泉壤通朝宗心未已應逐海潮東

世子權署國事贈言二首

署國遵遺命居廬總庶官遙心傾　北極令德稱東藩肅仗承　明詔含悽釋素冠諒茲忠孝盡傳譽滿長安

九葉嗣爲王自康獻王至王九世十二王　瑤函　錫命光貽謀在忠順保祚以遐昌人望符先得天心璧已當顧言璋問學輔弼任貞良

登太平樓二首

漢江城上太平樓使節東來幾度留窮海盡聞歌　帝力殊方那復動鄉愁捲簾秋色千山入伏檻煙光萬井浮獨有中宵懷魏闕遙隨北斗望神州

搖落偏驚海國秋西風吹雨一登樓坐中歌舞停高會檻外溪山負勝遊冀地堪裁王粲賦將歸眞抱宋生愁他年尚憶投車處池上盆花伴客幽

廻瀾石吾助川上有石如屏橫障川東古未有名余標之曰廻瀾石

平川蜒蜿遶山裏岸轉沙窮翠屏起廻作澂潭玉鏡開一片芙蓉插秋水芙蓉秋水照晴空雲錦參差圖畫中壁立千尋勢不倚衝波逆障何其雄世間之水總流東誰當橫潰皆天工君看萬古黃河上片石孤懸砥柱峯

慈秀山

茲山果慈秀秋色共蒼蒼峰巒有古意草木皆天香泉鳴珠珮落石疊錦屏張信美無留戀行行望　帝鄉

玉溜泉山下小竇懸泉如雨冬夏不竭琤琤玉鳴余命之曰玉溜泉

水石淨娟娟殊方有洞天山開一竇小泉散亂珠懸味出雲根冷光含露華鮮冷冷飄素玉灑灑韻朱絃膏澤霧荒谷朝宗委大川柰茲阻窮僻何以效微涓漱潤窺丹鏬尋源倚翠巔竹瓢分乳液松火起茶煙馬上餘幽響瑤琴爲爾傳

太虛樓

飛棟廻欄切紫虛遙天四顧獨躊躇塵埃逈絕涵空碧日月低懸在綺疏三島東浮仙子窟五雲西隱帝王居平生未解窺寥廓此日憑高一啟予

巾車同魏謙議出平壤城東北並江行登浮碧樓
雨憩永明寺晚霽觀麒麟窟遂泛舟南下還大同
館作
我行海國誰與娛賞心賴有山水俱平壤山水更奇
絕樓臺縹渺江天虛揀奇弔古興不盡巾車復出城
之隅石壁如削江如紆中縈一道凌欹崖江流忽轉
石磴高青雲白雲懸兩橋平臺逈絕臨江皐浮碧之
樓孤岩峩岩嶤廻合抱崖石江島前橫破江碧鬢背
微泓露一洲又如彩虹半落江煙秋北崖小閣更偎
隩沉沉下瞰江水綠微風龍鱗波蹙玉岸草汀花媚

幽獨江連山氣何杳冥回看西倚之翠屏牡丹片片
照江色倒揷琉璃錦障明峯南斜帶永明寺錦障橫
天落金地門端倚懸高麗詩當時已解中華字山雲
忽起山雨至咫尺煙霞有靈閟晚晴著屐還登山千
峯萬峯空翠寒麒麟已去窟空在古石夊疊苔痕斑
聞說東明昔仙去獨控麒麟出煙霧朝天石上留蹄
涔水沒江潭不知處嗟嗟此事竟荒唐八駿不聞周
穆王枕中鴻寶徒自秘小山無補淮南亡有酒且傾
勿復道秋江極目傷秋草與君鳴笳放舸下中流青
天不動波如掃卻顧同來浮碧樓蒼蒼暮靄沉江島

登風月樓度淩波橋憩愛蓮堂觀荷有作
南國芙蕖花昔賢聊寄意芬芳播海隅臺沼足桂致
層樓瞰淸冷孤榭隱荷芰水上臥長虹空中擧香袂
淩波弄素影俯檻散幽思殘葩已飄紅疎莖猶擎翠
杯搖暮霞色衣染秋霜氣澹爾言與忘悠悠心自媚
盈盈隔笑語采采憶交契落日更登樓風月見光霽
觀箕子井田有感
鷹門原隰尙縱橫萬古誰知畫理功川澮只今成道
路空餘禾黍動秋風
弔箕子墓辭

殷太師箕子墓在朝鮮平壤之兎山後二千餘年爲
明隆慶元年越人許國楚人魏時亮奉使還而弔焉
辭曰夫子柰何去中土兮塊獨處此遐陬周旣釋而
訪道兮豈夫子乎忌佹余竊悲夫子之志兮遭殷社
之旣屋寧爲殷之囚奴兮罔於周乎臣僕吾罪旣當
髡鉗兮又胡可辱中土之衣冠無寧被髮而裔居兮
實吾心之所安望首山而佗傺兮義不食周之土彼
堀固有志兮矧吾纍又爲輔麥秀漸漸兮傷殷故墟
桐九州無尺土兮吾安適歸抱禹範而西陳兮浮遼
海而東去飄翩翩其不可羈兮晞吾髮兮扶桑之嶼

甘海濱之寂寞兮吾不失殷之遒囚生可以與微居
兮歿可以與子遊朝日照吾之衰曲兮滄浪洗吾之
垢辱宋不祀而周爲墟兮夫尚仍殷先王之舊物採
山薇以爲羞兮酌野泉而爵之靈恍惚其格余兮乘
白馬之翰如亂曰已矣乎骨則委於平壤兮心寧忘
夫亳都寃兮歸來逝將從殷先王之所居

恭題　高皇帝御製詩卷後 有序

高皇帝家視六合並天所覆怭怭乎大哉自遐方下
士稍可與語者盡欲作起而培成之則東國權生
是已夫東隅縮海而國斂壓與隣意其奉譯或謳

焉是故異權生以樹風教譬設標命賞者競趨
迺今文苑之士彬彬蔚起雲蒸霞爛不減中夏雖
其遺俗由來者遠要以作新成就則本
高皇帝標表權生之所爲風也史國以使事來得習
于工曹朴判書忠元權爲判書外氏因出是卷觀
余史國伏讀　天章嘉權氏之能世守且爲推本
帝意令其國人觀焉作　帝懷四章附于左方

帝懷之子和鳴鏘鏘維珪維璋維東國之光
帝懷之子錫以好音維訓維經維東國之禎
帝懷之子女遊廣陌女珍女綺推子衣食之子稽首
荷　帝之德
帝懷之子匪予女私光天之下至於海隅維風聲是
樹於時繹思

阻雨同魏諫議坐快哉亭作

朝來大同館阻雨不得發郤上快哉亭與君坐超忽
對楊寂無言冥心入寥廓窅然合元化萬慮此俱歇
是時雨初霽山雲尚蓬勃須臾漸披卷秀色明可掇
萬家煙樹開數點江帆沒溪山入襟帶蒼翠上眉髮
清風吹我襟爽氣切人骨始知四極外不異在軒闥
自古共霄壤何處分胡越達人悟鵬池小夫嗜兎窟

身世等雲浮心精同日揭而我獨何爲甘與物俱汨
知君有道氣神欲中不滑速役幸追陪迷川濟慈筏
呼酒還共傾浩歌待明月

練光亭曉眺

薄暮驅車江上來練光亭俯大江開長波萬古瀉空
碧天落銀河抱檻迴平沙浩浩帶煙樹遠翠微茫見
江嶼江頭亂石舞鯨鯢橫波欲渡江潭去矗如磬背
負蓬山側疊江城㬥碧灣睥睨百尺掛江樹樓臺倒
影沖融間輕舟片片疑落葉散亂江風點飛雪何異
槎浮牛女津還同棹下山空月落日浮雲江上秋平

懷往事嗣東瀛城南惟有井田在古檀零落空山丘
俯仰乾坤一揮手只手河叨今在否魚龍傳水不成
橋禾黍遺宮堪酹酒我歌白雲繞坐飛醉拂城闉作
釣磯投竿忽動滄洲興控鶴終期海嶠歸

快哉亭

危榭俯城限登臨亦快哉山光低卷幔江色近銜杯
雲樹千家市煙霄百尺臺更憐迎望處荷芰水亭開

望月亭

幽亭宜待月宴坐但迎風江雨暮偏急林霜秋未空
亂帆煙樹裏疊嶂水雲中安得開晴望清樽永夜同

齊山亭

山亭倚空曠四顧與山齊樹色交簷密雲光入戶低
長天飛鳥外歸路夕陽西目極增惆悵蕭蕭征馬嘶

靜觀齋贈朴判書 遠接使朴忠元慶尙道密陽人嘉靖辛卯年及第出身仕工曹判書號靜觀齋

閒居散古帙宴坐清道心松風飄然來爲我祛煩襟
凝神觀萬化天地何高深煙霞任舒卷魚鳥隨飛沉
窓前太古月壁上無絃琴庭草含翠色池蓮吐幽馨
候變意自適慮澹境不侵浩然彌宇宙攬之不盈衿
兀兀忽忘我寧知古與今孔顏樂何事君向此中尋

陽原贈李司成 都監官成均館司成李後白號陽原

陰原禾黍腴陽原禾黍瘠君家陽原上筆耕足朝夕
君逢問津者愼勿學沮溺

高峯贈奇司藝 都監官成均館司藝奇大升號高峯

奇峯一何高中有高人宅饑餐峯上雲醉臥峯下石
君勿阻一隅入會尋鄒嶧

鷲溪贈李校理 都監官校書館校理李山海號鷲溪

積山有鷲池韓山有鷲溪溪上觀鷲群筆底驅虹霓
何必籠之去平沙任所棲

也足窩贈魚護軍 護軍魚叔權家貧祿仕久作稗官名其所居曰也足窩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吁嗟乎擁離趾中亦可以

棲遲何必華榱之下文居之隅歸休乎吾居

松溪居士贈權散人

清溪映古松寒翠幾千尺歲暮蒼雲深中有幽人室
彈琴松風來卷幔溪光入此外復何求長歌望空碧

藕塘贈李司勇 司勇李成慶以寫字補西班職事今充遠接幕下號藕塘

去年種一藕今年鬪數花種藕藏汙泥開花照鮮霞
物性本不染緇塵其奈何寄語塘上人視此塘中荷

竹溪贈柳醫官 醫官柳珉業儒不成乃學醫技以典醫監僉正隨遠接使而來號竹溪

朝從竹溪送暮從竹溪宿洗藥臨清溪懸壺傍深竹
海國逈仙鄉海客多奇方蓬萊覔奇草逆旅訪長桑

洪純彥贈洪司譯 司譯院正號東皐正使屬供事

洪子果純彥翰墨能自灑此地富瓌奇如君亦文雅
青雲失壯年白駒局轅下終當出雞群豈是悠悠者

白元凱贈白司譯 司譯院教授副使西廳供事

上古有才子世稱元與凱元凱亦何人其心諒斯在
特爾太古心勿為末習改雖無虞廷舉或以重東海

金海贈金參隨 司果供事東廳參隨官

金子東海人亦解觀海意旭日掛扶桑晴天霈空犀

方壺隱鰲首樓臺結蜃氣常恐颶母來頓使驚濤沸

秦洵贈秦參隨 司譯院判官供事西廳參隨官

秦洵㝷朴士十室有忠信我行徧原隰亦欲廣咨問
爾心能不欺爾名乃克稱自古重有恒豈獨宜將命

邊警萬參戎提兵守十三山因借余行

傳聞胡虜叩雙臺寧遠城頭羽檄催驃騎兵從天上
落使臣車向日邊來川原書擁旌旗動風雨宵沉鼓
角哀屬國此時堪一試漢庭空憶賈生才

雨行從者編草葉以為笠余紉閑製茲之與戲有
此作

戚衍山路滑僕夫苦露濕溽采路傍卉紉之宛成笠
疊疊雲葉翻番番露華裛巨如仙掌舒客若魚鱗集
光生眉髮綠色惹煙霞入乍疑青蓮覆不羨翠羽襲
太古有此製野人素所習何當返初服薜蘿春自緝
蘭佩芙蓉裳携爾負玉笈

敬吾贈魏給諫 魏諱時亮兵科左給事中同行副使

莊生有微言今者吾喪我我喪吾乃存此理竟誰悟
有我乃其形徇形我亦物物引我從之紛紛競交逐
多君識本體闇然日退藏宴坐得心齋神明內含光
問君何以然聖學一為要有主中乃虛無欲觀其妙

昭回凜帝盟密勿照天工九官十二牧萬古精神通
悠然太宇定唐虞亦雲徂方寸納宵垠神遊羲皇初
本來有面目今乃見真吾余亦抱吾癖賴君時一呼

和曉發簇林溪韻

廻車臨斷岸聯筏度清溪草際露華白沙邊曙色迷
海明看日近野曠覺天低始識乘桴意如何陋九夷

和沙里院道中韻

使屢離殊域　皇封自一家有天皆雨露何地不桑
麻風俗淳猶古衣冠雅素華　恩波況漸及滄海浩
無涯

望蟠松

車贄館前古松樹萬枝低拂蒼煙開露葉垂階接征蓋風花灑戶邀吟杯短墻不掩四時色靈根獨抱千峯廻停車爲爾一凝望道傍偃蹇憐瓌材

使旋遂至松下復次前韻

昔予遥望意自古今予坐蔭心爲開何年半摧霹靂斧旋車一引葡萄杯疎枝錯落翠蓋仄老榦詰屈蒼虬廻抱竒竟爾甘棄置嗟嗟負此明堂材

明故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
保諡文穆頴陽許公墓誌銘
少傅新安許公以經術侍
上青宮
上既即位益親近儒碩遂以公充
經筵日講官先後周旋旃厦者十年
而相相十年而以
儲議弗决争之不能得移疾歸居五
季以萬曆丙申十月十八日卒于
里第訃聞
上震悼輟一日視朝詔贈太保諡文穆
加祭十一壇所司營葬官一子中
書舍人

恩禮稱始終焉公弟鴻臚君汶從子中
書君立綱遵公治命走使奉宮詹
李學士狀屬余銘其幽余往以職
事從公後睹記公猷蹟頗詳覽狀
究然如其平生也則安忍以不斐
辭公諱國字維楨頴陽其號系出
唐睢陽公遠五代時有儒公者避
地居歙東門因爲東門許氏曾祖
鑑祖汝賢父心蘐公鈇並以公貴
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配皆
一品夫人心蘐公少從季父賈以
儒雅聞其割産予弟棄責振貧事
尤著語在太倉荆石公誌中毋汪

夫人以嘉靖丁亥六月六日生公
兒時病七日不寤而蘇又戲墮洿
池得出心讓公私奇兒再免于厄
貴徵也則挈之游毘陵公時十歲
警敏業傾其同舍生季十八歸試
新安督學馮公奇其文拔首多士
而以其名汪熑于姓也爲更今諱
心讓公既輟賈值歲饑疫兼坐割
產故益貧且病久之喪明賴公授
徒資行脩爲養公又特廉郡倅某
延公訓其子或懐金謁公言事公
頳頰盡赤不交一語而走名以是
益重辛酉舉南畿鄉試第一人報
至心讓公卒踰年汪夫人亦卒公

痛兩尊人勤而不及食其報哀毀
甚服除卒業兗陵山寺有兩青鳥
飛鳴其前移時乃去僧言此碧雞
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攜來者我
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回出所藏圖
繪示公公爲賦碧雞篇意頗自負
乙丑舉會試第七人選翰林庶吉
士日鍵關冥搜遂覽究心經濟之
學抒爲詞章閎深典麗館閣稱詩
文兼擅所長者罕儷焉隆慶改元
授翰林檢討奉
詔賜一品服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
君昖攝郊迎禮公以昖未嗣位不
許國人哀懇乃許之成禮而還饋

遺一無所受獨使軺所過覽勝觀
風問有紀述若皇華集弔箕子謁
壇君諸作迄今為其國人所傳誦
馬辛未春分校禮闈夏使　益藩
壬申
令上出閣講學以公兼司經局校書萬
曆改元自編修陞右春坊右贊善

時
上日御經幃無間寒燠而公齋心夙夜
勤恪視儕輩有加比進講儀容周
慎音節鏗鏘託事獻規曲盡忠欵
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陳善大字賜
焉甲戌秋典試武闈丙子秋典順
天鄉試所收文武士並稱得人頃

之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預修
兩朝實錄書成咸蒙敘賚戊寅還南國
子祭酒庚辰轉太常寺卿領國子
祭酒事教士務在長育成就之士
樂其寬不督而勸已擢詹府事兼
侍讀學士仍直講幃其秋改協理
詹府事充

會典副總裁辛巳陞禮部右侍郎尋
轉左兼官直講如故癸未春典會
試夏簡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入贊機務尋從
上考卜壽宮晉太子太保直文淵閣予
之誥命甲申滇南獻俘以決策功
晉少保直武英殿丙戌一品滿加

少傅兼太子太傅予誥廕公念父
毋厝淺土未葬疏辭誥廕而請卹
願歸襄窀穸之事
詔予祭葬命公之仲子代行所辭誥廕
不許固辭乃許之踰年　會典成
晋吏部尚書仍予誥命公受誥而
辭官不拜己丑春再典會試時文
體寢壞公所録制義粹然一出于
正諸引用釋老言離經叛道者即
才藻士咸擯弗收士稍稍懲其陋
習焉尋以一品再考進今官仍予
誥廕討居政府九年代祀先師孔
子者二分獻
南北郊者三　誥贈三代任子者六其

他以巵
駕閱工應制賜蟒玉銀幣諸恩數率優
異不可勝紀公亦感激
上眷知孳孳以獻替為己任初有摘科
場事語侵大臣者公請辯邪正以
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
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
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楩楠也宜
取其閲歷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
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為
名言然自是忌者彌衆數交章詆
公公每疏辯輒自劾免
上特嘉公忠讜數譴言者以留公公言
留臣譴言者是速臣之去也則復

力救言者往往得解臨洮之變元
輔欲俟虜王回巢專力以制火酋
公憤欵虜助逆則欲並剿以圖大
創又嘗言戈矛不在敵國而在轂
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
論忼慨引大義皆此類

升儲之議自庚寅元日
上召見閣臣于毓德宮
擁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
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公以三事進
規其一
冊立深以不得所請為懇疏留不下
余乘間請于
上有詔辰年春舉行冊立戒羣臣勿譟

方靜以待
命而主事某之疏上矣時獨公與不
佞守直度必僨事因相與具公揭
以進冀有所調護于間
上果不恱遣中使詰余兩人先生葦奈
何與郎署小臣比公以是不自安
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
上重違公志予告給傳以歸歸携二三
耆舊徜徉山水間所至易村醪市
脯與田夫漁父接席相飲饔置往
事不啻遺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
以國事為憂及聞太倉公請
豫教而俞始一色喜寄聲余相慶猶
諰諰慮後事曰吾卜其始矣未卜

其終也則忠臣無己之心哉朱幾
仁聖皇太后升遐哭臨于斗山書院山
高風烈一再宿中寒以歸遂不起
公貌温氣和襟宇冲曠與人處若
豁若谷靡所不涵納而其中介然
有以自守方在館局甚爲江陵公
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醵禱公獨

不往尋以奪情留任衆或露章攻
之公特削牘藏袖中詣其第客勸
以行邪即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
也南中司成缺江陵問公願否公
曰賢關地重司成道尊懼不任耳
敢云不願既之留雍序當遷者數
矣而不及公或怪問故公初曰資

宜爾也至再則曰俸宜爾也深厚
不伐如此尤敦儉素即既貴鮭菜
脫粟澣衣濯冠無所不可而所識
窮乏及所哀憐之交緩急相抵至
傾橐振之無悋容居京時每旦出
必攜錢以施丐者丐者群集陌上
人得受一錢去余嘗謂公此心即

納溝之思不惻于此云公配汪氏
初封恭人以萬曆辛巳卒累贈一
品夫人子男四立德庠生娶鮑氏
立功中書舍人娶汪氏並汪夫人
出先公卒立言聘鄧氏立禮聘洪
氏側室汪出女四一適吳萬成一
適黃采俱國子生一許聘程維賓

子一許聘洪考功文衡子孫男五
志古志吉志才志文志高孫女二
汶等以丁酉十二月念八日葬公
豸山之陽與汪夫人合禮也余曰
憶公爰立時適當國事㪅革之會
上疑于任而下競于撓政地滋爲懼府
公與元輔長洲公爲同年友而太
倉公與不佞後公一歲入復同氣
味無異時枘鑿之嫌公以是得一
意發抒腸肝膽自効謀于庭無遺
諝而言于
上無隱衷使得究其猷爲宫徵交宣鹹
酸互濟轉移扶撥之力
宗社嘗緊賴之而今已矣追惟往誼潸

焉涕零詎直聚散存亡之感耶銘
曰歙之東門許爲右族台星注精
是生文穆碧雞兆瑞金馬升華書
紬緗帙藻潤黄麻造士賢關掄才
秋藪既廣陶甄兼弘新頳青宮翠
幄執笑周旋琢磨績懋疏瀹勞殫
先學後臣延登㪅軸選愛萬人誰
由夢卜參調大七寮覲前旒臯夔
益戒杜斷房謀厥或睢盱毛舉摯
擊國是一明捷翮頓戢狡馬摹虜
烏合馮陵廟謨一定猖獗斯懲侃
侃不撓其直如矢推溝軫傷撻市
抱恥深惟
主器丞屬元良約屢納牖慮切帶

堂
天聽匪高多言易亂方幸轉圜俄驚反
汗幾不如舍行矣歸休銷聲息景
杖屨優游懸車五年溘焉易簀朝
野摧心風雲失色豸山之下有鬱
佳城　褒綸懸冊榮與哀并我誌
其藏勒之貞石形窆名留昭示罔
極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起居注　王牒總裁雲
中王家屏撰

青來閣初集十卷

〔明〕方應祥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自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題詞

余未識烏程唐宜之人喜其批孟旋文曰世間有此眞本不與他一个會元要會元何用此癸丑春後語也以視丙辰春此語幾成讖矣夫使持衡者昂孟旋于十三名之前者得天下騷動一番且以洩唐宜之之憤豈非快事

然而造物不肯也必欲於彼愚弄而於此靳固之眞不可解然此亦余之私憾耳於孟旋何有焉孟旋性至孝每思得升斗之祿早迎養其太夫人爲辛嘗寓書于余曰弟無進士之福又乏舉人紗帽之脆骨守其四以以股頭之業粘不可釋奈

何余之答孟旋則誦太白之詩曰君為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児童重廉藺而已今孟旋之進士

成矣今秋拔宅而来奉太夫人於兩峯三竺之間版輿晝舫子母歡笑孟旋之願畢矣即三公九鼎誓不與易况世間一切肓

聾喑啞豕狗讚歎之跡於孟旋何有焉獨余讀孟旋文復値清秋搖落之秋旅中雙鬢颯颯欲霜則思燒却頭上巾已

耳不知孟旋何以教之

丁巳七月既望莆陽友弟宋珏書于西湖之小築

初集叙

青来閣初集信安方孟旋刻試卷四書文百五十經文五十尺牘十卷襍著五卷合之得九百葉明日將裝長安棹矣問叙於朗士不佞曰疾行無善步奈何孟旋曰寧子之本懷自是滿紙吾不顧子為叙直顧以不叙之而已然我兩人交情何煩置筆墨間如孟旋之久不遇而今遇

既遇矣而世猶有詑其不盡遇者此皆無關於文而借為鞶帨者也則皆叙也余獨謂性情之變不可膠窮而有必不變者隨變而現其貼切於文章為最真故文章之變足以籠罩宇宙彈壓山川吞吐煙雲玄黃黼黻而不朽於今古則所謂必不變者獨操其權今孟旋之文具在其變者鑠古切今不易測量而有

望而知為孟旋之文與一篇中數行一行中數字孟旋非此不快而世人亦藉此以快孟旋湍意饜腹者則正所謂必不變者也當不律在手或伸紙和墨或倚柱微笑或枯鬚皺眉或解衣磅礴或整襟危坐端肅莊嚴或晝夜遞交睛兩互往嗒焉俱盡而始得一字要必有必不變者隱之咯之密移獨詣而變者始從

攬百出而不可詰樂哉孟旋之為文乎孟旋嘗曰舉子文皆稱毘陵震澤然皆既貴而始有毘陵震澤之文今我輩於落寞窮愁中預為毘陵震澤之文使海內聞之見之而始萬一其遇一不宜朗士亦曰古文詞稱空同弇州然皆既發而始有空同弇州之文今我輩於離經攻苦中預為空同弇州之文使世人聞

之見之而始萬一其遇二不宜
雖然吾所稱必不變者天地不
足易一業何但毘陵震澤空同
弇州即元而宋而唐而漢而子
史百家觸境偶呈毅不可奪又

安問蹊之早暮也以此論初集
微矣微矣孟旋肝腸皎於積雪
意氣高於雲霄不負死生無愧
衾影其必不變者卓立世間不
得不露乎文而文與人世人皆

能信孟旋而孟旋亦足以自信
則不依何難為叙直以不叙叙
之而已
渤海友弟吳之鯨書於但木居

來青閣初集序

昔者優孟以抵掌而肖叔敖夫真叔敖則言動舉止悲歌笑罵無往而非叔敖也而何必於抵掌為手以抵掌而肖叔敖則舍抵掌而叔敖已失之矣世之學為古文辭者自以為能肖古人矣而不知特古人之抵

掌也惟吾友孟旋之為文也深之以經術而抒之以湛思出之以吞吐悲壯之氣而挾之以造騰遍決之靈性故其論卓越其辯奧衍其神道貴而氣蕭散要之此豈有一語蹈襲古人者哉而見之者以為子長後身昌黎復起此眞能為

財教之抵掌而文能為
不抵掌之叔敖者欤凡
人之中無以自守者必
其中無以自樂者也苟
有以自樂則守之而不

去矣守之有巨有細樂
之有巨有細焉耳吾觀
孟旋之為經生言真可
以鼓吹夫五經然情深
而文益深其受嗌於拙

目者達〻有之凡再上
春官而皆不為當事所
器人以為孟旋盡少貶
焉而孟旋掉頭意不屑
也曰吾終不以筆墨媚
人令春秋兩試之業與
夫對大廷之業皆具在
可案而覆也且書生久
困故紙一旦吐氣於長
安街上即不以登高伐

本度量孟旋或亦有逐隊而拜趨者焉孟旋闒門擁褐自如也時與長薪數輩譚諧而已若不知門外有榮貴事者此豈中無所守而能然乎嗟夫吾有以窺夫孟旋之深矣今人小試一不利輒五色無主欲從其故棄一旦得志則如雎

雷之奮地不盡去其所從出之處亦不已也噫何眉睫之易見若此哉其胸懷之中無物足以自樂耳如是而欲求為古文辭則所為真牀敖者不幾與之相遠乎吾曰茲而有所感矣使孟旋降心而為趨時之伎不過魁天下而止耳亦

不能早效於丙辰前也
而文詞之譽貴不如今
日斷可知矣然則人於
溽暑之際其靜躁宜何
如也　丁巳新秋嘉定
友弟汪明際無際父題
於西湖之葛嶺下

序
夫聖性默成假年以學神明伏
習持滿而流生喆組修二俱證
入芻非本之經術發以至誠則
此道有時襲助長之苗無地藏
有餘之刃矣嗟乎朝華夕秀候
固不齊夭喬松韻亦自別造
物豈過為長抑短而達人頋宜
以彼易此哉太末益旋先生與
余為布衣交其外沉晦顯之故
予閱之亦既熟矣世之爭慕先
生者以為文字之緣作合都作

第一人而不知其操行之嫺于
闇脩者決不作第二人也若翁
蚤世追慽松楸老母在堂爲憔
菽水内言不出有樛木小星之
風德讓是將無閲牆禦侮之謚
若夫朋友一倫尤其篤摯先

家故食貧車裘可敝與人何難
鐫佩不忘至于責善輸忠及覆
痛切有古義烈之遺焉推此志
也郗桓自命駕于千里孝標無
著論于五流矣操行既眞文字
斯壑倉囷克而詰茹粟不垂涎

于無米之炊基址固而構層臺
終藉巧于鳳樓之手語從肝鬲
學本性靈淺涉之而愈親曲述
之而可味腕虛指雋字字皆香
墨醉筆酣言言欲絕人倫服其
師表詞場推其主盟雖欲終秘

帳中不可得已先生嘗自言曰
千秋之業生死可殉窮達弗計
斯可謂篤信好學不知老至者
也制藝之行家隋戶卞衣被弘
深歟古文詞無意出之動中典
則馨足聞乎上帝波可及乎來

茲文質兼程道法倫至先生矜
慎勿傳予則力為勸駕倚雲結
夏委之校讐付梓人者什林二
三耳先生行矣珥筆登朝含香
入直析裹考信喜吾道之得鄭
玄補過拾遺憚禁闥之有汲黯

經綸性命垂範靡涯是集無幾
此其職志矣予也草莽之臣管
蠡之量焉能揚厲萬一手序成
之日適先生鼓枻北上之期有
爛卿雲掩映緗帙名山副本其
忍斬諸

卷之一

序文

卷之二

序文

卷之三

尺牘

卷之四

尺牘

卷之五

尺牘

卷之六

尺牘

卷之七

尺牘

卷之八
雜著

錄終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序

小築近社序

甲辰之秋余屏跡里居而伯霖亦有白下之遊子將以文告寄余曰是役也不肖獲奉兩先生以風於四方太末以西泊於江漢執事是隸未知吳先生游屐之何底也惟是南及醉李竟吳之國實式靈焉雖然其如大江以北何哉余曰

西北天地所告成也子盍俟焉盖自簡書之使一再串而東南數千里之精粹麕而受事於壇坫矣仲春過武林子將謂余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先自治而後治人所以為王者之教也簡書之使一再串東南數千里之國環而受事者彬彬矣典刑之言懸諸日月余所未悉敎賦以干執事之厓行自視缺然于是伯霖至自燕余與孟陽無敝自留都合延祖瑞卿印持子將忍公之業共梓之仍係以小築者爰所緣起也人有所揚扢而瑜瑕不翕掩子將有成言矣天下之公論而敢以嫌自私存其質以聽夫公乎我者而已矣方應祥於是爲之序曰文章之統散而不壹於上也自主者不爲程秩始也夫課士之有程也豈直以程士哉上操之御者之銜勒下視之射者之的質也心必習於羈控之節然後可盡馬之技而才者無軼步曰必束於中正之準然後可窮矢之境而巧者無詭發吾自以懸衆爭之道而不與世競彼實易其上而有人

爲政之心至借主令以相格而未見其衰止有以也天下勢重則必反反於上者權定于一尊反於下者神輸於多翊運惟三紀世變風移自巳酉距於今以時攷之則可矣禹會諸侯於塗山玉帛至者盖萬國焉天地文明之氣精盛於一時而以吾土爲職志至闔閭勾踐之互爲觭而王氣萎矣何也吳越兄弟之國而自鬩于牆腐之間安在祀夏配天光禹之服乎哉今也簡書之使自小築以暨海內冠帶之域盟有翀主

而言歸于好是編也庶幾境內之治而于以論王教之端二三友生唯是典刑之訓是式是憑豈有賴焉記有之矣能文則得天地文心之士不掾景運之嶶係人爲政而不稟於衛的也華四方之士而矢嚶鳴之聲和平之福不洽于國家理所未有孰謂小築片石不足以發宛委之藏乎文明之氣茲且日翊而新矣率爾踵武遜聽風聲余與伯霖期以子將觀厥成焉序而志之

墨卷抄序

文章之統散而持論之士以臆所是非典主之人衡選程墨選考卷如近日之删定十八房行稿以所非衡者也一家之翔雙而峻爲標同人之纂構而臚爲餙郎一十八房行稿删之定之既勤矣又爲蒐其逸焉以所是者衡也蓋至衡乎上者與出而自相衡而文章之論又散矣意旨各殊大端有二本鑑中之人而覘市妍于操鑑之目是名爲媒也托文苑之遊戲而實逐估客之愛憎則利爲囮也嗟夫能不波者鮮矣故余所與帷中諸士漁獵之暇于先正及今之作者時有論次唯取居常商榷而不爲木灾交却之中或以所論次屬序于予逭逭逌責而不能應余方慨逝流之莫反而敢助之瀾也哉李子之于墨卷非選也友生之參定與日涉所會心互而存之也自巳酉之役主者多藉闈中之文以拜獻此道之窮其乎士之先資矣居而習之射之儗乎的也售而布之的之待乎射也是非之論于是出是非之衡亦以是分夫程士乎墨而無失人則上之衡士者乎士能無失入於墨而用之以程士士之衡乎上者乎而衡衡者亦乎文章之論閱于一文章之統亦還歸于上矣如是而有所衷省于主者何不可也今之斬乎世而屬之序者必强有力而足以欲目論之聽辨有口而足以炫耳觀之眎者也是以走不脛則名羶貴爲蹻則實厚以寻之銷聲處㝡也何當李君而責予逌不㝡何也斬于世者若此哉

夫是非之見不立而直道行乎其間是雖操觚
之畐安知不叶雅頌之節于之序斯編也惡可
以常諦格焉

吳全甫四書近草敘

凡麗形之物竊泐任時商周之尊彝虞之陶軒
轅氏之鼎至今有襲而珍之彼所恃以傳于世
者作者精神存焉耳今夫沉文緩理隱見有無
若拙若朴天下之巧繪無加焉蓋其爲器特領
天地之精粹而重以聖神聰明睿知曠日歷時
之擣拆極天下之巧以成其拙故醇不散兼天
下之繪以著其朴故澤不渝也世人陽浮慕古
膚取拙朴附于骨董在時秋中托名先輩往往
蹈之塗飾傖語捏稱成弘自詫不朽不知當操
筆時已有何而覆瓿者矣何也不求古人精神
之所在而掩托于其形之似也吾自知涉文痛
瘳此病攻苦一著髮鬖種種幾僅得之而常嗛
于才之不能盡讀全甫近草乃始爽然自失也
全甫帙中文目同于所涉殆十之三兩人所爲
走嶮折辛用心客地箭鋒相觸投弓而笑時固
有之其意表經營使予惝恍亦復不少羞予所
心折不如全甫大端有二吾于運想不敢闌入
世人理諦而心路苦紆仰屋而思每至前後際
斷如訪道具茨忽迷大澤悵而中反者數矣全
甫直取身問大牟尼珠置之掌上萬象宛然去
住俱攝一不如也吾于取致不敢旁佚古人之
神情與象須而腕骨苦强如矢魚董淵餌非不
芳而綸鮮微柔波驚魚逝每壓望洋全甫能令
蟻穿九曲馬盤蟻封又如張僧繇畫龍點睛風
雨時作龍輒化去如更嬴之携蠒大鎖雲囊山
行收取雲氣從空放之白芬片片滃坱空中二
不如也故全甫爲文隨意所造具諸殊勝吾二
十季所期此道心向往之至於全甫殆無遺憾
重九之日涿鹿道中讀全甫文是日壯風摧厲
飛沙際天行路之人不辨眉目吾坐兜輿恍擁
于椉青蓮華行萬頃雪濤之上香光勝發都忘
塵濁異哉尺幅移人情境如是豈非枯管精靈

宜徵造化能轉法華故耶卽以是編當商周黃
虞法物可矣昔尹夫人見邢夫人而泣彼所自
夕揣摩動悅人主之道縣有奪其美者出所不
意天縱奇媚爲竣爲雞有不足恃文章得失于
古寸心生平嘖嘖之旨豈易爲傍觀者道與得
共全甫三日快談更有心花開處恨吾匆匆出
都門耳夫古人壹器之工必逆性命爲之無論
干將莫邪之傳軒轅氏之鼎成而龍去聖人所
傳其精神以傳于世猶如此其不苟也吾偷取

一乘牛障之奇思與古人課績于喪身失命之
地鬼神肯許之也哉全甫志之剞人告成急馳
三百本寄我吾且百寶莊嚴與吾輩眞慕古者
什襲珍之若論文之功用全甫玆且九賓而薦
于 庭黃帝之鼎業爲漢鼎必有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輩矢歌以侈其感者無事方生三尺之
喙矣

聞松錄序

自辛丑之春偃息倚雲百凡謝諸君以尋盟
醮余郵書數往反時將襟帶煙霞就相挾挹適
負玆不能行諸君月要時會不替簡書而嚴印
符借兩仲氏以秦晉之師狎爲雄長夏初入武
林兆開瑞徵見余嚴氏伯仲間各出所撰勒互
相彈射余亦取枕上所虔應之已迺哀而政諸
爲先生於時先生方營孤山草堂扁舟著柳陰
自視墨薙而余居小築共一衣帶水得時過從
以印所未信盍未浹旬而丹鉛盈帙屬西爽氏
請爲左史先生遂引其端授之諸君復取余言

以廣先生之指夫文章之道詆之者謂之小技
挾而尊之以爲非天之所與不能夫以天于宰
相與千金之于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幾乎道
不可得世之君子其不能以一日之得掩天下
瑰瑋之士至明矣至以孔孟之栖栖逆知道之
不行姑以是附其辜於時之君何以稱焉聖人
之所能爲者人不能爲者天也君子患無得於
道而已矣吾爲文必求以合於世一不合而悖
悖焉使世麗其辜此其肯必前驅而不暇于愛

吾之鼎其不得也其氣必偏枯而不忌其投人之器救豈特文受之粟林父之不以天地萬物易覸之翼也篤於物者猶若是由此觀之卽謂明允未得于道亦可也余日與二三君子有成言矣吾遠之斬當聖賢之意指上求不詭於國家之功令發乎情而止乎禮義文之修短醲約吾不能知豈其以釣於世爲心令所次列具在也骨幹于松蘿不敢爲崖硋而冠裾于質文之相生機頡于御風不敢爲跳譟而繩檢于意法

之兩適以是成清道之信以告於同好稟揚國家右文之意而庶幾夫子從周之志如是巳矣其得乎道與不得何敢以吾言與天下爭此馮先生不以其天之所與賤吾輩卽席之言以余之自放山澤不能爲佞諸君子所以惓惓而不遐遺則西爽氏之治斯役也或亦大雅所不罪云

謝君實四書義序

楚國山川自屈宋諸人點染而後文章之氣縝紛蟺蜿盆薄夫人心目之間彼土操觚之士大都沉摯澹宕變幻荒忽不可格以尋常何也偏挾造化之勝抒于文章欲爲不奇而不可得也屈宋之文騷之屬也工詞賦者世而補之謂之楚聲至以其聲流入經生之制義則自近日作者始也夫　國家六經之表章所爲道性情之正以提治亂之紀也雅亡而騷興去王教遠矣制義而祔之騷救豈直文受之哉君實之文雅之文也非騷之文也夫情可以無所不入而有

不必寫之情疾女須之嬋媛家有虞之二姚孰與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不于陰陽之和境可以無所不詣而有不必窮之境歷九州而靡相依彭咸之遺則孰與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不妨進退之裕世方急節繁响以相矜吾自娛其朱絃疎越而不爲之叹度果適乎衆之心與人異哉大雅之剖而小雅也世之由王而伯也雅之變而騷也列國之夷伯而戰也思而不二然而不言猶有敬共之遺焉騷則匪其二而綦懟矣匪

其言而直詈矣世之戳也不蔬于力而蔬于言其士大夫詭雅以意而衵騷以聲實兆之此君實所以深慨于中也情寧蓄其有餘而境無取于過盡不敢一言詭聖之經不敢一詭經之言順王之教是編固一洒心蔬之迺流渢渢乎國家表章之正始矣推此志也安在楚之聲不與十五國之風並陳所爲幽愁憂思而弁奇之乎騷者不一反而賡大雅豈弟之盛哉君實行矣懸此國中必有屬而和者千古山川之勝豈

令屆宋諸人私祛之乎

蔣偉修四子稅序

制舉家言象題之理與情爲之其行乎筆墨之間使文與題巧爲合者氣也夫人㧾耳目口鼻四支以成身一關一節一竅一理各載耳目口鼻四支之全氣以效于用未嘗于其中相假而爲關節竅理也然則聖賢之精神象貌所傳于題以示人卽吾身可還而按已理有䟕而題偶見之觕亢以標之物重而不虞衡之殆情有槩而題或當其縵襲以摭之言深而不度交之淺皆病于氣之不全而相假以幾其合者也蔑灰之蜚于管也天地于此稟候焉一氣之自爲候也吾文之膜題以出也亦若是爾矣余持此議以學爲文髮種種而未之有得于偉修而訢然莫逆也今其蟄稅與所新構具在矣讀之者巳人極見之所到以闡其纖吾獨遡本于氣之全蓋偉修淸衷揔制與古爲徒業綿渺茹醖于聖賢性命之真致發憤于欝勃之久天下之故所

爲牘而不可惡動而不可亂者所證鼏澄練又至精近取諸身印題以出自書其胸中之成竹宜非銖稱寸度者可窺其際也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獨往峨眉酣飲着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斲以爲琴乃過于桐一氣之所旁魄安在松之質無桐之聲必雷威乃能發其玅以傳于世有先聲而操其合者也天下事無不取券于理與情而以吾氣之呼吸出入司之候制舉之文其一端耳凡風尚之

黠滑而不可詰議論之凌誶而不可諧背氣不
全之徵也俾修行而任天下吾且以是編當衡
鑑之管矣

鐫冉鸞序

夏閏栖滯長安將携伴尋西山之遊靈雨憍且
來敢入意兀坐斗窓生平故好顧念馬笠之誼
時以過余出其先資之言或同人所作共相揚
扢寸心得失之深筆花開放之妙當夫鍼芥彼
投機鋒迅發余不禁墨之淋作者亦不覺顧之

解也得二十八人計文百十篇吳伯霖聞子將
謂中所丹鉛頗足發明文章之旨宜與吾輩共
之余為題其編曰冉巒屬程韓倩授梓之癸丑
之役天子特廣薪標之途當事者不勝闈入之
懇申厲闈中寧失才士無傷文體士之服奇而
見擯者類賦命之不猶以自解夫伸體之說而
果足格士之才從而借解于命焉可也余所獲
讀僅諸君之文止耳然已無奇不具如是已語
曰管冉寸巒當事者伸其柳士之心士而才者

來書不極一時之致以光昭天子薪標之徽安
得不反吾伎之不猶而分過主者哉李散尹孔
中甫李尊尼余已各許其稿單行之覩玆編不
無異同吾輩作文叢于心靈之變化得意之語
具諸殊勝譬遊佳山水中一日之景一人之情
恍忽萬狀莫不從觀者之意趣以洗發作者之
精神此伯霖子將所謂文章之旨也余所揚扢
諸君子之文亦如是已矣

倚雲社業序

倚雲山者志所稱青嵎山也金華聖者轉輪之
蹟在焉戊戌之歲余及徐子卿結夏其閒余倚
雲草所自著也山故有小庵隘甚余稍爲拓之
皮樓五楹爲講業之室此倚雲社所自始也倚
雲踞余居之北十里而遥其山之高計亦十里
方五百里之靈異無不合而成倚雲之勝其所
處高也於是二三子之秇成屬余敘而梓之記
有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言文之象乎物也社
義具在有翠律苕曠極目遐忽使人叫絕亦有

與嶮峗惻一步百折使人欲愁各言其志要所
吞吐于山川之際盤礴其筆端而躍露之斯亦
可觀倚雲之崖畧矣夫函載如繡名山異蹟其
氣所係結也女子學繡必於結處窮其挑刺之
玅巧聰明神聖于斯焉出泰岱匡廬古人至意
非闢𩕳攬知二三君子之未可量於此也金馬
石渠之業二酉委宛之藏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斯編其前幟也矣

王瑯琊四書義序

予從張賓王案頭見瑯琊四書近業大都不襲
世人局陣直取題境以素心發之銳折沉頻往
往道予意中所諳心知其非常士也瑯琊既與
予遊微言擊髓未嘗不快心广快得未曾有予
亦喜言之合毋兄未嘗不往復淋漓交相樂也
瑯琊世家子天性簡澹居常自奉有貧士所不
能堪繩床供養惟有圖書蹇驢過從惟是當世
心期臭味之士予笑謂瑯琊以予清虛之乘子
世何有而所孜孜如此豈君家青箱猶不足子

所耶今予且去瑯琊而南出其所製屬一言以
志別予亦何以別瑯琊哉姑相與爲讔可乎海
外有國其人三寸自具殊好其壽百歲日行千
里百物不敢犯而獨畏海鵠一日遇鵠吞之其
人在鵠中不死鵠壽亦百歲一舉千里夫能使
千古聖賢與海內心期生處腹中以資吾翹舉
夫士亦有鵠耳行矣瑯琊春夏之交吾且掃小
築片石待予盡收湖山之勝後乃北上共登太
山觀日所出處相視莫逆兩俱默然不啻長安
旅邸晤言之樂矣

鄭子野𦬁餘草序

子野之文奇矣其命奇于文其人又奇于命一
子矜黄口搖筆動能擬之子野試意無不得遇
顧無不左遇左矣而益自信其氣逾以沉攻苦
于其所爲文也力逾以肆子野文固不能勝命
命又不能勝子野故知子野真奇士也𦬁餘草
者言不滿萬所以原本性命放意象物憑弔古
人而叩其心術之所存感慨世尚而列其升降

之從異淵懃湛靖之思蕭倐寥曠之致譬牟尼
珠質無徑寸而神采瑩暎具足諸妙十九首之
文即謂之古詩之流可也夫有予野之奇自不
言遇然惟予野不言遇而文乃日益奇天人精
祲之感氣餧足取之矣曰蘇條草者其所致慕
醉吟先生之意也生平高寄此亦可見其一班
已

萬雨生離鳴篇序

世稱工文章家譬之畫者貌形見山是山見水

是水而觀此矣余持論不然常寓武林與友人
行湖山間拈蘇子瞻詩相示曰此文章寄諦子
知之乎經書題語山水是也激灩之好空濛之
奇文章之致也一睛一雨則吾胸懷本趣動乎
其天印之題而抒為文者也控吾心以逐聖賢
之旨而枸梔其筆墨之性以就吾心離遇滿帋
紛獲自詫吾不知其文矣夫草木之萎敗色與
香去之也故草木有萎而色與香無萎蓄器之
所不儷陰陽人道之患不及焉此君子服之以

辟不祥也百物之精聚于人心而動宕于四體
之際觸于目為芳澤竅于鼻為馨薌得之心而
了之手為文章之變化聖賢性命之旨蘊藏于
吾胸中文之于題也各自其境蒸而成之者耳
孰為非是又孰為是乎往讀萬衆甫孔思文而
輒然有當于心也衆甫兢兢度數不欲片語溢
尺幅之外神用逆薄不可捉摸如帆燈室劍光
芒隱隱非筆墨蹊徑之所能盡孔思棄去筆賦
一味白描精理秀氣自然流露其文之佳境如

日方升如月初霽竹栢之影在素壁間兩人與
會各有所寄抱感于中而出之非臨楮模索者
也今所畜既日富而操茲事也又日以習尺度
之諧合者業漸乎規矩之中精氣之生動者駸
忘其屐帶之適按吾所持論以觀其天機合會
離離若滅若沒覺心與之睽而口不能言甚矣
兩生之解于文也子贍論肖像必得其人之天
夫神馮于氣結成焉蒿嬉笑欬唾躍躍目前追
則失之矣水之光山之色人之天與題之于文

也一而已矣立懂移山裂背絶海勝以力之猛
劉石理王沒淵探珠攻以知之雋其業之成亦
灼然發六藝之扃以擅都士之譽是非巧拙之
端見而異同囂訟之緒棼文受其病而世共中
之彼挾天地偏王之氣以與世軋非自抒于聖
賢性命之奥也嗟乎三百年來作者凡幾震澤
而外殆難其人吾與兩生敢輕議此哉物必極
其所至而器有先于所受亦云交勉而已矣兩
生行矣予爲衰所削槓梨之弁列相勉之言以

證于宇內之同乎解者而題其篇曰雝鳴丹山
雝鳳生而九苞聲中音律吉士之所以媚于天
子也蓋丹山之穴鳳實世爲豐水有芑四方爲
則此萬氏之志也

孫仲孺四書近草敘

人藏其心見之乎言文其言之精者也水光山
色花香鳥聲凡接吾耳目欣會于心皆有物焉
載之以出是物也盤薄吾之胸膺時與天地萬
物相沁睽借筆書之則成文章故工爲文者取
之乎情與境而是取之境者取之情而是矣仲
孺之文所謂以情勝者耶夫人固未有無其情
而强澤之文者也天下之至文意常不盡于其
言影襲聖賢之銜皮銖稱寸校以求合者類失
之何也無所軀勃于其中以需夫文之自服宜
佹爲似而彌去之遠耳仲孺落落穆穆世間一
切溪刻華膩之習不以滓其神明事有不乎義
形于色確不少假與朋友處多古儒俠急病讓
夷之風爲文終日精思不輕下一字忽有所會

伸紙疾書不事點竄其佳處如諸葛武侯抱膝
隆中咏言自放意思間遠識者知其有帝王之
略又如唐太宗初見虬髯不衫不履俯仰顧視
風彩爽然使人氣折此豈寸寸銖銖影襲尺幅
之間以幾似者哉由此觀之仲孺所藏于心者
寧彼世人可測也夫人耳目所接莫非文章之
境水之光山之色花之香鳥之聲情境之互爲
闢生謂之性命之靈竅聖賢本之以鑄六經四
子爲文章之神理經緯自心胥于施用成德爲

行日可見之仲子敬共之明信是編為識其大矣請以鄙言當淵之酌焉

洪爾還四書義序

夫人之為文未有不自肖其心而能直赴乎其腕者也相士以文乎領毛骨恍然在鑑之中況懸六籍為之鑑而各以其所質取肖焉者乎甚矣制舉之文善摹人也道德性命之理平正通達而無嶮巇聖賢之言傳大精醇易簡切直而絶傍及旨乎聖制乎帝神乎心偕存乎所不得

遁而文之觀止矣此豈跨踔為奇操勝耳目之際者所辦哉自吾習爾還十年所而往被服洵雅造次于是端居湛思雲停淵著世間可以累心之事一不至其胸懷每過爾還相對終日未嘗不覺我言之煩也拈題課文肖心之神借腕書之令其横具在可以被而覈也夫嶮巇之人不能為博大精醇易簡直切之言傍及之文不足以寫平正通達之理掃除神明之舍動吾天機所不容已儼焉揖讓周公孔子并相與睒露

其精爽貌象乎楮墨之間何也吾胸懷不至世間瓌異恢詭可喜可愕之累故心靡不肖于理而腕靡不肖其心甚矣爾還之制義善摹爾還也嗟夫文亦奚取奇之騖哉周道如砥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宗旨于聖則趨尚定而學不頗稟制于帝則統紀一而政不龎六籍之治不外此吾知爾還之為摹固有進于此者矣試懸斯編以鑑焉

敘邑侯俞君宜南樓草

自寓内知誦我侯之文至成進士國門之楨不翅絜令槀之矣是編也邑人士所請而布之者也典謨之衰副在魯宮二三子志也文不必盡世所傳郎世所傳不必盡同侯實賡定而俾之曰南樓草侯志也祥乃述所私習侯者綴其端甚矣神之司人乎文也性地針芒之迴漏明揭之以告夫人有挾天下之才與力勝之而不得者矣漢武帝救屣萬乘之靈寵與其群臣咏歌蓬萊三山之事自以飄然有凌雲之志李太白

曠代逸才跆籍儕輩淸平奏賦狂醉人主之前顛倒淋漓以寫其放一當傀姹之流盼與雄主之睨笑不禁其氣之欲者何也夫西京以下之什可與風雅頌並垂而文章之士所以幾乎道非直文操其勝也黃山谷論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筆墨之間所以他人終莫能及又云學書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字畫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此言非以論文也學者果能

于是編中作如是觀亦可闕侯結撰之妙已六籍之言未墜先王鐘鼓管磬之音慢然如或聞之顧未有弁旄于文而能輸寫其神者也侯時進子推論秇文之旨有味乎其言之也政未期而民已飲其醇士已澤于雅安在經生制舉之業不足觀人文而化成天下哉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士必不錣剿于俗趣然後其神全神全然後氣不渫而性命之德始達于文章吾黨所爲偕寓內而稟侯之道具于此斯稱學宮之副也已矣

序魏伯子文

文章之妙要在運筆耳三寸不聿重無錙黍老宿矻矻指棘不得動搖孰能使題就吾文文就吾意方員信乎手而規矩匿其功管子曰匠石有以感斤劚此道所不傳才者捷得之升恒可謂能用筆已余讀其文順推倒插旁見側出儻然意象絜度之外不知胸中具何勝妙三寸不聿光怪無量如此余爲文亦不好襲世語得升

恒一字念嘗爲飛動欲步驟之乃不可得其多令老宿讃歎有以也升恒年未二十詣地當不止此文章得此解乃知搏矢可中疾兎棘刺可鏤母猴斯實事之所有世人以不經見遂駭爲恠亦可笑矣升恒家世詩書杞梓棲廗尊君辟疆以古義治時文余故兄事之浥蜩以露飦麛以栢是宜才而早也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卜之生矣爲序其帙而行之

七子燕中草敘

客都門就沈孟堅季彪結夏之約始事三月之廿日七月朔而解兩賢逸才清尚簡細一切嗜經生言特甚汗涔涔呷呷不休灑筆授予亦時勉應之文四十首存予笥中予客茲久生平所狎臭味之士同客於茲得相過從茗椀佐譚本業與焉劉特倩黄上珍何宗元毛脩之也文存笥中亦三十首而奇過吳門友人談節父索付之梓屬予引之兩沈之文孟堅婉懿淵雅譬之璠璵琢以國工季彪簡令慧發譬之芙容出於

清水嘗枯斯旨似宗元脩之嘆予知言節父太始亦無以易也四君大將登壇指揮能事干櫓仁義次亦節制析衝世有定價予無贅焉媿予雁行諸君子間非其質耳夫履猶祝鯿之說以終其身而名後世服習不厭神明傳之非予懶拙之所及也予之勞止思息藻君平之卜肆與康伯之藥囊久矣畸人之言而儼然俎豆諸君子間夫亦諸君子之志云爾

敘吳伯霖太末山遊草

自富春溯而上逆折而至信安昔人所謂山轉遠轉高水轉深轉清者也其靈勝之蹟在郡治曰崢嶸菱湖環郡則鹿鳴爛柯四遠而映發若青同太真九僊石梁之類未易縷舉賢聖之所遊化神僊之所窟宅流風遺址往往而在歲春伯霖從聖水徒席信安遂兼有予邑山川之勝杖履所及金石迸奏嶒崖飛壁所不勝勒而壹抒之制舉之業讀太末山遊草而伯霖所為遊可知也信安自宋季諸賢講德菱湖距今五百

載而近輶軒往來不絕于境大都流連光景遨懽觴咏以為敖盪不者蟄匿步雉之內又不剔席未煖而去于性情之實山川之勝靡所發明不名為游得名為游莫如伯霖伯霖腹笥萬卷足跡欲遍天下佳山水而至性楙惇奉太夫人歡不欲去郄下所遊未能數百里其歸不能再易火取道邈而更時久莫如太末之遊蓋生平壯懷斯焉伊始皆不可不紀不佞邑人也又辱偕伯霖遊不能無敘敘曰長卿子雲詞賦妙天

下而蜀都詁自太冲范則冠而蟬有緌善喻哉太冲殫思歷紀纚藻連什經用自賞論者顧有不盡之憾少陵諸什出而三都益難爲工矣夫其撫景命物放言舒嘯蚤不待既紙不徑赤襟裾風雅深惋悱惻千載之下恍履其地而低回不已若不復數左氏語也者何也將陶冶性情與原本山川覽察草木取精既殊所由致遠乎知此可與言伯霖之遊矣或謂伯霖天賦秀挺學窮掌故發爲文章上者體蔵丘索下則包漢

學魏斯已足付宛委之藏矣制舉之業取適寸晷敝蹝自視安所用之斯又不然一代之憲典皇王玄聖之作述紀綱群動埏埴庶物道具其中精氣吐哈不朽茲在豈必賦須迺足述哉故制舉之業患不如伯霖不患不足當名山大川矣

伐木草序

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蘇子瞻遊戲三昧其語似淺而義特深嘗與友生共拈此指余戲謂子瞻當黑月夕擁鄰蕭湘閒將遂謂無竹耶昔人稱李杜文章光燄萬丈子瞻亦自謂吾文如萬斛源泉隨地可出而一瀉千里何物天驕其勢之長如此余之陶邈則其人瀟遠閒曠似李太白而雅慕子瞻其文亦酷類之嘗其意得疾書煙雲霏疊千載之上萬里之遠具阿堵中嘗謂邈則子握三寸枯管安得作如是觀邈則笑謂余吾子作如是觀亦三寸管耶余甚佁其言今伐木草具在可按而覆也與可論

作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遂以其伎名當時而傳後世顧怪其胸中得成竹而不知有千尋之竹宜子瞻之難而棘於對也讀是編者亦求邈則之胸中可矣

四書守玄合調序

郢中之歌其曲彌高而和彌寡記言簫韶成而鳳凰儀何與嘗試反而自觀當吾意有所畸生平嬉狎笑語一堂若累九譯而不相通迨夫心與境會悠然玄對林籟結响蛩迸音不辨其

非球理之律呂而風雅之鼓吹也合與不合之間是孰司其契哉守玄合調之輯子瞻所稱玄會者與夫一日之得失作者不能奪擊者之衡千載之是非茹者不必諧此者之口文之有合不合也得失是非不與焉聞之吾師天體曰玄日月麗之光怪艷發所謂玄者固無易也子瞻蓋曰是編也自二三君子以洎余所不矜於合而不能爲不合云爾乃吾以此見子瞻之志焉孔子之敘詩也伐木之歌綴於棠棣而後先以

皇華天保之篇世之盛也其君子相與敦鄂韡之莅其出則矢載驅定爾之烈以翊休明居則修嚶鳴和平之好以一道德邦家以寧宴及朋友此周公之治而孔子所志也蓋世運休汙之候士氣聯合之端其精祲有以相蕩而聲明發於文章故居常萃處不搆棄予終遠之虞九列三事之朋必不踐屢盟莫訊之患天作明德豈水有芑是編也以視天下之士固大澤之壘空也於以唱予而樹之招余不惠自惡大雅之濫竽固知諸君子必無慮於郢歌之寡和矣此先王之教治之徵也然則謂子瞻守玄合調之輯猶孔子序次伐木之義奚不可焉

青來閣初集卷之二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序

楓林選義敘

正月廿四日赴諸生楓林之期五月望以解先後凡百日盟而受事者共余二十人待文六百首而奇聲氣所暨郵筒寄証者亦如之楓林居萬山中其産宜竹草山藻谷蒼翠迷離殆二十里春夏之交新篁初籜香氣秀色浸醮心睫其

境尤多奇峭石空嵌飛泉布瀑是處成勝悉居竹中余及二三子先后百日卧起其間疑義相析奇文共賞得意叫絕風生竹杪萬玉琮琤泉石響應不辨其非具茨之山洞庭之野矣既相祖于白石友人勞惟誠氾爵屬予先生巾笥光穎奕奕此山川英爽之所萃業已藉手鋟栽糇霏楮上矣過而匿之不虞其爲變怪乎遂爲檢三之一授梓之余得徐氏殘譜楓林故亦輿賢之地至求其文采之表見退之偃王一碑而外何寥寥也天地之奇閟鬼神呵護之以有所待不可知顧以制舉之義而當不朽難言矣雖然本性命之情抒六藉之旨以經綸萬世之業制義之于不朽孰大焉吾不知吾之選有當于制義儻制義而足當不朽則余與諸君子所要靈山川不淺已

兩生新稅敘

鄭人爭年後息者勝天下盡勝而爭者未已此真不可解也新春病起握鏡巉然二毛室人咻

余而笑相如消渴而好著書造物報之不薄蓋金頷額玉華虬鍇矣玄得無尚白乎哉就醫京口泝流憩清凉之伽藍庵元晦葉冊逐余一室斗大繩床蹲對余理藥餌不置而元晦時以硯筆相嬲或不自禁亦時口占應之自媿清人之師無當元晦投趨之伎舒先生乃僉善其言以爲木災念惟丁酉之役與元晦徵父砥切治城意氣用壯俯仰之間歲將周紀今者秋風又漸高矣吾能定取信貨懸之國門哉志吾兩人二

年崖略又如此也

鐫管元會行卷引

楊子雲屏居草玄時以職服出入殿下執三寸柔翰偕四方輶軒之至得其異言記而秘之當時有掠觀者變色相對不肯發篋甚矣子雲之癖于奇也予好奇不翅子雲而居六末萬山中四方輶軒少所至止一二素交之外所心往嘗世奇服之士唯從袖卷摸索之元會自陵陽過予山齋出所搆彖文印予其搆體矜嚴而骨不骫取財須拓而膚不靡位理冶意不必人所不經道一經其齒牙遂若絕塵而奔不可攀躋嗟嗟是其為陵陽之言也哉蓋元會胸中具有三江九華之勝蹈汰以大父寅齋先生之家學洛日戴君之師摹宜其文之塊磊若是因為點次致西爽氏傳之以予屏居距元會千五百里而遥臭味擬托不憚重趼推此意也所取印四方奇服之士豈有量哉予所為廣而傳之以此世有劉歆欲觀予方言當以元會為職志見予好

奇而能公不似子雲固秘也

郴中夕娛草小引

雲陽以西官道如砥郴樹行列小兜日行郴中時廹冬仲木葉摧落瀟瀟頹豎際日所如雖自生意凄婆無復柔條緊陰足供攀梢蓋又一番物色矣用舟吾草志予感也日夕娛何也自改舟而陸行指西北日在高舂景倒于兜每風霽沙澄研筆和敏取腹稾馮式書之日氣晶晶薄于指端伊吾自娛殆忘行役之困郴梢夕照與輕煙相蕩蒼蒨浮動覺來親人心境遷流剎那轉變闔城隱現是幻是真使人不解故并志之存吾旅況之一端耳蘇長公曰生平最樂惟作文一事文士結習難化如此居常以之自詫若予贍所謂最樂者亭固未之有得也

敘徐孺子四書秇

余偕張懋良徐孺子課業鷲峰懋良對余終日不拈隻字過未嘗不栩栩也孺子持論亦同懋良其機穎若茁不克自戢每深困塹輒瞪目張

氣弁日窮逐必快其意而止余畏其鋭亦時開
道先之盖懋良與余言孺子亦未嘗不心折也
當今能文之士吾知之矣跂於巳所不逮以豎
理乘於衆所不備以鬻才神明穆清吸唶風雅
架于理無違心之言揆于才絶詭聖之旨如吾
孺子吾所經見未易兩也孺子修幹豐頥雙骿
逆烱賓朋燕集其精神注射四座間沉毅簡允
不為叫嗷或少被酒則磈磊洴滓相知執手疊
疊不休跳笑悲涕一時雜出旁觀訝其醉語不

知皆生平隱衷所失借於酒以發之天性拓落
于人無競猜似古玩世之士而居家孝友特重
然諾赴人緩急不翅其身其文原本六籍旁及
老子莊騷太史管韓之書業巳咀彼全腴抽兹
精騎尤酷嗜左氏日手赤槧飡卧與俱質有其
文若此觀於制舉之業亦足窺其一班矣孺子
為貞父黄先生高足先生嘗評其文氣秀語婉
追蹤先程開之馮先生一見稱其經術深博匠
意鎔裁當世鮮儷于是東南才秀之選人鏡所

歸承其風義聆其謦欬無不指信流泉締串契
好余與懋良尉得槩之孺子且輯其素作盡以
置余何也昔元微之以文章為當時所賞嘆如
鄭李王楊之流不乏巨伯獨以省視嶠白樂天
冊以並處湫隘甘苦備嘗其言親而有味乎余
寧不自量度攀義元白累孺子知人之明哉不
敢蒂徵之之嫰于箱笥聊以斯言當前驅焉

歐陽霖仲詩序

霖仲將去開邑剖牘貽予三十年青衿之于縻

廩人之餼亦十年毁家以殉之僅周載而貳為
令令且鼓枻五湖之遊矣甚矣吾之誨窮也敢
徼于詩以解哉霖仲自諸生好稱詩所師若友
于今之能詩者幾徧吳越間其帙具在可按也
予于詩無所窺讀霖仲懷王房仲哭胡元瑞諸
篇竊有概乎其人也悲壯忼慨寄致沉遠劃然
秋溢斷金百身莫贖之誼至反復其禪心未徹
維摩有無之語又何曠焉死生去住之際也汲
汲子此事之未明郎昔人所謂本若文章之無

窮者并等之榮華年壽弗以一罣其胸懷此豈無當于世之人世又豈得而禁之者哉霖仲謂予吾狹衷褊性病同稽生自維誨窮職斯之故詩則何敢言之雖然吾將以窮之餘竟學爲藉是以贅于今之作者斯已矣予亦安取遺棄之物而文之夫桐而爨竹而椽衆人所寘不存也聲音之道之所在必有玄賞之士發其妙响以傳于世故神理所必遂露雖極天地之力遏抑之而不可得我輩所可信者此耳霖仲拜命移

襆瀟然野寺老稱之謁而泣者趾相錯邑之矜紳與能言者流磨崕以紀其思矗立孔道之側者若象闕此有力者所幾襲而不可必者也霖仲何以得此哉神理之發于聲音其不可遏抑類如是然則霖仲之于詩吾又有以觀其至矣

家仲閣叔竹中居士竹中吟草小引

吾家環山水而居屋角多綠以竹葱蒨綺旎極目所際春夏雨餘平疇渼瀁宛然瀟湘間也居士輯茨爲室讀書其中有客剝啄萩竹闕之非二三同人生平心寄避弗與見意興所到時爲有韵之言擊竹誦之聲冷冷與翠篠虬玉相應猶夷于此不問戶外盖十年而奇一日居士袖牒予賑祥曰是予年來竹中所爲詩也往予北征囬睠此君意嘗忽忽夫人情周旋之久驟而去之宜不能已予且携是以行庶幾朝夕林之下水之湄也子其爲志之記稱孔子適衛在淇之周有風動竹間蕭瑟團欒之音欣然忘味嘆夫人之不可無竹也其詩曰瞻彼淇澳綠竹如

簀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言竹以表君子之德言如玉以繹君子與竹比德之旨竹之爲物能眹沁人心以發其聲明如此居士澡德于竹崇蘊其文出爲詩歌妙音蟬苑穆乎虞工依咏克諧之響也聖主將簡天下善鳴之士以鳴太平之政儀鳳之管取財嶰谷聲施帝廷何必相對此君終日嘯詠爲樂致哉夫山川奇麗秀絕之氣傳人而顯必其胸中自有之者能以其言達之吾束髮從居士治鉛槧之業此中勝槩光景歷

歷而口不能言才之不可强也若夫異日居士秉黄鍾之節佐帝而張樂洞庭之野焉附因緣獲繳北門俱載之聽未爲非藉山水之啟予也已

送蘆雪上人偕徐爾芳社兄待試省闈敘

予友徐爾芳天下奇士也其心不可一世而好爲筌輌無畦畔之行亦必極世之不可以爲快予獨直乎其人也予與爾芳心旨之而不能與之狎爾芳于予似不以爲不可者顧使時與予狎亦不能也予其未離世之人哉必好爾芳而習周旋焉且率其徒相從坎壈于道路而迤歷于歲月而不勸未有如蘆雪上人者也爾芳下筆文詞妙天下日揶世之不可莊語者故托恢詭譎怪以勝之予嘗爲引繩墨之言以相劘偟一就之不覺其逸而去矣予兩人之不相狎蓋以此夫以爾芳其才稍輯于法一第何有予未離乎世之人所斷于爾芳宜不出此也上人雲棲高足超乘一切不能置其擁褐觀空不問姓名者以斤斤于世爾芳之咄咄矜奇必不自剁其一世不可之快以從世人之所可上人亦見之稔夫所以周旋而不勸郎上人亦有不自解者哉或曰上人徹爾芳之因應以宰官得度者故就宰官說法耳請以一詭叻吾師可乎咫步之間有肉身大士焉斯真爾芳所可者也彼方翹首夏之日冬之夜之永庶幾夫人青霄之上以拔我汚泥之中也然則昔年越關之銑可磨尋神明風雨之怒可賡犯哉夫人至甘負心天下癡女子而丈夫之氣始澌盡天下無此不情之奇士也吾知爾芳郎不欲借剔目之誓厲碎掌之勤以自奮于雲龍之會不可得已爲如是宰官說法者必作如是觀而後可不然上人敝褐可擁也知無所壓葦馱之杵矣

萬曆丙辰十進士守部會議錄敘

進士　廷試放榜二甲三甲分送各衙門辦事以次除內外官　制也吏部有守部進士三年而授以京官予于守府未有詢也其皆得京官

日以勞敘云爾進士候除得以期未至請急守部則否日守而假非名也例也先是守部者視名之次計勞書以其官考功法也未論選人法也分兼中等者罷之入十爲率主者參文與勞衡馬重守也以重官也自　今上丁未始也三年之于旅也曠矣急而不得請或匯滿入河上之惛得請矣而不必公則有王臣北山之慨例格于所不必通而情逆于所不能壹也半年而分班公爲推而第取假焉自我十人始也審哉我大宰先生之主議與一時諸大夫之佐上者而捴持于其間有以大錫此舉也居者效于公而弁以恤行者之私行者遂其私而還以成居者之美進讓之意著矣以通與例而情不觭于法之格所以重守于官也以壹與情而法不廢于意之逆所以爲重官于二三子也統均之政端矣夫聖王之制以定治也貴必執于不迈爲是哉勉哉我二三兄弟之于此宜儆以思其永也志在伐木之詩巳夫一室鼻息之周輾車輪馬蹄長安道中歷載之北犇往而不相告也來而不相勞也我輩所共慊于合之不可苟而絀斯請也蕆酒之致樂乾餱之不愆𧄼懭之而和且平也威儀所自以攸攝紀綱所自以燕及惟是權輿之務承而巳坤之以大終也臣道也其之乎叙也和以協其衷也之乎慶也曾以偶于王也獲乎上之道信于朋友焉爾矣我二三兄弟之思其永也所以交勉于此也

贈楊聖聘之潮州別駕敘

嘗楊子之謁選天官也大冢宰蓋難所議秩焉讀楊子之文難夫才違而就之瘅也數楊子之人難夫行邈而格之觭也楊子以潮別駕行也方未走三百里而言祖焉祖別駕乎祖楊子于夫大冢宰難所議秩而秩及焉是役也固明以楊子重別駕矣吾又安知別駕之不足重楊子乎哉楊子者吾師故太宰公止菴先生子也嗣先生之德則胤子之象賢也系先生之世則冢子之體貳也楊子之賢也于廿年而稔習焉非

予一人之言也先生數舉于戚若友若門弟子無間焉數舉于諸子亦無間焉先生命世儒宗折衷今古著書累千萬言淵箸連衍學者窮年罔測其涘楊子口受而身通焉蔚然文采足表矣而遇不配僅以明經稱選人此太宰趙公所以邃其才而慨就之庠也嗟乎士亦能爲可遇之文而已矣夫遇則安可爲也哉德音之期貊也豈其必徼所不可知于天夫不有科名跨其親而以不學睢世烈者乎吾有所取大于才不

才之間郎就之庠奚難焉于所難于楊子者其行之邈不可及也其行之邈而忤于心之宛以蹊夫跡之安不可及也吾師之以大納言晉也恩命得蔭其嗣人時以長君之子闕而中道夭矣無何長君又告殞而無他子可襲矣兄終而弟及焉敘在楊子也伯父之系斬而侄繼焉敘在楊子之子也楊子以冢嗣繼伯兄之絕讓其蔭而弗處也日吾少弟之子在焉生者之次則長也當吾父之世以名奏焉皆吾父之子之孫

不必問其兄之子吾之子弟之子也甚矣楊子之宛用其心于父子兄弟之際也萬世之統不以中折而桼也蔭者之特恩不侵嗣者之定位而家之緒正焉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易也嗣者之位以正定然後蔭者之恩不妨以特伸而親之愛全焉說者曰此父之意也君之旨也長君身請之而楊子勸成之者也楊子之子讓也稱順命焉可也嗟乎難言之矣一簪之背人情不忍割焉難在讓也楊子之賢于人又難在處其

讓者也吾師眞儒命世不停之盛梱內之政萬物待平焉于游楊子兄弟間抑何廪廪德讓君子也非楊子有以善處于其際將慈父涉愛少子之嫌介弟冒掩長兄之跡夙夜以祇之吾知與者之不肯出拱揖而進之吾知受者之弗屑居矣夫伯夷太伯皆以兄弟讓者也太伯之去泯然于父命之未形使嗣統之位定于先君之當國所以成其讓而謂之至德也伯夷之所讓固叔齊所必不可居矣孰使父之命有所不得

行于子者恐伯夷不能無喙于此也若太伯之事親可謂養志矣吾誦吾師之家論知楊子事其親以太伯爲師也故歸意于親焉必各其禮所以爲可受也歸青于君焉必以其時所以爲可與也歸請于伯兄焉勸成之而不必以其身親亦不必名其事之剏于我也所以爲可讓也太伯之讓也民無得而稱焉太王亦無得而稱也此之謂養志也故曰杼子心之宛以踐夫跡之安楊子所以善成其父子兄弟之美也瘥乎

大冢宰可謂知楊子矣邈哉是生之行也天官之選人有別駕焉如是哉以中書爲楊子者毋宰以楊子爲楊先生乎于時過楊子于邸中述此言而淚潸然也不肖孫知養親之志已矣親存如是親歿如是已矣吾名之市也與哉甚矣大冢宰之知楊子也就之庳也命之畀也格之爵也王之制也天之于親也父之于君也與之爲不爭而又奚難焉楊子曰吾之行以潮也海濱鄒魯之邦先賢文行之敎遺焉予何以贈我而無負此行哉夫父子兄弟性之至也禮治之大也讓以柄禮禮以著性讓行而後心不外禮至而後物不攖聞衡山之蒙馴鱷魚之棊肇南海百世之廟食觀成栖内之治而已矣禮義由賢者出後王所是制爲令道有定本可臨蓁哉聚百順以事其親孝之極也持衆美而効之君忠之隆也心必用于其所宛而跡必踐乎其所安于以共奠海邦掇之矣子知大冢宰之以別駕重楊子也亦何所贈焉

鄭文甫制義序

未汗漫學屠龍于支離益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余爲舉子家言無支離益之巧而有其無所用二三子共予周旋至十年所不解去余甚媿之庚戌罷歸焚予筆研矢不復以此物誤人二三子顧來于益亟而相與周旋且益親人情狗其所偏嗜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與文甫自乙巳之春以藝贄余喜其步驟舒爽意用渾與庶幾可語先進大雅之風爲之日取震澤毘陵諸

大家之文楮書其𦘦思運腕之所以文甫無不
津津當于心也余多四方遊足跡不時駐里中
文甫偵余里中未嘗不擁襆就予余于是典文
甫言日逾深文甫之欲予成其役也共精氣亦
日逾專而厲世之悠悠者不足以知文甫不必
論即疏相知之素矣驚怖其言之河漢規之小
抑以既于時文甫意不屑也蓋文甫所心嗜惟
余一言之出未經吾鑒賞卓數十易而不厭用
心精摯如此顧學于余逾䏰而世之知者乃逾
希此余中媿文甫也今所切劘幾何年矣步之
奥者駸以入于變意之與者趍而敷以典當其
伸紙揮洒自如襄川鹿門之勝咫尺筆端至共
心神刻露靈爽逆溯曲折朎輒如秦碑漢籀古
色緯繣而不可摹擬此其天賦所至非學余而
成然余知文甫則獨深矣文甫爲人孤行一意
不介介世俗耳目之觀讀書課文而外一不以
常務經懷非不得已不櫛沐也與人交慷慨俠
烈然諾必䟽性不護人之過持論寧激必不浄

不攖人之心豫章理學名藪以侯譚行夙詣灌
輸其間心政相細天人啓甚經世之業且以江
陽職志矣昔元紫芝令魯山介潔質朴誠信待
人士大夫皆高其行謂之曰元魯山房琯常嘆
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予嘗一二
奉侯過從懔懔德讓粹容有穆紫芝眉宇恍然
沁賺心目之表也嗟乎侯盖直稟聖賢愛人易
使之道以樹長令之綱紀者也豈僅僅奉法循
理稱良吏哉今侯且以述職 闕中諸君徵予
言以文其祖帳爲列所稔得于見聞者應之嗟
侯行矣 天子煥然新政廣厲民牧主計之臣
奉揚德意精簡第一治行以膺上考予且與諸
君共觀緋衣銀魚之賜于 天朝以光昭 聖
主重民曠典矣詎一祖莚之慶焉

送調陽賈經府入覲序

當良鄉之調選于天官也吾友詹簡卿過之曰
以子之才與年未及此也得徼過信司成之疏
而遺彈雀之慮乎哉良鄉曰吾亟需監河粟篋

吾母耳未暇治子之論也于是良鄉以經慕佐
吾郡至而于勞之如簡廹旨而良鄉乃始慨然
若不自得矣盖太末距武安水陸之嶮阻四千
里而遥未遑以太夫人板輿從也然良鄉不以
幕狹卑而太夫人所逃于先君子以醮其子者
有不致其用也不以四千里遠所側身以敬其
官者不如朝夕于太夫人鄒下也盖未朞而政
成負斧使者按部而察廉兩載之間兩以最聞
于　帝矣明年庚戌首春之日　天子坐明堂

而朝諸侯良鄉以故事得階二于石奏計爲是
行也良鄉固以最奏也茲且詘曰戒途矣而二
三兄弟屬余祝轅之言方應辭曰良鄉自下車
而心嗜余余時就良鄉署中語未嘗不竟日云
脫粟之飦佐以椮蔬蕭然相對逆旅之養不啻
矣女子僅周歲有其母也者之戚咲之以粥哌
哌中且而不外求哺也其居身約而毖矣經府
所治唯出入文書他無所事事近幾贅旒矣嘗
事者才良鄉而六官之政雜治焉有所委覩牘

精思徴斷奏成手中麗情比法無不以神明稱
也有所任勘讞百里內外稗稗皆將擬循每況
虞芮之質剖而氏不煩應倚也逮夫人屬纊之
際適部使者寄命之旁午東馬而引訣不以家
事宿王事也其奉職亦勤而允矣兩載之間兩
以最聞豈偶也哉先是大司成心概辟雍入才
之匱萌選海內俊士實其中積滿而官秩不與
例進者等將復修國初重學之意也瀕年以來
謁選者日益進而官幾不勝才尉簿下走遍列

髦譽官則已重而士則已輕簡廹所以壓彈雀
之慮也夫士患無所可用以負其官而已良鄉
之爲是官也謂三事之先路郎此闕焉可也少
遲三載賜履命之使稽吾郡乘知有經慕之賢
者自良鄉而始以昭國家薪槱樸棫之盛而徵
吾輩無不可用之實于大司成之疏爲信其大
者矣四千里去太夫人兩載而兩以最聞于
帝璽書褒右母氏令德與寵嘉之鄒下而奉豈
弟之敬豈爲易哉良鄉于此何不得焉

壽復齋徐公八袠敘

品物之重至和氏之璧世謂少兩其直之貴連城十五其功施之大而遠有國者爾之祔之以爲傳璽重如斯矣嗟乎此璧之重和氏也璧也而以和氏重與哉君子以此知和氏之寄深于泣也和刖而璞理衆人之知剖于玉和氏與璧之醇質不復韜藏于天地矣故曰和之于泣其寄深也夫世固有未剖之玉其直之貴第十五城功施之大而遠第有國之傳璽而已哉方子持此論示世之人多我狂而不信也復齋徐翁獨是之方子天下之觭人也與其弟子講性命之學以有無虛實一無可任以爲宗其言非畀响于老莊依傍于西氏以吾儒之敎爲唐肆而提操百氏之勝者也言之而世未必信方子不求信也翁以其子京就而學焉予言而京術之未嘗不願解而嘆聞之暮也翁今年屆八十矣二三子以京之好進觴焉而屬予之言爲之先嗟乎予亦何以壽翁哉三十年予矜之翹楚文章含唑于吾中所自得而不蘄世之賞其音與人交詞不必茹其心之所不安容正而物自生其警行不矜乎衆之所曹妮媿見而我亦不攖其愁孝弟之行施于有政皤然相與而偕老矣哀不渝于鞠子也矢臆以遵吾之一德壯而無敗于其少老而無敗于其壯也此足以爲翁壽矣乃吾所壽翁不存焉夫玉之爲物也天地精神所厚注薈結爲山川之輝潤其發旱成日月之晶采其爲直也無可以定其低昂功與用無得而容其等量藏于天地之內與天地兩不得遯而皆存所以爲壽之至也價列城而柄國之傳璽焯乎璧之以和氏重矣抑知巳殲之淚不可收巳斷之指不可續也難乎和矣且巳理之石不可璞也又難乎玉矣嗟乎和氏之深寄于荆山之泣也然則璧豈以和氏重天下之玉豈必和之璧而始稱重哉夫蘄乎世之心化而后道德順有無虛實之見不立而後性命之理貞學士是非之論于此一而萬物脩短之數弃于

此齊翁今年且八十矣六官之用無改少壯鬢眉雪鬖目光炯炯視物欲裂嘗細書便面以寄予非映日讀之不辨也此亦其精神營結發皇之一驗矣或曰子之壽翁其言廣矣于京文詞妙天下行且九賓而薦之庭隆所自之典將及翁不虞蕘舟之不固也哉夫藐姑射之神不以陶堯鑄舜之功業滓其吸風飲露之神明吾輩亦毋取世之泣與刖者以易璧之重斯巳矣翁詎偏以藏爲是者哉二三子試以吾言侑之觴其或吾在而不信也吾與二三子與京亦共奉而聽之翁焉可矣

壽祝太孺人六十序

今上甲午予就試京師識在陽先生于秋官之署先生標尚高素矜愼許可生平義故鮮得以剸豚通自公之暇一編共兒子爭吾而巳予以鄉里後輩旅謁先生獨心䁔予爾時世屏世輸方髫年然巳英英見頭角矣眉嘗造請先生輒屬孺人治食食予兩兒子盤桓席間歷歷昨日事耳楓林之役二子執經隨予與之道京邸事未嘗不淚淫于睫也蓋予慄知巳之感二十年而往先生遊道山今亦將二于年矣嘉平之朔屆孺人六袠之期世屏及世輸踞而請予傷哉藐諸者之病而貧也唯是二三子者實圖利焉藉手獻人子之觴非先生之言不敢以二三子前也嗟乎太孺人壽而乔予言也哉孺人十八年長桑公之女媲泱姬姜擅閨秀之娶二十三年中山氏之婦表孝京魚明介弋綿梂齊德之軌十九年河南四于眉山兩蘇之母調餌爲愛和丸助勤穆聖善之誦摠茲多淑令名載之壽考終吉此天之可必者也予亦何言壽太孺人哉予聞之凡境備乎盛衰之遘者其于傷道不必物之攖也身閱乎存亡之變者其于傾性不必情之憎也集于菀者不能禁其反之枯瘁于往者不能挨其終之復事有必至聖人表微所從來矣孺人之娛子祝也僅浹月而相夫子以奮榮清德瑋略舄燁當道駸駸九列之望膺翟

寇霞帔之寵無斁于耆簪褐布之風儒人不履
苑也家徒四壁廿載孀居凶歲之侵人道之患
拮据靡遑讀世諭所爲狀不翅茹荼之苦矣而
處之恬然唯是先君之思子孫是訓儒人不怙
往也道不嶮于物之勝是故極激衰而善氣迎
性不滑于情之畸是故虛生白而和理轃壽考
終吉維其有之造物不能以權制矣東海之賢
知以不得遁者藏其存武陵之德義下不患貧
而紬其富孰是痴不可劑又安在窮不可御哉
自于楓林之義行誦懋倫懋申之文者鏘然左
敔笁而右鋕鍠當世同調之士心儀龍丘二祝
矣孫獻庸以頡鏇之才翩翩旒爽儒人所以蕆
善萃和于祝氏爲此職志之大矣嗟乎人不可
爲者時耳時之于人何不可爲也予甲午罷試
而南先生獨身祖予子母介介此行也吾目不
欺我耳予髮種種而不自休不敢負先生于耳
提也士患無年耳何所不可爲哉宜爾孫子景
命有僕瞿冠霞帔加顯融焉稱萬年之觴以慰先
君之思而告母氏之教成于地下頫仰今昔之
間政可以觀盈虛消息之所至而諗天道之必
復孺人于此可一笑以謝二三子矣予二十年
知已之感藉手孺人所發祥于子若孫者不淺
郎以予言爲壽何嫌焉

壽濟泉徐翁七十序

藐姑射之神吸風飲露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所謂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於無窮者
地世稱鴟夷子皮其人以爲心契道德之精用
以久覩而不老夫以越之於吳也撊焉務以得
志於其間人之情無不樂于席泰而處優吾樂
事于世之所不堪腰就焉以理吾所凝而不倦
於命亦已衡於性亦已矯矣不攖陰陽之患而
以久特閒天地之氣能用者制之庖丁之刀十
九年而若新發于硎畫第善而藏之爲進乎技
哉養生之道同一無窮又何疑焉濟泉徐翁於
是壽七袠矣余生也晚得交于翁之子姓以習
知翁翁布衣而稱長者武不履閭閈之外縣宜

有大役非籍總于翁不必以時辦即辦矣不必中程也有所議賦與絜令不就翁而諮非上鯁則下容不然不久而以不便格矣天衷之所經緯端居而周六計五更之晝自弱冠迨于今隱然公私所寄重也西河之族望于吾衛蓋指累萬焉蒸嘗而不于其萃茲大者或虞暌異焉崇構以觀孝弟之政百世之勛之綱之紀我勞實多能成千人之功非其運千人之智者能乎哉余居常就翁相與厈衡當世之務其披却導窾智深勇沉劃然明鏡之彊匪而強努之握機也天下治平無事網羅之目疎于山林翁得以七十而里閈顧出其緒餘以遊戲于資生之業鬻利為德義亦附焉授之餐以起溝之瘠割之地以樸道之殣既以千人而已愈有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能用天地之氣效可見矣為善於國不如為善于鄉為善于鄉不如為善于家不出里閈而公私藉焉視彼攮柲桔据周旋疑主之際三徙而後侂全者孰多哉用之不勤於以長生不亦宜乎徐族方當昭融高朗之運令終有俶有開必先必有瓌瑰奇服之士膺神粹純嘏之眷以昭光啟之命人之瑞也持滿與天節事與人耄耋期頤翁自有之矣余之言不足為翁壽自今而壽翁者以余言始可也

壽徐元晦太孺人八袠序

今上丁酉之秋祥與元晦論交冶城明年六月登堂拜兩尊人太翁白晳方頤頎然嶽立聲氣高亮與人言不為款曲簡直切至聽之悚信古者立義不欺人也太孺人共肅棣家御衆慈儉其言不出于口而敦愷悅康之色藹然眉宇間余退謂元晦請賀于矣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天祚吾子奕世滋大其在于此于勉成之太翁太孺人亦謂元晦吾觀此人神氣謖謖非恒等也兒必急之元晦以其尊人逾益知余暱余也此益甚余亦感太翁孺人意矢偕元晦勵志切劘道誼相命未嘗敢以世人交游自菲薄也先是丁酉之役余與元晦皆以試事待期金陵余寓

鷄鳴山寺而元晦寓朝天宫郎晋人所稱冶城者也元晦旣性愛長者遊而時方盛年意用曠壯必欲盡識天下之士論交其間金陵四方賢俊都會當時成均之政又吾師貝區馮先生爲之總持精爽鼓盪多士雨集亦往往推慕元晦欲識其人文酒之會坐客常滿無不余及也者蓋余治舉子家言無所短長于世而元晦獨嗜之深余更喜元晦爲文飈去一切満真自娱可共駱先民之軌微言觸發二俱會心所以數相

邂從無虛日也一日酒酣元晦持杯睨余吾兩人閲人多矣于知我者坐中肝膽果誰向哉余笑止之于毋輕言人固未易知也爾時余業已心知元晦而未遂定交余與元晦之成言乎友自覲太翁太孺人始定云友道之衰也士之交日以廣其合亦日以輕蓋有于其子稱石交父母不能舉其名者矣得之于其父百不一焉弄得之于母千不一矣余自戊戌以還歲過元晦里中朝夕之供孺人與翁必親調以食我也無

論余不戒于疾一病痁虎丘一病寒館中爲之心悸不能寐所需藥物必親劑以起我亦無論念余齒逾壯而未有子也出金錢買妾𤓰矣侍兒倪相宜于又祝而遣以媵我矣余猶憶倪初見時孺人拉使拜我而喜溢于面也元晦之行其義于友也何以得此于父母哉雖然又何以得此于太孺人人子之于親也茍無擇友以貽之辱足矣吾所得爲我自制之動關械内則日吾父爲政不能使堂上無幾微之嫌而負朋友

以受所不安之慽孰與意自父母順而將之善歸于親而義亦伸于友不尤行義之燉乎由此觀之孺人所以成其子者豈有量也昔李于鱗之交許殿卿也許母八十而爲之壽稱引生平頌母賢知有味乎其言之也于鱗文章主伯言足重母余非其人也太孺人之知余不異許母知李生矣乃哀王孫而爲之德豈直東壁餘光耿耿足念哉三月三日孺人届齊許母之年余適以沉疴禁足餌术則肅价者走束牘佐元晦

稱觴瀕行請所以致詞乃拜而屬之曰元晦太孺人春秋八十高矣人子安其親之爲孝也夫時之不可爲也于斯既言之矣幸生無事之世無征夫行役之苦厪人子不遑之思園池足以供周覽紫魴赬鯉可以備嘗䏑佩風服雅遵養待時吾身不干陰陽人道之患以安其親于和顏含飴之樂所以壽太孺人具此矣夫子安則父母俱安能壽母者元晦耳余何有哉益元晦天性惻怛臟腑調太深其簡紬異趣也太甚夙所識好行誼有過瞪目譙誚不顧當者之不堪負貌捲悲肆起風波重困元晦必使不免以快其心當斷家難作吠聲之徒危言播扇吾母方食而再爲廢箸太孺人之驚悸又可知矣張容宇先生嘗謂我元晦大多道氣吾愛之重之峭持清議似不必也友人李長蘅王弱生亦時及之吾數稱于元晦勤以達語相解言輕見瑱至今媿之夫子于親枝葉之于草木也未有不謹護風雨之漂撼斤斧之摧剝能強固其根幹者吾身之風雨斤斧莫惜子是非之口鬼神畏之况于人乎老氏言衛生之經曰不以人物利害相攖存故以升市虎之讆思難而捫與戎之舌成天之祚載之奕世壽親之大孰過于此嗟夫元晦吾言則輕矣子任稱觴強顏歡笑流想當年白頭相對光景何如亦可愀然重顧養之念矣夫能壽母者元晦耳余何有哉吾母七十元晦爲余大鳩友生之言以文吾不能爲子之歡珠王纍纍光𦚦里閈余生鄙野無以壽母第娓娓于太翁太孺人知已之感于元晦也又不以頌而以規知今之壽孺人者無取此老生之譚也然無當于壽者或乃更當于太孺人元晦試爲我誦之必輾然而加一餐此言不遠人意爾父之許此生不虛矣夫太孺人視吾如子余以勉事吾母者共勉元晦此亦余之母事太孺人也元晦而終瑱吾言則已不然此政不必貺于人其爲副而謹笥之君家子孫知我兩人之交所以及親如此并可知吾兩人矣

徐太母王孺人淑紀敘

余從叔氏仲閣得徐恂如賢也恂如於方伯先生所謂振振公姓者哉已得所輯禪梯讀之其於襟裾好生之誠抑何藹然騶虞之德也叔氏謂余是固有自手一編屬予敘之則宗謙李君所為太母王孺人傳若一時稱詩以歌孺人者也嗟乎斯豈特恂如所以賢哉徐氏之祥具是矣婦人之義無非無儀順於夫子說者以謂生民之始而萬福之原孺人三十年相光祿翁無違之戒生者不愧矣為恂如父者先孺人而不獲養也當是時孺人郎痒而樹其孫設光祿公介焉而莫與貳吾子也豈為不傷其志哉三十年於此江汜結不以之懷螽斯未慶宜爾之庥猶為託其孫於不可知也歲之不與何論為術夫以其子不必其母矣甥兄之子以其弟不問非其子矣光祿君至今而思孺人有以也關雎之作思淑女以助君子而無傷善之心故徽[illegible]之應於麟趾而觀化之成於騶虞周道之所以釀也又何疑于恂如乎善哉李君推言之也恂如謂叔氏言之無所致吾母也李於劉不得於親得於君劉于元不得於君得於身不孝皆無得焉所為不能已於諸君子之言也又曰是紀也繫大父與叔氏之旨旨取其義而無嫌焉是二子所不必得也徐氏自方伯先生縮明心性之學所內之政道所造端世載敦睦無忝爾祖關雎之風所儲構遠矣是為敘焉

送史源泉序

醫之防以輔生也醫設人苦生矣醫良人之生又苦于醫矣何也計人病而事醫不如其不病不事醫也計人病而事醫以不死不如其不事醫醫不病亦不死也醫逾工其殺人也逾益多故曰死人者非病也醫也夫惟無事醫為者人乃無與苦生已史君者蓋三世稱良醫家其所持論如此矣史君嘗過我為具食竟席而槧箇者器不貳親知懽洽彌日談飲醉不紊閒之故曰吾懼入者之不可出也夫入者之不可出也與

夫出者之不可入也其于爲病也寧閒哉不以氣之所偏利者攖乎氣之所全害千古之橐籥吾不受之閼越人倉公無所施其技矣夫未有醫也病生醫有醫而醫還生病何也恃有與爲事而心不先懈焉故也于將莫耶天下之利權也聖王以鈇世之不道者設世無此二物也郎有傀其君父之人且何恃以决其憯哉兵設而不可偃世安得不亂醫設而不可去人之生安得不苦故曰不如無醫之爲愈嗟乎吾三世稱良醫三世以求去乎醫而不可得也世乃以我能起人之生百爲病以求利于我也不亦可閔之甚哉噫嘻廣矣史君之言似有槪于中而爲之者其所致慨不出几席之間以調造化元氣之橐籥居然古人戒于觴豆刀劍之旨矣且味其言可醒世之張入之病以夸名徼司命之倖以幽利者遂爲次而志之夫醫而盡史君也世亦何必不事醫也哉

青來閣初集卷之

青來閣初集卷之三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奉曾棠芾座師

祥丁未南還知當事者方虛銓諫之選以待吾
師不意內報去吳暫紆一世之負以教家庭之
節施由親始無不用極凡爲人子膮然于疑于
恩者皆可以自致所爲錫類于昭慈不啻琬琰
之布矣東粤之敬祗欝中懷雖唯師命之以顧

以銜感千載之知而曠焉一日之覲亦何顏稱
門下孺子哉客有來自貴地者傳師吉除之後
將省太師留都新正乃壮自慶弱喪之子便可
借道快睹慈嚴至留而太師乃以喬擢錦旋想
爾時台從政燕喜東山也一葦靡杭可勝涉思
天下大勢激極而變賢不肖之處分漸以明蓋
褋亦漸以定取舍之平衡是非之歸局必得大
人君子捴持其間以傾否爲同反夷成濟吾師
三年靜觀衆慮在目所以游刃奏刀射狐獲品

坐致宴清定操廟算之勝矣夫吳風之輕狡翻
覆叵測時謂難治師鎮之以無名之樸此見說
之解結解以不解之妙也璽書褒美治行第一
直舉而厝之耳屬在惝懞親見是朴敢爲世道
勸駕焉不肖少不揣量妄意立言于經生之業
劇肝鉥心浩浩是好器非千里而旨其難鑿之
跡非師與常獎拔能無終躓鹽車升達以來雖
不敢墮藥而辭好彌深悠悠輩上孰爲一人知
我如師者乎才不先人而不肯修儕俗之觀年

不後人而又不能掠追時之伎天下一癡男子
也擬茲長聰請策其如磬欬斯遑雖然亦竊有
所自矢矣不肖生靡都長亦少他嗜獨于舉子
執文似有夙業浮沉南壮二十年所孤立一意
徇其所好寧駴世人之耳目使欲殺無從必不
敢失聖賢之神情以至抱疚不釋蓋蒲栁之質
以此早凋時片語人心眞生死可擯不知從何
結習一至于此因是得以茹荼集蓼之忱叨師
餐風吸露之賞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桓公

聞而該輔至精之潛通非尋常君臣之欣合也以拙卷之得宴進而名乃懸帙諸士之右此仞天懷鑒契之熙不然何以跛躄遂超前乘乎千載有窮衙感何既哉邀師之靈藉天之幸更有知我其以此道稍所進豎或未可知如其金臺蘋蘩則名山可藏矣不中道徙業上點吾師知人之明以負生平不酬之憾鄙志決矣伏祈始終教之得羅新所書稱寓有誨言緣彼先馳未及捧佩耳太師侄況不諗何如王尊之忠王楊

之孝師固有以處中于此矣予姓微誠敬私于下執事荒械謹附百頓之候春中迓駕都門中此瞻企不盡耿耿

又

謹啓去秋伏奉勞生所致台械腆貺吾師提誨之大惠念之殷儼然函丈拜之乃稱所心憮而欲狂非脊弟子之徼慶也秉大同無我之公處聖賢耳目之署與茲交衣食和被德此之忻荷眞無量耳近日春宮之警時事似又一更夫下士半訖之室必有內外之閑以俾旦夕之無虞嶷嶷帝闕翊衛峻森險絕人界匹夫作難直闖深嚴竊恐舉世之人自此無復有可含哺而食貼席而寢者矣人之一身必府藏先受其病然後春秋風露之害得乘而中之夫其乘而中之有迎而入之者也然此亦奚必問其所迎之何氣所入之何府何藏哉原不受病之心惺然常立不病之地獨觀昭曠之士默以披其郤而導其竅雖有所委婉于圖廻紓徐于時日要使必

不貽害于性命取古人之諫法而用其精予以劾劑乎衆籌而榭全于萬當有吾師在定非異人任也夫兄弟鬩墻之變一人之無我可合異而爲全庭闈剝膚之虞非朋來而順動以佑見天地之心不可仮剝而爲復區區發恤之私敬附更端之問幸終教焉友人諸葛昇不肖垂髮肺腑之交亦嘗荷師鑒通者也三載定遠實著勞績風言波逮勞績在民不可掩也吾師大同作人不遺下體知所吹植必非常耳冬卷之交

仰覲台光盡所請益荒辭附申百頓之候祈賜
勅存可勝瞻企

與唐宜之

制舉之業其在于今國家三百年精神之所總萃憲章祖述必有其人筆而載之千古寸心衷而傳之寸心千古代不數人人不數作田夫游女之釋僉聖賢之諧詠而稱經以删自先師之手也三百年精神之所總萃吾欲于其中取是非之真以申明祖述憲章之旨得郎不可使人

分功失亦不肯倚人分過斯道之直揭日月而行天先師知我罪我之言此郎不共人分功分過之義耳吾兄于此又何難焉反覆鍾山集例集者所以持此道與持世之苦心以弟濫竽愧非其質其中稍稍有寸心宜證此須面更商之耳先輩集有一二文生平偶不經見者其氣語不無動過信古人者溷眞之疑此亦須面請之兄之苦心直道夫何可疑或其權未易分之于入此必索原初兄所自藏副本反覆讀之心乃安也佳文爲國以禮篇懸之國門除男定是以買數人如弟者邪辰之役弟欲宿春以候指麾矣日方兄推宜之雅契一見傾倒于此服兄所以交人之深蔭及偶輩敢忘所自孔吉士一書煩使者之便加大封致之此君有道氣差具吾輩心手與日者錢兄于意亦茂于古者也故并于書中及之不妨暫過之否

又

骨肉死生之變情賞合離之際明明是佛說法道場盲聾瘖啞慈悲智慧之人于中承受非一

非二若于此知如此說法明明是我復于何處更求佛法以相採耶宜之度過自死生海來定無取頭巾老婆子語弟質所見一班云耳兩日議告假事未妥身避得去須心放得下此只是重生一念足判目前公案矣語涉方便有濟于急權服一劑何如

與鄒孟陽

接孟陽來札知近得擺撥讀書誦此語郎吾巳

似從孟陽游清冷國中其終竟獲有饒益不必言矣易文揀好題目三四百首文極佳者時時玩之使其趣與我洽臨文便自汩汩供我之用不必全篇不遺四書文刪日課一首不可輕易放過用番真苦以刻露其精處郎不成篇亦不妨要使此心常開則機神常活潑閉門靜坐三箇月少年精氣將復來含蘊吾近時識力出以發聖賢之旨汩汩之機當更活潑耳此事非但爲世路計當如是我輩二十年稱朋友相爲性

命一着塵務所經空言所裨半明半亮無地歸并此時更不料理恩小出頭眞狗子不若也我近頗知深發此憤譬之枯井作波無能生動年過而氣不足任矣豈不可笑可哀我輩病痛大率皆是愚不肖而以賢知自居所以終無長進之望舊歲京中書會及之天下眞再來人我所不測若如我輩大都爾爾三教聖人不任人討便宜或知之而信不及閻羅王不恁人討便宜待身親當之而悔又不及奈何奈何此語大嚼

舌細忖之政今日坐書房中急務半夜雷鳴大凍消釋百物怒生其于四比八股頭又不必言矣細忖之

與鄒孟陽仲錫

尊公醇德不享上壽此世氣之薄不直孟陽兄弟天性之戚也不早走哭是吾生平至情不徹于朋友使巨鄉無素車之兆耳于此相待握淅寫我鄙悰前途有牵匆匆以去初十可到吳門此時恐已遄歸留此以致于歙兩賢初棣家政

物情傾側未盡消除之日不患財減但患事多然亦非一切閉門屏除所能了也內致精明葆以渾厚人心服而安之此郎肯搆之業矣老生常談知不中用胸中只有此貨貧尊公文小倪區區幸玩存之

又

昨具絮酒祭馮先生于快雪堂見閣前小磚墻半塌閣上屋板漏濕生白又山下書齋后堂左鰲角攤墮雨直下潛房中問守園人所以修理

之計云兩相公俱至白下未有還期如此風雨相續霎又將下日捱一日勢且不止目前所患不勝榱桷之感又迫行急靡遑經紀稍小貸于此天晴即煩孟陽爲陳升市名匠計直委修之扶葺敝女墻及整屋漏可支目前足矣秀才行徑只如此若或托不曉事人估計闊綽反弃小功業亦阻却矣孟陽裁之亦不必以孟陽之裁裁我如前所限必成可耳

與孟陽子將

近來百廢作一字候兩尊人新祉亦匆匆便郵無所致之鬚眉皓然老人衰相對鏡自嗤郎此亦得少簡訓對客聊晋使我開酒卮飲三兩杯胸中轆轆作數日惡此蟲亦厭我去久矣自今對人飲獨居不飲對不相知飲相知不飲非惡飲實畏病也此中無世念亦不復求道念只是匆匆近況之可聞者尋一童子先生教侄輩及次孺幼子日從中聽其咿唔之聲以爲笑樂弟子頑不率教先生怒而扶之先生愈怒弟子之頑愈甚子乃顧愈樂之先生與我頑不率教甚于童子先生不知所以怒予知之所以樂也以此漸消生平性異濃艷之客氣亦幾之否儗往嘉興一哭沈雅槎以弃走山澤中積有讀書消息馳以示我相燭貳龍五十觔各收一籠任估客不得鼠雀耗之所以寡儉如此偷用之可也

與閻子將

月初介者道敝舍闕與江左共作八書附去屬其必待文而行計此役非仲冬不能復也先曾郵舍弟八行道近所以曠問之故意重陽可徹得廣客所致書尚復似未悉者今想徹否一年半汨沒閭里自覺面目可憎萬慮弁廢小所紀綱倚雲山茅茨采椽駸駸香山氣色稍日便足頤老身矣蓋七月之望兩得死夢爽然造物息我之意但念此骯髒剩蜆供我五十年壽張不能不以古人敝帷之義善所寘之吾瑰隗之所長游近無如倚雲者夢之三日工匠之事於以經始吾當此時豈直生平鎰鍺所欲舒與今之

豪傑所張慣孅精兢勝而不肯相下者一切屛
息度之生子一念日七日去漸不經懷矣此自
近來新所注見如此不相諒者以爲改頭換面
謾所不知以幾眉其短耶如吾子將不免他意
疑我况夫人乎顧自吾未與子將議到此耳昔
人之成僊者必學辟穀煉形長生之術然後不
食而不饑不衣而不寒至於久視而不老亦有
不盡爾者欲食之極必不得食久之雖不食而
亦不饑欲衣之極必不得衣久之雖不衣而亦

不寒豈唯不饑不寒而已當其不衣與食郎以
世間衣食授之亦喉爲棘而體爲芒吐棄不肯
受矣如世所稱毛女病佑之類往往而是亦可
以久視亦可以得僊蘇子所謂割棄榮願懷頡
陽之心吾以此猶文慳之語耳蓋此等直是想
衣想食之極遂以想因爲果所謂神僊不脫欲
界意亦如是豈第道家厭於生之不足以勝欲
因一槩撤之亢其說於不欲生世之精於學佛
家者其有能出此旨者乎三十年迷偣於此小

露頭面改於欲界徵有証耳跡於改換實非有
改換也窮刼之中精神志氣已煉成不二子將
以爲我輩一世縮帶之好爾哉此復以冗不冗
爲疎數乎悉我此况想定不以吾意爲宅矣此
中諸友合併閙與拈緊辭論語渺義頗有會心
每恨不得子將相酹直取虎子去也方今人士
臭味自賞不啻多矣如不惠與瑞郤孟暘印持
昆玉子將不作一處促鄰研磨真是大缺陷事
顧此事定非事影情量所能了則豈必促鄰參

剩之愈于各自洗臉摸鼻子乎何者我輩所謂
臭味自非可以人間世格也紀綱之僕四遠徵
文字內精氣屬吾含吐小築片石二酉在茲矣
定須一二語以申文章一統之義顧令方意向
虛漠恐不能如社序發皇耳佳文序亦定作之
附去五藐不必純出吾手大槩可覘近况矣太
伯是邇來第一得意人文未盡意揭此爲來秀
先路可也祭如在題在是平日如是當祭之時
榭義如此衛文大約盡吾帷中當併家叔子鄉

共選一冊期十月之終使者反命附之兆開傳
增不過百字餘似不忍削也須更去不盡

又

日事匡坐政屬懷人艾千子兄持其新稿相過
辟之赤螭青虬扶風雨而至脫腕斗室歎騰澎
湃如乾闥城忽起瀛海快哉可知意留此兄作
十日談以去渠以急會子將遂決放舟子將誠
誦千子新文比舊時之所賞企以爲如此風波
當世之人誰爲一葦而渡者吾自小人之腹强

作過量商榷作者自信之真不爲肉眼周旋云
耳文止亦有文奉寄暫遲月初可致艾兄能悉
其古不一

奉曾太先生

不肖祥自丙午之秋瞻謁台光尋以急還匆匆
北征無能勉奮仰媿甄期屏息家居雖時諗道
履以爲愉快一介信使闕焉告忱疏節之罪敢
藉慈涵以自解哉恭唯太師大人提鑒挺杓鈞
爲世模案頭筠管久擅精靈坐下青氈驗蒸芝
菌造物之宰小稽三載賜履之命以觀成薪樵
柞棫之化多士維楨以賚王國賢者效用之大
既具此矣茲者武林四生趙侍函丈敬九頓以
附候私鄒生之嶧不肖兩世絲素之交其文清
濯不染世脂前錄科舉劉大司成拔取一等聞
生啟祥續學英詞海內譽髦推爲冠冕當今名
士暗中索模可以得之嚴生武順金精玉潤之
士文乃遏肖其人詞擅爾雅所見少雙其弟嚴
勅英年淬刃翩翩美秀其于武順足稱二難四

生武林一時之雋不肖生平知之至深者也吾
師方澄德操之水鏡天下士亦咸願定品于有
道之人倫伏惟進而試之不肖實藉以證生平
之知非直爲四生介紹也倘枕具疏侑之不腆
祈并貫其輸褭而賜存焉

復王聞修

壬子冬從李長蘅諗聞修所以處其官之道當
今之世靜一兢誼生平證嚮職志斯在所以徵
效耶許之忱于赤號之問也伏承雅懷崇納大

誼如貫睠焉管蒯欣忭可言不惠本非廟堂之器造物者又以老頓息其馳騖之心想休想歇分與儇懨區區耶許之附蓋誠快賢者蕣惠此世以藉所私耳職事之隙千里尊羨用件圖史致足樂也何必與懷長林之下哉祇荷腆貺空函爲謝可勝顏甲家叔氏壬子舉人名文烈者老師當年所識士也久擬登龍屬爲先价惟進而教之併借齒牙貴寅黃貞父王永啓諸先生問家叔雅士欣以與朱厠終名賢非有他煩也

縷醜罪罪

與管元會

都中半載棲遲鐃磬之聲日漸以遠以余之髮種種半通之綸靡就三尺之亂杳如而洒然有以自寬于老母弱婦之相與周旋所謂天使之然以至于此此意未可爲未至于此者道也人之謀生逾者迫所不得不廼勤者向晦不能不息元會爾時日之方中身在奔車之上聞此凍言政可用爲鞭策耳前附劉先生八行意亦如此聊用爲策不覺其贅也元會文章氣骨一得于世定不作第二人然業已習爲人就我非我就人之彼亦必壹致吾通于神明之德以往來其間使人欲不就之而不可得甯戚商歌車下桓公聞以該輔此神明之德之所致也淮南子所謂至精入人之深生于之道也亦同此吾得此方知用之必效而苦無其年矣元會勉之吾真欲生于不能使婦人女子顧化于不抆欲作好文字成名舉人進士吾之說法不能使盲聾

喑啞歡喜而噴嘆揔吾精神之未至耳其及時勉而副之不盡

又

我輩儘辦遲貨與世爲鬬當此之際壯者激怒而厲寢戈老者則極喘而思息蘧蘧之焦石驟沃以水聲氣漬射不可向邇稍稍按之不怕不如冰冷耳茲欲從主者漫覓一官議出而惟且詛者騰沸此中亦不能自主姑爲栖殢以覲其定此亦漬射而思以按之之會矣故作書相訊

語不能多志士于此所謂激怒而鼓戈者其常何如厲矣

與錢長人

暑烈如此欲山居避之絆不遂得燋然就中奈何嫂身日旺想兄此時好懷正如作就必中狀元廷對策待三月十八傳臚耳老兄于不辨此也月盆上人以伯霖書屬吾輩勸施前以相告今將來叩吾輩不能自布施以勸了事不能勸而又以勸勸增事以此爲効于佛弟子亦大勞勩可悶矣然必不能于此借弁布施而布施之一段公案以自掃則亦稍量力以先之于人則戲勸之而聽其應不應可也弟所欲勸于常之人曰詹古翁翔垣太垣端宇休倩徐見殷諸君兄復有可廣者更廣之笋已買有絹亦具紅菱正好喫須人來取之兄賀道尊不來返恐不可已此時可便將也雲栖大師于七月初四日滅度知之否

與楊諸兄

春中分手謂老師靈輀必取道敝邑入秋以後日夜偵竚目背幾决矣近有自懷玉來者云已見師柩暫殯里中欲先一遣問疑信未决弟受師臺非常蒔植顧此安傲之痛非親臨几筵必不得瀉今以疑信未决又迫而北上或途次相值猶覬耿耿可伸果如傳者所云弟竟負怏恨入都門矣見陳赤石先生知老師諡擬端潔未諗遂得　吉否端潔固亦佳諡以予觀于夫子天下萬世公議豈誠極于此乎傳文必得台山相公手筆乃可發師生平他年公議亦或于此可定也弟尤有請吾師精詣宏德弟無能窺其涯略侍左右既十五年矣竊以精神志氣用于發明聖賢遺籍爲多一事欲覈其真卷不斷于破萬一義未要其至竊不止于易十當食而目眙中夜而慨嘆十五年于此無待不見其然也嘗自語弟自吾刳心此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卧不貼席者四十年所矣知我其天世之人誰足與語者乎性命之所契鬼神之所遁此人

必非爲一世而生其生平著述必非一世二世所能測有諸兄爲之後必不使一字遺失恊心料理銓次以待能者論述其言傳之將來此眞孝子也吾師淸白傳家已處諸兄于不競之地正可專心述作以爲不朽計必俟予思而後表章孔子之道乎赤石先生亦惓惓于此屬弟注聲弟明夏壯還定擬一二年作蠹魚于師之著述以求通一隙之照此侍左右時之夙請也區區赤臆惟覲諸兄目前以無遺一字爲負荷而

已矣衷悵恍切言無就紀人子之心想不深訝也

答費無學

弟自癸卯甲辰間過從馮先生獲讀案頭録本古文詞光怪駿㒳跆藉靡上私駴令人何以有此先生曰此信州費學鄉所致也此君屛一時而許千秋之業耽耽火攻者士矣其人不可不識也不佞之跂所謂甲秀園而若見之者數年往矣神之所交室斯非遠披諷來教實唯足下提而攜之者乎千秋之業柳而就一時之制光怪駿㒳跆藉靡上里中小兒未見駱駝而唼馬背之多肉又何責焉弟三十年治一蓺寸心嘔修鬚枯矣所沾沾自好至於數蹶而不悔恃海內氣類如足下者耳嗟乎學鄉使我輩僅爲揶揄者作計也足下何取而稱神交哉文于左驂子屈詩於漢魏於正唐時秖於震澤毘陵夫道一而已矣光昭先君之大業踦而俟耳足下又何患焉三月三日雪堂之會伯霖定旣相聞儻

亦有意溢之乎晤言在邇子日望之家織附椷用寄綣懷非報佳貺也癖嬾久廢相成寡和抱需面陳

又

自冬初附訊毛伯驥爲嗣音言想學鄉故人多病之愾蘊結可言伏讀八行凄斷穠宛并及友生何周洽也故人于此逾無以謝過于跡之踈矣玉體小損不妨嘯歌葵園松閣差當蚕室嗟乎學鄉旣與古人仝才那得不與同病郴生子

肘政可聽彼小兒所實我耳瘍無當性命可以
不治治之以治治之亦不越性命二端治之以
命法以其生孟子所謂集而非襲是也治之以
性法以其無生莊生所謂凡亡不足以亡亡存
不足以存存是也淡語無當咊之或有中用處
也畢稜伽陀證獲刹足無病病覺之謂耳學鄉
今日所謂大醫王者可知已使者行促草草奉
答嗟乎學鄉千劫人身微喘爲藉决不可囫圇
蹉過也一切呻吟兒女子態可不必問矣便間

更幸有以材我不一

與鄭見廷

冬中阿受還奉府小啟弟萬里作客弱婦捧老
母以支其家所幸知己相鄰旦夕照植藉人不
可無友之誼以少遑遊子不遑將母之慨分秩
以來德音爲企懸帳可知五十歲外博一進士
廷試鎖榜三年守部方得補官弟生平好打邋
局造物亦巧成之然此心固已久誓作無事人
借一日之得以了八股之局可也馮挈表之倖

以久欝暫伸而横决以日暮途遠而倒施此則
有死而不敢爲所望吾兄直亮以相成者也不
以弟言爲誑此郎將來請益之職志矣追惟甲
午都門吾兩人投契感慨世間車儛之習遂以
他年無忘素交規切爲期荏苒于此三十年矣
弟之疏節濶目時有信心之行冒疏之疑于俗
必不敢以詭理之事造心之罪于天三十年于
此其中一二在俗人媢口郎兄未免于疑而終
不勝其信此眞可日月照而神明質也今吾兩

人俱老境矣無蘄黄髮之祇以免弟耄年之戾
可任拳拳弱婦支家當此驛騷百凡匱缺多煩
守府感荷可言傾謁之期度在秋仲未間崇攄
耿耿

與張綸和

舟車草承惠佳敘所以發明文章之變化如披
雲霞光怪閃倏又如探淵海無所不有而恍惝
不測吾凡自寫生平握筆之妙耳伯霖稍當一
班弟何堪以其羊質杀冒虎皮哉所發明文章

變化之妙三復于斯躍然使人有望三神山面冀飛擧之心焉足下冶造之德不敢不脣佩也弟當今揣士之肯也嘔心斯秫以爲寧左一日之過必不肯佚千古之事與負寸心之知方夫年未五十而蒲柳之質已凋伯霖從旁憐之遂以其甘易我之苦斯編所列悉伯鱗棗齋而鼓舞之每篇之成浮白叫賞弟顧不能自信也徒以寸心而遇仝于左足下又過而許之天下豈有欺人張絡和哉母亦憐其居常之苦故設此

方便以拔濟之猶我佛之度難陀耳此意弟又心感之矣五十之年頭顱如此于古人失路之憾無不歷于今人得意之境無一有以爲任吾頑梗而不受人制三寸不聿已爾郎不爲子雲老不曉事寧甘學徐娘傳粉稱嬌矣將修吾初服以馮造物所寘耳足下肯又過而許之乎三年端居飲血讀禮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徵諸佳敍兄之轉解于此道可知矣春夏之間遂可以驚人語來湖山無恙足供砥切也我企不淺唯

函匱之老母拜賜言之命敬以鄙狀奉覽老母性慈而喜施予晚乃回向西氏生平千人不知怨怒屬在妯娌與戚里只不足告食可擬簪珥可質自忍饑寒不言乞哀夕與漱誦佛千聲十年所矣不倦也弟之不肖無能顯揚其母天與之年神以不耽或在于此無事可擬差不黙大筆也伏祈廣爲錫馬鄭韜思公祖徐躍玉先生乂凝通竿牘之候伸紙乃輒朒縮實媿言詞褻揣不可令張子布兄耳竊寐之思復反側辭鑒

之矣令弟里仁作清超絕倫眞我輩也微服作多佳境恨權字多耳今治經生家言權言節皆非當年語氣也相循久矣宜賢者亦不免耳投書過情從悤罰以不復罪我聽之匆匆附訊不覺縷覼懷人深矣早晤爲祝

與繆太質

客歲春夏之交弟盤桓吳閶先後幾三十日獨巧與吾兄相左兩作八行訊便亦不見裁報相訪汪如石兄宅并如石兄不得面今不一字聞

問又經歲而奇矣何造物左吾兩人如此之巧而酷哉俞府君頗共周旋否要以弟寓急書邀兄至七八日而後達其不了人事亦槩此已得莱星宇寄字云足疾尚未瘳此疾豈可不瘳也弟甚念之近來何處經生乎弟近況無可道者所異昔時滿頭白髮而已見之當恠絕耳兄子消息復寥寥今亦度外聽之矣明年擬以春夏之交出門定作十日盤桓而别不盡欲言唯案便寄音爲惓惓

又

十許年苦惱相憶暫讀長箋不但契濶可瀉太質當年恢詭踸踔異常恠氣便如相對尺幅之上快可知矣陳人之言大承懸椾此兄僻愛爾爾非弟所敢當也半生嘔心沾沾一秇得失之際頗自知之無論近日名家証之先輩合者當少亦弟僻見爾爾當年匆匆未悉此也今所謂精已耗而無復能與少年爭道矣日坐五都之市一代文章魁宿供吾頤指氣使上林羽獵知

不足以誇兄矣用獲三品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此所以事舉于行氣而功歸夫主者也馳騁茂林豐草之間而徒取一發五豝之樂禽荒之戒不可不深念矣太質之于文也多曬名勝于臭味而大略于羽翮之未乎以人槩文鮮肯就文索人得則謝公之薦稹失則不免冒麋質以虎皮濫出濫人二俱辠府自古槩括于載進退明心不儷陰陽人道之患者獨吾先師孔子一人耳彼春秋之義所謂詳內而略外先

自治而後治人又惡有蓋而彌彰善雖微而必錄本仁心爲質而自立無過之地所以不取幽明之忌也太質于校選何如哉是非之口神人所惜無心之棄取猶可有意之愛憎難堪一有不當報應隨之操行之是非者史也左氏盲子長腐矣操文之是非者選也昭明殀折于前途今遹季亦蚤殞于後武矣我輩同塵月旦可不殷鑒將來弟虞兄躄疾之深所以過爲苦口他日接芳肖隋非謂夷簡不言也談言微中斯收

東方譎諫之益有如逢彼之怒或謂狂奴故態
一笑置之弟言止矣惟兄之命耳江上諸社丈
文趨令藺貴上國多才知秀萃于此太質文少
而不甚滿志繇伏之業既遊紗帽之氣亦不近
豈精神斃于蒐閱不無鍼芒之漏乎此亦見端
倖好惡之報矣弟瀕年厭苦應酬令一切擺撥
屏息山居地名楓林妙簡吾都英儁磨勵最勝
之業精彩隱煜漸欲干霄氣用玄感四方郵筒
日走戶外翠羽明珠亦駢以盈篋弟觀應曆一

集之刻一二心期之外羨巴先盡恐難爲繼果
欲更圖二集吾兄能遣告糴之使弟可不吝氾
舟之役也若弟之作終當合併一處先自精選
倩兄精評半生辛苦庶幾少効九九于當世有
心之人自此郎與草木同腐亦可無恨于三寸
不聿矣秋間過吾兄江上或相就鍾陵共商此
耳不知令叔近況不能八行兩皆故我無取寒
暄吾令不附書兄猶長安不附書令叔耳何敬
塘役事幸不辱命弟與三日主客謁見萬令君

代之買乘又代之草詞皆兄之以去而不取報
書此可怪也

與詹太垣

兩拜手示知兄相思不淺弟之不能該合計此
腷臆非聯言不可悉也兄自騎置之苦矣亦有
以弟之苦聞于左右者乎三年之間兄客而弟
家客者子之故家者亦緊子之以言乎所苦實
不異也弟迂劣之性有所不盡知于父兄之愛
弟者兄于弟所謂天下一人者也謂此人堪三

年而家也與哉弟之此悰可不言而了矣雪滿
山中月明林下十年風景披玩尊前蘋然嘆心
流光不居髮日以短遥憶往事遂如空花夢境
可無追遣丈夫壯年牛衣杵臼之間一語不復
相印尊酒促膝那得不令唾壺立碎乎雖然千
里之志獨患無身古人奮跡羊豕豈必齒之節
哉弟自歲初之夜造物示警省之夢已誓絕葷
血作老頭陀茲者家母偶損左足服藥過峻遍
身發瘍晝夜呻吟人子之心分痛靡術弟娟髾

爵無子食物傷脾漸以成噎身鮮兄弟一二家
常倚辦家頻病勢如此矣本以多厭之心又歷
齟齬之境西方之思遂益以迫未遑自引割者
念吾兩人當年半衣杵臼之詬有未易以決絕
爾吾兄東西南北之轍勞矣亦傀焉勝懷于此
際哉獨患無身事又安可量也剡促從者一過
郡城寫玆契濶之令兄亦緣巨嫂之恙爲軟
元白同好所遇亦佹同耶弟決計廿八日買武
林之舟因家舟弟頻之病目前未能治裝煩致

而粟令弟舟過水亭幸一相聞弟有信附吳門
也良晤何時不勝耿耿

又

吾輩接居百里之內呼吸可日關通差池之羽
斬一合并事以多錯生勞如何弟自七月經紀
猶其父者之病我罪莫逭至延大故悲哀蟄掌
之際二豎挾而梗之老母不勝不復永年之恐
以爲徒撐病軀支吾弔客無益化者不若暫且
移襆湖山知友逢迎闍資解遣遂黽勉于役此
一行也兩迫死生之疚非復昔年覶焉征謝少
年焉足董婆之興也仰屢記存捧讀再三心言
娓至使弟益重差池之感耳東方避世金馬差
勝逆旅主人索漿爭席不厭于此者何也豈果
所期道在其中耶夫官人之與賈人也君子將
安取名哉弟不佞敢勸駕焉令兄令弟并希注
聲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與徐元晦

童介致元晦書知貴鄉水溢爲患小人乘而講張致壓老伯大人不虞之戒此在吾兄處分想不難家伏弟自顧急難之義恨無從效一臂耳梁六時又負病欲兖無人可使至江西者怔營不可勝言吳中風薄如此尋常小患便有覬覦其生我者之心君子將何所策而提前弭之策乎百乘之家可以觀政恐非一紗帽所能攝也之綱之紀詳持其積漸之勢以享有事之安必精神時相飭而後脉理可常通不然姑息之末未有不蹶張者如兄承老伯之治所謂誓之政者又且十年於此矣以弟所見幺麼之變亦不止一二矣此之鋮芒漏於何處在事之中可細而推也豈可以其儕乎俗而不一料理哉今年寄吾佳文無不可喜者非喜兄能爲不中之文也氣機之先於文可見讀兄近構向所危陟而微患于單者今隱隱肉好向所渺遠而難尋其盲者今晶晶符采此與紗帽氣近矣天下孰爲必不中之文哉患操之不熟服高乎生此自吾負主司耳以必不中之文自喜此狂心也藏短於文之不中而不肯多作此惰根也免此二患命由我造矣十八房選日附去凡不喜多看時文故弟以其上駟相質虛心平氣精求其瑕瑜之所極不必異弟亦不必求同一番拔劍胸中氣味當更一番新苗也甚弗草草經文歲中曾理定否生平推車覆舟之地豈可不存戒心乎弟近狀良六口能奏之心日以促髮日以皤居然一翁矣見兒之當駭絶也天下事恐未即讓人須一見吾於世乃後求我山水間耳二兒書令其人投之彼不發李書者以兄來諭不專及也知其人之節度而因處以其人之道自可常立無嗔之境矣顧弟務恃兄綱紀前弭耳近來寄弟書大是眞至直達想見胸次通明服膺至

愛而不即自决此弟夙業不能解脫其柰之何
談節甫弟自二月作一書郵張漱六相寄頗悉
胸懷不謂未徹至勞徵會今金浣凡在金昌可
屬索之陳逸宇江湖間有意人也甚言貴宅宜
遷所遷新址造門不甚合法或用其說當一字
指之弟今與討先祖母葬事未能即便過兄耳
奉去橘棗煙肘附械不盡

又

弟還舍弟嫡抱奇疾呻吟褥間不偃息者已十

晝夜弟遲歸三日不救矣乃始心悸目瞤出闕
糟糠相依為一不測白頭老母將因病成危古
人所歷豈皆其意之前及哉遠行意氣不容不
衰萎矣今以至先昆玉洎余太玄合隊前征寒
塗似不落莫旁觀從史不禁見獵習心然人册
以來魂夢未嘗不杌杌也嗟乎元晦此壯遊之
事老子雖復婆娑此興其餘能幾足下引中甫
之言以責我愛我則既至矣嗟乎元晦吾生乎
蕭條頗附高寄五十之年落魄如此效蘇門之

瞪目則非其安踵許伯之哭世又嫌于悁所藉
洵洗胸襟唯一二友生如吾兄與帷中諸人之
外唯有枯坐作文逢佯飲酒及世間愚癡女子
治無義生活耳五十之年一身萬里老母倚門
缺為血胤况以年來多病侵尋兄之愛我安得
不至慮我安得不深顧此正論出于中甫不失
后交廾弟之恃兄天下一人亦未得之濠上耶
郭景純曰吾所愛有分常恐用之不盡後來宛
景純者果不以其用達人前識未易語人類如

此矣嗟乎元晦弟本不用而乃過虞其盡哉自
兄長千之行朝夕之間絕無可與語者擺撥遠
出本擬作文又以賞音睽隔棄寘筆研遂不免
多飲酒而近嬪人使以禮法之士相繩弟誠無
辭潦倒之跡矣顧弟豈暇爲不知我者作辨驗
哉要之此亦以尊言戲及之耳方生之必不濟
于酒色此不必元晦知之即弟亦自知之矣何
也反吾生性所稟原初無此慾彌亦不能有何
解脫也足下又何患焉弟期諸兄全到徐州從

陛冬至近矣恐氷不可舟只得兼程以去中無
日子過婁拜別老伯大人先遣大記儒奏耿耿
大記至日兄便可小舟趨至金昌共瀉别衷千
萬毋𢚊毋需余太玄欲一見吳公便可用意周
旋之此人能識人之好又頗有記性者也見當
悉之耳弟盤費差可支吾緣受一人之諾此必
不可負亦必不負兄得可濟也亦肯成弟之信
乎弟以匹夫懐壁往反不便或貽一信粟京中
可必應者尤佳彼可不恥我不可不備也惟裁
之諸惟面悉不盡

又

歸家殊無好懐因此遂得簡省出門見客亦少
便宜老母差安䭾食弟共弟婦及諸婢子每引
其言語解說爲懽如此便過一日若遇天氣好
身中無苦日中嵎理䰐沐一過素友或尋衲子
作郊外之遊近得南京僧純白知彼教中深旨
與匡坐作無生語平月稱弟子以文章相嬲者
槩而謝之徐次孺子强選十八房稿爲耻宋删
閱授之而已弟婦近多病婦人勉作解事精神
勉力不禁銷耗宜備兒子音信絕杳今與八股
頭生活㑹寘之萬里覓妾而得病娘人左右祈
生子者三四如畊石田不可種此豈人所能爲
哉令郎完親大好事滿月後便可作吾巧方便
俾一詣弟此議行可使媳與姑日近日親少年
血氣初動不令習慣房帷以墮志業又可使于
濃鮮之外知此世間更有一段清素之境以長
養其道心視終日變色引令慰我之功豈直百
之哉觀兄能斷而成此否耳新令君行古之道
以治民士知自重以禮政不必爲弟預陽鱎之
虞也黃府君如與有臭味一道弟姓名明年事
作何應付欲知之諸具正法日中悉之

又

龔淵孟還附一書想徹近況也殿試放榜得善
末進士弟生平不學作字亦自憎之所以急急
告兄莫臨㸑耻薪不意遂考天下三年醜字甚
一人也白頭窮研吟觀古今之際治安之略天

人之槩幾幸此日齋宿叩閽莫由自達願此縣
槌之指遂欲斷之快吾之憾三兩日後結氣少
舒乃知造物以余地厝我之安錫我五君以無
用而成用之大也一則三年仕士不閑絕聞身
子息機可以補今前則我之缺窮嘗可以備今
後生子之精一則倒遊得綴拊背胝髀之髀不
便折枝不必仰五斗于督郵則居起適迂翁之
性不習操刀不令廟芒刃于居伯則涱蕖輕又
大便宜一事翁自揣故少猗人之器海內具味

契誼之士所以位置翁者多造過量之恩以翁
之試小伸于會而特殿于廷遂大相驚出于意
表不知造物厝安之巧五君成用之奇常事者
實顛倒遊其㲉中而不得自主夫世之于我嘗
厘不足之谦我之于世乃得平處有餘之地古
人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會其咏言之旨豈
僅係心十畝之娛淵樂之樂者哉正以不足安
其有餘如是以一俛一仰一飲一喙聊以悠游
天地之間而已矣卒歲之云郎莊生所謂可以

全名可以保生可以盡年之義也向嘗題近來
所得三字訣竅境上之事無則罷休情上之事
不能則甘歇今又有以窺其妙義于無不無能
不能之際且益覺境之朋與心之宄矣誦兄來
教滿紙纍纍忠告之言三復當年焚香相矢共
勉修途光景儼爾目前不禁䠞䠞淚之盈盈也
嗟乎元晦此言所謂太子知光盛壯之時也抑
未設身以處觀天之所以寘我之意乎聞之先
輩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則夫君子所

以處宜處寂與處人之急我不急我各有其道
而不可以一局執也亦章章矣如前所言亦可
決翁處今之地道之所宜矣兄之眷眷是謂孔
子有用行而必無事舍藏心豔汲長孺楙嚴于
武帳而絀東方朔之避世于金馬豈知士固有
志達觀玄對原不相非者哉造化密移人居其
間神明器數與爲流轉如奔車之上瞬息易面
况十年而遠欲意用不還如其體性佛亦不能
彼一時也流丸未止世相未成天知吾兩人而

吾兩人未知天也未知天并未自知吾兩人也故彼一時也不可謂此言之不眞此一時也亦不必謂此言之非幻何也亦各于其道而已矣翁生于世無他嗜亦無他長不知何緣于八股文字氣息纏綿了靡解脫略知動筆以來歷三十年直惟不蹈時趨之先路亦不能馳先輩之後駕片言得失自參自賞占金占玉不與爲忻忻呼馬呼牛不與爲慨慨三十年來貧與俱貧病與俱病老與俱老不直此也庚子之歲至于丙午病而死者至再至三矣形神割[illegible]相離[illegible]憒之中握筆爲時文矻矻不已非天錮宿業何以有此故夫翁于此道才所不至所不能強以自喻其瀕久積思用力之槩不敢高齒宜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視梓慶之不懷非譽巧拙[illegible]削鐻栗林父之不以天地萬物易蜩之翼于[illegible]蜩亦竊自信不遠古人于其間矣兄之習翁[illegible]言不欺也嗟夫元晦文章有神玄感不爽惟[illegible]所期道在其中則已矣自知動筆沾沾自喜[illegible]

言之成十年而與兄稱交有冶城之社又十年而當丙午有兩子近秋而遇賞于曾先生又十年而迨今日稱韓先生翁于其文之所已傳于世并與所未傳其淺深節度之所至未有一字遯于吾兄也曾先生之知翁與元晦之知翁也無以異不待翁今之曉曉也韓先生之于翁也前十年讀其文以第一人相命鎖闈取第一人卷覆射之而心以爲非方孟旋無此也鑒預券于逢年而日無賺于五色友聲耶許之求[illegible]神聽之雅先天而天弗違矣元晦以爲千古[illegible]下有此知已哉夫天下希有之事鮮一人而兼焉吾腕而收文章之遇于意之中而又驟以賤功名之會于理之外不寧犯多取之戒于君子造物必無此淺薄少味之陰騭也由此觀之翁之廷對欲不爲三百五十人之殿其可得乎[illegible]弟所以歸美五君成用之奇而息心造物眞[illegible]之巧不謂吾兄尚未得我于濠上也當兄望我之熱而爲此言以相向必且怒我之躁踈而[illegible]

行背神之盟以自取殛矣壬丑之關所與吾兄往來八行細細按之知我今日非躲跟耳嗟夫元晦境上之事無則罷休情上之事不能則甘歇弟自奉此三字金箴視當年相矢勉强之意氣如木已燼而成炭日寓都門禮大石師從前糾縛導吾解脫炭又化而成灰矣死灰之必復燃明矣兄尚求吾于燼之前吾慚不能即以吾之道偕兄兄乃更以冊之刻求劒哉嗟夫元晦兄爲友朋則真切矣吾敢不中心藏之當今之

世無諭汲長孺不可爲郎爲東方生亦不可得矣非其人非其年又非其世無論吾自不與豬羊肉也即欲喫之于何處得之又何人與之三十六策有休有歇一着而已矣六月大選可告假七月望前可出京拜老伯母在八月上旬矣長郎近日向學何如弟寘二生將與之晰夕涵兄時以師道父道浸洽之乃闢不合併作二處何也錢受之手[illegible]復之所欲質之意亦如此諸所諭可奉行者次第行之[illegible]侯酌還命也

復詹廓齋

誦台諭知附古翁一班之論未能得兄于濠上也性所不堪真不可强古有言之今乃信其不誣耳野鹿爲侶必走山林文錦抒節必登廊廟若心存魏闕而身在江湖必以抑情之過自增多恚不如兩任亦復兩全弟稱曳龜之樂犧牲之患于與朝營世之士亦不適于達人介介之言矣何疑受兄駁正哉至着衣喫云云竊恐言不由衷耳廓齋生平居室錢流地上阿堵相擯

豈有既綰通綸匪躬鑄念而以官爲家也哉毋亦慮弟老不覓祿必當餓殺爲此寓諷耶性不可强且若之何愛我之雅有心領之爾矣何日趍裝定斬一過小居吾兄赤心白腸風義淸磊折古衷今學有實際弟所欽佩吾黨之中殆無其兩今俱當古人抑勉之年一番切究便失一番安得忽十餘年之别而斬且夕之晤乎惟不我夷不勝翹企古翁可拉同來尤望

與徐觀我年伯

家叔還附荒候想徹記室矣遠辱惠存珍儀鄭
重何以當之郎君齡年丰略騰騏流輩簡整明
容事可刑儀天祚明德世作周楨井亘雅桑之
子徽慶雁行而已朝野弘寄久想東山蒲輪之
賁尚需旦夕凡我正類同切愁進辛陳疑似之
間者或以幾企當事者言秣纍維之未遑而旗
為伊人蒹葭白露之靡遡也若或牽之若或掣
之我于何有抱之厚吾在淵之自試政爺光將
來遇雨之肅奮耳吾道日長何疑不七焉郎君
當慫之俞父母之調主者鄙吾枳棘之邑不堪
鸞鳳之棲顧亦不諗為鸞鳳之計不免使其去
佇差池于兩雄之金何也然自天幸吾土不致
失賢令尹耳弟與次君以吾邑縉紳士民借留
之意倩相知者告之銓君聞議且寢不知得終
不動否也中間影事次君亦當慫之諸惟順時
為世崇攝吾邑大水之後冊梁不擬特枉主持
鄧家灣浮屠有更起而勸成者否弟所私邮堪
任事人日以老也饒舌亮原

東舒碣石先生

承寄魏辟疆手諭閱歲始得捧讀先生崇縟之
誼不啻進賤士于提抱之間殷然雅覩何以當
之三載違教毫靡善狀足當期切戒酒一事或
所樂聞金不肖半生蹇落牢騷之感藉酒以稍
遣之不謂駸漸遂至過差先生以性命之憂計
不肖生子之道詞色諄惓雖仰例至意而小人
之腹不勝屬厭徒轆轤其中不能自克耳法相
之役先生實定命于前而神式憑之將矢終身
于此以從先生非直三年為期也蓋君子之愛
人也盡于德先生以其生君子之教人也盡于
身而先生以其德雖以小人之腹有斷之晚而
不能無紉之深耳然則不肖所服膺先生于不
誤佳一言之當為知已乎讀寄劉冲倩書知有
子雲烏也之慨天性之際能無介介達人大
知天下有老而煢然如不肖者憂從中來自可
一痛而解不肖拜先生教愛之深喻以不肖
進于達觀之度郎此身為辦香矣其亦聽而

之乎過維揚會顧所建知三臺使者稱先生東山之望秖聞于帝吾道彙征之兆此天下自否之泰之會也且與斯人共觀大賢一德慭與之戚非直吾黨私喜爾已不肖鷄肋之念不能自割强逐少年從事馬蹄屢以見罷其所自取此歸有幸一折脚鐺作了歲月計耳慚負弘奬言之欲死江汝霖便空棫附候與居酒戒一篇弁塲中三義用呈近狀唯先生指其所以失者覺便示之可任拳跂

又

癸丑春附江仲納赫䖔之候甲寅又附小櫝一談星者皆徽有請質願聽德音至今杳杳愁企可言不類人間弃物吹劍一吷式憑先生鐘鼓之靈大雅紀綱椒茲燕及嘉與當世友生臭味而耶許我者實共戴之一吷就廢仰尋雁行也不力孰激吾求不類所由逾滋憤焉德音次之𢡟者矣都中承上國諸君以衍先生聲慭惠顧行卷杔及每借有道人倫之譽以冠

端更迭尋味仰知先生提挈此道其翕翕益以廣而用心之益以苦也衆勢所趨風靡罔屆彼合一時英穎奇絕之士强有力辨有口與繁有徒者以颺播于其中逆而抉之必至横潰而不可救不得已而以攝之權行折之實徐按其氣之所底以共還吾意之所期此未易爲世人言也夫孔子以春秋維世者也大以存王之義進五伯之功而不廢孟子繼春秋之志者也正以反聖之經屛五伯之𨚗而弗道今讀其書斷乎歸楊歸墨之爲㐌而又無取于與楊墨辨者也夫楊墨非用其伯于吾之道者耶然則今日所爲此道之春秋者可知矣嗟嗟先生不得已而出乎此也誠怵夫莊語者之未易也抑知又未易與微言乎哉故曰先生之心之益苦此也不類筍中舊業將三百首大筆多所塈所未呈者庚戌後諸作耳茲儗哀梓以謒寓臭味之士要䚡諸君求一言先之白首一秇以生殉才之不猶不能靡天下以伯之力奉

子教不敢片語以其愿奸聖之經與以其假詭
王之義于門下紹明在斯之旨或有當焉白首
一秋矢以生殉仰循步伐止齊之法殫三十年
之心馮鐘鼓之靈以幸一日之遇不顯始終夫
子爐錘間者耳非藉前茅之信吾將誰使正之
南還且專馳以拜賜焉調饑之惄毋更玉音拙
刻呈政不盡奉邇

與李長衡

兄明日行定期于午刻弟相送天寧一語而别
也真匆匆銀貳兩付平子計兄行到家必須二
十箇日子每日于行厨常費外取此銀一錢多
買些須酒食兄多用一匙餘以及于從者庶比
昔人加飱秣馬之意想有心人不能于此更作
煩人相却耳文一束書一封寄吳門鄒孟陽寫
馬寫未云有便票可用者不知用之否

又

别長蘅僕僕了世事謂七月便可得假而南至
者執守部之議以至情求之乃許半年後分班
歸期當遲九月間矣城居少趣味移寓天寧寺
一日卒居一日進部差彤聯翩勞擾之苦耳十
許日打發應酬文字便可弃心選諸史公車義
少長蘅其人共參爲快快沈無何乞江陰會當
得之兄決計何如曾一至湖上好友盤桓否承
仲和記存弟匆匆未遑報音先爲叱聲謝之硃
卷奉政

與勞蹇叔

衛寒出門過歲不歸遠志可畏出于蹇叔尤吾
意表也朋友相資要于性情之際實致劑鑄薰
漉之益爲妙此有本領非求之言語文字可與
幾也吾氣日厲如劍迸芒彼神自倈吾神自湛
如月印泉彼滓自銷其道止在讀書得力而已
向爲蹇叔言之吾輩討究與藉研其句讀必字
字氣腥抒勤秋文灑其巔端必絲絲血滴始翻
真讀書于我與古人精神始合併爲一吾之胸
中淵淵浩浩内朗外暎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放
大光明與我朝夕周旋者自然應接不暇亦曠

久彌新吾近于此風景稍覩其凡其年與力不
吾應矣蹇叔勉之元晦先生冶就全與意旨語
眞一生不見如此人眞枉過日子㧾能受用者
不誑吾言耳伯林未經處友獨必往蹇叔論文
天下第一步也勉旃終始若更因仍放過不如
浮沉故里肯肉樂聚歲暮隆寒何必千里以外
尋紙窓竹屋之趣乎吾恐不必時得佳趣乃徒
有其凄然耳似之諸友書并令來安送之

與蹇叔介甫

接子長書知蹇叔介甫讀書意趣甚佳殊以爲
喜又得用功端緒駸駸以往漸有生
惡可已用當不背矣經書必先爛熟白
文廣求疏解而精裁之古書不可少必專精一
部時及其餘乃得實饒益如老子莊騷古人極
簡之書吾能精熟乎日口頭厭話自不上吾筆
端吾所用其語其意定出人所不到此郎學問
立乎不測之左务矣文章之妙㧾并一題精神
象貌而俱得之不精不熟何以幾此時文不[illegible]

不看鎮日功夫盤旋于此終非長久可恃之業
吾亦見人日日勤勞稱讀書于其人與文了無
進長課其旦夜所作何事茫無可迹須時自檢
點而警戒之此知課程簿之有功于學也范文
正公長白山讀書故事宜以自型于此得其意
趣便去古人不遠矣吾七月初十日前可動身
八月之初可共晤言爲歡說也黃進士文心一
部寄覽此書并與徐大官看之致吾珳望

與徐乃孚

必取瓣香一拜先太夫人之靈而後許出從[illegible]
地摧毀人子之戚自無已時有甚大者桑弧蓬
矢以來爲吾親者固不欲僅相守牖下爲歡已
耳有其大者以吾有身又何事過慼于此也哉
太夫人不朽之托在相知中但識一字者俱有
其責此須小定共畫之要必須實實模寫他[illegible]
讀之如侍左右者此必小定細理可以得其[illegible]
處也泛泛堂中女德話言使人須其爲賢母
吾未必的然明信其爲吾親世人多以相爲

不覺吾輩政不必爾夫人子于親不能眞識其
妙不共人之神與寫其眞不易言之妙安見生
所以侍左右而恍康死所以去左右而悲愴者
哉吾年不至于今不盡歷人間情事之深變幾
不知吾母之神而虛爲吾母之子然則人子之
不可輕言不朽其親亦明矣夫朱子所虞稍有
一絲不似者郎以他人爲我父母不知今所求
不朽夫父母者多未有一絲之似也讀朱子所
自列乃翁墓碑今亦落落數言耳當時豈不能
加飾于此言亦存其眞于父母之天之意也試
精思之此不用吾情吾有情而烏乎用哉令兄
令弟弁致唁私不盡

與諸生

伯樂教所不愛弟子相千里馬謂千里馬之不
易得也顧能相千里馬弟子政不易矣夫伯樂
固先以所不愛者自爲安能以世之所愛求天
下之爲我者哉馬不必盡千里而世未嘗乏千
御則千里之馬爲不必有之物而相千里馬爲
不必然之道伯樂亦安能奪世之所愛而以其
所不愛者教之雖然士故有不可以居常情見
格者矣偶讀韓非子下此轉語相共訂之白首
而對南宮蹶然三百五十人之殿吾之不能以
世之所愛者捷見于此世效已著于前事矣二
三君子將何居焉敬夫行匆匆不暇徧問諸君
凡我同事共此致懷拙墨二冊亦傳觀之得假
南旋須先期齊集一洒相憶也

與勞君人

文字闕去如此思理筆骨劃然當成一家語者
顧凡理之邃必醇氣以載之和然後經吾之思
言自風發凡骨之勅必融識以披其竅然後出
吾之筆心自花開此妙具考工檀弓二書熟讀
精研明師良友日磅礴吾膺間耳長公諸得意
作時時助之如稻飯而調以尊羨名茶而瀹之
活水精神專斂胸次曠衍自覺平日千言萬語
所不可了心亭氣褚所不能吐沛然水流鳥鳴
矣目前境界能識取者是眞主人吾輩處境在

樂先須好自受用此段善氣迎人必無更遠人
意理也近移藥裹倚雲覓看書書意味皆百往
時少有慧心如君人輩者促膝爲懽賞耳十月
將壯上定須一面爲別諸俟爾時悉之

與聞汝東

弟兩月放遊自詫汗漫乃得數日從兄細容周
旋一十八年承收骨肉之籍心腼形疏二俱懷
嗛促膝晤言或杯酒視笑平日所以摩空測海
思所一當效于左右而未之有間者怏然無復
藉於槩于胸中兩月汗漫之遊乃得于中借發
夙年之嗛天實幸我兩人之合併乎真學佛人
必求實了性命關捩此須先就明師開戚參勘
之端日精日進辟之磨鏡蒙垢漸去光明漸顯
一旦豁然生死去來纖忽靡礙亦猶鏡之于人
妍醜修短絲髮不疑朝夜理誦有爲功課藉
浮散了徹精微而已非謂學佛之事遂止此
若日吾其日放幾生施幾鈔計種來福稱佛
于富人爲之商賈之厚本以徼重息貧人爲之
賭者之孤注而倖百萬之獲也諸佛如來不受
吾誑亦至明矣悟此可會了性命之眞功目前
亦省勞攘之要訣吾兄根器具含大慧稍稍廻
照知弟芹子之獻不相謾耳印持力磨厲之際
亦不欲以寒瞪賭之側聽好音所云三場後亦
可請正也

與陸徵父

俟起東過敝邑詢知台兄近况殊慰弟自舊歲
十月初抵舍匆匆逾時絶無佳趣畫訓對世務
則非其情理之事形神之所不堪料理故幾興
闌乎神明之用又驅使之所不勝悔于左計不
以五斗送此殘日自取躑躅差幸老母尚安眠
食室人不甚㱾門之謫時得燕坐觀空或尋訪
衲子作無生語相對終日囙以送懷不至大委
頓耳老儒末境如此強支而已兒子消息絶少
影响今拚與八股夙業一槩風㩧聽之秀才
進士譬之學道之士脫去凡胎飛入仙籍另更
一番骨氣神情得手之期不論遲早功名節義

乘時之物咄嗟之間于載在此往共兄言譬之說食今兄政日處大官厨中矣綱紀四方燕及朋友敢申以請弟如慣送嫁人又好傳姆語自諗于兄不尋常也薰笋一簍奉去土物無可取者其杪可用點茶不損香其幹可共肉煮能膩油氣野人之味幸哂存何日赴京希示之

與龔淵孟

當今朋友道誼骨肉肝膽性命如吾淵孟政謂可于紙上求之耳千里之期一夕之晤十年之

別咫尺之左所謂伊人室斯遠爾古人其間去人不遠我兩人于此能以人世聚首之不常自解友生寥廓之侘傺哉去秋北還登舟失跌幾折右足造物蓋示遊之戒遂丸泥其繩樞之竇以奉之二三婢子擁腫鞅掌强與周旋寒崖枯木生趣已單孕育之事宜杳杳耳然藉此得以時刻環侍老母菽水之暇作孫子語相爲懽悅差勝戴皐人紗帽供人鼻息也五十之子所之既倦才知有親古人其間去人不遠弟乃自以

遠去古人爲媿矣貴令君大雅宇㒹緇衣好士自其天懐弟與居嘗屈指天下之士至如兄輩慨焉弗獲把臂爲歙受事大邦斯夕摩切所謂其氣談先有取之武城單父之理未期月而弟以與聞其政督無君子斯焉取斯載錫之光弟與嘉之已讀錢仲英執奇致咄咄令君試士得此冠軍氣色吾黨不淺有士如此瞎中索摸可不作弟二人吾兄蓋以耶許之義公之友生爲將來論交者地耶敬附介言惟裁致之楮尾之

諭并以申疏日企良晤出門一念首爲斯耳不盡耿切

與姜有源

自吳門還讀所寄八行稱引不煩吾有源所以見精于性見定于命之端斐然尺幅之内推此志也吾且以北面之席還易有源世間升沉之數不必着心不必不着可以一齊了判矣先天而天弗違聖語原不誑人世人處後計先譬之夢境游魂飛盪八際而此身依然不離床褥所

以開眼合眼神明懸隔便絕萬里是中提挈辦誰主宰決然指南備諸六籍得門而入要自有開關啟籥之導師焉定非全靠古人者所能辦也茲者將以月杪遁棲倚雲觀空百日乃議事焉足萬仞絕壁之上磕膝參無義語有源亦喜暫相共乎左紀舊本若在尊處可即覓便寄我不然郎以抄本借之頗欲收拾灾木存相知酬對耳惟留意不盡

與汪生洲

尊夫母太夫人貞吉令終人子之心可以無憾于數所必至願以元禮純孝為性方深眺然于奉芹之念猝聞不諱出于意表或官方纓紼請急未遑或王事靡盬原隰行邁眺然奉芹之念逝不我與哀至之泣言阻室斯愾然無以相共尊公于茹荼之苦可委其必至者于數而莫解其未伸者于懷非夫孝通幽顯安得　帝命通承人子之心靡所不伸可以無憾非直貞吉令終矣東舒代忱曠焉希亮別後得雄之喜何如藥方試用之否生攜老妾間關抵家多一病人支持百凡故我但麤種種日侍老母作萊子為歡耳夙承輔吾了虛遺文得付梓幸惠我一冊王程有期便間想不遠清晤不盡欲言

與婺辟百

吾生平時秕之癖似其夙業所不可解每得朋友聞一言瞑心便終身往來胸臆如其人之日相對而不厭也有此癖好不啻其文之本佳者不能已已郎不必佳而其中有佳之處郎今日

之文未佳而就其疵處知自此變作終必有佳之日為之縷細而指點之婉轉而挑撥之使其至者如日月之中天不可掩其未至而必至者如爍金于冢沙理圭于鋼石郎辛苦坎埳而必使不失其質之所寶貴朋友之間有受之者有不能受者吾所不計壹惟竟吾之心以自為快此非夙癖必不爾也夫吾之求于朋友不計其受不受彼其樂然而肯惟我之受成者豈復計其文之行于世有利不利乎此于秋寸心之契

未易爲世之人道也韓子曰諸生業患不能精不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不患有司之不公說者以爲退之徒以勉進其諸生孰知此言寔自爲解嘲之地乎天下其有業精而有司不能知行成而有司不能進者君子之患將何歸焉夫人安心惟吾之受其于吾之道有不能已者其心有自不能已也是故其行于世也有司之不公不明有不患第相與致吾業之精與行之成而已矣惟吾輩不徼必明必公之道于有

司然後世之負癖如吾者可以不負吾道非耶之過于朋友故曰退之自爲解嘲之地者此也夫夏日之陰冬日之陽有情者所必向也火之熱水之寒有知者所必不疑也吾不以有司之公不公明不明定吾道之是豈有道之真是而終受世之非者哉山斗一時師表百世精而成者未嘗不利之左券也由吾道者必秉不計利不利之定識然後可以暴吾不計受不受之誠心今之與吾遊而樂然惟我之受成者吾有以

知其人矣如彝直之氣猛而志專吾黨之中所服膺也必不以遇之少利而疑吾道之非每書詞往復常及尊體之違和不知何所攖于陰陽之患而恙不已耶夫目與齒之病皆火鬱之所証氣之猛者養之以冲志之專者持之以壹則火遂其炎上之性而自無衝突之患矣養氣持志之法當求于吾心出醒入睡之時方醒之時事爲擾既睡之後又夢爲擾此皆志不壹而隨乎客氣之飛宕也鼻息微定萬結渙解事構暫

遠夢魔未侵不覺心眼爽然一時俱闓乃人與天地交會之玅境能嘗如此何所不冲何所不壹何病之有吾業與行何所不精何所不成何利不利之有娓娓至此又癖之甚矣吾快所欲言原不計受不受也況彝直固所謂樂然受成于我者哉言之猥襯當共諸友質之

與柯仲子

人情未有處昭曠之觀而意氣不軒飢履幽蛸之境而心神不深粟者也此性光之不臧而寘

契之自適不則狂子稱漢耳足下惘乎遍國中之狂若醉者而幾取予哉毋其無予而不悔飲人以狂藥乎足下所踞瀛海蓬壺之勝玄聖之所遊化恢恑譎恠吞吐日月何有柯山片石乎斯遊斯咏足下不以瀛海蓬壺而夷鄙柯山之片石不惠有所恃以襟裾千下陳矣長箋見惠寄意綿摯寓旨精遠不朽之業金屑狂斯第令來者捧讀斯文索方生爲何如人而不可得因足下而仲元焉不免誤三千年後人兄又不悔飲人以狂藥乎有第二祖郎無第一祖斯戲我之言吾自知之見時當質去耳大章名刻兼以前賜家徒四壁居然委宛矣敢諼永好坯塊之獻敬將下忱叱置是荷不遑握別日偵紫旋不我夷鄙爲恃禱

與魏升佰

尊公明允篤誠雄俊辨智一時人士之所領袖天不慭遺以隅中之景而鍛翬飛之翮識與不識咸所悼嘆夙賞氣類無能百身贖茲絶鋩眞孩可知已弘奬休榮載之不朽令子爲政吾知升恒業固饒之夫行哭失聲婦女之哀無當丈夫之事齟齒泣血介士之性未了繼述之大裁之有禮毋俟嘵嘵尊公我明文章之集昔年言之幾有成緒已付梓人否捆摭大獻之徵以鼓吹一代休明之盛非極藏于金匱蒐畜于名山旁羅曲薈于二百年來賢子孫之掌故龙之以才訂之以學鑒裁之以識博收或備而不精儉入或精而不備徒爲黠者前驅則蚤出又不如愼持耳今文章之藪貴省實繁君家大阮冠冕壘騏亦備亦精機杼有狂何讓之業惟是厲以黽敏漬之歲月而已夫緯古經今業胥共奬未易以閉門造車爲專至也惟升恒留意焉不佞顛毛種種逐人馬足屢蹶不巳此老蘇所謂書生徒頑梗亦自强之當今之世後來居上勉旃光大無能多及

與陳大士

大士足下無恙從丘毛伯伏承足下儼然寄[illegible]

之中我輩未遂出乎非人此所謂天之刑也不
可解于其心無可奈何曰命吾無能就吾大士
以觀不敢不及不敢過者于先王之禮以所嘗
奉教于君子得其凡矣栖遲燕市風塵半載莊
然故吾嘗戲舉近況于學鄉矣造化重勞我以
生其厭郎我厭而佚之老于此未嘗無少得耳
大士且以爲何如哉夫風林驚湍毛羽突躅介
鱗奔駴麟鳳之居于是遠而蛟龍之窟于是深
非直會其時以自斂也造化精英靈秀之所孕

固有以襲而閟之不逐品彙之雕劉以成宇宙
之無盡故曰麒麟不可羈縻者爲其異于犬羊
也由此觀之君子所以涉世之流可知矣于將
莫耶所爲天下至寶者不以重獄之匣暫掩其
燭霄之芒也然身之所載其象爲刑豐城之獄
是天地殺氣所鬱結也太華之隈巨松百圍下
有茯苓上有兔絲服之千歲錮玉于山藏珠于
澤歷季彌久而草木滋焉天地生氣所凝葆也
大聖人之德煉而逾粹激而益乎于天下也有

利而無害豪傑之梟感物用壯外拂成嚮內淦
生潰能爲天下之大利而其于害也亦不小莫
不以其氣爲之由此觀之君子于世所以物身
而行遠者又可知矣嗟乎大士我則老而荒如
矣以子之年郎儼然衰絰之中是未可以厭而
佚之時也亦以吾言爲何如哉鄭仲子羅文止
艾千子近氣奚若學鄉示疾其爲蛟爲螭者所
變化耶安得要言妙道而已之辟彊物故羽林
孤兒駸駸向往吾輩孰爲晷鷄乎意中新着一

人白黃道周者閩士也其欽賦陳先生有只字
便間亦少索之注磬蕭伯玉吾所欲相聞略具
此矣

青來閣初集卷之五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與黄上徵

伏讀手書想見仁兄近來襟次鼎鼎有挽天河洗甲兵之氣此道主持須真其人宗手相所謂天下使無文章之士則鳳凰可不鳴于岐山而麒麟爲檮杌此必眞鳳眞麟可語此耳烏而冠麋而角者高爲名稱不王不伯黠者乘而操之戈譬兵符已去而猶哆口將軍之令不知吾鞭箠已不行于三尺童子况百萬桓桓之士肯弭耳貼心奉吾奔走哉夫能奔走千古聖賢于吾腕下而後能以吾腕下所樹王張天下之風靡宜有爲此道兵符者弟愚未知何在也靈機一語定屬千古歸併于養尤是當家顧謂之養則必有其所養者矣不惜以此金針直指示余乎讀過第一人文三偶可復政不須竟牘爲類張賓王遊戲月旦輩上諸君不得入其幽矛以爲恐今日取舍之權不足以奪天下之是非可知矣弟以此徵直道之存而竊恐其非治徵也我輩思持世于此道之中豈不王不伯之術所能辦乎佳文業數玩之于所奉指示未得快然不敢漫許弟歸思之劇將以月盡買舟秋風漸高兄方跂觀大將軍宂勝之績磨盾作露布想未遑問桑梓也計歸爲迫無可請政不盡耿耿

與諸葛孟旭

弟從都中讀御史薦剡與聞孟旭循良之理所以信其民以獲乎上徹于　帝聽不一而足承茲奏宂寵嘉之命榮逮所生人子之心捧檄爲藉况萃一國之權心與　明王之綸䖍撫之都下壽考福澤令名載之喜可知也弟勞薪爲命逐人馬足老不自休乞得一官復置而歸非妄徼意外與造物衡也實揣性不便此而遇又足成之盖弟形示勃窣而內懐懶拙不但世不宜我我亦不能宜之以嬾得老以老逾拙計非紗帽庖人而上事介子之毋不煩士行京洛之援

下乏焉生之術可免子伯容服之感所以决意南還蓴鹽魚鳥或可借此棲遲之跡以遂成遁遯之行日亡日去心誠樂之矣弟此言以形相求者必增詬厲所謂水到渠成不能以已夫自昔與朝而樹宏濟之業者非必圭組爲華也有驅之而不得息者矣入山而著奇服之節者非盡泉石爲痼也有屏之而不得出者矣鴻溟鷦枋均驗道志臧書穀傳愈屬亡羊今與少年爭道既重眼昏臂弱之虞討貴人鼻息又負筋駑

肉緩之疾五十之人來日何幾白頭無狀青山笑人復驂兩造之車孰是稅駕之所乎孝士驕語萬年謝玆一世弟之鄙懷靡靡一世亦并無萬年性之所安命之所制生平骯髒泬漻之氣欲不化爲風之蜚雲之止不可得矣宏濟之業惟兄勉旃夫擁百里而爲之君吾之舉動呼吸百萬生靈精神所伺聚也此心往來徹與不徹可以觀吾性命所致至武城單父之治精神徹于當日聲實粹美洽乎于茲豈其飾耳目爲觀

采實當事之嘔謌爲功績哉處官必爲鬼神之所佑然後不以磨勘忿殺人之心任事必爲鬼神之所避然後不以郄慮璩永世之烈循良之理信其民以獲乎上寵嘉之榆于斯伊始丈夫雲蒸龍變用所未足之效業已見于前事矣惟勵惟耐肩此一心古人于鼎去人不遠安在百里非大賢之路哉弟之嬾拙無所與此矣孟旭勉旃燕及之施倚企不淺王府君日定遠治行娓娓賢者中和之德宜有此友聲之鳴矣

與繆當時

去冬過吳門折柬附受之兄致候想定徹耳弟十一月初抵家僻小了世事便覓深山爲息虔補剸之計忽忽未遑念之怫然夫有官之名以斷送經生之障業又有不急爲官之局以滋養性命之恬愉人之爲兄與天之爲弟其意之感不可不知感之一事兄不如弟兄今雖暫林居不免時以其官經營料理宰相功課弟等閒紗帽譬之飛蓬浮梗任風與水所之恬愉之趣差

爲易保耳友人諸葛澹明趙謁之便附訊近況
諸兄識理詣品自弟視之皆倍以上企繆先生
而思得一當不啻尚友乎古之人也挹其丰領
忻寄可知不愛吾之力與其言有以振之使如
此等人寔能竟其才地以爲益于世此眞經理
宰相之事者也老母耍玭不損匕筯兒子消息
尚杳杳看天之爲我何如賂言爲樂并佈冬則
明春矣臨書耿耿

奉許葵東先生

謹啟從洪湛源奉訊台履典刑德福歸然不二
如暫樞趨天于吾師用所不足之厚不于一世
而于其身廣成許由長揖軒堯以爲自樹箕山
空峒之高不知所以造于黃虞之大夫賢者亦
自有所用其不足耳豈其必王之汲稱愉快哉
不肖性賦奇蹇承師殊植三十年鈍置藥籠微
玭一日仰拜信賜天下之士不以笑栞之癡絕
馮藉知期幾得爲侍服師鑒治眞常無漏以慶
栞之得所馮藉以伸于知己嗟嗟師亦安事此

晚華之質爲哉雖然不肖則竊奉身敎于夫子
矣吾之道實有以造天下之大豈必于仕然則
學吾夫子之道亦求所不負知己之賜可矣豈
在其年蓋不肖奇蹇成性不能以世間事業與
少年爭勝魯陽之戈非世間功課或可相從吾
師善息于由基之射三十年來鈍置所批剝稍
窺性命中爲休爲歇之一班矣伏唯不憖而終
敎焉三年未關職守之身微玭老母菽水無恙
定斬一叩函丈奏茲遐邇耳湛源稱師道體康

藹鬚顏豐渥皤若行儒此莊叟在內之貞符武
公久視之明劵也天于吾師之厚不肖且與天
下共荷之可任踴忭仰惟崇玉益迓純禧椒壘
呈政臨楮依企

與何潔鄉

景德避逅披聰手釆捧讀佳文濟襟玄旨沁微
心目至今念之謖謖松風之尚襲也嗟乎潔鄉
藍田之玉會有枝斯偵其價重和氏連城不足
當之千古帝王之法物繼聖神之鑒以顯其珍

精氣之蘊而必賈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也足
下豈以一日之理爲患哉弟人閒弄物十年以
還二三兄弟友聲之好獨于上國加臭味焉敝
帚而要吾師韓先生千金之享槩我友生終和
神聽之德實與嘉之夫司文之命者不欲弟輩
厕有第一人之榜安得不以三年暫淹潔鄉勉
哉足下以弟所賈耶許之餘老以一吷其實以
餘賈者又何患焉暫時邂逅數載室邇高秋懐
人可勝憭慄拙刻呈政公車轉瞬長安酒家候
傾契濶也

與嚴印持忍公無勅

相見言多悍紋緣由歲閒諸君惠書稱兄近多
示恙迫窺玉貌清虛大勝疇子習氣不免動其
傷于虎者之恐不暇自計老不曉事也兄鑒而
取其意感切可言令爲之本者既日强王此外
一切便可隨順聽其自來天生我才必有用何
事嫌恨傷丘軻眞是令科舉人定無拄場外之
理徒爾焦卞其實無益吾觀世間中下之人遇
凡不可樂事千劇萬劇不能解脫多有無可奈
何一念隱隱出頭爲之拔濟雖五内如燬而凉
飇忽生以小不致病而大不致死此無始以來
救命菩薩乘急發見也兄如我輩素以惺惺自
命乎鎮日高談玄論說生說死灼然掌果豈其
暫當岐路便爾躊躇毋乃如子瞻所云終日說
龍肉而畢竟不得食者與弟年在知非所歷世
閒快意之遭無一有至于得失之故死生之變
鈌陷坎壈凡諸種種備極不堪自媿頑梗之質
空費鍛鍊靡所開發顧雖累經危病而尚得幸
留殘喘點兄友籍者感此救命菩薩拔濟之恩
也吾兄天賦超俍兼以淹恩精詣拄弟無能爲
役隨順世緣人憂亦憂人樂亦樂風鳴雲涌不
碍眞如自兄本色何更以操舟之術問之山青
樵子乎乃弟政藉兹仰求判斷耳夜半坐小禁
樓上領畧四圍荷香心精暎合時作坐九品蓮
臺觀勞我夢思兩載于斯矣恨體中未堪觸熱
然定當奮力了此約耳一名科舉要有則有卻

不必煩分心追取要使三塲文字眞足發明年來胸中醞釀得與不得及之明了眞心俱可無憾是爲難耳道體旣強王不妨稍遠家室擇一精舍兩山之間習靜觀空筆研文史時以養心毋拘令使若第一房去日前可欲恐龍性難馴小有逗滿身子受患妨害不淺今距試期不過兩月不能逆料豈眞有志功名者乎科舉未定何勞胸中不能脫然也酒不必戒竊以朋友傾倒不如獨酌月榭風庭水邊林下一尊玄對是身所接皆足起予儻非四顧閴然擁爐與處念頭微闢空中清冷藐若山河矣何也雖有會心恐作世事料理去也由此觀之目前可欲可使不遠乎如此二月塵勞靖息百凡世念一時氷泮煙雲花鳥水光山色渾然自心是處變見耳目口鼻洞潔靈通生平所爲精志猛氣苦攻劬索若佹得之若佹離之驀然隱躍于有無之際此郎試中大好消息也併當精神一月爲期便日宛宛矣樵青言舟伎彈于此耶塞來咨自知言之無當老樵情狀固頗悉也唯裁而賡敎之弟所居武丘之竹林房無西湖荷花而老樹蔘天周遭迴蔽炎景之所不到石塲夜月清炯異常吾地絕少弟意于此歷夏狙秋讀兄楗音僉車北上也相思不盡耿耿

又

弟此番歸居決意無復幾幸于八股頭事業所深癡者得遊兆開于將孟暘及兄伯仲間近二十年促膝晤語與書翰淋漓自謂足惡胸懷乃無一句得力弁無一句是者何也是則必于得力出之不得力之言惡有是處耶兄遇量人忽聞此言知必大笑二十年承諸大賢交游以來稍有窺于自巳病痛敢不求証竊以謂我輩精譚性命之事且須先求得力而後商是不是耳應舉文字不患歪而患生以爲性命可以不做患貴去此烏憤不可不做又不可不多此弟得力于老而不遇之實証也笑而寘之

又

米皋人舍試譬之賣古董人其貨愈鈍所持價日高其價愈高所售之道更日鈍惟有終日與饑着冷與之相守而已矣或曰子以短日載茲長貨曷賤賣之以濟目前吾知此人者必不肯何也貨固無賤與其相守之我又不肯賤也貴賣不得賤賣不肯有法于此惟一舍而已矣夫輕價易舍高價不易舍也所賣之貨易舍賣貨之我不易舍也夫惟能講于舍之道我不失貨而貨亦不失價兩俱售于天地之間矣日在武林欲求舍之道于我二三兄弟而未得閒也今弟且行矣其何所示我令脩然于此中哉謹承風而蹤請焉明春文從光涖敝壤大江以上遡龔風聲願受約劑弟舊遊之士鼓篋隨侍者希半席進之先此代介趙孚孚精簡全調氣類之外不敢參濫不然使附以達比于鄒蔡其亦可也俯聽尊裁

與吳伯霖

弟因老母抱恙踆巡藥餌四月十三日始得出門急欲從兄白下寫此積悰自計年來荒棄瘁穢滿腹不堪相對暫駐虎丘寂坐寘心收召蒐蒐百日爲期仲秋入都門讀兄捷書乃先驅而北耳我輩致身時節因緣自非書生常局所可格度百凡酬應無關至極誠不妨簡省顧豈必屹屹一室握筆不休翻舊本子爲勝算哉鍾山之崒欝國家王氣之所儲長江之屈浮東南西北輓輸塹嶮之所倚燕磯雨花栖霞牛首長干秦淮圖經所列名勝匪一高賢韵士緇流羽人豪俠客之所集風景清妍情思佳好或邀攜同人或一尊玄對感慨往昔曠焉可以達大齊之觀流盼當今慨然可以發先憂之樂精爽沁于胸臆葩彩迸于齒頰性情之文動人心深他年不朽在茲寧直一時寵勝可券哉伯霖足下其以此言爲何如乎弟私願生平于兄不能爲役而涉世蹭蹬似之見黜于浙則馳而北不得于北復聳而南所歷江山之勝未嘗不低回流連而恨無可以發明吾兄足跡所至煙霞披[illegible]

天故留此缺陷完兄未了公案耳此番之必晨然首舉也吾以造物之意卜之矣又何疑焉蕭少侍酒始疑相共傾蝎今既未能猝晤使者武林之便或可近道取之虎丘寺二山門削竹亭旁可得弟寓處也諸唯嗣音不一

與徐子卿

正七日還里中拜墓感寒疾不交睫者夜之四不進粥者日之七兀坐火爐上腰尚戛戛而頭岑岑老罷可知矣還復江夏令此即 天子賜環之命近日風議之臣所交章爭之而不可得者此知鬼神維章之鑒不可度而不可射矣弟以今日視十年之前吾輩所謂美好之事無不在念以外惟有尋杜五郎作先生耳陪老母與薄飦或時聽其口中出一字一句無意義而實可思量語便欣然以終日弟婦不識書而其性頗解左右之人有小伶俐者與之批析老人家言如此亦無不忻然相鼓掌者九月廿四日遂家日日實受用此乎日粗識八股頭路逕便[illegible]沾沾向人共作活計爲彼提挈頻年奔走有喙三尺嗒嗒不休今年矢都置之矣自悔致兄前書之嘵聒吾甚畏者惡之一言毒不可伏于胸中不妙講于反客爲主之法此之結患不淺不覺喀喀今不敢徒以秀才策論更相瀆矣語曰雖有褊心不怨飄瓦又曰慈母下瓦弱子操箠褊心可忘怨于飄風而慈母不能制箠于弱子豈弟君子其將從風乎將從母乎紗帽之學當有切實足正吾頭巾者其明示之

又

讀龍夢先文子卿從溧陽君所拾來耶曹蜍李志輩使于何處作活袁君風氣矯矯欲上其才不必似而情亦因之我自用我法不妨名家耳老子以爲天下真英雄必不欺人安在古人必不如來者新翻之案箭箭相觸自昔已然在彙中者自不覺也令郎小挫若不勝其忼恨以此漸銳其鋒頹鬱沉其蘊藉風波千里往返亦不徒爾矣其文一出而郎使世人知得豈稱其[illegible]

子卿兒子哉一笑

又

廷試放榜愛弟過者欲砍其指以寫字醜也細忖實亦便宜不作大老爺僉押辛苦耳不作令于弟甚妙弟不作令于子卿尤妙呵呵新嘉魚尹唐子卿舊部士弟同年契誼之深者其人豈弟篤誠自謂天幸聯翅大雅所冀紀綱不淺我君餘及之祝李景謙先生之不憖戚仝殄瘁先生清德媲軼古人世共欽之經時六暑未施子

用所藉闡繹以儀來者夫重賢者之生以不沒其既沒之嫩念先哲之澤以不遺其所遺之人凡百君子均此懿好況流風餘韵實嘗披杷于所欲恭之地者乎惟時屬唐君奬以成之李先生多子弟識其長公次公自于髫歲英令馴藉足稱家兒者也進而教之觀其所至知當不遠人意耳弟每好以不急事煩人如此等事不以相煩又不能已惟裁其可不以報焉拜既附謝不盡

與鄭孔肩

冬中匆匆過武林不獲借從者拿鼎畢所欲趨抱耿可言天遲翁兄與文寬公之業乘茲君子道長之際貞叔以彙疇離其社燕及之拜且與天下友生共之弟觀自昔奇服之士之于人主螢藻之麗生時則悵不借同抒策之璋相見則恠其安在彼以文章才諝投契而稱千古之知已也性命精祲之相盪微龜告而相夢符豈願問哉所以欲占天下友生之燕及于翁兄攬管

之氣色所披剃于二十年來之被服自此[illegible]觀其微矣夫末法之世自昔以謂佛道之衰弟以非世之末所藉于佛之道不必迫佛所以用其道亦不必曲而深此非真肯舍身之人未易言之周銘又先生之成弟直吾師折節而稱卬友時相過從惟是獲奉函丈之為快也宿州北城門上白衣庵歸空上人過時幸一訪之有大石師者寓京城張掖門外天寧寺子將想言其人可時促鄰者也天寧寺宇洒曠于過夏甚宜弟

屬銘又居亭于斯可共之否余有友人唐時宇宜之同年友鄭臣虎當今有道之士讀鄭先生文而想慕其人久矣不鄙夷余以洎其友見當知冰孔也叱聲方生故吾余秋仲入都之期恐未必耳馳邇私悰銘又忝之笋獨備一片哂存荷甚

與錢受之

日藉使者報命相候至九日午刻解維歸思之永遂不獲盡吐胸中所欲言天下幸無四方干戈潢擾之事縉紳大夫以其鋒穎橫用口舌之閭民庶幾死免其歷過計者杞憂于士大夫之兵櫓于志也非有聖賢之佐捻持其間烏能不動聲色而收勝于廟算者哉受之三年靜觀于此所爲立辨其兩行而銷歸于一致者吾知必有預策于胸中者矣韓魏公心明君子小人之別而不露于言說者以此服公德之厚與其稱之辭乃古之大臣尤有進于是者矣陽春煦育鷹化爲鳩寧復小人之待別乎此君子先天弗

違黙與吉會之道非受之于今日吾誰與幾此哉余世所遺棄自分老蹙終以綍之不鄙而賜聽于友生平康正直之燕及所以每疏而不暇檢其言之複也夫眷望于公輔以禮進義退爲介節諗觀于我生以誠中形外爲自憪窮以當此之時政不妨一寘東山之屐以曳尚書之履証吾生平頫仰壁壘所捻持廟勝先策之着耳頭巾語縷縷老儒對策習氣不能自禁受之郎此作王司觀笑而寘之可耳繆當時歿庶吉士孟光擇夫三十始嫁未免就小姑厨下問食及視校官冷豬肉生活爲差勝之當時初第吾爲誦蘇子贈引杜子美詩道滕元發語相悅造物既第足下必不以百里之跡局張鎬相公今有其地矣漢武帝之世近當時之年而受知人主者三董仲舒公孫弘及主父偃而公孫于獨丞相封平津侯非直其主媲之也武帝英明踔前古一時賢俊之士奉[illegible]走而恐不及不能出丞相弘彀中當其時歸善于[illegible]

汲黯讓知于吾丘壽王等委然一無主持之人
耳觀諫罷西南夷諸事人主唯其所旋轉而不
自覺在廷之臣不必明吾意吾不必與之辯而
卒亦不吾易其非曲學以阿世又可知也蓋其
年已艾而抑之亟且久孰參古今善敗得失之
故以老其閱世之識數歷人世沉潛若澹之遭
備嘗人心排下進上之變以錐劖其牶焉唯予
莫違之氣故以英明蓋世之主舉世所奔走不
給者吾懸合之如響之應聲而無所迕者何也
其才大而煉之深不以穎銳爲名也夫庖丁之
能以無厚入有間不徒在執刀踟躕之時恃其
有進乎道之技也今　天子英明不數漢武豈
無間可入而未有以補牘之請投旋轉不覺之
功嘗竊窺其所以矣合一時之縉紳大夫與人
主爭又欲挾人主以捷我一人而與縉紳大夫
爭此已不可立于平康正直之世矣尚能安致
吾所欲而收功于奏刀也哉則如公孫子者安
可少也受之與當時方以聖賢經術居日月之
際而修上臣之理吾稱引公孫丞相姝資笑姍
蓋偶讀漢武紀而睽心于當世之事三人皆以
經術茂明之儒發憤于所賢之主仲舒困西不
竟其學主父躁而災及其身公孫丞相能以歸
美讓能之風劾言聽諫行之美有當于履虎不
咥之義焉爲足以裨今日持世之採擇小人一
察自以屠嶽非敢仰于大官之餼也言又多矣
念居井底通京朝書不易兄且郎曙當時希幷
以致故爾縷冗老頭巾語笑之諷之可也其甚
毋怒焉

又

吳門兩寄問未及候囬音至今耿耿寄伴勝遊
領未曾有暇以綜會今朝證鼎千古苞擷鴻蒙
之學嚴以憲章之旨經緯天地之才通理之以
世出世間之智神明所啓以養大人揆敘之業
視之長安道中僕僕馬足多日報刺少時讀書
與不肯以彼數年易我山居一日矣古人有言
持此安歸其如造物始末政當動靜之異女子

能推言之然則謝朓青山終以任爲家物政亦
未必慈氏之所不可得言于兄腐語纍纍所謂
未安于心不敢自茹知屢且笑而寘之耳弟幸
微兄輩耶許之賜小得了八股頭巾業萬春之
日光景不多天下好事必如兄者作之反覆爽
門送公子意則知弟所以不能自恭其腐言郎
笑而寘之且毋之矣拙稿多在坊間弟囑元晦
收取檢而梓之裁定煩兄弁祈一序先之幸幸
近狀淵孟能悉之季和孟凫季穆元初諸兄希

叱聲

與詹元郊元祁

冬中過晉陵承尊公三日周旋彼中士大夫誦
詹侯視篆之政經以治獄而無假焉生之誤引
寬以致理而非襲老氏之好靜豈弟大推久吏
茲土者未之或先至者蓋欲大章尊公之奇巧
借讒慝之口而以晉陵爲我池也乎三令弟
文藻思晶晶讀之使人飛動之意不能自禁恨
爾時少吾元郊元祁佳什欣對共賞夸君家珠

玉之盛于馬君常等耳婁數支戶紫觀奧討見
輩英英父子兄弟師友一室致差足樂扁舟三
泖五湖之間採芳虎埠瀹冷慧泉擷其菁穎以
滋吾會吐入修棠棣其順之娛外洽嚶鳴求友
之好此之爲樂當更倍之夫胸中有萬卷書足
跡不歷天下佳山水文章不能與古人爭勝達
士所以寄嗢于向若也兩賢其有意乎春水方
新足供鼓枻也尺素以致尊翁其屬從者過而
攜焉

與劉令君

是月之朔太史占星稱盛德之昝特爍九華之
墟知我父母奉觴太翁太母雙壽之祥也　天
子重進耳目之臣皇華之節暫紆里閈借我兄
弟携茲孫子融融一堂　天子重進之典若以
巧佐我耳目之臣二人景福之慶大德受命非
常所洎人子之心喜可知也弟之單寒奇荷貧
庇屬編民之比齒宜胥申華封之祝附子姓之
雁行宜獨專有僕之誦心之悃矣如足有軑敬

因風百頓策此耿恍幸叱姓名太翁太母尊前錄其轎赤而賜存焉惟我君侯臣世豐潤發軔信安民飫羞弟邇所自始峥嵘不騫激流永濟用綴九如罔極同此矣況宇下之士因風奏恍可任瞻企不盡之請惟蚤治行以慰聽履者之懸切小人執策之效想弗與其瑣瀆也

與韓孟郁李長度

我輩三載一集都門進取之計日可付之王者所以通嚶鳴于友聲道生平之契濶尊酒促膝實多弘藉于此差池次寥之感想同可知矣嗟夫孟郁長度況當昔人毀骨莫如之辰賦逝無聊之際可無友生懸悤其闕直一次寥之感爲不能洒者乎弟百凡故吾顛毛種種逐人馬足所謂未能遠俗聊復爾爾當時之業庶幾殫其才而日老于遇于秋之事不必蘄乎遇而媿匪其才年來拍浮酒池棹此轉轉近恭慈戒兩鄰之伴稍以引去應酧之暇兀坐斗室觀空寘心而已楓林之役强拉國老更入排場顧此中濶亦復寄焉試粉小史一一陳之不減晉對也與東潔卿邂逅投契朝夕不淺海商因多奇士夫乃偏觀鯫生氣類所自何能護之弟欲求一紗帽解脫八股頭業障無奈朋友之阻不能自斷未免收拾鈍兵脊兩兄敵愾耳械書脊懷毋玉爾音不勝跂切

與孔中甫

弟旋至京日得兄舘選之報不覺旅色頓開非謂吉士足重中甫吉士得中甫足重耳進士讀中秘書太史公制作之林相君儲胥之地天下萬世是非否泰之所由安得不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先師之春秋史事也曰天子之事相道也香烟未斷之識明示象賢當璧之祥矣惟懋圖之　國家三百年于此人之心跡事之典章備陳千載折衷之府矣古以爲伍今以爲參蒂孫及可知也弟濩落之人乏于當世之畧擔其以劵兄天下萬世之業于十年之前所躋朴丟骨性又非出世之器浮沉潦倒托昔人聊以餘

歲之言以自娛漸成世間一無用之物矣然于
開處便宜于凡反先平分半席亦未必非幸事
也詞苑關天下文章之命未有斯文之氣鬱而
不先他日栖業能昭顯者蓋相業大于知人而
莫不以文爲鑒此中甫日可見之行者敬爲世
之濩落如弟者誦之便羽附悰可任瞻遡

又

謹啟癸丑栖滯京邸時以大篇相命纚灑惘然
卒業未遑請益迨今思之仰知仁兄質餘至心
娓悔當時受事倩倩耳雖然老馬蹣跚技固止
此向非乘彼新劃之際萃以最勝之鋒不知前
躑又何如矣暫去承明曳組梓里堂上燕喜之
閒棠觀趨膳蘊崇其揆宅之業動靜咄嗟遵養
基命夫九逵之晷視磚景爲儀萬舟之春從晝
葭以轉眞實關紐世道之人有端乎景之表以
轉于氣之先所通理于性命之微者吾知其無
地而不有事矣裒載籍之典衍不若討秇庭之
實于槼槷之刱因商時局之正欵不若湛知人
之鑑于一念之昭徹吾生平之眉注于是有所
憑人才之進退于是無所溷揆宅之關紐所以
豫而立也凡今所通理于性命者何如弟願與
聞之弟嘗譬之進士之人讀秘書是女于而選
爲帝妃也廣以逮下則思蔚窃寵進賢之風敬
以相理則宜昭聖善克嗣之媺士大夫妻之事
弗問焉弟田家之婦也居則絲枲佐勤出則田
野相饁已矣然窃聆中掖之政于姆氏之訓矣
仁兄亦何所讓焉老伯大人平格之慶缺焉申
悃所氣悢悢弟從開仲數數相求數數栖左右
成疏節未緣荆謝老儒策論習氣搖筆縷覼擊
轅之聽仰恃雅涵拙卷呈政并致開仲三年守
部栖遲故吾日偵履聲瀉茲耿企

柬張容宇先生

祗拜教言又忽周星矣去函夾于里而遠緬惟
風槩時自振悚幾以不媿都中別狀不憾罷于
春官以得依末光稱門下士爲幸耿耿褁言非
爲諛也元晦詒八行佃人講斷侁者挾之幾以

訟德先生力與公論仰恃無患區區靡似叨藉
大芘屢脫于險自今讀書之日皆拜引手之賜
矣先生公正發憤怒甡斯式況國士蒙難哉懸
忖台旨非苐金湯元晦也縣爾小灾奸民乘而
為梗思甘心于其生我者山陽亡徒之横梅福
以為匹夫關國家權輕與上爭衡漸不可長大
賢遠慮指顧輯寧所謂社稷之鎮豈必廟堂設
先生提絃廟堂之上詎有今日四方之見告哉
千里而外逖聽振悚誦義無窮直一元晦乎不

肖近狀無可舉質老母授餐之暇二三學人出
入究切少年雋鷙心花易開六經四子之義一
問一難精奧激射差足解頤耳夫智深勇沉豪
杰風槩間氣所鍾自非世學可到六經四子之
義時相究切辟之浥蜩以露飫鷵以栢嘗使本
來清氣不散他年轉輪之地具此不肯弁蜂越
雞之伎亦止此矣承諭及之輙縷覼以請裁焉
楄子冬笋奉餚清供百梂梅花一緉靜對不啻
閬城瑶圃間也當年東山綠野不知有此至致

否春仲未趨函丈書之命尚得一侍函丈而南諸
惟崇攝益遂壯猷曷勝瞻企

與謝耳伯

不惠弟纍紲賓宕天幸長者大篇之錫客子言
歸有使老親與其倚念揣非德類不置是施毋
也罔極所以仰佩大錫其有極哉佳稿精理淵
穆法力殊邈三代鐏彝非今世所有神僊笈牒
亦非世人可及門下不朽之餘居然貫道之器
矣楮尾縷縷之述未免扣盤捫籥弟之荒陋用

效前茅無當作者徒取汚佛其敢辱命惟詧簡
巳之箋函奉記室賤體稍可承念附聞

與徐女長

弟服膺女長眞素儁質行媲古人願托契誼者
有年矣登堂致欵實其生平心儗所不能遏是
下德讓不居使弟益媿結髮讀書徒慕古人為
行無當投契長者之心嗟乎女長足下我亦自
患吾誠未徹不足徼神之聽耳足下必不舍置
方生襟帶之外吾巳不言而膺為之服矣八十

倚閭之母萬里孤行之子昕夕晏然如在懷袖非藉故人神聽之庇何能不重址山之慨哉臨別云云造次爲罪發于寄托微忱遂不禁言之易耳足下弗嗔卜云其吉屬王平子以請都中當令此兒父子叩首家道叔乞書從史也自此湾江相去日遠可勝洄遡

與章甫仲

伏讀佳敘當年所以閔弟粘縛示之解脫牖導無已之意潦倒淋漓杯酒之間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楮尾冷冷一唱三嘆天下有心人服之是韋是弦二俱受益又何法施之弘也弟二十年誦甫仲先生之文想見其人長安邂逅天實幸之自惟奉誨而南匪直秇文一事仰使金篦解粘脫縛稍以自如減省應酬覓伴閒侶究言瑱事之拔郤水邊林下草香鳥語之會心時于猜境兩不罣濫之隙有以微觸其性命空花開放之倪從前面目覺去人不遠非先生實具他通何以發我無始之覆邂逅之幸固天錫歷劫參修之導師佳敘之貺敬以百寶莊嚴爲他日奉侍勝蓮之職志矣荒函附九頓之謝可任瞻遡

與蕭伯玉

芙蓉不怨之語自爲善遣此與杏花飛馬得失之感不能以寸我輩胸中磈壘擊碎唾壺不足輸瀉兒輩安知之豎雲乾作座子鼉鼓當衙三斗鍬拌飣十萬人血脣酒三載小小生活更看是我時節與否別自撰討耳明日決行耶青青河畔使我索居無復心懷折送將歸此爲黯然耳八月定期把臂湖頭寄語子將大好延客毋使我空相覓于兼葭間也

又

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使人驚怪恐怖汗流反走不知揔是一部楞嚴之所顯狀衆生自心般若之所發光吾以佛法濟度世出世間滿盤托出衆生依他惟喜驚怖揔是布施云何于中自起疑二有可示不可示之別哉方生之言不足取信大士之弘力足以屈一世而折之辯宜之之

精志足以撕一世而貼其心足下何患末法之
無文殊哉惟郎有以惠之

與宋比玉

比玉道兄足下别後足下再及我書弟再不能報弟之拙嬾無所逭其疏節從前來者訊我比玉無恙未嘗不如促鄰時也扇頭之戒奉以終身此意不諼弟之不能諼兄可知已茫茫縣寓列輩如簇弟髦而已矣足下紹和尚可有爲辦至眞之念入遊戲之塲使人不知我有低頭就

之而非其所樂之色異類而媚已矣弟世之觕人分非進士之福器又乏舉人紗帽之脆骨以亢髒多慨之胸載其四比八股頭粘不可什之業今將從主者覓一官以結此果紹和怒譏不已只得支吾其間聽使自定嘗自爲之言設小了未郎了之局解脫經生之障爲可去不必去之計消磨壯士之心嗟乎比玉非知我者不以此言聞知我者政不忍聞此言矣嗟乎比玉年壽有時而盡榮華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使文章更淵茇于性命而經緯以道德其爲無窮可勝言哉虛室生白吉祥至止弟旁觀之論多大而夸或亦識者所不鄙千金而鬻耳天下事尚有可爲弟髦而已矣惟我比玉及紹和勉之申酒戒文一篇附覽分别後所推顛于兄之遠誨者如此亦足見弟近者日亡日去之一端矣燎栗之際言詞惝怳毋玉爾音不勝翹切

與婁子柔

生以重九柢家意小裝東便可北征絎道上國祇領玄提尚有日也今以匆迫傾欝始願蘊結可言生平仰靨諄導不啻再三敏遲不逮敢復求多哉唯是正容之警目擊斯存自爲銷頑磨鈍之計不如時在鑪砥之親切耳雁行請益之期擬明年夏秋之際矣世事多變逾難知測書生無所表見唯從八股文字摹畫聖賢神情面貌退則比于風諡進且忝于國論欄柄不失或藉于此世稱文章之命制于東南郎今賢書所

列先生想見其槩矣竊以當今之文不特無古之盛抑且并無其衰何也彼以浮績夸者衰不掩其傳也以奇嶮炫者衰不掩其礉也以觀于今何如哉求之以宗經翊傳則蘘吠芒加拔之以核古采今則鄙俗滿紙士以玆爲精神國家倚此爲命脉萎然茅靡如此矣古有上槳其璧而嘆下之靡應士懐其瑾而慨上之不收今果偏有而相迕抑或兩無之巧值乎不知今上下之閒盡何所事事而若此也書生所治文之事耳今一事無可適從矣何論吏治廟謨哉先生超然狂事之外矣以爲如此世界將何究竟少抱嫠婦杞人之個宜作何推挽也不敢告之人而畧陳之左右知不惟我私憂耳嗟嗟先生而念此忍遂超然于事之外哉薄具奉助伊蒲之供祈毋以常禁見格荷甚幸甚極目泗流可勝跂遡

青來閣初集卷之五終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與陸羽明

吳門屢從快談無從踪跡偕舟歸思之永恨恨解去弟覘兄紗帽底下儀意深穩已是數年做來官人世人所遇境地一番轉換倪費一番日力作稿本子新官人殆甚吾了稿本子于秀才時贏得日力多與古人商求料理眞天下便宜事也豈虛擲與世人校到手之疊否哉讀四書近草神理氣韻精湛與雅商彝周鼎之古質兼有山龍藻火之暈蔚深于經術而緯以物情非眞思道遜美實并震澤毘陵標茲殊勝矣執此以往謀王體而斷國論彼就稿底作正本者豈得並之此亦多與古人商求料理之一驗矣貴同年定之詹兄弟以生平里閈惇縞帶之好此兄悃愊居德茂君子尚詞之風豈弟字人踏諸賢羔羊之節今試政大邑身挾美錦而請製焉兄及受之高賢長者之間古兄所謂誰一日之雅以致其耶許之誼桑梓周謀錫[illegible]言令敢先爲定之祝而慶焉虞山故多君子弟以羽明之聲而獲雁行者稱于定之未嘗不如就兄之者也會閒嘉與問之私附友生之聽焉

與張賓王

弟祥頓首賓王道兄足下吾兄名家之選弟所必以鍾陵之役奬屬黃在之者政謂此兄一時曠事正始之志載以新裁文章之道人心氣運關操不茂譬之周穆王理泄之遊必資八駿之乘斯過都歷塊可以縱吾所如所以奬屬黃君本念非直尋常市賈相爲已也今先聲藉藉自子鍾陵冠帶之國不翅瞯者之望玄龔矣封面敘文業已播傳而剞劂尚未受事烽火数舉竊恐都士漸生不信之心或役豎窺端先賣底樣則眞贋襍行又恐高音反抱寡和之患夫舉事而曠日遲久未有不中生枝節者也十八房師選稿且駸駸出矣郎兄所選名稿已刻未刻並

十八房底稿又已有市而布之江以南者矣兄之雅意所精提是非之衡以斡維文章之變使天下靡然從我而安孜廓如之烈者必吾乘公心之殷望首楙其前幟也如謖先路讓人彼藉有力為招者且中分晉國之半矣此可不為蚤計哉黃君睠睠于兄之行李也一字之冊黃庶幾危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不可謂不重此舉矣自昔賢豪之舉事固多以遊戲成者也然真游戲者其于事必不以游戲妨者也宋文憲之[illegible]兼磨墨文文山之鋤幄佐書實好不[illegible]子前而應務咄嗟以辨此政足舒足下逸足耳吾兄得無意哉弟癖為甚言承夙見納此言乃更癡矣惟笑而寘之

與俞清甫

別足下正切懐人李若振過我杯酒促膝劇[illegible]老俞生平逸事狂叫稱快恍恍足下頹然坐間也若振舊秋貽書又云共冀公作許日周旋諸言相念郎不時奉德音差免恝焉之儀矣而來還附訊更一到青霞否弟百凡故吾耳會鄭邦衡寄弟主臣不盡

與徐至先

弟五月之望入婁東與子卿傾倒七日移寓虎丘稍求習静虎丘去婁東不百里與子卿旦夕可相聞不落寞也建坊事兄獨賢勞感藉不淺額字以浼湯公未見慨然孟陽欲模以代恐未必似之今弟有上海之行將更求之孫漢陽業子柔或可得挽送來需共闇夫叅酌也鄙意此事闇夫肯認更不必他人捉刀耳毛節推書未發緣元晦事原在本府也元晦所以相感固以五內鏤之矣弟歸與不歸需秋仲共子卿商之脩五完尊公想平善否弟詰朗閣渠已五日前返棹矣有識者正不必異人意也

與毛皇于

每讀佳文筆墨如意之際清深悟折二三相[illegible]中吾獨以雅品期賞皇于有試之譽非敢違心也併精神于一路天下瑋識之士必有望氣而

享以千金者恐自信不過常務經心不肯擺撥耳日月之光與人心日日夜驗宕千古宇宙所以不晦風雨霜雪雲煙氛霧時相虧蔽咫尺之間險夷妍醜便如萬里乃其所不晦固自千古彼虧蔽之者一時清霽忽然偕與一世共耀光明耳除夕燒年紙歲于此除春于此游此中得歲失歲之別寸心不晦可自檢點猛力撥擺吾共皇于並瞻日月之中天矣拙課一冊奉政子遠幼輿艸艸作此吾殊不自厭況能厭天下之厚後我者春後當之武林畫年來所存精[illegible]集志吾嘗愚于此道者耳三十層爆竹足振吾五十年聵聵矣外課一冊便以致陳戾弁爲我道呈笑鄙私不盡

奉家仲闇叔

老叔出京不及隨送悵悵一路舟車到家安穩爲視諸弟不曉事百凡全仗老叔裁諭老成[illegible]用至戒殺一事不但區家中所宜謹守得此實善勸通族皆發慈悲功德不小近入老境[illegible]漸不長日夜危懼凡生不遠戕彼性命供我口腹莫有難忍致頻及之九十九爺好酒百八爺好嬉又有九封之人尊之惟老叔念伊父在日倚重寸誠時爲誨戒不勝睠而觀政後者便可討假奉教之日在重陽節矣不盡馳注

與魯前粟

昨兄杯酒意可扳兄蕭寺盡寫淵悰而別耳不謂台從已前發矣悵悵誦玩佳篇居然正始使弟跳踉之氣一時都盡令人本不能文而好擲三世者弗論郎稱工者大抵主自適者偏[illegible]佚之談意驚時者張爲詭施之飾皆其才與識之不能而借長以覆其短者也驟讀之亦足使人心驚而色舞按其所以滿紙欺人自欺語耳然則真正英雄之所宜用心槩可知矣吾所服膺佳篇想仁兄所用其心實可服膺也大韜燦如意未嘗不盡玄而語未嘗不極巧更有進焉不朽大業知兄不難縱步竿頭耳新正當面裁也吳參軍一身一僕願奉鞭鐙于從者老兄

生旣悪而命之官矣若更庇其行或可庶幾也
唯有以命之

與徐中銘

江郎片石久繫夢思茲又匆匆貽山靈之笑矣弟眞勞薪也哉擺撥出門一日便覺涼風翩翩衣袂此行若藉尊芘不必還轅而逐可以北郎嘗瀝酒相賀他年扶余之業矣兄不考遺才髙致自托武林之行亦可已乎造化小兒豈可使過于受人僥逆此懶鬼作祟那得不叱之耿會稽之王可湖山爽氣自能入吾夢中彼不能奪之我也此爲高致不已多乎一書達貴尹君令舅知不知俱可或令小吏錄與看之覓僮之諾如何早得而教養之以待弟歸不爽是祈不腆希鑒存一物不冢入者是皆討弟遲輶之罪諭使弟不安耳

又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孔北海慨𢇁之意非直以頭上崢嶸羨人遲莫爲傲慢也英雄寄契微[illegible]

相龜寸陰是競吾兄具大根器世出世間法办正獨弟自附友聲廿年于此化國之日了世人所慨逝不我與者自恫如而若舒以長從茲以往所用吾日其舒以長回視廿年知更有進于此者耳一樽走祝唯是念我友聲相龜無竟不勝拳拳郎君遠辱暫金周旋不翅其文心淸羨黍離世德之光其氣用平粹優然棲構若諭之靜大人常自教兒之效可想見于似我之一班矣相爲浣忭大刻琬琰璀列燕截文孫數典之權愚也筆札之役稍我不朽容小閒具草以奉削政冬中徵所祈請許以春明裁報值茲入閒慶喜之辰以父母之心盡人子寸膚之敬似亦世出世間法兩無礙也薄賦伏希鑒存來諭亞法見金生之仁需其心跡稍明報命耳

答韓孟郁

𤼵來函知有佳文相命商榷急索讀之仰窺大雅道逆善氣之機于筆墨之外兩兄異日所以錫弟耶許之光不淺喜快可言文章之妙必[illegible]

一想便得提筆便寫乃可以操造化之柄此必有一段絪氳之氣蓊𡢃于未運想今命筆之先如子瞻所謂有成竹于胸中然後乃如兔起鶻落直追其所見可耳平時不豫蓄用志不分凝神之專詰當機不妙講躊躇四顧批卻導窾滿志之道解恐郢人無所騁成風之伎宜僚無所見累丸之巧矣孟郁胸富千古曠懷玄鑒容宇內我輩數百人稍以不朽之立低頭制舉之秇可令前輩大家執殳後乘南宮第一何足齒牙魯仲連告田將軍語不可不時以提心耳九畯任人共吾孟郁下帷劘究政如佳人在才子懷抱之中周旋彌縫之道是見自增其德性廣大敦厚之緻無俟九九弟所日夜私祝厲氣捋鼓相成必勝以錫我會生耳來諭娓娓仰仞至心矢以靡他不勝拳企

又

三誦教言仰知真正英雄心胸經畧俄頃轉移之妙道不易民王安無土齋頭雪石庭際古槐是郎吾兄盆魚窓竹于以沁脾性靈于獨對之所幽賞餐皇機趣于髓卯之所更端貴以為象緒以鑄世丈夫三立豫于不廢是處頗見當幾動變如燈借牆以顯其光耳公事稍可擺撥一切文書并痛謝去專精本業用志不分乃疑于神來諭所謂惟拉知己努力枕礪以須一戰皇天后土實聞斯言矣明冬借徑高齋觀兄共九墩百倍之氣幸勉圖之弟不赴館考實荷吾師格外體恤免其一日無益之勞苦所以澌磨不量之戾于古知己成就靡涯丸墩兄行便可拔拾南旋矣九墩二僕隨行外有行李須三騾子馱之佳文金所取諸文及拙秇俱于彼時附上草復不盡

與鄭文甫

文甫有益我之言匿而不發何也辭色之間疑我精神之向外乎吾亦直寄焉想知我者不謂為訴厲也得近作讀之大快飲酒三斗賞之根文甫不共醉也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腹中有

萬卷目有千古膺闇汨汨有三島十洲九淵矣
虛何人間世耳目心志不攝合紙上哉明年能
出門否武林之遊決不可已也四方俊士雲合
于此吾以沉心挹其英穎發皇應不淺耳吾自
覺心機多塞今雖受賑以往未有廟勝之算也
吾所自擬定矣寧終作會試舉人必不戴舉人
紗帽伺人鼻息以爲生計江郎左卿之間磕頭
促膝尚有期耳諸子品節將携之北經言枝指
在徐女乎處今寄去楞嚴本文二冊以代所需
大槩小有鑽次不免以儒理什佛乘然至處亦
足解頤存之比于中軍小品可也汪聲孟役學
思費力未能了何聰聰行子受之良愧不盡

與黃參玄

弟陳人而擯于世者也矢割其三尺之家爲陳
人之擯于世而好談文章者之戒媿無以報足
下來旨之鄭重絡和深從史之足下本性命之
精神其制作出入古今經術之醇粹高簡自好
與古至人遊于莽惝文章本領世固少雙何有
數君子者緦總若含若吐之際哉欲取四十九
義卒業而逐玆以憭慄之臆氾濫于高丘遠海
之間頫仰趺宕不免徒見我情不見彼境之患
少需以請爲復可耳武林人士都會于將清裘
妙揔此道來者共獎狂人大江以西大士崛起
仁義節制實繁有徒費無學之典折而有其致
鄧仲子艾千子之鬱遂而古于裁蕭伯玉之洒
礴而穎于識未易悉數與文止旗鼓相當弟楓
林之選槩可稍見矣駱尚獳沉簡遂與弟斯欽
而上國之雋至于數上二錢之外有徐光翰廼
乎鄭世丁文甫英英秀苗足欲登弧皆今士之
足獎斯盟者也夫知己心期當吾之世金石非
固山川非邈此豈以遇合爲跡昵哉所畏已鉄
之兔角不可尋來者之覺脰不可續耳來教所
謂若含若吐之際豈亦憭慄之感有未鍾于吾
友片玉姑射僊人備極殊勝舉于家言不多往
耳片紙人間霞駮雲犄足下亦好之耶爲我
必匆匆行李言無詮次未盡所懷挹須嗣奏

復黃公升

弟自分陳人不敢復談時賢之業仰感兄丈慇慇顧念鄙言綴于佳刻聊爲年來往復私悰旨誠荒寂頗志微尚天下深心人如我與兄當稔我兩人宗契之雋永也文之得失自心既有灼然不必專取一人是非以爲定論夷光鄭旦欹整啼笑不妨並存蓋神氣自吾頴端而出天下自不少獨觀䀹矚之人耳夫干耶之劍所以爲實要遇知我之主必足以之生天下之人而不以殺天下之人彼實會天地之全粹以呈靈[illegible]日月之精彩非借殺機以劑其生機總是生生之機所鑄就耳故人神不泌劍體不成干將莫鎁是也劍神不留人形不佇張華雷煥是也夫三寸之頴則吾按契知我之劍[illegible]斗間之光非劍芒[illegible]天地生生之神氣也此豈[illegible]匣重襲所能掩而晦華陰之泥所能拭而耀哉偶當友生相論及此敢附證之小序去後更攙數字其中誰使正之敗誰能不波我鋼劍下增皆與爲[illegible]竟而變化生其中吾知公升于此道二句改[illegible]升于此道所以新新而不窮者也意似少完乘以附覽不煩更板寄我未了耳

與范斗文

日寄清凉寺僧荒椷之問不知達記室否往反金焦迴瞻雲樹依希靡從孰謂共偕足下栖滯長安而鼻息作迮乎蓋自會吳應圖訊范先生近踪而後而不惠弟之慨忼可知也弟質本樗莳濫承大雅非常之目跉竮故吾所謂天上無[illegible]位置自宜退着濘淳足下吾道宛覓土論所依岥取鳌張賈兹餘勇亦復回翔爰止托意卑棲其寄傲金馬門之避世笑彼侏儒而飽肬粟者耶如弟者無足比數乎人弟稍有足比于人安能萬分一于范先生生平跋扈自喜之畢不覺風蜚雲止于癖寐之際矣應圖行便附[illegible]懐入弟面孔行定應圖悉之蔓藪支戶萬株髮借束兩足老母菽水之暇或尋衲子作無諍度日不則兀坐觀空而已黃山白岳之遊[illegible]

擬不就良晤不諗當在何日簪纓之分既淺梟
石之願多違翁于世出世法俱成維谷言之可
笑然支戶之矢得持他年未爲無可相質也拙
草呈覽壬子之業如此今又無復此典矣臨書
企切

與沈太始

翁獲從郎君許日披對自媿匆匆靡可請材然
以仰挹大賢家庭清穆之風指時觸事侃欵之
論生平開發可謂得未曾有矣弟自初四舟行
至十餘日差到德州本以老母心懸前期爾[illegible]
更爲果物作此遲計殊以自咥長君精雅良玉
逸光次君清發新芙出水品槩文心二俱妙勝
醇德發祥足使人短氣惟是益虛其心實其腹
美成之耳匆匆許日鮮所劘切翁誠愧之茲有
緒請翁闡見潛龍之說不啻再三未領其義惟
原尊古或以是當辨我龍體耶龍體誠眞潛潛
可不言矣不能言見則長不肖乘利賊人之鋒
不能言潛亦伏賢者避事養名之實曰健曰動

龍之德也故繇曰勿用匪動能用匪健而動能
勿用乎譬之綠榆一步一郄曰吾兢于跬譬之
負物一投一僂曰吾謹于載其誰信之故曰微
吾龍體而已矣舟中少事尋味及之不知當尊
旨否翁久泥頑鐵自分鈍貨時觸以石或迸微
星非能資于炬火也冬中想且暫假翁明年可
得出門擬于湖山之間寫所冀以請材者耳君
子實心任世料理用世之才不必逆計用才之
世躬履銓衡之地料理州才之道不必逞遺可
用之才眞龍在我郎潛郎見唯變所適矣老不
曉事漫爲膚語本昧操舟之術好娓娓于長年
之前此益徵翁之鈍矣藉手德音不勝翹切

與馬遠之

翁三十年理秀才頭顱其于文章性命之道有
老馬之于途而無其識有山東父老之于農桑
而談之少其實際何也才之駑下逐隊不給何
遑問途又用功之疏所謂鹵莽蔑裂以耕亦能
言其鹵莽蔑裂之報止耳髮短心長日求微[illegible]

天下有道之士指吾韭眯知今海內有遠之其人主盟吾黨又儼然辱先施之及焉所宜襞襀躍馬几奉謦咳猶恐後時至今耿耿竿牘寄心此弟疎駑之効宜三十年之紛如于此道矣文章不通乎性命不可言文必欲以性命為文章其于性命不免有白龍魚服取困豫且之虞其于文章不免有騰蛇遊霧涸視乘雲蜚龍之患此中一致極地惟祈高明不惜明發我蒙夫婆心太切利器示人或且更啟戎心授以返戈之復此今日影襲二家之人所以橫其啟疆之弊也隹章未遑卒業雲霞五色爛然馬首矣舍親過承推分東壁之光如弟灸之尊老先生冑言注睞尤非常感倚車草復農鷩之請統俟晤中不盡嗣音

與李衷一

先生懿行崇文師表一世凡得門下唾餘一字連綴而建前茅幾且遍方內矣先生靈光神構嶄然海邦豈吾道之不可倚哉觀音勢至所為願遲成佛之期以弘拔濟之惠帝用賢者之大詎可尋常且晚格之鄙中實有所見非設襲子雲解嘲也文章一技道未為尊特不可概吾制秇越自先師倡道四子六籍時晦時明漢人訓其語而失其義宋儒求得其義矣未盡模其神情與象貌也弁神情象貌肖之者制秇耳嘗以為學此道者必如先師學文王之操三日而見其黧然者始一寓之文而後稱合作也夫摹秦漢古文詞耳矜理諦語錄義疏耳掇之當日之精氣而象黍不必其合也郎工何當於制哉故嘗以為三代而旋造士之法唯我明為最何也合二百余季瑰瑋俊異之士煅煉之以聖賢之神情與象貌其遡源遠而滙委大也顧絡明闡繹難其人耳吾誠不失　國家造士之旨安事庚與少年爭道而馳敝門人武林聞子將計典文告之役紀綱之使四出徵宇內名文且駸駸告成事矣獨計不得先生大作冠冕其間樅金戛玉以比樂而洪鍾大呂乃缺於懸未稱明盛

之奏也特屬不慧請於記室斋檢近勸悉以惠之同調之什或藏之巾笥或可取之笔牘不靳愽采弁擲來郵斯役也予將期盡搴當時之勝晉萃其異同之趣以揭昭代文章一統之義掖華振秀濟溺起衰寄托不淺先生肯以數言弁之乎紹明闡繹之任非門下誰爲政哉幸留意焉

與徐季陵

令郎過下邑恭誦手書備悉近狀貴任去吾土

稱遠人情處此不無翩而之思里中戚屬客游其間往來之檟無有虛月呼吸相通不啻在會稽時也仲宣去國懷鄉之感不足于兄眉宇矣越南水爲市陸爲海凡所宦遊無不染其脂膩其如冷氊素風不沾世味兄我輩雅尚故不易心於此哉來諭想兄清瀟之趣也吾道未非一官寄隱中無陰陽人道之患割鮮噴飯弄袂含餡備家庭之樂道德爲拍光霽在侍[illegible]琹點綴春風舞雩是處而在二三友生質疑問難時[illegible]

啟予雅歌投壺斗酒致樂極嬰鳴于觴之好郎生平期儗當世未竟其施之繫不[illegible][illegible]然于匏繫之署矣令郎南都之行定以明秋之季爲歸期觀其氣色意用不欲以一青袍向人鼻息討生活者此其志大可取也弟亦定以明春之季治壯上之裝覲令郎輩試事而後入都計弟待命主者之時又可與聞道兄榮擢之報矣徐觀老寄弟注存敢附聞父母之心人子之念唯有珍攝需天之迓不勝懸馳

與陳子木

令名能文章家一二才語胸中要説得出止耳不知此姑射僊人之塵垢粃糠任使陶堯鑄舜其于冰雪本姿不啻徑庭相去矣此非吸風飲露之人有未易言讀尊作于筆心墨氣若含若吐之間想見胸懷本趣足下其從藐姑射山御風來耶反復其中旨趣所極使吾三斗灰塵盪然恍濯以氷壺也夫陶堯鑄舜之業無當吸風飲露之致然得本領空通自爾二俱含攝[illegible]

墮黑者亦未必辨之敬于足下求此轉語弟陳
人矣譬之天寶老伶聽過霓裳羽衣之前雖指
滯喉棘尚能按節分其所部行且從長安覓玉
管子候吹足下新翻雅什耳泂遡不盡

與黃貞父

台名方命實緣山行勢不能以前午返耳伯霖
想申此耿耿也不穎欽遲大教之日久矣遂以
不獲飫奉仁言以北萬里叅幸何異空拳不啻
方命之辜可以情求逭于先生耳徐君汲黙所
論其猶子先生以孺子之命當已精得其人[illegible]
力還便乞鼎言示之以慰黙企

與徐闇甫

楊州春事第一兒企少室傺姝宛變其間勝境
准人賞心樂事席燕爾之嘉豫賡麟定之發祥
吾兄此行翁知占盡江南壯都雅快說之祉[illegible]
矣弟自人日伏枕兩足軟不任驅當兒吉行[illegible]
爲握別弟今歲矢于小寓下榻謝絕應訓心[illegible]
少理將尋一二方外之士相與趺坐而治無[illegible]

之學者則觀空斗閣夏則漱石倚雲頭顱如此
世間生趣寥佚久矣吾兄侍養關心此別[illegible]
不遠肯振虎溪之杖闖我煙霞之藪絕壁看雲
疎松聽雨與二十四橋洞簫飲月差足爭勝也
會吳達夫借謝雅情偕父面孔更無緣左右屢
人厚媿褰修中心藏之而已渠作閣夫賀新郎
詩定及方生福薄祇解與鮮卑婢匡對耳拙刻
附行李致達夫長君元芳此士美秀稱名家子
更經徐先生冶劑增進且未可量寄言勉旃欲

寫握別可任神遡

與陸孟鳧

弟祥敬覆孟鳧道兄足下不奉顏色計若而季
病夫倏忽耄矣陳人吾兄于此政亦蘇君之時
矣樞林之役惠讀佳文鼂采暑韓今且肆而益
精徹而爾朗鼓行中原無不第一二不更卜矣吾
鳧文章下筆自然不作第二人造物之意以君
方拔地通天盛氣之際少令回翔容與以寧[illegible]
其富貴功名道德之志而熟其[illegible]思壹其

當局之略所以厚而奉乎我者乃萬倍于瞬息千里之勢以殫其精力于無所復之之計也陳人之言縷覼無當誠以揆之于世反之于身賢者于此冷煖自知不以老儒巾諞概從哂寘耳敝邑山國文斐之風無足比數然其民頗以勞思而拙玩法其士大夫頗以無與為不善而恥盈禮得仁君以醇理臨之不啻畏壘之得桑庚弟偕合郡父老子弟未贍丰采已共夢遊華胥之域矣隹公子翩然命世為兄高足凡附于吳味者宜賡相明之誼于我孟冕之載錫耳仲侯奇上況以諸長者之聲令君藉此冠軍為光寵矣諸侯德音不盡

與范升伯

客歲附翁使八行非僅王友之以也念與升伯契濶之深藉此以獲知近況耳至損賻惠逮于老母升伯所謂以其不匱于太夫人者錫及下里之翁嬌不肖何以當之孰難君子斷齧之宗至于割宅足下惻惻不宜有此業有此矣所以處之緊維我耳弟嘗聞教于陳石翁矣成勁健千鍛鍊見光彩于磨礲此亦非僅以不校為順受也足下鋒芒玉質天所私奉借此以旋太夫人教嚴之所未至以逼怒其扶搖之氣難我之為功德豈直不校之足報哉老生之言知者詧其微中耳王友之便敬佈耿耿人子九頓之謝尚容嗣致不盡

與王平子

出門風雨人事互相為扭十一月十七日始解維金昌十九日常州令阿受還自此渡江彈丸中土便分南北矣夏禹初不便乘馬送子至錫山而別約明季春杪覓子都門要我有福拾此人也霜氣凜冽挾風為雪日北日厲非不努力白髮毿毿逐人馬足孟光偃蹇數夫未嫁已老不知當今輩上孰是伯鸞悲風搔首天日慘澹無復終軍棄繻之志不勝王粲登樓之感當塗維揚金焦北固之間古人遺跡隱見有無茫茫百端誰能遣此單穩吳門盛傳焉葉兩解元李

仲逵魏仲裕李少文行卷未出亦未見主名程墨選稱美蔡編攙傳者道之吾尚未經目也蹇叔元瞬齋頭過歲陡發遠志眞可喜沈孟堅館有主吾作字范升伯尋昔年之盟大要乎予明季必出門以壯昔城借一之氣此念神必聽之遣阿受期元晦明季弁挧介夫與阿郎同處未有回音彼或書至需乎予鼓而助之耳

與楊聖践

促于二哥行間走別貴里拜老師之墓且共商

檢要緊遺書取次刻行不意事多牽較必圖摳結此案然須更爲期矣送二哥敘文其大畧向巳面對聖践言之盖老師歷嗣分屬一事實賢者由衷獨斷自我作古不必更顧世法吾兄昆玉固巳相安無閒弟在都中稍聞旁議洶洶郎當二哥調選趙冢宰有爲中書易爲別駕難之說他可知矣二哥對人細細分疏此非獨由父命生與先兄議定請之且諸孫見在德堅居長敘次妥正無容擬議又屬弟相助隨人開曉然後當事諸公翕然矜服老師盛德之豹調嘉二哥孝思之宛篤讚嘆六哥一門和氣之熙洽謂一別駕不足以表孝友之善資格所限無可加何成周太和之盛于此萃于德門老師分屬之命于此屹如九鼎矣大凡天下一物取予必有其故况祟階厚祿世人之所必覬賢者亦或難割苟當得而不得者不明揖讓之名得者且跡負其奪之實嫌疑横生事勢相激始有不可知其所究竟者矣古人情事去今不遠只是其學

問深宏識見超拓將當時題目做得恰好所以與者受者交成其美父子兄弟之間共藹一家之太和而商擅千秋之令譽也周初之事可覩巳長君承蔭雖巳定之業然欲明目張膽正告天下以貽存殁之安而培宦途它日之亨利必宜以讓德歸美令兄夫讓者人生之上行也德化之瑞氣也讓有二美以讓而予是德予也譬之束帛而加璧儀至而物增重焉以讓而受是德受也譬之玉盌之盛珠所承者瑩湛而承者

益微焉天下望君弟兄如景星慶雲之快覩佳
公子如祥麟威鳳是處而見珍此讓德之崇蘊
確然而不可掩者也由此言之即欲不以讓德
歸令兄豈可得哉夫反乎讓則有奪而已矣幾
希之分間不容髮斬與二哥以讓之德必且歸
狂旁而擬議者以奪之功家論不云乎均吾父
之子之孫也一俛失之一俛得之總一家之人
自相流注況一讓予之一讓受之又一德之合
原無異同吾知此中無所置奪之功矣夫伯夷

之讓猶不如太伯遂令嚴父之命有所不伸于
叔齊斬兄以讓之名而甘處奪之實豈賢者所
自爲計哉弟所謂必不可不以讓德歸令兄者
此也弟此文出吾兄父子兄弟從來所未暴之
隱衷兄與令兄之親戚朋友相愛以姑息而不
以德者從來未斬之巷議灑然青天白日之下
而煦然春風和氣之中矣試寫一通告之老師
九京之上必以弟爲善發其意予言之所未及
以成吾一家父子兄弟之美也兄之快也又何

如哉惟兄今日之計止精求明師良友成就長
君多讀遺書以繩其祖武學之通而後入監行
之成而後服官使縉紳大夫挹其文采而知其
爲家學之克貊覩其政事而欽其爲大儒之象
賢當務之急無過此矣夫已偕遊太和之域坦
然容與而無復疑礙于心翕聚愈深發揮愈大
而遠何必遑遑驚速化于旦夕哉縷屑之言不
復裁剪惟原其婆心進而繹之若以爲與兄相
紐爲利而與令兄相市爲名老師之靈是式是

爲不待吾兄以是罪我也令兄行後希一示過
更有赤陳冒神弗誐

與沈孟堅季彪

前過嘉禾聞狂生之瞽心爲忤忤入都會宋羽
皇知旋冢服尊公在天之靈實式憑之然托蒹
諸于象賢之德之不如托于昇之矢亦兄慎未
爲善者之後之不易矣因衷激極敵王所愾三
年倚炎之苦兩足下三年枕戈之會也鄙日蕩
之九京其悲不反樹背之怡謌所以豫往于泰

居出門而戒侮于宜室之鞠諸所以貽順于外
祟醞文理之藻于性情之秘保世亢宗覇勝具
此矣不惠自分陳人劒首一央藉手兩賢耶許
以邀尊公神聽之庇倒榜第一此主者明示以
無所可用之效也兩讀般期徒增顏恧陳冲宇
寄隱星家居然司馬季主管公明輩人相與一
面頓盡共定泉石之盟兩足下錫我厚矣金湯
君家詩書之圖所爲屬于當事抑之大誼如貫
不惠有喙三尺附于鼓吹巳耳拙墨二冊奉覽

政秋仲南還期傾契濶言之神遡

與童復吾子

生承尊公兄弟之雅海內知交朓切少兩忽焉
奄逝惋結可言尊公斯變豈特誼好所悲蓋凡
茲金石之士藉于君家負翼之風無不如同戚
其麗裏此所謂眞實心信于天下者也夫所期
道在其中即賈亦可以隱況以聖賢典藉寄其
遊戲者耶凡茲金石之士必有奮筆傳其生平
于考終命可無憾矣絮酒微忱逾時未展東還

郎扶侍家季爻彌留之患不能謝疏節之愆于
吾宴宴老友此惋必期叢下付寓耳常其尤告
不寧用勤執事唯叱賤名奏之

復劉吉庚

第三十年陳人天縱嵩愚無能氾濶此道所際
然極此嵩焉佐其僻好不啻狂者之于酒淫者
之于色悉身與世以殉之因是以徼有槪于當
吾世而臭味焉者或一室而晤言亦有千里而
扱契讀其文而未見其人者閩則黃參玄道周

大江以西則吾吉庚也長箋遠訊反覆把探嗟
居著書掌焉楊子草玄之致省侍之暇嘯咏清
閒魚鳥共適世間一切不罣胸懷酒然仲生樂
志之風嗟乎吉庚于里宰斯八行偏爾誰謂我
輩相思之殷無足當于覿面哉弟陳人也劒首
一央仰藉友生神聽之庇惟茲一央而遂啞然
亦可以券無能爲役之效矣今日文章勝氣太
江以西噪藉寓內草澤之俊取義其誰夫用犢
與才之極不無伏天下殺機之自始理以爲之

文情所以之乎天而性命正法以爲之君才所以之乎王而統紀一足下而厘今日維桑之虞斯亦永終稽救之一會巳器之大者亢之其力不易力能亢之其效亦不小不惠嫈恤之私不自禁于初筮之告知大雅靜觀有先會我于滚之上者耳黃參玄孝弟博聞具曾史僑盻之嫩瀟然環堵尚友古人當今之士槲品介特者未之或先非直挾其文章之勝爭長夏盟者也足下誠以竿櫝前之如弟所獲前于足下者此亦

可以自爲證鼎而弁定所交于弟淺深之節度矣擔墨請政損飭媿謝承風企祝惟是裁中賸屽嗣音不勝神䞗

與王永啟

涉江采苓政思貽我懐人申乎凋臆征車促刺中宵遄發悵恨可言奉壁鸮儀非敢自外儼然慈惠之命無能選需一巵陳臆卽㧫招客誰樹爲歡且承惠驛符巳忝續食更叨格外實顏之甲恃大雅崇亮耳夫稱學使者之于是邦也難

非士之宗主哉齊魯文學之國先師豐芑在焉昇茲前覺發皇來者此可以覘　帝所以卜啟使者之重矣懋哉紀綱之政弟之爲日以弁撫及敬與東士共之蘊公還附謝私不盡賸遡

與孫不伐

以繆太質鼙爲武林之行不謂邐迤遂至江上兩月旅人大半阻雨蘂大楪于千里往返如螘處殼中弔喪十有二漻侘巳自不堪至生平所期老年好友意必許日周旋寫茲賸跂如胡玉

呂往返武林而不一面似此遊況不言可知矣雲栖大士于此月四日午時滅度五十年東南摠持不知復將何法歸報世尊凡與恂如黙坐觀空于此豈能無所參了也耶廿三日將人傳雲稍妝魂䰟爲北征計此非猶有未忘陣雲弓力之想萬里衝寒非元氣稍集無以當之云爾功名之事可以等之萍蹤石火性命之學古人圖之不啻拯溺救焚黙坐觀空必有事焉屽金篦其有以示之

奉牛文埜先生

謹啟奉違函丈殆三十年室斯萬里無論撫侍晰夕奮翟靡由尺素陳懷愫深便羽師去閩舉五丈夫子森然玉立以時計之將抱子者又種種矣世間一切過眼繁華天性生生致羌足樂况希有想中履此饒足快何如哉老母荷芘菽水無恙五十歲外兒子一𢦏之緒未有嗣者日以恸心仰負至教削薄生基憂詒堂上言之愿耳四比八股頭鈍貨頓師藥籠幸拜信賜祥于

此道譬鄭人爭季徼勝後息者耳天下之士不笑祥癡之絕以此服師鑒冶之精其灼然有可以見于世而疑于其未即當者皆以不附大賢之門未經先生裁定爲憾也乃祥所私竊又非直師身鑒之冶之爾已韓師若海先生貴鄉也得祥卷以爲先輩典刑之作當今非方孟旋不能爲所爲品目其文宛焉吾師當季所品目也祥爲青衿文未出其邑吾師第一拔之韓師絓千古未有之知于一日之文挈吾師三十季左券之言如探自一人之吻也友聲邪許之雅和乎神聽之契豈可言語文字間求哉故以三十年鈍置之久幾幸一日之遇而無愧報效之日短何也相求言語文字之間必以世間顯名厚實報之惟不知以世間之知必不責以世間之報不肖季來鈍置所拔剝于世出世間之玅旨業徼見其一班矣惟祈不惜而終賜教焉株卷二冊刻課二種奉政吾師五丈夫子孰爲能賞如是之文如師當季所以賞方生者此爲世誼

之職志矣風便有以示之荒械九頓用附候崇仰惟崇玉可勝馳戀

青來閣初集卷之六終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與沈無回

暫蒞大刻義中全旨教外別傳灼然揭蒙啟信述往詔來之業使弟踴忭無已弟十年前共楊兆開參詩亡春秋作之義弟以爲但取詩與春秋合考其相關處所桓文功過之案王跡熄續之繇先師所以筆削之意自當領略其凡護闡

渺見景响測度不精不詳膏肓之疾不覺于此漸而霍然恨吾兆開不共讀之耳更聞林復遺集鑒裁精令如見吾友無年而有其友此足以不朽矣惠敎之辱當面陳謝不盡

與阮集之

天下有福德人經心舉趾俱最勝道場集之足下兒之此旋振百世之風于衆穢之域爱三公之易于一日之養尋常繩墨之見相詑行跡太奇不奇安可以見集之不奇安可以式世之不集之者不奇安可使當吾世而好集之如方孟旋者贊之嘆之而媿不及也此時老伯所謂得意還鄉骨肉團圓至樂無比者茲實身親饗之矣太母老夫人以文孫至性定知祿命未央造物不以奇異之慶畀我集之喋喋世界安立何地從古无此不靈之神理也當事未給假票欲借此鼠樸暫糜候試于金馬者非有他也太母夫人廸吉便可預稱老伯壽觴吾輩早任事一日于世間有一日幹當板輿迎養二但不無

主恩新及世路漸夷未是賢者畏尤折而趨稅駕之時也弟十八日送假呈鄭老先生意似肯許重陽左右可出都門天縱愼性不能如仁兄之堅決猶用之學游月之學旦旦夕未至定有必至之期然不免紆回還薄所以懷媿無已耳乃以十人南北不齊之心弟調之轂中有一氣闊通之妙兩月盤桓上覩下獲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一至之見與兩適之御俱無所用之今成一書情禮彬彬差可覩采頋于此中亦勞止矣

般縣之謂弟守部一冷宦事經孟旋點綴便欲黿彩燦列世間此亦笑弟好奇之過也候成寄取吾兄材鑒耳百凡願言有悉比馭兄知弟者定不嗤爲俗語相聊耳

與楊賓夫

弟爲繆太質拉遊吳昌風雨相稽花蒔兩月還家病于暑濕出門一步足軟不堪斗室如甑不可以處移藥爐倚雲山房爲謝理討念山遊時違兄瘖言已將一月曠焉至今赤騷之間二俱

杳杳人生幾何當此又別山中叢桂招隱未由登高寄眺老兄南山有臺之閣歸爾兼葭白露之間其室則邇其人則遐言想一方溯流匪遂云如之何老兄北窗企腳凝眸青峒煙靄出沒几席之前抑知此中有深相思而難爲情者如弟也哉弟本以畏暑入山從携單給以往不謂景氣高冷遠絶人境日衣重布夜擁絮襆廻度城居卽新雨生凉未遂至此由此以推知世界冷炎都屬幻相吾輩所由日處甑中任其牽馳不自省覺耳老兄道性堅定古德所謂滚油鍋裏到處心涼如弟境中之人不免含生趨生聊以呈笑然非决意褭足深箐不如世間有此不受熱地權用息心更求向上未爲非饒益也老兄有意擺撥許日共此盤桓乎高年杖履不堪崚陟趨捷健人再息可到也倚雲之水與茶其佳異常而景物尤極勝水比慧山味稍讓其甘而清過之茶比虎阜色稍讓其白而香過之其絶淄于塵膩者遠而飽氣于風露者深也至山

之景則合五百里山水之奇勝鱗次綉錯于目間四時物色倏忽變態候際中秋澄澄節肅天高氣清水致茶香山容墅色一新泉觀雨日交澌萬頃平疇紛披五彩風雲互藹于重叠嶂嶁蜷白幔朝夕陰晴遞收道攬備諸姝貌席可譬陳蓋其寄地要而又擅其高宅境邃而兼有其曠故能寵泉山以豁吾决眥宕胸之觀又能合衆山之勝以極吾愜目賞心之快耳昔人稱山陰道中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應接不暇一時景

物遂爾千載茲山之視山陰所謂爭流競秀既
僥有之其踞高擁遂境渺人寰景窮目際更稱
獨拔此山以來未有發其幽德貽好事者今之
子猷是在老兄矣又最奇者緣倚雲而東躋于
絕頂遠近所見孤峯矗插所謂青嶂尖者也環
望千里距倚雲殆三百仞距地不翅千仞矣有
石砰方五丈而奇倚空翔展如九品蓮花臺兀
湧海嶠之上諸天妙勝簇而翊之此東南冠帶
之國奇麗秀絕之氣所勃露處也上有蔽草蒙

茸細結自成圓茵左右行列名曰仙坐石鋪白
蘚狀若嵩山頂茶時取少許咀之清香沁滲不
用水淪五内甘潤一切暍病自然不生貯之他
衾即不復爾名曰仙蘚蓋是山故爲金華聖者
轉輪道場宜乎仙聖所嘗遊化有再來人低回
其間不會張安道啟篋之遺必踐裴丞相發甕
之識不屬我輩後起伊誰許日盤桓共叅向上
此亦吾生不再之遇也老兄其有意乎古人嘗
景尋樂駕言秉燭夜遊推原本旨良有深寄豈

芳序無多而吾生行邁安可息機弭節坐聽其
西馳不返乎況乎行迫崦嵫之頃其不能不羸
糧躍馬以圖併日之樂亦明矣老兄豈無意乎
或謂方生入山許日喘息未寧頻語牽人不虞
山靈嚼舌之譴乎廖郭懷君白雲難贈感慨國
風携手之悃款申茲柳許千友生耳未達古人
秉燭之旨者知不妨吾廻駕之謝也弟十四日
入城十五將治蔬果侍老母賞月十六之夕非
老兄過我我定走詣商確此行也勝遊伊邇敬

告僕夫

又

白香山煉藥未成驟拜東都之命自詫緣之不
偶也造物者幸弟之厚爲弟尋好主家脱三十
年四比八股頭之逋貨又以鈴榜進士畀弟三
年仕士不關息黥補劓之閑身善體所以厚我
之意便可終身作事外人弟之仰羨遠媿香山
緣勝之矣倚雲片石時屢夢思仲秋得買南車
共尋舊時之約弟無靦顏淮南招隱兄可不必

廣續北山移文樂可知也炎應圖冬中曾過吾郡否眠食之暇誰與爲娛怡老妙方在于善愛又在善遣逆者覘隂以調消息于晷刻癡人孫炊而作子孫之馬牛參觀二端一瞬尚存亦即一瞬仙緣矣重陽把菊巾此耿怀不盡

與劉特儒

讀大篇合之尊諭察脉認理之言眞是滿盤托出起衰極溺歷年志學一旦如日中天弟與天下共服膺之耳謝謝耳伯脩稧之舉一錢之棄

以高會不留我輩自當有策其歸所以壽其太翁者此不必耳伯言之諸兄奇藥之贈想久無事以口舌爲耳伯嘵嘵今祇倡我輩傾貲以爲高會之續而不更及耳伯之歸裝何道使之吸風飲露而覊里乎唯裁示之

與葉徵君

太質感敬君先生知顧千里而負生芻以拜太夫人之靈非直以敬君儼然苦次而修子侄之誼也蓋有居嘗友生所欲效于左右之深而不敢致與不能得者式馮太夫人之靈以效之快哉太質所致之敬君者殫其意之中而所得逾其望之表也杯酒中流淋漓慷慨于故人錫我之大蓋幾相對而灑千秋之淚焉弟于此知有道之士所以成人之美于所自成眞逈出尋常意氣之期矣太質獨身還舟乇人無不道客之理足下儼然苦次榜人之事實弟司存瀕行于諭諄諄抑何鄭重之甚也夫道之于人猶水之于魚也人于道不能不步不能不趨于道之

人不能不愛慕而攏就亦猶魚之于水也茲有人焉引我以道而我不居是魚自詭其行于陸而非水游也弟欲以自欺而欺足下哉雖然自以爲是而君焉亦非道也故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夫忘焉而道在矣人水不濡忘之謂也見謂濡則不入神龍以其飛騰歃傳而怵責鱗鯢之呴嚅魚之樂不全而水之用幾苦矣手諭鄭重之云足下實忘道以引我矣夫于道有眞忘者則必有與相忘者也有相與忘者

而後見忘者之錫于道也大安在相煦以濡相濡以沫者不可蹈蛟龍而乘風雲以雨天下哉故不孤之托弟不敢居也然不敢不自勉也豈直弟獨勉之將與太質共勉之以光昭長者之德所以自成而成人之美比于鑄鯢之附變化于神龍矣敬君其許我乎初送太質擬武林便還遠則虎阜不謂迤邐遂抵江上六月之望太質北馳弟乃東棹月初返舍銜暑患腹𦢊焉反命并太質書亦稽上聞伏希亮宥縷繃之言自知無當不憚教之

與王季和

奉戒而行舟中漸有在纏能割之意是大兄法力所宏攝也敢不厲守以幾日至輕安大兄三朝禮佛祈以一念護持之受之在家所郵二書俱付去弟住金昌五日亦不見其回音不知作何浮沉耳弟群雲陽道中奉白

與周銘又

太上老君坐母腹中揀好日子降生至頭白成翁剖脇而出世人羨其壽耇度越不知八十年少壯韶華從包胎氣悶蹉過雖極千歲失者莫追此言不必實有要亦緣飾老子欲取故予等說而戲衍之耳夫千歲之壽豈可以取而得然安坐母腹八十歲而始生亦已賢于世人擾擾扤扤咊〻乎而先死者矣孰謂河上公之不善取予乎然則我輩今日所共受用包胎氣悶便宜亦已伋矣降生日予靜屏任之少壯蹉跎弗問可也緣日青得閒偶拈此義不覺失笑且亦尋愈書以請正知先生當亦爲我粲然耳轉眼十年一哭次孺再哭完初今又哭仲起里閈咫尺相知幾人轉眼之間單枯我淚況骨肉愴切經歷多端出此思之包胎受用便宜寧容易討者耶日者先生酒間期我作長安主人乃今幸神之聽先生戊巳剖脇之兆其此巳氣悶不久善自消息幸幸拙墨呈教三十年摹索五千文秘旨媿無片語相當唯長者以他心通慧判之三十年斲斷牋脫憂憂不休果有絲毫足發明

此道一二依似可開禪來秀者否南還且長跽
先生反日之戈振我高春之晷矣

與祝獳穆

一向養痾倚雲暫一入城聞長君病竟不起心惸淚迸即取紙筆寄秦失三號數擧而不能成語嗟乎神理之不可憑有如此哉當今後來之秀如長君更得十年不夗必裒然補領一世之士黃叔度之比德顏子端木叔之才過其祖賜吾爲日以幾以氣邑吾黨如此之人不假之年

奄然上殤嗟乎此直足下一家千里之慟哉吾所以數欲作唁而不能成字白傳所謂刖有傷心有淚如泉豈足寫之足下天性又何如哉夫事至反理之極哭不盡哀達者乃更付之以笑古人之處無可奈何非但以忘情自解也無可奈何只得以笑付之母之于子情更不堪又須含惻相寬哀能傷人徒助天爲虐惟姜心洞觀古人索居之鑒以毋墮甑破之誚可也賢媳屬守共姜之志如此良士宜配令媛自當善以成

之愴新之際計無復之性命所關一鄉是快似不必爾也大都事至無可奈何但有開譬諸友省同當相期絮酒之哭共叩其所不可知者于天耳

與程心南

小价至知水齧浮梁衝斷鐵環春雨不時山水迸發氣力猛悍司之不謹此必至之理然幸有此徼而當事者知所先防此後陰陽人道之患皆可杜矣夫水雖暴漲勢未大甚倏而有此非

直司之不謹與鐵環假煉之未工也體太長則兜水多而兩頭之力不能預宜其兩激而斷也前者酌議深處聯舟淺瀨駕石不特唇齒相依剛柔並濟可以永恃而氣勢短棹收放不難經始之功小費而將來倚藉無量矣郡邑兩君侯交口稱善老叔亦矢堅持之不失造舟之議并可寓他年全梁駕石之基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者傳語乃欲槩而用船此必末力不振苟了公事者倡之如老叔必不出此也夫槩而用船

工費俱省了局誠易然今者之事亦可以重前車之戒矣何也大水衝突之際船少則去岸近而相依以爲固多則船船相擊未有不潰而散者也環短則緯船少而兩恃以爲勁長則環環相軋未有不拼而斷者也人力照顧之不到又所不必言矣不待智者明策其然云云之說非但愛其末力亦欲速于成功甚非眞心任事者所宜有也夫用吾二三年之功而可建百世之利此古之豪傑所不憚袵金浴矢風夜以圖之者也奈何首鼠中途而自違初志乎凡我輩剏事必先爲萬全不壞之地使踵而脩葺者爲力不煩而乃可長久苟始事草剏致修者倍難何用樓䝼首任非常若曰吾已厚藉餘賦以備經營業以漫擧千金委之于壑而欲借彼後勁蓋我前愆非有神禹爲予不能塞此殊望也天下無不可擧之事賴有眞心實才任事之人或者掣肘于委任之不專與仰屋于度支之不繼乃今兩侯腹心之托重矣四方輻輳之助裕矣此

亦千載之一時也所以月怨而嘵嘵幸附仝舟之雅共當風波之際不能不厚號于樑柁之三老也瑣瀆煩罪幸垂聽焉

與徐季苻

弟三十年爲人作嫁衣裳衰相見前百念冷落此番出門與老母說定我家氣象如此中之事有九分難不中不必認官早回了叔老所未了再挨三年便是六十便可率妻奴輩奉老母入山學道終身作不嫁女子此弟眞願多對好友言之想季苻亦時聞之矣造物謾人以鈐榜進士相嬉三年守部才與一官其安排之意與弟所自畫固不大遠顧處我世局之中者不無翻然一新之望弟自信冷心不向熱窩作活久矣一事罪過生靡他長八股頭業沾沾好作不猶人語自爲世棄矣不以此更誤他人間有一二阿其所好懲弟遲鈍中道危疑茲者繆當奇賞于世之識者且以文章之有定論而堅其必不廻轅之心被銳于摹弟之文其父母未嘗畀以

如弟不肯燥急之性豈非弟以此老進士誤之今后祇有頂禮佛前凜守貪嗔癡之戒以殲此戾僭耳言之迂矣總歸真願他時或定業難逃失足火坑便可執此以還我于清涼矣家中百凡仰藉拮据爲謝

與留人甫

弟行間約兄會于安仁至彼杳然豈方南旋未暇擺撥耶以弟煩憂之心還念吾兄伊人久違之愫相失意外蒹葭蒼蒼孤帆暮征言之想同侘傺耳弟三年以來本無心更以八股頭等與少年爭道丈夫遇合之表自有所以安身立命一意休歇漸反故吾情知領骨非富貴之相不欲固以自己性命輸拚利榮三年以來時有窺測未敢與人言之即兄嘗相過從恍慷生乎遇合之故不勝天不可知年驗之感弟有微笑承之或他言解之蓋所微窺于休歇之旨與兄未精及之亦已見其概于君宇間矣癸丑爲二沈强草七子社文秋還不復拈一字自家中敬行至武林王季和出喜怒哀樂二節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二題苦勸成文無以應之功疏性嬾宜研筆不肯聽其任使也行過丹陽攻舟而陸車中無事不覺作文興趣津津于是每遇好懷輒作一義不踰尺幅極意淋漓居常所爲苦攻極研片語猶人矣亦不已一切解粘釋縛直心出之得文將二十篇予將深嘆往所希有予亦自喜沾沾非復惡溪九十九灘徒令人畏所奉柳中夕娛草畧具大都以兄清心按之可得弟之近況也寄寓天寧寺遇大石上人與予將屏去文字相從學道上人黄梅的傳也行慧且成福德度世言下指畫而示旁提波瀾大從前痾痛隱隱懸揭多年至今管窺釜鬻得少爲足總是世間鬼窟生活即言休言歇祇成嬾散其于大道尚未夢見惟是振起精神日煆日煉以知身前身後世內世外欄柵灼然一切皆妄一切皆真始有得手子是三年家居種種窠窅于師言下一旦翻盡尋向上路使弟數年之前藉

兄宏庇先得一當安望節節批剔光景灑快有
如今日乎弟與子卿書吾輩徒以文字與世結
緣遇合之事如必不免遲得一日饒一日便宜
也兄悉此旨知與本家不喫猪羊肉語不相盩
耳嗟嗟人甫大雅不作吾衰靡𢘅賞音差易知
已實難世人所以論交之槩也夫天下有不知
已而稱眞賞音者哉吾兩人契誼自于丁酉業
二十年于此矣以弟之僻于其所爲文也自以
決吾之好而不必斬世之合片言之出信其必
合于道又信世之人必有識者以賞其言二十
年于此弟之頭顱日以種種我馬玄黃漸以靡
㮇兄之賞其言也若新悠悠之口陰姍顯訕謂
兄阿其所好而不可化信其言之必有合于世
也其持論愈以厲嗟乎人甫以弟之僻于其所
爲文也其非有斬于世之悠悠者無論也每紙
出而嘆咏之摹儗之無如徐孺子惜哉其秀而
不實無以觀吾所底矣始終好吾之言不眡于
人偕吾人甫唯徐元晦以吾之老而不得當力

規我改度以幾一遇矣元晦非不知我硜硜之
素也唯是愛我之深及親之老不得已而出乎
此耳足下何見之眞信吾文之果當于道而又
必其終合于世哉嗟乎人甫天之啟足下耶抑
足下自信而信吾之眞天且弗能違耶夫偶然
之忻說或如取而如携言語文字之閒可捷而
掠也確然之鑒識不即得而無不得非僅言語
文字之賞可逆而券也嗟乎人甫使吾文即倖
當于世而非人甫所信必有當之文豈足明吾
兩人相契之所以哉吾爲文不必其合于世而
直以殉乎吾之好故至于不合而以老終不變
吾之道以斬乎遇足下于吾文之中見人甫即
人甫而信吾之文天下必有鑒識如人甫者不
以所不合而妨其所必合故卒以識者之好而
券其言大雅君子友聲耶許之誠終和神聽之
契求之言語文字之間不免典𢛦于自涯矣何
有悠悠之論哉丙午之役棠帯曾先生初未讀
弟之文也入闈而讀弟之文以爲此道之第一

易先所拔之第一以第一弟也徒以音賞者有此特達之知耶若海韓先生丁未以[illegible]弟之文節以當世第一位置之闈中首[illegible]弟卷定爲第一薦于主者以爲先輩典型之作當今若士如吾所見覆而可射也暗中模索五色不絢徒以音賞者有此通靈之契耶天天下不可格者精也不可圍者神也不可掩者誠也于將莫鎁重扃不匣鋼以厚土其光芒耿腌逬射斗霄合精與神與誠之獨至以取大造化之祕而擣天下萬世靈知玄鑑于性命之舍吐是故瀧上[illegible]賓之奏而磬躍汗沉之鈇車下夷則之歌而聲恢藻嚴之聽此世間理數所必不爽悠悠者蓋妄緩曲鍼于磁石之厠承膚草于琥珀之前安能以其意所不及而定吾輩昭曠之觀于尋常尺寸之外哉嗟夫人甫弟自稍知操筆爲今[illegible]之文吾兄所與周旋二十年于此陰晴風雨所夕聯明之變一身所歷貧苦病侘阽危垂死感逆而遡之知兄種種可數于目前也癖好[illegible]狥其于此道貪與貪矣病與痌矣老與老亦[illegible]與死矣弄非宜僚解難之巧其不以天地萬物易也殆乎栗林父之承蜩斲媸郢匠成風之技其不敢懷非譽巧拙也自俟梓慶之削鐻至今而侘一得者匪弟加功之鹵莽所由鳳禀之蹇拙無能驟迎造物之氣也所以不即得而無不得者意精與神與誠司契于其際有游我于彀中而不使知者乎文章有神玄感不昧有孟旋則必有人甫有人甫與孟旋安得無會韓兩先生友聲耶許之誠終和神聽之契求其所以然而不可知即知之而不可言者也此言出而世之嫗試吾兩人者必以老方白頭而暫合後爲漫汗以夸人不曾阿其所好爲嗔矣嗟嗟人甫子試以今日言之信而遡于言之而未即信以前其確然舉理與數之所不必合而核之若券也此果以知知之抑以不知知之哉謝公旣渡風波之後而才壓我始欲愁之嘆兄于此際[illegible]弟此言恐愈覺轉語之難下矣廷試鎖榜三年

守部天所愛弟之厚而成之巧此段公案與徐
元晦徐子卿書曾拈質之與元晦書廷試發榜
弟名在結末愛而過我者咎吾作字屮屮又稱
引 國家土木之事爲觸諱也弟對之曰吾字
即屮屮差勝不完篇者與試三百五十卷子主
者未必人而閱之也然寘我之名于此地不可
謂主者之非大錫我矣何也三年進士舉人兩
不關着身于老親菽水之暇有朋友山水之足
供遊眺可以攝收嬈驁之精熒無文章吏事之

擾吾思慮可以培蘊儲嗣之肸蠁又選人常格
守部期滿得分事京曹不藉五斗于督郵則可
不以口腹煩支體之曲折而俯仰適不縮三尺
于鄰邑則可不以喜怒徇官吏之譸張而讋戾
省又大便宜者弟之離奇自分本無求多于世
之心海內臭味之士高吾位置以自尊其道不
勝過量之望南宮奔殿不免歉焉不足公所之
嗛弟之于此實私以爲幸者天下于我常存不
足之嗛我乃始寬焉托于有餘之地蓋約之鮮

火道固如此知我其天主者之錫豈不侈耶至
語子卿所謂遲得一日饒一日便宜者此旨想
已悉之參而覈之可以知弟近日胸懷本趣之
所在矣夫自占取士之法未有右于我 明之
經義者也歷 祖宗十世之恢規摹寰寓之彥
而型砥之以帝王聖賢之神情與相貌士生其
間被服于雅化之醇洽以發皇其性命之微眇
譬蚌之老而生珠木之蒸而成囷呼吸四時百
物之精華也久靈氣崇醞于其中而甝采芒迸

乎其外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雖獨觀昭曠
之識時有兩相冥遇于空明之境此其妙固難
言之矣何也稟型砥于帝王聖賢之神情與象
貌發皇其微渺于性命在我無伎倆可容施設
于古之人亦靡途轍可以步趨精也神也誠也
所謂理扶質以立幹也才也情也法也所謂文
隨條以結繁也前而定之命也適而乘之時也
一人知巳而天下也天下而一人知巳也知者
所知者與天下之知不知知者遊乎其中而不相

碍亦不相爲運也夫古之至人所以心開而無事終其身不與天地萬物爲攖者唯其身操造化之柄其能操造化之柄者能不失吾性命之情而已矣孔子學琴于師襄三日而見大黙然若斜若氣微若聲并其神情象貌之若隱而若見孰使之不得遁而皆存此非關琴也非關指也不屬文王不屬師襄亦不屬孔子也精之不可格也神之不可圍也誠之不可掩也焉乎才與情與法而相雜以成文挾命與時與運以各自還其非磬巧拙之所極而與天下交存于所不得遁以此觀之文章之于人也其爲之者必非務乎一人之知者所能至其知之者必非特乎一日之誉者所能盡亦明矣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夫文亦何獨不然所爲貧與貧也病與病老與老而且然與然也何以剸心于此而無變計孰爲知之而又孰可與言哉是役也天錫我以若海先生信吾之文于人甫而于以信人甫之知于天下所以結吾兩人然前文

章之成局也人甫可以信我者自信矣天錫我以大石上人提我三十年之所以砣砣而不已匪直以其文若海先生所以射覆于一日而不武不直文之知所以開吾將來學道之前路也且必悠悠者不游之人甫亦未必不旋然人甫既知我于文吾知疑終不能勝其信吾亦可以自信信人甫矣弟之爲此言也蓋神賞先之遇哭門而示以兆之與今未暇縷以告人甫而悉神所以示我之與欲不我信而不可得矣夫以衆之所習而易厭一日執之歷生老病衰若而不倦什必非尋常之嫌也以世之所僻而不予一念獎之總理與數之必然而不或遁必非游淇之繁也故曰吾可以自信者信吾兄也夫知弟不爲世之文而又必知其終有當于世如人甫者世未易兩也知我不爲世之文即不能必其當于世然信我必不爲世之人如元臁者世亦未易兩也故弟之爲兩兄言也獨諄諄誠黙參性命之際信吾三人之相與非偶也夫

境上之事無則罷休情上之事不能則甘歇弟三年以來奉三字爲息虔稿劇之金箆迴大石師而更會無不無能不能之妙肯總之大歇則歇于性大休則休于命而已矣凡附境以見者不能不隨境爲遷流依情而動者不得不因情爲徙謝古今矜尚人品功業之違赫準之以吾之說不免落第二義矣兄言語文字之徇悯者哉第生平共吾兄言不敢一字違心之貞未嘗一語强兄所不可至也信之有及不及係吾兩

人機緣之合未合耳體劇屏居訓對少閒念兄知巳之竪惟引大道交勉將來庶比佛氏報恩之義吾兄宜信此言一如信弟之文兩人將來和平之氣有億萬于今日耶詩之雅者矣擺撥常務徐理鄙忱楮墨之外定有心花開發處也入月之杪可買南車青來把苦枯此未了更有請益耳夫以弟之兀兀而僅微一文章之遇吾兩人之相契而僅一文章之知此四比入股之物亦天下無意味之甚者矣何用終身執之不能自巳也哉由其所信求所未信是在兄而巳矣弟夫老母萬里作客仰藉良友晰夕照拂想無用嘵嘵也令弟仲韜并致遠悰不盡耿耿

奉鄭越溪先生

半載留滯長安從裝驢背上看西山爽氣如欲就之二三少年文事相聊屢決歸計而不可得遂夙業淹牽聊以自笑意在瓜廬匆匆旦夕極想狀原諸勝漬撲眉宇積歲以幾不得一從杖屨請益其間此念何異百年如隙七尺如泡言

之悵悵以母老乞一官仕無中人恐得遠方又以母老不便就以無子買一妾同住者三月卽三月病多方丁醫藥以免之煩貸人資斧與之南不能有子而巳受子之累客思斕姗此其大者諸種種不可樂事又不必言一着差勝坐視蓋布圍小甕中聽長班咄咄荊棍子相引道上拜客不能自由此中覺酒無般耳近狀想不異詩懷酒件足送餘年政不必以兒子輩關心有不妨關心早計之事可必未聖違行可師耳中秋

後定走侍不盡

與王敬仲

不惠吹劒一吷仰藉友生耶許之雅造物之于不惠何有其褰與髦者毋是天下我輩友聲而矣味如敬仲者容以才之前且役其貨之信吹劒一吷所謂波及我者皆吾敬仲二三兄弟之餘也登弧在彼奮武而前又何患焉敬仲勉之砵卷一冊刻稿二冊附覧政全稿當明夏成之凋可寄也承尊公顧惠無所不般台旌相過欸

焉扎道媿嚳無已希致主臣

與王及甫

訓頑之道書稱無憤化之以德也莊繹正容銷之其意也合斯二勝而設誠行之吾所以服膺及甫以蠢子相煩耳來諭津津恍袍刑古于函丈矣弟萬里作客弱婦將老毋以代家㰅百爾彌縫雖是懿親大雅之藉綴籍冠紳紀綱伊始所宜氷飭要斬內無出梱之言外謹搴帷之瞰女婢絕聘睨于屏扉童僕靡敫敫于巷市凡我子弟及凡親戚有事而照拂吾家者不買醻牽飮之肆不墮恥俠耶之室不牽連出入官府之門不引接非類之人涸吾蕭寂門第所藉懿親大雅愼德之式正容之警弟在萬里實嘉賴之匪直蠢子甄型之貺也惟留意焉不勝拳懇

與詹古愚

弟生靡郡長于四比八股頭若有夙業不可解脫今借一老進士斷送之顧老進士而又鈐榜此天息弟之善也三年守部便是六十白頭阿

翁掉歎少年場中旣不習婦女檢押之媚骨老母八十體氣脆弱不堪從子宦遊先君遺租頗足朝夕不必借貸古人扳輿之拙政且老人一向皈依西方而弟倚雲精室卜築成業便可率妻子奉老母共作佛家眷屬矣生子之事意外聽之兄一官甚不賓去四比八股頭不能便此心之氛非磨礱紆鬱至于今日不能覩破世局受用此身之閒故曰天之善息我也嗟乎古翁今乃始還吾兄一世外山水之友矣聞而喜可

知也冬仲相期尋楮林之約參此公案耳未聞將攝不盡

與萬孔思伯仲

往歲獲讀佳文會心之際如按眉宇當今文氣王于江右生所服膺無能盡菡郎君家犖從觸目琳瑯兩賢濯濯相得益章矣大刻叙目下可圖奉覽佳文欲借光楓林集義須覓人錄之且少需馳歸耳文章之道奇則不可一語使人不曉平則不可一語經人道過盈虛消息操自當

機我之瑕瑜熟自見也拙課殊不成惟有以正之野老學人歌舞猴灘骨强儘力爲之博笑則可不以爲笑閔其志在而諭以律節此大雅弘度非賢者不敢望也尊刺過抑非所敢當須面尊大人恐之日親儀刑與聞世學譬之良玉產于玄圃寶劍鑄于歐冶生有踔觀畢采于九賓之席耳願言光德饒舌多罪

東董見龍先生

客歲人還莊誦手誨直使胸中欒屑無處可容先生錫我之厚不啻躬奉金篦矣秉銓南署甄叙一方之才品以與需明主之陶捍于道未爲不行也不肖拭目以觀丰藻之樹焉周生嗣賓通家之子相會校中知嘗執研筆于門下仰仞高賢不遺之大嘉與此子知所向方也因其趨侍敬附候私陳先生行古道于今備不掩于彈衆之口末世人心難調如此細問周生當得其概不肖局于常分抒悃莫由慚負知己先生其能已于朋友之誼乎樞謁之期在夏秋之間可

任翹企

與鄒方回

有人自婺來者云六月初二按臺照常收狀兄事必達可知也兄肯如期迂一日之程便可共探倚雲之勝以驕孟陽子將矣仙境果不容易造耶吾所嘆衆方回近道之器大旨以其情少果然不謬吾許即淡食吾勉甘之然獨少于吾輩而或他有所不少者何也倚雲泉石之間宜無所借斯人之展矣一笑

與蘊禪師

楊君以師八行來讀之知爲我生子作計葵心真切弟之不德先君一綫之系危懸無所寄之師受佛記所以周旋我者拳拳如此此一綫之系佛不使絕之微俾弟有以自恃人子之心全佩不淺弟生平嗜酒之性無能匿于吾師戒酒以來幾且二載雖偕滿堂竟醉之客遺簪墜履之中此心澹然無復罷就亦不起厭離然因此應訓日以漸少時日亦覺漸以加長乃信世間法省一件獲一益又以知吾之貪愛世間萬法皆假一件可省則件件無不可省要此念一時陡發徹底盡淨自有大神陰來護持令不退墮因緣會合不可少師拈提耳箠頭佳什譬子特深即此亦可規師近詣之超灑矣舉業本領無復精神如往時料理大約近頗悟于休歇之趣直須所謂水到何如舊夏就選曹覓得一官以朋輩詆訶棄之南旋弟與實嬾嬾會試又嬾徼官借勉從朋友爲名非有必僥反戈之志也爾秋不免又事馬蹄當先期約作十許日晤言倚雲山色亦時一入想否也惟師圖之楊君屈吏茲土不能以其才遠藉于官使有秋雲山色之感豈唯主者之過有可爲地弟不敢愛其輕言

斗

又

三十夜燒年紙火燄徹天一年光景盡于此矣亦念爾時身心安頓何所三日誦經四門鼓棹志向稜稜數椽孔雀庵恐未便足狡兔之穴也僕人催促之甚有催促甚于僕人者故園可戀有尤可戀于故園者請將入師于此了意云何來青閣汛掃粗具足供跏趺幸即撤單過此弟一年光景藉師瓣香不淺也

與回崖上人

家居匆匆歷載而奇矣久曠訊候懸企可知茲專价要孟陽成倚雲之遊以冬孟之晦期至矣師肯杖錫仝此樓遲乎可來即作過臘之計倚雲新小經理足掛瓢衲矣弟來并可訂他日住

山之謙其力懲德孟陽登一日買舟免予一日
之跋也

與純白大師

我純公大師座下兩年奉教加之惓惓于吾未
了之念此之感切何可言既依善知識掩關習
定靜中澄觀灑然解脫一切纏縛何有二竪更
爲吾難夫病之與衆令屬諸苦吾見世之慧人
自信解脫于衆而多不能解脫于病何也依善
知識益以澄觀知有所以開我迷闢矣借道錫

山必期叩此所論代鄭當并致之

與歸空師

吾師不難三千里徒行看我古德惠州高義今
乃再見[illegible]無以當此也都中幾一載
祇饒汙泥滿腹求師法力或可于此栽青蓮花
種無緣頂足豈五濁夙業未應即脫耶老母在
念不能駐錫悵悵以南到城上必見大石師忍
還宿之期尚未可定北望延竚奈何奈何伏祈
記取前約明春移錫敝山歸當汎掃以待細觀

高徒儒足體心幹家不煩更以此地絆吾去住
也弟老女子聘人猶作養媳婦待年無事身子
天或啟我學道之緣仁者忍終棄之以說不得
一語拚送三千里雅念耶顒望顒望淨銀一兩
奉備伊蒲之供弟承師授白衣大士經自去年
十二月十二日持起于廿四日天寧寺佛前頂
禮持滿一藏回南過師求爲告懺更起期持念
合家一心堅求佛庇蒙師惠許敢申請之開年
即祈南發至懇顒顒望望

又

正月十三日作一書附鳳陽府差人不知徹覽
否會試揭曉得第十四名進士三十年苦纏舉
子業微師之靈暫得撒手然自此鑽入紗帽布
袋猴子伎倆又不知作何究竟恃大法力時以
提我耳持白衣經未敢墮落然心日散亂無見
佛處業力深重可悲可涕此間會一師曰大石
眞善知識不以言語知解礙性者與吾師畧同
其神通與渺波瀾大能引芒人出頭無奈性

地不圓境事牽絆不能一片心日散亂媿師開示可悲可涕非謾言也一窮秀才手頭乏錢學和尚蔬食敝衲粗過日子今中進士費用浩繁無可應付仰屋愾嘆且以自笑三十年苦心企想徒增惡趣古人所謂有待之煩今日乃知其言之雋看過殿試在三甲後六月初便可假旋匹時更求金篦耳有便亦可飛錫一慰企思否

與嚴印持

兆開予爲印持堦如尊論眞常事自昔造物所以勸磨我輩政唯常耳方任千斤擔千肩而以爲弛于負印持苦心可知也寧直地下者之自慶知人哉伯老母慶粤世間男子弟何幸與覩道義之瑞事乎言之家母弟嫡共相踴忭顧望見手采而不可得希叱姓名奏之

與忍公

所示不器曲肱文致精理肆命世具此矣世人見言枕便云睡見言器便云用此與囈語何異求仲稿作何等許之弟以此兄于弟一人家風

譬之月內胎氣一點露珠在裙帶間卽形神俱所未完人之生意不可謂不具矣以求全責備之心刻論之者未深知其妙處也細參之當不惟弟語耳形色天性也惟聖然後可以以踐形于不器之解何如請與諸兄共質之

與無勅

聞近又生一節此造物以完節付兄玉書尊字又可改作竹書矣一笑讀令兄手諭至兄道所以相成之旨婉于過獎此自長者不遺細流之雅弟于何有哉令兄亹亹開道數百餘言肝膽披瀝神理迸射直使人髮欲竪淚欲瀉卽欲理一語相報未能也以心領之而已矣它報煩及之

青來閣初集卷之八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襍著

聖人通變于未窮論

甚哉物之不可使窮也故善制天下之勢者不俟其既而重爲亟而唯乘其未以謹于持是道也聖人所皆履其通與天下共偕于不窮者也夫窮通之相倚天也窮而可以通人也已窮而計通焉天爲政而人順承之也用圭于内事之益徹幾于茹血之痛力能得之不卹蹈臣于之

憯而不顧傷君父之仁亦不持其未之過矣故曰聖人無窮地豈無窮地哉識其變而謹于未也夫變亦豈易識哉天地有天地之變肖翹蠕動并有之古今有古今之變瞬息呼吸亦有之且與之爲窮無變而非窮也且與之爲通無變而非通也故天下窮有未變無未變無未而有未通則必無未何也或窮者勢常通者道也變參勢與道之間而握天與人之息非聖人孰能識之早而謹持之故曰聖人通變于未窮夫天下無窮也無息非窮也嗤嗤之民日以心鬪動之死地此與窮俱窮而不悟者也間間者流滑疑自踔謾謂火傳無斬于薪盡而不知藏穀之並于亡羊轉徙浮宕幻窮于不窮而不返者也聖人與天下共出共入窮之中獨有以御變之會而通窮之竅非能逆其變使無窮亦曰持窮于其所未窮而已矣夫令天地之運必有盛而無陁天下國家有治而無亂人之壽必如彭籛喬松而無殤天心有淑而無慝其品有君子而

無小人此亦何藉聖人播覢轉輐于其間勢不能有通而無窮所謂天亦無如之何者故物之必有窮譬田之有曠鐘釜之有罄也禾生附田稟澤于雨必留餘曠以待浥注水于鐘釜爨火而爨之必留餘罄以待沸窮者天所以節天下漫衍烜赫之勢而啓其悚慄變怵之思者也即此觀之可知所以制勢矣從通遡窮之倪即變按通之機導通于變之竅懸窮于未之地聖人

不窮于窮之道具是矣夫窮之察情渺而守物也亦周矣天地萬物日挾而與之遘豈有陡設之形可却之而不我近有壯匿之宅可䠶之而不彼就哉在識其變之所在而以通制之識其變于帝之世通以舞干而舞羽窮其自馴自格之有苗也識其變于王之世通以不泄而不忘窮其讓田讓訟之虞芮也識其變于治之季通以知罪之筆削世運之窮可以吾道翊天子諸侯大夫之窮可以匹夫振也天下之守在四夷

有國之守在四境有身之守在四體聖人通變于未窮守即在窮而已矣是故若遠若近者窮之境也亦闢亦塞者通之機也窮窮通通者變之適也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動而不測者聖心持窮于未窮之神也爍金凝海之慘腐腸腌骨之毒不日以吾之心思耳目盤桓營觸于其間意外猝至之患雖處以聖人而不可救以此知持窮于未之幾至微而亦至危矣鴟鴞未雨之詩周公鑒窮于居東而爲此也咨嗟咏嘆之意若臧其料杜之不先而不可以自解聖人不輕任持未之道矣柰何而易言之聖人制窮之道莫辨于易乾之用九坤之用六其變也無首永貞變之道也乾之上言亢而三言惕坤之上言戰而三言含上既窮三未窮也則通悔之變在于惕通戰之變在于含明矣故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道極乎物之終而命立于未之際聖人所以合撰于乾坤也是道也聖人莫不然而程子獨以堯舜當之何也垂衣裳而天下治其變

而通者其神而化者也此眞善成天之仁可爲持窮之儀的矣既窮而策通者吾憾其計之晚奈何端處而聽之乎

亦佳先生傳

亦佳先生者所稱懷泉鄒翁者也先生天性孝友立義皦然擇地而蹈而口不掛臧否之論臨財物不苟取而好周人之急一意不勦今者年六十矣吳東西之境幾方千里慕翁之義無不重躋願識其人處鄉而恩有所藉者唯恐不得當公也

吳東西之境幾方千里知有懷泉鄒翁矣亦佳
先生子華之所私命也蓋子嘗以亦佳顏先生
所居樓先生哄而不予非也其腑臁本趣如此
云外史氏方應祥曰先生之五十也予賦以紀
其數矣今十年而遂先生行益粹予益自喜知
先生也或曰鄒翁富而好行其德耳吾聞先生
年近壯猶從人貸子錢治下賈以奉其親也風
雨之廬藏之弱弟內人椎布而操作疾言不出
于戶也此豈爲富哉司馬氏之遺事掌故其燦

然矣先生之首肯予有以也嗟乎言輒稱佳矣
何以兄事麗德公而推擇臥龍鳳雛不置哉亦
佳先生乎水鏡先生乎

楊兆開傳

今上戊戌余閒業武林鄭瑞卿之煌鄒孟陽之
嶧楊兆開啓元開子將啓祥偕從余遊甬集而
盟期以古人之學交相劘鉥見小異同不妨劘
證無茹所不安者於心有所規切患創之不深
不能抵其病厥無代受者護痛而不盡于言心
所不然謾爲煦嫗少嘗以剌而俟其自濯托于
相全居已於薄而待人之淺不願吾黨有是也
三子于時共推兆開以翊斯盟余觀兆開頗仰
指畫抒議侃侃亦心喜其必有以成我者矣兆
開漢太尉震之後先世居華陰其稱武林人自
曾祖億始也生而穎異授書日數行下輒不忘
祖近橋公撫而嘆曰復吾楊氏耤是兒矣七歲
父死母夫人繼之未幾近橋公又死吾友删汝
東挈而字之兆開之得有其室與子若女以不

斬其先緒者汝東之以也蓋兆開尊人見南公
壯年篤學負志而歿其母哭之痛至以身殉焉
兆開于是始無與爲家而家于妻吾先君負志
而歿猶見南公吾得事吾母而奉先人之蒸嘗
幸吾馬齒稍長耳人子之心憐焉罔極實維同
之居嘗相對生平稚困顛躓之故黽勉一日庶
幾少振生者以錫死者而念不可必未嘗不欷
噓泣下也故余視四君昕夕劘謠不爲異同至
兩人善敗關切之際吹索剔治有人不可忍而

嘗有味乎言之蓋兆開本所自劇鉥者以規切
我宜翔之深若是媿吾才錮不無縱舍以負兆
開要所以成我之意豈敢諉也兆開為人沉藺
高毅有大志至性過人尤篤于交義讀書學道
以古人之至者自期其議論開明必擇言而發
其動履莊爽必擇地而蹈持身以禮而待物以
厚雖燕私無褻媟下至蠛蠓蟻蝶無貽藉焉交
遊閒所推轂者尤在善胡人之不逮而引其所
長為文一本六經磊落雄快不為瑣屑語嘗謂

文以靈心為主無取餖飣遇題得大旨即伸紙
疾揮曰枝枝節節而為之必無文也吾師許敬
庵馮具區兩先生以道德文章型表一世居嘗
語及兆開所為人與其文未嘗不相嘉嘆國士
少二以吾觀兆開稍假之年竟其所至于兩先
生之業未可量也天不可問其若之何余自戊
戌至甲辰居武林之日十之四去兆開而家不
能一月不以書相聞非念余病祝余自愛則勸
以大業不為寒暄語造次薄蹶綿宛周悉切于

事情不啻面語余雖索居時耳規誨以不惰棄
者兆開之為余益多也篋無贏金顧好施與奉
汝東猶其親欲有所行義于親友必勸成之稍
過動必委曲諭挽不得而爭以正至于再三而
不置曰人子之心吾無不可自盡也乃翁亦時
改顏受之曰吾視六郎不敢異吾慈能報我以
諍吾聞楊氏之先以直諫著此子不墜其家風
矣人情非其所不相涉其中有所不然豈必一
切以飛遂之閒置之出之以淜膈而牖之以情
理使人心肯而茹其荼導迎善氣偕之靡憾直
諒多聞忠告善道古之益友也吾黨一日可無
是人也哉先君之志悒者未舒母氏之節潛者
未闡日夕攻苦庶幾一旦而不可必得豈吾之
業尚未猶人乎氣獗于志而血逆之膺竭于血
而痘戚之郎至于死兆開之心豈有悔焉兆開
死[illegible]孝者也議者不察曰夫功名之士與造物
爭[illegible]勝以死即稱知兆開者意其不然而無能
雖[illegible]言獨謂兆開死于孝者也有人于此去其

家萬里之外聞親之病危待以訣期在旦夕竭
蹷赴之當期時也使有䮐夸父之足過于其前
必咋舌自恨以爲不及作而企之至死而不悔
者固急于其父母也旁觀之論以其不自量力
而求勝夸父徒以自斃斯人亦何辭于跡之似
乎嗟乎古篤行之士含憤千載而不得白豈止
一兆開哉趙至年十二就師誦書聞父叱牛聲
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令
老父不免勤苦㦡不得志遂至狂病母亡不見

自痛遠棄嘔血以死嵇紹爲之叙非獨以父康
之識悲其至性莫伸庶與後世共惜此人耳賈
誼少年負當世之畧其時主不能用之出傳長
沙意不自得作鵩鳥賦以自廣梁王墮馬而卒
抑鬱以死蘇子瞻曰惜乎賈生志大而才小識
有餘而量不足也夫生直以其志不遂局局
職亦不敢苟云耳鵩鳥一賦同死生輕去就誦
者亦爽然自失焉可與悻悻之士同日論哉子
瞻之知賈生不如司馬子長王介甫之知賈生

也兆開七歲而父死哭而拉其棺不令下何異
景真聞叱牛時壬寅雜錄多集古今達人之語
以自箴語不必出諸其口要其意固爽然鵩鳥
之賦矣此果僅介介于功名之不就者哉兆開
體幹不踰中人而清立瑩濯雙眉疎秀時隱隱
有異彩曜聳而鋭下瞳子黑白分明嘗見晝卧
呼吸既歛而目瞳㶿㶿如明珠之漾清泉其心
雖寐而不放故其神亦不昏也少嗜酒量可百
杯其硯磊嶔硐之氣藉此澆之病而止酒杯酌

不沾唇朋友宴集四坐猩沸獨垂眉數息或倚
楙而吟余笑謂之此亦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
視不見泰山之形也其生平堅忍不爲物遷之
志此亦可見其槪矣昔子産之哭子皮曰夫子
死吾無與爲善矣兆開亡矣豈唯余與二三子
追念昔盟不能忘哉凡在吾黨與有同悲吾亦
志吾之私如此耳妻聞氏吾友女東淶女啟祥
姊也子人駒人騏女智楠人騏配嚴印持謂御
女兆開殁印持内子方娠印持私念得女當爲

兆開婦預爲文告兆開墓有楊既枯矣我得弱息爲兄生祢之語已而果得女因名之曰生竟字爲兆開之得于友生者如此印持及其弟恐公武順無赦敕與孟陽兆開子醉爲道誼骨肉之好以犬馬之齒牛耳屬予自媿無當然予得交三君子如兆開錫我之大何可讓也兆開所著有壬寅筆記雜記并文稿行于世方應祥曰吾聞諸莊氏適莽蒼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粮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茲有終歲治

糧而行未始跬步此何以知其所適乎今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而遊無窮孰知其屐不及寢門之外哉吾可無爲兆開傲矣吾文非傳兆開也傳吾于兆開而以兆開傳吾耳然全鼎之一臠具此矣紀兆開之詳有聞子將之狀吾友吳伯霖之傳吾師馮具區先生之誌銘此皆有足以不朽者也奚事余焉

贈衛生字說

孔子遊于周廟見欹器焉以水注之至滿則覆物之善覆莫如水人之善覆莫如智莊生曰吾生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蓋戒滿也門人勞蹇叔以其兒子棨請字于余爲之字曰衛生生髫齡清發神明奕奕能自愛重其來者未可量也故予爲取老氏旨廣其說告之嬰兒之未孩也其知不能自取食不患饑不能自取衣不患寒步履不能自爲運不患傾躓此天下之至知也迨形日壯願日奢陰陽人道之患亦日相侵相軋而未有已孔子曰驅而納諸

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甚矣智之爲生害也當其驅莫知也譬之酒人狂而彌劇孰能說之比知于水而戒弗令滿永可不覆圖之此其時矣老子揭衛生之經曰不以人物利害相攖必于能兒子而後至意如此乎犬馬之齒長矣日于罟擭陷穽中求所以辟之法而未有得也絃以予所未至者爲生告愛生而不勝其早計爾生知人也毋第以吾言爲耳之瑱用以求先師之志而比子器之欹他日當諗吾婆心也

守部會議錄跋語

乘車而適市三人則趨十則下之君子愛其羣不以邂逅易禮也吾寔有與而可忽乎哉士之升也王者歌鹿鳴而賓之說者以謂慶則璟觴食則相呼見急難相恃之義焉二三兄弟之紳服乎此也非自今日始也發乎情止乎禮義忠信以將之聯名以紀之上帝鬼神以臨之今日匾盒之言我知其不爲商之誥與周之誓也恃此勉思其永者以其遵無偏無黨之路爾已矣

夫禮之于冠也三嘉焉醮之詞亦三嘉焉巽之重以申命也所以謹于始而厲其終也甚矣君子之愛其群也一日而得吾友者三百五十人我十人者偕而際其族欲不勉爲敬共也得乎

附啓

不類所交敝親徐屏岡貳子明卿子卿長卿渾金朴玉言不出口而處劇不擾遇事能斷儕類服其辭中讀書作文要歸發明聖賢正旨下筆千言波瀾洄宕一一依雅馴士之格有擔持者也少卿志精氣猛智深勇沉身長不踰中人而此鬚戟張目睛烺烺視物欲裂未嘗一言及當世事伉慨之概時見眉宇對酒淋漓劇焉長嘯如奔雷驚濺林葉簌飛好觀二十一史手所校讐殆遍爲文原本經術緯以典故獨闢戶牖精奇恢瑋出人意表得意之作識者賞其有推扯海薛方山之風竟其所至詣理結法未肯遂稱亞旅也弟所交信安之士莫如二卿之深亦未有賢于二卿者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觀于其所胎

孕此可以觀屏岡矣不知可邀閔言一獎借之使百世而下知有二卿以并知其父乎異日相攜祇謁知此言非徒買名聲以溷先生知人之明者也

老母七十乞言

家母石塘秋泉鄭先生女也先生以篤行爲鄉里祭酒先君問業石塘見而異之以家母歸焉家母悉簪珥輸先君脯脩之費授詳一經子機杼閒自娩茬苒無能發明先人之緒家母且老

十矣八月念有八日寔惟設帨之辰人子之心缺焉靡將藉兹臭味不蒙鄙夷于大人君子不揣冒昧敢以不腆之錫丐于記室夫瑰文之矜煥斑璘褒稱之詞非華也妙染之龍飾軒衛徽藻之章非麗也幸徼大教用光家乘豈唯不肖寔拜嘉施世矢弗諼矣祥不勝顒禱之至

聘啓

伏以劉温嘉耦是敦內外兄弟之婣袁謝世盟互申甥舅婦姑之禮豈繄巨霈作合之巧寔惟

君子不弛其親兹緣第二小孫　長男　擧孫第二位公子令愛小姐仰荷俯俞之辱敬效納徵之儀楊家兒子學傳太史璋編祝氏公孫夙擅鼠高令望標梅之有遲吉士瑞聯三星螽斯之則百斯男慶綿奕世衰年幸子孫之有托歷祀載高厚而無疆矣祗有靦顏賦兹不腆

書鄒子方便面

藏舟于壑有力者負之而趨鷸鷸甚畏人也而巢人之幙間吾惡知夫孰爲安孰爲不安耶江上五六月日曝雨殢葉大牒子繆太質鄒臣虎共寻十日夷猶不覺蒸濕之可厭也何斬于此而然哉臣虎携弟三子屬命之名寻名之曰安而太質字之以子方謂名自寻也臣虎曰兄歸育子以此子爲允寻則何敢當書此以畀安哥志吾三人江上之集爾

題李長蘅書後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甚矣太史公之善于騷也詩之爲

道舉類邇而其見義遠動人心深以意逆之言之者無罪而聞者足以誡遷之報任安李陵之與蘇武嵇康之絕交三書皆詩之流也惜乎當時不善讀耳余從龔仲和讀李長蘅與徐孺穀書纍纍萬言連翩忼恨若惟恐孺穀之疾呼而不聞欲致其情于所謂張荃之者而不可得也長蘅當今有道之士也不謂其賦情之深若是反復思之乃知長蘅賦情之深不獨荃之以也其不以孺穀置荃之也是故以荃之寄孺穀乎

善哉長蘅推言之也弟之愛荃之直以其聰明過人而一時依依知我之言有不能忘又曰荃之二人政關係吾兩人之交弟不負張荃之則不負孺穀不待言矣乎此可猥以一時兒女之態置之若急若不急之地哉屈子之言曰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不憂其身之顛頷而惟與君之一悟以上宮子蘭之徒與心妬嫉而不改其度庶幾一人之可與言以通閨中之邃遠也屈

子致于君者也李子致于友者也屈子處上宮子蘭讒詠之間而不忍遠逝以自疏蓋吾幸有下女之可詒矣顧懲離尤于博謇而任靈脩之變化豈情也乎夫人而能知長蘅此豈常人也哉如之何其忘之何處無月何處無竹栢而戀戀荃之寧得罪于孺穀而必不願爲孺穀之所容愉然維子之故弗以爲笑之義矣甚矣長蘅之深于詩也志在進賢不維其色何淫之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何亂之有夫天下豈愚意至之

言救于不急之耳聽者恬若不聞而不知言者之心甚苦謫論古今其增人侘傺者蓋不少矣太史公之于任安所謂朋友相書之義不以番没而有隱于心其所汲汲自明在辨李陵一事耳陵之欲得當以報漢也遷心知之而言不見信有以死殉陵而已武之言固可信于時矣則夫出陵氈裘之域以上彰聖主使過之仁非武而誰望也乎一時不禁之情丈夫有難自克顧所爲心何如耳握節而狎胡婦孰與辮髮而圖

報漢亂子無恙云云幾幸武之怨巳相爲不謂其没不加省也泣血相明之惻矢之生乎未接盃酒之人而絕意于十九年濡沫同病之好陵之終于異域謂武錮之可也至濤之與康又可歎矣鍾會所不釋然于康必欲殺之後巳者非誠惡其敗禮傷教也以康物望所歸而忮其害巳故以名去之人方射我而懸的招之此可稱相知也耶豈惟不知會之殺機且縱濤而甚何也正犯會之所忮也嗚呼濤亦孰知其爲康者

之足以殺康哉絕交之書蓋以大將軍之詞忍能保持阮籍之過差知我與世不堪而全之禮法之外乃不能得之于濤如會之流又何誅焉所以中懊慷慨而不已于言不謂濤之不省猶之武也嗚呼難言之矣陵之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康亦曰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朋友相全蓋共爲政焉武與陵結聽于危國之衛濤與康亦把臂于臭味之合契會之深自謂千載至死生離合撫膺痛心之語昔奏鐘鼓于爰居而漠不聞焉豈惟二子抱伯仁良友之憾于冥冥太史公所謂泯覩私惟無窮在陵與康寔共之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長蘅所以感奮于荃之知我之言刺心疾呼于孺穀之前而不自覺其纍纍也長蘅之書豈易讀也哉仲和曰予論長蘅辨矣是舉也余二三子寔不藝圖利之思有以知孺穀之有處于此而長蘅似不免求之深子何以定之夫屈子之憂愁感憤而作離騷彼非以告懷王也嗟欷歔之不予聽

故曰就重華而陳詞長蘅則婞然呼孺穀而歷數之矣中非前期而盡巧于射常工不爲兒遊羿之彀中者乎然則孺穀之必不以荃之負長蘅吾豈必叩而知之夫姚泓出宮女以了鳩摩什之夙因知不以鳩摩什負如來也鳩摩什吞針以止弟子之納室懼以諸弟子負姚泓也孺穀之處長蘅亦視長蘅所自處而已矣納室之事在鳩摩什可弟子不可吞針之苦鳩摩什易忍姚泓難忍也故使人割所甚愛而不吾吝信乎我者可得也至于冐世所共疑而不急爲以自白必極吾情之所至姑徐起而爲之應迹近于不情而情乃更深矣二三君子且以荃之觀兩人交義之極也又何悁悁于疾呼之不聞哉孺穀所以處長蘅或在此吾將介斯編以請焉

題韓景昇畫

李伯時爲黃魯直作李廣奪胡兒馬挾馬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人馬皆

辟易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作中箭追騎矣故凡畫之妙當觀其韻吾觀辟易景升爲徐世範作仙人調猿有悟斯言夫機心藏于胸中海鷗有不下之色指引雙環而目睇青天白雲此豈有衣王孫而進食之意哉觀者不求我亦不往水在分市月在天上景升所謂韻可知矣景升多負天下異巧不可測量不喜俗世人威儀而尤妙于酒境意之所適下至與廝役與之狎犯之亦不怒其目中殆無一世者每頌王摩詰科

頭箕踞之語無掌笑悅蓋以其業隱者也調猿仙人居然景升自貌已余聞李伯時作畫甚自矜重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多靳不與至名人勝士則雖昧生平相與追逐不厭乘興下筆了無難色異哉景昇之寄其韻于此道也其于伯時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歟

謝惠石芥帖

雪滿山中介公高臥不免爲君家老青聊皆百里馳寄紙窓竹屋此少佐趣不遣青燈自有之矣府君未能即以闕士獨抜二難此塲再日周旋堅信名下不誣耶五千首易文都中意殊勃勃常務經心暫悟故業便如醉夢得何旋望茫渺非藉提振幾且負食此言之媿矣來亦須介公與俱予日望之

中酒戒文

今年甲辰余與元晦結夏靈隱元晦取門作佛事于山前之法相寺盖嘗求子于宗悲大師而

修所以報之時夏季之望日也元晦念余有子更爲拈香請于大師如得請者報亦如是余謂元晦佛何事爾予嘗破我飲酒過差非所以養性命而宜子之道心竊悔之未能改也敬告大師禁絶杯勺以懺夙愆庶閔余意而與之子乎子其志此吾不食言元晦躍然此我佛度生第一戒也足邀慈貺矣自是不復飲酒幾及二載余既性躭此物矯抑之久稍不能堪病生于臓孟陽印持子將忍公又力勸余不必爾苦元晦

知余病亦移書余斷酒或難其節也可不謂禁閉乎不復節浮沉醉鄉視昔爲甚今又七年矣元晦申申詈余恐不能克解語相抵而已然余自開酒有事武林未嘗屑足法相之路也盖余之顔硯大師亦且七年于此矣壬子又月之二十四日友生張紹和拉余爲湖上之遊孟陽爲言西生上人開美不可不一晤之乎可偕探新庵兩山最勝處也即相與買艇訪西上人不記法相爲所畀道也入門禮師巳朒縮不前矣少

坐一僧持冊子訊方先生則昔年謁師居亭起雲上人也所與元晦説戒光景宛然當日矣詢余得子曾否泚然無可置對也嗟乎上人不忘子之來子也十年所而若新矣孰意余乃自忘之哉言之不可食也相知不免按劍况矢于神而公爲畔乎慈哉師之不余瘷也施余飫矣于是還理初願懇兩上人悲告大師求截申禁三年爲期誓不違犯紹和兩上人證盟仰叩佛恩湔洗過愆番儕閲者

賻周霖寰喪費會單

周霖寰兄于五月間去世其老伯母不勝痛悼未幾繼之其令弟又繼之此兄生平束脩自分不以一違心事取罪造物遭禍之慘世所希見行道心惻况我輩義托襟帶何以爲情今欲相期一哭其墓恐踪蹟四散旦夕難鳩請各從便玆議先作一文叙述契愫侑以楮幣絮酒及其需席未撤賫以告之各位酌人出銀伍錢伍分處地有餘可以厚者不妨量加其分銀伍分者

爲一封辦祭軸香物伍錢及加者爲一封付其令郎稍補喪事之費悲哉周兄孝友食貧脯修之入以奉其母拊其弟而殁無以葬也二三兄弟古道自矢赫義亡者以植其孤有進于此此一舉也寔其職志其可忽諸

徐完初眞賛

夫斯何入者耶其肅然者其性挺于强之矯耶其盎然者其天全于樸之徼耶文章崇蘊其裏而道德符采其貌者耶嗚呼孰知孝弟爲衆之

齒敬穆爲柱之膏文詞妙天下僅傳侏儒之一臠

鮑世未表其麟之角鳳之毛也嗚呼此五十四年以前之完矜俔偪排場或皷或罷或哭或歌其臨化也囮已洒洒交蘆之靡捨而無憾轉棄之銷其寶矣不然丹青之子何自而出此役人之寒耶拜吾友者欲知所嘗從事于斯之何如而在其貌兩可爽然于陰陽之患與人之道矣

徐淑人小紀

余自丁未三旅金臺皆與賓谷鄭君俱君天性孝友不苟然諾余重而暱之數爲余稱其内人傷哉客子所不憾于先人之養與殯也冢婦寔身劬焉君之弟余侄女夫也亦數謂余傷哉仁之髩而靡依也濡之翼之嫂寔母焉姆寔姑焉嗚呼賢矣丈夫子三而未食其反伉儷敬好無閒言二十年而啇而弗親爲訣賓谷之痛而欲絕也宜二十年鄭氏婦而爲子而爲母而爲姑無非相夫比德賢婦所不必言如淑人者稱女宗焉可矣嗚呼此可殁而無歉也已

祀先府君襄事

嗚呼自不孝年十八而哭先君至于今而始克成葬不孝之無以爲子也敢以吾母之命幸逭稽事之罪哉不孝聞之人子于親有莫之致而致者生盡愛殁盡哀也有致之而不必致者生而養盡物殁祭而葬盡儀也傷哉貧也既無可以爲悅煢然一身又孱不勝勞恭承母之訓日夜誦先君遺書庶要在天之靈幾幸一日不得盡吾志于殮而或可以盡吾力于葬日以積日

而遇不可爲也盖不孝于是中盆熱而陰陽之患侵之矣必欲成先君之志而恐遂不能掩人子之心匐匍怔營僅而就事嗚呼不孝之無以爲子也敢以先君之旣卽安遜自逭哉是役也不孝所藉視其兄如父侄如子不惲桔据以寧吾親者吾季父以先君之事奔走負疾伏枕未瘳矣佽者吾弟二女一男同病痘疹旦夕撫衛欲厝一武于户外不可得矣煢然一身又孱不任勞衝突遠險幸以不僊而報成事焉先君之

重恤不孝也稍事之罪不以身償而弱女當之盖卽窆兹之日而殉瘖以從先君獨身將事無暇省理嗚呼不孝之無以爲子也此女早惠定非泯泯二十五年之念而代我以告翁是其死也賢吾生死無憾矣本紀裏事之凡逐反縷覼父子恩深不能裁割故槩次之不孝無所逭罪之隱冥亦并見焉

先考鳳梧府君壙記

嗚呼此不孝孤某先君鳳梧先生墓也先君姓方諱　字仲光世居西安洣塵里生我明嘉靖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卒萬曆六年三月十八日得年僅三十八以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葬于明果寺嶺山之陽面艮坐坤先君孝弟績學幼而負四方之志徒一邑博士以殁嗚呼痛哉先王父　王母毛氏娶吾母石塘鄭氏子三應祥娶鄭氏繼王氏生二女五孃許舉人徐日曙子應立六孃幼二弟珀基俱夭女一適王守成不孝無似無能顯揚先君之令德嗚

謁當世君子以表諸明兹敢私次生卒之槩刻石而誌諸幽痛念罔極言之不文嗚呼

先妻鄭孺人壙記

嗚呼此信安畸士方應祥婦鄭氏骨燼之壙也氏配祥一年所以瘖沒時有明萬曆癸未二月十七日也距生嘉靖丙寅八月廿五得年十八耳孺人殁予繼有娶生子女不育又有爲予妾而殁者多以瘖釋氏于請予以孺人及女妾之殁于瘖者荼毘焉于是取遺燼甕而坎之箬溪紅枝山招女五孃六孃妾劉之䰟祔焉五孃許字吾友徐日曙子應立生今上萬曆丙申十月十六日死壬寅十二月十五日得年七六孃生辛丑十月三十日死癸卯正月朔得年三劉氏鳳陽人生壬辰　月　日死辛亥正月朔得年二十墓坐癸面丁葬之日四十三年九月廿一日也記此鏄并坎墓中

書亡妾汪氏墓碑陰

汪氏金陵人生萬曆丙戌九月廿九日終癸卯三

月二十卅得年十有八耳予庚子應南都試迎
氏于萬竹園九月挈與歸稟性馴淑奉嫡王得
其懽予自辛丑病瘡幾不起氏獨手調粥餌不
以日夜間至歷歲而色不懈倦予卒起而氏疾
矣嗚呼夫予之迎氏以子氏倚我以身氏之父
母嫁我以女今乃俱左予則安能忘氏哉故既
鐫碑于墓復綴生卒之畧于碑之陰示予子孫
苟余兒得食毋令汪氏子獨餒可也

關眞君像賛

世儒以三義之說出于稗家而不稱此不知天
下骨肉之誼有在骨肉之外也夫離裏兄弟不
稱而稱異姓異姓之兄弟不必稱而稱三先生
乃三先生之中而先生獨擅義當今何也先生
有孔明之智而去其文有子龍之忠而去其武
夫玄德未離于文而翼德未離于武也則兩先
生有偶而先生無偶矣同稱兄弟而獨擅千載
何疑哉世之道先生者稱其秉燭翼德饒爲之
矣稱其千里獨行于龍饒爲之矣此不足以盡

先生余獨道所以稱先生者如此

戒殺辨疑篇引

陶隱居精勤道教名繫僊籍以所修本草多用
蝱蟲水蛭之類救療疾病遂滯冲舉向非弟子
桓闓傳道帝旨改行本草蓬萊都水監之命不
可期矣上帝好生惡殺如此世人既無貞白功
行又事非利濟闢劫苑生必不得已而割截生
命恣縱口腹自造地獄受無量苦㗖其何及夫
睚眦之憤有受必反況斷彼命厭我貪快果報
不爽必相償復又何疑哉有人於此身極饑困
從傍教之剜肉自食可令得飽必心生痛楚寧
死不忍又或弱喪之子習行不善道遇親屬提
刃相向其人細憩鄉里名姓是伊父親或伯叔
兄弟必涕泣投刃多方懺悔人非狂疾情當不
遠何有智人骨肉相殘易手自殺刀山劒樹火
炮碓舂種種苦害見作見受貪令知昏恬不覺
悟亦可悲矣吾友女東居士深懷慈憫會思拯
濟因取陳氏戒殺放生辨疑等語重授剞劂廣

布大衆女東直心熱腸歡行善道具佛胎分自其少時因病得悟便思永斷殺業以報佛恩惠利衆生微至蟻虱必出加全護精行不息三十餘年自其巨嫂內外暨御邇奉慈誨一心回向吉惟龐老今見聞翁茲出是編命余爲序夫以隱居至行不免用本草見掩以有導人爲殺之因也是編也行功德可知矣記稱騶虞之仁非自死之草不食披毛戴角與滅殺緣今嫌而生辨辨復不信其于六道當屬何等願我有情亟

萌悲悔共植善根庶幾不負女東廣惠之心它日共結勝蓮之伴耳

西城白衣庵告募疏

白衣庵者蓋依舊三聖廟拓之三聖廟故厠城而立一方之人奔走香火者苦其陡髮不勝拜趨各獨淨財召僧一心倚城爲樓又構廳三楹其前奉白衣大士居焉大士傳于世有白衣觀音經專爲衆生未有嗣息者說法也于是凡屬斯境與往來斯境之求男女者無不瞻禮之誠之所格往往響應所謂三聖廟者不越一方之香火矣僧家行跡轉徙不常事僅草刱而一必他適版築未遑行者時虞傾跌之憂兎甃聊具居者不免風雨之虞兼以門前片地嶮僻崎相對可畏昔以陡晏而愈誤拓構今既拓構而未得中夷人之未寧其宇神其能進于祠哉夫九仞爲山必戒其止一巢栖息亦計其安在釋子不妨委于世界缺陷之常論檀施不宜負此公案未了之憾于疑茲地吝嗟再之頭陀如賢

起手對于弟子來此故檀信召了一公未了之案也以疏授予喜而引之嗟夫辦香廻向可以廣福田利益之資能賦登高可以寄九山眺覽之趣功德人天是處圓滿愜此錙銖而坐聽成緒凡我勝會知無取焉耳

募造檀香佛相疏文

衆生淪溺苦海病總一愛佛大醫王拔濟衆生藥止一舍佛製此藥豈唯衆生獲大饒益舍見在身獲無量身舍輪王位獲人天導師無量尊

位佛所自度亦一舍而已矣佛豈惟舍而已舍所舍者愛衆生舍是無量身遍現殊相碎如藥肆摘箸虛空任彼百藥具發香光凡有愛病聞香載光共生歡喜樂成勝果是身可舍況諸財物夫真能愛人必定能舍真能舍人愛還兩得愛若非病佛何故舍舍若非藥佛何故佛佛所自度證質歷然矣如是我佛二尺檀香之相其于丈六金身未等一莖之費也和尚寂福頂佛乞舍幾歲于茲功未逾半衆生愛城難拔爾爾

和尚弘願依佛無量相成之日庚以餘財施供千衆惟是衆生愛病愈痼和尚執藥叩求病人其願彌廣咨于居士相勸成就余謂和尚凡此功德就及未就非關衆生衆生愛病本無根元佛之舍藥亦無體性從于空界巧設方便人行橋上影入水中一念不生二俱成就我欲偕與有情刷除萬劫愛淪之病而我未曾深發了拚一生勞勤之心刻期定日筭功計效說佛真方賣我假藥醫日以驚病日以錮衆生病耶導師病耶幾歲于茲功未逾半願佛乞舍心不退轉一日如是終生如是藥力薰透病氣自撤丈六金身從地湧出一雨普滋恒河沙衆何有二尺檀香之相千人一針之供哉夫剎若終生成就一事一事圓滿衆生圓滿矣佛舍所舍意亦應爾人有不舍未有不愛心即護愛必不護病愛爲舍因還爲舍果衆生無病無用佛藥我佛有藥以治我病故佛即所自度者以度衆生和尚先以度衆生者自度永君一心依佛無量相勸

樂成如是已矣

个齋記

十个齋在司閫之西偏孟陽娛親之暇瞻對古人之所也齋不能踰步斯夕誦拜有　大士像有圖書竹床明窓淨几可謂富矣余生平負嗣宗之疾所至有披去籬壁之想此齋廣不能踰步而深覩紆曲具足種種富是籬壁爲勝由斯以覩禮法之士正不必侃覩嗣宗輩人耳齋之外爲朱欄爲竹竹僅十个孟陽命其齋名以此

竹之外奇石二枚玉盂承之時竹得微月清蔭
亂勝與石相縵余醉眼對之恍爲蓬壺三山在
煙雲間也余戲謂孟陽十个名齋未免楚弓意
在請去十何如孟陽灑然遂易今名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襍著

自順成門遊極樂寺紀事

二月十三日晨頟徐闇夫仲起要予偕西送洪使君已別兩徐謁曾師道西長安街宮城柳樹一望醲綠忽動郊遊之興過師已小輿從順成門出西便門曠墅如掌遠樹鬱參靡蕪極目署連久之過西直門度高朗橋至極樂寺憇馬寺

前後多果松林列階除將數百樹其幹與葉皆作碧沉色縹緲可愛寺東雨花亭石闌擁之眺遠送懷大饒爽致古松一株翠盖翼翼已西之飄余與袁小脩錢受之嘗婆娑焉今爲貴人子所扃僧蓮池治午供折而西爲通靈觀庭中老栢四株巨者兩人抱之不能旣幹參天離奇根怒起地上道人閉關年甚韶脩然有凌雲之氣瀹茗似余取杖頭錢百文餉之又西大眞覺寺金剛寶座一區琢佳石甃之上矗五浮屠壯麗精固　章皇帝御諭碑焉座經始於　文皇帝之世梵僧板的達以其式獻勑依造之歷成化九年而告成今寺曰北惟寶座巋然左偏白塔一右百步外爲白塔者簇焉杏花數本灼灼其中鎖奴子採其英之郁者共柳枝把之步寺門外脩柳臨流兩兒鶯翁翁立風枝聲作微唫西山爽氣蔚蔆紛披襟袖呼輿就之以日晡告從者逼暮杏花持柳枝掖余行柳中以歸自順成門沿城河皆大柳樹至西直衍爲平坡高

柳千章差池四布溪流如玉彎環貫之伏讀御製碑所謂土沃而廣泉流而清叢木茂鬱景物佳勝天藻倬章化工在目矣見曾師起居抵暮還邸中蚤候師闗人辭焉茲乃得達耳長衛子將方歛而酣余取杏花柳枝置席端詑以茲遊之勝爲大叫加爵焉得詩一首帝城三月好風光柳綠桃紅馬足忙忽憶江南舊遊處鷓鴣聲裡繫蘭航西湖此川桃柳爲政予自戊戌而還芬霏旖旎之際多所泛瀾近杜門里中頗疎

游展二三仝人酒槍茗椀草藉風談之樂未嘗不觸景會心都中少桃花乃柳獨奇出葦囷高抜𦐀條嫩葉參差綴約于古幹磔砑間有幽燕老將挾十二三歲胡姬馬上彈琵琶之意象江南所未有也風日温好天宇澄霽余得露輿往復窮吾目境尤是快事走筆記之約長衞子將望後裹十日朧作西山遊了此興也是日還遇黃上珍順成門內余與上珍別四年所想念深矣握手道故相對慷慨上珍明日爲遼左之行幾

交臂失之亦一奇也

宿州壯城紀事

臘月二日宿州待開子將三日曆歸空上人壯城上之白衣觀音閣師臨濟弟子其學以實心脩行爲宗多禮天下名境爲予言峨眉二老者武昌劉喇撻甚奇二老成化時人遇于峨眉石岩中叩之不答七日與俱形語而已體幹魁濶行動如雲劉喇撻者坐城東一窪茨四十年不出見者輒逆道姓名指畫其意中事及所秘奉

多奇中師又言嘗至吾地樂其山水之秀人俗朴易意此卜居余稱倚雲相邀首肯之師設伊蒲享余作竟日談風塵囬蹬之際忽濯我以清凉不覺心骨沁爽師亦喜予得未曾有也問脩行用功窾縩曰眞得手人惟蔄惟確以聰明景响求者非吾教也四日投刺謁師約南旋訂倚雲結集之期閣亘而西有蘇長公遊蹟駐宫宅後僅一望之直北塗山禹所從會玉帛也稍東乾山乾達婆遺蛻處也閣前城門額磚花樹隱

起侍者曰故楊州瓊花相也問其所以無能言者嗟乎此花之妖當年騷亂一世今迴向佛慈識洒夙業易名優曇可也何言瓊乎師授予五印心陀羅經一卷持以祈子拜而受之又取銀花二株贈予曰爲予南宫之慶謹奉之待後房之宜子者蓋莊嚴大士物也子將不至午刻復驅而前

自徐州至壯京紀事

癸丑人日余偕爾珍舟抵彭城投王家王仲嘉

取陸而北時積雪沮濘又吾輩厝至生口之絕
遣奴子逆之或至馳三百里者子將挈幹僕蒐
民間得騾子八頭分給長蘅央訃前驅矣長蘅
謂余作何狀曰子第行無慮余愆試期也十二
日天氣清霽共爾珍散步過佉李友人王輿東
狎之共攜邸中取酒爲歡月娟娟娛人午夜而
解十三入城視貂蟬井登黃樓周覽山川之勝
樓飭于守張吾友董崇相記之文特菁雅過周
廣文爾珎友也飯巳遊雲龍山望王節婦塚綠

而上婦殉其夫　帝梓楔旌之小坐放鶴亭
兩旁颼颼呼孟參軍何在入寺瞻石佛白衣庵
禮大士石佛鑄山成之差小武林巨像耳藏閣
羅之庫隘不稱雲龍一山中峙重巒遠合州治
抱之僧性桂爲余指點昔人遺蹟若隱若見于
烟靄間是日成見賢文暮還主人出繚絲小燈
治榼要賞之月甚佳移而坐月與東操土音嘔
長干行樂焉十四周君約遊桓山以束裝辭益
爾珎巳覓敝騾任乘余亦買扛夫擁篋輿從之

十五朝炊將發而李長題捧門人刺謁余長題
髫年清頴余一見奇之別有記至利國驛日暮
投宿闤市闃然驛宋故利國監也當茲勝夕荒
落乃爾爾珎屬童子取雪璥放之觀者圍合小
兒爭拾遺管炊之不知中巳無物也得事君文
十六行十里遇阿訃前遣逆騾子也得仲闇叔
傳吾家平安口信道滕縣過趙令所榻漢張良
墓碣爾珎笑曰是未讀延陵季子碑乎兩女人
戲秋遷軒幃觀之晚月佳而暈如淺翠玉杯闌

大寶珠得歸仁文十七微雨日晡抵鄒縣肅瞻
孟廟共爾珎步西城看嶧山得反身文月白如
晝微雲數道亘之纖纖作魚鱗觀主人曰此海
氣也十八道兗州夾道楊柳含春綠苞依約曖
烟微醺尤葱浮可愛風日晴好所至日佳申至
新嘉優人演古城異其色之鮮問之徽班也縣
簿鄉人屬驛官勒鎮民醵金爲之此亦强笑不
懽矣共爾珎坐酒壚闤之攜妓李酌邸中酒巳
去之十九晨起雨霏霏午日若燃得事賢文飯

汝陽是日見異人三一人倚樹卧瘤生左脇垂
至膝視容二斗許布袋一瘦附中肩若擁枕承
吾輿不礙一僧長三尺量其首尺有咫抵東平
州慿城閱戲二十風爾珎馬贊余一騾驅行李
頗駿勑代之過舊東阿縣至桐城與東出自巾
輂塵土毿毿幾不辨其眉宇得帷近文夜不寐
廿一雨行廿里而晡飯茌平得伯夷文宿新店
廿二晴腹站過午得並有文行至趙家河大風
欲擘余兜僮人靴扛行驅恩縣水鹵而沙廿三

五鼓起行見女子臨檻而櫛口占詠之美人試
新粧初日芙蓉色玉盆汪清泉纖手弄空碧爾
珎嬉余作反詩也過德州得居肆文宿景州南
關爾珎所携酒盡覔得差佳者益錢酤之爾珎
酒德醇蘭所至必數酌取醺余時持茗椀或嚼
不能對之倚車誦送清夜擊缽感懷弔古屬事
善謔都忘醒醉每佩長蘅子將不同此致也會
嶺南何縈卿投余誠卷及省錄廿四閱縈卿卷
喜其清令爲作評返之縈卿其人故雅士也宿

善橋廿五風河間府過午屬阿記前門天寧曹
主僧得獲上文宿新中廿六香城午過易水湖
夾水堤行白鳥百萬驟起入雲中瞬目久之余
昔年偕伯霖梓水三十里卽此也語具伯霖所
作舟車草叙將至趙堡橋圯呼小舟度之橋架
木爲之修不二尋往來塡脊舟子不能給有毆
而斃者吏寔不問何也童優唱壯戲聲嗄嗄不
可辨廿七新城縣午得人皆有所不忍文余自
入滕與爾珎日分一題以驅睡兒搖筆伊吾不

能自休多闘而咤者爾珎曰予載舉子屋馳道
中能無異耶夙業糾纏亦自噱之宿涿州壯闕
自徐而北幾二千里平野繡錯老稚熙熙多樂
郊之色旅載廷寔外戶不掩余謂爾珎如此世
界吾輩挾策干時升斗安朋飯排遣敝衷百斛
灰塵受用侈已夫以是非競者不及於治亂以
官爵表樹競者不及于是非以治亂競者不及
於天之定與不定且事慨慨焉于時夜炙鴞之
討乎廿八侵晨得和也者文過琉璃河憶與伯

霖倚橋柱看西山積雪晶晶與朝暾宕漾兩人舟車草成于此今紫翠蒼茫佳氣蔚蔚又復一境盖春漸融矣橋北恩惠寺殊整麗　內旨布泉盖之僧全慧留午供慧頗開朗事達觀和尚與其耦戒山善道達公了手事娓娓戒故余識也授文草奚奴理之并舟車楓林等作共若干首收篋中夫甯子商歌以感桓公至精入人之深不待詞之畢也余不敏娓鮮兼日之勤致疑神之使僕僕途道以成吾勞薪之命何所事此

非謂馬鈴驢鐸庶偉賞音存此車鄉余息資嗅者一嘅可耳至新店遇徐子卿作家報數字附之子卿亢爽多奇致以上海令觸貴人謫楚校脫共爾弥施縝栗集張君行齋頭君行吾友許泗濵弟子企子久矣子卿拉予晤之是役也所逅吾葦菴南何潔卿藻黃與東早吳範霍汝玄陳禹疇梁太希吳坦黃與梁習余友韓孟郁李長度雲間董逐初年兄及其兄遵聞李鵬程滇南施堯心會稽胡敬衞廿九日午憇天寧將以月朔進部牒見　朝長衞子將先二日入都門

江山縣重建輔德城隍廟碑記

須江輔德城隍廟踞縣治西五十步而近按所建置莫可詳詰其存于鏡石差可攷者一見元至順三年尹程郁碑一見　國朝嘉靖三十三年信人胡賓碑斯廟之建置其文獻如斯已矣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程侯來令茲邑廟寢而圯頹垣敗壁神棲其中侯心惘焉意一新之未遑也酹酒而誓之神余與神并吏此土不職之

辠寔有與共今而後所不爲民請命中之以陰陽之患神任之所不清身附民聽神之命中之以人道之患余任之神頹垣敗壁而處余爲祟牖垩室以處神神爲民相余冉中陰陽人道之患以共厥此土仍以頹垣敗壁棲神余爲神獨任之侯下車四載于此矣蚤夜櫜祕啚民之生五氣不奸境內用穆政成成而奏其最于　帝神之廟亦嚇然新焉出之侯則禰肅所節溢也藉之民則金矢所樂輸也由侯出之明信具矣

祔神而宫者桐鄉之尸祝在焉侯要神于其民
須之民事侯如其神也經始于三十九年之六
月歷明年而竣于役緣而葺者什之一更而剏
者什之九董其事而告之成者義民鄭熙王應
春毛通徐實徐察等也侯于是屬予爲之記予
聞之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又曰惠本而
後民歸之德民和而後神降之福德者惠之本
也福者德之成也天人之券操于此矣明信斯
在筐筥錡釜之器蘋蘩薀藻之菜可羞于王公

可薦于鬼神德之謂也物不滓而謂之明菜象
之心不外而謂之信器象之懿哉侯之不以崇
墉巠室負神于頹垣敗壁也四載于此絜志一
意以圖吾民風雨以時年穀順登不搭陰陽之
精而人各安其性命之正須江一圯邑也侯再
造之矣民之和也政之成也廟之新也是役也
自侯言之神事也實民事也自民言之昭神之
福也實徵侯之德也祔神而宫者桐鄉之尸祝
在焉于此見天道之不遠而人心之未漓是猶

王者之治也抑又聞之神所以血食一方與有
土者並曰能爲國禦灾捍患則祀之凡災與患
何嘗之有人實有以成乎神也舊記寇賊摽剠
邑衆駭驟夜見神光煜煜若列炬奔星盜以援
首又云兵燹之余邑之官舍民間悉罹焚燬而
廟獨存又云天降曠旱苗瀕于草民以失措徙
跣純縞力雩得雨不一而足以著神之靈顯夫
棘庸于衆所共慴揭幟而聳世之趨近招矣爲
惠于求者之不得已居羸而乘人之急近市矣

輓世治辦之吏務爲一切之理不顧其于天地
之和若神亦自溷其清虛之體與一世交尋于
利名之徑以此謂之靈顯吾知神之不食矣四
載于此風雨以時妖厲不作黠盜先跨三省爲
之宍朝攫金于市而吏不敢間聲色不動收之
咄嗟而邑藉高枕侯不以名爲官不以利爲名
明信之感精祲相盪神冥炫異之蹟而民亦不
煩圭璧之費政成民和崇墉巠室靡所用之而
神與麻焉侯所以成神之大也寧惟是民之成

廟曰輔德神與嘉之安得無記是言也近乎張
非侯命記者也斯神之靈其不受于張明矣屬
執事者卜可而鑱之侯名鵬舉江右之吉水人

白石山記

楓林距余家百里而近從東蹟過渡折而南行
山峽中於時春氣方壯木秀繁發幽芳襯塗五
色紛爛兇與逆風而行香氣習習不齊旃檀林
也至上路岡一望九仙岩小酌馳去余又新方
元卿尹茂官輅余過於破溪出所携酒核爲白

石之遊抵夕至館白石一山亘平田中石纍纍
錯箸望之黝然抜之質皆玉光潤可愛雨石尤
奇一崎山之南中裂爲二嶙嶒畏人元卿云扳
躋西上可以踞坐余心幾之適地有虎遺又新
茂官不禁色動遂將舍之而山址一石挺出木
末若邀余者盖蹐立山側可坐十人云于是取
酒核分踞賞之綠疇萬頃四山圍之而靈源一
泒泓然几下央背宕胸急進數卮澆其磈磊氣
彎西輯煖烟漸青山水之氣干薄霄寞與日光
睒睒其雲皆作魚鱗草莽之象大叫奇絕而返
元卿云此地名白石山唐故邑治也余謂又何
以名靈山或以此山之石皆玉其質故又更琳
以美其稱乎姑志以俟考焉

安東私志

余以病去筆研幾淡歲矣一日從人甫行散林
薄水靜泠然頗覺有會人甫口一題曰子試構
之余謝不能人甫曰此要言妙道所出不必問
剃吳客也于弟爲之吾且與子共爾余唯而受

事始猶憒鬧怦怦已覺神爽轢轆漸以省快於
是遂以爲常日拈一義片言愜心則互相欣賞
不知病之去余也安東者萬山之畏境篠易秋
寒蕊未茇而氣已先惰意斬他徙計所以志斯
遊者人甫指余近搆此實愈子病志孰與此因
倫其不甚蕪者袚而輯之僅得十則藏之篋中
余聞古學道之士多于病中得大增進蓋毒痛
剺心竊割縈膩清虛日來如畢陵伽蹉純覺遺
身證獲刺足媿余宿業深錮重以故吾負兩豎

子耳是役也余寓安東閲月者三人甫倍之凡所撰勒不啻再倍誦論精微多所發余將別爲表章縣之國門余文既儉又雜譫語殊不足存要人甫之靈聊志斯遊爾矣

松籟編引

文章之道發乎性靈非假於物而然也精之所注觸境成趣得趣成聲若有所然而不知其然宋玉有言因其所託則風氣殊焉造物所不能強而況人乎大塊噫氣吹萬不同得松而響若

加清松耶風耶雲居棲吳山而寺亂松倚空遠近林立時拂以風余以講業之暇與二三子披襟其間所託可知也於是余以深秋久客不勝停雲之思二三子計所以志一時者余爲出所課秋窓而梓之而題其編曰松籟昔人論聲緣不如竹竹不如肉貴其自然玄賞之士至求之山水之間境之所觸興會神合有所以然而不知其然所謂造物之不能強者非顧擇而取之也編曰松籟何居蟬泄露而聲冷麝銜栢而臍

發彼二蟲者何知焉知其嘗泄且飲於此而已余與二三子所爲志其一時者如此是編也成敢妄附休明之鼓吹徽惠同好或以爲大輅之椎輪而加微至焉余不慧業已清道而待之矣

金陵寓草小引

是敗物耳安用理之變之桐亭之竺不然耶鄙人之意雖是遺簷墜屐之愛不能自割爰命左史穪而記之題曰金陵寓草以紀地也是役也振筴于歲朔秋杪而弛擔得文凡百紙而奇錄

其存于篋中者如此夫大雅不作久矣孰持此道之是非同乎我者正之異乎我者正之余俱不能知余以志余遺簪墜屐之念而已

秋餘自述

七月至自武林以徐孺子抱施期之戚兀坐虞齋三月而奇於時吾鄉之士有挾筴而遊山中者不得不勉以故業應之自孟冬之朔每閒日剩二題性不便書又善忘或僅成思未脫於手或既就草雜眞案榻奄子誤以脂燭俱不復省

斯所列者以文計之得二十七以題計之得二十四余兩月閒陰晴風雨之感具是矣乃併武林夏課十六首鼠壤草二十一首彙而存之總題其豢曰秕餘今作取之脂燭之餘也鼠壤草多舊構遠者至十年所于以飼鼠宜矣靈于爲余就蕞數中輯之取之鼠嚙之餘也武林夏課何亦曰餘嘻余茲苦矣孺子束髮而兄余二十年於此雖篤嚶鳴之好以余多四方之役不無涖軫懷人之慨促郄論心自喻適志未有茲遊

之勝也嗟夫孰使中乎羿之彀而不免也哉余文直取孺子之胸代寫之耳豈非濠上之遺譚而海濱之佚響乎謂之曰餘余之心苦矣客曰吾聞六秕之學道之餘也言立而道存焉君子所以托於文也字秕曰餘子何托焉此非余所敢知也老氏之道人棄我取其言曰不足以厭餘明乎餘者人之所棄也斯編也余以志今昔之槩義則竊之老氏而已矣

題余長愚霅献六秕

此懸臺試士題也爾日長愚方清卧僧寮身在事外矣復乃作如是觀其猶有不忘于中者耶長愚笑曰使我在事之內子亦謂我能作如是觀否嗟嗟是蓋心粉于有晌目之志者而姑以寄其游戲耶野鳧見人飛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試參子贍此語與美人爲破顏愛此腰肢嬝意思何如則盾上磨墨與僧寮清卧不必以事內事外分吾游戲之趣矣

梓諸孟旭笥中草

癸巳夏仲余與孟旭定交武林時俱韶齡懐瑾自憙意氣用壯慨忼寄托天下事立竿取影咄嗟可辦荏苒二十年余既濩落鄉書而孟旭僅以明經謁選出宰定遠長安旅邸瀰酹相對丈夫墮地爲龍爲蛇位置由我耳飛沉淹速何必在人意中盃深酒酣縱談秇文之業一日之遇一目之鑒吾兩人不得與輩上君子爭矣二十年荏苒不忘須臾砥礪于此迫然會心片言于古世不乏同調人豈其遂以齊庭之竽掩軒轅

氏之律呂哉畫蒐孟旭箱笥得文二十二篇將
輯傳之更從孟旭請益曰吾以屢躓之物服之
不祥已屬家弟付諸祝融矣此其偶存者也嗟
乎文之有幸不幸詎云知與不知之變哉夫經
生屈首一官多本業委頓之后討無復之孟旭
壯年績文割弃公車榮願以展棒檄之懽斯編
原本性情緯以經術溫潤豐美藹然孝弟中和
之響施于有政　國家豐芑舊都萬年有道之
長綏以父母豈弟之德文章之用爲得其大埶

上君子其不能以一日敘吾孟旭明矣遂并述
吾語梓之

一捎吟引

賦物之作親則難情遐則難境難情則親乃以
遐境可知矣難境則遐乃以親情又可知矣畫
家所稱意思所在情境之間非非離非合妙或在
此體以立雅動而之風風雅之道非弟所窺竊
于此賦窺作者之志矣請以鄙言聊當鼓吹何
如

題青霞社草

司馬相如楊子雲詞賦妙天下而蜀都述自太
冲山川毓粹奮爲人文不獲身食其毓文之報
此亦作者之愾也吾郡環山而治靈巖名蹟副
諸掌故不一而足青霞石梁踞郡南偏僅二十
里輶軒之所往來不乏勝紀之什其爲都士而
以青霞社也則自今日二三君子始也輶軒之
言在焉後先撰結而標目靡殊猶之乎社也客
儒左方生于斯者齒以相次以明讓也主者行

采而識焉都人士之詠謳與四方往來之諸述
[illegible]橫紀牒之間山川毓文之報可無愧于
作者矣予覽勝之含嗜無窮也稱詩焉之情之
境亦無窮也太冲之賦得玄晏叙而楮爲踊而
遐少有未盡之嘆文章之難爲定論如此矣子
美諸什出頌者何彬彬也文彩闓發時則爲致
而實存乎人二三君子選勝徵詞未見其止盡
發吾土之奇秀以光昭掌故之盛麗吾且取發
弧于子美以俟云

楓林課約

邪林宗每行宿逆旅輙躬自洒掃見者知爲邪有道宿處王子猷暫寄在人空宅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此細事耳要知古人胸懷本趣于其心所不安與所不欲去不以斯須或苟如此二君子固我輩也史記項梁儆居吳中每吳繇役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彼匹夫幾幸于世亦能預操其勝爾爾吳中賢士大夫皆心下梁有以也夫天地昌明之氣導迎

于精神之宅王而發皇于志意之悚堅法者所由淬志勵精以與氣接者也駟介二矛平居以遊河上之逍遙臨陣而斷奏雋于整暇理所未有吾風塵潦倒壯志久消諸君强而屬以鞭弭匪直取攻玉之石于他山抑將振穿縞之力于末弩勤我之惠不可謏矣謹就尋常程課商度其可共守者誓于神而列之道近師乎先罰兼總貫于寸陰雖晧日周旋當復有限掃地種竹之意識者想不遠也若以項而嗔余于用兵法之效吾知之矣盟言斯在請聽諸神

與于將論文

書來欲作小築新社序向未及爲欲更晋使一日覓小語并去念彼銜命之久又吾多應酬恐不能待略說吾意寄去即借佳筆擇稍當者標之可也大凡文章之運十年一變而皆視乎所主乙酉以前主於司衡者之程義其精神之用挾權之重以行於世至者足以奔走一世游其教中即不必至亦兢兢繩墨絫黍之度而無所

非何也其權在焉而精神傳之以行也顧其權尊矣而勢處孤孽爲工則廣啓前泄之竇猝爲辨則應授明謏之鑑故易而用士子之文吾向謂文章之統散而權不盡歸上者此也心心有主躍冶自快風斯以靡十餘年間濂洛關閩之旨國家所功令縣之者無所不顯魏竺乾柱下一切稗官小說之言無所不闖入而文之壞極矣上之禁戒日以勵習日暫而不可返譬之洪波放舟楫師失柁乘舟之人殫力叫嘷徒任風

水之擊宕以聽浮沉之自至爾已何也精神散于下而無所以統之故也至十八房之刻而變抑又奇矣此天也非人之應所及也其權尊而不廣貳其勢衆而不廣孤合天下之是以制天下其道精而不廣其有至有不至文變之權不必總于上亦未始散于下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王事出焉天下欲不由其中而不可得故曰天也夫房稿者非如往昔窓課人自爲主而不關於上也彼得儁于一日而又裒昔日之所得

稟裁于司衡者而布之乘高而播聲固已日月騰而功令縣矣且士之稿非比其場中之文也主者鑑士之房稿又非比場中之鑑也命以其得失之機而制士則心不必盡狃於腕憑士得失之命以衡士之文則目不必盡用其明房稿之裒集而是非之真露是是非非之真明出矣故程義者以一人之式令天下房稿之刻合天下之是以持天下也戊戌以還習日漸而彬彬矣孰爲之吾以知房稿之有功於文運也吾又以知選房稿之有功於房稿也夫房稿之盛行自戊戌始也當時選者二三家耳嗣而十許家矣駸而數十家矣都士而議上之所建立吾初亦怪其不經今乃知其功之灼然而不可廢何也今房稿之選而行者大抵皆精識譽望之士其聰明足以極文之妍媸而靡所貸其氣力足以各標其所好惡而不相襲其妍媸之靡所貸也天下之趨向顯揭于所不可易而耳目新其好惡之不相襲也妍媸之詭反共藏于不得遁

而統紀一見以爲文變之權操於下不知實以洗發天下之精神還以其權屬乎上也故房稿之布于主司譬水之注於天潢也選房稿者則九河濟漯汝漢淮泗奔瀆伏洄支分派衍總委于歸虛與河之原匯者也集衆目之麗以致其道之精借是非之真而反其權于上故曰選房稿者有功於房稿也嗟夫人情未有不愛人之譽旨上之所是未有不惡下之所議者也房稿之選也進退焉乎臆而稿者無疵焉行稿者無

禁焉此豈人之力所能制裁不謂天爲之主不
可也房選之不容靡如此自選丙午行卷之後
多以此從臾予將者予將不爲應而我亦未之
勸何也非謂拂上之嫵不可居而天下之名不
可多取也有進士之稿文之終也爲三年始也
有一時之課文之始也以三年終也終以操始
爲上之事始以徵終爲士之業律有十二旋相
爲宮坎艮之際陽遯而不用焉專其氣以致於
始也房稿之盛於戊戌天下之沐浴其言而漸

還於雅也實崇蘊于辛丑甲辰之交吾輩松籟
閣松近社之刻與子將行卷野乘之選實鼓吹
其間專心致志於道迎之氣與天下共披蕩於
穆如之風偕茲同臭明吾意尚以遵王之路著
業之始士未嘗無事也夫天下不少精識譽望
之士其心力足以任　世之是非而斬乎治吾
操吾之業以聽之而已故行卷之後僅有小築
拂水之合四社之合卽四方之以文至者甲乙
而箴之末以載乎木也吾有以知子將之有深

意於此矣文章之變有房稿冒廣程墨之的質
有選房稿者以佐主者之驅除固吾可以靜而
觀其成之時也已天地之氣之動也葭琯之蜚
灰爲之先求其社之合而已多矣從何受受焉
吾以爲小築社刻之不可不踵也後來之秀分
爲新社而刻之亦不可已也何也吾輩之有事
於此與諸從游者之日漬而月劘亦且藏而近
矣以武競者三鼓而比子竭以文令者三適而
奬其戍竭者不可不共振之也適不適不可不

與天下共見之也吾輩之文得失自不昧於心
亦無藉知我者之愛吾醜來書所稱雖未及細
論但卽吾所經見諸君或沉摯而精警或雋爽
而亮折或與銳而深秀或清異而幽曠是皆確
然能爲始者也安得不與天下共見之也夫小
築片石自我輩爲政精神之所旁薄天下幾此
于葵丘與首止乃吾之意殊異此夫桓之伯業
所以不振于葵丘文於桓而乃益降者管仲不
能爲鮑叔舅犯諸人老而鮮其繼也亦伯者規

模宜止是耳 國家不廢文章之治東南之邦氣所總萃必有代興之彥相承主斯道者夏有力者負之而趨是在子將矣是在子將矣㓜本擬作數語致所叙意不謂捉筆縷縷費紙如此讀之啞然失咲老頭巾作此三真孔子話徒增厭棄然吾胸中如許宿物得此一瀉亦便宜事也重陽後五日應䴵頓首

與詹太垣論文

往見令子文字喜其淸致覺小弱耳近益以贍

腴矣極其所至定爲世珍兄過而問道于不肖之人弟亦何以塞命哉竊計少年得意之文必以才情爲主譬之花開水流霞駿雲觸光彩陸離而生氣沉頹此王辰玉所謂利之徒也所最忌者落鋪叙門徑意主鋪叙自附平正實是塞砌得則插花布錦神不偕來不且餘飣殘膏祇增嘔噦終日怔營不來一字之觧僅滿尺幅以爲饜足始伏苟簡之根久之成一腐爛秀才而已令子豈其患此不可不防之豫耳淸曠凝厲以淬其神情博洽體認以培其識力比射之目不瞬游刃之地自厰前之所患强之使就不可得矣夫命豈文之所能爲哉世儒標舉一種必中之文稱引成局以誤後生大可恨矣當年鷄山對壘弟所心折于兄之文今猶能頌其槪也精警醞藉眞可發厲一時小有與弟仝病者出之難耳秋風高矣豈遂巳車攻之思乎弟觀令子風氣救可步兄之武者也闗之蚤而巳矣勉勗寒命不覺娓娓弟自媿其結習不知足附九

九之獻否也

別瑞卿孟陽

夫使人狎虎豹而嬉虬龍此天下之至難者也探玉于山千尋之巘無不跻焉取珠于淵百仞之幽無不瀕焉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忘也余生喜岑闕家萬山之中而恐不深嘗求所爲倚累山者以息吾縣而補吾剔此余倚雲草所自著也今年春余去之之金陵而虎豹踞之以爲窟盖獵夫樵靑睨其地而不敢前者衆矣吾于所

生不欲將之于喻而謂之不已豈好奇之過也哉于是兩生行矣問何以覆居者蓋余于武林所稱施期之好者四人兩生頁羈紲從余而兆開子將爲余居守超然宜行者之圖所以覆也余唉而代之言夫齊天白雲一而已矣心之所會境若加親今吾與子處吾家而望倚雲不逸然三山弱水乎哉余嘗躋其巔數百里之遠若几案間俯吾足而可履也無論吾家故登泰山而見吳門吾師固非欺我也瑞卿孟暘歸矣佁

二子若登兩峰之巔觀夫灝氣之出入絃山之際固襟袖中物耳夫叔夜之不能從彥方病于神明之太儁蘊門之鑒先矣神僊之所窟宅苟非其人固不易至吾以此訂兩生而并以期兆開子將四子者能以輕舫泝錢塘之江波濤汾涬連山潰雪而色不動然後余乃與窮倚雲之勝矣

評寒叔近作

詣古之洽研理體事物境鉤情之曠之精義乎

萬物之變皆屬我聰意之所至其筆之曲折足以赴之跛扈飛揚沉鬱頓挫踔踔若見古人于子口角間讀之使人快不容已督子敍喪而哦歌聲若出金石能用境以練吾之攸也所謂蟬浥露而音冷鷹逼霜而力勁凡有血氣用境之攸靡不爾爾况我輩人乎吾之期子不獨文矣

青來閣初集卷之十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祭文

祭陶逸則

嗚呼逸則子果逝耶束修之行百年鬼神斯鑒盖棺之論千載日月共懸夫既生非汶汶何患没而無稱哉吾輩私憾唯是壽不配才志廣遇窄建安檀詞壇之八斗奄有都長弇州釋文章之十命幾經强半嗚呼逸則天乎人乎父耶毋

耶嗚乎逸則孰知深恩重愛之等幻子電光石火也孰知麗華榮寵之轉瞬而荒煙斷草也枯菀同沕造物爲政銖兩之計丈夫弗云向令逸則少事區緇數米而炊平仲之里火不必舉蘋藷之子可不假息于車牛矣北海之坐客不必滿尊酒之需可不取盈于稱貸矣夫達人貴行胸懷耳安得齷齪效彼并篋握筭者爲哉且吾處易爲德之地以成吾戚若友者分宅析券之義覗勢能之相矜又孰多乎窮覽百世之學富于積倚頓之財更千萬禩而不朽者文長于曝籤彭之紀逸則于此亦何憾焉嗚乎逸則已矣冶城四子鷄坎未塹方共嘆乎鎩羽子乃遽焉而溘先也撫今悼往悲痛可勝言乎女子藐諸誰女爲恃女文不朽誰女爲史雞坎未塹惟力是視婁水如帶斯心靡圮清酤瘠對誰謂子死哀哉

祭鄭檝溪先生

嗚呼先生于吾先子交誼粹醲著契縞紵不肖

之事先生禮所謂父之執友也祥聞之父執友之喪如其父而先生視祥又非直誼之屬也吾先子之没也忝一經之教不斷如帶先生挈我而耳提之才之不猶躑躅賢書日迫以老顧茲同調之士庶幾畏壘其言欲使無佚女而不能也非前濟以性靈之肯能不波于狶韋氏之流乎不肖之差有光也先生清之道矣傷哉孤而貧也無與吾爲家先生爲績以今姆氏之女弟屏諸鳩而獨操斧焉至子今即未籍有子以劉

吾宗以祥之終鮮而多遊也孰代爲子而將吾
毋不肖之幸有室也先生固大之厎矣父之執
也所厚而造我又如此乃以多遊之故所躬未
先生之喪不得如奉吾先子也茲之哭先生也
淚盡而繼之血焉能紓猶父之憾哉嗚呼吾父
之執也所厚而造我又如此業荷生平瓣香之
知其喪也不能舉一言以摹其人之似祥之哭
先生也縱淚盡而繼以血焉能寫猶子之戴哉
嗚呼先生古之至人也祥又聞之士之生也遇

不其燀而不[illegible]者行澤不其豐而不朽者名夫
行有靡矜于世而名有無得而稱至人所爲乘
化往來以自適其真也先生之真誠未易言求
彷彿于古之人其于酒也吾得其似于劉伯倫
焉于詩也吾得其似于陶元亮焉寄情于若仕
若不仕也吾得其似于白樂天焉竹林之朋其
狎而放于酒者有阮嗣宗彼借過差之嘗以寬
大將軍保持之地是托而全其身者也二豪侍
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其何托焉故伯倫死而

千古罕酒人矣柴桑之世並而逃于詩者有謝
康樂彼悼子房之韓奮而吊魯以秦耻是激而
鳴其不平不暇顧其生者也無事紀曆而時自
成歲誦其遺言微達澹宕欲尋其悼時吊人牢
騷伊鬱之感而不可得其何激焉故元亮死而
三百篇以後難詩流矣香山之社所相與遊婆
文酒之好者不一其人或久涵世中而厭割以
就閒或遁景人外而吐噓以示敖睥栖不調扺
懷得失牛李諭詆之際曾弗罣乎毫芒之纓何

所涵而又奚遊焉故樂天死而古今之與出與
汨乎仕宦之途者靡有開豁其苦趣者矣吾以
哭三君子者哭先生其亦憑而鑒我哉嗚呼此
先生之似也非先生之真也劉之于酒也達矣
死便死耳何用鍤爲先生旋而四壁僅餘一[illegible]
嘗酒家之索逋而笑指以爲償也陶之于詩[illegible]
曠矣其言傳誦于今猶有嘶乎後之人也先生
弱冠遊武林醉而盡賡孤山處士梅花詩作[illegible]
咋舌讓不及矣與懷詠言成文而不必書之[illegible]

書之不必留于篋以乎之數請于典記而未有
一字之録也白之于仕也亦洒然罔所羈絏矣
青衫之濕愴何深乎先生舞象登壇文爲士執
皰始以明經推擇傅士蔡蹇矣居官蓋不愜子
官之心去官無罷官之色也當授福時有貴人
子才而憍矜譜輿之可以得力于其官先生正
容以警之而不爲假此豈有幾微之動于物者
邪吾以此而哭先生又有進于哭三君子者矣
佛之似而遡先生之眞乎嗚呼此吾所

先生所自謂眞也先生古之至人也
才絶一世而天固豢以貌之朴其胸富百籍
而性默理其致之清于衆混寘無所校其氣之
沉挺而迅發如寶劍之重握而不可犯又如驚
飈之倏過而不少綂意有所至也當沐而不覺
櫛之墜交朋讌集飛觴對奕談笑論文忽目瞪
空而若送歸鳥或指按爪而有叩不鬪漫言先
生者以爲善忘也不知忘者其有不忘也深言
先生者以爲有不忘也不知有不忘正其有眞

忘也嗚呼吾亦何以摹先生乎哉不肖事先生
三十載而奇隨吾見之所至以步趨乎先生以
爲古之今人擬以矜乎世之行而靡可跡也以
爲今之古人格以世所稱之名而靡可述也竊
謂同先生之時而遇孔父之知人且以遺佚阨
窮坐當事者竊位之辜不同先生之時而有子
輿之尚論亦且以鄙寛薄敦附風起于百世之
聖嗚呼此近乎先生之眞矣吾知之而不言言
之而人未必信也嗚呼三十載而事先生即其

生平之不敏亦已久覡于先生而幾萬分一之
似矣依希至人之乘化以往來悲夫不知先生
者之交臂而自失也嗚呼先生已矣自此而儀
容音旨之漸遠又自此而言語文字之莫稽吾
所模而哭先生者其言一日而未渺後來而有
先生其人者庶以核其眞于言之外而已矣嗚
呼此足繹先生猶子之覡而展不肖不得猶父
之憾乎哉雖然吾亦道吾所萬一于先生者如
此而止矣又安保吾自謂辨香之知者不同交

骨之失乎哉言徒煩而無當于先生即言盡淚
也字盡血也九京之上有輾然而笑願之缺耳
夫吾對先生之靈而言之娓亦竊附古人之誄
其君親稱天以明不私之義也言苟當于先生
即舉世而不吾信何傷哉嗚呼先生逾時哭奠
所生隔者遊子之他鄉一束生芻所用將者門
人之脩脯矣爽不昧共吾先子證祥斯言

祭楊兆開

嗚呼兆開師弟維義父子維恩凡一時慕悅抗

慨之間亦或以此相命孰是纖毫靡忒于心以
余無似靦然當之不孫者亦感兆開之誠而已
矣嗚呼兆開今日之變固吾骨肉之割煩獨何
心而能不痛崩也哉嗚呼兆開必敝者形不磨
者行有盡者年不朽者文闡子逸光以俟諸來
者翊子藐孤而錫之令名恃于兄弟急難樹悴
吾病且遠唯有相勸于大義而聽懷乎好音耳
千里赴訃僅此素樽而兆開不吾飲矣嗚呼哀
哉兆開已矣自今而往吾欲爲善而孰予勉淯

過而孰予箴乎豈絮不惠二三友生屬于爐錘
之中孰不嘆云亡于直諒與多聞吾知今日之
聚創于炙生者悲猶淺他日之追省于秉刑懲
更深也嗚呼兆開齒以葆神將等蟪菌于百歲
之期而年不躋乎三十宏以取精宜鑄鼎常以
千載之業而志未副于一經造物不仁寧可問
歟慟吾子者將怪清淨謹節之反錄乎性命而
文章行誼之無益于身名不知子固載其全者
以還太清而脩然去來之無兢矣此吾能信子

于生平者也然則吾雖哭子而至于哽兆開豈
謂知我之盡哉嗚呼兆開已矣我輩念于唯是
益自規砥如子之生子不我忘曷其提我而諡
之冥冥嗚呼兆開炙而可贖人百其身非子斯
戚誰戚吾心

又

嗚呼兆開萬事一棺寸心千古今且辭遠華屋
歸彼山丘疇昔家人父子晤言晏笑一室之中
良朋密契橫襟豎義把酒論心一堂之上自謂

百年展牘此意未央朝夕不保拱木蔓草之爲
居而淚狽憐雀之與伍矣雖然此固恒物之大
期夫亦直患理土非玉生石無金已耳吾業已
共古後氏開七偕定千載之契豈與世人校量
一日之壽哉兆開于此又何憾焉嗚呼兆開貴
不如賤富不如貧予今思之亦何如生日者哭
予曾許送子于窆予窀今乃負病未之能矣聽
茲薄奠用寫吾忱掩淚備介而不敢出聲者所
謂別有傷心之事聞者不知吾淚也嗚呼兆開

其鑒而饗之

祭徐完初

嗚呼完初朋友誼散道以世喪文章麗之并夫
大雅寥曠之士孰與身樹人倫之冠冕以提攜
朋友之綱紀命之不憖遺焉淪逝嗚呼完初共
直風流頓盡同人所悼已哉我輩之爲文會始
事　今上甲申乙酉之間當是時也二三兄弟
莫不氣蔚風雲心彌金石一朝投分毅然交劘
久要之貞片楮賞音忼焉共奮千秋之業蓋僻
失各剖其寸心之自知而雌黃靡寄于丘里之
目論人百其身如貫斯矢者也爰自載書歷稘
三十往矣升沉存沒之變日爲新我輩當年執
縞杵臼之誼盡然舊也嗚呼完初孰樹人倫之
冠冕以攜提朋友之綱紀相與釋明我輩友聲
之耶許不徒文章之矜詡者哉嗚呼完初嶷嶷
而山立者魁然丈夫之槩也志持其氣故能物
爲警而不失其可親嶽嶽而角圻者肅乎莊士
之誨也一輒其儀所以媲見鑑而偶借丁忘慾

嗚呼完初程以孔門之三益則立義不忒庶几
直諒而輔以多聞邇之周王之四友則惡聲不
至所稱禦侮以昭其斯盛者也嗚呼完初我二
三兄弟爰自載書迄于今日比之于禾穎實而
粒斯髦士介福之際也比之于社既壇而拜是
黃髮受脈之期也夫士患無身而已神理杼軸
子不晦之心而造物冶鑄于三寸之管龍變雲
翁事詎可量嗚呼完初天不問賁志而沒謂
之何哉夫遇合惟時自昔文章有憎達之命衍

義由已未闢君子有蹈焉而歿之仁孰是政壓
施于有家而以孝友爲彖之齒志本閒于內正
而以肅穆爲桂之胥果常理之有不可必吾等
所誦法于先師固不足信乎嗚呼完初三十年
服劘切之資而百身無以解莫贖之恤典刑聚
隕何以爲情雖然此二三兄弟哭兄之私兄則
亦何憾于此夫功名贅食吾兄既等之浮鷗世
界苦海什氏亦難調其欽陋不朽者又不磨者
行世道交喪我特永存嗚呼完初兄所樹敎于

天性政未有已我輩所式玉于哲人之誼行未
嘗不朝夕而若親矣又何必以世人之悆悄爲
悻悻哉

又

嗚呼完初三十年之交杯酒之訣抑何言哉余
之不造終鮮兄弟兄及孺子誼敎麗褱甲辰之
秋孺殞旅寓與兄相哭哀未云已天不憖遺兄
從汞逝嗚呼完初人生實難歿何纍纍吾腕而
兄加長馬齒宇宙茫茫堪此孤峙嗚呼完初兄

有不歿來蠹余尊日與兄飲歸自武林相對傾
倒忘懷浮沉今兄何之徒有吞聲嗚呼完初讀
兄遺言玄著超超道兄舊館白楊蕭蕭悲從何
來知巳貫㝎孺子有兄誰導我旋嗚呼完初杯
酒之訣三十年之交孰謂魂兮不可招哉

祭徐孺子

嗚呼哀哉孺子成子遠行之志者我也決我入
山之策者子也不朽相期大義如貫此豈之子
歿之道哉況我當厄病之餘子固徤于齒馬乎

天道維憂百身莫贖云如之何嗚呼孺子吾將
何以哭子也乎昔李華之悲蕭穎士也曰有王
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没于道路何負于天又曰
生平相知情體如一有過必規無文不講倏成
今古此痛何極韓愈之誄歐陽詹也訓其奉親
之志仕友京師詹不在側雖有離憂其視志養
也又謂名實既成養豈在祿命雖云短而其存
者長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足下風義遠勝
二士畢命羈旅胡亦同之在二子生猶載一[illegible]

稱官人歿亦訖乎下壽子覩此又何如也然則
子之歿即自有辭于母兄我之下子辰傾儼而
無可解也豈直如華之抱惜于靡宣愈之茹慄
于雖忘哉嗚呼懦子予之積學笥腹以六籍而
咀其精于之藻身禬士之百常而取其大孝弟
漸于家廷志行信于朋友下筆言語妙天下鑒
賞于當世之鉅工于桅有此可以不歿于不必
歿而未必有此縱歷百歲之壽婦人行哭巷中
于遂昔以拓易乎達哉屬纊之言不孝而不得

終視吾母幸歿朋友之手也我方負媿視子多
妨子乃自快于斃之得正固已超然歿生之介
而無罣于洹溪之逝矣任母于兄未爲無于麗
侄于伯未爲無父托不朽于伯兄與師友未爲
無年即謂子與爲子戚若友者皆可無憾亦亘
也吾亦奚事賓賓但化爲哉嗚呼馤于中殯之
要矢申盟于掛劒孰還巳去之珠乎再來之契
擬刻信于探環孰指三生之石乎沒爲靈神繫
子爲政矣玄賞賞難殲我良好鄂質驟泐至風

誰逗其亡之悼寧惟昔友哀哉

祭懷泉鄒翁

嗚呼懷翁一飯矢報烈士縻捐知巳梭分如何
可讓未有如兄與祥施不斬報而知爾靡緣者
也存歿瞬息之間孰寫煩結之兗哉嗚呼懷翁
鐫兄予心識兄予言予言則輕附兄是意五十
壽筵之賦亦佳先生之傳千載誦之亦足徵吾
兩人生平交好之心與面矣爰有太年且祝且
務雖然兄則何事于此維是年來礮錯于世境

之悟畸息心以求極樂導歸之十願賭指翹目
[illegible]緣齒劒且輾然長笑于金客養之軀全實錯
于隱[illegible]　兄寧愊愊櫻心去來弟亦何取枸
枸存歿之泫哉　集兄善氣迎人恭者獻恭
狡者獻誠素心居物入火不爇入水不冷知兄
之湊者服兄器與道近不知兄而勢能之夸[illegible]
甚者負慎以相傾薰酒于陰陽險夷之不爭[illegible]
讓而困所惡其氣也慎茲守中避彼忌盈嗟乎
巳不免佹得佹失之不可憑矣慨焉堂構[illegible]

嗣音是啟是翊敢告九京嗚呼懷兄一尊絮酒
廿年友心不誑吾言緊其式歆

送祖入祠堂祭文

我方氏之著姓沐塵也於惟我祖爰和厥居世
載懿德用蕃予嗣以痔計之蓋三百年于此矣
所以鳩我子姓之志以敬對先公之神一椽之
宅屢卜未成其等恩焉聚族而謀考茲寢室諏
月云吉請我祖實式臨之凡后先我祖禮得廟
祀者將更諏告而續進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惟茲濟濟詒穀可議雖几筵之未備于制

乃堂構固已儼然于尊親之端有其序知盼饗
之通不遠矣宜爾振繩仰惟孚格

祖妣毛氏老安人祭文

不孝孫祥自二月廿六日奉安人之命應試南
京不意安人于六月廿六日一疾遂至大故嗚
呼痛哉不孝孫祥以家信不通至九月初十日
始從鄒友得聞訃音五內崩裂匍匐奔歸二十
三日之夜始得哭安人于柩前嗚呼通天之[illegible]

不可贖矣終天之恨不可雪矣嗚呼痛哉切念
孫祥此行幸以一經收于主者應天奏錄名在
第四非安人神明實式憑之何以得此禮宜致
告又將暫易冠服告謝天地神祇本宅宗先俱
不可不以上告乃備清醴庶饈市之以詞嗚呼
痛哉撫摩教誨勞勤辛辇不孝三歲而不知其
無祖也十七而不知其無父也含飴分甘歷少
抵壯不啻一日望不孝之成立以報吾祖吾父
意不能須臾忘又恐不孝以失意自傷溫言慰
諭勉旃再舉屢北而不啻一日蓋不孝四十六

矣而不知其齒之加長也嗚呼痛哉七十二年
之拮据固已備人之苦百日之懸隔不能顧天
以待追維屬纊之言不孝真求死無地矣嗚呼
痛哉不孝之名不見收于今日以前不孝之來
蹇也安人沒而成不孝之名安人之神明也不
孝其敢謂一日之幸足慰冥冥于萬一哉不孝
以齒爲安人長孫以能讀先人之書爲安人愛
孫我安人之疾也爲安人之婢僕者得奉湯餌

之役其含且歛也弃得與哭泣之列不孝復何
形顏稱人子于世間哉不孝唯此不贖之罪不
雪之恨抱以終身爾矣

先府君安壙祭文

嗚呼自我先君之棄養于今二十五年矣
浮淺未獲成葬不孝所日夜怔營求安
不得亦二十五年于此矣不能襄事愧
今得一山于明果寺西寺嶺山之陽
于本日寅時奉先君之柩藏焉夫明果

家四十里而奇遠矣其地在萬山之中紆盤側
峭犨者色慄𢡟矣非不知即于近者可以修旦
夕之省覲倚于易者可無壓神明之震驚二十
五年于此得其遠且𢡟者以爲歸不孝豈恐遠
棄吾親而犯兹不測哉機勢未諧屢致卜而神
莫之許聖哲有訓犯所患而心竊不安明果寺
固有唐大知識大徹禪師脩蜕之所也名山福
地諸吉所鍾禪師以建萬劫之法塲不孝依之
以卜先君人尺之幽宅此寺不朽不孝人子之
心亦可藉不朽也况其僧衆多義又附懿親一
面輪憭可托終永故遂從地師陳逸宇胡鳳竹
之議而成厝焉所討者長故不必以近爲嫌所
持者固故不必以易爲憑其可稍盡不孝之心
以告我先君如是已矣神其無恫永安此宮若
夫遺魄得蔭庇及後人是我考慈惠此山之靈
也遠𢡟吾親而自以爲利不孝其何敢焉敬薦
牲醴之儀用伸窆兹之悃形歸宅穸神返室堂
尚饗

祭叔父六十三朝奉

嗚呼叔父之存歿吾家吾宗榮瘁所關也壽哉
天不起吾叔父也直吾吾輩藐諸終生罔極之痛
哉吾父若祖一經世業賫志以殞也孰是弱子
孤而俾稍有聞乎自吾先禩敵土斯里三百年
孝有以率吾祖而鳩其宗也歸然新宮孰是聚
族而謀經始而駿觀其成乎嗚呼叔父何以歿
哉嗚呼叔父生以其家非以身以其宗而非以
家也何以歿哉少壯樹敦老而愈篤意氣僕托

性命并可相殉屢見背而終莫之悔情理所非言色定不相假明召慭而亦不之恤天性亢直矯矯自信立義不侵庶几古之儒俠者也夫俗之詭也衆習僥利以翳其身不則鄉愿之容容稱長厚于族黨已矣孰是身任直道之是非而不與爲弟靡乎嗚呼叔父何以死哉嗚呼叔父而死是家死亢宗之子也鄉死不二之老也何以死哉嗚呼叔父不可以死而竟死矣吾昔藐諸郎極終生之痛其得逐叔父于九京以式憑

我哉伯父吾父叔父一體所遺今之存者祺祜二弟及祥與春欠今以往四人依𠈊不敢異屬毛離裏之戚所與朝夕黽勉既翕之好不敢墮伯父吾父叔父敬共哀鞠之恍蓋叔父居常不憂其死惟切切二弟之穉悸至于病之日沉不欲以身累二穉而寧就我而殞者以爲祥必可代吾子以所不勝也言念斯肯五內割崩嗚呼叔父于祥不特成我之大而且知我之深矣祥獨何心不竭蹶以承哉祥而有子諸父是視三以爲參祥即無子吾視吾父伯孫穉祥叔孫后堉兩以立均嘗對叔父固已言之諄諄矣所患吾老未成名事不可知不免詒諸弟以食貧竟無以解地下之欝悒也始終予翊㳫吾叔父之靈耳矣一日未死此言一日鐫之膺矜畏將相見必有以不媿于沒與存也嗚呼叔父武鑒此而目爲之瞑也哉嗚呼叔父四十以前叔愛無子二穉翩翩孫且七齡五十之初叔患瘋疾憂叔不起幸離床褥終喪王母讀予賢書而迨于

今也可無憾矣人誰無生亦誰無死在家善在一家也在鄉善在一鄉也適來適去無可忝矣嗚呼叔父七十非壽吾叔斯壽神苟不遠其飲予卮

先室鄭氏五十祭文

維大明萬曆四十三年歲在乙卯八月朔越三十有五日屆先室明十三孺人鄭氏五十歲生辰夫方應祥敬用庶羞香楮等儀迓神于新寓在城新驛巷之青來閣祭焉而告之詞嗚呼孺

人生年至今十僅得五面見食者三嗚呼孺人三十年間存殁之愴尚忍言哉姑幸耄康寔佑斯感顧予顛種種矣祿未有立而予復杳然孺人念此肯請于帝一洒予戾而錫之祚哉姑耄而權孫此佑之大者以孺人當年之孝事知不忘情于此也與酒相將寫兹仝愴神乎翩翩其舉予觴以亡妾汪氏劉氏侍饗